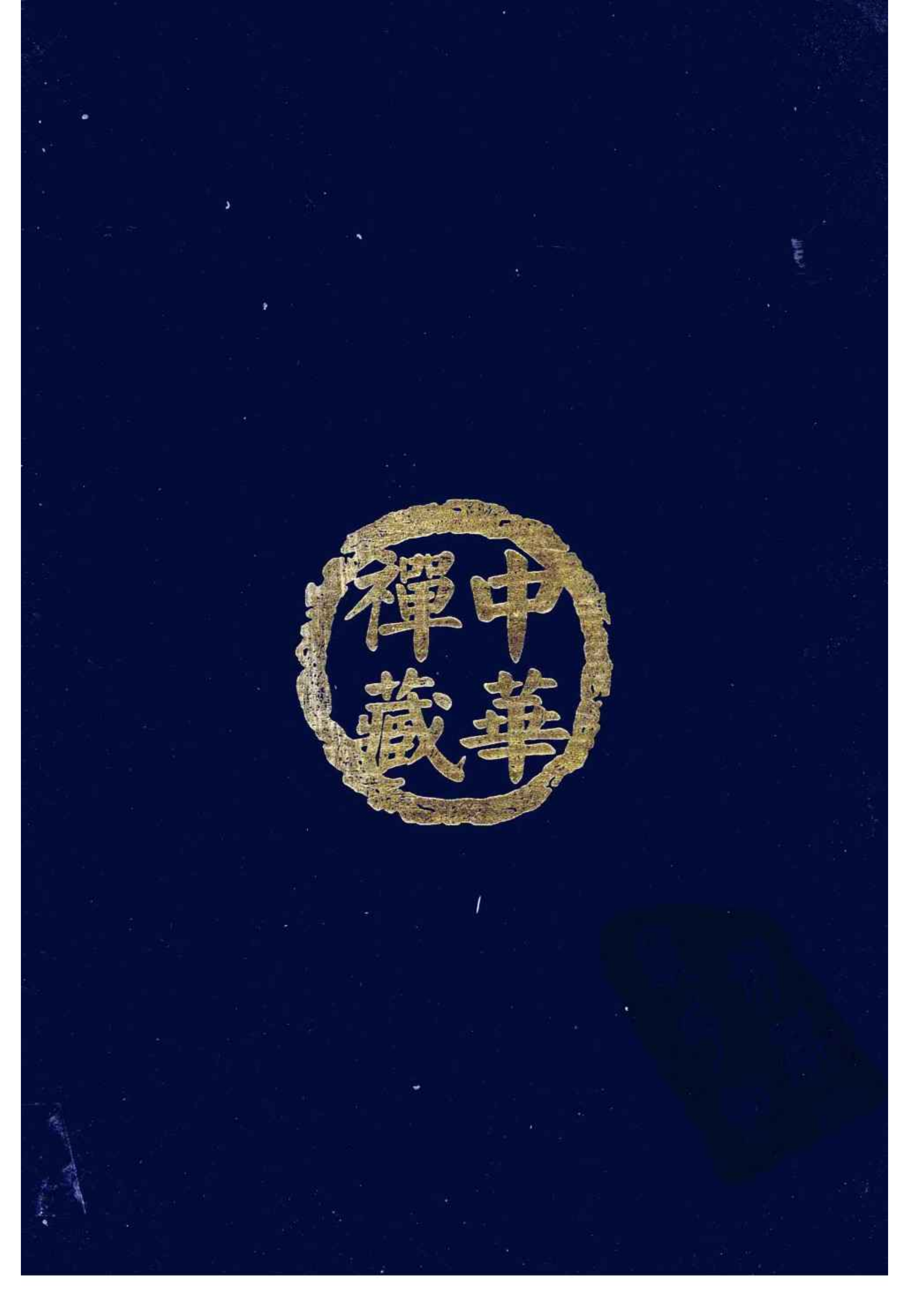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三十

（65）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編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編譯組

一、**蕉菴範禪師語錄**：三十卷。清・蕉菴淨範撰，智璋等編。康熙十五（一六七六）年序刋。係曹洞宗三宜明盂法嗣蕉菴淨範的語錄。收有師住資聖、顯聖、護生、廣福、天華等寺的語錄，以及示衆、小參、垂問、勘辨問答機緣、拈古、頌古、一花五葉圖像贊、佛祖源流頌、佛事、雜著、考定宗本說等。

二、**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二卷。清・斷愚眞智撰，機輪等編。康熙九（一六七〇）年刋行。又稱「斷愚智禪師語錄」。集錄眞智禪師的陞座、小參、示衆、機緣、行實、頌古、頌偈、自讚等。

三、**一初元禪師語錄**：二卷。清・一初悟元撰，眞開等編。集錄悟元禪師之上堂、示衆、小參、機緣、行實、頌古、像讚、詩偈、雜著、佛事等。卷末附「重建永正禪院碑記」。

四、**天則能禪師語錄**：一卷。清・天則機能撰，道崇、續禰合錄。康熙二十二（一六八三）年刋行。集錄機能禪師之示衆、上堂、機緣、垂代、雜著等。卷末附有行略。

五、**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八卷。清・如幻超弘撰，照拙錄，海印重編。全書以八音分爲八卷，其中金、石二部及木部之上，多爲禪門法語，收有小參、法語、頌古、小佛事、塔銘、誌銘、祭文

、偶錄等。此外，絲、竹、匏、土、革五部，皆爲文辭詩偈，收有序、引、題、跋、贊、說、銘、傳、書、啓、記、論、賦、詩等。末尾的木部之下，則收有垂徵、紀事、因事示衆、塔銘、行實。

六、**石霜爾瞻尊禪師語錄**：二卷。清・爾瞻達尊撰，本開、本庋等輯錄。清康熙五（一六六六）年序刊。係山茨通際法嗣達尊的語錄。集錄師住石霜禪寺的語錄，以及機緣、拈古、頌古、偈、贊、書、佛事、雜著等。卷末附塔銘一篇。

七、**佛古聞禪師語錄**：三卷。清・佛古行聞撰，超質等編。集錄行聞禪師住香林、曹溪、千佛、圓寧等禪寺的語錄，以及拈古、頌古、像贊、偈、佛事等。卷末附塔銘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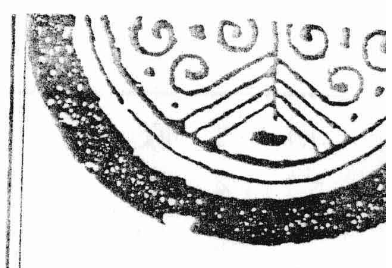
八、**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四卷。清・愚者大智撰，興磐、興斧共編。又稱「愚者智禪師語錄」。係覺浪道盛法嗣愚者大智的語錄。集錄師住青原七祖道場的上堂、小參、示衆、法語、偈、像讚、自讚、佛事等。卷首收有正志的序文，卷末收有興磐、興斧的二篇跋。

目次

貳、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三三三

叁、一初元禪師語錄……三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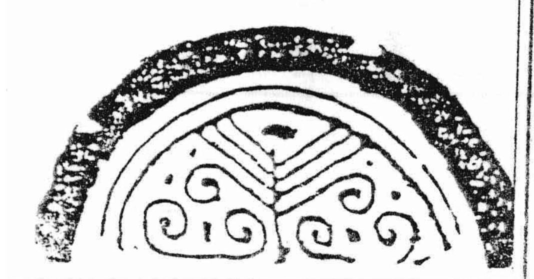
捌、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六二一



蔗菴範禪師語錄

清・蔗菴淨範 撰

智璋 等編





自賛

形類枯椿鬓同微雪叅訪二十年不悟西来大意開堂七八處焉知向上妙訣無能樂育英才但可放憨守拙夙夜溉植咸謂假情切寔提撕俱成寃結既然誤賺當時何以激昂晚節未免玷達磨門風寧止濫洞山譜牒　弟子硯民褚廷琯書

蕉庵禪師語録序

夫人有一言之幾於道者君子取之非此一言者足以盡道謂道初不遺此一言而況幾道者百千萬億之言宜取之更何如哉然君子不徒取其言又必進攷其言之實無其実而有其言之不足信有其實而無其言之又無以鳴今傳後故二者之間君子緦〻焉慎之

爲則大師以六會全録郵致

國門問序於余余繙閱竟即按其自叙而為之序曰師年二十遊講肆非其好而首謁弁山青公即了宿淩歷參海內知識有年乃參雲門愚菴和尚爆落疑團遂畢大事而受記莂此師生平得道之因緣也嗟乎道何物也以師之苦心劘礪迨十數年之久徧參知識而後得之猶且二十年來行道匡徒不肯放逸而況天下之衲子其志其力未

必能一二者乎吾故表而出之以示同志使無浮慕師全提向上之言而實求師精確不已之志斯固楷模宗法嘉惠後進之盛心也若其妙喝非舌棒辯雷轟見其語則所謂有其言而知其實俟余言哉

康熙丙辰秋九月上澣鑑菴居士何元英拜題

蕉菴禪師語錄序

愚庵佩雲門心印大闡新豐之道於域中獨挈宗綱遐張教網以無礙辯普攝羣機故入其門者皆一時龍象其得法高弟曰為則大師者又愚菴室中之領袖也蓋師夙以英異之姿銳志於道凡諸方尊宿莫不摳衣參

謁故證入處如石人舉步一蹈到底乃見普天匝地無有不是當人本分事自是坐寶王剎轉大法輪正偏兼到枝葉不存正若師子王哮吼百獸潛除今觀六會語塵塵現而匪礙猶帝網以參差事事顯而無邉辟珠光以隱映舒之為無根卷之則絕跡深

心為法無愧古人具正法眼者有知余言決謂實語也余於塵緣碌碌未暇探西來祖意向寓旋因鏡清虛席請師補位獲聆提唱深相契合真如晨鐘警夢雖鈍根人未有不豁然醒悟以天下衲子仰望師之道不翅饑渴故僭序一語刊布以廣師之法施

使覽者益信洞上有過量人可以扶持正法而勵世導俗者其師也矣

時

康熙丁巳中秋古越即山居士朱阜頓首題

蕉菴禪師語録序

當年達磨西来以教外别傳行於中土雖不立文字而謂楞伽可以印心未嘗槩從杜口第五家宗旨本一而天下善知識横拈倒弄是之非之千差萬别即大慧亦最愛睦州雲门語句之妙吾輩门於漢初亦以為寶及泰龍门石老人見其機用不拘一格始信洞上自散木和尚中興以来一傳而再多克家之子然未有如吾福城為則大師者也師愚菴長嗣開法二十餘年一言半句皆從胸中流出絶滲漏斬稠林針線綿密天然回互不特上光投子寶訝豐再現矣歲在戊申獲從諸護法後請主東塔復百丈之清規震雲门之遺響衲子沾其法味頓息身心無不奔從恐後即不入保社亦仰為當今偉人焉因思昔日洛浦在臨濟门下已能行唱自信不疑被夾山絆倒可見夜明簾外轉身非過量人不能為學者破家後之牢關也茲以嗣法上首集師語録若干卷梓以流通余得盥漱披閱知寶鏡一會儼然未散雖不能贊歎萬一漫識數言自愧塗污不少

康熙丙辰長至約菴道人施博頓首題

東塢蕉菴和尚語錄序

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實法大法之衰皆由綱宗不明拈槌竪拂者不知好惡倚門傍戶實法綴人瞎將來眼本色宗匠法眼精明機用神妙不落時人窠臼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信手拈來拍々是令一剎那間轉凡成聖不假餘力也蕉菴和尚

以瑰瑋傑異之材不受世間繩束如海嶠神駒雲中威鳳其品行學問道業知識皆卓絕過人提綱宗行祖令獅子爪牙象王蹴踏仗劔倚天燃犀燭水風行草偃疊石成兵風馳雲騰泉湧水決愈出愈奇而愈變幻掀翻古今窠臼自成一家其全機大用如月印千江春行萬國莫可得而狀也

愚菴門下親依最久入室甚早始終周旋兢々二十餘載如一日即出世禾之資聖東塢越之雲門天華亦殷勤無倦余甚愧之西湖風月葛井丹泉深得　老人之心髓何其說法絕不相似耶雲居云莫怪不相似恐同學者太多价祖寂祖建立正偏君臣五位而膺祖別出手眼自是作家故

昌大久遠豈似趙括之子讀父書而不知變通哉余忝同門知之最深讀其上堂垂示等語因以數言弁其首

歲在

康熙屠維作噩月維應鍾望旦住茗谿鳳山同門淨啓頓首拜撰

檇邑弟子劉玫虔仝天渠敬刻

敘

菩提薩埵之道莫大乎度生度生莫先乎觀時法無一向乘其敝而救之因勢利導是故縛於義律則摧蕩者以逸格爲尊流於縱任則淸嚴者以端本爲上居今之時欲救今之人必垂憫於撥無因果者乎世尊昔於楞伽預指其害曰受貪瞋癡性巳然後曰貪瞋癡性非性夫性非性者性之正也貪瞋癡性非性論性之正也彼巳受之矣無性而有妄受卽受而有妄性則有妄業有妄報究竟不出於性無性之外然使一切衆生相率而入於塗炭則今之宗門等爲那落迦門此世尊之所悲菩提薩埵之耻也於是今釋以請藏至嘉禾謁

東塔爲翁大和尚和尚於吾洞上一家猶父行也直心直行無一毫髮矯飾對之泠然意消信有所爲目擊道存者矣旣讀其語錄雙眼圓明四辯注射知見正而不落知見波瀾闊而不混波瀾葢長夜之慧燈横流之砥柱救時之法王也今釋於斯道晚進顧嘗竊竊私憂以爲三灾之起先兆於法苑古之作家了事之餘涵泳大乘以資內衛旁通世典以破外堅今則一知半解劃地指天害辭別字題戕染翰疎於本

謂之穀饑匱於支謂之菜饉此一灾也二障猶存賊深藏腑八風相扇禍侵肌骨遂昭靈而轉者狂陽守嘿照而滯者錮陰疾起一夫疫傳萬宇此一灾也爭利功强盜名益詐操戈於同室則住持卽是戰塲拔劒於異巳則邂逅無非陷穽白拂在手黑烟蔽空洗兵難於借雨握刀捷於折草此一灾也慧命旣斷罷界將空使據法席傳寶印悉如和尚獵夫之竊可不戒而遠師子之蟲庶勿藥而消乎潙山之語仰山秖貴眼正不說行履良以失足之咎非盲卽醉不屬冥行則遭鬼攝世未有白日青天雙眸烱烱而墮坑落塹者和尚以眞叅尋得大機用一言一行不走時蹊此眼正之力非藉行履爲淘汰而或失潙山之妙指恣情顚倒誣潙山以流弊刻意操持各見逃源全成兩截則乘度生之願出救時之手見其所見聞其所聞亦可以忘言而自得矣

洞上三十五傳住丹霞後學武林今釋稽首撰

蕉菴範禪師語錄目次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一

侍者智璋錄

住檇李古養聖寺語錄

順治戊戌九月十七日入院

山門一一法界重重樓閣戶牖豁開了也於斯信步趨入臥龍奮迅若或躊躇鈍鳥棲蘆拽杖便入

佛殿趙州不喜聞雲門不願見今朝覿面拈香也是雪裏吞氷風前搖扇

伽藍恢規千佛鴻基丕振叢林綱紀你肯爲頭我能作尾千古一知音伯牙逢鍾子

文殊撰述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一　一

祖師赤心覓大乘根器白眼逢卞急眾蕭嵩少分皮髓腥風刮地飄殃害兒孫難雪恨秖將鴆毒當香爇

據室此是我老人揑泥彈子當濟世至寶拈老鼠藥作活命靈丹刬除佛祖心胸斷送衲僧性命底所在且道新長老作麼生卓拄杖明珠在掌有功者賞

即日上堂拈法衣曰脫珍挂弊灰塵滿面利生接物泥水通身者是先聖不得已底事今日範上座也走入此羣隊裏且道又圖箇甚麼雖知祖父門風大光彩須添錦上花

搢紳疏句句班林玉屑言言宋苑瓊枝白雲以之出岫正法以此維持若要達委知源更請從頭宣過

文學疏淵才秋朗雅思春濃拈花臭旨面壁家風箇裏不容夾帶當陽揀勘始得

宗剎疏異響同風千波一水誼重如山言豈似綺奐歸明月人千里

山門疏柵堰橋頭爽溪岍畔就中一句絕商量應藉傍人通一線

指法座曰須彌燈王如來出廣長舌發海潮音爲大眾拈根本法輪了也便好歸家省得塗汙若信不及撒灰潑水莫嫌麤糙遂陞座拈

支那撰述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一　二

王臣大居護香竟乃復取懷中香曰此一瓣香先於正中亭畔拾來陳爛枯椿秘作返魂香不死藥到處呈奇衒耀後於玉笥峰前投入大爐韛裏猛火一煅直得臭煙蓬勃四面充塞十餘年抛撒不開遮藏不住今日人天眾前拈出端爲

傳曹洞正宗二十八世即此堂上本師愚菴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遂斂衣趺坐上首白椎訖師曰諸佛諸祖爲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要使盡大地人箇箇知得眉不竪長鼻不橫生能事畢矣其如欲速則不達欲近轉成迂只得向第二門頭重加粉飾所以靈

蕊花前唯頭陀破顏冷笑嵩庭雪裏獨神光斷臂休心從此西乾四七東震二三花聯葉綴列幹分枝各隨施設別展家風或驗龍蛇于主賓玄要或顯尊貴于偏正君臣或寄聲脫象骨枷鎖或原夢彰鷲子神通以至天下老和尚逞盡伎倆竭盡機思總祇是應病與藥憫物施權就是我愚菴老人握太阿鋒佛來也斬魔來也斬懸照妖鏡胡來也現漢來也現收則齊收放則俱放也祇是曲順機宜撫循後進有者猶道門庭高峻家法森嚴往往抱望洋之歎今日新長老不妨別開方便聯副箇時節因緣豎拂子竹籬外

古城隈黃花滿徑紅葉漸成堆雨暘時若村童野老對斜暉謳歌醉醁醅置拂子曰垂衣裳而治者非堯舜而誰哉

復舉投子因僧問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為何事投子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師曰投子大似老將臨場毫無懼怯出一令應一機風馳八極名貫十虛世出世法無不周備脫有人問山僧和尚出世為箇甚麼但向他道石女生兒多爽拔木童慶奏萬年歡結椎下座

小參瑞鵝峰前未穿艸屨谷風傳響鴛鴦湖畔才解腰包流水無聲深知動不如靜出不若處也蓋緣本山耆舊執事咸謂此一坐具地昔為丘墟狐穴今成金谷寶坊實由老人沃以弘慈被以化育今老人既恬退湖山寧不慮法堂前艸綠苔青故向南高峰頂撒箇漫天網子令人進既無策退亦無謀推逼到者裏不免打葛藤去也喝一喝

復舉法燈開堂曰本欲跧棲嵓竇隱遯過時柰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燈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在甚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法燈可謂早以

自牧謙以待人但我老人鶴髮盈頭獅王步履正欲以法印利益世間無甚公案未了卷舒出沒不墮功動西去東來了無變異亦不殃害兒孫既然如是又在者裏東扯西拽作甚麼卓拄杖莫道燈前一夕話勝讀寒窗十載書

上堂能了此宗者可為明為導為師為匠普救羣迷不生揀擇所以賚聖者裏如開箇生藥舖子要參苓白朮甘草黃連細辛薑桂種種諸藥者皆能與之但有下顧者明讓不賒顧大眾曰有麼有麼若無則山僧今日失利便下座

東山妙覺爾衡和尚訃至上堂豎拂子曰還見麼東山爾衡法兄在山僧拂子頭上將末後一著而告大衆曰共本同條滕未促別峰相見顏如玉岳桂香飛韵最深物外淸芬如可掬荏苒忽地動林臯拔我擎霄一巨木不但人天失所依幾多歸鳥悽無宿慧命絲懸實可哀波旬心快歡相睦湖海禪客知不知已躬下事宜自勗千金難買寸光陰頭白一朝無再黑擊拂子下座

雙林受業法眷至上堂日影射牕櫺纖疑冰釋故舊會一室喜氣津生若是大丈夫得此箇消息便可勇往直前志無退轉向上一事兩肩擔荷其或廉纖不斷未免重布葛藤山僧自落髮之後就挂腰包二十餘年跨百城煙水歷萬疊雲山危亾不顧逆順無論秖望向糞埽堆頭尋顆明珠營箇小歇場上可以報佛祖鴻恩下可以酬師友厚德拍禪牀一下及乎究到此座上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時人眉毛不增一莖鼻孔不減一竅一身貧徹骨兩手但擎空且如今日既蒙諸師高德遠來惠顧畢竟將何遮掩聽一偈曰水源木本最鍾情細雨扁舟到秀城不用援毫文彩露淸茶一盞話深更

上堂明暗交參正偏回互異類中行不墮諸數蟯蠶跳入梵王宮自螢鑽空生戲樹有般底盡向空劫已前商量却與自己不曾動著一步爲甚如此唱罷金雞天未曉斜飛玉鷺過橫塘

請同門兩序上堂一簫之裒未爲美觀孤絃之瑟惡可聳聽須得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屈尊就卑鼓揚法化親疎一致新舊兩忘內外雍肅號令森嚴引陛州心行激勵滹沱受棒挺高菴氣岸呵斥佛鑑鍼藥趙楊岐之鼓逼慈明晚參縱雪竇之辯欽太陽住穴寶壽生薑到老辛辣溈山菜刀殺活自繇縱有英俸到來也知此間門庭高峻儘可向侍者邊須箇消息如此可以廓人天正眼播佛祖玄機成叢林不磨之業砥長江趨下之瀾敢保威音王未見者般蹉勃兒盧師焉知此等風規名衆曰且道據箇甚麼有如是奇特更聽一偈翻雲覆雨世紛紛雅奏塤箎喜再聞掌上一絲能繫鼎胸中五岳自生雲

結制小參聖制咸尊十月半龍蛇好向紅爐鍜內莫放出外莫入門外霜風利如箭二時粥約總隨緣大事剋期要了辦此時若不痛加鞭更待何年尋劍斷是非黑白任縱然晝短夜長不須算雲門普一擊紛

碎趙州關一刀兩段好看日面月面莫管東院西院別有淸風動地來刹竿頭上將身換賽聖如此報君知諸兄不覺通身汗且道爲甚如此良久曰巴峽猿從月下啼多情決定深招怨

結制上堂拈拄杖曰山僧擕箇烏藤子到秀州來盡謂是善知識降臨必爲迷途寶筏作險道津梁誰知是箇靑山白雲堆裏喫黃虀潽飯底長老既無一點墨水可傾也無一句佛法可説聊爲應讀祇道得箇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烏是玄鵠是白雖然如此莫見山僧恁麼道便艸艸

承當殊不知於此薦得止可門外艸菴裏受用些米麪鹽醋蘇肩息擔未知我門內淺深在若要知門裏句子且到僧堂內高挺脊骨緊縮眉毛長連床上經行路裏輥做一團打成一片迸開娘生面目褫剝鶻臭布衫來方丈裏打算飯錢了細細爲汝剖析卓拄杖下座

上堂久雨得晴人盡喜出門行路腳頭輕衲僧偏自生煩惱箇箇攢眉努眼睛事則如是理上又作麼生良久顧左右曰東村王大分明説一定來年米價平喝一喝

上堂舉洞山到北嵒嵒問什麼處來山曰湖南來嵒曰觀察使姓什麼山曰不得姓嵒曰名什麼山曰不得名嵒曰還理事也無山曰自有廊幕在嵒曰還出入不山曰不出入嵒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嵒來日侵蚤入堂召洞山曰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不安今請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却請和尚問嵒曰不出入事如何山曰太尊貴生嵒乃開粥同過夏師曰敢問大衆且如何是尊貴底事有下得一語愜山僧意者與你箇拄杖子衆無語師良久曰金輪頓向當堂坐何用丹墀擊靜鞭

上堂左邊擊拂子曰者裏明得猛風可繫右邊擊拂子曰者裏明得虛空可量諸佛出世祖師西來皆明斯旨不爲別事子若不信聽我再歌又擊拂子曰人生若有志歡樂當及時

上堂請晴雲大師立僧干將之劒匣以深藏不敢輕試寶之至也南山之豹霧而久伏不敢躁動養之至也惟我衲僧門下則不然橫孤峰而獨宿獻花野鳥追尋無路混闤闠而同塵城東老姥遁跡無門栽培寶鏡堂前覆蔭之樹全在金勳得力運出無明海裏

滔溺之流還他蘭槳通神奮臨濟喝虛空震裂拈德山棒山嶽崩頹蜀道久登者自知趨平避險茅廬初出者難免喫嚇擔驚山僧爲汝諸人通箇方便卓拄杖曰金翅鳥王擘海底魚龍休復困重淵

上堂世間道譬如隘路不受二人並行賓聖者裏猶八達通衢上至諸佛聖人下及蜎飛蠕動聖凡愚智苦樂逆順覷做一團打成一片只有一人不在其中且道是甚麼人良久曰少間來與你相見

上堂請指源大師爲衆小參兼謝衆檀越齋拈拄杖曰祇者箇虛空絕量眞俗離名居正而不稱尊垂偏而不混物在塵作人倫蓍蔡出世爲佛祖權衡花柳巷中豎立橫眠一一展向上機管絃樓下高揮大抹各各談不二法汝等聞鐘響便上法堂遇天寒便衣重裘伸手覩見掌拭面摸著鼻托鉢喫著鹽醬椒薑便覺甘辛鹹澀究其元由一一皆承此恩力但無人點破便自論年放曠積劫沉淪所以道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驀拈拄杖曰此是妙指卓一下曰此是妙音且道所彈是何曲調以手作彈琴勢曰皮膚脫盡玉珊珊峻拔孤風孰敢攀扶翊法幢輸赤膽砥回世運出青山機前陷虎餘遊刃

言下擒龍一字關最險雲門無鏃箭休遭射破面門斑

上堂今朝仲冬初一日從天降下眞消息疾風卷起屋上茅細雨打溼堦前石烏鴉棲殿角逐隊飛鳴黃葉墜空庭成堆狼藉不知領略是何人莫教過後重相憶良久休相憶風靜黑雲消紅輪自迸出

眞如文法師請上堂問如何是類墮師曰蘆花月下鷺鷥眠如何是隨墮師曰乘春醉舞百花園如何是尊貴墮師曰深宮有敕不須傳曰曹山三墮常師指因齋慶讚事如何師曰好音在耳人皆慕曰恁麼則施受無心人莫及虛空點首讚無休師乃曰覩星悟道千古笑端斷臂安心一場話欛豎拂子曰總不如長水灘頭箇白拂老翁言而爲天下經行而爲天下法應現無拘化機莫測妙高峰一摵粉碎大海水一蘸枯乾和四維上下爲一㝢摶此界他方爲一土於中若聖若凡有情無情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到無動移之相絕去來之形應以王臣身得度者卽現王臣身而爲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卽皆現之而爲說法擊拂子曰還有此語重相告世事萬般何日能抛掉天邊白日不移輝江上

青山依舊峭最無情霜花鬆鬢醫方難得其妙箇事
茲茲無信音把光陰暗裏消耗那箇人知道大衆不
須疑眞好笑且道笑箇甚麼良久曰笑他妙法蓮華
經是諸佛之秘要

上堂請道曉大師爲衆小叅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
我一體脚踏五須彌口吸四溟水不是東城見石張
亦非北麗裏泉李騎鐵馬衝破雲頭鞭泥牛耕翻海
底直鉤釣鯨釣鯢紫栗蔎皮鼓髓騰煥宗猷互爲賓
主斯人焉吾不知其所以大衆還知麼豎拂子曰見
之不取思之千里

解制上堂長安大道紫陌春風出門便是莫問西東
秖有一句子不可不玲瓏行從十字街頭過叉手丁
寧問祖翁喝一喝

上堂政黃牛橘皮湯止渴懶殘老糞火芋充饑天子
詔不理公侯門不登千古追思家聲尤烈蓋操道之
士非淡薄無以明志佛祖之風非淸素無以致遠豎
拂子曰大衆麤飯飽腹新艸鋪床半夜吳歈來梡畔
侵晨紅日射僧堂燈籠露柱爭放寶光旣無背面亦
絶覆藏此其富稱敵國貴比侯王豎拂子曰者箇不
必細商略端的主人翁自喚還自諾佛法不是鮮魚

隔宿便怕爛却萬事隨緣是 樂法聳身曰且道那
箇是你主人公擲下拂子曰惺惺著

上堂箇箇奴呼釋迦人人婢視達磨固然許汝是出
羣豪傑拔萃英靈秖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
師指示州曰喫粥了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去
其僧因此悟去且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出來甄別
看若無資聖自斷去也趙州也無洗鉢盂者僧曾無
喫粥了也若因此悟去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後
來雲門道有指示無指示若道有趙州向他道箇甚
麼若道無者僧爲甚麼悟去恁麼語話也似虛空裏

著彩墨跡上塡椺良久顧左右曰珍重大衆歸堂喫
茶

上堂資聖有一句子今古無人搆得舒之則彌滿太
虛卷之則退藏於密詰瞿曇而心驚問達磨而面赤
若問木上座決然知端的卓拄杖曰不識不識

檀越請上堂居士問鷲嶺拈花次迦葉解雙顔請問
如何是拈花意旨師曰杓卜聽聲曰老子悟眞常靑
牛出函谷如何是靑牛意旨師曰漆甕裏跱跳曰宣
尼通大化一貫示曾參如何是一貫意旨師曰可知
禮也曰恁麼則從來三教分優劣資聖公然一指收

師曰不可向者裏亂統乃曰冬至前後灑水不走寒風撲面白醭堆口兔角不須無牛角何用有八萬四千法門何人同入無量劫來寶藏誰與分剖還他倜儻丈夫兒撒出驪珠千百斗者是福田下種子集衆善以爲水耕火耨秋來穀稼成熟不惟自飽亦能飽友金牛老龐蘊叟佛祖相傳而不朽且道傳箇甚麼良久顧左右曰無知疑悔則爲永失有智若聞則能信受

上堂煙雨樓前好風月多少英雄無處覓獨讓蘆葰一釣翁鼓枻中流念子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舉

世皆濁我獨清煥古騰今心不別梅花曲調要翻新更聽山僧唫一絕遂擊拂子一下

上堂深繹雲門老祖恩一聲放下定乾坤兒孫後代無思算終日漫漫草裏蹲者也是事不獲已入水求人諸仁者結制來半期已過堂外執事筋骨已斷堂內執事精神已枯山僧在室中日日延頸而望或有箇擎頭戴角底闖入方丈來𧬈還飯錢報答執事到如今絕無影響不妨將雲門老祖儹下餿殘拈來與大衆結箇般若緣遂擎起拄杖復擲下曰腦後見顋莫與往來

上堂豎拂子曰者裏甄別得去狹路相逢時自有萬化千變所謂大丈夫能爲大丈夫事其宏綱鉅典綿長攸久而無紀極不然我與你下箇注脚顧左右曰天上天下三指七馬若更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擲拂子下座

至節上堂問向上機關即不問一陽消息是如何師曰鴻禎不必登臺望轉眼芳叢紫翠濃曰一陽消息超羣象向上機關是若何師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乃豎拂子曰秖者著子乾坤無以定其位兩曜無以狀其明貫三際而不遷歷四時而不背有般漢跳出

荒陂久沉寒水問渡無船推車撞壁冷湫湫地無一點活潑生涯堪作甚麼以拂子一點曰向者裏見得親信得及便見飛灰添線天機圓轉小往大來天下歸仁忽爾萬邦凱樂說甚就路還家就是三卅二木咸含歆艷之機土宿泥蟠盡動沖霄之志正當恁麼時凡有雲物魯史必書且道書什麼雲良久曰伏惟三世諸佛自拈黨奴起居萬福

上堂一僧出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適才一棒此僧雖恁麼點胸實未知來歷如有明眼道流出來決得端倪一任御苑酣歌長安行樂若也大家淈淈湣湣山

僧只好打退鼓去也卓拄杖一下

上堂城上鼓鼙撩亂城下烟波拍岸渡頭人望不歸來深埋怨顧左右曰幾乎錯埋怨綠來是鼠嚙枯藤暗把韶華換孤負了間竹梅花清香滿亭院空教他霜雪堆中一番寒戰大衆你朝朝順跨山門日日倒騎佛殿總未曾親見一回難把衷腸剖判要此段公案團圓有箇人兒堪與合伴且道是甚麼人擲拄杖曰無聲無臭切莫東覔西覔造次顛沛不離者畔那畔

上堂問一陽初展萬物重輝向上玄機即不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百川流水本無韻一至橋門便有聲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青山冠珮甚依約白雪歌謠總不聞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空心燭點三官廟斷節香燒五聖堂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牀頭一旦黃金盡户外諸親絶往還曰四句已承師指示賓聖一句意如何師曰莫妄想乃拈拄杖曰無固無必有放有收雖是一期拈弄實衍萬古徽猷放行處撼山嶽而搖動攪海水而奔騰事事圓攝法法全周把住時深宮藏尾密室垂頭寶閣香殘誰能摸索瑤階月冷孰敢追尋若是收放雙行直得佛

祖膽喪正偏絶跡賓主忘形說甚句到意不到意到句不到遂卓拄杖曰雄圖覇業人何在踏月敲門我獨留

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如何進步師曰天左旋地右轉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一日三飡從朝至暮曰學人不會師曰日裏看牛夜間推磨乃曰向上路欲進步天左旋地右轉得力處乞指示一日三飡從朝至暮者裏若有箇漢出來赤身擔荷我當覿面分付且分付箇甚麼日裏看牛夜間推磨

佛成道上堂受盡饑寒五六年宸宮不假鴈書傳星光照眼乘機變步轉靑蘿下雪巓識時務達權宜在世尊固得之矣若說曩時於黑夜睹星有道可悟幸與周金剛隔遠設或比隣共住定遭伊惡罵嗔拳喜得連忙矢口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智慧德相有此一句甜話庶免棲皇斥逐之患賓聖今日門風迥異也不受六年饑凍也不消遠上雪山也不待星光露耀現些小神通要與釋迦老人同腔合調唱箇太平歌豎拂子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具者箇敢問大衆且道者箇是甚麼良久曰摸魚兒

上堂獸之在山山爲窟宅魚之在水水是家鄉設使

山崩水竭必將蹄隕聲枯欲際於天無翎可翥捉盤於地無沫可濡今時人認繫驢橛爲窟宅以妄想窩當家鄉忽繫驢橛倒妄想窩坍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前無村可托後無店可依到此時節畢竟向甚處棲泊若道得共向青天誇笑口若道不得各留明月照愁眉

上堂人人有兩隻眼睛箇箇有一對鼻孔他能視物我亦視物他能聞香我亦聞香及乎問著因甚麼都不理會良久曰情事成委曲只爲太丁寧

上堂舉先資聖盛勤禪師因僧問四威儀中如何履

踐勤曰鷺鷥立雪曰恁麼則閙鐘持鉢日上欄杆勤曰魚躍千江水龍騰萬里雲曰畢竟如何勤曰山中逢猛虎天上見文星師曰勤大師承青原爲九世之祖紹雲門乃四葉之孫槪見其聲光秩秩規步綿綿若論建立世界奠安家邦循方豖圓隨風轉柁固是大人作略其奈使者僧葛藤絆脚不得自由山僧則不然設有問四威儀中如何履踐但道佳人言語好不願求新巧

誕日值雪上堂諸佛非我道父母非我親燕砂欲成嘉饌傍竹擬作繡鍼水底捉蜻蜓山頭摘皂莢誰知肯綮徒勞到底事無成辨雖欣知識開示一是一二是二麒麟四隻蹄鳳凰兩箇翼也總理會不來到今日功無分寸過有丈餘蓼莪致咏罔極難酬短髮頻摩昊天有媿在世諦論量詎能不免若據祖令施行敢借別人鼻孔出氣去也驀豎拂子曰臘月十五貧漢悽楚富家告苦萬般瀟灑無如我其花聯片空中舞道是豐年有瑞徵試看空花結空果以拂子打一圓相下座

謝同門巽贊上堂雲岳路徑調直無迂石傘家聲爾綸昭著增一絲不得減一點不能撞著倘沒轉智大

王徐版高擔蛇頭死捏蠍兒於流波窺形於頑鐵豈惟妍媸莫辨抑且異見橫生是以激揚此一段事必資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種種現形塵塵混跡損己神功弼斯玄化發言舉令理包振古之奇移步轉身事有匡今之美寶殿舞瑤光君臣道合珠簾來曉曙兄弟克諧佛祖眞風頃刻可挽叢林標幟久遠欣崇拄杖子問與麼事心懷踴躍忍俊不禁即起合掌而證之曰華光佛所爲其事皆如是

上堂人人有通霄大路不向牛角尖裏跳過身來要進也不得欲退也不得說甚麼生死悠悠塵緣擾擾

積劫以來曾無休歇我道要休歇也不難良久召衆
曰仲冬嚴寒伏惟珍重
除夜小參彌齡馳蕩於塵情之海若能換櫂更帆登
時到岸積紀飄零於嗔恚之鄉便肯回心轉意卽刻
歸家今則年盡月盡日盡時盡豈不是岸已到耶家
已歸耶且什麼處與主人翁相見竪拂子曰擬思依
舊隔天涯
復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
做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趙州似乎年高力弱輕輕撥
著便心慌意亂將陳年故物抵其所負好則甚好未

副來機資聖則不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鯨音吼破
三更夢陌上行人盡畫圖不但有旋乾轉坤底氣象
亦使者僧馳求永息坐致太平今夜還有恁麼問底
麼良久曰歲云暮矣且收起葛藤
元旦上堂紫雲盤結秀城頭淑氣森鋪滿翠樓願得
烽煙消斥堠家家高枕嘆無憂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曰有時正裏垂偏和風催岸柳爭姸有
時偏中居正夜月湛銀河共皎有時偏正兩忘千嵒
寒氣困朕有時正偏兼到萬壑陽春煥若卓拄杖曰
且道是正耶是偏耶是偏正兩忘耶是正偏兼到耶

者裏若分疎得出洞山老祖在汝背後叉手而立其
或未然無窮芳艸色何處故山青
上堂纔過元朝又經人日抹額摸著眉毛漱口打溼
牙齒與道伴交肩過踢翻添桶堂司行者懶墮異常
致使壁邊檐下塵堆垢積若恁麼蹉跎將去蕩蕩一
條官驛路轉見窒塞不通資聖別行條令爲諸兄整
理一番遂擲下拄杖
解制小參長連床上織成錦繡經行路裏拾得珠璣
東街貴買賤賣西巷鬬麗爭奇忽被明眼人覷見元
來是搕𢶍堆頭之唾餘不值半文錢直須腳下紅線

斷頂門正眼開打開秘密寶藏運出自己家珍不妨
觀山是山看水是水住則坦然行則瀟灑資聖者裏
無禪可參無法可說祇有箇酸餡胡餅當期滿功圓
聊作餞行薄供良久以拂子畫○相云時世荒歉莫
怪空疎
解制上堂兼謝檀越齋一向眉頭緊皺諸佛歷祖總
是冤家今朝腳板放開魚躍鳶飛盡爲道侶如來禪
青山路濶祖師意綠水橋平杉青閘上遠喚歸舟殿
基灣裏高呼便櫂竪拂子曰諸仁聽著驚起樹頭鶯
轉作春山杜宇聲報與欲歸客好趂天晴一彈指頃

十方佛刹徧遊行衆檀越與山僧助汝淸風一陣若穀底贈汝浩氣千層前途或有問賓聖定乾坤句子莫敎眼直面皮靑乃擲拂子

上堂舉盤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師曰二尊宿大似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賓聖則不然向上一路不傳不然白鶴踏翻松頂月黃鶯啼破樹頭煙

顯聖百和尚至上堂無上妙道海口莫宣在過量人自能開演所以賓聖向來秖有一副石心鐵膽喫飯嫌其㗱響欬嗽不許高聲雖然鬧市裏有箇天子百

草頭有箇祖意置在無事甲裏未曾確實指陳致使路絶人荒門衰祚薄今則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以平等慈施無畏法便見山門頭淸風滿路蓬壁下紫氣衝霄穿心盤子放出摩尼光耀折腰笤帚盡逞無礙神通跛者能履瘖者能言聵者能聽盲者能視但有飯籮裏坐底欲餓殺海水中坐底欲渴殺此二般病世醫拱手扁鵲攢眉召衆曰汝等宜各克己丹誠請顯聖和尚診候厥疾庶或有瘳

上堂汝先厭離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故我今日爲汝開示第一義諦釋迦老子爲憐最小之弟不惜老婆舌頭然第一義何曾動著賓聖者裏粥時有粥飯時有飯上下交歡往來相悅第一義諦實不相設乃拍膝一下曰春水船如天上坐老人花似霧中看

埽顯聖祖塔兼慶百愚和尚壽請上堂祖翁田地界畔分明其眞文券約在我法兄掌中提著若捏聚則十聖三賢無憩歇之路若放開則祥麐彩鳳得騰翥之方擔山之鬼無能動一微塵吐電之魔不敢亂其眕䁥縱一切分人到來唯唯悉聽指揮所謂義之實從兄是也但山僧節離駕者權抵雲門有一則因緣

欲與現前大衆商量以秦望山爲筆以鑑湖水爲墨以太虛空爲箋要寫壽量品三字若寫得與堂頭和尚是眞祝壽若寫不得佛法無甚奇特顧衆曰還有寫得者麼若無試爲塗抹一上看以拂子作書字勢曰薰風涼夏日長榴花綴麗松柏靑蒼更有萬竹林羣英濟濟而歌曰雪山老子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窮未來際行菩薩道所化衆生亦復無量恁麼則賓聖到此雖有通身之口難以稱揚權借張公鐵笛依前吹過錢塘遂以拂子作吹笛勢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一

嘉興貢福弟子智顒
捐貲刻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

侍者智璋錄

住檇李古資聖寺語錄

上堂鼻孔眼睛不在別處清晨起來摸著便是若謂
便是轉沒意智茶斟蘭雪白甌香聰前竹老多寒翠
山僧已借諸人鼻孔出氣了也你道山僧鼻孔在那
裏喝一喝

天界浪和尚訃至上堂秋風呫原野曉日澹扶桑千
峰寒色萬木頹蒼密室不堪漏洩徧界豈得覆藏切
忌佛法湊泊莫作世諦商量舉訃帖云此是石頭城

天界杖人浪和尚最後徹困爲人底句子千里外特
地持來大衆還知麼者老漢道彌宇宙尊而勿居化
溢閻浮功而不宰慈攝衆生冰融春日力扶祖道氣
肅秋霜智愚沐其瀉瓶之訓聞所未聞眞俗佩其染
氍之恩得未曾得高壽昌燈焰波旬撲而愈明峻東
苑家聲後葉趨承有準惟師現跡如風奮迅其久堪
爲末世光幢且忽猒乎世矣其餘碌碌者亦何足筭
參玄人急須薦哲人萎兮狂瀾且無砥捍古道寥兮
蒼天曾不我眷時光莫輕玩各各究取本來面浮利
浮名誰復羨誠可哀深可嘆良久顧左右曰不須歎

遂竪拂子曰大衆天界和尚來也隨我詣彼靈筵香
爇一爐茶傾三奠

結制小參欲將虛空雕繪諸方大有不甘攙掇石女
生兒我亦無此途轍嵩少分皮髓家醜外揚洞山立
偏正陷坑自掘有賓主可分無非野狐唾涎有秘密
可傳總是鬼神家活資聖者裏不施掣電之機不走
奔雷之舌水雲齊入僧堂直教狂心頓歇秖有一事
不易商量預爲諸仁盡底傾洩良久曰趯翻黑漆燈
籠切莫證龜成鼈

結制上堂向因兵衝人散店面久關到寒冬來毫無

出息只得將烋猫頭兒當街出賣還有下顧者麼良
久乃曰霜花蔟蔟木葉蕭蕭路狹偏逢獨木橋行行
休要心焦雲水人奸懸藤笠煙波曳且繫輕舠長汀
布帒高挂普化鈴鐸漫搖歇却無明擔子放下我慢
腰包試看今日是何日莫問明朝與後朝竪拂子曰
者是人人有分底秖不許動著動著打折你驢腰何
故待到嚴寒消臘樹自飛香雪點春袍

上堂山僧疇昔自沒思算撞入玉笥峰前遇著箇惡
性老和尚將我命根一捏粉碎計較萬千飲恨無極
二十年來雲中摑蹉月下顛狂到今日不三不四非

短非長有甚好處已對諸人說了也若是靈利道流切忌扶籬摸壁顧視大衆斟酌斟酌

皖山破闇和尚訃至上堂停棹歡顏曾話別一年鴻鴈隔天涯此來遺我眞消息飜作行人墮淚碑名衆曰諸人還知此箇消息麽皖山和尚於八月十三日造鐵船入海去也致使法城震恐魔壘揚威時習日移風規愈下是深繹而不可已者其道稱於人人所必服言通於世世所必經分蒼弁之焰森羅並耀得鑑水之源大地與波孤硬險若崩崖鋒芒利如劈箭縱是古佛出頭來也要遭他貶剝山僧與伊雖然同氣脉絡相連却是同林寢卧做夢各異今則炊無米飯煮不溼羹以表微誠致情於二千里外有伴無伴或來不來鐵蛇橫古路彩鳳舞丹霄

上堂舉南泉斬猫話云南泉有彌綸造化之機趙州有戡定乾坤之手一步一趨爲綱爲紀佳氣鬱長安淸風揚帝里雲水兩堂諤諤如矢諫必聽說必行盡是蘇張之利齒休休休巳巳活的自活死的自死張顛顛後更無人此道而今棄如土拈拄杖曰大衆南泉斬猫兒與山僧拈拄杖相去幾何良久曰多逢白眼人罕見赤心子擲拄杖

上堂此極明白不必狐疑混古今而無變隨偏正而不移有一箇半箇赤身擔荷譬如大日輪當天能破一切幽暗設使思前慮後不妨多買草鞋向四大部洲走百千遭却來依舊不離者裏爲甚麽如此卓拄杖下座

上堂隔岓吠紅塵之犬深村啼白晝之鷄是向上句祖師曲唱知識傍提是向下句離此二途如何是衲僧得力句若道得同步溪津看晚霞道不得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舉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又有古宿道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做得領黒黪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裩師曰二古錐一箇說貧一箇說富總不是大人氣概資聖門下也不訴貧也不誇富過飯以鹹虀遮身以麤布寒時臨牕曝背倦來敧枕高卧一任喚作無星秤陳年滯貨

上堂非思量處識情難測以短爲長將南作北荳遇電而褪花龍乘雷而換骨你道是情識不是情識喝一喝

上堂舉鏡淸有僧問祖師歌如何唱淸曰拖送醉人

酒曰恁麼辜負和尚也淸曰猛虎不食伏肉師曰大衆古人恁麼說話還是未問已前辨他是鍮金之韻還是對機之後定他是戛玉之聲如定當得出可謂伯牙快鍾子之遇其或不然再來白雲裏好聽紫芝歌

上堂諸仁者出一蘐林入一保社者邉敎你看話頭做功夫明大小法那邉與你商量古今論說玄妙總是枷上添杻誘人犯法底古錐賓聖今日與汝等㕘箇眞善知識以拄杖打趂

上堂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漆園老吏雖是奇怪秖識得地肥笳子大那知脚瘦草鞖寬到我祖師門下無站足處在何故不見道契心平等所作俱息

冬至上堂面壁峰前一段事流傳日久多生弊兒孫各自峻門墻攪得乾坤如鼎沸當此時也羣陰剝盡四方泰來舊轍改除新綸式聽刧前消息旣通格外風猷可覩乃以拂子擊香案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大鵬也遂下座

上堂謹白㕘玄人光陰莫虛度祖師恁麼道大似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敢問大衆如何得光陰不虛度良久金鶯啼㭊陌玉犬吠花村

長至上堂大丈夫英靈漢具擇法眼有軼羣氣槩向一毫頭上識得根元去則成就百千三昧建立無量法門那畔無拘者邉脫灑能使一陽復而萬彙昭蘇君子進而小人革退露一機有轉凡成聖底芳聲垂一語有立懦起頑底美績造化聿歸掌上貞元竝囘毫端律轉葭灰寒回黍谷克壯宗猷輝聯法胤若是孤峰坐住寸步不移認得箇繫驢橛子喚作行家奇貨與本分事有甚麼干涉此是無他秖爲箇關棙子不曾撥得轉山僧爲汝撥去也遂拍禪床一下曰千尺冰河齊發焰萬年枝上盡含葩

上堂舉同安丕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秖待安曰金果蚤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師曰揄揚祖上家私賣弄壺中風月琉璃殿上和氣同歌翡翠簾前爭歡共舞正中妙挾文彩縱橫稱意施爲隨緣醻酢乃是同安老祖尋常欵段或有問資聖如何是和尚家風但曰布袍與艸屨醜拙不堪言忽遇客來將何秖待齏茶淘冷飯喫者盡攢眉且與古人還有同異也無若甄別得出三家村裏不妨說黃

道白若甄別不出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見青黃底是眼聽音聲底是耳聞香臭底是鼻說言語底是舌且道寶在什麼所在良久顧左右曰你者一隊漆桶向後莫被人謾好
上堂舉雲門道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畫一畫曰百雜碎師曰韶陽老子祇解瞻前不解顧後至今不得出頭以拄杖橫按膝上曰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依位而住卓一下
上堂良久顧左右曰正恁麼時如何商量若商量得下不妨快暢其或躊躇山僧罪三道五去也畫喜一身擔寵辱跳遺萬卷臥煙霞
誕日璋侍者請上堂國師三喚侍者三應言不及義上下欺謾烏窠吹布毛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鹽官扇破索犀牛至今不曾倒斷千古下猶挂人脣齒資聖者裏家風浩大門戶寬舒不蹈古人舊轍貴乎不昧當機彼擎茶來我以手接彼若作禮我即合掌彼以怠弛我以怒詈彼此不相辜負恩怨烏得分疎所以揄揚其道琢磨其器如圭如璋齊聖凡而無異途暢尊貴而為一致均嘗甘苦不憚勤勞樂則同

歡憂則並戚是則是祇如僧問趙州和尚年多少州曰蘇州有此又如何籌算良久曰青松不獨堅於操綠蕚常聞臘候香
上堂舉雲門曰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根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師曰曲順初機無循末學直將一段天機錦裂碎入間作小褁其時若有箇勇不顧身底出來把雲門捏住咽喉使他無處轉氣豈不是個傑英靈雖然且道據箇甚麼而能如是以拄杖卓一下曰波斯仰面觀星斗
上堂威音那畔洗脚上床和衣倒臥祇得一橛資聖門前朝聞市語暮聽漁歌祇得一橛有箇漢出來道長老恁麼提持雖謂乾坤旋轉河海晏清看來也祇得一橛山僧向他道上座揀點極是明白爭奈有一人在背後呵呵大笑你道笑箇甚麼良久拍案一下也祇得一橛
水雲應侍者同其祖蘊徹諸道侶請上堂石頭路上歌雲門家裏曲唱彌高和彌寡若是蘊素精微培養博厚底人自然節拍相諧氣言適合百喚百應千呼千諾折衝量外之機一毫不爽運轉室中之意萬法

全彰會異派而同源映千光於一鏡成所未成備所未備克揚劫外眞宗維暢今時懿矩爛枯椿自解生花死髑髏也能吐氣雖然如是忽被明眼衲僧檢點將來猶是建化門中尋常施設應知向上關頭更有奇特事在大衆且如何是奇特事豎拂子曰寒雲容布凍雨交侵孤舟遠棹不惜水泥深過溪風來耳畔覿面相逢舉公雅愜舊知音興化赴村齋道存千古德山不荅話事到于今說與南詢士不必細沉吟此宗難得其妙莫較向外追尋飯裏有砂嚼得著休忘一片水雲心擊拂子喝一喝

上堂萬種浮言不如一句妙理千般魚目莫若徑寸明珠拈拄杖卓一下曰不是妙理復呈拄杖曰不是明珠是千聖秘密之藏乃吾人本有之物便恁麽搆得可謂窮子還家一塲富貴脫或轉生惶怖而復馳逐賫聖別有箇道理遂擲下拄杖

上堂昨日有人從四明來卻往臺山去得箇越州信說道雲門胡餅極美日鑄蘭雪最佳貴賤盡在臨時機巧毫無用處若信得及得入如風奮迅大三昧自在海如不然者十二月初一賫聖寺裏擊鼓陞堂大衆簇簇上來與汝箇入處良久曰歌

上堂石鞏室內張弓子湖嵒前看狗惟圖暖熱門庭大事不虞掣肘誤賺後代兒孫波蕩風靡箇箇癡狂外邊走究到生死岸頭轉身不得畏怯不前計較不及十人有九賫聖獨異不爲野干鳴不作獅子吼露些風規處如大火聚如太阿鋒近傍則喪軀嬰觸則殞首說甚一期徹證七日悟明屹屹不休孜孜而守亦安用牛皮鼓馬尾拂撩亂激揚互相紛紐所以人人若金毛獅子擺斷鐵索而跨青霄之步一任將南辰喚作北斗事到如斯不妨高之與下隨物方圓豈復緘脣而箝口拈拄杖曰解弄者大家出隻手

謝兩序上堂橫按拄杖曰賫聖者裏門道與城闉相接鐘聲同市語交聞總藉伊毘贊有方持籌甚力道樞綿密一法莫能移其位智域淵深萬物不得易其形塵埋保社祖令更新雲水高人鼻孔如舊臣退位以朝君夜明簾外侃諤飛聲子轉身而就父寶鏡堂前輝融旭日雲龍之美共覩斯時霧豹之奇適逢此日雖然恁麽事道則容易相續也大難何故綺羅一日嬌行路花草千年恨逸人卓拄杖下座

上堂黄花三徑紅葉千堤月明古渡漁醉蘆灣頑童跌宕遊客蕭騷爲人則不負前機自究則克成大事

喝一喝曰日後遇人時切莫道資聖以官物私作人情

解制小叅山僧剛硬如頑石疎拙似鳴鳩有事不敢商量有言不敢輕洩風凛凛水澀澀寧使法堂前荆棘叅天不欲將餿殘惡臭穢汗於人者深知汝等胸中有一疑團結成痼疾生而復死死而復甦秖爲無始以來被三家村裏十字街頭輪木槵珠念消災咒底祖師妄授藥劑至於累生不得消化今則艸藥欲穿未穿之際脚步將動未動之時與你箇良方可作前途調心之張本若善服者不惟病去藥除亦許你具一隻眼召衆曰還有恁麼漢也無安神求遠志補血問當歸

佛成道解制上堂曹山三種墮雲門一字關雪峰輥毬道吾舞笏以至千七百箇老古錐巧說異端納盡敗闕爭似瞿曇老漢於午夜明星出現時覷一回威音王腦葢一掀掀開舜若多骨髓一擠擠出雖如啞子得夢不能說似與人卻解刎挂眉間符懸肘後塵塵混跡剎剎流形將黃葉當金錢畫止兒啼以石砂爲至寶全周貧餒功業成于一時芳猷播于千古豈似諸仁向一色邊坐住必欲到腳盡見梅開待雪消

候春至此非汝等之咎有箇繩頭被山僧捏緊欲前不得退後不能今則時節既至自當放鬆任爾橫行直撞良久曰出門盡是家山水不必臨行問路頭

上堂高庭立雪費神若此黃梅舂碓爲想徒勞以訛傳訛將錯就錯流分千派門列五家不惟孤負先聖亦且埋沒已靈資聖今日正其訛舉其錯直指向上一竅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諸化士歸上堂古道寂寥眞宗淡薄棄本逐末萬別千差堅空生忍辱始能化邪歸正大滿慈辯才纔好說無爲有若遇箇中人全施牙爪拈揚家裏事不惜眉毛有時卽賓是主有時卽主是賓長街短巷古廟深村神頭鬼臉出沒非常是知一粒米一莖菜一鉢飯一盌羹詰其根元不是虛妄而至人莫不飲食有罕知味者奮獅子威踞地哮吼一聲以圖酬恩報德豈復冰淸水冷影響毫無帶累山僧拖泥落艸只得煩木上座出來振作一番管取如雷如霆如日如曉非道弘人人能弘道卓拄杖一下

誕日上堂跳出孃胎著甚由天邊雲鶴水邊鷗大悲手眼通身是難掩峻嶒面上羞大衆且道有甚麼羞祖鞭不能提策世道無力彌縫盜飲化鹿凝泉誤中

雲門毒矢狂心鼓燄馳走四方與無手人行拳共無舌人相罵到底自巳喫虧其志將鴈過長空雲歸遠岫皆因脚跟不穩未免起倒隨人趯翻獅子窟闖入野狐羣把柄破木杓謂是曹家女要配洞山主中尊貴調無絃琴擬奏太古之韻架蓬蒿箭欲當八面之鋒陸地上撈魚大海中捉兎不惟勤苦多而見功少其柰兜破半邊鐵網甚爲懊悔旣到不惑之地從前打一算盤總消歸在五八得四十喝一喝

上堂竪拂子若恁麼畫樓人不見不恁麼花下鳥先知恁麼不恁麼憑君子細看日用尋常不可造次山

僧分明說了也擊拂子石馬痛加鞭鐵牛常叫屈

上堂舉昔日那吒太子拆肉還母拆骨還父然後現身而爲父母說法大衆秖如骨肉盡情拆還父母身又如何現法又如何說驀竪拂子曰那吒太子現身也且道說箇甚麼法微塵大須彌小誰不知誰不曉風淸陌上晴香浮梅花吐玉成蹊島嶼下曰恁麼會是恰好

立春上堂六九頭五九尾春到人間童歌陌上風和日霽魚躍鳶飛土牛鞭背石馬試蹄空劫事頭頭露現最上機處處彰明徹骨徹髓無獎無私非聖量所

知豈凡情可測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然貧聖不避截舌而作此委靡態度貴要大家知有名衆曰如何是知有底事狐怕踏氷行蟄喜聞雷動衲僧高枕眠不得做春夢喝一喝

元旦上堂昨日舊年去今朝新歲來新舊有遷訛諸法無變異所以山川不移其位日月不改其明佛殿元居正位僧堂不離偏方人物形貌一切如常壯者自壯瘦者自瘦長者元長短者元短鳥翔於空獸行於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然而淑氣先盈劫外晴光溥散域中不妨以舊爲新以短爲長以正爲偏

以先爲後能令法界情與無情一切衆生同入旋陀羅尼大三昧門驀舉拂子招衆曰來來喫金牛飯飲洞山茶穿睦州艸履擎祕魔木杈巷陌聚落隨意玩烟霞東一羣西一隊商量浩浩地不過要茂宗支於雞岫殿盤石於漢家玉笛一聲來鳳曲竹籬茅舍盡梅花諸仁者得此活潑天機且道承誰恩力春光無向背品物自亨嘉

上堂黃梅時節雨水得宜村莊野老心目開明貧富不用費力高低盡好栽秧黃瓜連夜開花茄子登時蕃茂泥中蛩蟺歌揚第一義水裏靑蛙展演向上機

塵沙世界凡聖含靈便得無量安隱快樂是汝諸仁
且如何理會偈曰攀緣易斷世間情憎愛難除是兩
僧打濕眉毛無處晒終朝斫額望天晴
上堂按牛頭喫艸我無能焉扶胡孫上樹人所恥也
方丈裏苔花繡壁法堂前草色盈階釋迦有足插不
入達磨有口開不得或有出衆道賛聖長老伎倆也
只如此許你是箇人重賞三十烏藤良久卓拄杖
上堂舉天皇因龍潭問曰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
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常不指示汝心要潭曰何
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我與汝接汝行食來我與汝

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首何處不示汝心要潭佇思間
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則差潭當下有省師曰龍
潭所問實是由衷天皇所荅直披肝膽會天性於斯
時原非異種定父子於此日豈是無根其柰將石頭
基業瓜分割據至於後世遞相鼎沸不已姑置勿論
且那裏是龍潭悟處良久顧左右曰汗血無人識雄
心兩鬢知
上堂踈頑不善陽春曲愛唱吳歈鬧市來靑嶂白雲
渾沒有酒樓肉案語全該還有同腔合調者麼良久
曰漁舟泛泛秋江上風笛悠悠聽落梅

解夏上堂舉洞山示衆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
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師曰洞山指箇去處可謂安
隱無憂尚在遙遠險絕難到石霜聞曰出門便是草
豈非心存共濟契比斷金明安曰直饒不出門亦是
草漫漫地多因醞別意得寫送行詩三箇老子尋常
氣陵今古門墻峭峻一切人攀攬不及到此時節為
甚大家向草窩裏東倒西擂賛聖則不然秋風在野
白露橫江天地始肅自恣日臨兄弟或東或西乃卓
拄杖曰切不得離却者裏
達磨忌上堂嵩山面壁神逃鬼避葱嶺歸歟風淸月

齋秪緣遺下一隻皮鞋致使乾坤烟波鼎沸今日不
肖遠孫將條兎毛繩子穿却鼻孔繩頭在山僧手裏
要他生也得要他死也得且道有甚憑據喝一喝
上堂細入無間不言其小大包乾象匪謂其深蟭螟
眼裏放夜市虛空背上輥燈毬釋迦彌勒文殊普賢
直得望崖而退何故如此不當於時不足以立事顧
左右還容得山僧麼便下座
結冬小參無常老病不與人期唐棄光陰寧無太息
諸兄既來聚會山僧敢不輸誠先若約法不嚴後必
研覈無實後進初登念念攀緣不定活猴子且教潛

伏乂參宿學心心恪守無功死蛇頭一任放開貪聖
雖豐薄於諸方不一而致化於上世則齊勤慮求索
勉整家莚蔾藿作羹糲粢爲飯量腹而受隨意而飡
旣無內顧以乖其志亦無外緣而成放逸黑漆桶底
未曾脫落彼此男兒莫生退屈堅確精神討箇分曉
勿謂今日不會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悟而有來年
須知洞山道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之中不背一人不
向一人且道是甚麼人若識得此人面目則諸佛諸
祖面目也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見長安世界
坐致太平一切處自在無繫一切時無所過患其或

遲疑不決圖遠希功拍禪床曰深夜剔銀釭細把家
書讀

結制上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釋迦老子作此
語話猶是狂奴故態貪聖寺裏適結制之日不妨將
微妙廣大法門盡情宣說明生死之本達利害之源
當知出沒四生飄流六道孤露伶俜備常艱苦今若
不省更待何時此是有志者之所能爲要與本分事
相應太遠在舉拂子曰一切事向者裏及盡去始爲
不負靑春高臥不嫌屋陋喝一喝

上堂至富不在多財至貴不待高爵性在愛見習漏
潛消貪妄情關頓啟自然捏聚也在我放開也在我
波之以水離合自如拳之以掌屈伸由己終日語不
落筌蹄終日默不居陰界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富則
異矣貴亦可知且與父母未生前底消息相去幾何
掀髯獨立丹霄外遠數蘆汀白鷺飛

上堂佛說一大藏教是拭瘡疣底故紙取之則染汙
祖師千七百則葛藤是祭鬼神底器具用之則禍生
古人恁麼提持也覺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貪聖者裏
底事一切尋常會得教意即是祖意楚璧隋珠增大
光彩會得祖意即是教意泥猪癩狗逞大威雄昨日

雨今日晴飯罷簷前立看取鐵船水上行以拄杖一
畫曰閒愁遺恨一筆勾清

上堂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從古至今皆以古佛尊
之看其僧問狗子佛性一箇無字疇之不知斷送多
少人命根瞎却多少人眼睛英靈漢識得者般利害
一切事如將利刀劈竹節節應手而開更擬奇妙揣
測差別商量敢保驢年夢見召衆曰佛性有無且置
喚甚麼作狗子一僧作狗吠聲曰嗥嗥師曰者畜生
人却不會敲在者裏覓甚矢橛良久擲拄杖看看便
歸方丈

上堂舉洞山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雲門曰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曰二大老氣味雖殊肝膽相若要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地賫聖者裏向上向下總沒交涉佛是雪山凍餒餓夫試聽一頌世上浮名不足圖山頭高卧亦知迂風流樂事追元亮玉馬金貂換酒沽

上堂南天台北五臺踏破多少草鞋歷過無窮烟水聽人所說底盡情嘔出自已有重底颺在一邊如何是諸仁親切句良久顧左右曰六六元來三十六

臘八上堂師驟然而笑顧左右曰大衆你道何故好笑爲笑悉達太子是癡獃漢青宮正樂年尚幼中胷中包含一箇天大的妄想靡假毫力要趕翻生老病死陷阱不加寸刃欲勦除根塵結使魔軍是以棄捐萬乘尊榮深蹈千尋雪頂衝寒冒暑嚙蘖吞麻受辛苦經險難智竭心枯乾羸羸瘦六載陶鍊祇成得一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三有界中如何爲冶爲型四生海裏如何作舟作楫况處處臺邊有月家家竈裏生烟古今不異愚智皆知盡謂伊夜覩明星悟道不識悟箇甚麼是所以笑而忍俊不禁雖然勉說一偈爲

世尊解嘲趺坐深山夜正寒長庚一見偶成歎奇哉一語傳入耳萬古提撕作話端

除夜小參釋迦不曾出世壺中自有乾坤達磨不曾西來甕裏何嘗走鼈蓋謂人人有一段大事因緣便與佛祖無別匪藉勤勞有累脩證自是汝見不真信不及突然生得許多頭角是非紛然向外求索千鄉萬里徒困水雲及至諸大祖師遞相出興多方勉諭百計揄揚不過欲諸人立地搆去免得受屈正如盧生欲起膏肓必死之疾藥以靈丹其柰不善服者轉藥成病反怪良醫所以賫聖從來行平坦之路高簡

素之風一法不敢蓋覆一事無以隱藏故從年頭至年尾靡不以此段大事因緣深相委託自是汝等認一機當穩密田地守一境爲極樂家鄉息甄拘留不肯克紹到臘月三十夜開口便錯動步即乖痛棒無功熱喝無益不免道箇梅花多耐冷信有遠香飛

元旦上堂栢子香燒瓦鼎烟人人彩服意陶然一心誠對青天祝還我豐饒大有年惟祖師門下無許多閑事饡飯飽飧醲茶酣飲殿上磕倒黃面老釋迦門外喝退長汀憨布袋內不知有自己出入外不見有世境遷移新年有佛法墨上添煤雪中加粉新年無

佛法送往迎來無處迴避到者裏新舊有無不消提起世法佛法放過一邊遂拍案顧左右曰且喜天下太平法王自在

受興聖請上堂拈疏曰黃面叟剩下花枝石頭翁存留鈯斧就雲門天法兄手裏持來要範上座道箇無端呈疏曰此不誑語者指法座盡大地是箇曲彔木床坐則觸犯不坐違背且從隨例脊瀟湘遂陞座拈香畢乃橫按拄杖衹者箇扶危正令捄弊典型統一心源貫通三際藏鋒入事互主爲賓進退有禮揖讓無私應一機如疾雷動地蟄戶俱開垂一句如杲日

當天覆盆悉照諸佛不能說底竭力播揚祖師不能傳底盡情交付蓋雲門一席乃從上公器含攝一切刹土總持一切法海須是大力量人得無量智力具無量神通方堪克任豈似範者力慚螳臂道乏鴻毛秖礪未遑何云撐拄斯衙老人嚴命深荷檀護恂恍天恩法兄謬推挽注既然躲避無能只得餘光借照卓拄杖胡餅相攜飽春色葛陂變化看游龍

解制小參舉雲門曰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你頭上也直饒拈一毛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也須實到者箇田地始得

師曰雲門如此提持毅然王猛捫蝨而談當世之務傍若無人賚聖事不獲已尋常猶風狂人相似手中捏著屎橛逢人劈面抛撒汝等不知香臭不識好惡看見結制又是解制一期事畢明日東者東去西者西行若脚跟有分曉實到者箇田地舉足如驥逸空羣鼓翅類鵬飛摩漢或不然者好光陰甘自輕擲草鞵錢亦不顧惜山僧也只得有語送君行無計留君住若道絮紅一樣春何似休歸去喝一喝

解制上堂節屆欣逢正月半然燈古佛分身現衲僧久靜解隨流我爲說箇與方便有佛處不得住無佛

處急走過趙州老子大似見貧人誇金谷繁華對富翁說措大寒酸機教既不相投規模亦非宏遠若是大丈夫漢別有衝霄志氣有佛處當互爲主賓廣化有情無佛處須把斷玄津不遺涓滴但是有一句子千聖未嘗道著山僧懷蘊久之今在臨行之際願爲仁者宣布乃擲下拄杖

上堂門連城市流清泚更有吳歈來聒耳不須特地展家風此道而今弃如矢豎拂子秖者箇是王謝家舊物識得也好不識也好乃擲拂子

過東山妙覺院請上堂坐不居正行不垂偏化毋織

成錦繡機絲不挂梭腸密室森嚴有信不敢傍通風規略露灰唾盡爲珠玉瞻仰所不到趨向亦無從若搆得上識得此人管取如龍入海頭角崢嶸似虎依山爪牙便利積劫疑根頓時圓拔無量法門即同本得始謂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其柰有般漢纔到得大洪阬便乃退屈心生坐住不前要見妙覺門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大難在所以山僧自手空身孤節晋謁有兄弟之情侍至親之愛指望要長即長要短即短誰知反被諸公索我秀州新鮮物色搜我格外奇珍施設不來躱避不得秪好借堂頭

和尚威光爲大衆揄揚竪拂子曰蒼松雲擁虬龍舞綠竹風梳鸞鳳鳴

上堂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則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作麼生陵曰和尚問誰州曰問長老陵曰何不領話州曰我不領話你不領話師曰睦州武陵俱恁麼道可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柰得失之迹開議論之端起山僧恁麼道如有領話者不惟穿睦州武陵鼻孔亦可以增衲僧氣槩

上堂三藏玄微含吐於齒頰百家祕密漁獵於襟懷無非障道藩籬未是出身徑路須把上牢漆桶一拳打碎然後入眞入俗便可通身利劍無一法可當情山僧如此告報恰似與門外遊人說旅中情況要相續主中主大遠在喝一喝逐水看花任意行不須更問桃源老

退院上堂普現色身爲如來使操化育權達去就理隨其種性而施甘霖等其愚智而見濟度一言一行事事全向上機或動或靜步步有出身路遂後世援而爲天下式者若櫂蘭舟而浩歌於水之中央一人唱而千人和之豈似山僧尠德微躬齊竽濫奏秖解瞻前不能顧後百千妙境轉變無由致使土曠人稀

相逢者少要得始終不謬頭尾相應有藉船子和尚出來賡和一曲庶可解嘲遂謾詠曰水急風驕難撥櫂三年鶩渚忘昏曉古岸灘遙撑不到眞堪笑估藤鼠齧誰知道緇素誼高山與峭直鈎自歎非時調休想金鱗來上釣纔得妙黃鸝約我歸雲嶠乃喝一喝拽杖便行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二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三

侍者智璋錄

住越州雲門顯聖寺語錄

康熙癸卯正月初十日入院

三門闢門洞開刹境無際東邊與麼來西邊與麼去
金鷄飛上珊瑚樹

佛殿當年我鼻孔任你橫拖此日你鼻孔隨我倒拽
何故經一事長一智

伽藍淵穆內蘊威雄外飭覺苑藩垣祖庭盤石爐峰
雨過連天碧

祖師覩東說西觀南指北煮石筍爲羹採漚花釀蜜
似者般沒意智漢且看一款收下遂炷香作禮

據室從上大老盡向者裏設陷虎穽樹看狗牌萬舉
而無遺籌失策者未免缺王道之儀新長老不用此
等器具何也待得雪消暖自來庭前何必齊腰立

上堂拈護法疏句高郢上陽春彩布法中靈瑞通融
東魯真傳開演西來大意或有未得溪知再聽重宣
此義

同門疏衫袖長短被底破穿家裏敢論家裏事外人
未許擅流傳

指法座未有世界先有此座佛亦不拘祖亦不管踏
著路頭不厭高自然開口驚天下遂陞座拈

王臣檀護香畢次拈曰此一瓣香根埋塵點劫前葉
布恒沙界內專爲

本師釋迦文佛伏願身雲現處普覆高低法雨施時
均滋小大次拈曰此一瓣香論長養谿山各異槪投
機水乳攸同靈峰貴買嵩山賤賣廬陵攙行新豐奪
市以至雲門殊形衆彩一線貫穿徧地生煙互相熏
炳專爲

迦葉尊者以至散木師翁六十三代老祖大和尚伏

願塵塵爲調御之尊刹刹續心燈之焰取懷中香曰
此一瓣香百城外捜尋一毛頭逆出形匪栴檀堅於
頑石斧劈不開錘擊不碎鴛水灘頭曾已暴揚石傘
峰前重爲拈出專爲

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代前住此山愚菴和尚以酬
法乳遂斂衣趺坐東堂和尚白椎竟師云獅子窟中
不容異獸真獅子兒出來哮吼看問如何是君師曰
山僧不戴寶花冠如何是臣師曰上座應須衣錦袍
如何是臣奉君師曰鷄鳴聽玉漏誰不解山呼如何
是君視臣師曰天垂新雨露艸木盡沾恩如何是君

臣道合師曰室中與汝商量事門外遊人那得知君
臣五位棠師指斬新條令又如何師曰三日後看乃
曰峰巒秀異無非祖父田園松竹陰森盡是人天榜
樣化育盡廬陵之美家聲擅玉笥之雄從上佛祖靡
不在此如雲籠月直暢本懷一音震吼響應萬山一
燈發焰輝聯塵刹黃閣簾中顯示特尊妙旨紫羅帳
裹恢揚至貴宏談運不思議辨才智慧之力開無所
畏諸佛秘要之藏隨其品類悉能惠施毋論聖智圓
明凡愚昧劣艸木昆蟲情無情等箇箇入徧知海人
人獲本妙心所以新長老到來一籌不展坐致太平

寶印不彰垂成至化且如何得恁麼自在舉拂子曰
一人懋德萬方以寧起立云淨範緇行荒疎福緣淺
薄鈍若跛驢不堪驅策拙同尺鷃豈羨高飛叨蒙愚
菴老人誨勅難違南山法兄謬推莫逭護法檀越遙
光攢照勤舊執事青眼特加濫膺斯命實玷宗風不
敢當祖庭之任竊願勤灑埽之緣所冀合山檀護現
前知識各運金剛種智同扶般若光幢不盡謝私統
惟慈諒
復舉開山澄和尚一日上堂說法竟曰還有問話者
麼若有出來秖要打艸驚蛇僧纔出澄曰眞是一場

業地卓拄杖便下座愚菴老人曰者老漢只圖一時
俊快不顧日後風波者片地從古至今何曾淸淨得
來偶然一時打艸卻被者僧靠倒師曰二老子一步
一趨式金式玉父作子述各剖襟懷本欲淸理從上
祖業誰知重增一堆汙穢致令有血性底動便踏著
紛然叫屈範上座忝為後裔當應出手整治今日說
法已竟若有問話者出來不求撒珠撒玉秖要頭正
尾正或有僧出但曰我識得你也何故為把瞎香來
舊谷竟隨野步入溪邨
當晚小參纔脫鴛鴦湖上鉤重投石傘峰前網自知

業債不能逃焉敢向人說冤枉既到者裏事不容已
只得挺其脊梁壯其筋骨所喜家法現成不用更新
換舊秖將餬餅鋪子略加簡點一上造作或得不傳
之妙滋味自有出格之奇大家喫得飽齁齁地若能
悄無背向見謝偏枯佛殿裏狼藉矢屎不為過患東
廝頭恣縱笑談悉稱全提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
虛也否則莫嫌服事不到
復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
天童淨曰大眾不得動著且教坐殺者漢今日忽有
人問淨上座如何是奇特事秖向他道有甚奇特畢

竟如何淨慈鉢盂移過天童喫飯師曰長翁老祖要倒百丈令旗欲樹石頭赤幟可謂無畏大光明幢也其奈奇特事提掇不出今夜或有人問新雲門如何是奇特事但向伊道有眼皆見有耳皆聞其意如何燈前夜語忘賓主席上春吟空古今

聖節上堂河若帶山若礪龍爲吟虎爲嘯九重靜謐八表安寧堯年之化日舒長舜祚之鴻基永固前聖後聖人王法王千枝萬葉共本同根黎庶熙熙群生穆穆世主降誕駢萃千祥衲子傾誠流通一句仰看杲日恒垂照常見黃河徹底清

果園吼山諸道侶請上堂手攜七尺杖子腰懸無底鉢盂趨入百法門中要理多般事業東也澆澆西也賁賁頭上青灰轉拭轉多口邊白醭忽起忽滅諦審況思深知摩兜堅三緘其喙省卻無窮氣力其奈有於法無厭足者慣能踢破虛空亦解煉石可補盡謂獅子出窟應有震山之吼嘉果出園必間異樣之馨徧於震旦國中打箇合同轉到雲門一時同聲說道上妙無垢智無邊分別辨宣揚深美言第一義相應範上座聽之不覺大笑曰若論第一義不動舌根可以言滿天下費許多周遮作什麼遂卓拄杖曰他時後日不得辜負者箇

元宵自慧五十請上堂十五日前放過一邊十五日後且莫論量正當十五日欛柄在雲門手裏明眼漢搆得來不但履五十之途而知四十九之非亦能隨處布筏冷竈添柴穿心盌子顯現神通無底籃兒騰身起舞引得然燈佛忍俊不禁特出衆前高聲唱曰春風拂柳條鶯語初調山路非遙隔岸行人把手招兩兩三三度版橋咸來寺裏慶元宵茶一甌飯一瓢遂合掌曰難消

請上堂踏開萬里雲頭歷盡千家門戶忽朝戰馬收韁便乃干戈永息五蘊浮雲不吹而散三途熾焰不撲而滅衆生本來無非游戲迷悟眞妄悉是假名所以得此事底猶如妙翅搏風猛虎戴角喫飽飯了東跕西跕敢開大口道師姑元是女人做其或茫然難把遊絲繫白日莫教冉冉過青春

上堂秋風徧野蟋蟀在庭青山疊疊白石鄰鄰境上有無盡之心心上有無盡之境無一法可同無一法可異若與麼去都是肯信忽然道箇不是境不是心便人人不知罔措喝一喝曰口喫飯鼻出氣阿誰不會

上堂舉僧問雲門死向甚麼處去雲門對曰在甚麼處師曰韶陽老漢望尊寰宇氣挺神州且定古今之眼有定古今之辨被人問箇去處總屬茫然或有問頭聖死向甚麼處去秖對他道門前流水潺湲綠崖後春山疊亂青

上堂有一人春遊萬國秋泛五湖問他途路生涯烟波浩渺一總不會有一人靜對青山獨坐愛閒自適高眠吞洪人物性情世界廣狹悉能了知且道此二人還是舒卷不同耶爲復迷悟有殊耶具眼底出來定奪看拈拄杖曰貴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

卓一下

上堂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屋裏黑漫漫眼前烏漆漆靈利底踏著總是自家活路癡獃漢動步須防平地喫跌與諸仁注破了也道將一句來良久卓拄杖曰歸堂喫茶

應凡禪德送師粹聘入堖請上堂豎拂子曰癡意迷空怖頭狂走秖爲迷了者箇擊拂子曰出生諸緣不借其力建立萬法不宰其功秖爲悟了者箇若謂迷悟不存塵垢銷落猶在半途未爲究竟山僧要箇迷不礙悟悟不礙迷到處恰好隨緣鋪設水投於海鹹

同一味薪入於火燒同一燄方是到家人名爲真宜住領左右曰有麼有麼春行不得看花伴獨唱仙謠歸去休擲拂子

上堂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釋迦老子秖衒其名而未純於實也雲門也有些技術試爲一用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三佺飽飯一桃高眠三月采茶四月栽明懶隨退後勤讚爭先東邊底冷笑謂臨濟原是小厮兒西邊底凋論潙德山不值半分錢拈拄杖曰秖者箇也不徒然小橋閒適晚山齊敲得新詩譜舊絃

望日上堂天上月圓人間半月從古到今同口一舌山僧今日要與和盤繼轉以拂子打圓相曰向者裏清楚得去說甚麼一月半月萬象森羅一法所印塵塵獨朗刹刹分輝無孔笛一音吹出萬籟消聲太平歌一人高唱多人應和雲門有箇舊時曲本也要效顰一上拈拄杖曰蟠桃動是千秋優曇花從常有閬苑先生知否知否卓一下

到棲真爲宗蓮大師入堖請上堂夏日初長薰風乍扇蒼筠遥杳皓月馳光白鹿峰高清風飛價牛背牧兒啞啞言言暢諸佛本元梁間燕子喃喃句句標祖

師心印豎拂子曰總向者裏剖新得明或律已謂精進幢或利人名解脫道晉行密用換手移星事存函蓋理拄箭鋒確有可觀者焉若是畏難怕險避議持疑那邊去底有眼不肯覷著者邊來底有足未曾踏著遂將此事沉埋荒艸堆頭狼藉緣陰地上雲門到此不妨指其實證其真要使現前諸人出來承紹管業孝者傾心於順奉者竭力於輔方見克家有子可謂知恩報恩擊一下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上堂有禪可參是妄有道可悟是誑說禪說道底也與他一頓拄杖要參要悟底也與他一頓拄杖雲門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曰輕恕輕恕便下座

上堂半月晚參為循舊例二時普請蓋是常規若論正經佛法絲毫不曾提起近喜久晴得雨栽田已畢內外安和山僧閒暇與大衆傾倒去也新芽蘸荳家製乾糕聽鼓鳴一齊赴堂喫茶

上堂舉梁山因僧問家賊難防因緣畢曰梁山老漢小題大做為箇艸賊作亂乃點起十八界雄兵排空結陣桴鼓迎敵雖不損兵折將然則秪解當鋒交戰不能使賊伏誅或有問雲門家賊難防時如何但曰賊在甚處待伊擬議便與本分作略良久曰大衆賊

子我為擒下了也一任推勘

立監寺上堂用燈盞兩箇卻似拂跡生塵能上下一心纔是隨緣得旨張五趙六鬼面神頭不拘美惡飽得便休仁者莫自疑難智者勿復憂慮聲色裏跋扈應知道出常情賓主中攢簇大做祖翁門戶始信石頭路上騰步乃千里駒萬竹林內和鳴真九苞鳳也於是憨布袋呵呵笑曰賢首明哉股肱良哉從此後大家端坐看白雲片片飛來驀拈拄杖曰且道拄杖子還全肯諾也無卓一下曰吾從衆

上堂舉香嚴上樹因緣畢頌曰炎光閃爍麗景蕭條一番經眼一度心焦樹上兮易道樹下兮難標玉液金盃傾甚閣月明誰復夜吹簫

浮菴和尚至上堂豎拂子曰秪者些子總是自家屋裏事雲門尋常曾為罄底傾出要你知要你會其奈諸仁似盲似聾如癡如獃只管道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惟圖鉤奇雕巧不善慎始慮終究到羅紋結角處正是大夜之夢無由喚醒膏肓之疾似難救療所幸者有大知識觸熱到山行敲唱於機前明主賓於量外揭癡盲暗蔽不資餘力起必死沈痾匪藉他方光騰祖苑利益人天然則但聞其名未見其人大衆要

見其人麼良久曰請浮菴和尚出來敷演看
上堂舉雲門到乾峰曰請師答話峰曰到老僧也未
門曰恁麼那恁麼那峰曰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師曰
二大老驀路相逢一錐一劄斯道爍然眞是令人可
愛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必以百姓心爲心河海自
然晏淸士民得以樂業顯聖今日也要與諸仁共之
良久曰莫嫌好景眼前過殊快淸風竹裏來
上堂石傘峰下犬吠鷄鳴說古人之未說寶鏡堂前
月冷風高行古人之未行從此徹底悟去猶是艸菴
裏眠熟底醉漢若是逸羣英特之士要作灑落丈夫

須識得雲門拄杖子苟未識得出來與汝箇方便一
僧出師連棒打趂復視左右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
解夏上堂梧桐葉落雁南飛燕子思量衣錦歸盡日
徊翔微細語來年還我舊檐扉此是世諦情量說箇
有來有去有春有夏惟我衲僧門下則不然本位不
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住則三
根椽下坐卧自如有甚麼過去則萬里天邊雲霄只
尺有甚麼難試看洞山問僧曰世間甚麼物最苦僧
曰地獄最苦山曰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

苦師召衆曰且衣線下有甚麼事若辨得出不枉在
雲門度夏若辨不出道人何處不悲秋
上堂雲門向來佛殿前相見僧堂裏與汝皆成戲論
都無實義今日與諸仁說些眞話昨夜東郖王大捉
著西天賊貨天明點燈看時卻是一籃破布豎起拂
子曰盡情交付
謝收稻上堂稻子登塲家計麤足喫飽菜羹新米飯
忘饑從此不懷憂山樓坐聽喝散四野妖狐木枕推
翻驚起三更紅日總是大小首領不以心勞而有欺
怠內外禪流不以事煩而生嗔恨益有如是勵力精

勤故有如是自在受用驀拈拂子曰拂子亦不違本
誓以平等慈與諸仁弘闡大猷擊一下曰秋風淅肅
伏惟珍重
到南山請上堂垂百尺遊絲釣山上鯉魚張千重鐵
網捉水中烏兔紅旗閃爍灘歸無限英雄寶印當風
收攝幾多豪傑有時聲欬塵塵綴錦有時掉臂刹刹
流珠有時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木鷄啣狗肆志揚
威有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玉鳳金鸞停飛
斂翅者是我堂頭法兄尋常慣用底家私雲門自謂
也有截斷天下人舌頭底謀略及乎到此一籌也展

不來亦不容假借一毫所以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旣辱同風高誼豈可詌口無言試爲鑿壁偷光望空掛彩太也紅蓼滿灘秋聲在樹晉謁到茗溪寺在白雲深處竹柏影姸桂花香細孤鴻天際飛來瑣聒畫樓人橫三豎四爲有些子盡情說與知音免得帶愁歸去乃擲拂子下座

上堂拈拄杖曰秖者箇出生諸緣成就萬德葢爲秋雨連綿溪深路滑佛祖觀望無門人天仰瞻莫及獨許飽參之士若探囊中之寶循順機宜取與俱當雖然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遂卓拄

杖一下

請同門貫贊上堂擊拂子曰者箇門中極廣博最坦平盡天下英靈到此皆茫然無所措其手足須是本來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施巧方便力現全體作用有同體之深知爲無私之大業栽培大樹扶救頹綱正如百千杲日麗中天十方刹海一切物象形影相羅光光交映如此演揚直與從上諸佛諸祖同一鼻孔出氣更說甚麼風満劫外聲播今時顧左右曰林林盡是參方士明日報恩知是誰

上堂舉僧問靑原如何是佛法大意原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曰靑原老祖恁麼酬對大似垂衣裳而治天下九州賓服萬國晏安不知有化與不化後人皆是身存魏闕心在江湖尠有追其恩以報之者今日或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君子有曠達梳底是嚴灘何謂若待成功掛冠去洞口白雲應笑人

結制上堂謝知浴檀越齋開浩浩時碾出達磨骨髓靜悄悄處豁開自己眼睛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入一切國土知一切差別其行坦坦其樂陶陶總是雍熙太平景象若是三頭兩緒落後搀前縱使遊歷微塵世界承事恒沙諸佛稍不著便被人將丈二長龜毛

索子緊緊縛住要入也不得入要出也不得出更有箇無情漢呼朋引類拏些洋銅鐵丸加以蚖蛇蝮蝎膾炙將來謂是鹽梅大羹謂是珍饈美味不管嚼得碎嚼不碎吞得下吞不下滿鉢盛來大碗喫去性命之憂一總不顧山僧冷眼視之雖爲不甘分說無由只得隨例喝彩道虛空邊際或可量此心功德莫能測喝一喝

上堂聖人說不到凡夫說到聖人行不到凡夫行到是聖是凡到與不到總向壁邊立著拈起拄杖曰一切人喚作拄杖雲門道不是你還甘麼擲下曰恁麼

去一句有甚麼難
谷虛兆君二靜主請上堂拔斷祖師關棙衝破魔軍營寨屏除妙見生涯掃盡圓闍活計秖將一點血心劈開一條生路電光裏勒回戰馬虛空裏穩泛鐵船以正徧知隨緣鋪設言堂滿堂言谷滿谷簾卷畫樓清風徐至若生古殿野老謳歌雖一切相不離根于形名未兆之前即一切法不滯跡于文彩縱橫之後皆于往昔無數劫中為大願王謂有善知識所住之處恒願親近供養當勤守護至盡未來際無有退屈拈起拄杖曰君不見霜飛瓦上層層葉落枝頭片片惟有此箇癡腸亘古亘今不變知不知薦不薦少項鉢盂內匙筯上讜言唐突切莫生䏌得得為君通一線卓拄杖下座

上堂有一句子精超四句妙絕百非上塞諸佛鼻孔下鎖列祖咽喉不會且休有向經行路裏踏得著底出來舉看良久曰你者一隊瞌睡漢得恁麼不識好惡遂以拄杖打趂
上堂衣裏有明珠懷中有至寶不逢親友苦切指示所以遊行他國艱難求索甚為癡也今日若有醉酒已醒驅馳頓息底　出來踴躍承任雲門當以盡情交付一僧出禮拜歸位師曰倚徧欄杆天已暮恨殺貧夫不憶家
上堂青原垂足異端競起南嶽磨磚大塊已鑿玄要三關正宗陵滅君臣五位邪法難扶者些不守分底老古錐引得後代兒孫於艸窩裏輥出輥入今日被雲門推勘過了趁向他方世界外去也大衆還知麼乃豎拂子曰鴈影好看秋色裏牧歌徐聽夕陽邊擊拂子下座
請同門信和尚立僧上堂詶烈馬為神駒全藉孫陽鞭策斲凡材成美器必希郢匠斧斤此是世間獻奇纍異之小技也當知衲僧家有沒量大人胸襟含裹太虛眼光爍破天下有時緊閉門墻霜風凜冽佛來魔來莫能窺測有時豁開户牖和氣藹然若愚若智盡屬獎提以此勗勤祖道祖道愈光以此化育人天人天欽仰所以欲振祖父赫奕宗猷須得兄弟同心努力秖如山門騎却佛殿廚庫闖入僧堂是何節目顧左右曰勸君莫只空搔首細問知音當自知
上堂天下知識作用不同或說玄要主賓或說正偏回互有者盡底播揚有者絲毫不露雲門這裏總不恁麼拈起拄杖曰道即渾身大錯不道如何即是卓

一下曰峭寒風急夜偏長

上堂徹骨窮漢能使偷錢奴戰馬將軍慣騎盜人馬建功者還他無賴頑賊敗業者偏是本分兒孫且道妄想裏經行聲色裏坐臥是什麼人良久曰輪王不坐琉璃殿隱顯無私類莫齊

上堂諸佛徧世演妙音因甚道商量則有不商量則無蘊拈拄杖卓一下釋迦老子鑽入諸人耳裏了也家有白澤之圖故有如是妖怪

上堂請道曉大師爲衆小參豎拂子曰大衆看看三祖大師在拂子頭上說道將心用心豈非大錯且道將底是甚麼心用底是甚麼心那裏是錯處若檢點得出知你是英特上士其或未詳仰羨劈面撒沙去也遊歷山川參尋諸識是大錯要出生死欲求悟道是大錯穿衣喫飯屙屎送尿是大錯爲做工夫勤勞辛緊是大錯告往知來評今論古是大錯有佛處不肯住無佛處急走過是大錯動靜一源出入無二是大錯只有一處不錯山僧不能說得稍停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自爲諸仁詮破

上堂以拄杖畫一畫曰向者裏拌得身捨得命免使耳裏灌水眼裏撒沙良久曰古路淡幽行客稀不知

明月爲誰好

上虞楢越請上堂天際望白雲冉冉樓頭看綠竹珊珊一日三度打眠究竟閒消不去與一隊頑皮邋遢禪和造無窮惡業搆莫大寃讎拵得手酸說得口燥有不識痛癢漢猶道風猛可緊恩大難酬令人慚惶無著處忽聞半夜敲門忪忪問他你是阿誰彼即酬對道我是千佛數中人不圖遊山玩景特地爲法而來雖有些零碎東西施者不求利益受者莫叫難消祇要人人得知飯是米做則已也雲門聽之如放下千觔擔子便教伊應東者東邊坐應西者西邊坐始

知不思議境界非妄想馳求之所能到傾左右曰此段葛藤爲是向上提持爲是因齋慶讚聽取偈曰簇簇霜花綴滿身烟波一櫂小陽春上虞主作雲門客此是分明莫問人

上堂舉臺山婆子公案畢乃曰婆子膽大心雄趙州理直氣壯勘破歸來說向人分明月在梅枝上含嬌含笑若有多情仔細看來仙家棋局可是世間同樣良久曰參

上堂甲子晴乙丑明拍案一下曰大歡喜無作無壞解脫門盡情打開了也有力量底便好踴身直入一

了一切了一證一切證權衡悉在于我殺活總不由人端坐則得堅固行妙莊嚴動步則入不可測功德海一滴水一粒米不曾靡費一塊香一枝花皆歸著實等閒流出一句子與佛祖為師也得與人天為師也得縱使心生退屈自救不了者到者裏也隨他王饍飽餐雲門特為搥鐘擊鼓以告諸人並不敢截鹿角栽上馬頭但有一事大家要知且道是什麼事良久曰閉户莫嫌天氣暖出門知道朔風寒

上堂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

輪轉且道念底是甚麼秪恨釋迦老子不見吾狂耳拈拄杖曰惟這箇真相識賴以破愁寂臭味同今昔說不盡衷情茲茲三界傷行客無計傳消息我道要傳也不難卓拄杖曰東方甲乙

祈晴上堂屋後斑鳩鳴簷前雨滴聲石人從定起祈額望天晴大根利器一聞千悟向背同途陰晴一致其有一種膠柱鼓瑟底衲僧陳年布裰點臭不堪啾啾唧唧飲氣吞聲知他有甚麼趣向以拂子望空指曰日輪升天也大家曬眼去

上堂舉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明日不得普請師曰乾峰大似飲水防噎乘輿怕跌顛聖則不然舉一正好舉二放過一著朝暾彩旭温暖庭除泥豬癩狗翔翔天路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喚維那曰結制三七已過明日應當普請一任冰花雜遝山徑嵳峩莫管天坍不憂地裂劈頭撞著自家底速敎披衣上方丈待山僧為伊檢勘何謂要做鶖羣大丈夫莫把烏鴉喚作鸖

上堂如來大音常演暢開示離憂真實法若坐若臥喫粥喫飯日日恁麼時時恁麼都是識情濁垢邊事

且真實法在甚麼處拈拄杖打一僧曰你何故不出來證明便下座

請上堂船來陸來前到後到盤過幾多水曲山灣歷徧無窮危坡險道不肯重諾於古人不肯藐視於自己三三兩兩團聚到雲門是謂夙緣罕遘甘受麤拳辣棒端望有一箇半箇向層雲重霧裏雷震一聲不但蒼龍換骨霧豹披文亦見法眼圓明真風不墜其奈懷疑不信固窮守困且看借長者家私與諸仁結般若緣去也凍雨天霜風冷鯨音吼徹五更頭夢中人俱喚醒聞者少怔者多迢遞同泛瀟湘艇重重涉

入雲門境一一精勤發誓心世間最上無可與並汝等皆當作佛我不敢輕於汝等喝一喝

山言法師入塲上堂僧倫懶墮無如我自來怕聽陞堂鼓今朝特地皷唇皮有句真言對人吐黑夜山公冒雨歸爲是世間說法主點鐵成金一粒丹轉麤爲妙何須數祖父從來不出門還家盡是兒孫旨從茲穩坐看家山任他一二三四五卓拄杖曰要合古轍請觀前古

上堂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其僧回舉似米胡胡深

肯之師曰米胡傳檄定鼎仰山汗馬功高二尊宿雖同條同生仔細檢點將來皆應喫棒趂出雲門恁麼道利害在甚麼處顧左右曰你者一隊漆桶總是玄沙道底

上堂舉香嚴上樹話畢乃曰當時有箇虎頭上座出曰上樹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可謂慣游巴峽山前路引出青猿助客啼蓋香嚴答曰曾爲斷腸客見如此爭不教他呵呵大笑後人都道馬家父子賊手賊脚那知香嚴惡心惡行尤甚而今有人識得他底蘊出來道得一句相應我當終身供給走使而承事之若恁麼不識好惡豪家莫笑此中事曾見此中人笑人

上堂仲冬嚴寒滴水滴凍山門頭兩箇漢各執己見互爲持論曰熱時熱殺闍黎寒時寒殺闍黎流布諸方盡謂展偏正宏猷成主賓佳話豈知雲門會下熱時不道熱嶺上高松風聲價寒時不道寒爐中煨品字柴頭得其旨趣普順衆生心而無分別想刹等志願等一切皆究竟昧其根元裂知見網遊知慧門而於志願心不喜樂拈起拄杖曰看看青眸閱徧人間事此箇惟知不世情卓一下

紹興府山陰縣弟子智授勸吳門張氏信女福姐法名行懿助刻
蕉菴和尚語錄第三卷所願壽命等南山聳
翠福源同東海汪洋者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四

侍者智璋錄

住越州雲門顯聖寺語錄

請上堂諸佛無邊妙法藏隨順觀察皆能入衆生根行靡不知到如是處如是尊況我衲僧家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吐金石之句意絕偏枯馳閃電之機心無雕繪山曲吠白雲之犬咸唱玄音水灣啼清晝之雞全提妙旨謂是當人情畦畫界識隴分疆一毫黏染萬境紛紜蹔舒卷之迷局淺深之量以致沉酣夢宅結縛幻鄉徒經曠劫枉用工夫今日山僧被擅

越抑逼到此自知箝口不來且說箇廣大方便平等陀羅尼門普願大家同證同入良久曰菩薩子少頃聽板鳴一齊赴堂喫飯

彌陀誕日請上堂門外颸颸薦朔風此中事事類征鴻岭屛浪子迷南北喚不歸來恨莫窮然無他故蓋不知極樂家鄉無憂國土金鋪階道玉砌樓臺重重珠網張施其上種種寶蓮圍繞其中塗香散花芬瑩崇麗樹林水鳥各演妙音說一切衆生往劫所行廣大善根說一切諸佛疇昔所行廣大利益有如是莊嚴有如是境界彌陀未降生也不曾缺一隅彌陀既出世也不曾增一角十分坦蕩八面玲瓏人人到此躊躇顧慮把手拽伊不入以至終身淪棄驀豎拂子曰無量壽尊坐視不安向拂子頭上口喃喃曰善男子會也麼曾有志莫蹉跎兩丸拋擲如梭舊路多岐不可戀前賢捷徑好橫趨要作堂堂美丈夫誠乎一念妄情枯何必在隔江招手重畫麒麟閣上圖乃擊拂子一下

上堂山僧昝季胡行亂撞毒刺傷足痛入骨髓便失願不做者般蟲豸擬縮在茅茨土窟裏髮長貌醜一任時人檢點不期逼上俳場終日忪忪碌碌夜裏脫襪子忽然抓著舊時痛處惶恐無地特將此段因緣普告大衆不得作佛法揣摩不得作世諦計較若有痛癢相關底不妨出來商量良久曰可惜蓋世金章寫作尋常閒話

祈雨上堂扇子踍跳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雲門老子費力太多見功實少顯聖者裏人人奮不退轉心箇箇立決定志佛殿裏燒香山門頭合掌梵音響處雷震晴空法語宣時雨傾大地便見三艸二木意氣揚揚敗種焦芽生機勃勃山僧恭氣不動但喝彩有分良久曰應節慈雲看靉

穗豐年全得雨滂沱

上堂橫按拄杖曰在古非先居今不後三相勿得推遷二鼠無因攢齧提持千聖千聖類他不齊出生諸佛諸佛混他不得水國煙郵將空王如來鼻孔橫穿花街柳巷把彌勒大士面門劈破揮慧日以當天響眞風於徧界所以令一切衆生斷除障礙令一切衆生堅固善根令一切衆生裂破慳囊令一切衆生勤種福田令一切衆生捨邊邪路令一切衆生入正覺門同眞俗徹始終窮源極流莫一與二浩然大均名曰拄杖更說甚麼禾山鼓雪峰毬塵擾擾鬧啾啾不若一齊放下休遂擲拄杖

長至上堂迷悟不異動靜一源進不上前退不落後坐萬年牀斟無爲酒隨心飲啄適意絃歌人人道曲肱高枕樂在其中豈知正是生死岍頭事拈拂子畫一畫曰向者裏推坍鐵壁趯倒銀山直陞堂奧別展化機一陽飛葭管之灰四海齊成平之運小人從玆革面君子得以暢懷或現尊特身慈御萬方或現異類身悲援群有隴上寒梅皆含露色溪邊古木盡釀和光是則是若達磨門下兒孫決不肯隨時消長與物轉移何故自有家聲高宇宙可同紅紫問東君

請上堂若論此事如千日竝出碩大光明照曜無際上至諸佛聖人下至蜎蜚蠕動咸受照臨有一種在千年暗室裏坐守底人聞此勝妙境界自己不生信樂而反障礙他行可謂自無目而廢天下之視有能入其門者出沒卷舒逢緣不借與尊與卑入泥入水將西山白雲塡東嶺之穴以女媧彩石補缺陷之天致使無底盋盂奔羅揖讓穿心盌子箇箇稱雄三世諸佛莫測其由十地高人罔知其緒且是甚麼人合知端的喝一喝曰今日山西村檀越設齋

樗里維新法姪領衆請上堂雲門家風從來孤峭室中閒話底齊之嚴刑殿前欬唾底正其峻法是知家裏人便可從中新其條令維持祖道爲師爲法報德報恩蓋爲初來後到未能立地搆去且看放一線道豎拂子曰樗里相呼趂曉行紛紜踏落板橋霜方舟進棹煙水微茫到彼岍聚首商量總有千金難買好時光殷勤三請陞堂擊一下曰此法微妙不可量

上堂一切諸法隨緣幻生若恁麼去理事互彰不恁麼時體用俱泯如是激揚唱教門中可稱極則若衲僧門下正好喫棒拈拄杖曰喚作拄杖至德無可名不喚作拄杖六義不可掩靠拄杖曰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秖如衲僧分上又作麼生頂門具有金剛眼倒拽橫拖總不妨

懸與禪師木主入祖堂請上堂擊拂子曰千聖靈源列祖正脉盡從者裏流出但爲根苗有異脉絡匪同低佪留戀風雨寥落山南水北論劫遷延終無到家自在分果是符信可徵勘合不謬高騎玉馬疾居長安含元殿裏得共宮威嚴之旨月明簾外有轉功就位之機信步行來全身拼入踏一微塵拈一莖艸皆是祖翁家裏物事合君臣尊貴爲一致聚祖孫兄弟爲一團同一受用同一作息且道其中事作麼生少室調分千古韻雲門山鎖萬重青

上堂不爲善不避醜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喝曰擔板漢豈可同塵不爲生死所染不爲涅槃所淨喝曰落落漢那堪共語爭似雲門者裏美惡也如是得失也如是生死也如是涅槃也如是或有逸羣禪客出來道和尚恁麼舉揚也是蝦跳不出斗亦喝曰從來拏空塞空不礙將錯就錯

蕭山楊悾菴居士追嚴請上堂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至道者從者裏得路知歸無論平坦高低雜染清淨苟能大步跨入漚生幻滅應現無拘天上人間隨流得妙四生九有有色非色有想非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有何山河國土艸木瓦石而不證金剛三昧然後掉轉頭來晴時則晴雨時則雨爲人親者止於慈爲人子者篤於孝鬧市叢中垂手暢演仁風百艸頭上橫身發明祖意或從源循流法亂與人倫合彩或攝末歸本世脉同慧命無疆麐趾鳳毛爭奇繁祉宗枝曇萼簇錦聯芳可謂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但是雲門手拙口鈍欲描描不成欲說說不盡敢問大衆且道悾菴居士之尊慈即今在甚麼處乃卓拄杖曰天邊白日來猶往門外青山古到今

明因三辰請上堂日日鐘鳴而起夜夜更盡而眠饑不論食寒不加衣是也一半非也一半所賴者露柱徹底婆心始終謹厚燈籠橫開笑口全副熱腸餅鋪中商量浩浩人境俱亡茶堂裏計較紛紛正偏兼到力大者戴負須彌非爲重量寛者吸乾滄溟不謂多功非我功名非我名成非我成德非我德此段實情本不當輕心吐露貴要與家裏人作箇證據臘月朔日寒風淅瀝霜花濃似蘆花白雁聲嘹喨說盡眞消息客至明因夏履橋信是[illegible]者甚難得乃擊拂子曰

於諸功德中此為最第一
大慶珍菴主請上堂落盡樹頭黃葉不致喚雨招風綻開嶺上寒梅乃見飛香聳價有鼻孔底略聞著一點氣息不待遠遊剎海便能成就慧身分皮得髓咸歸直指之門大器小根並入總持之苑更擬跰足千山求言以美輕身萬里望道斯彰何異棄慈室飄零絕島持至寶循乞窮途有過無過莫問別人或是不是惟詢自己所謂真參上士秖要識得自己變變化化而不自知也笠士大仙心便好捏成整粉佛法無多子有甚麼商量不下若必要分其內紹外紹決其

孰勝孰負未免遭人簡責道猶是三家邨裏說老婆禪底局量既到顯聖門下不管你承當不承當得知不得知各與三十拄杖者裏委悉得來庶可移風易俗卓拄杖曰天寒日短且與一狀領過
開山湛祖忌日請上堂豎拂子曰此一著于山海不足比其高深日月無能方其明耀類虛空而包含羣有等霖雨而澤霈四時但為輕慓鹵莽之夫紛馳物我根塵違背圓同大旨故我師翁乘願出生慈力應化發達磨悱憤肅悟本旖旎塞千蹬歧路開一味要門火宅裏捄其焚燒識浪中拔其沉溺黃童皓叟咸

承等視之恩家種異苗共仰平分之德有者道血盆其口劍樹其牙兒孫滿天下法幢徧域中有者道如日之恒如月之升如天之高如地之厚豈止疏曹源壅滯決洞水逆流據實論之大似羣盲摸象是在一邊非在一邊總不如州山檀信今日致十瓣香獻一盌飯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永兮戴兮終不可諼兮
佛成道日上堂亘古今窮法界人人皆謂今朝是黃面老漢掣斷鼻繩拔出眼刺輕快平生底時節那知項上三百斤鐵枷從此日纔擔起若不信但看他拄

弊脫珍饑寒百萬億國妻風冷雨顛沛四十九年淚入衆生之性不以人廢言善知逆順之機不以已妨物資生業裏濟濟成羣利益門中紛紛作隊佳山佳水看不上眼好言好語說不離口兩管鼻孔吞盡腥酸臭氣一箇肚皮包盡惡毒垢穢到如今幾三千年沸諠不已嫚罵者多歎譽者少也總為此一點明星是大禍根衆中有旁不甘底出來道長老是他脚下兒孫不為渠報讎雪恥反將伊積劫行過底事業盡情訐露何也擊拂子曰一聲玉笛梅花外幾箇相知暮靄中

上堂欲說惟恐諸仁簡點不說猶怕諸仁怨悵枕頭上想得一句看來已是諸仁嚼過底渣滓要得彼此不相辜負須知別有些子驀拈拂子亂抖曰一時抖不下來且到明日看取

誕日上堂未離母腹鼈縮龜藏已出娘胎鶩愁鴨叫驚起泥牛耕月惟知奮力罔解高眠策馳木馬追風但識進前不能退後欲作欲息短綆及深泉一動靜方木投圓竅實意不合其時巧言非益其道是故四十四年來將舜若多面上重抹輕描向海龍王宮裏東撈西摸名不成名益無所益一根鼻繩被人橫

牽豎掣不得自在驀拈拄杖曰爭如者箇機輪圓活不逆寡不雄成有時左旋包括兩儀有時右轉化通萬類聲香味觸非異非同見聞覺知孰偏孰正隨溝洫而印祖心如千江月任塵勞而鳴佛性似萬竅風法法周流事事準則柰一切人識渠深淺不得乃卓一下曰我自理會不來以待明眼人斷

除夜小參歲云暮矣冽風寒客室蒙頭坐不安人未歸來勞望眼碧天一日幾回看大衆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生且未歸底是甚麼人或有出來道若論此人坐不當堂行不出戶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當有去來耶許他是箇明眼高流秖如洞山曰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且道此人具何面目良久曰不知庭際梅開早香氣氤氳撲繡簾

復舉僧問古德年窮歲盡事如何古德曰東邨王老夜燒錢師曰古德如此酬對雖謂行一令而天下尊出一言而天下服不達時不爽節只可遣發閒神野鬼衲僧分上毫無交涉今夜或有問年窮歲盡事如何但曰灑掃佛殿大敞法堂東邊煎茶西邊炒荳香爕室裏濟濟多士豎指擎拳較短長佛也莫希望祖也不思量只願心空及第做箇狀元郎免得來年

相見東邨土老笑我道依然是舊時面孔空過一生忪喝一喝

元日上堂豎拂子曰者箇本是陳年滯貨蓋為今朝甲辰元旦是三百六旬開元之日乃二十四氣正始之辰將作第一等貴重寶物果是行家說得時價相應自當盡情交付然後以平等心周給不匱任彼廣狹器量成就種種法門所謂君王得而化周蠻貊玉燭耀光臣宰得而燮理陰陽靈樞密運庶民得而安于衽席衲僧得而樂于林泉艸木得而暢繁衍之懷鳶魚得而遂飛潛之志或謂過去也如是未來也如

是現在也如是謹守舊時格式一些不肯移動不妨
貯在無盡藏裏爲自受用三昧也遂收拂子下座
上堂無盡宗趣恒沙義門不拘時分寧落後先衲僧
家尋常皆說我知有我無揀擇因甚麼經冬則怕寒
冷過夏則苦炎熱三十年後決斷誵訛切莫埋怨雲
門不肯爲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道林鏡和尚耑使請上堂答旨宣傳出道林溪山艸
木戴春陰踏開雪色雲門路四壁寒香話祖心大衆
且道祖師心從甚處話起拈拄杖曰古人行不得底
他能行古人說不到底他能說暗裏繡無文之鄧金

鍼密密松中託自遠之鴻玉屑霏霏蕩滌今時猥弊
發揚古佛風猷總要壯根本固藩籬敦同調障狂瀾
所以一切心平等一切願平等一切法平等一切刹
平等一切調伏衆生平等一切扶持慧命平等其奈
把大鉢盂喫飯者不知廬陵米價高低坐長連牀做
夢者罔識天時晝夜長短乾矢橛上要摸釋迦鼻孔
爛泥坑裏欲尋達磨眼睛於如來大圓覺海不能測
度絲毫山僧既與同根共蔕不妨以巧方便說其因
緣乃卓一下曰最切婆心惟此漢牧歌難上伯牙絃
慧修祝母壽請上堂實鏡堂前春風浩蕩望仙橋畔

暖日融和捬絲拖萬井之烟採花擬千林之玉最好
一幅天然古錦不是丹青彩繪所就亦非化工巧思
安排有向此間著得隻眼於彈指頃悉獲如來所有
智慧何待曠劫勤勞脩證始知敬事父母當竭其力
莊嚴佛土能致其身出生諸法無有邊涯廣演壽命
無有數量但是時人妄想歇不下疑情撥不破都從
景致上推敲色聲中理論要箇如是知恩如是報恩
不道全無只是罕有正恁麼時說甚洞府仙班瑤池
燕集不若將雲門曲子高聲唱出擊拂子一下曰九
九從來八十一

解制上堂以拂子東邊擊曰者裏是一團火聚當時
要撲撲不入以拂子西邊擊曰者裏是千尋鐵壁今
日要跳跳不出雖謂各各自有丹霄獨步之路雲門
若不開一面之網要傷鬐遠騁挺翼高飛未見其可
也須是英傑漢子具淵深不測之量有出入變化之
機山僧亦無一定之制當歌詠以送之高挂鉢囊三
箇月灰頭土面忘形依舊眉毛眼上橫還家遠近算
歸程春風催客夢好句送君行遂擲拂子
上堂三春淑景百卉爭妍古樹鶯啼空山虎嘯谿邊
石女雲鬟巧梳谷口傭樵艸鞵踏破或將佛法商量

未免識情馳騖若作世諦解會猶爲生死沈淪有者道也不作佛法商量也不作世諦解會但只蚤眠晏起飯熟羹香喫飽了朝悠悠暮悠悠有亦不管無亦不愁識得自己便休擊拂子曰如是如是復擊一下曰不是不是何謂相勸以禮相讓以義是爲古之大猷

上堂良久問維那堂裏今日作甚麼曰輪牌舂米問直歲堂外今日作甚麼曰撻糞澆菜問侍者山僧今日作甚麼曰和尚要艸鞵菜甲討一雙來師乃高聲喚曰大衆今秋幸少豐無厭饘與粥便下座

法祥寺復禮長老淸明掃墖請上堂節屆淸明天時和暢隄畔柳垂靑眼看破古佛心胸谿邊桃映紅顋顯現眞人面目俗士彬彬醴酒澆墓前之土衲僧濟濟楮錢薰墖上之灰明于此則知世出世間法平等具足各各無差別一一難思議可爲達其源委奉重不違得其旨趣行說兼到雖然此猶是公事公行之謂也須知更有一著子任高低而不變窮今古而靡移上齊諸聖下同含識多少人欲見見不及欲求求不得法祥長老肅恭致敬口震雷鳴要雲門特地爲衆舉揚若能擔荷得去是爲英靈第一大衆還知者一著子麼可愛故人頭似雪祖山一顧勝千金

請上堂卓拄杖曰佛之心源祖之骨髓盡情傾洩了也果是有血性底略露少分便可隨類現形順緣施設以規應圓以矩應方轉麤成妙不爲諂枅理布事不爲嫌高居淸泰無久戀之心混入娑婆有優游之樂大士興悲眞謂不必彌陀垂手亦復何勞若是同異難忘疑信未決再聽重說偈言復卓拄杖下座

謝苓伯薦嚴請上堂諸法無生亦無滅亦復無來無有去不於此死而生彼是人悟解諸佛法所以有力量者從者裏承當得去自然信益堅强心無退轉高

佩靈峰寶印克揚尼岫家聲護持諸佛種性出生諸佛方便住塵勞家塵勞無所侵入生死流生死不能染親不爲尊怨不爲讎其生也視等花叢春苑其死也悟同葉落秋林則知庶康文學生實不生死實不死以如幻三昧遊戲自在大衆悟與不悟置而勿論且道諸佛之法在甚麼處拈拂子擊一下曰吾無隱乎人焉廋哉

上堂細雨落花陰最好亂山啼鳥韻偏長般般都是眼前事鏡裏尋頭枉自狂大丈夫拋來擲去盡是自己何論是與不是雖然還識雲門拄杖子麼東拖西

拽渾無事總要消磨十二時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睦州示衆你諸人還得箇入頭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孤負老僧師曰睦州雖則施門大開盡底傾出其奈用心愈勞求合於時甚難擊拂子者裏得箇入處庶不孤負自己倘或不然熟梅五月山前路一陣風來一陣香

峽山憓和尚訃至上堂烈日歊蒸炎風鼓扇盤水停流爐峰減翠藥樹焦枯慧花凋謝露滴青松潸潸墮泪霧埋白石箇箇攢眉失寶炬於曠途落慈颿於識海波句快心讚善佛祖扼腕歎傷拈訃帖召衆曰此

是峽山和尚末後所放身光遍照微塵剎土如有觸著一毫知一切法如幻信一切法如夢證一切金剛不壞之智得一切解脫無礙之慧更說甚麼曠劫無明不消己躬大事不辦倘若懷疑戀慕再聽雲門爲諸仁下箇註脚良久曰浩浩狂瀾無砥遏子規啼血染花枝

省覲愚菴老和尚歸上堂曾太西陵渡從來不出戶試問人不知大蟲吞石虎者些事說便容易會則實難適纔記得愚菴老人垂訓底句可令人淨盡狐疑放身捨命所以千聖仰之爲母爲師羣賢歸之如王

如導今日歸家舉似大衆卓拄杖要識人間好時節莫安閒事在心頭

中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應知此箇時節與尋常不同秋色平分蟾光獨耀金風飄桂子之香玉露滴松梢之翠孤峰頂上幽人嚼雲門餅任意徜徉萬竹林中野老飲趙州茶恣情歡傲靈山話底不離目前曹溪指底秖在脚下若是箇中人荷負箇中事欲明直指之宗要行出格之令更知別有透脫一路庶免得道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且如何是透脫一路漁舟載月移孤嶼宿鷺驚人過

別離

達磨忌日上堂遠泛重溟不辭辛苦唐突世主大似癡獃踏蘆過江乘機面壁一脈相承千燈續焰直得支那國裏毒氣蒸天腥風括地有甚麼奇特而可追思然有信者有不信者乃竪拂子曰大衆見麼祖師來也看把閑恨閑愁待總燒爇好記年年今日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山僧自入雲門一年有半曾未主道稱尊總以家常打算墻坍敎徙築屋漏要翻蓋問疾弔勞較長論短此事不曾說著今夜略得空閒不妨拈出竪拂

子曰是月也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水始涸良久復擊一下曰逢人肯說三分可不全抛一片

上堂古者道三乘學道人是向外馳求漢總名運糞入顯聖今朝運糞出固知諸人是不向外馳求且畢竟是糞擡人人擡糞一僧曰和尚莫話作兩橛師曰瞌睡漢惺惺著

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堂因緣曰藥山是間世明良被院主帶累院主是式時英又遭藥山熱謾今古紛紜莫可究詰敢問大衆作麼生定奪聽取一頌巴峽重

遊憶舊情斷腸何必聽猿聲西風一陣秋江暮黃葉紛紛遶路行

上堂舉華嚴靜禪師在洞山作維那一日普請靜白椎曰上間鋤地下間搬柴首座問曰聖僧作甚麼靜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師曰式揚此道扶樹宗乘不以尊大驕人不以卑小自畫提獎有方行說無愧莫若古人也山僧昨日問維那普請作甚麼維那曰上晝挑柴下午出肥昭昭風烈此與古人規模無異秖是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此語如何理會若也理會得來則知證入幽深言行相顧不是衒耀聰明馳騁狂見以當平生或不能理會歸到堂中問聖僧

上堂按拄杖曰塵沙法門都從者裏流出無量妙義皆向此中顯現若恁麼會去猶是野狐涎唾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卓一下曰楓酣千樹錦菊散一籬金

上堂清晨起來聽板喫粥罷有客相見略敘寒溫說幾句淡話午飯又臨赴堂後拽拄杖向谿邊徐步經行東邊一轉西邊一轉竹陰下稍坐片時歸來則看殘陽一樹兩樹聽黃鳥一聲兩聲政務如此之煩庶事如此之雜有些要緊佛法今日無暇說得且待別

時開演一僧出師便打曰恁作甚麼便下座

結制小參擊拂子曰此處見得真實石頭路上放意橫趨雲門關裏輕身直過煙汀月渚頭頭洞爽心懷險嶂平坡步步踏著自己秉諸佛秘韜佩列祖要略爲如來使作將來眼縱有鐵鎚鎚你不去金鎖鎖你不住若秖認箇昭昭靈靈爲窠臼莽莽蕩蕩當風光那邊不能忘功罷業者邊不能隨緣得妙驀地被人抑逼無所措其手足山僧非計較中生計較無方便中設方便總要諸仁向者裏拌捨身命絕後甦來作箇逸羣漢秖如道勇猛智慧無能勝決定修行真實

法喚甚麼作眞實法擲拂子曰收取

結制上堂雲門胡餅鋪子從來寬爽洞開廣狹自在皆宜一多相容無礙無論踏碓老翁賣柴俗漢似智若愚三頭六臂胸有班馬之富身爲統御之尊入此門來純以一味之款曾無溢美之規偉哉此風可稱高唱其奈有傍不肯者絮絮叨叨謂立大業者必運大智播遐聲者叶暢玄音若恁麼過時祖庭無雍雍揖讓之猷客室少濟濟趨蹌之盛山僧只得隨例餐饒觀機定制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上下兼辭小大總銳且在諸仁分上將何作則好把眼開星夜裏不妨蘸雪洗愁顏

上堂畫堂靑眼頻頻看曲欄大語聲聲喚爲甚麼殿前石幢子不肯轉頭良久曰歸耕不羨長安宴

遠塵尼生日請上堂嶺頭霜葉飛紅谿上煙霞鬬彩蔥蔥古柏轉生趙老精神鬱鬱長松儼著空王面目泥牛耕海底月石虎嘯嵒畔風的的從金剛體上流出不可思議句音所以譬如算數法增一至無量數法無體性邊際不可得豎拂子曰釋迦老子來也在拂子頭上殷勤稱歎曰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有底只向陳年曆上算計春秋審問長短殊不知鵰鶚莫齊九萬椿菌難並八千復擊一下曰釋迦老子又向甚處去也壺中夢醒心無事飯後茶濃鼻有香

上堂豎拂子曰若正信堅固者諦了無疑即入難解難入之門其或智力麤浮遇境自退者則沈無爲無事之鄉呵呵鼻孔從來在口邊莫道相逢不相識

謝化士上堂遊徧街坊飄零風雨言中有響句裏藏鋒悟後斯門極易迷時此事實難所以紫陌紅塵拖破長汀布袋荒郵鬧市喝開逐塊韓獹問著知有底漢聲聲道天明未曉相逢舊識主翁箇箇說暫時不在思量欲話因緣惟恐雪寃無據尋得些些砒霜鴆毒

回來見山僧有躲閃處不敢下手偵探諸仁拈匙把箸時劈面撤來殺人活人在刹那頃若善隄防可爲無事不然秘書院裏多才子切莫閒吟富貴詩

上堂薰風殿閣生涼明月庭除散彩想畫樓人滿酌金樽如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以手所領顧衆曰原來相隔不遠

上堂請信和尚立僧豎拂子曰黃面老人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曾說著者箇達磨大師及天下知識異路同趨神功妙力攝受四生傳佛心印也未曾傳著者箇散木師翁卻在此山尊特一人權分諸

道平運指南燈縣四照普導一切遁服退歸也未曾
舉著者箇山僧不是恪惜進前與箇無端退後贈箇
珍重皆好塞白蓋謂天寒日短無暇說得畢竟如何
乃擊拂子曰元來有人說在
上堂尋常東說西說較量此事總是欺誑諸人要知
眞實相爲處麼遂以拄杖打趁歸方丈
心月老宿注祖牌請上堂寶所來歸出化城風帆月
櫂剡溪行到門徐入無疑慮溪客元知是祖庭如此
揄揚心月老宿在背後樂意點頭曰我生平行底時
人盡見說底時人盡知好處未聞惡處不肯相

忘置於溪山窮谷裏風吹雨灑東擲西拋總沒箇人
將此公案實情判斷今日雖謂兒孫得力實藉顯聖
長老一段厚情竭力提撕纔有著落乃搖手曰以元
老著元勲隨諸人忻樂吾何有力哉遂下座
晚參肆懸河之辨馳石火之機但可益其見刺未能
豁其迷雲諸人旣爲生死相聚豈可遷延過時有則
古因緣至現成極精妙如有下得一語相應管保桶
底子脫落得大受用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州曰老僧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觔是何意旨良久
頌曰倒地翻天諗老夫五陵豪俠盡卑呼鄭生謁帝
狂無比只說高陽一酒徒
上堂從上佛祖秖可傳言送語十聖是撮馬糞底漢
三賢是守古塚底人總無接物利生手段山僧今日
垂一句要使箇箇放身捨命去且道是那一句遂擲
拄杖下座
兆君菴主五十生辰請上堂正法眼藏巧說徒勞涅
槃妙心溪思無益惟是有智者自到知非田地脚不
跨船舷頭尾皆正語不煩齒頰縱奪可觀以塵點劫
前種植德本於百億刹內啓悟同流須彌山王踊躍
不禁跳在虛空背上將郢上陽春互相唱和道君不

見冉冉流年忪忪飛箭佛祖從來不輕玩雲門餅坊
趙州茶店相斟相勸猛風可繫劫石可銷此事難筭
夜半金雞叫一聲何愁不遂生平願喝一喝

紹興府肖山縣嗣法弟子智成助刻
蕉菴和尚語錄第四卷伏願
祖風茂衍法運洪昌洞源遠而流長玉
筍蕃而永潤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四

無菴範禪師語錄卷五

侍者智璋錄

住越州雲門顯聖寺語錄

上堂大盡三十小盡廿九水綠山青天高地厚總是眼前腳下事曠劫至今未曾移易絲毫爲甚問著一箇箇分疎不下豎拂子曰秖者箇也是現成底有能出來承當盡情交付良久顧左右曰即今不見取過後莫思量

上堂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恁麼去較些子必要看人面皮倚他墻壁擊拂子曰杵聲不爲客客聞髮自白

請上堂道吾舞笏興論紛然石鞏張弓禮樂廢矣欲揭中天之日而致斯道之全者雲門到者裏心莫可矢技爲之窮諸仁有大智底出來揮魯陽之戈看良久曰山花艷艷岸柳依依翻思昨夢總成非空山杜宇聲聲啼向人知道春風雖好不如歸喝一喝

城中檀越請上堂塵緣擾擾旅館悠悠朱紫駢闐妍媸交錯馬驕四坦之蹄難喚五更之夢於諸境界無所分別隨入塵塵三昧頭頭應用無虧在世諦法中足可觀光到我祖師門下未是稱心得意底事所以須是出東郭門泛耶溪櫂進顯聖門登其堂入其室主賓相見一回始謂面上無塵胸中無垢纔可鉢盂裏也好看人大小杓柄上也好驗人短長山僧亦藏拙無能只得隨他葛藤一上卓拄杖一下具諸佛法所作皆辦

冬至小參定乾坤於掌上未爲大力量人運日月於懷中豈是眞英雄漢寒則穿衣饑來喫飯無爲床上豎坐橫眠正是膏肓重疾不堪救療拈拂子一畫曰向者裏推倒垣墻別開路徑陰霾消盡陽氣復來不落劫外匪住今時同彼如來隨機致化如大醫王應

病與藥賢愚均益艸木滋榮弱喪知歸久迷識路雖然究到衲僧門下猶未是向上事如何即是擊拂子曰一片皇風皆瑞靄不勞魯史更書雲

復舉僧問白馬儒禪師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儒曰井底蝦蟆吞卻月師曰霧鎖重幃煙封秘殿尊貴難名綸音絕聽恁麼看來白馬猶未知向上事在若要提當風寶印施閫外威權燮和萬國緝惠八方有藉作家出來擎展始得

上堂舉趙州曰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我要你會你又作麼生會天童覺曰還端的也未直饒從者

裏會得七穿八穴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不得師曰去偏抹弊趙州可以謂之精消融渾化天童可以謂之確直饒從者裏端的得去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則易出天童棬繢則難出天童棬繢則易出雲門棬繢則難何故金鞍白馬入長安樂事告終憂事始

上堂舉法眼因二僧參次眼以手指簾時二僧同去捲簾眼曰一得一失師曰此則公案評量者極多擔荷者不少要箇辨明倒斷者甚爲罕遇若有鑑在機先底出來道一句免向得失窠臼裏坐殺良久驀一聲曰一夜桂花香滿院各存客意對秋風

上堂寒風颯颯鳴荒徑皓月溶溶照古楳好句盡情狼藉了諸仁何事轉疑猜趙州道無我不知也雲門道普人焉廋哉釋迦老子以智方便而演說之瞌睡漢甜如蜜甘如飴明眼道流又作麼生擲拄杖不直街頭破艸鞵

上堂今朝十一月十五逢逢打起禾山鼓會知活計本天成不勞開口般般安諸佛不能說者塞壑填溝列祖不能傳底揚塵簸土舉拂子曰向者裏結構得去高淸白之門顯純孝之旨世間出世同源共諧理會不來雲門一句報君知切忌依稀成莽鹵大衆且道是什麼句擊拂子大蟲咬殺南山虎

請上堂舉趙州因秀才問佛不違衆生所願是否州曰是才曰某甲要和尚手中拄杖還得麼州曰君子不奪人之所好才曰某甲不是君子州曰老僧亦不是佛師曰博大鴻儒一副錦心繡口荒煙斬艸做成蓋世文章片石孤雲寫就驚人句子其才綽綽然有餘凝向百戰場中取勝萬人叢裏奪標靡不卷甲拋戈而退怯若有大業不論功底識量莫說趙州是彈丸之地銜盃嘯月可以得之卽使百億山河咸在掌握被他道箇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便乃納款歸降無

所不服今日上虞檀信營供入山檀信旣無希求雲門亦不違願卓拄杖匝野淸光同一賞高低若箇不相宜

佛成道日上堂皇宮裏有甚麼不好不肯住雪山上有甚麼相當偏愛來坐亂艸窩喫麻麥粥六載於斯剛道快樂半夜裏看見明星始悔從前大錯錯不錯三千年後免不得雲門遠孫拊掌大笑道千岳雪白萬家寒不識今日是何日乃拊掌大笑下座

請上堂雨雪交飛泥途濘滑迅河水急智櫂難操廣莫風高慧燈易暗跨腳不開底依語生解道古釋迦

不前今彌勒不後現成茶飯不知滋味本分家風罔
測茫茫開口恐落於迷悟動步怕墮於陷坑顧前慮
後欲行還止要到安樂田地實謂千里萬里故知有
膽量無怖畏者寒暖不辭遠近莫辨融眞俗之異銷
本迹之殊心心念念切切思思只要移船到岸赤腳
上山相見舊識主人大笑一聲管取生平事業自然
明了且明了底人向甚麼處行履良久曰重雲崕畔
青獅吼積玉橋邊白鷺飛
請上堂面前路徑最究達磨冷坐九年未得轉步通
途家中典籍甚廣神光斬斷一臂那曉安心要旨從

古至今金鍮混雜江西濟北訛謬相傳可怪衲僧家
身同踏雪之鴻循歷窮鄉極縣蹄健追風之馬徧遊
紫陌芳郊有一語脩證無勞階差不立聖量莫能知
凡情不可識見人說道是從之於是見人說道非從
之於非總不見有明明剔將出來故我雲嵒老祖淡
切垂諭曰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
山僧謂此說無竅何更求妙奧施主飽齋扃自已矢
尿疑也疑不來想也想不到拄杖子忍俊不禁高聲
大笑笑箇甚麼踏著麻繩兩頭動
上堂舉藥山謂雲嵒曰與我喚沙彌來嵒曰和尚喚

他作甚麼山曰我有箇折腳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嵒
曰與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曰聖君之治天
下也使萬物各當其理庶民各安其分然後君能逸
豫無爲而端拱其上亦必有賢臣爲輔其下因知藥
山微雲嵒振刷則折腳鐺子幾將塵封土埋矣雲門
也有箇折腳鐺子亦要人提上挈下若有出來出一
隻手看顧左右見義不爲是無勇也
請上堂萬死霜清野水生氷運籌決勝晝夜靡寧本
來面目幾番白了幾番青拈拄杖曰獨有者箇不畏
天寒日短豈愁路遠山遙穿過東村西埭敲開祕閣

重門導背流歸如來大海引窮子入諸佛寶坊貴要
攝受一切衆生成就一切衆生利益一切衆生安樂
一切衆生乃卓一下曰且住且住何故鼻孔人人齊
向下思量不必口喃喃
上堂大顚打趂首座與化擯黜維那叫屈者縷縷稱
賞者寥寥設有出來道得恰好雲門會下顯見有人
有麼良久謫官無慍我思古人
臘月四日開山澄和尚忌上堂大天壤開鑿之恩弘
濁世先來之誓油然慈雲覆彌六合沛然法雨潤等
三根震曠劫之圓音露今時之風彩將寶位直授凡

庸所望鐵骨氷心者可能承基紹業其奈時人戀著嬉戲不生忻樂致成世諦流布範上座頑鈍無知雖爲脚下兒孫不敢輕易狼藉今朝是師翁遺履證眞之日還借伊一分威光說箇本懷良久曰今古誰能識此心

請上堂屠兒放下鐵刀立證菩提巳煩唇吻龍女獻出寶珠疾成正覺轉見紛紜須從念未起處步不移時識得谿山雖異雲月不殊方可居塵不染在夢常醒入眞入俗妙展靈機卽假卽空全提本分統恒沙世界歸一微塵於一毫端現寶王刹設若弓懸壁上

影落杯中致惑生疑攢憂積悶是自巳迷須非他人過咎山僧今日以大悲心授記一切而使獲無漏自在良久曰領

臘八田菴知茶請上堂竪拂子曰諸人見不見此是無量功德圓滿海智光明藏出生一切法聚平等自在三昧門若有入得此門者趙州關一趯趯碎雲門普一裂裂開爲人忘巳攝俗歸眞天長地久奉不違時日往月來炤不失候尊貴天然何必王登寶殿聲光浩大任從野老謳歌乃知黃面老子昔日在正覺山頭覩見星辰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雖言位居其上者譽播美名褒稱實事則天下之士皆悅未免將孃生鼻孔扭捏山僧今朝於石傘峰前覩見日輪且道說箇甚麼擊拂子曰隔嶺棋花飄蕷香南牕曝背喫茶去

解制小參若論生死大事全超天地之先高出虛空之外與森羅並印等凡聖同源自本無縛誰論有解參學道流如有殺手拌得性命者將黑漆桶底一拳打脫七穿八穴千牢百穩心猿休息意馬罷馳住也如是去也如是信口說信步行總無纖毫過患其或業識紛飛見聞惑亂任毀譽之風飄鼓隨逆順之境

轉移喜則愛水沃心怒則嗔火滿面精勤日少懈怠日多寒時謂寒熱時謂熱靜處嫌靜鬧處嫌鬧積劫漂淪長年曠隔虛擲光陰究竟不了開口便成滲漏動步頓見乖張逼到牛角尖裏不得轉身處便生退屈諸仁旣沒奈何山僧也沒奈何只得將箇古話頭唐塞一上復擧趙州因僧辭州曰甚處去僧曰諸方學佛法去州乃竪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擧僧曰恁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花摘楊花師乃頌曰雪色梅開古徑幽青春誤我憶歸休翻思昔日同牕友幾箇金貂在御

樓
上堂玉不琢不成器喝離琢而成那堪大用人不學
不知道喝學解而知豈是大根釋迦皇皇宛同說客
達磨汲汲不異遊人拈拄杖總不如雲門拄杖子龍
騰鳳翥標格天生卓一下透石穿雲無往不克
誕日解制上堂長慶七破蒲團繫鳥無絲展翼臨濟
三遭痛棒蓼蟲枉耐苦心果是英特之士神機莫測
變化無窮靜猶羝羊挂樹動如妙翅搏風移那邊鉢
盂過者邊喫飯曾無兩副肚皮穿玉笥艸鞵問錢塘
野渡只有一雙脚版我能轉換一切境界一切境界
不能轉換于我若必要向父母未生前巳生後討箇
符信覿入異類中東觸西觸當休不休山僧雖將四
十五年來所醞釀底一時傾出了情知諸人點頭者
有一半搖手者有一半何謂雖嫌此處菜根淡未必
他山客意濃
謝檀越請上堂按拄杖曰秖者箇譬如隨意珠成滿
衆生心此法亦如是成就一切願蓋爲情塵封蔽識
網縈纏聞見麤浮皆誹愈力江西湖南千里萬里總
要相頭買帽見貨成交礙膺之物不得消鎔惟許一
口吸盡西江水底漢輕輕跨入步步圓融鑽仰無厭

篤信彌浹般柴運水盡爲無礙神通刪詩定禮無非
百千三昧探箇生死遺音猶枕邊蝶夢水面月痕任
去任來無固無必指箇紹隆要旨桂馥秋墀蘭芳春
圃淵才峻業仁壽巍基青黃映色長短隨形世系繩
繩宗猷秩秩大衆且道者箇具什麼眼目得如是靈
通花繁子盛聲光遠拄地擎天妙力多卓拄杖
上堂舉梁山觀曰南來者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
棒雖然如是不當宗乘瑯琊覺曰梁山好一片真金
將作頑鐵賣卻瑯琊者裏卽不然南來者與三十棒
北來者與三十棒從教天下衲僧貶剝師曰履至尊
而調御六合梁山切於上治求賢振長策而宰制八
紘瑯琊浹於寬厚待士二大老操心垂手可爲神矣
欲使萬方歸往未能一也雲門者裏卽不然南來者
與三十棒北來者與三十棒丹詔忽從金殿出雖敎
盡向御街行
施主捨法衣上堂金刀剪就玉線聯成前佛後佛唱
和欣欣西土東土家聲浩浩佛心以之開顯祖意以
之宣明鷄足峰前交付未得大庾嶺上爭取不能今
日檀越親呈山僧一肩允荷披坐曲彔木床向人天
衆前不惜東語西話秖圖大家知有且知有箇甚麼

舉衣角曰挂弊昔嫌黃面叟遺殃千古累兒孫
上堂二六時若履輕氷如蹈白刃與他一頓拄杖一
切處優游無事坦蕩有容也與一頓拄杖直饒總不
恁麼者放過卽不可畢竟如何良久曰夜寒縮脚睡
山好舉頭看
請上堂谿煙泛紫莫非劫外家私山雨滴青悉是懷
中至寶所貴信手拈來自解分岐共濟觀各類之根
機施諸佛之善巧行一事則千事萬事歸元說一言
則千言萬言應旨統恒沙衆生爲一眞法友總微塵
刹土是無際覺塲若必欲晝廢其飡夜忘其寢孜孜

究妙汲汲研窮然後謂到岸不須船筏入門放下瓢
囊始可隨心取用方能滿足菩提猶是望梅止渴想
酢生津未爲十分慶快要得賓主交融情禮兼到向
上更有事在拈拂子禪悅六味法喜三德當供無數
萬億諸佛擊一下如上所言並是眞實
除夜小參金鱗衝五湖之浪玉蹄追萬里之風想要
明心見性擬思荷負宗乘生死未空境風益大馳求
不息習漏愈滋此等喚作癡狂外走到臘月三十日
諸緣交逼將來難免攢眉蹙額蓋爲尋常見搖白麈
卓烏藤便將佛法解會此名毒刺入心不可救拔也

秖如龍潭吹滅紙燭雪峰輥出木毬南泉斬卻猫兒
趙州頂卻艸履此又是何道理據雲門從年頭至年
尾將從上古錐一一推勘過來皆是背實蹈虛犂三
道五若要正令全提盡十方世界所有圓覺伽藍只
可倩人看守所以未免隨順一切衆類心說其一切
眞實事燈宜淸話消殘夜曉入丹墀賀大年
復舉洞山問雲居曰汝名什麼居曰道膺山曰向上
更道居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肯之師曰垂問極臨
下之盛節醻對肅事上之精誠在洞曰父子有是家
聲然則揣其本究其末猶是寰中塞外施設威容大

衆要識禁殿重幃尊貴的旨麼良久度拂子與侍者
今夜收起葛藤且待新年相見
上堂諸佛出身之路列祖證道之門檀越遊解脫塲
衲僧斷命根處喝一喝曰者裏是僧問學人橫身直
入時如何師曰須防鐵門限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
不副前言徒聞後語僧擬議師便打
元旦上堂舉拂子曰釋迦老子來也大衆還見麼旣
見巳且道他來爲甚麼說道今朝是九重元會之辰
萬國同春之日百物咸新之始四時揚化之端事事
轉劫外祥光塵塵布域中彩色獨我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冷閣在靈鷲山前三千年餘風吹雨灑艸衰苔封未見有人潛心清理出手提撕遇此佳時美節敢借無作妙力不圖矜奇誇麗唯願整舊如新山僧曰若論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虛空有消殞此涅槃心亙古不壞日月有晦冥此正法眼歷劫常明上至聖人下及凡夫窮蜫蟲極艸木物物圓成箇箇本具謂欲整舊是甚規模爲要更新作何式樣釋迦老子直得慚惶無措向炭庫裏躲根去也現前大衆如何轉得一語不但慶讚元辰緜昌祖道庶可與黃面老子出氣良久擊拂子曰恩波潑地春光遠慧照彌天爛炬

高

上堂溪頭楓枝老籬下菊花開行人歎希有日看幾回來可惜英俊道流十箇有五雙都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別有箇甚麼道理良久曰雲影秋剛好蛩聲夜已長

肅衆上堂過年纔經三日做盡千態萬狀放無線花爆溪邊石女哭驚唱脫腔山歌嶺上木人發笑斯可嚴飭常規好把狂心歇下拈拄杖曰須知拄杖子有時放則方圓任器長短隨宜有時收則風靜波恬時清道泰不收不放時殊形異制從新歲打雨敲風仍舊時卓一下

上堂世尊拈花大事達磨面壁因緣後代兒孫各各雄倚馬之才箇箇擅白眉之譽都道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只可自知匪從入得正謂頑迷一旦望絕多生雲門今日重整家風如有擔荷斯大事因緣者出來承紹看乃豎拂子高聲喚曰大衆見麼衆舉首師便下座

上堂要提佛法向上舌頭短了三寸欲暢世諦極談口門濶了一尺二邊俱不相當其中如何展演豎拂子曰元朝纔過元宵已到梅花正開燈花鮮妙借花

情緒少人知只好料掉乃擲拂子

元宵施主送法鼓入山上堂鹽官以虛空爲鼓須彌爲椎柱費腕頭氣力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未具作家手段爭如雲門者鼓簇新成現不假思惟全憑一段眞實心中流出須知此箇眞實心爲妙爲微妙爲上爲無上空其心也隨扣擊而響應無虧妙其體也任宛轉而徧圓匼測示形于准陰峙畔垂跡于石傘峰前布一言則引窮子入門傳一令則驚師子出窟晴空閃電無以奪其機旱地疾雷不能比其用秖在一音震吼十界圓聞縱使三賢十聖悉聽指呼大知小

見咸承教詒居廛之士證入如大夢得醒研道之人觸著則偷心死盡其餘聵耳塞聰眇目矬陋無威德者何足道哉可怪然燈佛在背地裏閒言冷語唧聲歎氣大似不甘何故深心不欲揚家醜卻被伊人洩我機

上堂梟梟春風一箇月梅花落盡枝頭雪甚深無礙大法門特爲諸仁我今說擊拂子曰還聞麼良久曰耿耿山園杜宇心勞勞自笑空啼血

上堂白雲堆裏放憨賣癡紫翠叢中橫三竪四莫分好惡高低不須鑽腋插翅祇要打破虛空片片自然

落地以拄杖望空打一下曰山僧與汝打破了也還有知得落處者麼良久擲拄杖曰拾取去

復明知浴請上堂步步踏佛祖階梯不爲擅美事事循聖賢繩墨未可稱雄縱使一切不留若危葉卷于暴風狐疑淨盡猶堅冰化于春日只喚作離過絕非太平無事底好人直如具文殊深智有普賢大膽種種施爲時一絲不露塵塵絕跡處萬法全彰句句交參機機互換所以能以眼處作耳處佛事能以耳處作鼻處佛事能以鼻處作舌處佛事能以舌處作身處佛事能以身處作意處佛事能以意處作一切處佛事攝得來者無言絕韻之調愈唱愈高忘己利人之心最光最大其或疑而勿信唯而復否雲門不妨將祖翁遺下訓謨可與諸仁敎詒擊拂子曰一飽自然忘百饑百城何用尋知識

上堂悟之卽升迷之自墮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般說話正是胸中之疑未曾爆散腳跟下生死命根子不曾截斷作他座主也未得在若是正眼大開底其生與死易與難一串穿過便好月下高眠磯頭垂釣雖然我則異於是卓拄杖曰無可無不可

商淨琚五十生辰捨法衣請上堂三春淑景百卉爭

妍紫燕呢喃于畫梁說盡不傳秘密黃鳥嚶鳴于深樹咸垂向上機輪紅桃吐艷綠柳垂絲野艇漁舠隨波上下山光雲影任日轉移皆是大願堅固無漏三昧門實同金剛常住不朽總爲若耶溪上路徑甚濶雲門山中景致太多自古自今人來人往看得慣常都不在意提起袈裟角曰祇者一片金鍼密密錦縫重重前佛後佛慧命相聯一絲一縷紀綱所繫乃人人本來具足底事不肯一肩荷負致使普賢王坐視不安突出衆前高聲大喚曰劫石固所堅也此事倘不朽焉卓拄杖下座

清明薦亾上堂竪拂子曰者箇是平等自在無縈易
三昧一切人皆因正眼未開自心不了情塵壅蔽識
網縈纏眞如境上起種種思惟寂滅法中生種種顛
倒積劫累生流蕩忘返若是猛烈丈夫當下一刀兩
段管取安帖家邦是故於中求涅槃不可得求生死
不可得求男子形不可得求女人相不可得無淨土
可生無娑婆可出既然如此今日欲薦亾者向甚麼
處去火燒寒食一堆楮紅滿春山二月花
石門月溪禪師請上堂語溪月耶溪月混成一片雲
門境石門境曾無兩般黃面瞿曇隨高就下分理不
淸鉃齒達磨東去西來究竟不識所謂般若是金剛
焰箇箇莫能湊泊般若是淸涼池人人可以染漬得
之于心一處圓融十虛充滿應之于手轉麤爲妙剎
圓爲方移劫前高軌揚格外權猷直與佛祖同證同
入同作同息忘情忘見不疲不猒豈復分迷分悟較
得較失說正說偏論玄論要是則固是大似蒸砂作
飯誑騙饑人若是飽叅明眼一場笑具何謂自有芬
芳任狼藉野花何用鳥銜來
上堂但恁麼去神洲無追日之能不恁麼來妙翅失
搏風之志總不恁麼時猶爲鬼家活計若約衲僧分

上合作麼生閒來馳想千條路飯飽長伸兩脚眠擲
拂子曰叅
道林鏡和尚訃至上堂春雨連綿春風狂驟樹鳥咽
淒涼之韻山光帶慘澹之容葢先哲彬彬後英濟濟
唯道林法兄素風遼廓景行彌高行說相符慈威並
現祖苑得以壯猷人天被其盛化所謂濁世津梁昏
衢寶炬也忽而化緣已畢四衆未免悲號驀拈訃帖
曰若見得者箇諦當不必慟哀須知善知識者是虛
空身相悉皆平等普爲衆生而能示現來實不來去
實不去如是則知道林和尚生氣儼然大衆且向甚
處與他相見雲行大野曾無跡月印長川自有輝
追嚴上堂斗轉星移風馳電掣稱生未曾生謂滅實
不滅扁舟棹向五湖看昔時風景今無別
松陵蘊微老師請上堂無上法印不假雕鐫佛佛授
受此不能授祖祖相傳此不能傳惟有志擔負者臨
場必勇得手無疑不消究理測微自能隨方顯妙一
步濶一步深入如來所行境界一機應一機成就如
來無量法門然檢點將來猶與夢中人說夢中事若
對明眼者更有施設在拈拄杖曰拄杖如龍從西過
東入在綠楊隄畔最相識不相逢可惜春殘雨潤叮

嚀江上漁翁卓一下莫使花飛水面紅
上堂花落殘紅鳥啼淒碧達磨西來分毫不直大衆若內若外聞鼓聲俱赴堂喫茶且道不在內外中間底人作甚麼良久天上孤蟾水底圓
上堂非風動非旛動祖師舌頭拖地了也仁者心動潦倒漁翁搔白首愛魚猶有巧心情
石門鼎悟禪請上堂道在牆外禪是顢頇悟既不存迷從何起巧說不益其事馳求枉役其神縱然言前得旨已落情塵量外轉機猶縈識網有從千里百里來者欲與生平契合拈拄杖曰秖要此箇欄柄入手

探毘盧藏海不假思惟入總持園苑匪資餘力一縱一橫爲佛祖權衡一動一止穿衲僧鼻孔指點祖翁家業分明無惑鬧市門頭深山堆裏處處是當人出身捷徑或半信半疑終是落七落八要佛種不斷慧命悠長山僧豈可悋惜遂擲下拄杖
上堂漢世成平賈誼恒爲流慟魏室雍熙楊阜猶謂可悲衲僧家境風日鬭心地未寧無一點顧慮還是得優游處且自優游耶爲復生死岸頭別有生涯耶各人出來道看不然山僧道去也翻身開夢眼得意看花顛

上堂時雨霈然農夫相慶梅子熟矣牧豎交歡衲僧家必有得意處出來吐露一句看乃噓一聲下座
上堂舉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語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質之夾山問曰不知那箇親那箇疎梅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審那箇親梅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問梅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卻一隻眼雪峰悅曰夾山只知失卻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雪竇顯曰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

時聞舉以棒打出不惟畫斷二人葛藤亦廼爲天下宗匠師曰大梅坐變窮荒之舊習雪竇特須全盛之新條二老葛藤早已截斷了也夾山道失卻一隻眼可謂曾從山下過方識路高低雲峰道換得一隻眼乃是天心報施實非偶然雲門如斯判斷也有親也有疎若有人簡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其或不信須聽重布葛藤水亭山院石榴紅魯酒一卮醉兩翁醒後不知天早晩玉顏非昔怨東風
受曹山請上堂雲門業債未淸曹山冤家已到順人情則雲從龍起違法性則花共鳥飛若謂劫前有路

句裏無私公案現成不勞斟酌雖然更有一句無處不通無機不應阿誰道得良久乃拍手三下

上堂少室門廣大石頭路坦平絕凡聖之異無彼此之殊婉步由人妙用在己但是未得謂得未至謂至未滿謂滿未休謂休所以遮障旣深見惑尤重拈起拄杖曰諸仁鼻孔一齊穿卻了也卓一下曰剡溪訪戴聊乘興雪艇旋歸夜未央

上堂舉黃龍南和尚曰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日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叅禪不論義把箇破席日裏睡如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

且安下那箇卽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師曰將謂黃龍有容納太虛之量經緯天地之權原來襟度如此狹隘山僧則不然如是二人同到雲門均以至禮欵下因甚如此卓拄杖曰惟大人者位天地育萬物其心不苟

靈骨入塔上堂耶水滯洄泛者不易雲門深邃入者罔希若非符懸肘後鑒在機先不在鬧浩浩中交輥卽向靜悄悄處沈湮未免錯過一生所以要與此事相應須是見得了了分明踏得步步真實道果飄香于性地靈苗擢秀于心田則入塵出塵冠冕真俗此岸彼岸領袖凡愚一切土皆往一切處咸安百匝千重回互不犯七穿八穴舒卷隨宜更說甚麼生死去來見聞知覺不是自己一段風光大衆還知道安居立地處麼九夏薰風來北牖百年大夢醒南柯

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山僧今夜不惜身命爲諸仁說去也良久曰暑天炎熱伏惟珍重

上堂拈拄杖一畫曰者條石頭路徑自古到今來者萬千去者無限其中狐疑不決底欲左之恐沈下劣之坑欲右之慮墮無爲之穽還他恢恢大丈夫別有出人標致到者裏始不躊躇顧盼遂卓拄杖曰我愛高山曲知音是子期

廣菴範禪師語錄卷第五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六

住越州雲門顯聖寺語錄

侍者智璋錄

唯岑嶾和尚木主入祖堂上堂鼓無生櫂于五濁湍流逆順皆為方便御大寶車于四衢廣路高低等示宗途使箇箇證得妙樂妙常人人洞明正知正見須是尊貴之人不處尊貴之位乃可去來無礙雁過長空宛轉偏圓船歸古岸所以有時轉位就功四溟騰春水之波有時轉功就位萬壑鎖晴巒之翠有時功位齊施脫珍持糞器挂獎借金甌有時功位俱隱蒼

龍閣上閒雲合彩鳳樓頭曉霧攢大眾此是慧花和尚末後為人一段本懷向山僧舌尖上盡情吐露了知恩報恩固已森稠祇如尊貴底人畢竟向甚麼處行履良久桂花飄馥丹墀煖蟾影入簾白日長

上堂舉雲居膺和尚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居曰居山好僧禮拜居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于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居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覩青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居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師曰我顯聖門下英賢濟濟有藉出來下一語免得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良久困來高枕石頭眠不管三更日卓午

南山天愚和尚至上堂天愚和尚白椎曰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顧左右曰大眾南山和尚已為諸人說法了敎山僧說箇甚麼良久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熱處盡愛秉凉寒時俱願向火嚼飯箇箇充饑喫茶人人止渴從上佛祖遞代相承究竟到極則處莫不是日用尋常活計祇如雪峰將三箇木毬輥出又作麼生井畔梧桐飄一葉山頭數片是秋雲

百愚和尚訃至上堂為法王者如日普照是處非處咸被光臨有情無情皆承輝燠朗長夜昏衢破千年暗室況復挺拔俗高標有絕塵步驟總化權于掌上患難不移蘊祖道于胸中是非莫顧矢心偕鐵石齊堅惠利與春風共仰明月洲前斜飛玉鷺珊瑚樹下慣唱金雞何期善慶和尚忽將無孔鐵笛吹出廣陵古調二十四橋分疎不下大千世界震動靡寧雲門得箇消息也忍俊不禁特為舉似大眾哀哀紅樹雨餘多慘澹青山雲重轉模糊

上堂世尊覩明星而成正覺洞山涉流水乃證真常

顯聖寺裏曾不究妙窮玄亦不麤言細語連日刈禾割稻與諸人的提持箇事了也且那裏是爲人徹困處一聲天暖教停手箇箇歡然點首行

上堂舉長慶示衆曰淨潔打疊了近前就我索劈脊與你一棒有者一棒到你你須具大慚愧若無者一棒到你你向甚麽處會師曰長慶秖要將人淹殺甕甕裏不顧自己墮在尿坑雲門者裏雖無長處似不如此孟秋小盡蚕禾已登大小執事內外禪流身心泰然得無罣礙麤茶淡飯率意忘懷曲肱高枕伸脚打眠莫管孰是孰非不起佛見法見山河不離大地

自己不是別人雖然若是頭腦清楚慚愧道人無一事只此隨緣過便休其或皂白未分邊方尚有令未是太平年他時行旅愁歎莫嫌山僧不曾與你道破喝一喝

上堂說玄說妙分大分小大似朝三暮四暮四朝三致使衆狙喜怒紛紜無有了期雲門有箇一味平等法門上中下根皆可證入今日說與諸人良久顧視大衆曰飯後普請上山挑柴

先師孟和尚訃至上堂昔年出去遊化稱尊今日歸來砥澆爲念一向人皆謂我老人出現于世也爲大事因緣故所以船橫古渡運載羣迷澤布陽春恩覃萬彙道諧而唱艸木俱吼獅子音時蹇而休烟雲盡合主賓調鴻慈溥被刀尺均施器就方圓根隨利鈍玉線暗穿金針密度得無礙輪三昧而遊行自在非小心淺見可能思議忽焉示滅也慧日潛輝眞風絕響佛祖心中懷隱隱之憂人天眼裏墮潸潸之淚耶溪實二云流慟刹海亦歎悽涼是則固是也只說得萬牛身中一毛頭許諸仁若要悉知悉見當隨我燒香作禮再聽耳提面命

上堂雲起龍吟風從虎嘯拈拄杖畫一畫曰前釋迦

後彌勒從上祖師天下知識盡向者裏歸降納款了也衲僧家別有趣向試出來道看乃顧左右曰但知李廣封侯事誰識張良辟穀心

結制小參三春不換一冬寸金不易丈鐵潛心矢志如斯大事何愁不徹所以雲門殷勤禱告于現前大衆願爲出類超群之丈夫須是旋乾轉坤之手段更聽約法三章第一不得聚緣內搖趣外奔逸第二不得將心待悟息玩因循第三共住不許知名相逢不容相識朕後將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細審恭詳毫無差錯山

僧與汝證據且道證據箇什麽以拂子畫一畫括囊
无咎
結制上堂就謝車智望齋人人有此一片田地雖是
寒暑推遷歷來無敢侵損何待重分疆界豎拂子曰
明見斯事無有錯謬無一處不是汝諸人放捨身命
處無一時不是汝諸人出離生死時雲門關裏橫身
而入任意而爲殺活縱奪一切自由世亂道亂爭繁
食輪法輪並轉異日兒孫徧天下其起根發脉莫不
從者裏去蓋爲未是其人望之如天濶遠窮之似海
洪深欲進懼臨大敵欲退恐蹈輕氷不進不退正是

滯寂沉空終非究竟山僧與汝諸人說箇捷徑法門
屈指曰今朝十月十五五五二十五九九八十一數
到正月半恰好是長安路上春光媚司馬橋邊看舊
題擊拂子
上堂雲門有一句標的無向背若作主賓論有無俱
不是如何即是和羅飯骨董羹隨家豐儉何憂何慮
鋪箇破席日裏睡喝一喝
上堂郢上陽春遇詩人方堪合調匣中寶劍逢烈士
乃可贈貽秖如廣額屠兒才放下刀便成正覺黃梅
行者未曾說曰即擅傳燈莫非尊卑倒置耶還是授

受濫觴耶爲復別有道理耶良久擊拂子知恩須是
報恩人
蕭山謝門智利等請上堂如來大智慧希有無等倫
一切諸世間思惟莫能及勝慧大士如此語話在釋
迦老子分上爲盡美矣衲僧根前則未盡善也殊不
知如來智慧無一塵不包無一刹不徧無一人不具
無一物不彰說甚希有難倫思惟莫及即今蕭山檀
越一舟直泛修途萬境盡歸眼底明明更不生疑念
念無非眞實豈非有大智慧人能行大智慧事拈拂
子曰而今拂子但喚作拂子僧但喚作僧俗但喚作

俗且道如來智慧在甚麽處乃擲拂子
上堂少室門風廣大曹溪路徑寬舒果是箇眞英雄
便好一脚跨入拈拄杖曰識得雲門拄杖子變化如
龍威獰似虎揭貧女藏中之寶取力士鏡裏之珠迷
悟生死聖凡異同一切平等其或庸愚根器留繫强
生卓拄杖濟涉賴伊人及時應努力
上堂黃花籬畔開金盞紅樹岩前列錦屛野老暢忘
憂之飲逸興飛揚牧童高無味之談偏圓宛轉一切
人都作景致商量未審衲僧如何領會良久顧左右
夾山面目猶在

上堂諸佛心印文彩非關歷祖憲章條目何與栢樹子話開趙州眼睛乾矢橛露出雲門心膽不必辨他孰是孰非惟要當人自信自肯從胸襟流出一言半句自然驚天動地千差萬別似空合空到此箇境界了于細檢點將來正是無邊無岸險僻之途大衆要知究竟安隱底事麼昔年去今復來敲我衙門兩扇開主賓好話無人省夜爐撥盡寒灰其中事莫疑猜拈拂子擲下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上堂舉金峰志和尚因僧侍立次乃謂曰舉一則因緣汝等一一不得亂會僧曰請和尚舉峰豎起拂子僧

良久峰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峰曰雪上更加霜師曰金峰以先王之道輕施于民者僧不量能度德竊位苟榮豈止雪上加霜而事將有不勝其弊者雲門舉一則因緣汝等要會便會或曰請和尚舉但向他道且緩緩著何故乃擲拂子服食求神仙都為藥所誤

上堂人行印窄徑霜蹤見者不生餘惑犬吠排溪村夜色聽而永絕狐疑及至問著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十人有九箇不識端倪蓋矢志不蹈於妙門傾心自甘于藏術所以應緣而錯觸事尤乖大衆而今要識本來面目麼問取東村王廿八

上堂山僧因先師愚菴老人示寂一月途路奔忙心以痛身以倦佛法無得商量世諦豈容計較蓋有箇現成句子晝明夜暗斯無晦冥暑往寒來此不變易秪在諸人脚跟下有信得及者麼許由洗耳成多事巢父飲牛賺殺人

上堂若論此事何待勞苦多生辛勤累劫而能成辦雲門今日要諸仁一時悟去汝等還肯麼良久曰屈屈遂打趁下座

王啓甫求嗣請上堂豎拂子曰如是之法覺王祖胤

親傳先聖後賢同稟若要自心明妙受用須是當人信得悟得便好十方刹海任意經遊一切法門無不深入重重智境悉共莊嚴種種願輪隨心運轉復豎拂子曰觀世音菩薩在拂子頭上現大人相發海潮音普告大衆曰設欲求男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然遇見明眼衲僧未免笑他捏怪何故但看家園春日暖新篁隨地長兒孫

上堂酒樓下既可明心肉案頭亦能悟道諸仁在僧堂裏三七日了自己底主人公認他不得過在甚麼處顧左右曰箇箇是盲人

上堂舉香林遠和尚普請鋤地次一僧曰看俗家失火遠曰那裏僧曰不見那遠曰不見僧曰瞎漢是時一衆皆謂遠上座敗缺後明教寬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師曰大哉香林之心包括天地陶冶古今惟務其實不顧其迹者僧道箇瞎漢可謂依日月之光以行其志自遵其度未免但逐其迹不究其實然則明教曰須是我遠兄始得其意如何慷慨千秋見孟嘗

上堂拈起拄杖曰眞俗萬緣無不於中顯現今日有人從明州來却道憨布袋在長汀市上橫行直撞貿易所需不買山珍非求海錯畢竟圖箇甚麼沒柄笊籬無底木杓

章叔懋請上堂豎拂子曰千機萬機莫若識此一機擊拂子曰千句萬句莫若識此一句或者道和尚放下拂子別通箇消息來我也知你逐境馳求循聲流轉殊不知雲門者裏偏圓宛轉變化無窮有時出現于時桂艷秋溪播庭前之馥馥蘭芳春暖朗砌下之英英麟趾是以歌繁宗獻斯焉彌永有時退藏于密縱使汝諸根穎脫不與萬法爲侶者亦不能窺見一斑若是全身出現時絲毫不露退藏于密處文彩全彰固已罔測端倪秖如今日檀越辦供入山且道何所饒益藍田產玉非凡種堪作圭璋捧至尊

上堂佛法甚多只因連日事煩身子勞倦無暇說得今則乘片刻之閒身子略已泰然無甚佛法可說忽有箇靈利衲子出來道雲門長老說話太煞不顧傍觀若論佛法徧在一切處豈在閒忙說時有不說時無那山僧旣受禪士一段深心借五峰各位檀越物事精治盛齋請喫飽後更獻日鑄蘭雪香茗一杯爲何如斯但得人人自信得自肯承當省却山僧多少氣力不然隙駒疾霜風急顏貌看看非舊日大事茲茲無了畢堪笑嵩山缺齒翁九年面壁豎拂子曰究竟者箇不識

上虞何檀越請上堂極簡極易之道無相無作之門惟要步驟不差當入金剛眼正師子隨時哮吼不顧驚羣駭衆動容則盡揚古路斂念而不墮悄然化日是以舒長慧命從茲綿亘何待雲山漠漠煙水茫茫積年累月冒暑經寒若遊方者一喚回頭始道箇從此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謾了子細看來猶如夢中人偏歷無邊剎境醒來原在床上驀顧左右曰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至日上堂尋常總道正法眼藏轉求轉生遙遠轉說

轉不相應認著箇聖諦不爲一物不中底以當生平不肯移易絲毫要爲諸佛之師羣賢之首也大熱在以拂子畫一畫曰能向者裏識得根元信知一陽纔動葭灰萬卉俱開生面瑞靄天扉祥符祖苑塵塵顯妙刹刹圓融箇箇稟維新榜樣人人弘起弊規模既逢此箇時節雲門拂子豈可不傾誠祝讚復以拂子擊一下曰雲書魯史千秋事歌永堯風萬國心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龍樓高揭翠華簾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樵子宅中傳號令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玉人踏月下瑤臺如何是兼中至師曰鐘鳴長樂千門曙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橫趨直步看圓妙

楊悾菴居士請上堂拈拄杖曰此箇見得徹底無疑等閒露一機垂一句自然權實雙彰殺活全備終不肯坐在死水裏與蚌蛤魚蝦同一趣向是故知有底人隨緣宛轉妙用無方有時佛心儒雅皆依眞實而現相有時摧魔殄異悉從示應以立名知一切人根性解一切人黏縛俾一人安隱則人人安隱使一處清淨則處處清淨大衆秖如維摩榻上塵埃東廝壁邊雜穢且道又從何處得來良久曰今日重添上一堆

開爐上堂地爐深掘榾柮高堆閒時向火好事相商可中冷煖唯自能知世上紛譁由他莫管秖如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從老趙州撩亂激揚以至諸方互相拋擲豈謂逗到今日依舊清白不分雲門緘口要且不甘乃高聲喚侍者曰將簾子垂下不可漏洩了煖氣拍禪床下座

眞如文法師掃塔請上堂先師翁道不盡底句子處空滿空在盌盈盌無底船盛載不漏斷貫索繫縛有餘舒之光踰日月卷之包括乾坤自長水而瀞耶溪騰徧地波瀾任先哲以及後賢行石頭正路三州二本皆在裏許含英育秀諸佛列祖盡向此中出世利生有智無智並霑慈光先心後心咸歸陶冶況復現大人相垂格外機弘贊宗猷光揚祖道者哉範上座到者裏鑽仰無門計較無路敢問大衆先師翁道不盡底句子畢竟阿誰擔荷有指陳得出不妨隨緣自在到處稱尊若明辨不來問取眞如文老人

請能仁啓和尚繼席發專使上堂雍容闔悟本眞宗雪曲響雲門古調巍巍爲濁世幢王切切作迷生導主須得其人威音那邊移步必有其位夜明簾外轉機如是則身雲與法雲共彩本自無心化日與慧日

同輝何嘗有意竦聽鸞音徹天積玉橋躍朕起舞將
見妙吼震地香爐峰卻也快心但是移山門入佛殿
裏將燈籠來山門上佛祖莫測其端人天孰窺其際
薦召專使曰去問能仁和尚自然定當何故欲明家
裏事須是箇中人

王檀越誕辰請上堂舉教中道菩薩以一音一切皆
能演決定分別說一切諸佛法老瞿曇固是富而且
驕爭奈事無實據拈起拄杖曰不若雲門拄杖子打
開福德藏門運出無價至寶盌大盌小盞來隨豐隨
儉受用一飽既已忘饑諸念自然銷落指南山作壽

擲東海爲卮有者道山僧將常住物私做人情遮怯
想得箇父母未生前面目老也如是少也如是往古
也如是來今也如是只有一處不如是釋迦老子敷
演不出且道甚麼人可能定當得來卓拄杖鐵笛吹
瑤島金燈照綺筵

上堂舉黃檗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我
若放一線道從伊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
便問放一線道時如何檗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
消一捏時如何檗曰普師曰黃檗既能入境俱奪亦
解敵唱雙行其奈捏聚放開未免太傷心力者僧雖

然變通有道却也朕兆難明皆爲不了山僧不用捏
拳舒掌可以移風易俗豎拂子曰從上大老天下英
靈盡向者裏正去偏來明投暗合如寶絲網重重涉
入如有人出來道雲門與麼太煞簡畧固許汝是箇
出格英俊也須再叅三十年

請上堂白椎竟師隨聲一喝曰若是第一義但向己
求莫從他覓豈待山僧鼓兩片皮掉三寸舌竪捏烏
藤橫搖白麈然後爲得所以鑑湖遠棹水月交光徐
入雲門煙霞鬬彩過積玉橋聽潺湲之響知洞水流
長到芙蓉峴望疊嶂之高識門風浩大從淺至深次

第循歷由大佛殿登寶鏡堂致禮雍雍發言穆穆始
解道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時時奉重無違
事事報恩有據本末須要歸宗尊卑當用其語顧衆
曰且道是甚麼語門頭嚴飾兒孫力室內悠悠總不
知復喝一喝

開山澄祖四十忌上堂臘月四日乃先師翁示方便
門說最實事時節葢有威德自在如彼山王安忍不
動利益含生舌相等剎塵徧覆身光與日月恒明赤
白青黃混之不得方圓長短類之莫齊不惟利根鈍
根正見邪見求箇入頭愈加深遠尋箇出路轉見壅

汾卽使四十年來兒孫徧地各各現三頭六臂箇箇張馬嘴驢唇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紛紜指註究竟摸他頭腦不著豎拂子曰此是師翁殺人活人底欛柄今朝恰好落在孫子手裏豎抹橫該皆吾常分遂顧衆曰還有搆得者麽黃閉晝簾垂紫氣不彰寶印自然尊

解制小叅上來道箇不審盡是古人唾餘甚爲不必下去道箇珍重莫非時流恒事可以匆提人人本來具足一段大事頭頭顯露物物彰明悟不加增迷亦不減聚時不有散時不無惟桶底不曾脫落正眼不曾洞開不從父母未生前青天白日下披襟一笑未免被苦樂逆順轉移暑往寒來拘絆生死海裏風吹浪蕩不得自在縱使道得箇靜則同源動無異致猶是憎愛不忘情封未啓舉意乖違觸途成滯要得獨步大方遊行自在山僧與你畫一筞以拂子畫⊙相曰者裏知得落處喚釋迦達磨挈鉢提瓶未甞不可或甄別不來且遊徧雲山千重萬重捱過春光一度兩度再來與你說破

臘八解制上堂見明謂晝遇暗爲夜山本嵯峩水自流動東西南北不移一絲上下高低莫錯一點一向立定脚跟最怕輥入異類子細檢點來正是偏枯見解不達權變之体漢忽若月明晝午日彩夜央山頭滾浪海底飛塵十箇有五雙不知頭緒唯有雪嶺老瞿曇多年卧冰嚙蘗忘形於凍餒到此便得轉身活路以快平生果是本分衲僧氣槩逈群若休歇其心放下便穩能勇猛其志撩起便行折腰匾擔尊貴一時斷鼻艸鞵威雄百倍垂手橫身自由自在誰能拘束得你但前途去與故人相見細說生平切莫道在雲門者裏何故惟恐傳事不眞將作世諦流布

上堂舉金峰因僧問金杯滿酌時如何峰曰金峰不勝酩酊師曰展演宗猷提持祖印和光順物與世同塵渾融彼此包括始終金峰有寬洪之量洵不可及正眼覷來未免一場敗闕如有僧問雲門金杯滿酌時如何但向道酒中不語眞君子

先和尚木主入祖堂上堂不重先師道德秖貴先師不爲我說破古人恁麽道雖謂情封不立其如分別猶存旣曰道德無可爲重更有何事不曾說破我先師非身現身身滿域中無說示說說徧天下喬自在慈力猶淳旭麗天若愚若智盡覩其光暢無畏玄音如迅雷駭地是聖是凡悉聆其響紹洞山尊貴之宗

拄杖曰百千三昧無量義門皆從者裏流出無量壽如來竭盡神機思也不可思算也不可算嶺梅臘後最先開吹動春風香滿院卓拄杖一下

除夜小參靜地籌思閑裏觀望鍋邊分飯盌上添羹冬殘歲暮無非豐儉隨家事絕理融總要函蓋相應蓋循途守轍底自謂生鐵鑄成脊梁純鋼鍊就骨力彼此不敢是非今昔莫能移易事事仍舊規法法住本位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到殊不知到得者般境界正恐諸事煎逼不得安閒惟有奔逸絕塵底漢臘月三十日到來一切人說不來者好肆懸河之辨一切人行不去者獨跨通霄之步不妨挈三道五一味豎抹橫該欲知達磨於普通年間十萬里來心上爲著何事是人眼裏有珠那箇口中無舌喝

復舉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香林惟將尋常活計任意施爲大似推車撞壁將無作有以致天下尊宿互相激揚紛紜酬酢簡點將來譬如飲大海中水隨量而止衲衣下事何曾夢見今夜如有僧問雲門如何是衲衣下事但向他道火爐邊坐成佳話玉燭歌清聽野樵

元旦上堂咸音那畔嘉猷古佛堂前景致冠古冠今

新斷羣邪蔓刺荷玉笥大成之業弘開一味妙門橫身空劫已前跨脚今時路上不許月白夜行唯要雞鳴曉到奉重固不必違背則不可故我親近他承嗣他三十年間一切時中厲色時多和顏日少其道大德備實情不知說破不說破也不揀擇甘爲情忘義斷不孝闡提爭奈拄杖子當仁不讓驀拈拄杖曰一不做二不休莫道縱橫無忌諱只要推爺向裏頭卓拄杖下座

謝兩序勤舊上堂提振綱宗傳持慧命印印當風機機圓應顯萬法總一根源融十方歸一剎境蓋知正色持衡湊賴祖庭元老輸誠贊翊實資法苑祥麟和同水乳以標奇節比松筠而播美千聖有口無說處底同一音演萬人有力無作處底同一心行如斯主伴交羅乃見始終貫徹所以山僧自來五位旗鎗高縣壁上三玄甲冑棄置路傍到今日秖好唱箇自來腔清平樂謂我福輕有愧累君忍垢無涯大事既已了畢一齊歸堂喫茶

覺初慶悟禪本師壽請上堂雲門倒腹傾腸說箇最初方便休將禪道商量莫作迷悟判斷爲從僧祇劫來隨汝所求無厭好看大夢覺時始快平生志願拈

無異徹頭徹尾常新乃擊拂子一下曰山僧今日說
情托出了也有力大人能擔荷得去將舊時窠臼一
脚趯飜別轉機輪全體作用熙朕布劫外祥光廓爾
轉域中泰運國治邦寧民安物阜祖園春煥法海氷
融萬彙俱遂欣榮四生均陶化日世界一時平等聖
凡曾不異同衲僧家己事未得發明他緣不能湊合
不必深憂重慮何謂皇風一片渾無畛春色千奇在
縱橫

肅衆上堂細吹無孔笛亂打寬皮鼓釅茶八九盃戲
笑三五日觀音大士從傍破顏拊掌大聲喝彩道佛
之心兮不覆藏祖之髓兮都擠出境界風所高般若
力愈大文殊普賢正言厲色曰汝等以思惟心測度
如來大圓覺海如人以手撮摩虛空秖益自勞無濟
于事三箇老古錐互相爭論不已拄杖子聽見乃以
直判斷曰觀音大士固然和以優賢不應以冬瓜印
子妄搭文殊普賢雖是肅以涖衆未免法令過嚴各
與三十棒趁出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不見道執之失
度必入邪路

退院小參鈍牯輪耕祖父田茲茲業識已三年荅路
滑蹄恒自忖茲繩纏鼻任人牽盤旋泥水真堪笑憔
悴風霜孰可憐上下人情慵浹洽紛紜毀譽理當然
利生接物同春夢拯弊扶危歎力綿正法凋殘心耿
耿祖園仍復艸芊芊定策籌時勤舊智搪風抵露股
肱賢梵宮雍肅拼懞德龍象飽叅檀信緣惟我羞慙
深細想曾無一得好流傳慶快犂耙離項背輕身至
樂勝三禪此去優游無變異垂楊芳草看雲眠更問
渠儂端的處月在青天水在川

復舉金峰和尚上堂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
有人道得麼若有出來道得相應金峰分半院與他
住時有僧纔出峰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便下
座師曰稽功必以事為的論賞必以言為符者僧不
諒才度能將强據而驟奪之金峰不攷功審勳既許
與而復悋惜從古到今不能清楚山僧不似金峰有
口無心有一句子千聖莫分彼此萬人難辨去留有
人道得恰好雲門院子盡情分付設有人出但曰且
緩緩著今日天晚總到明朝交代

退院上堂僧問久親猊座未敢輕扣玄音末後當陽
要聞法王御奏師曰仙子持金盌佳人罷錦梭曰果
然塗山鑑水非同調別有驚天動地聲師曰上座固
禁矣山僧也快哉曰只如雙鳳凌巢一龍出海又作

麼生師曰日後再來有人與你道乃曰三載濫竽衖色旣多面上寸功匪立恢崇徒切心中一言有乖于度大違上祖典謨一行不蹈于常知辱先師化軌所以高低普應莫非合水和泥毀譽不移正是將南作北田頭也到地上也到閒時也說忙處也說可謂徹骨徹髓盡心盡力了也若據明眼證驗將來却道怠玩過時陶鑄洪規弛廢不以佛法爲事有失龍象所望不覺抓著山僧痛處只得向法堂前高聲唱道大衆大衆如是如是要識他家全意氣飛鴻踏雪思優游　敍謝不錄

復舉長慶稜和尚拈拄杖示衆曰識得者箇一生叅學事畢雲門偃曰識得者箇爲甚不肯住師曰一箇得少爲足一箇貪多無厭二大老終非大人作略山僧則不然驀拈拄杖曰識得者箇靑山養拙不爲晚綠水盟心未是遲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六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七

住會稽曹山護生禪院語錄

侍者智塵錄

康熙丙午年正月十一日入院

結制上堂本圖閒散愛高眠不謂西東已一年此事分明無掩蔽靑山綠水在門前所以遊客謳吟村人謳謠動脣有響開口成音著著與諸人提持此事省了山僧多少氣力蓋終日于中受用而有不知者舍諸而他求誠爲顚倒此等說話大似向空裏拋一塊石子打著得一個半個徹底知音可謂一生事畢旣

無其人山僧不得已再向空裏拋塊石子如有觸得著敢保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病得差如夢得醒若也錯過諸人性命還在山僧手裏乃擊拂子顧左右日敷月敷不深省定應倐忽成蹉跎

過石門檀護建普利懺會請上堂有一句絕思算開市波斯赤脚走無一句好商量枯椿開出白蓮花有與無俱埽除格外明宗猶未了須是本色道流一見而決定無疑則知大解脫門不離脚下妙菩提路盡在目前亘古亘今無遷無壞莫論是聖是凡便能入淨入穢入眞入俗現種種身形示種種方便以一偏

一切無塵不異以一切含一有法皆同萬境紛紜千機參互所以市客爭歡旅人吁嘯靈羽翀霄祥麟遊野黃花滿徑紅蓼盈灘雞啼茅舍之煙鷺點郇田之雪頭頭是本有風光物物是自己受用當恁麼時誰爲諸佛誰爲衆生誰爲天堂誰爲地獄誰爲同倫誰爲異類誰爲四生誰爲六道誰爲迷悟誰爲淨穢誰爲善惡誰爲是非蓋有一等無轉智漢情分畛畔識昧圓常認草菴爲極樂無畏之鄉以途路當究竟安隱之地總道西方是嚴淨自在一邊娑婆是險惡自在一邊不唯循聲流轉未得慶快平生亦帶累無量

壽大醫王受屈無伸如今因緣會遇時節相應不妨據款結案擊拂子曰金臂遙垂求好友盡將肝膽向人傾

蕭山吳門智愷五十生辰請上堂盡大地是箇眞實道體誰分是聖是凡是男是女盡大地是箇微妙法門孰謂有短有長有廣有狹豎拂子曰向者裏見得透信得及得其淺者可以孝敬事上可以慈仁訓下金蘭之室和氣藹然玉樹之庭春風燠若證入深者成就一切世界莊嚴一切剎境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借如是則知世齋與道齋爭緜壽命與慧命共衍夜以寶花滿樹親到曹山般勤三請欲說箇知命因由提箇出世綱要山僧既已願赴來機不妨重添註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山山列翠自多奇歲歲相看元不別

顯聖湊谷和尚至上堂雲門家裏白雪之歌新豐路上陽春之曲象王有撩天鼻孔不易唱酬師子有踞地威雄實難賡和所以山僧性同野鹿跡類飛鴻有時愛月眠遲有時惜花起蚤苟非情忘彼此理絕正偏未免遭他簡點道應機謬亂行徑異常不領石頭一枝埽土而盡賴有顯聖師兄韻高絕俗響徹驚羣

振聵提矇是其餘事特到曹山要尋箇節拍相諧底敵手故我妄通消息光輝祖道垂秋日一體同仁好弟兄

上堂天下知識門庭緜盛倉實如陵庚充如坻此時大開筵席以招賢者兩班雍肅萬指森嚴有者鍋子上索羹索飯有者火爐邊說主說賓有者道我目空佛祖不立纖塵有者道我胸藏萬有緜與大用曹山者裏冷清清地緇田易置檀舍難求隨家豐儉任意相將雖有四五十個窮酸衲子要坐要行總無拘束或來或去不用鉤錐所謂彼我皆忘而無向背驀拈

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且道來爲箇什麼卓一下曰
我法妙難思止止不須說
陶門弟子徐智暉四十初度追嚴請上堂竪拂子曰
大衆看看如來在曹山拂子頭上放種種音莊嚴微
塵世界光明開悟一切衆生入于聞熏聞修金剛大
三昧海是故遇斯光者頓發正知正見險道中廓圓
融之路塵勞內施回互之機向一念未生以前看見
本來面目千門萬戶盡底豁開罔極深恩從茲報荅
迺知蝸牛角上世界最寬蚊蟭眉間風光迥異萬法
不離心印好山都在屋頭便能圓無量行滿無量願
得無量樂證無量壽何待出離母胎囫地一聲到了
不疑不惑田地然後點頭自許曰此段光明原不分
賢愚貴賤緇素男女但有心者皆可證得老釋迦聞
曹山如此闡揚不覺手舞足蹈大聲慶讚大衆且道
慶讚箇甚麼世間出世同途事松老南山見歲寒
上堂三冬無雨無雪天氣不寒不熱西風一陣吹來
落盡樹頭黃葉諸仁眼裏也是耳裏也是面前也是
背後也是惟恐心裏不是心裏若是好捲起疎簾看
一泓淸水半鉤新月莫孤負此箇時節喝
大慶院請上堂殘山之麓大路通霄多少人到者裏

無由進步賸水之灣圓音震吼多少人到者裏有耳
絕聞荅此箇事本無滲漏豈落正偏在家裏人分上
秖要忘得失于生佛已前究根元于威音那畔不必
深思巧摸隨手把將過來可以陶聖鑄凡可以匡時
救弊可以開拓人天正路可以闡揚佛祖鴻猷所以
一度施爲一度光鮮一番敲磕一番慶快拄杖子見
如此激揚不禁踴躍乃高聲喚曰長老向謂有箇奇
特事要說無因欲默不得今日大慶院設齋趁此時
好說了也山僧道有甚奇特卓拄杖曰白雲出峽晴
堪畫流水盈門煥玉文
上堂有者六門悄悄萬境寥寥恒與諸塵作對有者
日裏紛紛夜間擾擾深得無諍三昧簡點將來一個
有頭無尾一箇有尾無頭如何得頭尾相應去天曉
玉人方破夢夜寒石女懶拋梭
陶門衆善人請上堂煙雲絢彩石壁玲瓏魚鬧翻浪
鳥遏翀霄欸乃漁歌流韻扶疎古木成章此是人人
自在受用之無盡藏也但隊進隊出總以麤心測度
淺見揣摩糞埽堆頭揀得一星以當大事正是認一
浮漚目爲全潮果具大根大器者聞著便悟徹根元
舉著便直探底蘊則知大道無相不以男女分至化

無根不以真俗異所以過去諸如來現在諸菩薩未
來修學人盡在其中同一受用同一作息體離斷常
心無異致以拂子擊案一下曰無盡藏已打開了七
珍八寶已撒向諸仁鉢盂裏了如有嚼得著者便好
因齋慶讃山僧敢不成褫你擲拂子下座
上堂舉雲蓋智和尚曰昨日登山看釣魚步行騎馬
失却驢有人揀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者
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師曰雲蓋恁麼道草鞋錢固
不著還未免條南條北從運無常欲得金輪不御至
化遠乎有籍諸仁道取一句乃良久曰絕境當年不

厭尋平田此日媿行吟山堂懶聽浮沉事高臥軒窗
月自臨
上堂良久曰有無量妙法要與諸仁說一時想不起
來復良久曰是了是了十一月十五劈面寒風無處
躲兩兩三三曝背向火可笑釋迦一生枉受辛苦達
磨九年釘樁搖櫓天下諸大老個個麻纏紙裹總不
如樊江市上相公廟裏壁角落頭張三李四一隊伴
夥不論有無互為賓主喫得醉醺醺飽齁齁地上鋪
箇破席子兩腳長伸自在眠趯破虛空不用補顛左
右曰好不好便下座

上堂人人有個本來面目信與不信皆在自己何待
謬說是非較量長短然後謂之見得諦當遠之遠矣
大衆那個是你本來面目霜葉紅于二月花
上堂舉雪峰因僧問學人大事未明乞師指示峰曰
是甚麼僧于言下大悟師曰我為君子欲天下人為
君子雪峰之心無不至矣其僧于言下悟去可謂志
以時成名因勢立若到曹山門下拄杖未肯放過在
何故鳳棻金網尤為礙鶴出銀籠始是奇
上堂驀喚曰拄杖子自曰長老有何分付復曰此時
你應出來高提祖印大闡宗猷終日倚墻靠壁東躲

西穴是何道理自曰長老言之過矣若是高提祖印
大闡宗猷自有一千五百人過堂喫清水白米飯底
大和尚我才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且縮頭又剌頭
在荊棘中豈不自討苦喫復曰恁麼則現前許多龍
象莫不孤負他去自曰長老若不恪慈悲我當出來
毘贊復曰山僧說底恐不合時宜自曰敢問其所以
不合拈拄杖曰拄杖子踍跳上天觸折舜若多神脊
梁頭將下來打破常住方甎卓一下
上堂舉德山因臨濟侍立次山曰今日困那濟曰者
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床山休去師曰兩

個漢飯飽弄箸家醜自揚不顧傍人揀點古今商量都道棋逢敵手琴遇知音恁麼見解要見臨濟德山太遠在且道曹山意作麼生狂歌思阮籍長嘯傲孫登

上堂舉龍牙問翠微曰某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參未蒙一言示誨意在于何微曰你嫌個甚麼牙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師曰翠微洞山雖不錯足隨時未免矜名而混俗設問曹山每每上參未蒙一言示誨意在于何拈起拄杖曰在他豪與富唯我赤窮身乃擲下

上堂舉南泉上堂曰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泉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師曰王老師只要出脫滯貨豈知時價不等其僧固有交易之心且無讎價之意天下宗匠判斷甚多總非當行斟酌所以彼此鈍置若是曹山當時待他道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但向他道知心不在多言語憑據何須紙半張

上堂莫談古德家猷不說今人樞要與其立正立偏總是夢中禮樂若也分賓分主無非醉裏乾坤應知有一句子續佛祖淵源之緒暢衲僧本分之懷且道是那一句良久臘月二十五

除夜小參刦前風韻一聽絕聞格外徽猷五眼莫覩世尊拈花萬古式俎豆之事達磨面壁千秋徵文獻之宜德山棒頭開筵待士臨濟喝下開路求賢循名可美考實未嘉總須按過一邊可以置之不論曹山除夜恭是平常不比東村王老燒錢哄鬼非效北禪烹露地白牛多費唇舌現前諸仁既然相聚不妨同為慶頌來年還我豐隆人人坐笑春風切為己躬下事高興無窮莫把光陰虛度羞見江東但願鼻孔仍在口邊眉毛不離眼上可消憂悶幾千重

復舉睦州因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州曰老僧在你鉢囊裏師曰陳尊宿被者僧一問大似欠了千萬貫錢到臘月三十日被人抑逼將來無地藏身却向鉢囊裏躲閃若是有膽量底將鉢囊裂破看他是何面背設問曹山一言道盡時如何今宵歸舊臘明日賀新年

上堂新年頭佛法有鏡清道了也新年頭佛法無明教道了也雖則聲調一般看來二俱失利曹山佛法不說有不說無元朝已過十日騷人韻士醉漢村夫連袂來遊載歡載歌或嘲或笑若是碩學飽參頂門

眼正自能言氣相合機感相乎倘不然者卓拄杖曰曹山今日失利

上堂問德山棒臨濟喝總置不論忽遇向上人來如何接待師曰八面玲瓏無縫罅曰秖如掀倒禪床喝散大衆又作麽生師曰恐上座不是其人僧便喝師亦喝乃曰諸方能爲雅調新聲山僧只說陳年舊話僧問趙州曰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鎮州出大蘿蔔趙州被此僧一逼將心肝五臟一齊傾出至今收拾不來呵呵好大哥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說那得知喝

上堂擧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門曰久雨不晴僧曰如何是久雨不晴門曰曬眼著師曰前無古往後無將來緝正大之業雲門當自詡之及乎扣擊乃草率應酬頓見家風蕭瑟曹山雖然冷澹不致如此荒疎或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漏笊篱撈無米飯破砂盆搗爛生薑

上堂以拄杖左邊卓一下曰此是釋迦秘藏右邊卓一下曰此是達磨家私若有克家之子兩肩荷負乃擲拄杖曰向者裏會取

上堂擧國一禪師因馬祖遣智藏來問曰十二時中以何爲境一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即今便回去一曰傳語馬祖道却須問取曹溪師曰馬祖推心而任所以其命維新智藏竭力無嫌可謂使不辱命國一簾垂黃閣化馳如神至覩無文憲章有在于細看來總屬虛詞都無實義山僧有同門亦遣問曰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對他道山好登樓看漁歌隔岸聞且道古人底是山僧底是具眼者甄別看

上堂陌上春風颼颼階前微雨霏霏隨緣放曠者未知就裏根元任性逍遙者罔測其中消息須與那一人步亦步趨亦趨成辨平生合知端的若也躊躇不勞久立

上堂野鳥鳴于高樹聲聲是威音那畔陽春村童歌于平疇句句是熊耳峰前雪曲天下明眼宗匠到此罔解分疎豎拂子秖如者個是何腔調擊一下桃源憶故人

出隊歸上堂洞山接人雅分三路雲門應機一字相酬可見二大老但有制猢猻底器械無歸龍象之體裁曹山者裏也無三路語也無一字瀾從春徂夏草鞵踏武林夜月遊筇探五洩靈蹤自西自東或出或入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擊拂子曰淸論固云多美

話信非一

結制上堂就謝陶檀越齋問風規凜肅龍象臨筵結制陞堂有何方便師曰自肯任心歇何嗟行路難進曰可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曰切莫草草僧禮拜師便打陶長文問十五日前用鉤十五日後用錐正當十五日請和尚道一句師曰少項請居士喫茶乃曰冬月坐禪先佛遺制故天下知識坐寶王刹者此日大開東閤盛設法筵賢主雍雍嘉賓楚楚喫了清水白米飯更飲甘香蘭雪茶瞬目是向上全提揚眉闡西來祖意門庭浩浩亦大哉曹山堂舍陋隘諸事

麤疎自來團聚一班⿸虍元⿰鬲元人物高處不肯攀低處不肯就心裏平平穩穩各各自謂有個恰好底道理無敢移易他一絲毫許所以山僧隱遯過時隨緣度日却被傍人抑逼將來只得拆東籬補西壁以峆嶁作高山而欲汝等更上一層乃見宇宙之寬廣因有頭角崢嶸者千般獻巧萬態誇奇也須向草窩裏輥出幾身白汗然後到山僧根前與你道個不是不是何謂劫壺空處乾坤別陶謝風醇日月長

結制小參無能為法殘山甘守鈍之愚閒適有餘村畝竊耕雲之樂四時遊客不辨西東喜者任讚怒者

由毀一鉢高人無分遠近有志則留無心則去無為而無不為事事準的不說而無不說法法全彰所以諸佛于此間咸稱自在列祖到者裏俱悅現成同一機用離正離偏共一境照忘賓忘主已是平地起堆空中畫彩更欲勞心苦志剋日定時霜清面皮鐵硬脊骨究竟已躬大事因緣譬如長者諸子志意下劣不信是父有大家業乞食貧里流落窮途是為可鄙何堪持論秖如龍門高啓依然涓滴不遺十方聚首不礙塵沙剎土者裏著得隻眼可謂坐致太平無拘無束其或別有商量切莫喚晝作夜喝

上堂達磨與神光安心馬祖謂即心即佛又有古宿道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者些古錐說心說性說有說無惑亂人不少曹山無許多事自有眞實相為處若承當得可以丹霄獨步慶快生平大衆要知眞實相為處麼乃擲拄杖下座

上堂朔來日色溫和夜間天氣寒冷燈籠露柱商量瞌睡漢如何不醒高聲喚衆衆舉首師曰明眼人落井

上堂舉臺山婆子因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行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也僧舉似趙

州州曰待老僧勘破伊亦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州便行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也州歸示衆曰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師曰臺山一條坦蕩之路遊歷往來不可勝數無一人不受伊稽查抑遏咸商客販夫莫以為意獨趙州抗步劫前軒眉霞外然未免向婆子門前鷹頭鶻腦終非堂堂之敵拄杖子豈肯放過大衆若知得趙州步驟則不被人關防管轄如或上或下可南可北前面去大有人勘破你在

上堂舉石頭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禪頭曰甎磚又

問如何是道頭曰木頭師曰石頭老祖吐稱心談說無味話從古到今不知驚動多少人盤錯交加究竟不能詰其根源若有問曹山如何是禪玉琢麒麟水底眠如何是道紙糊鵓子空中叫且道石頭底是曹山底是有人分踈得下步步踏着實地事事徹見根源如曰不然豎拂子曰來晳可鑑

上堂門對遠山靑開看流水綠谿邊石女歌不是尋常曲既不是尋常曲且道是何格調若是其中人具向上眼終日喫飯不嚼粒米終日穿衣不挂寸絲影現身雲瀾鼓口海便能移宮換羽響激驚群登峰嘯月坐地豪吟頭頭露空劫已前面目上可以媲美先覺下可以獎掖後昆於一切時一切處恁麼也是不恁麼也是恁麼中不恁麼也是不恁麼中恁麼也是其或倦思臥渴須茶前村遠後路賒敲門試問葛洪家

上堂看子湖狗似覺勞心弄雪峰蛇終為費手賣曹山奴猫頭無人敢說價販鎭州大蘿蔔近時不直錢室中高臥却言信息難通量外酬機猶道水泥太煞山僧今夜要與諸人相見以何為驗良久顧衆曰仲尼溫伯雪傾蓋成相知

商門淨珺請上堂雲嶺老瞿曇從始至終將法付法面壁胡達磨自西徂東以心印心疑誤後人謂成就無量劫來莫大之事所以唱者成群和者作隊擘夢裏空拳撮空中閃電為黑夜燈燭照曠道昏迷看來像三家村裏老學究教稚小頑童讀上大人相似成何模樣曹山總不用其韜略若欲繁衍家猷有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時開演自肯演信隨汝詳擇其可入者拈拂子一吹曰摩尼果中如是說

石門悟禪為徒出關請上堂特權語谿船遠跨錢江水不辭霜露寒求說一句子應知此一句子方圓任

器長短隨宜包天地非爲大混微塵不謂小佛祖難尋縫罅人天莫辨端倪山僧到者裏也加一毫文彩不得除是出格道流照物眼正諳謞任他諳謞判斷由我判斷卽此離此破涉世之籓籬無住而住樹箴時之標的自然祖師關生死關應時豁開曹溪路石頭路歷踏無礙不妨南山油然作雲北山霈然下雨如水上捺葫蘆旋轉圓活豈肯守在一隅今以多種方便已將此句搓圓捏扁精分細縷撒向諸人懷裏了也大衆且道是甚麼句聆𦖋遊子還故鄉其樂陶陶安可比

長至上堂語無二種事無一向陰極陽生大來小往猛虎鑽入鬧市鯉魚跳出高山荊棘林不妨轉步平坦地正好移身森羅萬象提本分鉗鎚土宿泥蟠碎倚解窠窟三家村裏醉翁全彰大用十字街頭浪子賣盡風流却憶當時達磨與梁武帝相見意不相合口悱悱心憤憤山僧思量忍俊不禁直得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我笑達磨梯山航海而來不能以一言悟主惶恐殺人今日若有進得一策不但與達磨雪憤聲寃亦見天無言四時行地無言百物生增一些不得減一些不得是汝諸仁還有借籌而畫者麼

卓拄杖廸一人使四方如卜筮

復舉僧問長慶如何是合聖之言慶曰老僧被闍黎一問直得口似扁擔師曰長慶恁麼應機雖謂不矜不伐其奈法海中泛無津梁設有問曹山如何是合聖之言但對他道史筆書雲徵有信氣蒸葭管動飛灰

上堂舉南泉因僧問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泉曰父母已生後鼻孔在甚麼處師曰南泉朗天表日月者僧借寰中風雨且一狀須過父母未生前已生後不必繁言汝諸仁各各有箇鼻孔摸得著底通個

消息來良久山老樵歌遠松高鶴夢長

俞伯英請上堂舉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也大奇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牡丹召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曰陸大夫觸事興懷文人雅思王老師白日昭昭愛說夢話最好一株花離披狼藉從古以來無人料理是爲可惜爭如今日俞伯英居士特詣山頭也不誇尼山禮易詩書也不問竺土偏圓頓漸惟以家田米辦清淨飯不管細爵麤飡秖向稠人廣衆之中要覓個知味者心如墻壁跡似風輪眉橫眼上鼻在口邊各安其位不

亂其常願已畢矣致令陸大夫王老師在背後拊掌稱讚曰善哉善哉此是高遠曠達之見吾何可比例設到曹山門下還要勘其力量果大然後以千斤擔子放在他肩上不知大衆如何相許卓拄杖須知歲寒操惟有古松枝

上堂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拈起拄杖曰拄杖子隨根隨時如應而說汝諸人作麽生承當遂以拄杖打趁

晚叅舉眞歇了和尚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謾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麽生是到地頭一

句師曰歇祖恁麽道觀機逗敎應病與藥曹山要且不然道得第一句却被拄杖子謾識得拄杖子正是千里萬里如何是到頭一句此去紹興城不遠

上堂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山僧冷暖山僧自知諸人好惡諸人自剖秖如眼耳鼻舌身意擯却色聲香味觸法有過咎無過咎良久且放過一著

空明菴兆君靈木請上堂橫按拄杖曰秖者箇挺特不群剛大難並具淸淨海眼有不思議手碎聖凡窠臼總一玅門攝無邊世界歸一剎境擊靈樹開劫外之花剪稠林示正中之路所以深淺隨宜高下共適朕兆未分時却也通身顯現君臣道合處依然文彩不彰其奈有時橫古路鐵蛇踏著底從古難逢有時爲翀霄彩鳳覩見者至今罕遇既要佛種不斷須得現無盡身雲以廣長舌出妙音聲充徧十方令情無情等自朕明達不由他悟拈拄杖空中旋轉乃擲下曰大衆換却匙箸拈起鉢盂赴堂喫齋

上堂釋迦爲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渾身泥水總堪愁遶磨欲覓大乘根器自遠而來抗步風塵終是癖曹山有個施爲恰好句有道得底可謂同心斯焉把臂良久曰諸人既不靈利且敎拄杖子出來道看驀

拈拄杖打一僧曰分明記取

大慶谷虛靜主祖機監院同請上堂從上的的相承底事曾無畦畔分疆不以西東列界惟有志者心量廣大等虛空肝膽皎潔如白月變化千奇玲瓏八面心相體信出入無難自朕臨事不落偏枯應機不昧終始行一令百谷朝宗說一言千山仰止不獨峻厥家聲亦能綿延祖冑其或堅執未融怠慵飄忽日月逝于上顏貌改于下斯抱道高流之所深慮安得到大慶快時節我道要得慶快有甚麽難喝曰菩薩聞此音其心大歡喜

上堂冬行春令寒暑不正此為世上常談舍妄從眞契證無因斯為法中大病縱使中道勿居猶是隨聲逐色離却中道二邊且向甚麼處著黑膝崑崙踏雪行

上堂良久喚一僧僧出禮拜師曰聞聲見色尋常事切莫逢人說短長下座

上堂豎拂子曰恁麼者相識不須多語不恁麼者一雄可當萬夫設使恁麼時却不恁麼不恁麼時却恁麼彼此不分迴趍向背猶被虛空開口笑郢曲自來白雪多熨斗煎茶不同銚擲拂子

晚參舉黃檗示衆曰汝等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曰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師曰阿順以為榮拂逆以為患事固常情此則因緣實是難辨從古以來判斷者多盡是噇飽酒糟酩酊過日且道黃檗恁麼道為復阿人之意耶拂人之心耶有辨得的許他有叅學眼拈拄杖曰辨得辨不得有殺有活不可作野狐精見解

餘姚檀越誕辰請上堂須彌山高大未足為高香水海深廣豈得曰深豎拂子曰惟有此個法門窮之莫竟其巔探之罔測其底果是信心廣大者深入其中便好改禾莖為粟柄以小壽為長年一切世界因他建立一切功德依此圓成處處顯本有家風頭頭是通方活路七縱八橫隨流得妙然今日檀越生辰自姚江而到曹山要向曲彔木上如法讚頌更說個甚麼可以隨順機宜良久木鷄夜半啼雲麓芻狗天明吠遠村

請上堂夜吟茅店月曉踏板橋霜於本分事未得徹頭徹尾不明不暗終是孤負己靈直饒眞正道流利劒其牙血盆其口一日三飡粒粒敲破不取一物不

掛一塵忽然境風藉起識海騰波在生死岸頭視沉若浮有甚麼氣息山僧向來口門緊閉滲漏全無茲以因齋慶讚為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豎拂子曰釋迦老子來也還見麼擊一下曰水窮山盡逢來客鴻雁歸時見寄書

上堂階前雨滴聲窓中紅日影此句最相應不但無人省三世諸佛劈不零星歷代祖師捏不成餅山僧可作傳語人不敢輕于汝等梅花竹裏暗生香漁父蘆灣移夜艇卓拄杖曰領

解制上堂拭去鉢囊塵穿起草鞋鼻蹲霄漢以低昂

任西東而出沒放行無位真人開眼不覺曉坐斷空劫自己不卧萬年牀靜時凡不能尋聖不能覓動則神駒逐日妙翅搏風自己有如是威光不能運轉靠著蒲團做長夜大夢喫飽粥飯說太平清話蝸牛角上論世界廣狹蚊蝻眉間較尺寸短長只嫌山僧恪借家私不容假借既到此個時節敢不傾心分付欸歎一聲曰秖者些兒抵萬金

華嚴期俞伯英請上堂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所以金風淸四野炎氣玉露爽三秋天氣寒碪流韻萬家丹桂飄香滿路可謂時節

已至妙理全彰能向此個時節大開正眼洞徹真元者邊那邊自應獨步是處非處信是無雙快斯文而璀璨培慧脉于靈長如是則未登普光明殿古佛本懷已暢不遊煙水百城當人功行早圓心中有何疑義而不冰消瓦解雖然契證則不無要得淋漓放曠兩不相傷更聽山僧授記乃顧左右曰汝等有智者勿於此生疑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七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八

侍者智愷錄

住嘉興東塔廣福寺語錄

康熙戊申六月八日入院

山門福城東際大塔廟中一門深入千聖從風拽杖便入

佛殿東舍拋梭西家織錦是假非真有銓無準若欲親見如來不消一哂

伽藍毘贊化元樞衡中外所賴同心鉤簾歸燕穴紙出蠅不勞著力

祖師靈峯家業鷄岫根基總被者一隊漢敲徙遷流如不改絃易轍何由再見熙時

據室從上大老向者裏商量有句無句傳授大法小法皆爲互相欺誑新長老且不然卓拄杖知止致實徹方訪放勿非

檀護疏孔夫子錦心繡口胡達磨玉髓金精盡在其中卻有些譎謟處有煩對衆宣明

山門疏催倦鳥出幽谷逼生魚入鬧籃不是家親作祟敢將醜拙播揚

指法座曰陽春高唱和者寥寥巴里輿歌同聲濟濟

山僧今日也是隨風轉調去也乃陞座拈
王臣檀護香畢復拈曰春風裏未許生根烈日中不
容長蔓秘藏則市客驚疑衒耀則時人怪笑第三回
拈出專為
傳曹洞正宗二十八世前住武林報恩寺愚菴老和
尚以酬法乳遂斂衣趺坐天寧和尚白椎曰法筵龍
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好箇第一義被天寧和尚一
椎擊得粉碎如有補綴虛空底妙手出來相見看（問答不錄）
乃云五十年前我雲門師翁於福城東大壇廟處說
一切佛光明照耀法門時有一句子狼藉在鴛鴦湖

畔角里街頭光踰日月聲蓋古今未見有盡心撈摸
竭力丕承致使風磨雲拭艸蔽苔封山僧操山陰夜
棹挽檇李孤筇受命而赴觸熱而來秖要求一箇向
石頭路上踏得著時雖在熱爊爊時自然徧體清涼
或到冷氷氷地管取通身和暖自然皇風一片道合
君臣澤被萬方情無背向當為稱慶道雲門猶有好
兒孫在如其所止猶在本處此時天氣炎熱姑待後
五日看
復舉青原思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原云廬
陵米作麽價師云轉大人劫前之步弘先民格外之

懷青原老祖可謂垂衣裳而治千載一時爭奈者僧
志在竊祿猶然門外趦趄要知廬陵米價太遠在今
日設有問新東壇如何是佛法大意但向他道暑澹
東皐三伏雨涼生北牖一天風結椎下座
當晚小參秦山鏡水箇閒人白鳥青猿意始親彤管
忽傳天外命重來鬧市強橫身固知高提祖印弘闡
宗猷須積功於微塵數劫能應身於恒河沙界動靜
去來等皓月流空光分衆水卷舒出沒同白雲出岫
影徧千山或住闤闠大剎或居蓊蔀茅堂事事廓劫
外真機法法揚箇中妙旨要他類也類他不齊混也

混他不得所以家聲浩大門庭不致寂寥山僧道德
既乏純全施為絕無巧妙秖學得箇雕蟲小技將對
大衆試之遂豎拂子新玉板舊犀椎木人拍手野老
掀眉短長任意縱橫吹卓一下此般風韻少人知
復舉石霜因僧問真身還出世也無霜曰不出世僧
曰爭奈真身何霜曰琉璃瓶子口師曰石霜玉壺中
高歌夜月閬苑裏坐嘯春風被者僧輕輕一撥便乃
逐煙火於人間望偃山若天上雖然要見石霜也大
難何故石女驚回夢月明在畫樓
上堂爍石流金通身白汗短巷長街周行踏徧接官

亭溪爲攢眉矣家檣甚生憂患福城寶堦誠迷津蘭
櫂實宿室明燈肎作蹶泥委蚶山僧今匏提持向上
風規要與諸仁同一心眼同一受用大家策起眉毛
看遂擊拂子以此得入乘雲不用覓丹梯
上堂默無爲以養志墮在孤峰頂上語大暢而隨流
落在鬧市街頭若謂語默雙遣神龍困於寒潭如曰
語默全彰彩鳳縈於金網山僧有箇儻句舉似大
衆拍禪牀世間樂事千般美爭似清閑一味高
上堂舉盤山曰諸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
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眞出

家師曰盤山恁麽道有過秦山者或頷膽於畱連有
懷楚璧者或矜持於利害其或如是出家誠謂生亦
流浪大衆且道盤山是東堦是有檢點得出實不枉
披法服如辯不得浮雲知逆旅白日莫蹉跎
上堂謝衆檀護齋豎拂子曰此是世出世間一切聖
人所證底三昧已拋向諸仁面前了也惟能達本窮
源則知從上門風如杲日昇天同一照臨衆流入海
同一鹹味不分貴賤賢愚說甚涇渭清濁若也得其
全體鬧市紅塵主賓互換和光混俗偏正得宜整治
東曾家風不借別人手脚斟酌西來大意肎惜自己

眉毛有時帝命傍分化才密運有時全眞養素文彩
不彰若也顯其大用把天關掀轉將大海趯飜蕩邊
邪異徑示中正坦途縱橫絕跡無私逆順皆成方便
奇特果然奇特諸謌太煞諸謌待山僧勘破伊擊拂
子曰受囑允在當年秉衡實惟今日
白洋朱檀越同自由洞明雪照復古鏡清寺請上堂
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我佛世尊
固是一多無礙舒卷自由終於功勳邊著倒須知盡
乾坤大地無一物不現寶王刹盡十方世界無一時
不轉妙法輪穪古不必有論今不必無所以恂典者

裏水清似鏡山翠如屏蘆花颭白楓葉成丹妙寶刹
境不屬變遷匏郵人語野艇漁歌鷄鳴月下犬吠煙
中大法輪音曾無生滅若當人正眼洞明昕眉照雪
分曉無惑不疑佛不疑祖不疑古不疑今不疑成不
疑壞能如是奚待檀那深思遠慮籌畫經營然後謂
輪奐重新法輪再轉耶可令釋迦老子滿面慚惶山
僧亦通身白汗敢將餘事謾汝諸仁拈拄杖寶刹現
也還見麽卓一下法輪轉也還聞麽縱使聞見無有
錯謬猶是諸仁自謾何謂往來成今古日月自常新
顯聖埽墖衆請上堂若耶溪把斷要津涓滴不流香

爐峰横亘太虛羣山落翠行如來慈推怨破敵以平等慧陶聖鑄凡竭水成冰法法森嚴蒸砂作飯人人可飽非堂頭法兄安能大暢宗猷光斯盛業惟我愚菴先老人有一段真實事誠切醒人掉在雲門路上未見有據實商量今到祖翁家裏對家裏人纔好分袝豎拂子從上推此最爲尊貴幾多人紛錯如織揚古路兮匪遙傾素懷兮促膝擊拂子此事分明試甄別

上堂入院纔方半年出門忽經四月歸來細問短長靡不眉毛厮結所需日用艱難債負連催累逼偏愛

相聚過冬要合舊規古轍般般手裏撮空事事水中撈月因斯徹底思量露盡生平醜拙惟有大段關心可對諸仁直説翻身脱落枕頭切莫驚人叫屈喝

上堂昨日雨今日晴不容計較祇要識得自己饑卽餐倦卽臥我當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驀豎拂子者箇是山僧分上底如何是諸人自己之事良久擊拂子風冷天寒不勞久立

上堂商量打七七期已畢蚤起晏眠費盡勞力人人有箇本來面究竟不識其實要識也不難擲拂子慙愧不堪言宋人遇周客

請監寺知事知浴侍者上堂祖胤繁時能長能久宗猷奕世無塞無壅所賴同心一德者堪任其重克耐其艱上下謙和高低響應譬如寶印當空重重顯妙金梭夜織文彩縱横不循名則名飛刹海無求譽則譽藹江湖豈似趙州在東厮頭呼喚文遠臭氣薰蒸設要裩剝一切人鵰臭布衫俾伊襟期裂破脱體風流必須入水乃見長人有者道此箇事業説則容易行實煩難據山僧看來也無易也無難弟兄努力忘疲歇自有春風上畫欄

除夜小參三三一九四四十六恁麼道人人謂從曠

劫來底事極是分明毫無錯謬見聞覺知天真而妙穿衣喫飯不用思惟坐無爲牀飲太平酒其爲歡喜無量及乎道三三不是一九四四亦非十六箇箇手脚忙亂意識紛馳蓋因瓢笠孤征雲山萬里艸鞵底不曾踏著正脈見人說是亦以爲是見人說非亦以爲非故到臘月三十日顛倒迷昧觸緒憂愁向來貪得小利如今大事不成也然則山僧有箇方便是也無歡喜不是也無憂愁又恐諸人不肯聽信看拄杖出來善能和會拈拄杖卓一下曰一言以蔽

復舉長蘆真歇了和尚曰處處覓不得只有一處不

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師曰長蘆老祖揄揚劫外家風可謂舉逸民欲使天下歸心然究竟那一處猶屬茫然不能指示大衆要知那一處麼鯨音一吼驚回夢牆角梅花總是春

上元上堂纔見賀新年倏忽元宵節多時不說禪舌頭硬似鐵可怪然燈佛誘人向光影中應頭鶻腦東湧西沒長者探頭太過短者視之不及山僧素所醞藉底被伊盡情漏洩且道漏洩箇甚麼鬧市笙歌夜畫堂月一檐若是知音者吾今不再三喝一喝

結制小參一向嫌富貴態度今夜還冷澹家風所謂

內空外空倉廩空鹽醬空惟有諸人心地不空心地若空敢保及第而歸一場富貴一向說廣大境界今夜談狹小規模所謂人少事少寮舍少受用少惟有諸人妄想不少妄想若少管取馳求頓息慶快平生拈拄杖曰拄杖子道既爲長老當說佛法提振綱宗因甚只說閒話卓拄杖曰山僧被拄杖子勘破

結制上堂曰暖芳郊風和紫陌福城道岈枒眼垂青郵巷竹籬梅花似雪萬年公子醉舞任歌百歲童兒快騎竹馬據實而論正是窮子未歸風塵落魄所以東塗竈無傳火之薪罌無鼠耗之粒欲開箇陳年冷飯舖面不拘是凡是聖神來鬼來總教他高懸鉢袋脫卸艸鞋永歇馳求頭本不失雖曰風冷一堂卻也意明千古其奈東廝頭三三兩兩浴鍋裏擾擾紛紛訕笑者多相知者少試問大衆笑者笑其何事知者知箇甚麼卓拄杖曰驚蟄時到雷乃發聲

上堂靈雲睹桃花眼中有靑香嚴聞擊竹耳裏無竅東塗遊人作隊翊翰成羣或夕或朝自相喧聒如何得恰好去亭午日高春色暖衙門笑指畫圖看

上堂天地日月萬物性情古無變異今亦不差可怪當年胡達摩萬里重溟九年面壁好與三十棒且道

過在甚麼處良久曰雨息天無際風高樹有聲

上堂雜花林裏日鬧靑鶯明月汀前斜飛白鷺大家識取本來面目若到一口氣不來道箇春光無向背花枝任短長堪作甚麼豎拂子三世諸佛在拂子頭上奮無礙神力出妙寶音聲道一法諸法宗諸法一法攝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既是萬法歸一究竟一歸何處以拂子劃一劃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上堂二月十五春光過半風雨洗天郵歌動地花明曲岍鳥語深林機玄曉徑迴絕今時句入寒梅全該劫外莘此而知標　恰可見猶有在背地裏冷言冷語

道東嗆長老鉗錘不妙鍛錬不精無法爲人說無禪
與人叅未嘗見其施疾雷閃電之用以啓聾瞶何也
喝一喝曰非曠達宏識不能明見若此

上堂擧玉泉皓禪師因僧入室次有狗子在傍泉叱
一聲狗子便去泉曰狗子卻會你卻不會師曰玉泉
大權柄在掌握納英靈入彀中可謂竭盡機思未免
無事生事者僧恰似飽叅底人雖逢御饍而不願餐
終是不攙不尬揀點來總與三十棒其中利害三十
年後有人知在

上堂擧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仰曰我說

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仰推
出枕子溈山曰寂子用劍刃上事師曰調高韻古流
出胸襟洋洋之美無可爲喩若是劍刃上事仰山直
是未在或有問山僧法身還解說法否亦曰我說不
得別有一人說得說得底人在甚麼處但曰五以天
下讓漢風所以高世

上堂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卓拄杖菩薩聞是法
疑網皆已除秖如冉里街頭紅塵四合雙溪橋下綠
水長流酒樓上歌聲宛轉肉店中笑語從容旣無委
曲自不疑惑現前大衆如何堪任擲拄杖達八大觀

馳驟合度

勉叅拈拄杖曰者箇說有執筌失旨者箇言無懷寶
迷邦若要衆德以之繁廣諸門由是圓通有稽大衆
出來道一句良久曰道廣逢人少郵醪見客多

尼道眞恒修祝師壽請上堂如今者世尊從生及出
家得道轉法輪亦以方便說者些艸料非圖造次羊
鹿情性大小不同愚智程途短長有異我看黃面老
漢注意設心如是而已山僧則不然從生至出家今
年五十水際山巔煙雲開斂春寒夏熱時令不遺饑
來喫飯倦則高眠雖示種種大垂平等別無長處何

可慶何可讃獨有發憤奮起者一擢修途不憚驚濤
險阻直抵福城要觀格外繁華劫前黼黻豈可以佛
法當人情遂竪拂子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

尼智聞薦母請上堂綠暗紅稀鳥啼深樹堂閑洞開
曾無障礙利根猛達之人横身直入則眼所見足所
履種種諸法悉是本有處衆生而業海遷流生死相
續也不曾遺失一毫在諸佛而法身圓滿妙用無窮
也不曾增益一釐東嗆尋常有一張大口也解談天
說地謾漢欺胡如今秖堪挂壁敢復有所指示有箇
尼智聞適才問曰我母死了燒了還在裏許受用也

無山僧但拊掌大笑曰真人面前莫說假話
師誕日尼淨鼎請上堂畫梁上紫燕喃喃好音在耳
蔆薄間黃鶯碌碌實意分明極靈利漢子都作境會
卻言禪可參也道可悟也忽春忽夏或雨或風長年
意識紛飛終日眉頭攢簇被諸方肯重特酌衆海以
稱尊極南山而爲敬謂慶無不宜始終不改正眼視
之大似無底砂盆且拈過一邊山僧父母未生前有
則奇特因緣久祕而不輕意告人今因石門鼎禪精
勤不捨再三咨決是事云何豈得不盡情說與諸仁
良久曰午上有齋喫不須叫肚饑

蔡彼度請上堂舉教中道有大智慧人一念發道心
必成無上尊不生疑惑者豎拂子曰莫不依憑者箇
所以三世諸佛憑著者箇塵刹現身淺深類應歷代
祖師憑著者箇葉葉傳芳燈燈相續天下善知識憑
著者箇抽釘拔楔逆順皆可衲子憑著者箇放捨身
命隨處得宜現前居士憑著者箇安住善根心無退
轉山僧憑著者箇意不在言來機亦赴擊拂子果是
具大智慧疑惑不生者卽者箇也無著處擲拂子
佛誕解制上堂卓拄杖曰其音和雅衆響克諧要迭
唱迭和悠悠古今肯向者邊那邊甘受餧餒氣息卽

使釋迦老子不避喪身失命鑽出頭來說道靜而莫
動纖塵動則任窮法界恐諸仁未必相信我有微妙
伽陀於動於靜無所分別與你說了言上天台去行
須過五臺復卓一下
出隊歸上堂鴛鴦湖邊無心呼艇去山陰道上有伴
喚舟還兩月之中風雨觀人事之幻跋涉忘苦身之
勞說箇生死無常光陰迅速汝等已是厭聽憶過錢
塘江時有則奇特因緣舉似大衆潮平兩岸濶風正
一帆懸
上堂舉曹山因僧侍立山曰今日可殺熱曰是秪如

恁麼熱向甚麼處迴避山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
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山曰衆苦不能到師曰不
以世界炎涼易其行止非因境物遷推違其時候曹
山家法固可經天緯地貫徹古今然就中猶有滲漏
在東塢門下又且不然有問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
避但向他道適意自能忘好醜從來真率見英雄
解夏上堂颼颼秋風撼塔鈴飄飄梧葉墮空庭試問
參玄湖海客由來本分可相應若相應也日月不離
藤笠上溪山總在艸鞵邊二六時瀟灑無拘一切處
風流自在其或未得相應寺橋話別旅館尋思途路

波吒精神浪費山僧不惜眉毛爲汝註破生平難就緒兩鬓易成絲

師誕日衆弟子送法衣請上堂人人有箇本命元辰各各有片袈裟地面皆由自己不知下落迯正信路失妙慧門故嫌短算者謂時速電光愛長年者欲壽同劫石箇黙來盡屬妄緣終成隔礙果有頭腦淸楚洞徹源底春往秋來飢餐渴飲動不違時靜不失候舉措消歸自己縱横不墮前塵乃能金刀細剪裁成諸佛乾坤玉線暗穿緝就列祖梯橃舒則機機互應法法該羅卷則千佛無以傳授羣魔不得闚名若也

舒卷絕跡彼此忘形延促均歸一旨始終匪越刹那到者裏說箇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猶爲賸語顧左右曰汝等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我觀久遠猶若今日如不信欄柄在山僧手裏再聽處分豎拂子曰此箇明明無向背大家俱是舍那身

受越州東關天華寺請上堂放曠於威音那畔重自己如泰山太殺尊貴淋漓於今世門頭輕諸聖若鴻毛猶爲狼藉據實而論無非郵帘醉客規模未是衲僧全該妙挾故要擔荷過量事須得過量人正偏兼到情謂俱忘說中無說路行中無行跡總千岐而得旨攝一切以歸根一〻處明千處萬處騰輝一機轉千機萬機相應如是則居五山宛在天華明月在天隨波影現住天華不異五山白雲出岫無意去來庶使祖父家聲綿綿不墜浮幢刹海面面常新豈可愚頑似某者言行未出庸流名實不乎上下承耆舊檀越謬加推奬恐令明眼以作笑端旣不容辭謝感與愧并敢向眞實人說句眞實話召專使曰還知眞實話麼欲衍嘉猷千載事同堅鐵石萬年心

上堂夫爲長老者應說此佛法談此禪道與諸仁究竟大事因緣豈可長年碌碌終日皇皇非孤筇獨熱而往則扁舟載月而歸不惟孤負諸仁亦乃埋沒自己當此時也鴻鴈來賓豺乃祭獸菊有黃花蟄蟲咸俯世出世間法法成就山僧今夜少朋因有舊日風格特與諸仁說了良久擊拂子曰斯言不渝

上堂蕭蕭黃葉滿庭颼颼秋風一陣觸著毛骨俱寒說與諸人不信時常冷地思量實是心焦氣悶此事久不提持今朝豈復慳恪良久驀喚大衆衆回首師曰汝等若勿生疑決定自知少分

結制小參五山無語向人傾聽說先宗舊典型生死路遙無定止從今驀脚好消停所以過量漢胸中自

有文武隆平之制江南塞北無非本地風光春熱秋
寒總是現成受用豈肯觀强弱之形聽三軍之令向
別人面上看氣色冷暖其或意識奔馳情緣紛擾我
知伱到一口氣不來時一毫不能假借不若如今七
尺單頭有箇真實名號各自記取
復舉德山因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
打一棒曰道甚麼峰曰不會明日復上請益山曰我
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峰於此有省丹霞淳和尚
曰德山恁麼道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只具
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
玄妙旨石女夜懷胎師曰仁恕首逆威雄載道在德
山無以過也手握王綱口含天憲惟丹霞所能當之
然則二大老一箇說有一箇說無終被後人檢點設
有問五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但道得意當
年堪一笑安心此日在三椽
結制上堂良久曰踏過萬疊雲山看徧五湖煙景旅
亭草店獨宿高眠鬧市紅塵酣歌醉舞心裏不為是
非惑亂境上不為逆順遷移究竟論之正是在人家
屋簷下墻壁邊東鑽西摘底功幹堂奥中有天曉不
露底風規未曾窺見跡不辭風雨到五山來可謂入

門矣陞堂矣要見堂奥中事有何難哉卓拄杖曰九
旬三箇月放膽好安心
上堂悟底人好惡長短一一分明迷底人高低上下
頭頭不昧語不相違句無向背此二種人到面前如
何分他是迷是悟分別得出許伱參學眼正若分別
不來山僧讓汝去也以如意擊案一下曰樊噲闖鴻
門
上堂樹寄鳥聲和夜清月色好達磨會不來面壁空
懊惱諸人如會得隨意卸酩飲一杯若理會不來謫
僊去後相知少呦一呦
上堂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去極是十分好語聽者
如風過耳秖問伱即今在甚麼處或有承當底出來
將錯就錯其奈五山未肯點頭在何故千里未雄鴻
鵠志一枝喜托是鷦鷯
上堂舉投子青禪師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僧曰相傳底事如
何子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僧曰恁麼則入水
見長人也子曰只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子
以拂擊之師曰展托先猷恢彰舊業投子和尚當不
後達摩開疆少室衍祚新豐綿綿若此但相傳底事

恐者僧鹵莽承當似無轉變山僧今夜分疏不來明日爲衆說破

上堂風霜操其常柄毀譽任其衆言笑古人之未能忘自己之無猒此山僧三十年前親證法門今日舉似大衆拍案一下曰但自歇狂莫從他覓

上堂釋迦已過去也何必追思彌勒猶未來也不消預慕正當今日汝等有智者切勿生餘疑且道不疑箇甚麼我是英雄大丈夫

上堂終日穿衣不曾挂著寸絲是凍不殺底榛子終日喫飯不曾嚼著粒米是餓不死底規模大丈夫不由也試問諸人如何是大丈夫事樂意風塵似故園江鴻不必傳消息

上堂舉僧問雲門學人正在迷途請師一接門曰道甚麼師曰雲門披羅撤棘示以坦途可謂爲人徹困看來猶欠一著在者僧識路茲茲雖受恩恐未能存心於必報設問山僧學人正在迷途請師一接向他道不接爲甚麼不接我若接汝則東西南北去也者僧果是箇知恩達本底自然平步康莊山僧恁麼道也欠一著在有人簡點得出許他參學眼正若簡點不出朔風正寒不勞久立

上堂山門頭事我先分付了也僧堂裏事汝已知有了也十二時中事若何如商量不下待山僧爲汝指出橫拄杖以手度曰恰好七尺

上堂舉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山曰不醫僧曰爲甚麼不醫山曰敎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師曰曹山固有驚人之術且無絶病之丹若是山僧待他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不妨道近前來與汝診候看他動靜便好與本分湯頭敎保者僧出身白汗輕快生平雖然山僧恁麼道也是對證施方應病與藥要見極靈提劾者卓拄杖曰庶幾其人歟

上堂錦繡纏於胸中絲綸舒於掌上奉重一人高低應制權分多士上下和平寶鏡堂前謂無紘之瑟福城道上響白雪之歌到者裏見得世尊拈起底分明無惑達摩直指底徹底不疑也只許汝一半若是那一半明日看

上堂三世諸佛順水行船歷代祖師隨風轉舵天下老和尚沙裏尋油水中取火五山門下描不成畫不就勿妄宣傳諸人必有摩天之氣動地之雄出來試箇手段良久顧左右曰三千去後今誰是

上堂舉廬山化城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鑑曰不欲說似人僧曰爲甚却如此鑑曰家醜不外揚師曰有事不言食榮惡辱蓋化城器量未廣大也五山家風設遇其人好醜盡情播揚絲毫不敢隱覆爲甚却如此總要一切人知有且道化城是五山是出來說得有來由拄杖子自有賞罰

上堂錦袍玉食時人所好垢面鬔頭時人所惡是世間人背寒向暖底意況致身鬧市不爲喧縱步孤峰不爲靜乃林下人隨腔換調底情懷衲僧家都道我行履處一切是了山僧却言不是拈拄杖君不見鄰炊暮煙歇霜月四檐清卓一下

上堂棒頭上天迴地轉一喝下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慚皇殺人向棒喝未施已前開得隻眼不獨四方決擇之志以酬亦見少室高風未至寂寥然則五山門下放過則不可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英俊若聞便應洗耳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老婆舌頭好說上下孔夫子且請過一邊五山者裏中人以上者也與三十棒中人以下者也與三十棒何故欲寬待人之禮必無是己之心

上堂嚴師之教誨敕丁寧善友之仁愛助滋厚無非

口傳秘訣耳度淸風其或東舍抛梭西隣織錦不露絲頭全彰文彩尤是幻色虛聲濟得何事要生死根前眞實受用惟有一句子最親切且道是那一句以拄杖打趂

上堂耕織不失其時溫飽有望爲學能決其志妙道可臻據明眼衲僧看來正是迷悟分疆雨晴列界俱墮功勳如欲大方獨步變化無窮須知更有尊貴一路大衆要知尊貴一路麼良久豎拂子曰木童吹笛倩開口石女臨風懶畫眉

上堂從上家猷昭烈千古類之不齊混之不得誰肯

鈎章棘句獻巧爭奇刓方爲圓將高就下喪自己心瞎將來眼然而三七功成無可給賞我記黃面老人做底古風詩中間一聯最好借來贈諸仁作犒勞人事豎拂子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遂擲拂子

上堂有口談何事開多瞌睡濃黃虀飯飽後茶喫兩三鍾若是箇人在者裏具得隻眼良久曰笑殺當年缺齒翁

上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老釋迦所談傲睨天下輕視後人全不知日照中天孰能蔽之五山從來不作幽隱不耀之事驀拈拄杖曰是法本現成那箇

不信者卓一下曰英謨尚在
上堂以拂子打○相曰彷彿簸箕依係木杓若謂菱花都來是錯無底鉢盂形不同穿心盌子名難著介明與麼道會得會不得再聽下箇註腳人貪玉兎撈滄海誰信銀蟾在碧天復打○相下座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八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九

住嘉興東塔廣福寺語錄

侍者智愃錄

上堂舉雪峯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曰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峯曰沙米一齊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峯覆却盆子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師曰雪峯覆却盆子洞山不肯其意激揚者辭無所異明斷者理有不同山僧實情告報膽大者大如須彌心小者小如芥子如信不及再為頌出賣藥脩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棋

上堂向來指東說西秪益戲論今日與諸人說此佛法大意宣公橋上水仙花極多盛開不曾見者可買一兩盆來看看顧視大衆曰咦

上堂此著子立地搆去似鶻捉鳩不貪餘力已是驚群動衆變態多端那堪立階級分貴賤半前半後不進不退向人手裏討活路卓拄杖曰而今闢開一條活路了也作麼生造詣迢遙皆客夢只尺是仙家

上堂一向緘脣結吻却蹈淨名覆轍若還隨波逐浪已仍釋迦匭規有者任緣無作動寂常真正是循牆摸壁底瞎漢且道如何是本分衲僧出身要徑良久

日月滿御街騎玉馬霜淸綸閣聽金鷄

上堂十五日以前已爲人所棄何用高談十五日以後未爲衆所知不必發議正當十五日我覩一切普皆平等以一妙音而可暢演者也投子賣油雪峰輥毬老不識羞話欛傳來知幾秋賺後人天外尋天著甚由看山僧掉轉船頭將返黃河天上流高聲喚曰大衆風颸颸冷湫湫歸堂去了罷休

上堂就下平高身泛泛麄言細語口喃喃大似扶猢猻上樹覗瘋狗生天不但人憎自亦可怨山僧已納敗闕了也若是眞箇衲僧直是好笑且道笑箇甚麼

應識故人已凋謝鴈傳書札與誰看

彌陀誕日上堂卓拄杖曰者箇住處樓臺玉砌階道金鋪行樹有濃陰遮蔽幽禽唱和雅梵音池泓八德之水蓮開不謝之花乃一切人共有田園却被彌陀老子僭住其中受用於此多劫以來不肯轉動今朝是伊降生之日與他說三句爲諸人拔本拈起拄杖曰家業現在勸君莫疑猜歸去來復卓拄杖下座

上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書中無一言事事說得著既無言說著箇甚麼良久曰近火徹骨寒履冰要熱殺

上堂古人舉不起底豎拂子曰山僧舉了古人說不來底喝一喝曰山僧說了少室峰前句石頭路上歌風外鐘聲煙中樹影盡入畫圖皆堪提唱山僧語鈍不敢浪傳十字街頭等箇人說去擊拂子一下

上堂省緣務道作規繩芙蓉之家法小參普說爲供養高菴之門風東塔道場曠謠路徑開淸茶飯麄疎食飲便利如欲標榜宗猷可援舊例伸手曰因甚喚作手握拳曰何故却成拳拍案一下曰人心若好喫水也甜

上堂不會巧言令色有事直頭說出是處非處諸人

自知祖意教意山僧不識而今抑逼將來秖得拆籬補壁遂欬嗽一聲曰還當得麼便下座

上堂長連牀上悟得底終是狐疑草鞵頭邊踏著底未爲潔淨張飛喝斷覇陵橋人人道我曉得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時却是饅頭因甚箇箇商量不來高桐爨下有鍾子世間無

上堂山僧在五山已多時非因常住緩急躊躇便與客人會晤淸談然達磨到我東土心上一段景況無人描畫得來而今空閒不妨一筆寫成遂以拂子畫⊕曰世間無拌命人焉得有此奇觀

上堂舉同安志和尚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志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僧曰向上事如何志曰迥然不換標的卽乖師曰向空劫以前奮藻舒懷這僧雖爲吟想之至若不是同安老人運自然之妙有以愛才成務爭見悟本家風大體高貴是則固是要見向上事不異隔羅望月山僧豈可再得顢頇良久云天曉石人閒說夢夜深生得白頭兒

上堂衆集師連扣齒曰正要說佛法牙齒痛起來了總被你者些溫六公帶累吃之令去衆退師喚曰且來且來衆回首師曰爲聽一言誤重添萬斛愁

上堂子湖嵓前樹看狗牌到者心膽鶻驚東塔門前無物罣礙來者襟懷開爽雖然要見子湖則易要見東塔則難汝等若不信試問福城東際人

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欲令汝等智慧明了所聞諸法悉自開解不由他悟卓拄杖此雖好言秖信一半何謂論交世上重黃金那得英雄甘頫首

上堂拈拄杖曰烏藤子有大誓願能斷一切人疑惑有疑者出來驀喚一僧出曰說你有疑僧曰水急游魚不敢棲師曰你賒常住槳粉爲甚不還錢僧罔措師趁棒打趁

至日上堂人人道盡大地是自己光光未發時離聖凡名絕彼此相非屬衆生變異豈隨時令推移但我眼正作得主把得定便休何異睦州道底設使劫前轉步格外翻身本懷蚤暢吾道潛亨小往大來神機莫測忻頭枯椏青眼將舒墻角寒梅紅顋欲放過客盛談繁祉逢人加頷休祺如斯展演在建化門中固可稱尊要明向上一竅有箇關捩子須撥轉始得遂豎拂子大衆看山僧拂子頭上放百寶無畏光明了也乃擊一下律灰葭管動何處不春臺

晚參舉楊岐會禪師上堂云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卻衆柴頭且向無煙火師曰老楊岐欲高大聲價務自標譽固然費弄不少終有些寒酸氣味山僧竊嚮猶音亦效謳吟一頌夢手攜節住五山蕭疎風味異人間簷前炙背身嘗暖舊日知交絕往還然則大行祖令畢竟如何綸鉤不向煙波下傲殺朱涇一艇閒

上堂有時放開白屋多新貴有時把斷青山少故人衆共進也衆人皆疲倦保其退也此輩甚可憫不進不退正是困風霜於多劫徒勤苦於窮年試問諸人

如何得高枕無憂去沙汀寒雨歇不用製漁蓑

上堂擲拂子者箇要他何用翰飛戾天發言可詠尙無一箇半箇放在眼上祖令不以行宗猷如何闡莫若棄置爲住有罰恁麼實是箇徑或中下根來將何引誘喝一喝不可謂無慈心三昧

上堂山僧昨夜夢升普光明殿開示如來秘要之藏欲令一切人獲難思智入無疑地文殊普賢背地冷笑曰莫莫善財童子面前大叫道好好觸著拄杖子各與三十棒文殊普賢自知過犯善財童子心不悅服突出衆前高聲曰我向南方參五十餘員善知識

靡不讃我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因此契悟特呈所解不空和尙印證反將痛棒亂打當今爲長老者若不斟酌時宜做好好先生鬼也沒得來飯也無處討山僧被者小孩子唐突一上驚醒轉來心憤憤悶悠悠盡思度量解釋不來有勞大衆轉一語良久呵呵大笑到底難謾明眼人

湛祖忌日上堂先師翁萬曆丙辰曾在此山佩大鑑靈符行悟本戰陣阬陷無數英雄豪傑屈指春秋忽有五十四載寃聲未歇怨氣猶存山僧忝爲後裔承之此山本要理白分清媿隆專美言激肺腸之言事

舒眉目之事有者道既是腳下兒孫種草如是家風如是氣質如是作略如是仍復攪亂世界誑惑愚夫焉得柄絡激揚慈哀曠濟雖然不可恁麼便休驀竪拂子散木老人面目現前燒一爐香薦一杯茗雪恨未消正宜報雪乃擊拂子

上堂用本現成體無邊表聖不可傳賢不能曉擬商量遠千里將開口隔萬山有人道得恰好句大功不宰其或不然還憑吹笛聽梅花

谷鳴雪巖送法衣請上堂從上家猷不在强分條目廣設筌第多籌窾測斷斷乎循文禮始可祖胤綿長

也卽一絲一縷稟受剛大經緯精詳絲頭不露今時文彩全彰劫外提其綱千機並起挈其領衆目齊張弘振古之心大匡今之志出以平懷用之不苟其不聞天下而傳後世者人孰信哉故夫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乃至石頭路上一隊麻語漢枝枝葉葉披披搭搭綺互交錯相續不斷吾不敢欺特申告誡舉衣示之曰識尊卑明貴賤觀其所由

上堂良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喝一喝曰厥明伊何靡妙不研拈拄杖曰物不震不發人不激不勇卓一下曰柔遠能邇孔淑不逆名大衆曰夜叉捉得烏

迺天明看是白淚

上堂恁麼上來近事多憂患恁麼下去羈心轉更愁總不恁麼狹路相逢殺人不償命底漢如何迴避顧左右曰夜深明月到丹墀

上堂老聃讀丹經孔子點周易釋迦但無爲所以乖名實輸我衲僧家渴則飲饑則食晝而作夜而息一覺睡到天明問道更鷄啼未啼日頭出未出是故於世能爲益大衆莫秖者便是麼良久曰錯

佛成道日上堂雪嶺六年思而可知慮而可解明星一現眼不能見口不能言從此四十九年三百餘會

髣髣髴髴淈淈湑湑未曾說箇清楚致使鬼怪成群充塞世界妖精作隊徧滿刹塵五山勢孤力弱難以抵敵不敢褒其可褒貶其可貶祇循家禮而盡其心其餘不足謂也何以故春來紫陌上鶯出畫橋啼

上堂山僧適到園裏問園頭曰地上栽得些甚麼菜蔬頭曰那邊是白菜者邊是芥菜山僧道無陰陽地上栽些甚麼頭曰且到臨時看山僧道卽今事作麼生頭罔測請各爲園頭下一轉語衆下語皆不契師代曰不因和尚問幾乎忘卻

上堂舉迦葉尊者踏泥次有沙彌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師曰君嫌我不得閒我謂君悵忘歸迦葉與沙彌雖爲實語無欺不顧隔墻有耳山僧恁麼道有箇譃譌處不妨爲諸人說破乃噓一聲下座

師誕日衆護法請上堂教中道所有三世諸佛法如來一句能演說若論者一句日月並其照臨海山同其堅固草木以之春生夏長禽魚以之游泳飛騰洎名老得而能談不二妙旨麗道玄得而一口吸盡西江卽我福城東際仁厚與歌冉里街頭斯文愜望高低不辨風月平分彼此無拘主賓和唱亦由者一句

子拈拄杖曰拄杖子在傍見如是型模忍俊不禁極口讚嘆道諸佛降生拔濟有情歷祖出世行希有事所說千句萬句不如者一句好大衆且道是甚麼句卓拄杖曰能知世外風猷遠不覺人間日月忙

天寧道舊與庵及恭爾慧犀二侍者祝師壽同請上堂髻綰雙鬟猷踰格外是稱小無知之態度年始半百髮白齒疎乃老大無成之過咎遇物情之得失當行事之是非明以責人昧以恕己在友能知非賢莫辨是故天下人皆唾罵者謂出群傲種壞法班頭今朝狹路相逢要問我父母未生前是甚形貌作何事

業無言可對無理可伸秖可道箇玉蟾跳入廣寒宮好笑烏龜鑽破壁

立首座監收知客侍者上堂栽培大樹蓋覆人天全在金鋤得力客來須看賊來須打總之仍舊家漠吹一微塵徧十方界不是目前法擲大海水入涓滴中亦非向上事扇子雖破犀牛兒在可笑鹽官外揚家醜上下和融稱美不難其人風雷欬唾皆宜始爲多士尋常道佛法在迎賓待客處在日用施爲處且道即今佛法在甚麼處同心努力無餘事揚起真燈照寂寥

上堂舉雲門良久曰秖者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槪如大將統百萬師虛實縱橫皆有家法智不可測勢莫能犯說此語話著甚放急五山則不然秖者箇快活殺人且道雲門是五山是良久弭亂可宜千日酒消貧不用五車書

上堂舉唐肅宗皇帝問南陽忠國師曰師在曹溪得何法忠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忠曰釘釘著懸挂著師曰國師醻對輕重有衡語絕滲漏今古自無等匹堪爲帝者師也或肅宗皇帝能施返擲之機敢保國師隱身無地然則者一片雲畢竟是曹溪得不是曹溪得良久曰石女簪花火裏眠

除夜小參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潁情窮年迫憂慄此是世諦中人爲旅情宦況世務塵緣所累不能如箕山潁水高遯幽棲適時歡樂終老餘年未遂所志故有如斯感詠然我參玄上士遠棄父母瓢笠天涯風霜切體險阻驚心將生死大事視作等閒妄想紛馳我人鼓譟聚而謔笑遊說無根論年不省終歲無慚把好日子悠悠送過去了到臘月三十日不審何以與歌也有般强項禪流却道我自別有風流體段不隨時節改移殊不知正是溪邨古廟裏

泥塑木雕無轉智大王有甚用處若是卷舒自在逸格變通底漢便從臘盡開心眼自見梅花一段情喝一喝

復舉三平問大顛不用指東話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平曰猶是指東話西顛曰若是鳳皇兒不向那邊討平禮拜顛曰若不是前語後話也難圓師曰大顛被三平一逼幾乎塞斷咽喉不得轉氣及至思算將來大似人家欠債多了到臘月三十日東邊也來討西邊也來討無計遣發只管撩天傍觀聽了直是好笑今夜設有問五山不用指東話西請

師直指但道秖憑寒漏催殘臘試聽春風引話長

元日上堂豎拂子曰此謂普請一切如來所修具足功德莊嚴境界有生愛樂能證入者妙展不從時節施爲豈藉因緣敬其所尊酬其所本九重殿上祝世主無疆之壽微塵剎內稱僧園震肅之歌抑見山僧同諸人登普光明殿無量法門一音爲說令彼見聞咸生歡喜更有一事雖極現成體絕偏圓用無向背對知有人不妨重舉庚戌年正月朔旦恭惟兩班頭首合山道侶眉毛常横眼上鼻孔不離口邊擊拂子

解制上堂九十日用心狂猿羈露柱二六時努力烈馬繫枯樁那裏曉得村語吳涇月下漁歌鴛水波中句句全超劫外聲聲不落今時若是箇善達機宜便合乘時奮迅如大鵬展翅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豈肯拘出入較陰晴攢眉合眼作膿包樣子喝一喝曰今日風流是不傳

立春上堂條風始布泰運方躋芒神不辭辛苦土牛正好拖犂惟我雲水高流來者如是來去者如是去遊行自在坦蕩無拘可稱無事道人五山寂寥無物可以慶賞做得些無米湯圓莫論大小偏圓如蔽嚼得破百味自然具足以拂子劃○曰歲時荒歉莫怪空疎

元宵上堂畫閣理絲竹高堂設廣讌火樹開銀花男女競頭看眞大丈夫卻道我處處洞明一一分曉已到十成絕滲漏處究竟向上事猶爲未了致累燃燈佛分身千百億在長街短巷鬧市叢中高聲唱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良久顧左右曰了箇甚麼佳節元宵正月半爲看人物愛看燈

鼎悟禪聞智因同請上堂身在纏中志惟向上無甚難事秖將無始時識路衝開情封裂破大千剎境原在毫端一切聖賢咸歸掌握驀地相逢者邊那畔遐齡永享弘願克成設使或東或西不疑不信依舊於情封識路累劫遷延未有出離喚甚麼作情封識路執男女相是分緇素名是欲參禪是求悟道是從上佛祖天下知識立正偏說人境總是向下五山者裏搪風抵露任暑經寒向上向下何暇分疎爲受弟子鼎悟禪聞智因殷勤三請塵劫來事要決擇正在今時卓拄杖曰梅花夾竹開多樹香雪飄來風滿庭

資福伴我和尚訃至上堂自遠磨來震旦踏出一條

石頭大路晝而月朗夜而日明所貴有人葺理整治一切人到者裏放手踏歌咸知玉筒深蒼會見華林掩映是故資福件兄和尚棄儒冠佩祖印道行天下胤布寰中為法門增氣而有光赫耀今已往矣情量未泯者懷憂戀慕合有悲號正眼看來善知識現身說法處也剎塵普徧隱顯全該來實不生去時無滅大衆若信得及可謂知恩有地如或不然嗚呼哀哉梅花開雨後香帶泪痕流

文法師小祥一周請上堂若論教外別傳之道真如青天白日之下開發陳年秘藏一一明了無得而疑有等參隨禪子以神機巧思計較商量强分有漏無漏木杓笊篱大乘小乘錢貫井索無同異中熾然成異因時俗之從流亦當人少變化惟文老人為說法主肘後懸雲門古佛之印舌上有慈恩殺活之鋒有時垂手接人赤脚波斯入鬧市有時轉功就位夜深白鳥入蘆花上不負先哲下不昧已靈五山口最大讚之莫能眼極寬覩之不及汝等諸人作麼生鑽仰風靜磯頭閒釣艇一天明月萬家灘

赴天華辭衆上堂欲明今日事須識古人心既得古人心何愁今日事要識古人心麼東邊擊拂子曰者

裏是要明今日事麼西邊擊拂子曰者裏是果能於此克紹得來居上勤夙夜之心羣下稟奉重之志恁麼則一動一靜事事合轍一語一默句句超宗貴賤尊卑呼來喝去天人羣生提上挈下不用多少氣力若饑便喫飯渴即飲茶汝則爽快我則懷憂說箇住無住相行無行名我誠實語汝不肯信更有一句子日往月來心不異緣此之彼之理無向背復擊拂子曰他日歸來向汝道

顯聖自和尚訃至上堂夜來狂風忽起萬竹林中散木上吹折一枝主林神驚惶震恐而告于四天下曰我當守護不妄開示今正是時為汝等說見諸如來出世降生成最正覺如法化世入般涅槃皆如夢中非凡庸所能測也恁麼則我顯聖法兄自和尚出生成道坐剎樹幢六十餘年利生事畢翛然脫化如返故廬亦如夢幻豈常流可以識哉其尋常行底在諸人眼裏說底在諸人耳裏不復再言但末後箇消息來東塔不妨舉似諸人豎拂子曰會麼識得春光真面目落紅徧野任紛紛

至自天華上堂昔去腰裝誠未暇今歸頂笠可隨緣本懷實意無藏覆踏雪飛鴻是偶然雖謂屈回千里

事共一家未免所到勞勞隨處碌碌但有一事不可
不知且道是甚麼事良久顧左右曰堆堆十笏軒中
坐舊友相看語笑多
晚參夾竹梅開寒香遠播隔林鶯轉春信密傳靈利
漢已知有了秖是衲僧本分一著不可認鍮作金拈
起拂子曰者箇可是麼擊一下曰錯
結春上堂春來古殿若自開花樹老閒庭鳥無過跡
乃一般尊貴家風偏生受人怨悵諸方此時放行驢
腳五山今日緊捏蛇頭雖是宛轉隨機未免謂我扯
淡然則道不可以一時展演法不可以一義宣傳怨

悵任人怨悵扯淡憑我扯淡既肯相伴寂寥自合同
鍋喫飯鋒芒未兆之事與諸仁傳箇消息卓拄杖曰
草鞋不踏紅塵路省得馳求多苦辛
上堂風暖歌謡月明嘯傲醉喫官酒愁臥官街乃是
天下太平底景象通人達士不言可知秖如無腳鐵
牛半夜裏遊行撞倒前村土地何故問著十箇有五
雙不知良久曰野老不知黃屋貴愛閒豈爲古今愁
上堂舉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諸人行住坐臥還
出得釋迦老子鼻孔麼衆無語師代曰朝朝夜夜上
上下下

上堂若有擔負向上宗乘底出來我當兩手分付良
久曰雖無堪任者亦不可孤負遂以拄杖打趂歸方
丈
上堂欲明本分一著須是本分衲僧有浩浩落落底
心量自知饑飡渴飲晝長夜短愚智如是古今如是
無疑惑也於一切處無繫縛無住著無所求於一切
時中無一法可得始與本分相應雖然恁麼道又落
邊際畢竟如何良久喝一喝
上堂靈雲覩桃認賊爲子香嚴擊竹喚奴作郎青原
垂足渾忘大禮尊俱胝豎指不道擁書樂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英雄鼎沸長於世輸却漁翁一釣竿擊
拂子曰若是大丈夫漢休休佛法不在者裏
佛涅槃日上堂二月十五日暖風和梅散千林之玉
柳垂兩岸之絲離家遊子向巷陌村田裏肆意狂歌
黃面老人於娑羅雙樹間摩胸告衆衲僧在長連床
上窮研極究千思萬慮未得出身之路大衆要見世
尊紫磨金色之身麼山僧有箇方便可與諸人揭示
浩蕩春光無覓處花枝濃澹自年年
上堂向之則觸背之則離決無相應之日若謂一切
處不分別有茶喫茶有飯喫飯猶是儱侗顢頇畢竟

如何是本分一著良久喝曰若逆百丈海禪定是井
跡眼黑
上堂所益唯人能約唯己一事有蓮萬言無當黃面
老子以有說攝歸無說無味提出有味四十九年德
恵如飴究竟昨日定今日不定誤人不少山僧隨處
隨時隨人隨意說箇一定之法眉橫眼上鼻在口邊
知有底人曉揔紅日伸脚打眠若不信大家再摸摸
看
上堂喫粥了也洗鉢盂去趙州愛客自多忙活猫兒
斬為兩段南泉論時援故典東塔者裏忘形者不嫌

枯淡相愛者如親手足二二餐薄粥一枕高眠你道是
為人不為人拈拄杖曰山僧有二二十棒自領了與諸
人無分各請歸堂
請上堂有大法莊嚴無為福德之門全無壁落不屬
淺深向此中跨脚得入舉步便能動衆開口自然驚
羣真俗無處分別聖凡安可親疎譬如日到中天高
山平地咸受照臨大器小根同承光霽然此事惟佛
與佛乃能究盡尋常人實難奏泊今日衆居士陳列
如幻之香饍供養影響之大衆山僧於無說處有
句說向諸人卓拄杖曰如是之之事難中更難

上堂峻極之山無所不上莫測之淵無所不入覩不
見色聽不聞聲逆順是非輒作一塊雖有其事如同
夢中之事忽然夢醒了不可錯認定盤星卓拄杖曰
庭花穠艷年年發堪笑南泉對大夫
淸明上堂日暖風和寒食天人家祭埽各紛然村爐
野店多沽酒爛醉歸來月滿船惟有衲僧無所事淸
茶淡飯倒卧横眠拈拂子曰上根一見自不再疑中
下之機尚有方便擲拂子曰入無害虎心虎無傷人
意
晚參舉同安丕和尚看經次見僧來參安以衣袖遮

卻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安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
僧以衣袖遮却頭安曰蒼天蒼天師曰此則因緣商
量者皆言剛腸相若鐵膽攸同蓋不知一個偷營一
個劫寨設心處地都是不良盡向毬塲誇好手面皮
尺厚不知羞
上堂好景頻移啓良晨已暮春野外情無極此中意
轉新秖者裏見得徹不用一些子本分草料自然解
黏去縛若道大盡三十小盡二十九擾擾紛紛啾啾
唧唧忽地撞見達磨時如何　三更紅日上赤脚唱山
歌

解制上堂有時把斷關津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有時大開門路山僧性命在諸人手裏而今把住也不言放行也莫論但時光流電萬境紛紜薪無塡竈米不充鍋安危顧慮緩急持籌總是門庭邊活計向上事未曾舉著大衆要知向上事麼必般去路春難挽綠暗深叢鳥喚人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九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

住東埨廣福寺語錄

侍者智昃錄

上堂維那白椎竟師曰先哲得以表章後賢賴以模範只恐當世衲子視之惑於流俗再勞維那註破結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昨日定今日不定黃面老子已曾道過了而今更爲釘樁搖櫓豈有是哉喝一喝

晚參一向不爲事繁便是出路如來禪祖師意皆棄置而不提無益而深思枉勞而日悵豈不慚惶煞人

秖如碧蘆灣裏白鷺齊飛黃葉樹頭流鶯共語作境會者領過一邊有不將境會底作箇甚麼眼目良久顧左右設有也是官驛裏撮馬糞漢

萬佛懺會程美如檀越請上堂薰風乍動夏日初長綠徧荒郊紅飛原野竹引新兒盡展拏霄之手梅多青子各懷調鼎之心明明是大解脫門妙莊嚴路幾多人把手拽伊不肯入若是知有底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者發一言千門交應施一機萬法咸歸或瞻或禮無非劫外遠猷一讚一揚盡是目前要務無所不投無所不契就中秖有一端釋迦曾拈拈不

出達磨直指指不淸從上大老窮玄極妙未稱全提今日美如檀越特請山僧舉揚說箇甚麽卽得卓拄杖曰福城有路原非遠信入何曾隔一塵

弁山且拙和尚訃至上堂爲達磨兒孫者適太平時受淸閒福坐安樂窩說自在話靡不爽心快意及乎迷惑海中翻却濟度蘭舟無明路上失却光明寶炬有幾人擔憂顧慮惟我弁山且和尚百丈克家子也雲門超遠孫也義山闢草隱顯全該荅弁揚旗正偏兼到頑鐵成金大煩陶鑄三草二木總屬化機原從上正大之宗風馳雷震辯此中欺罔之謬日麗星明垂一令必存同體之念行一事深抱法門之憂山僧以平日所見所聞或談或論莫不以法道爲身心以祖宗爲性命所作巳辦更爲諸人末後全提了也可謂吳江楚水釣盡金鱗收拾綸竿應去而去尚有循情兩念然則東塢今日長歎與哀又爲箇甚麽良久顧衆曰時當祖道臨秋晚相對無人話寂寥

兪伯英追遠請上堂楓垂丹葉菊綻黃花烟浮隔樹鷲起鄰汀此一段事靈山密付底少林直指底事同一家理無二致人人有分法法無遺所以三世諸佛以之成道利生歷代祖師以之全機大用一切衆生

以之受生變滅一切異類以之托化超淪以至昆蟲草木品類有情靡不承此尊貴之力無處不樂太平之音然則在諸佛爲正偏知在衆生號性顚倒其故何也只緣妄情忽起迷失本源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枉受輪轉無休息時竪拂子向者裏搆去人人脚跟下有一條通霄大路從此踏開天上天下自西自東不怖不疑無拘無束伶俜莫作天涯客大夢醒來心自安

上堂諸佛大猷隨機應現黃葉止啼一時方便老胡心性欠融通九載少林向壁看喝一喝饒君做造千般到底無過是麫

隱道晴雲和尚訃至上堂妙覺兩三載滴水成氷鳳山二十年坐聽啼鳥溪深杓柄長不行今時路鋤頭三斤鐵自得古人心月排夜景賓主歷然烟鎖層巒正偏不立秋林有語讀者攢眉出岫無心孰不仰羨忽傳箇消息來謂巳唱還鄉曲子雖是公案巳完能事畢矣然未免鴈行落落淸淚潸潸也大衆到者裏說箇全放全收不異啞人猜謎若言幻生幻滅還同客夢頻遷且鳳山和尚端的在甚麽處良久曰羚羊踪跡難尋覓枉使波旬笑一場

上堂豎拂子恁麼來者淸響叶滄浪之調不恁麼者高明朗太虛之輝恁麼不恁麼兩頭截斷正是朝而不莫寐者未覺如何道得恰好句擊拂子也勝普化搖鈴鐸

上堂人人爲生死大事不了氷懷雪意越國揚州千山啼鳥不敢聽著一路明霞無暇看著向無門戶處拌命挨入若不從者裏討箇明白終爲世笑是以氣憤憤東堦雖則開門七事一無所有勉設筵席盪靑原酒點趙州茶大家飲一杯喫兩醆聽石女高歌看木人起舞忽地摸著眉毛不可大驚小怪何故原是自家本有底

上堂舉九峰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頭更戴須彌師頌曰天涯作客未常閒白首寧親此日還攢族家筵銷旅夢相看盡是舊容顏

上堂客身盡向愁中老人事都從夢裏看在世諦固有此事我衲僧家靑菜白飯喫飽了長連床上伸脚打眠極是快活有甚麼愁佛殿前踞坐僧堂裏閒話逢熟識底殷勤意況見面生者平淡情懷天翻地覆一總不管千眞萬眞何嘗是夢但悠悠之徒未可與言拈拄杖是此等人則能信解

上堂父母未生前月中兎子拜南辰父母已生後水底獺兒祭北斗大衆要識本來面目麼波斯騎馬夜吹簫

上堂無始時來一貧如洗六爲賊媒劫其家寶撞著石敢當連贓拏獲前村土地聞得不勝歡喜急忙到東堦堂中高聲叫曰你者一隊禪和子不用愁何必惱賊已拏了贓已獲了知得便了拄杖子聽見劈頭打曰知箇甚麼他無語懡㦬而退大衆畢竟知箇甚麼賊是親家

上堂盡大地是衲僧行徑因甚出身無路曠劫來事不隔纖塵何故摸不著達磨西來別無意思唯要人了却自己且道自己作麼生了此三句有人透得者鐵壁銀山七穿八穴寤寐風雲唯賁英傑

上堂劍刃上行八面玲瓏針眼裏坐十分俊俏看來也是平常伎倆衲僧親切處道將來良久顧左右有眼如盲有耳如聾

上堂舉九峰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峰曰無心合道僧曰畢竟如何峰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中求水實堪憐師頌曰輕言合道貴無心餉午茶烟透竹

林切訝故人深在望野雲風雨到如今

上堂見鞭影而行未爲良馬一撥便轉豈是伶俐人黃梅盧行者勤勞踏碓到底不會諸人點胷點肋自謂是了恐是玄沙道底山僧爲他閑事動起無明不是不揣身退堪憐老未能喝

上堂讀古人未見之書聞古人希有之事不自知手舞足蹈技癢難忍山僧敢爲諸人道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卓拄杖夜來吹玉笛曉徑落梅花

上堂有時垂一言是非競起有時施一默好惡不分總在葛藤窩裏弄伎倆坑陷人山僧有箇出格句子與諸人道了乃擲拄杖下座

上堂識得一萬事齊休達其源本懷大暢拈拄杖曰猧狗一吠野店先開金鷄三號夜船到岸卓拄杖故家風景原無變

上堂不會禪道罔知祖意聽板喫飯閉門憨睡若要此事相應須到者般田地喝眞誠不是小兒戲

上堂仙人洞口喚好隨巖上行隔花聞鳳吹此意幾人明到者裏忘物我無得喪分不得類不齊始可言得問便是樂何必問長生

上堂多方馳求絕無形跡忽然放下觸處相逢破草鞵不著最快活十文錢買一升白米煑飯吃飽了高枕無憂山僧要問你卧單子下失却針筒帽樣尋見也未拍案一下

上堂從上佛祖臂酸手軟天下大老膽小心寒未曾動著此事今日山僧全身拌捨要與諸人說箇清楚驀伸手曰還我二七日飯錢來良久以竹篦打趁

上堂好事未必多成好話不在多說山僧有一句子最爲緊要大家聽了喝一喝大事替你不得小事各自料理

上堂本分一著極是省要豈可卜度猜疑零碎攢湊以爲正經如十月時大雨連綿簷聲不斷村莊人不得稻子登場切實愁悶富貴人不得租米到家爲之興歎卧不安枕食不下咽或一日淸晨起來開門舉頭看見紅日懷抱疑情豁然脫落遂躍然喜曰是了是了雖則恁麼與本分事尚隔遠未有喫拄杖子分在何故仙子相攜一路行大還丹在三山外

上堂尊不在聖卑不在凡遠不在曠劫近不在今時喝一喝且道是尊是卑是劫外是今時若不會故人相見少應簡舊來書復喝一喝

上堂曾祖面壁拙裏衒奇俱胝竪指險中弄巧胡達磨望我震旦有大乘人跋涉遠來本欲攙行奪市豈知此土牙家不容插入打落當門齒東墖從來不理舊事現前事畢竟如何顧左右曰你們都是在行人不必說了歸堂喫茶

上堂東墖一味平常過日無有佛法與人說得衆中大有不甘者秖如春雨連宵簷聲不斷還有趣向也無若有雨點子與你道箇甚麼若無古人猶道一切聲是佛聲有人道得諦當喫粥喫飯易地皆然良久不然則山僧罪過

上堂我若舉揚向上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古人與麼說話秖管暢自本懷不顧傍人冷笑山僧不惜眉毛別露箇消息卓拄杖谷底春雷輕吼動莫愁天下不聞聲

尼悟禪五十生日徒智覺請上堂尼問知有底穿衣喫飯不知有也穿衣喫飯未審如何甄別師曰退後緩緩斟酌進曰如此轉見誵訛師一喝尼擬議師曰翻却閒棋局笑倒爛柯人乃曰千聖頂額上一著刀劈不開風吹不壞直下便是擬議不堪東墖拄杖子箝口多時智者相諳餘者罔測因太平覺上人爲李師初度開筵要發明諸佛祕藏不惜露箇消息卓拄杖者裏搆得去父母未生前固知乾坤難老父母既生後更看歲月長春施一機正偏無異路垂一句隱顯非別時猶天鼓聲悉隨諸天所知之量一一徧應秖如子湖要打劉鐵磨諸人知否閒將仙曲和雲奏太古希音滿世間

上堂釋迦未解髻珠咸知照明日月達磨未傳心印朔望亦自有時日用頭邊有一句語不落功勳道得著時如天馬橫行佛祖不讓非止踏殺天下英雄而已你道是甚麼句良久四月清和好生記取嫩綠成陰繁紅如綺又是一番桃李參

上堂夏日已盡秋風徐來光陰荏苒大事未明得失馳情是非留念默則沈埋劫外說則流浪今時衲僧家如何稱得生平意拈拄杖曰總不如拄杖子靜不沈埋那畔動不流浪今時橫徧一切處竪該一切時要默即默要說即說譬如大海乃至蚊蝱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若英特之士沾著些子和心嘔出以要言之橫拄杖曰如是恰好

晚參舉黃龍贊禪師問僧甚處來曰香林龍曰在彼住幾時曰六年龍曰世尊在雪山六年成無上道汝

在香林六年成箇甚麽僧無語龍曰移厨喫飯漢師曰者僧一味本分故受黃龍籠罩黃龍百般妙用却被者僧勘破當時者僧若是箇漢待道在彼六年成箇甚麽但曰匆狗吠時天未曉鐵牛奔吼意常閒不然以坐具劈面便摵乃見衲僧家捋虎鬚也是本分敢保黃龍拄杖子定有分付東墖如此批判還得麽

喝

上堂擊動竹子香嚴合郢調以陽春開著桃花靈雲快太平之風日東墖門前鴉鳴鵲噪從朝至暮無有間歇可謂為人徹矣不見有箇塞斷耳根意在何也

不飲從他酒價高

南山天愚和尚訃至上堂夫宗師家提唱宗乘激揚大事彼乎此乎無異無同鑽之仰之有偏有正若參學道流無參學眼逢甜脣美舌羣然趨附見嚴聲厲色愬然舍離要箇知好惡明去就全身荷負而不愧者難得也須知南山和尚與山僧參同百城道同石頭調同雲門住同西浙間有不同處者其恢張古刹老而益堅為法求賢爐鞴神妙道光德色馳耀域中嗣允化籌彌盈室內摵翻劫外條章屏叠今時齷齪一副實心冷面正堪時流榜樣豈料先我著鞭調孤韻寡後進初登何棲何泊所以由衷取取淚下霏霏哀哀蘆汀月皎舟橫渡再棹知來是幾時

能休和尚同居鼎臣包望蘭三牌樓衆檀越請上堂豎拂子即此老釋迦橫說豎說不會說得淸楚胡達磨直指曲指不會指得著落天下宗匠全提半提不會提得妥當衲僧家東訪西訪不會訪得端正惟許當人夙有光明種子一旦煥然發現即同本得便向紅塵堆裏顯妙神通鬧市頭邊作大佛事寶印不彰文彩全露方圓任器宛轉隨機古來已是稱尊今時亦以為貴故如衆河水流入海中盡同一味頓亡異

相蓋我一指法姪能公不愛親情只愛大丈夫漢為大丈夫事跨入門來要一彈指頃大事了畢致東墖慶讚不及但做得箇無麪餅子略見主賓禮云穆穆以拂子畫○曰佛之心儒之髓安於家出於世莫言此箇非憑據

先愚菴和尚十周忌日高閒大師恭爾知客請上堂隨緣應用猶珠在掌順機出沒如月印川惟尊貴人行奇特事若坐守寒巖不動本位喫現成飯說自在話何以仰模慈烈所謂欲激揚斯大事者須是超情絕謂之人唱和同風尊卑一體針鋒頭上開無邊世

界藕絲孔裏立百億乾坤元氣賴於滋培正宗得以丕顯法乳可酬知恩有在雖然此是東墖家常禮數且拈過一邊何故或親見老人過底不待叮嚀自點頭

法華懺滿謝衆胡飛濤居士白蓮止餘師元在知藏同請上堂種得善根深逢塵塵不侵非因塵不染自是我無心古人恁麼道大是富厚有餘受用無匱適當昇平之時故有純禧之象若祖師意未夢見在東墖門下道流藉藉檀越彬彬到福城者盡是有心所以得披君子之風兼被衆師之德念念無滯皆是法

華三昧步步超蹤莫非普賢行徑橫三竪四機機相副撞頭磕額法法全該雖則隙駒電影却也浪靜風恬道本爾近爾親道在無窮無盡要見始終貫徹敢不輸情一縷遂竪拂子木童拍手唱高山石女含笙和流水知音若問意如何鷺鷥飛入蘆花裏

上堂人醉春風漁憨朗月養家一般生意各別黃梅五百人盧行者不會佛法可得衣盂良久拈拄杖自從相識以來未嘗敢忘疇昔

上堂僧問諸方知識皆有妙用故能風動一時名喧入表和尚冷湫湫地有甚長處師云久參宿衲果然高鑑僧曰某甲今日不著便師曰鬧處正好插觜乃良久召衆曰還識五山鈍叟麼庭前栢子青青在世上何人共歲寒

上堂拈拄杖曰者箇事大有人不識端倪在且識得作麼道良久卓一下鬧市總無癡夢到閒情却與暮年投

上堂舉趙州在東司上喚文遠文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云臭氣薰人猶不知頌曰內逼連忙趨後架尚有工夫說閒話春深花事已闌珊不知多少在亭榭

上堂我說三乘十二分敎如將空拳誑小兒老釋迦雖有父訓毋憐之道未免出盡家醜好與三十棒今日且放過何謂萍水天涯客寃讐不可深

出隊歸上堂舊歲出門底不必再提今年歸來底已極分明知有者頓拔疑根通身慶快據明眼看來雖則慶快已涉程途有一句無出入無去來在衲僧分上如何卽是顧左右春光相共惜無恙故人顏

上堂入夏來頃刻間一月過矣然黃瓜生苦菜秀老樹多陰涼風在厲者裏好箇消息只是無人肯信所以老趙州一生不雜用心雲巖在藥山二十年秖明

此事有謂水牯牛已調馴了鼻孔不須穿切忌將錯就錯你道東墖離離披披有甚利益良久北窻高卧處却有上皇風

端陽上堂當午令節世俗風規讀騷與感采艾懷人灰角黍處處烟清泛蒲觴家家沈醉我東墖門下桃印靈符用他不著雄黃蒲酒亦非所宜無柴少米粽子不會裹得手頭扁短盛齋不曾整得若兩眼相看一味省事門頭戶底已見寥寥堂與中間誰肯跨脚再斯計較將無作有做得一箇鐵酸餡雖非佳品咬嚼得破滋味實是不同以拂子畫○相托呈曰請

懸崙禪人病中耑使請上堂西子湖頭脫白已知松栢耐寒南屏山下棲遲直以須彌靠穩惓惓於山僧遠近無間切切於自已饑渴是懷二十餘年平坦崎嶇苦心勞力生死海遙尚未到岸今在沉疴自知風前燭影川上月痕豈能長久循思水源木本亦謂恩大難酬特耑使齋香致敬要於生死交結處討箇出身活路古者有言大事替你不得小事你自抵當雖是一片婆心未免舌頭拖地山僧口門窄隘煩大衆爲他轉一語良久卓拄杖但把萬緣俱放下何愁不到太平時

靈峰拙菴和尚訃聞上堂太白峰前同時作息獨性傲別互相不肯後來溪南山北相見甚難知在五磊揚化聞得以臨濟七事加砒霜鴆毒和合爲藥凡學者入門不問爲佛法來爲遊山來俱與一服要他箇箇廢寢忘飧放身捨命絕後再甦復與痛棒謂之活命靈丹諸方沸喧山僧疑著每欲詣山頭細說今時利害略傾契濶之悰隙駒閃電遂墮因循倏焉老大彼此縈思適聞箇老漢以法社凋傷之狀耳不欲聞眼不耐看西風一陣秋江起散手翛然還故鄉四衆悽愴山僧驚愕蓋法門衰落祖道荒涼此誠爲憂也

若是本色道流向者裏開正眼志復勇健好好看方便珍重光陰莫輕玩

上堂拈拄杖者箇不動著時放在青苔壁邊寒暑相陵墜塵封裏未曾將眼看他忽提起來白蘋岸上紅樹溪頭百丈偕之玩月趙州攜之探水驚蛇出草打鳳冲霄隱顯全該神化莫測雖然若是箇中人決定道箇不必卓一下

結制上堂金雞唱午夜芻狗吠天明識路裏奔馳底定言正偏兼到霜飛楓葉下風靜鷺鷥眠情塵裏交覷底決謂人境俱奪恁麼領略正是心無一定事有

千差若有志者向父母未生前猛著精彩忽地打破
漆桶可曰是大丈夫爲大丈夫事喝
復擧雪峰示衆曰盡大地是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
入一僧曰怪某甲不得又僧曰用入作麼峰便打師
曰二僧標格實是可觀雪峰拄杖猶不放過有來由
沒來由一片剛腸何處求
魯存知藏方德茂居士請上堂法昌在答開爐日行
脚僧無一箇來東塗今朝援舊例禪人百數盡英才
既是英才必合知機識變語默不落始終出入自恣
表裏大藏小藏已知來處或長或短一切隨緣處處

是出身活路頭頭是自己神通斯則已躬可辨信施
可消若更問如何豎拂子者裏恐難測此外欲何爲
上堂千聖頂額上一著子非世智辯聰所能求豈愚
癡瘖鈍可以得還他英特之士旨得言前機轉量外
光陰固是難駐寒暑不必驚心趙州無雲門普打得
徹即是諸人眼睛頭一著子雖然不得喚晝作夜
大慶院智侶智眘受戒請上堂一切法門千般萬種
拈拄杖秪要者裏信得極切悟得徹頭已知有未知
有到我根前如菱花在照妍醜自分所以垂一句可
以權衡佛祖轉一機可以引攺後賢有時向背情忘

穆若淸颸扇物有時君臣道合藹如溫旭被人境風
雖大不能動搖時節到來生平志搆喜大慶有是家
傳同末山勝其路沸庶不負釋迦老大德苦口叮嚀
卓拄杖此但躬行追閃電更無餘事論單傳
印山大悲懺檀越張姜龐同請上堂翠擁爐峰潤增
鑑水漁歌遠浦雞唱隣家明明是大士慈化要津的
的是當人出身正路但未曾有箇入處驚疑者十有
八九信入者百無二三若是當人從無量劫中於大
光明藏裏與普門大士眉毛廝結過來到今世門頭
隨自己之信樂任自己之施爲應機發用各得其宜

所謂佛法世法也在裏許祖意教意也在裏許慧命
壽命也在裏許確承先德風裁實展後人榜樣豎拂
子能行是者斯文有在可爲釋迦後裔擊拂子
除夜小參千方共治一病是甚麼病萬機同顯一心
是甚麼心如識得病根知得心源隨儉隨豐一任年
來年去立志立業可爲有始有終便知洞山道體得
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若是本色道流豈肯倚他門
戶傍他墻壁德山入門便棒精神未攺於常臨濟入
門便喝力量不過如舊山僧從年頭至年尾橫瞪白
眼高覷靑霄踈慵閒放樂在其中忽有箇漢出來道

和尚恁麼過時正是蹉跎餐素潦倒無成許是大了
當人或徇情轉換隨境飄流到水窮山盡處能踏出
一條通天大路始稱駿步不羈喝一喝
復舉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沙曰用自己作
麼師曰玄沙如此酧對可爲風恬浪靜至治大觀燦
竹笙歌太平樂事雲門道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
醍醐毒藥不可不知東埼雖到年窮歲盡不可便與
麼休去罷業忘功無異路不知今夜幾人歸
講法華經畢書記蹇龍河薦祖澄泉行可中和老宿
孫瓚琳侍者請上堂豎拂子沒量人以此妙慧開悟

衆生直如麗日當天春風鼓物枯梅結子石笋抽條
一雲所雨隨類均滋大小根莖扶疎夢就晴翻麥浪
綠徧千畦風送落花紅鋪滿地一一明了箇箇無疑
可謂郢匠登筵巴人卷舌矣山僧到者裏不是重扣
瓦缶而亂宮商但有一著也要得知娑羅埼前箭鋒
不讓半葉舫内肋下還拳有時氣似冤家膠粘不上
有時情深父子刀劈不開軒騰無忌見一時龍象之
英逸韻流傳爲五山耆舊之表此是澄泉尊宿親見
清涼老祖底欛柄中和行可繼踵接武家聲規步奕
葉源長入滅已三十年今日遂公志切佩其提訓心

甚殷於追思恐年深日久山中若絕聞雲門古調則
人間焉得知尊貴宗猷故要山僧添箇註脚使後之
學者知得古人之心如見古人之面大衆秖如道是
生無滅眞滅無生向甚麼處與諸尊宿相見良久古
路迎陽靑靄合新篁拔地綠陰多
當湖陸鶴田侍御迎大銅佛入天寧請就本處上堂
水曲村灣苔封古殿綠暗紅稀風光溢目人人道老
釋迦向者裏六門不掩四衢絕踪月昇夜戶燕語空
梁雙足跏趺古今坐斷殊不知者老漢於諸國土平
等隨入刹刹塵塵無不是他安身立命處所以應機

出沒隨智卷舒二邊不涉中道不居千差萬別逸格
變通有時高低俯視多士從風有時賓主抑揚一言
定旨入天寧極稱尊貴在檀越大屬福基秖如道去
來不以相動靜不以言如何道得恰好句卓拄杖雖
云步轉威音外慧照仍分秀水邊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一

任越州東關天華寺語錄　　侍者智忍錄

康熙庚戌四月十七日入院

山門獨此一門廣狹無礙是甚麼人出入自在夜深石馬過丹墀天曉玉人步天峤

佛殿尊稱乾矢橛綽號痲三斤人皆巧言令色我則讜言不諱以手加額曰賊

伽藍門前綠水長流室內紅塵不到欲斬新而壯猷賴仍舊爲樞要

祖師遂修十萬來抗天威九年面壁決策收餘兒孫作息無憑據南斗東移北斗西

據室黑夜裏吹滅紙燭烈日下灌溉瓜田先哲固是應物無方而直指之道廢矣山僧自有本分一著卓拄杖曰神龍奮迅震以雷霆

拈疏彩生夢筆之花語切靈峰之囑大闡從上宗猷現前孰不欲聽

指法座曰摩尼光幢師子座上三千年前釋迦文受月夜沽鄰舍酒三千年後範上座當風坐笑野人家遂陞座拈

王臣檀護香畢乃拈 曰此一瓣香文彩不露至體全彰聲踰百卉價聳人 紘雲門散木老祖見一切人玩而索之總放放下憑菴先師孟和尚猶不許人諂諛勢態安竊苟求縱使諸佛列祖舌現廣長說雄無畏無由窺見一斑山僧執事巾瓶二十餘載晝思夜繹智竭情枯不能窺其少分因知他是箇洞上眞傳雲門嫡子故第四回燒來供養以表法乳淵源所自乃斂衣趺坐龍田栢和尚白椎竟師曰第一義諦纔龍田和尚已爲諸仁道了也若有承恩得旨者出來通箇消息看問答不錄師乃云人烟堆裏鬧市頭邊有

妙寶剎號是天華微塵數善知識高踞其中獅象王步吼師子音闡無量義化無量衆俾人人如桶底脫到大休歇大安樂田地昔我雲門師翁抑以示現其中重開甘露截斷條章將石頭一枝無孔笛縱橫吹出近者諧諧而和遠者紛紛而來石女從茲懷孕木人由是生兒故知天華門下濟濟多士如龍如象如麟如鳳若夜叉心肝若菩薩頭面徧天下也山僧本無一隙之明曷副群情之望既已置身此箇門中錯落金聲鏗鏘玉韻大抵不能好唱箇千秋樂萬年歡可以塞責舉拂子玉燭萬方喧不夜東關市上月明

多結椎下座
當晚小參秦山鏡水之東蒿壩曹江之西有一古刹位在其中天下傳聞咸知是雲門湛和尚爲重興之元祖也然欲識得其中靑山拱峙綠水滙流松舞虬鱗竹拖鳳尾佛燈偕碧落爭輝法鼓與潮音交響必須親到俯覩仰瞻則自然一一明了不是道聽途言以當生平果是親履實踐過來底則諸人己躬大事因緣圓證無疑山僧跋涉艱辛銷歸有地若是芳草天涯跉跰海角悠悠泛泛志無决定者驀豎拂子曰若人於現前能信如是法亦卽成正覺爲說無畏法于福于緣俱所不逮仰護法檀越推獎以誠勸舊執事翊贊以力四衆咸集法筵諸山適臨嘉會山僧敢復蘊藉而不闡揚特爲諸人宣洩去也乃擊拂子一下復舉雲門示衆曰佛法大殺有只是舌頭短復自曰長也師曰雲門徒誇口舌短長以爲宏略非有確然不易之理天童覺曰雲門大師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此亦循理以全其制厲俗以敦舊風不必取焉山僧近離鴛渚以赴天華身雖勞倦舌不短長佛法毫無半點但有一偈舉似大衆祖翁舊業昭天下古佛鴻猷播域中欲唱陽春高曲調大家

手眼放玲瓏
上堂遠山雨過靑如滴石橋空外看何極一聲幽鳥落亭花可惜遊人歸未得豎拂子遊人歸也我今爲汝傳消息擊拂子曰達磨大師鈌當門齒
上堂氷霜千里犯風雨四時經不向板橋顧望卽從茅店徘徊沒量大人到者裏未免抑志狐疑不得暢懷慶快有奮迅自在底作麼生良久顧左右曰若無躲虎力徒說李將軍
上堂藥不必以參苓爲貴治病者佳言不必以嘉言稱尊適時者善拈起拄杖曰窮東極西知淺識淺立起膏肓能超生死以此爲天下式其痼疾未瘳者出來我爲汝分曉良久卓拄杖吾技窮矣聽汝所長
白雲鄰木和尚至上堂拈拄杖曰此箇門中離言說相離名字相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在知有者覩之如開藏取寶剖蚌得珠光彩陸離如意自在大暢尊貴之猷永離貧窮之苦若不知此事之人無明熏染生死飄沉隨緣流轉無斷絕時那知有大知識心量廣博淺妙難測施平等慈作不請友汝等諸人若心有餘疑當乘時咨決卓拄杖曰莫言見了渾無事自古懷恩別後多

上堂趙州有四門曾無障礙天下人淺入者最少天華惟一路本絕高低天下人親到者不多且道淺入趙州門親到天華路畢竟是甚麼人拍案一下曰至言無滲漏高坐看浮沉

上堂三飡粥飯公案現成二時普請文彩全彰到諸人根前要你向父母未生前道來大似白鳥下灘平沙有跡閉門接上上機其柰空懷千古意欲贈竟無因卓拄杖一下曰拄杖子為通事了也知音底出來露箇消息良久復卓拄杖曰上下攸同父子不借

結制小參頭戴篛笠腳繫草鞵陰晴變異而非驚寒

暑推遷而不顧周遊吳地春色盈眸循歷越山秋光溢目但隨好景淹留不覺霜花染鬢路逢達道者遍授將來諸子奇言百家異說一點也用不着大似販私鹽漢撞見巡鹽官捕露出闗提形狀拈起異類諸訛進前無能退後不得大家相聚到天華要尋箇和事頭兒汝等果是奮志不同心相體信山僧自有箇方便可以解交故沽些曹山酒煑些金牛飯做些雲門餅烹些趙州茶發頭一發頭已說明了顧左右曰若是那個事過些日子與汝斟酌

復舉黃龍機禪師偈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師曰黃龍欲砥江流將洗時習冷面氷心知音者少雖因艱難致感尚有富家驕態天華這裏八字無丿兩手撒空權分諸道機應千差非是將死貓頭急以求售竊願與諸仁共樂太平亦有偈曰聽厭寒蛩秋夜吟敢將一曲唱威音放開捏聚渾無事秪要淺知此日心

結制上堂兼謝商淨瑎尼智授法衣齋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大衆洞山老祖將九重密旨特為宣傳了也喚醒諸子沈酣大夢令人聖賢所由正門馳求頓歇皆使知

歸轉換由人獨尊在我這邊那畔施設隨緣商音羽韻唱和克諧臺山婆展石火之機鳥道一千里劉鐵磨閃電光之眼白雲幾萬重更說甚麼玉線暗穿金針密度聯絡將來始成片段如未到者般田地且從聖僧前問箇訊向長連床上盡三夜三東靴西靴靴到聖凡情盡處白汗通身時那箇人縱不能見識得自己面目也好卓拄杖下座

晚參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曰行到

前禮樂振向上紀綱眷意實隆許身甚切此是青原輕車熟路但惜六祖欠了一著山僧若在待道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但曰有一人未全肯諾在如下得此一語管取青原別有機輪自然七祖門風愈加廣大當時既已因循今日豈可潦草良久曰大衆珍重歸堂喫茶

上堂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自其異者而視之千途盡異以一法入一切法以一切法入一法自其同者而視之萬物皆同我者裏不如是拈起拄杖曰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且道恁麼是不恁麼是良久曰無人知此意令我憶芭蕉遂擲下拄杖

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不詮除此更無方便悟此成聖迷此爲凡正偏無異開合皆宜山僧不得此無以穿佛祖鼻孔諸人不得此未能慶快生平然則此箇喚作甚麼卓一下曰石女腰邊裁兔角萬事無過此事真

上堂舉石頭遷禪師因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頭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頭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師曰道悟與麼問石頭與麼答可謂宮中

令肅閫外威嚴父子機投君臣道合龍潭師之而有餘德山祖之而無慊若是佛法大意何曾動着山僧平居無事大衆傾誠渴慕豈可不盡心力豎拂子曰向後去切莫道秖者箇便是

上堂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此心耿耿誰能道曰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又作麼生師曰自古知音不易知乃曰拖死屍底自不玲瓏生生埋怨父母未生前人人有箇本來面處處逢渠都言不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眼大心雄者知其方便堪笑老趙州齒不關風眼花撩亂却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寥寥天地放不著邊岍無夢無想處縣根東抵西搘全無轉變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我知你憤極智窮終是難辨一口氣不來死了燒了一箇主人公本無位次豈落階漸更嫌太殺尊貴是者老漢因想喫飯穿衣日用現成公案試問諸人薦不薦薦金烏飛上玉闌干蝦蟇跳入廣寒殿

上堂七日以前要你近前來你又不肯七日以後要你退後去你又不甘到今日不前不後奮激不已者進之慮無新功退之恐失故步正如病人患隔日瘧寒一回熱一回未得輕安山僧有一轉語要鎖從上

佛祖咽喉使天下衲僧活脫自在你道是那一轉語
良久曰沙裏無油麥中有麪
上堂舉僧問玄沙如何是學人自巳沙曰是你自巳
雲門曰沒量大人向語脉裏轉却有僧問如何是學
人自巳卽曰忽然路上有人與衲僧齋你也隨例得
飯喫師曰玄沙雲門垂手接人極省氣力最爲神妙
只恐者僧兩脚未曾踏着實地仍被生死波浪之所
飄流無有了日有僧問山僧如何是學人自巳但曰
入海泥牛奔似電者裏悟去始好開大口說大話不
然日邊路宜振步年少場任相羊喝

上堂頭頭得妙法法無差驀顧左右曰今朝有一鄉
人趕東關市左顧右盼並無好貨看得箇三脚猫中
意買將歸去放下來一看恰是泰嶽之山有獸曰辣
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遂高聲大叫曰阿哪
阿哪被山僧拄杖子聽見劈頭一棒曰你是鄉下村
人見箇甚麼也敢大驚小怪他有箇出身句子倒也
道得好舉似大衆卓拄杖曰茲茲天下虛尋覓此物
元來本現成
上堂但了本覺一心步步入圓常之路若逐無明散
意塵塵成生死之輪豎拂子曰此是本覺一心那箇
是無明散意擊拂子曰此是無明散意那箇是本覺
一心渭水不逢垂釣叟首陽應笑采薇人
上堂舉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門曰江西一隊老
漢寐語住也未僧無對師曰雲門秖要垂衣禁殿息
鼓邊庭折衝妙算未爲十全喜得者僧無侵疆略地
之意乃使韶陽邦國寧泰大衆且道山僧恁麼道意
在何處彼過研窮畱念切自知長短舊來無
上堂市聲浩浩風冷颼颼鷄啼白晝犬吠黃昏一一
與諸人示向上路了也得箇入處底有三十棒領去
山門外自打未得入頭者二六時中上來下去有迴

避無迴避喝一喝曰參
上堂事到二七推車撞壁無憂尋憂平地掘溝佛殿
與山門計較來沒得說僧堂與厨庫商量底盌脫丘
露柱言其實不會燈籠則消肚虛浮四天王多分擎
拳豎指怒布袋一味笑不斷頭獨有天華拄杖子不
識時務心心要截斷衆流乃犯衆而出曰你者一隊
瞌睡漢攢眉合眼着甚來繇卓拄杖曰者回去也放
下還將放下休
俞伯英請上堂世間有剛正路頭唯眞本雄才最易
履踐出世有省力法門唯大器上根不難信入以拂

子畫一畫秖要於中分析得來正偏兼到殺活並行橫也豎也經之緯之該今徹古徧界盈空利益於人孜孜無倦克究於巳切切不忘旣銷眞俗之名豈存彼此之相是知一切聖賢原無板定底格式所謂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然則向上秘訣不消一揑爲甚如此霜染多紅樹山藏秖白雲

上堂舉愚菴盂和尚晚參次有僧出禮拜曰求和尚開示愚菴曰與我移燈臺過來僧移過愚菴便喝師曰愚菴老人稟直方剛大之氣向雲門路上唱出新豐曲調鶯得聽者聵明者盲語者瘂行者跛故往往

爲醉人所推罵師如者僧江西湖南走得倦了欲討個安逸所在將養身心轉使得他手忙脚亂無所適從可不吞聲而含恨設有求天華開示又作麼生良久曰今朝天晚了來日來與你說

上堂南泉斬猫兒天之未喪斯文也趙州戴草鞋我知安劉者必勃矣有般盂浪漢眼裏未辨靑黃路頭不知遠近便道此心卽堯舜之心所事乃聖賢之事秖可半信是言半疑是跡拈起拄杖曰苟得此意貫古今而不失

因雪上堂舉洛浦問靑峰甚處去來峰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峰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向後去住個雪窩定矣師曰洛浦精神滿腹到者裏惑來惑殺人靑峰錦繡撑腸到者裏朴來朴殺人總向雪窩裏坐著如今雪漫漫地有者謂豐年呈瑞有者言好境成吟也不見人掃也不問深多少但聽得人互相歎揚迭爲褒美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你道落在甚麼處良久以拂子指雪曰看

上堂願一切衆生與我無異釋迦老子作如是言者要結識天下好漢爲相罵底對頭作相打底敵手爭柰罕遇其人山僧連日來氣悶也要尋箇鬬頭燥皮

一燥皮不知誰是好手良久顧左右曰量你者些頑皮到者裏也不敢出手拽拄杖打趂下座

上堂舉潙山侍百丈入山作務次丈曰將得火來麼山曰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山於地上拈一莖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師曰但凡天下事視之難見不敢談論百丈以後語有滲逗故天下人得而議之致累潙山臧否逆順無從定矣天華結制來巳三七日內外安泰上下交歡竝無餘事相累高聲曰大衆久立伏惟珍重

上堂同其一法中而不得此事釋迦老子旣說是同

又言不得惑亂人不少好與三十棒要會一法麼豎拂子曰者裏是欲知此事麼擊拂子曰者裏是若是通人分上眼裏也是耳裏也是寤時也是寐時也是不然更資一路去也乃擲拂子曰汝若不取後必憂悔

冬至小參陰極陽生枯木上花枝挺秀否極泰來死水裏蝦蟆活跳空刧以前轉身不坐千年床榻今世路頭移步踏開萬丈門庭村北村南歡言相慶人來人往和氣藹然雖則如是消長任時精粗由己故我衲僧家脚下無私眼中無翳甚麼處不是分明甚麼

處不是自已豈肯以勢推移隨他調度更須知老釋迦道我昔所誓願今者已滿足化一切衆生皆令入佛道恁麼則諸人冰霜苦志烟水勞心成佛利生從此成就如有不信也不得怨悵別人喝

復舉僧問黃龍晦機和尚急切相投請師通信龍曰火燒裙帶香師曰問者若饑渴之思飲嚼答者凭霄漢以待攀躋縱使沒量大底到者裏甚處湊泊何以解憂果要者邊那畔放曠隨緣山僧不妨通箇音信良久曰歌舞自來忘帝力精神無限在梅花

長至上堂化日迎長慶雲紀瑞從古至今流布世諦及未來際無有盡時總不如山僧煮青菜喫白飯啜茶四五盞瞌睡兩三回庭前曝背宜詠淸閒室內垂頭不煩絮聒靜以待陰陽之定小人自退復其見天地之心君子可登也不問榮枯變異也不管得失諸訛向父母未生前說箇暗號安排不得處打箇合同表示諸人已躬下一段大事因緣以拂子畫一畫曰自今以始靡祉不臻

上堂舉雪峰在洞山作飯頭每晨曉色未分便喫粥山問作麼生常侯得此時喫粥峰曰瞻星望月山曰忽遇雲霧靉靆又作麼生峰不對師曰洞山極視下

之盛節雪峰禀奉上之大經蓋承亂石頭其遺風餘烈有如是也後人不解尋流討源嘵嘵然雄爭奪之路竊自廣之名亦已大惑不必較量秖如洞山舌頭被雪峰坐斷還辨得麼良久曰日頭出夜半照耀珊瑚枝

雪照洞明送法衣請上堂雪覆萬年松徑雲遮一帶峰巒到者裏要箇知去就識高低其實難逢果是洞然明白底智照無偏語絕滲漏一眼看來原是一分本有家私曾無始終過患有般參格子禪底東摸西摸枉勞功用紛紜交錯如醉若狂有甚麼氣息提起

法衣曰秖者箇鷄足山中放不下大庾嶺頭提不起被山僧輕輕提接過來卷舒自在長短隨機簇錦聯翩紀綱佛祖條目剛大號令人天塵塵契旨無一塵不是自己威光法法歸宗無一法不是自己地面凡情莫能測度聖量豈可思惟不知明眼衲僧云何分析卓拄杖曰迢迢劫外封疆遠黑漆崐崘踏雪行

檀越陶祁音同室施氏請上堂如是妙法諸佛如來過無量劫時乃說之山僧今日受檀越殷勤之請可以攀條引例遂拈起拄杖曰以此能含萬有萬有不出於此若眼裏有珠耳中有竅底此處彼處全該世出世間獨得不用舉一步偏參法界友出語蓋天蓋地吐氣爲雨爲霖乃見斯文有在正法可維慧命綿長子孫保之更說甚麼陸脩靜喫茶陶淵明愛酒此段風猷傳不朽那知琴理在無絃最好是無生曲子得意彈時須妙手以手作彈琴勢顧左右曰大衆還知否

大慶院谷虛祐儀師宗祖機請上堂拈拄杖曰人人有張口橫說豎說不會說著此事卓一下曰人人有雙脚東踏西踏不曾踏著斯門劉鐵磨推倒潙山日麗中天明杲杲末山尼鈍置灌谿烟埋古路意悠悠衆中若有人言無固無必有殺有活我也知你是矮子觀場隨人歡笑有甚麼準的其有堅固大志者無往而不得也所以寒風緊切路次迢遙朝離大慶暮抵天華難解難入之門一踏而入難識難知之法一目而知無有一毫隔礙無有一點狐疑卽徐徐謂吾曰祖翁家業已屬紹隆向上門風如何展演山僧到此分疏不來巧言不如直道遂喝一喝曰今日有齋不喫定是杭州阿獃

上堂樹道者以人樹道者以信山僧謬爲樹道之人也非是家常籌策則因坐客長談與道相違於信何

立今朝稍覺空閑與諸人動地驚天說一回胡達磨氣苦梁王殿盧行者跳脫黃梅山畢竟大鬧曹溪路又是甚麼人拍案一下曰且聽下回分解

上堂如來一代時敎已有人指註了也祖師千七百則機緣已有人批判了也諸人本分去處已是頭頭顯露了也山僧豈敢相謾時當淺冬天氣和暖如春大抵冬行春令寒暑不正有一事恐不說不知大衆聽著世事任他顚倒換蒙頭衲被照常時

薦一德菴主其徒靈如請上堂生死涅槃菩提煩惱擊拂子曰一擊百雜碎小家子未識木中有火鑽裏

有金固是放不開捏不聚若出格丈夫領得少分就在凡庸即登寶位身前身後無不風光自西自東隨處安樂可見此箇門中求其生死染淨迷悟去來原不可得那論機感即生緣盡即滅擾擾紛紛全無定止且一德菴主生前標致一味淸奇末後常光了然頓現其靈如轉從山僧邊覓一似山頭採藻海底尋針雖然不可孤其來意與汝說箇諦當豎拂子曰雪飄未滅山頭翠雨過重添竹上靑

一燈出關請上堂大地是玄關虛空爲鎖鑰開合不違時出入何定法有本領底衲僧到者裏晝見日夜

見星奮勇作爲勞倦休息人境交加好惡兼到舉心即錯動念即乖縱使蓋覆蓋覆不來雖欲顯現顯現不得如今打破關擊開鎖袈裟裹亂雲草鞵入鬧市東西南北自在優游上下四維誰敢等匹若到天華門下勘過了且向一邊立地何故漁舟野渡吹橫笛雪曲蘆灣幾箇聞

晩參舉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僧曰曾到州曰喫茶去又問一僧曾到此間麼僧曰不曾到州曰喫茶去院主曰和尚爲甚麼曾到也喫茶去不曾到也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曰喫茶去師曰趙州古佛展

拓家務游刃成風尊卑一致彼此同歡本欲弘相見親厚之道却被院主捉了破綻乃呵呵大笑曰大衆你道笑箇甚麼我笑百二十歲老趙州因人碌碌不得安閒故遺話柄在人間

開山湛和尚忌日上堂大聖人爲向上不傳之秘密而出現於世也若天地之量化育萬物而無所不行猶日月之光洞照十虛而無所不到及乎化事告終入甚深大定以海印三昧印衆生心觀根大小應機而說深遠悠長無有間歇恁麼則我師翁示滅以來已四十六年其動靜寒溫興居食息未常與諸人須

臾離也設使信不堅強疑不消化山僧擔出師翁舊時拍板唱出師翁舊時曲譜令未聞者皆悉得聞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拂子曰者一莖子釋迦老子拈起後未曾有人拈著達磨大師直指後未曾有人指著山僧豈是不欲分付總要待箇時節今朝臘月初五日與諸人揭示去也擲拂子曰斟酌萬殊底自無錯謬

臘八解制兼謝文慧衆道侶齋上堂有脩有證捏目生花無作無爲迷宗失旨天南孤客地北畸人撥草瞻風勞筋苦骨口不亂言身不苟動坐斷諸緣而堅

執泯忘一切而守愚極思慮而未聞獲益費日月而
不見成功譬如大富長者家子拋棄本有如意受用
甘自飄零沿門乞匃有般漢聞著如此語言心憒憒
口悱悱却道淨飯王太子捨王宮往雪山夜裏覩見
明星還算得麼山僧但曰錯且道是世尊錯是山僧
錯是諸人錯若簡點得出表裏如一動靜無二有馬
騎馬有船坐船大輅山文慧禪士領一隊善信道侶
謹設伊蒲竭誠祖餞如清楚不來住底住今去底去
極分明事莫生疑

上堂烏鴉鬧亂寒烟白鷺斜飛細雨三三兩兩行人
去去來來遊子若能和會事同一家如不了知對面
千里擊拂子曰此是山僧眞實語

上堂勾踐破吳之節制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
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民赴水者賞在水也祖師策
人之號令爲生死而鼓之使人經危冒險而無顧心
者賞在道也其說如伊三點不無優劣有人撿點得
出者賞一柄龜毛拂子良久無人出若然則山僧打
退鼓去也卓拄杖下座

除夜小參波波汲汲忒很藉銷算分明在今日若有
絲毫理不清來朝觸緒仍啾唧道流聚首益關情大
事因緣未了畢孤身飄笠百城遊寒暑推遷任南北
最親父母遠拋離於師恩厚論年隔卓異英風漠不
聞情波識浪幾時息死生若夢路漫漫不顧雪飛頭
上白生平究竟欲何爲東討西尋徒費力密意當知
在汝邊放下癡狂本不失一聲囫地眼睛開知燈是
火無疑惑法苑摧殘實可傷說著石人也淚滴敢望
空羣汗血駒奮威共挽曹溪脈我慚弱骨不堪支捫
躬循省面常赤適臨除夜歎浮沉好是推車撞著壁
賴有先宗標格存隨家豐儉可憑式蕭疎風味與君
傾靠倒虛空須久立決是諸仁入耳難珍重歸堂喫
茶歇

復舉禾山師陰禪師因僧問王子未來登何人當治
化山曰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不致太平年僧曰恁
麼則治化之功不當山曰亦有當僧曰如何是當山
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師曰惟上意可能品位羣僚
非羣僚無以宣傳上意上下和融正偏兼到固宜推
重於禾山欲闡明尊貴一路終非容易天華門下飯
香脫粟羹厭黃虀舉事無異同之事用心乃佛祖之
心非大猷不陳於前有正令必行於外從年頭至年
尾家風如此要顯不尊貴一路極是不難良久顧左

右曰爐邊話徹生平事天上遙分曉色來

元旦上堂般若海濶入之者方悟無邊法性山高升之者乃知彌進茲逢元旦首祚泰運當隮寶爐香散瑞靄騰天黃閣簾垂嵩呼震地妙挾全該渾忘尊貴萬機普應豈坐今時正恁麼時十方國土玉燭風高一切人民光明遂業我衲僧家放憨林下悅豫時常水土恩滖檀扉德曼合𧨾本願之懷共助無為之化而今大衆已入般若海升法性山秪如道𡨥算無疆如何仰祝野老一杯復一笑村童相樂太平年

劉子莊保安請上堂是法甚滖奧夾竹梅花浮暗香

少有能信者隔樹黃鸝報好音及乎道箇現成公案不假思惟便將日用尋常底點胷點脇如獲髻珠都無實義大丈夫漢胷襟廣大機略神奇向佛未出世祖不西來時一拳拳倒百億須彌一趯趯翻大千剎海則知造諸惡業是幻起諸善法是幻然後入眞入俗無異無同丹宵獨步砥柱中流開示一切拔濟羣生可令病者瘥聵者聽如迷忽悟如瘖得[illegible]惟此一門最為尊貴雖然更有一句子道得來身心悅豫慧算無窮山僧不能言待拄杖子轉一語卓拄杖曰錦繡春如許憑君子細看

上堂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趙州親見南泉鎮州出大蘿蔔端的將來猶如馬上看山色夢中把酒卮有什麼意味佛殿前立僧堂裏行誰敢謾汝大家在者裏尋常底如何道良久顧衆曰日不知夜月不知晝

據新室晩參繼文之業立武之功道吾舞笏石鞏張弓若能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卓拄杖曰飛閣捲簾圖畫裏青山無限白雲中

上堂烏衣梁上口喃喃已極分明豈用參但見春光欲歸去殘紅徧野問誰諳老釋迦為大事因緣而出

胡達磨以單傳密印而來將謂有多少奇特山僧有一句只是不舉向諸人何故時清自古厭談兵

燕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二

侍者超卓錄

住越州東關天華寺語錄

上堂秋風敲籬下冬日到階前其中有一句搆得者暑往寒來橫七豎八端拱無為自在受用可為無事人否則拄杖子穿了鼻孔拈拄杖卓一下張顛醉後此尤顛

上堂橫按拄杖大衆若恁麼去好跨青雲之步若不恁麼枉勞白首之心或總不恁麼聲光藹著大典未中其間有一箇半箇別有轉身一路可謂機不墮位

氣粲驚羣天華侭權跡而開寶藏定父子而付家珍良久乃擲下拄杖

一燈關主五十初度請上堂此事如康莊大路一切人履踐於中而無障礙以未透玄關者動輙情境上馳求識路裏奔逸思量何門可以進脩揣度何門可以證入不墮功動便落滲漏須得如猛虎插翅向末山頂上飛騰百草頭邊坐卧順逆高低無拘無束聖凡愚智誰後誰先有時捏聚促無量劫歸瞬息時有時放開延刹那頃為無量劫格外風光從容可玩壺中歲月曆數難該風儀挺挺領袖堂堂自絕偏枯之患豈有向背之咎天華有口說不清楚設有俊邁衲僧勘驗得十分諦當一點不差竪拂子曰猶欠者一著

上堂舉福州牛頭微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微曰山畬脫粟飯野菜澹黃虀曰忽有上客來又作麼生曰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師曰從上遠猷時人難搆陽春高唱罕遇知音牛頭雖是家禮是稱矣賢有致在上士或以成徽中下之根終於難信設問天華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入世皆因拙逢人只皺眉忽遇上客來將何秪待苦茗賫三碗佳言讓十分

謝栽禾上堂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釋迦老子見解偏枯天華寺裏本有祖父田園塍畦清楚界畔分明含十方土並無虧盈近來雨水及時內外同心努力栽種已畢所獲秋成之利人人可得而知夜來石女唱出巴歌驚起木人大聲笑道既然皆是可得用鼓者片唇皮作甚麼卓拄杖曰謂我無能說大義勞君辛苦願加飱

上堂張弓架箭難讎向日之殷疊石敝泥未愜披雲之素窮玄喪本體妙失宗可以廢而不恤設問諸人自已底事若道穿衣喫飯有甚麼難恁麼會錯了也

喝一喝
弁山且拙和尚至上堂豎拂子曰者是先師翁用不
盡底至大無垠不可以測其淺廣最高無上不可以
察其指蹤但山僧心雖望古力不從時致使路盈豐
草殿厚青苔濫竽承乏未能恢大宗猷有般頑賴漢
子攢蔟將來箇箇挺風雲之豪氣人人堅鐵石之雄
心都道劫外家私咸歸掌握壺中風月獨暢本懷及
乎輕輕向他道箇未在情知怨我者多諒我者少所
喜有大知識忽從苕上觸熱而來施塵刹之光明爲
萬途之津筏願與諸人洗除情垢拔斷疑根於深法

中普能利益只恐根浮力淺者到此沉吟故我爲汝
等作箇通事舍人乃擊拂子曰遐想多年眞手足雲
門一曲奏塤篪
上堂大堤楊柳隔岸桃花相看不厭傲殺漁家喲恁
麼會去雲巖一路草枯烟斷
顯聖元潔和尚至上堂烈日炎炎境風浩浩萬卉焦
枯羣生渴注天華雖有些些乾爆爆底不作麤妙豐儉
隨時據明眼看來大似六月樊絮提向十字街頭出
賣孰肯顧著惟我顯聖和尚元老師兄妙挾全該正
偏兼到具莫測之鴻慈有救時之大力如一日光千

山並照徧一雲雨大地普滋枯木被之立見開花敗
種遇之登時擢秀謂唱新豐而振潁滯耶水而逆流
此其餘事也雖然當知本來尊貴之人不坐尊貴之
位始爲尊貴既尊貴之人不歷位次甚處與他相見
良久顧左右曰請顯聖和尚能示演說
解夏上堂舉清化訥和尚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
不疑惑去化曰好僧曰恁麼則得遇於師去也化曰
珍重師曰好好先生還他清化者僧要到無疑惑田
地待三十年後雖然用三十年作甚麼良久喝半夜
蠟人驚破夢秋烟隨挂水雲瓢

上堂舉曹山霞禪師因僧侍立山曰道者可煞熱曰
是乃問秪如恁麼熱向甚麼處迴避山曰鑊湯爐炭
裏迴避曰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山曰衆苦不能
到師曰清如秋爽和若陽春人情流通今古攸同曹
山道箇鑊湯爐炭裏衆苦不能到天下人孰肯信設
有達其源委者雖謂者邊那邊闡揚無滯熱處寒處
所向皆宜然要與曹山相見猶隔遠在何故拍案一
下曰此曲秖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上堂舉雪竇顯和尚示衆曰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

師曰此事非雪竇主張幾於蔑落子細看來也秖是
爵飯萎嬰孩天華則不然諸人要知眞實相為麼乃
擲拂子下座
祁季超訃至上堂七十八年能事畢世緣長揖意無
干沒絃琴上知音少轉覺秋深祖道寒諸人還知麼
此我法兄季超居士先師愛重之子也法門有力之
人也山僧最契之友也蓋以金粟身示維摩相道傳
東魯印佩西來風高簡素警悟囂浮心存溫雅提獎
後賢立言抹樊中書君不厭疲勞攝化隨宜拄杖子
縱橫無礙有時轉入俗之機父慈子孝玉綫金針有
時高出世之韻白鳥烟波東湧西沒曾行長老之令
密菴自號久落人間欲明洞上之燈嗣亂有人可徵
日後蓋伊生平諸聖不慕已靈不重世間出世一道
齊平故於敵手足時談笑自如跏趺而逝到者裏始
知西遯翁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
召衆曰既不生亦不滅且道居士即今在甚麼處良
久曰有脚不隨來去轉鐵牛奔吼意常閒
上堂舉仰山寂和尚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
甚麼仰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語師曰仰山尋常動
有宜靜有則是故天下無不同之人無不同之心忽

被者僧路次一逼便前遮後擁極是好笑天華即不
然待問和尚手中是甚麼乃拈起拄杖曰試辨看僧
或別有生涯不妨痛與三十自當無閒事相伴老雲
根
檀越誕辰請上堂紅樹山山列畫屏庭前栢子日青
青眞人壽量本無數趙老何拘百二齡拈拄杖秖要
者箇淸頭得去上至諸佛聖人盡所圓滿下及蜎飛
蠕動無不具周父母未生前不曾增一絲毫父母已
生後不曾減一些些子垂髫之時穿衣喫飯也是者箇
境界從心之年教子弄孫不踰此段規模若分白栴
檀片片而本香無異猶布青陽令處處而春色皆同
惟善巧智之所知有廣大心之所信是則名曰金剛
不壞善巧種智然於一切諸法種種所緣求其一相
悉不可得今日張門智廣古稀慶誕要說法身慧命
兩得綿長佛事人情一法咸備山僧到此分剖不來
且阿誰道得卓拄杖萬年一念已如是塵劫春秋不
再思
上堂要去西關過西欲到東關向東市上買賣好做
更無一箇相逢拍禪床春深滿徑是殘紅
蕭山弟子智利誕辰請上堂豎拂子大衆見麼好幅

長生畫圖不假丹青描繪天然尊貴道出常情但是一類人眼中惑翳脚下疑迷例同花甲譜上摹勘工拙較計春秋東看則西南觀成北無所定旨設使有大智底深入此門進一步踏著向上一路肯回頭看時其間峰巒秀異松栢爭姸鶴鳴子和桂馥蘭馨流長源遠境界玲瓏一覽知妙於是山僧拂子喜躍不禁跨跳上天招呼南極老人同聲稱讚天普蓋地普載劫石有銷此箇不壞入世形儀出世心綠水青山長自在擊拂子

上堂釋迦一瞬家風以揚泰伯三讓周道以昌從上來事固有様子須知天華行徑自別良久顧左右風寒雨冷天猶晚不識行人歸未歸

結制小參栽耕數十畝荒田半屬秋登半枉然衲子競頭倚空室各言訪道爲參禪旣到者裏計無所施只有箇海上仙方壺中秘訣若肯深信佩服長年不喫飯可以不饑終日不穿衣可以不冷將腰包頂笠高挂壁上迷悟生死盡情放下敢保夜夢醒時伸手摸著鼻孔囫原來不在別處嗄在甚麼處

復舉天童咸啟禪師因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啟曰我者裏一屙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箇曰

和尚與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使得啟曰近前來箇近前啟曰老僧如此秪對過在甚麼處箇無對啟便打師曰啟和尚高飛霞之調世寡和矣箇大德弄明月之珠人皆仰之山僧看來都有些些矢屎臭氣有辨得底傑異英標於斯可見更或如何若何且向矢屎裏覷出來與你道箇畢竟此中無委曲時人都是錯商量

結制上堂熱鬧法筵四事豐美富貴蔟席萬様精奇或一千五百結冬冬過夏粹然鸞鳳和聲可鳴諸方冠冕之盛惟我天華家風冷淡一般窮酸不屈之士偏愛團聚三飡冷粥喫者攢眉空爭餓氣與此事那得相應然而事不能已略將舊日條章可以重申告誡一者不得虛空釘橛平地起堆二者不得聚緣內搖趣外奔逸三者不得東司上吐唾佛殿前欬嗽四者不得喫飯嚼破米飲茶濕却口其中有箇消息爲汝略通一線閒是閒非俱莫管留些些煖氣養丹田

上堂全提向上獨暢本懷盡大地苔深草茂偏門別啟東閣大開統十方歡歌樂舞者般器具我用不慣山僧今日要與諸人相見說箇甚麼卽得以拂子擊香案若不得此一句謾浪風流未有時

上堂舉教中道於一物中各隨其意所見差別拈拄杖山僧喚作拄杖諸人喚作甚麼良久不要礙我行路遂以拄杖打趂

上堂遠從曠劫以至今生轉加沉墜愈見昏迷如衣弊絮入荊棘林處處罣礙者般說話傍邊聽了太屈辱生殊不知大丈夫無固無必曠劫今生隨緣放浪生死大事不用安排㯃桶趯穿絕無忌諱但其中有箇竅不可不知你道是甚麼竅喝離此別無方便

上堂舉石頭遷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某甲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曰石頭

老祖揄揚萬古嶶猷雍容三代禮樂爲人旣竭苦心無不蒙其級引及被者僧問著草率應酧其少室舊章曹溪遺美於是乎闕焉設有問天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曰玉人夢破臨風懶石馬驚回背月明且道石頭底天華底爲復是同是別若言同爭奈語有差殊若言別未免情存向背有辨得出二六時中任運東西不然問取堂中第一座

上堂坐禪一七夙興夜寐問及巳躬都言不會東村王老聞之笑靦在地且道笑箇甚麼笑我天華一隊禪和子好似東關街上白撞底上來下去東掏西摸

遇見者皆是此詭貌異形殺豬剝狗閙日高眠威獰虎兕所貴惟鵝鷺所寶惟米荳取之以道用之以時伸頭縮項無處下手從朝至暮毫無出息祇自口喃喃曰枉自多辛苦此事不相應山僧拄杖子聽見了惱將起來劈頭打曰你是箇俗漢敢向我祖師門下亂說是非妄談長短那王老兒疾走無邊方去也大衆從今底事休相問珍重歸堂且喫茶

謝秉拂上堂豎拂子者箇如大海波瀾雖攝波入水波浪不損或波瀾紛紛而起湛水無虧是爲一味平等法門昨日首座巳說了也若欲大小總歸此門本

末咸居正位山僧敢不爲之喝彩擊拂子合膠續斷絃須是孤鸞髓

上堂善哉膏粱子營生浩且博富貴之家但講底奢華欵段衲僧家未喫飯先嫌淡未呷酢先苦酸只說底寂寞情懷極而論之總未到眞實田地有雲門胡餠曹山老酒還嘗著滋味也未不然天華今日作一分供養以拂子畫圓相兩手托呈曰時勢荒歉略表其意

上堂雪峰輥三箇木毬子湖養一隻獰狗說尊貴則並九重深密論賤用則同草店家風可惜二大老不

明那一竅如何是那一竅一石米一千錢無所疑惑莫問南邊與北邊擊拂子曰參

上堂喝曰當時釋迦老子下得者一喝不致四十九年霜露淒其風塵落莫胡達磨下得者一喝不致毒藥灌心寒巖冷坐從上知識天下大老下得者一喝不致夢中說夢謾人自謾衲僧家下得者一喝不致生平望空啟告掘地覓天或有人出曰和尚過患誰為哀憐復喝曰合取狗口

上堂舉雪峰在洞山時山問甚處來峰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峰曰一斧斫成山曰此是者邊事那邊

事作麼生峰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者邊事如何是那邊事峰休去師曰匯川流於吐納洞山之曠度也矢曲折以朝宗雪峰之精恍也雖一家和氣成千古美談若論那邊事猶未在山僧可念箇補闕眞言良久玉鷄曉唱黃金殿仙子雲端扣齒牙

上堂朕兆未分以前庭中日色無邊暖文彩全彰之後望裏山光不斷青雲門道箇乾矢橛莫是者便是麼若是夷齊餓首陽生平誓不食周粟

上堂求仁本自我舒卷豈由人巧拙烏容辨主賓亦不論以拂子東邊擊曰者裏明得絕尋頭癡狂之見西邊擊曰者裏明得捨草菴下劣之心中間擊曰者裏明得遇飯喫飯逢茶喫茶要坐便坐欲行便行阿那箇是聖人凡夫喚甚麼作生死迷悟鸞錦織成霏五彩夜闌石女嬾登機

上堂舉趙州在東司上喚侍者曰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曰老趙州大似喫飯飽了閒坐不過切念箕裘之重不顧門戶之羞東司上雖不說佛法已是臭氣薰人天華者裏侍者十餘箇朝暮出入動靜寒暄也不瑣屑干勞也不無因相喚也不畫地為餅也不點鐵成金和氣甘言彼此無慍

然要見趙州則易見天華則難見天華則易要見侍者則難何故但知松挺擎霄勢不道根頭有伏苓

上堂一踏直到底者未許人前亂開口三搭不回頭者荊棘林中無出路縱是師王翻躑壯士屈伸門門可以盤礴句句合於宮商正好喫棒那堪向鏡裏攀花水中撈月竭茲筋力忘寒暑笑倒泥堆老相公

上堂聖非諸佛凡非眾生無比之德無作之功虛行者到黃梅碓坊舂米周金剛訪龍潭吹滅紙燭聞名莫若見面潛通不如明說文殊普賢貶向鐵圍癩狗泥猪直升兜率喝

上堂照不離體用不失機有時出一言高古細密有時垂一句平淡麤踈上下交徹麤細俱融蜉蝣蹈斷金剛脊白蟻鑽空鐵壁心拍案一下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久參上士端的端的

上堂霜風觸處到輙動故人思拈拄杖看看如來所有甚深祕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理會也好不理會也好何故剛腸時所忌心熱世言癡

上堂屈指光陰歸已快三七功程半點無在鎮州蘿蔔囫圇吞滋味誰相受青州布衫拋向闌干外本來面目見無因一口氣不來如何理會我欲諦衷情又恐諸人怪聽南來寒鴈一聲擊拂子要作大英雄莫自謾昧

晚參舉金峰一日拈起枕子謂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和尚喚作甚麼峰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峰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子峰曰落在金峰窠裏師曰大抵世間事皆談笑而成其襟度豈浮沉可測衲僧家到者裏說之容易行之實難喚作枕子不喚枕子俱墮金峰窠裏下得箇甚麼語出得金峰窠曰良久時閒隨意過日久見情長

彌陀誕日上堂境風浩大世路高低竛竮遊子何處依棲留不住綠水東流最迅速白駒過隙尋思路絕計無所施豎拂子彌陀降生也却道有箇極樂地方清幽勝槩水鳥談玄樹林成蓋飯食經行自在碧沼花開如有待以拂子招曰善男子回心好歸去來

上堂白日樓頭憨睡野鳥窻前喚起尋思都徧無蹤直是懊悶不已諸人揀得著時切莫藏在懷裏將來呈似山僧三十烏藤賞你顧左右我看你也是新羅人喫冷水

長至上堂以不二相徹見十方惟一心門統收萬彙要識不二相麼豎拂子此箇是要知一心門麼擊拂子者裏是靈利衲僧入得此門見得諦當輕輕撥動關棙子靈機變化宛轉偏圓淵猷早暢祖道大亨一陽動處先來劫外春光萬彙蘇時盡收今時陋轍更有底向虛空背上翻箇觔斗過來却道佛未生時祖不西來別有一句子山僧豈可不與斟酌定當復擊拂子灰片飛葭管流鶯沸滿枝

上堂良久如斯典則不落名言情生卽一體成異理融而萬化必彰能十二時不向凡聖位裏立地或卷或舒可尊可貴喝一喝東關橋下水依舊向西流

到顯聖請上堂古佛家風祖宗事業從本以來巍峨

浩大猶如杲日當天疾雷震地十方剎土莫不承此光明一切異生莫不賴此恩力況我元兄堂頭寶鏡高懸妖怪俱遁靈鋒在握殺活並行一語一默咸培根本一動一靜盡闡大猷已將此段光明盡情揭示了也有般漢到者裏坐守大功力窮進退若問路而不行家鄉轉遠見至寶而不取還受貧窮天華瞻風晉謁不敢客行主令秖藉古佛威光與大衆略通一線卓拄杖化裁妙密天然貴禮樂還知格外尊

西蓮化士請上堂密室緊閉三三兩兩欲言不言東覷西覷實是無可柰何一日中門洞開濟濟楚楚孟

夏漸熱仲冬嚴寒總不違時失候惟偲強底自道隨他恁麼我手段出奇樂說無礙曉聽鷄鳴暮歸犬吠狹路上親見作家被伊翻轉面皮一撥得箇入處風以如是雨以如是始謂不空過一生究竟來有者是一邊無者是一邊設使解絕偏枯言無滲漏玉線暗穿金針密度纔得箇到家消息者箇那箇既已知有山僧何用喃喃喝好歹都包在裏邊

上堂天華者裏有一物恰是人人少不得上口輕輕齩嚼時緊皺眉頭急吐出不吐出喪身失命有何極若吐出未免過後重相憶你道是甚麼物良久撇攪

點茶無趣向甘回齒頰有清香

上堂舉潙山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進前潙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潙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師曰激揚此道意無不同父子醻唱何者非賢秖如潙山曰汝屈我我屈汝仰山和身倒地又是甚麼節目聽取一頌父子心腸鐵鑄成進前退後豈柔情老胡家訓分明在今古悠悠讀不清

請上堂霜白皚皚朔風凜凜發心不易進棹尤難就中一句冷煖自知向上一機有誰辨得所以要得此

事立成匪由他術唯自信而無疑終不起於餘念諸人若肯恁麼信得及去取捨難易得失有無一道坦然萬事了畢卓拄杖檀波浩大算無涯究竟皆因此眞實

解制小參靈峰正意少室本懷因緣未遇不敢宣傳時節到來方堪闡發天華者裏明朝解制今夜與諸人說了脚跟穩當底長短高低自會料理凝滯未泮底旅館烟扉玄途風景視爲泛常輕心棄恐非是隨緣作主之盛業若知得達磨不是祖遂擊拂子即此亦不必

臘八解制上堂雨勢彌漫風頭緊峭萬水冰堅千山寒色受餓瞿曇被星光刺破眼睛罷參衲子趂此時放開懷抱路近路遠妙翅搏風峰北峰南神蹄逐日萬境以之互換多門由是圓通但山僧堂裏痛罵底切勿記心佛殿前惡詈底願無留念前面若逢舊識人只將一句分明舉你道那一句喝一喝

除夜小參空今日月逝愧無古人度功名惜未立青鬂巳改素世間為功名爵位之士以時光易過老大無成其感歎如斯也我林下人辭親割愛依師學道光陰冉冉歲月悠悠行業未純證悟尚缺佛祖因緣置之罔問古今樞要茫乎不知無明墻屼轉高識海波濤愈大將自巳一分本有田園染汙於貪嗔境上荒蕪於聲色堆邊不曾簡點淸楚開眼受人埋沒臨到年窮月盡岐路多端那得事事無礙愁憂萬緒安能法法無差山僧若仍緘口杜詞敢道化權未周事儀不備置拂子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復舉大陽玄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玄曰滿瓶傾不出大地沒饑人師曰玄祖七事豐盈四緣具足略露家風人皆仰止然雖情理兼到其柰儉而不奢天華愁柴少米移東補西年年如式事事隨常實非受用自在秖是貧而無諂今夜或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夜坐山堂無一事春來庭樹聽鶯啼

元日上堂堯階晝永天子令新諸佛開大自在門列祖示妙莊嚴路東村王老猿臂長伸西舍張婆蛾眉淡掃山門前合掌佛殿裏燒香殷勤禱祝曰身躬康泰家業興隆順時無累養德怡神年芳石女生箇白頭兒子潦倒木人再娶無舌大孃團圞到老共說無生妙則甚妙到底有些俗氣衲僧家莫別有長處麼秖笑張公喫私酒李翁醉倒在街頭

肅衆上堂一器中水淡性恒然若投黃連則苦如下甘草則甜古人恁麼道甜時甜殺苦時苦殺那得有平和日子天華者裏如一器水黃連甘草盡在其中淡性亦不外總要他喜甜底知些苦味喫苦底知些甜味如是則十二時中自然風恬浪靜要與本分相應向上更有事在喝寒暑迭遷光陰不借

出隊上堂門千戶萬細語麤言秖要箇不受惑底人如得無量劫來不異今日且道今日事如何拈拄杖佛法無多斯可託松筠不爲歲寒移

過弁山請上堂竪拂子此一著子絕無向背不落正偏若非金剛眼正銕石心堅要使曹溪脈遠洞水流

長大不容易所以華林園箇老漢氣陵今古度越滄溟宗通說通力大用大奮勇無畏摧諸異見迷妄由他扶眞在我有時尊貴未形靑龍岡上月皎風淸有時主賓互換花石軒中雷驚電掃有時劫前運步垂師表於百城有時量外施機振宗猷於三楚但嚴從立令格調太高撥草瞻風湊泊不上天華到者裏適聽大夏之聲巳是妙超情謂扣缶徒勞恐衆中有未了者不妨再通箇消息擊拂子深心祖道扶秋晚得見眞風古不殊

上堂竪拂子者些子不是本地風光亦非衲僧巴鼻

向之即背近之即離取而復失急而復遲到者裏千聖拱手無可設施諸人勞形如何湊泊擲拂子一憑脚下摸取

顯聖元和尚訃至上堂法道垂秋正宗淡薄狂惑喪心冥頑鼓翅佩佛心印揚化利生者不啻一絲九鼎須得大力量人乘誓願來入險惡世悲心浩大相與扶持庶俾洞上之道光大顯著綿遠悠長故元和尚願力大法眼正爲道眞利生切多刹布影一體分光摧諸異見開闢正途其良工苦心如大醫王之奇方妙藥盡入手籍凡一切人秘密之證與不可救之病覩諸指掌巳暢本懷不復迴根但參學人情謂未超地位未到向背猶存殺活未備總道生死海未渡無明山愈高生疑悔心有孺子慕擊拂子者是元和尚末後爲人句子知恩者善自保任

上堂拈拄杖好景無限人人愛著還看見者箇麼古今如夢人人可曉還夢見者箇麼卓一下不滿諸人一笑

上堂言滿天下無口過終非衲子本懷行滿天下無怨惡不是道人步驟直饒出不由戸坐不當堂正眼看來有甚氣息畢竟如何退後退後

上堂良久高聲喚曰大衆衆回首師曰諸人適纔作禮山僧大喚一聲若進前未爲拔萃若退後不是超羣或不進前不退後正墮在無爲必死之地如何是出身一路良久喝曰去

上堂覩桃悟道靈雲常式擊竹明心香嚴陋規衲僧分上總用不著秖如不循規不蹈式衲僧分上又作麼生良久曰口挂壁上

上堂衣穿骨露脚瘦鞵寬夜樓霜重曉徑風寒谷口雲横迷巢多鳥雜門雪擁去路尤難細語麤言全超不借有年無德未許偸安光陰箭急好生看喝

因事上堂法苑春深時鳥千枝響韻祖庭秋晚寒蛩四野繇音然則正法無偏時同人異究竟出家兒作麼生行履豎拂子好省多聞若看他彼上人

結制小叅拈拄杖登危陟險萬水千山朝離村巷暮宿蘆灣也只是者箇高懸斗笠脫下草鞵掀翻漆桶滿面灰塵推倒須彌風清八極也只是者箇機前著眼格外翻身縱星流電卷之威行陶鑄聖凡之令也只是者箇上根利器欲克明已事者裏見得諦當便能高而可援深而可測無所不周無事不畢卓拄杖是則是我者裏未敢相許

上堂紙撚無油一點便著好箇洞山露出馬脚多少好漢子到者裏循墻摸壁不知天曉日晡倘若有人問天華只道五更鐘後聽鷄鳴

七夕上堂四時光景不得一時翫賞寒蛩聲中消息既通梧桐葉上好語多同七月七日鵲橋頭夜半無人相與立拈拄杖曰拄杖子聞得恁麼事不覺大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乃擲拄杖

上堂鄉村水近多青草尖衆蚊蟲亂來噉撲得手酸倦欲眠撞動晨鐘要起早叅何禪學何道不煩惱却言好絡典城裏五文錢買得柄芭蕉扇打破了

結制休心禪人請上堂黃葉紛紛落滿溪白雲横谷路高低十方智者咸相聚捏得頭齊脚不齊豎拂子若論者此子極是現成正去偏來明投暗合從來不屬修證豈可受人抑逼諸人信得及身爲放捨志决生平烽烟永息天下太平管取執金鞭而上馬入御苑而唱歌有甚麼不風流有甚麼不自在若也能方而不能圓能高而不能下能出而不能入能動而不能靜山僧爲諸人再下楔中之楔今年去年冥鴻天杪不覺光陰虛度了誤賺生平多少到此孬努力還嫌不早實情一語報君知用心不若休心好擊拂子一下

上堂至寶自在内衣裏枉者馳求受苦辛遂起身抖擻曰狼藉不少

上堂一張口挂在東壁上塵封烟鎖自春徂夏再三要開開不來若秖道無佛無衆生爲宗旨無能化所化爲絡隆如何敢稱老胡後裔遂以手作摇船勢大衆來蘆花漁父艇同泛月明前喝到了請上岍

蕪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三

侍者本孝錄

住越州東關天華寺語錄

上堂舉僧問古德萬境來侵時如何德曰且坐著師曰莫動著且教坐殺者漢或有問天華萬境來侵時如何野鳥一聲花自落綠陰高卧北窻幽

上堂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以甚麼爲眞喚甚麼作見花老蜂王逸春深燕子新門前逢故客笑問是何人忽有箇衲僧出曰和尚恁麼道天下人未肯在是我同流

坦然知浴請上堂古路坦然如何履踐霜重風嚴夜船到岸爲輸一點赤心說了許多方便旣是自肯承當不昧絲毫全無滲漏理合歸家穩坐不復思惟籌算桶裏水鉢裏飯一任細嚼麤飡好生無猒浴鍋頭兩兩三三總是時人功幹緇緇素素辛辛苦苦不離者邊那畔迦葉親聞底達磨不識底翫作一團混成一片如斯之事無有錯謬如來明見山僧看來秖得一半還有那一半良久今年田稻不登只好隨家豐儉

上堂夜來則眠睡覺便起無位眞人多嗔少喜林頭擊碎唾壺是箇甚麼道理咄猫兒捉老鼠

上堂深宮月鎖人靜燭殘寶印頓提全彰至化直饒恁麼來者猶是功勳邊事尊貴一路如何行履金烏啼夜半玉鷺宿蘆灣

上堂崇虛非徵積實莫尚東廊下左邊底西廊下右邊底拍案一下者裏用得著敢保千愁萬愁一時埽蕩便下座

上堂道無可道禪無可傳秖有一事說與高賢見人喫著青梅子縱不酸心也皺眉

上堂是與不是知與不知倚墻靠壁漢不堪共語篤

志眞參死心研究非大丈夫之氣槩請過一邊秖如師子兒哮吼時如何顧左右幾乎驚殺人

上堂虛空可銷殞無明無斷時如實而言若是箇人且不如是春暖張公子村墟醉不休

客至上堂卽賔卽主非短非長遠山叠翠流水增瀾儒者讀春秋善能甄別賢否道士鍊丹液自可忘情絕解衲僧與道件交肩過合作麼生莫言相見易此歡是最難

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師曰老趙州如此答話圖快眼

下風稜不顧曰後盤錯非唯使者倚脫體道應難亦令人鑽頭無縫罅有問天華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東關橋下水西流

上堂拈拄杖見得諦當捏目生花未識玄旨動步便差恁麼不恁麼相去非遐白雲深處有人家

上堂雲門一曲調高無上伯牙匪諳子期莫識奇怪冷水灣頭老漁拍手小漁唱唱出箇東風第一枝不知月在梧桐上喝一喝僧出師便打僧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師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殃及你

上堂過去事閒思已遠未來事滚想無據現在事瞻

之在前忽焉在後日長風靜倚闌干時聞花外鶯啼晝良久古今洞徹無藏覆

上堂眼上無一塵為礙何故青黃莫辨好惡不分脚下無一絲為絆因甚高低罔識上下難知到者裏作麼生倒斷拍禪牀且出一身白汗來

上堂胡達磨面壁是少斟酌盧行者踏碓千殃並起致使後代兒孫攜儔結侶低昂頫仰百樣行藏要天下人勿住空劫盡却今時結死兜攡山僧不妨與天下人雪屈噁好笑而今事轉覺當初錯

上堂自巳冷暖別人不知他家長短我亦不管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者裏知得分曉燒粉錢山僧與你還草鞋錢自去料理不然得失紛然是非交互折腰猶被浮名誤

上堂池畔蛙鳴的的是諸人得力處檐前鵲噪確確是諸人親切處只要自肯一切人不柰你何箇點來正有事在何謂閬苑雖高卧傳烽愁更多

道和化主領周巷檀越請上堂斯門洞開曾無扃鐍要箇信脚跨入者千難萬難惟孟入郎心無異緣用無向背行無近遠到無先後飽風霜而不猒任逆順而無辭化塵勞侶入歸信門使聞聲者開懷見面者

解脫無私無曲徹始徹終有甚麼斟酌有甚麼限量但要諸人於一切時中不挂本來衣不行心處路則杓大盌小有鹽無醬隨意所需全無悋惜喝我住於此家法若斯

上堂人人巳躬下有則因緣多不增一毫少不減一點古人說箇七日不悟截取老僧頭去大似一盲引衆盲豎拂子和盤托出了也麤茶留客意村酒古人心擊一下天寒簡褻不勞久立

上堂霏烟生遠浦皓月滿庭除相看總不猒日復轉疇躇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長見何勞問起居

上堂舉金峰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金峰與麼答話正是截馳車塵馬足之道無休歇時天華當時若在點把火照看面皮厚多少金峰從此移身轉步敢保如入桃源見白雲青嶂雞犬桑麻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

上堂雪峰蛇趙州狗毒氣薰蒸衝牛斗山僧昔年親遭一口如今搔著舊時痛處自難歇手你者隊死蝦

蟆向甚麼處走遂以拄杖打趁

上堂月館霜橋水村烟市試問諸人你故家田地在甚麼處以拂子畫一畫一畫莫不是

上堂諸人大事不克成就山僧日夜坐卧不寧想得一句要緊佛法與汝說了不可不聽良久門外好大風出入要謹慎

請化士上堂此一著子逆順向背千變萬化傳授不得指示不得惟大丈夫漢堪任大丈夫事大衆要識大丈夫事麼豎拂子泥水通身不憚勞撞見知音便舉似

上堂釋迦老子怕是未知達磨祖師曾言不識天下大和尚愁兼旅食面撲風塵說也說不著看也看不見天華掉老婆舌頭盡情與諸人說了良久欬嗽一聲是甚麼

上堂奮大機發大用既非古佛嶽獻知好惡識休咎豈是衲僧樞要理隨事變事逐理融隨波逐浪漢烏足道哉今日三明日四冷湫湫地休去歇去是深村古廟裏無轉智大王有甚氣息衲僧分上合作麼生道百篇詩就惟耽酒從古風流傲謫仙

上堂嘉州大象喫酒陝府鐵牛醉倒乃同張五講冤

要與趙六相鬪到我天華者裏一齊抹過便了何故此事不可草草

上堂世上知弓拙此中託汝深老胡曾面壁究竟是何心既非明悟知見而揣摩豈是世智辨聰可髣髴透底人出來通箇消息靠拄杖下座

上堂爲法施主匪悋家風有問必從無疑不決諸人問訊山僧合掌倒腹傾腸未常悋惜昨日晴今日雨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有何疑可以決擊拂子其言足以豁人人之迷悶

上堂天華曾無岐路與人亂走亦無一途要人坐守

惟要諸人入門來知得鍋是鐵鑄飯是米做然後我與你道箇面皮尺厚若也朝三莫四疑惑轉生拈拄杖曰拄杖子只好打狗

上堂不從請益得出路應知在家好悟了須遇人嗔時多喜時少夜裏熟睡一覺起來覿面相逢更無回互喫粥了也洗鉢盂去衆生日用而不知自成顛倒喝去去不復道

上堂入山既不深莫若在塵市大丈夫兒去就無固無必且道塵市中有甚好處和羅飯骨董羹喫飽了好趂船省走路高聲喚曰菩薩子但恁麼去

上堂寒時自寒熱時自熱道無橫徑說甚直捷驢脚馬脚行止無拘我手佛手取舍自決固是諸人之能事且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做甚買賣咄

上堂問跋涉關山不遑休息未了生平願垂指示師曰傾蓋在須臾投分驗疇昔曰即今事又如何師曰三五月圓四五兎缺僧罔措師曰天寒日短且去乃曰白日裏有箇老鼠子東跳西跳萬指叢中人人覩物命如已命宜乎不能一刀兩段且貓兒突出時如何良久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新雨上堂久晴不雨河竭泉枯根本堅強底未聞改志焦芽敗種者退屈無疑拈拄杖好看拄杖子化龍去也却道你輩茄子瓠子且莫著忙我有一雲一雨普澍大千種類若干名色各異承受得者改頭換面轉見精神乃我常分不借餘力不知誰是知恩者卓拄杖舉世皆迷悶襟懷此日開

上堂千說萬說秖是一句親切若明得此一句可以鎖佛祖咽喉開人天眼目大衆你道是那一句良久擲拄杖

上堂今我不樂日月如馳此古有天下者憂天下之憂而發此語也天華寺裏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

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日日如是不致缺少諸人久聚甘苦同之眉毛橫底鼻孔豎底我皆識得量諸人決不錯怪山僧我亦安心不然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喝一喝

上堂欬唾掉臂總是祖師意橫七豎八莫非古佛心到天華者裏礙得你骨出未肯放在何謂不見道新詩貯得滿奚囊古來盡是窮途客

上堂舉僧問龍光如何是極則爲人處光曰殷勤囑付後來人師曰無文鐵印沒鼻金針龍光急要出脫爭柰分付不著當時設問天華如何是極則爲人處

舌上青苔二五寸口邊蕀刺兩三重
上堂見農夫則說田疇潤俠耕力細微逢漁父則說烟波浩渺出沒神奇達磨門下兒孫胷中無一點塵脚下無五色線佛不是心心不是佛那裏有者般事可笑雲門乾矢橛梗人齒頰山僧已道了也汝等又覓箇甚麼遂下座
長至上堂正不居正時偏不坐偏處有箇關棙子撥得轉無量義門一齊開演老梅傳馥枯木向榮天時與人事和融祖意偕物情胥慶黧奴白牯體候自佳跛鼈盲龜心神仍暢衲僧家便道陽從鼻孔裏長陰從脚跟下消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事無可處利有攸往作者般見解討甚好衲僧以拂子畫一畫通得此竅始謂飽參
上堂教中道若有所求者不能師子吼諸人晝廢飱夜忘寢孜孜不倦汲汲不休轉求轉遠轉不相應望爲師子吼大抵不能出來作金鷄報曉一聲看拍都一下蕭蕭落葉滿階砌多半行入在路中
上堂眼睛頭底橫亘十方覷他不著舌尖上底豎窮三際道他不著天南天北盡力馳求冒暑衝寒潛心尋討大似欲往長安去越了福建船縱經塵劫無到

家日子卓拄杖者裏歇得下好不省力
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一僧出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師曰不是不是曰請和尚端的師曰汝既頭角不成我肯將錯就錯便下座
上堂因風吹火用力不多豎拂子從上大老天下道流總要發明者箇忽一僧出曰殘羹餿飯誰肯喫師連棒打趂僧曰和尚伎倆已盡帶累別人受屈師曰不見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世尊密付達磨單傳循山采藻掘地覓天可惜赤脚波斯在十字街頭說五位論三玄分秦別楚頭實開權只成擔板漢此事如何舉得全拍案一下維摩有病孰堪憐
上堂舉雪峰與嵓頭欽山聚話次驀指一盌水山曰水淸月現峰曰水淸月不現嵓頭踢却水盌而去師曰三箇漢自謂統裕石頭流輝天壤看來也是飯飽弄箸不知羞恥若相委悉不妨作箇脫洒衲僧雖然龍樓千里隔鳳閣五雲多
上堂頭戴是天脚踏是地智士愚夫那箇不會若論本分事不可拏三道五楠底脫時方始是喝一喝認著依然還不是

上堂雪峰謂玄沙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沙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曰良驥嘶風昂首思奮被當頭一按仍跛然伏櫪矣就中有箇譎詭處市客誤爲垂釣子唯子知是謝三郎

立秋上堂良久肎恁麼去極是省力待說箇未入門時與汝相見了也堪作甚麼拈拄杖梧桐葉落盡知秋莫道參方無所益

上堂謝正修黃九圍李馥初齋路途極盡處轉一機機無不神塵勞夢醒時發一用用無不妙若要顯揚祖意密闡宗猷再借檀越新條行箇古皇舊令豎拂子此一些子彌滿虛空諸佛以之開方便門衆生以之到不退地其豐功無不包美德無不備獨有今辰檀越不墮諸數何謂也百官江上夜潮來過水不曾兩脚溼

上堂會佛法底人如恒河沙數拄杖頭上不曾撥著一箇半箇一僧出曰和尚拄杖子得恁麼短師曰道者莫非從天台來麼曰是師曰踏破幾緉草鞵曰侍者記得分明師曰背後底是甚麼僧擬議師便打曰到諸方不可錯舉

上堂金鷄唱徹時尚五更玉犬吠來天猶未曉正恁麼時王未登殿萬國來朝時如何金門青靄合玉闕紫烟封

上堂日裏閒遊夜間高卧萬兩黃金不爲浪費矢志坐禪澆心看教一滴淸水實是難消設總不恁麼底叉手向前且請過一邊何故檀越面前不可謾汝

上堂志歸一處萬法攸宗拈拄杖者箇是一喚甚麼作萬法者箇是萬法喚甚麼作一者裏辨得無明黑暗不擊而開煩惱湍流不遏而止威鳳高翥雲霄長鯨吸乾大海或躊躕不決不得動著絲毫若動著敲得你頭破腦裂爲甚如此卓拄杖家無二主

上堂龍潭吹滅紙燭德山燒却骨董敗壞從上家風總道伊人作俑自古到今是非紛紜無敢定奪據山僧看來其情可原天皇老漢好與三十棒大衆知麼子孫不賢過由家長

上堂一飲一啄無推無托很若砒霜烈如酖毒人皆知有下口則難縱使吞得吐得略無一些過患猶是逐妄流轉不識好惡山僧執持糞器往到子所諸人作箇甚麼趣向喝一喝

上堂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佳客來到下塵榻曰學人不會師曰只因思慕久相見多歡言僧喝師

日尊客在筵不可無禮乃曰宗門中事古今一貫凡聖同途動步踏著開口道著麗道玄鈍置於馬祖李刺史折節於藥山今日檀越到山是何意旨青山夢好渾忘世若茗杯潑不願官

晚參舉洞山因雪峰問訊次山曰入門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山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師曰洞山畫堂高玉食雪峰密室泛金巵雲居別前語曰待某甲有口卽道卻有口道不得長慶別前語曰某甲謹退却有脚進不得總爲諸人勘過了也秖如雪峰無語且道是門內是門外良久曰問取雪峰去

上堂舉淩明二上座淮河岸上行見魚從網中跳出因緣頌曰途中好景正宜秋忽訝朋情說舊遊出網金鱗去不返敢將艸率報同儔

上堂良久到者裏說箇甚麼卽得顧左右靑苔石路蹝滑黃菊籬邊最幽便下座

上堂舉德山曰問則有過不問猶乖有僧纔出禮拜山便打僧曰某甲纔禮拜何故便打山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曰臨階一叱悍臣落膽敢道德山號令不嚴鐵騎孤征霜戈進敵敢道者倚氣槩不勇然則

檢點來總是戎馬生郊未到河淸海晏畢竟作麼生識得漢家制度自不輕笑子卿

湛和尚忌日上堂最尊最貴非正非偏碧玉樓中豁容不易黃金殿上望彩尤難果若辨得副海大智襟太虛心量絕無背向有甚易難豎拂子大衆先師翁在山僧拂子頭上現無邊身說無量義有憂淺慮遠之心承祖業綿延之厚從者裏略得少分豁多生疑悶獲本有妙明雖千百世後而旦暮遇之也其悠悠汎汎得失在懷者欲親承告誨須到彼根前更下一分人事始得

上堂問不落階級敢求指示師曰畫樓春晝永高卧不垂簾僧沉吟師曰要會就會想箇甚麼曰不會師喝乃曰與你闢一條廣濶大路你不肯走與你開一箇省力法門你不肯入你參過天下知識一切差別君臣五位賓主三玄有背有向有縱有奪出來露箇消息知你猶是遊州獵縣虛著草鞵底人休休縱然道得倜儻有何用處喝

祁文載居士訃至上堂知有此事之人生死見病既已斷除權實法藥自合廢棄故文載居士爲國爲民秖有一箇心腸爲法爲道曾無兩樣面孔濁惡世中

千高就下已稱無我愚菴室內同聲相應可為得人黃粱煑熟天明皃狗吠雲邊奕罷仙棋樵子已歸青嶂外不獨醯鷄蠛蠓無處尋蹤跡恐天下大老未辨端倪在山僧與麼舉揚大衆與麼拱聽且道明甚麼邊事生死魔軍俱殺退此回不負老瞿曇

上堂晨時粥午時飯早一刻不得遲一刻不得鉢盂裏盡有生機匙著上絕無回互求箇知得飯是米做四顧寥寥一僧曰忽若知得時如何師曰不是餿酸便是雪淡曰今日得遇和尚師曰六聰雖洞開獼猴嗅不醒

上堂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天外白雲淡籬邊黃菊開無錢沽美酒唱箇醉蓬萊擊拂子常住事煩各請珍重

上堂此道雖樸小天下不能臣侯王若能守萬象將自賓李伯陽恁麼道雖謂有權有實終為自起自倒天華杜撰得四句可與諸人點眼山上波濤溯虛空駕鐵船無舌人穩坐高唱太平年

上堂佛頭邊恣意歡歌魔宮裏攢眉相向能說不能行有何用處趯翻佛界震裂魔宮能做不能當未為豪傑總被拄杖子穿却鼻孔了也你道拄杖子有何長處卓一下風涼同後步月好共披襟

覺初同幻如夢生二戒子請上堂入總持妙湛之門流般若光明之耀秖貴當人自肯決定奮大志力整頓本有同乎日月照徹前後所以入得此門者把住則文彩不露放行則大用全彰孝事父母撫訓子孫毀譽不搖世出世間宛轉偏圓千般萬種無不合宜其至性風標不肯混於常流然則要合從上大吉山僧唯笑而已你道笑箇甚麼正氣可孚劉鐵磨目前大路幾人行

上堂田裏要車水地上要澆菜米頭要舂碓屋漏要翻蓋諸人底事山僧盡知山僧底事諸人不會良久夜來得箇高枕一覺睡到天明

上堂湖海交情天涯旅况夜月千里秋風萬家秖快涼生肘腋不知葉落梧桐若是過量人胷中物淨盡或彼或此以空合空倘不如是卓拄杖要作脫洒衲僧切忌坐在者裏

上堂僧問新豐一曲天下人唱和尚一曲甚麼人唱師曰無鼻針兒穿玉線佳人黑夜繡鴛鴦曰還許學人和也無師曰子期去不返知音復是誰僧喝師曰

不是腔也便下座

上堂春光已過夏日方長饑時喫飯熱處乘凉或說惟心所現或說幻有即空恁麼道笑殺傍觀喝一喝落花滿地無人掃燕子喃喃遶畫梁

上堂瘦竹舜烟山樓隔市梅放疎籬含香依舊人人有鼻孔那箇言無分釋迦老子道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好與三十棒爲甚如此不合將常住物私作人情

上堂諸人也恁麼山僧也恁麼以凡眼觀則凡土有餘以佛眼觀則佛界無外天華一多無礙小大無虧

上白米八十錢一斗黃瓜茄子十文錢十五斤雖然飯籮邊坐底餓殺無數海水裏浸底渴殺無數諸人不可不知拍禪床下座

解制上堂正覺山頭世尊悟道胡言亂語不堪聽天華寺裏衲子罷參逆行順行天莫測雖則雲騰鳥飛所向無礙據實看來猶是枉涉百城徒勞千里山僧有箇祕密法門從來不敢輕授今日臨行之際傳與諸人步行騎馬上天台眼望東南過西北

上堂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山上挑柴田頭車水曰學人不會師曰少須普請自然有分乃曰高不在絕頂低不在平原說箇普請大家有分便去壁邊摸得雙斷鼻草鞋歡喜不勝未過石橋踏斷略彴被東鄰王老大笑曰你者一隊漢說得也親切行得也快便本分事未夢見在

上堂囊中有至寶歷劫無遺不逢親友指示千萬年秪成窮子山僧或東或西忽出忽入外邊遑遑勞慮不已家中七事一無所有全不提起然則色色要用事事省不來底當孟秋大盡之日暑氣漸減天時微凉與諸人略爲舉示以拂子東指曰那邊也是西指曰者邊也是放拂子曰元來如此現成

上堂舉僧問曹山寂和尚如何是曹山眷屬山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師曰得此三昧者如神龍行雨雹閃雷鳴千奇百變然曹山雖是風流賣俏未免笑倒傍觀有問天華和尚眷屬多少浮雲嶺上三秋幻明月堂前一笑新

上堂百丈遭馬祖一喝耳聾三日臨濟受黃檗三頓痛棒寃屈一生天下有本領底衲僧遇著有眼睛底知識只教你休心好退步好意在於何良久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拍禪床下座

上堂長安大道處處可通惟在自肯莫鬧我儂其志

不果者淺思仰美覔他路頭不著卓拄杖直截倚負
何以過此
上堂傾出祕密藏取用者稀抛撒如意珠信受者少
若道犬吠客來鷄鳴天曉十箇有五雙不見省動須
是本分道流死貨自然弄活豎拂子畢竟其中意若
何擲下曰莫道山僧謾你
上堂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田翁不問姓曰如何
是却來底人師曰野鳥盡呼名乃曰入鄽尋開退步
叅恬中無迯㳇何用指南所以向去底人田翁不問
姓却來底人野鳥盡呼名卓拄杖三十棒山僧自領

了與諸人無干不勞久立
上堂舉守廓到華嚴因緣師曰華嚴中無敵之威守
廓奏有常之捷灼見石頭風景不殊濟北江山如舊
却被風穴妄傳軍令洩漏兵機千載以來烽烟未息
還有辨得者麼但知邊塞近不道馬蹄長
結制小參天寬地濶道人家飄忽時光是可嗟有志
生平宜勇決霜濃風急到天華然未過關東橋一句
子道著便合轉步晝繡故鄉榮耀無比慶快生平若
也五步一觀十步一望風雨奔騰安危顧慮倚彼門
墻看人冷煖那有相應時節天華事不獲已依舊時

格式畫箇地圈入佛入魔也在裏許可凡可聖也在
裏許若內若外也在裏許不進不退也在裏許信與
不信知與不知但恁麼去不得動著以拂子畫◎相
曰老馬簸箕略異雲巖寶鏡相同
結制知浴坦然道和請上堂趯倒五須彌踏翻四大
海中心無所為呼喚總不采世間過患不知為障礙
之法出世勝妙不肯生好樂之心過東則歸其東從
西則屹其西正是三家村裏泥塑大王有甚巴鼻若
謂青山高卧不嫌冷靜塵市橫身不厭熱鬧劫外優
游風前歷落固是英異道流出羣氣槩然則到浴鍋

頭被他喚道喫茶去不受謾者能有幾人古來之說
秪有一句稍有相應你道是那一句良久有書不向
寒窻讀到老空吟恨白頭
上堂威音王是我侍者昨夜與人爭論佛法甚鬧山
僧與三十棒趂出了還有人申救者麼有僧出禮拜
師便打僧曰若不上來幾被謾過此生師曰追思往
事始泫然
上堂山僧禪不曾參道不曾悟住五六箇破所在做
十六七年長老大似牽牛上磨昨夜檀越請說法夜
裏子細思量無一事可開示無一字可說得大衆久

立豈不慚愧良久肚饑了喫飯去

白雲鄰木和尚訃至上堂石轍峰前聚頭作息白雲堆裏空手行拳草鞵底踏出千聖骨髓钁頭邊闡明萬古嶽猷新豐曲子唱彌高和彌寡雲門家法進以禮退以義其祖道壯觀法門光大咸謂愚菴有眞子也今白雲和尚撒手而去同門知己之望既絕後賢懷慕之心猶淡然不必引古證今分三別六卓拄杖法道寂寥感傷抑欝者此也

上堂紛紛事不省悶悶終日眠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卓拄杖退後進前無向背何勞枉費許多

錢

上堂不知有者看見不易若知有也取用猶難不是山僧不肯指示自是諸人無箇入處拈拄杖知有也看見也山僧註破也那裏是諸人入處雖然本無門限用入作麼卓拄杖

上堂若恁麼去傾蓋自同膠漆不恁麼者對面已隔雲泥設使恁麼時不恁麼不恁麼時却恁麼靈利衲僧何處摸索擊拂子門前多古木曉夕亂鴉鳴

請淸涼友和尚立僧上堂薝蔔花間夜眠玉狗珊瑚樹下曉唱金鷄一一全該機機相應那箇不曾備足

那箇不堪荷負爭柰寸心多起滅十指有短長未免截長補短移高就低隨資稟之厚薄任力量之淺深絕不以上中下根定其品位山僧伎倆已盡無計可施堂中第一座淸涼和尚培風積厚雅量寬洪眞人天眼目也若從吝決心疑必然徹困爲你

上堂明了底人看來無有不眞實無有不現成非因得失而有殊非爲迷悟而致異若有絲毫許有錯認有矯强我誓不說向諸人如有明得底出來決擇看未明得也乘時當自勉愼勿再蹉跎喝一喝

粥後普請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喫粥了洗

鉢盂去古人說了也佛法在甚麼處趁此天氣好蕎麥宜種早

上堂極是現成最爲費力日參夜究七顚八倒脚根下有分曉底自然金針曉貫玉線暗通頭頭恰好若是開眼坐睡者待我舉示看拈拄杖還識者箇麼良久擲下曰拄杖子也不識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四

侍者元隆錄

住越州東關天華寺語錄

洞明雪照請上堂劉鐵磨闖入大潙堂奥然末山捺下灌谿雲頭得從上純全提令時綱要近來一等大老矣作棄地餽殘離醇糟粕有眼不敢覰著有口不敢談著豈知鷄岫精華熊峰骨髓醒人甘露活命饔飡無過此也若能細細嘗之則見非鹹非淡非苦非甜非酸非辣是爲雪山眞正美味到此田地可稱飽參衲子絶學高人擬山僧看來正好喫棒在何故要

爲達磨眞苗裔須是千鎚百鍊剛

上堂三十年前見愚菴老人扯下半邊鼻孔痛恨不休三十年後被天下衲子捋落兩莖眉毛懊悔無已如今觸著舊時痛處不覺高聲大喊你道喊箇甚麼三伏暑中細嚼氷十二月裏冷心痛

靑峰菴尼道眞請上堂舉淨居尼玄機禪師到雪峰峰曰汝名甚麼曰玄機峰曰日織多少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尼回首峰曰大好寸絲不挂師曰雪峰傳持石頭正脉仰重者如衆星拱北歸往者如萬水朝東到者裏把不住一味順風撒沙和羹送飯淨居箇尼理直氣壯心大志剛只有進前之謀且無善後之策總領過一邊今日道眞上人涉江過水而來蓋是舊時熟識不復細問蹤由但其艱苦備嘗傾心吐膽言見旨句句明宗秖要一念未生時踢倒界墻好説終日穿衣寸絲不挂終日勞碌那事無妨要與淨居同箇轍靑峰珍重舊家山

上堂天上天下或尊或貴何呂施張朱泰尤許十方國土中大千世界裏啾啾亂鳴鼓發狂鬧總是者棚傀儡舉拂子當初不可得而今既如土乃擲下

上堂良久於焉得把臂山犬喜人歸若有流水詩成落花夢醒者出來呈似老僧看僧問如何是同行不同意師曰黃金鑄就伍員心

上堂百歲老翁頭不白箇箇無疑十八女兒不繫裙人人不信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頭疑也不疑雲門道扇子跸跳上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信也不信卓拄杖三十年年後悟去不可知

上堂欲識天華境分明盡在目門前幾箇山屋後一叢竹中有一聯詩非關文字語言不屬平上去入有

人讀得來曹溪文獻可徵雲門韻語可續讀不來問取東鄰田入叔喝

李馥初檀越請上堂大豪傑人做大豪傑事必有待而後發則大機絕囘互大用無忌諱將龜毛繩子穿却一切人鼻孔傍觀者悚然一切是非毀譽俱著不得拈拄杖山僧拄杖子有時為春風和氣皆可追從有時為石火電光無敢湊泊有時作風流儒者淵才雅思振刷綱常有時作出格道流顧鑑頻申揮斥佛祖驀打一僧曰者一棒淸楚得來商量得下入世而無拘安行而自得若未得恁麼乘閑且靠壁有與定

思君

上堂木狗司夜烏鷄踏雪達人到此千奇百怪懵懂禪流無繩自縛隨處樂太平為汝再斟酌豎拂子葵花向日分千態菊蕊迎霜共一姿

上堂舉黃檗見趙州來便閉却方丈門州將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搊住曰道道州曰賊過後張弓師曰此道賴以宗主黃檗獨愼其重明鑑極以秋毫趙州無出其右可為縱奪可觀回互得妙然一箇主令太嚴一箇客情過縱未免縫罅難齊要諸人自去檢點山僧不敢說破何故信知君曰後開口罵應多

道源都寺請上堂問情無向背底妙密難言斧劈不開底請垂方便師曰潑聾厚怨不共戴天進曰日居月諸已見端倪師曰山僧眉毛長多少進曰大似無人知師曰一拶便出進曰秖如妙密難言還可借得一轉也無師曰我拖犁汝拽耙乃曰處處田禾熟家家稻粱肥獨我天華寺倉廩元舊積空庫司仍復告匱一堂禪子甘靜悠悠兩班頭首勞心碌碌山僧素性愚鈍不解借花插戴假裝好漢所喜有箇家裏人具得副眞心熱腸庶事旁午躬吐握之勞祖業分明

藉股肱之重廬陵米價鎭州蘿蔔總不論量秖要盌頭豐盛席面光鮮少室眞猷不墜洞山血脉相通雖則如是不昧當機全身奉重一句作麼生道白髮滿頭稚子態丹心一點照無私

上堂遠方無處尋近邊不用覓打破無字關事事設不得顧左右老趙州甚麼處去也良久休休捉賊不如趕賊

尼智林生日請上堂通身是手提不起底豎拂子如今提起通身是口道不盡底擊拂子如今道盡者裏領得些子如從母胎裏跳出時因地一聲將無量劫

來欝勃之氣一口歎出始信道頭頂青天脚踏片地年登耳順景在桑榆空中布彩鏡裏飛花莫不皆吾本分風光隨緣應用如是則父母未生前一句不再生疑父母已生後一句無復有惑正當生日一句不可不知時值小陽天氣好無影樹頭純是花

上堂二七已過面上塵埃未洗潔淨三七到來路頭逼窄轉見誵訛向祓位裏坐守待悟有志之士不為也卓拄杖者裏拌得命忘得身卷舒朝暮紙窻一任風吹破

上堂君臣道合五鳳樓頭展脚眠向背不存萬年床

子無心憶清貧自樂濁富多憂生平傲岓其志不可測釋迦彌勒四七二三以手握拳曰不消一捏

上堂為訪道道是假名謂參禪禪是何物兩頭俱坐斷傾盡歲寒心根性卑劣底到者裏自生退屈氣質剛暴底到者裏頭角太露要與黃面老人同一受用山僧為諸人決一策良久大開正眼仍多衆打失眉毛萬事休

淑安淡如同胡善人請上堂樓頭開卷疎簾但有寒風颼颼天際客來遠棹聞知喜氣津津始相見若屏息停機及取茗飲說問些家常說些淡話如大海水

入方圓器隨大虛空隨大小莊旨無二極趣必同歸明明暢自己本懷歷歷是劫前風景雖然如此外靈易鑑不用他疑內密難窮惟應親證且親證箇甚麼施主有齋誰敢不飽

大慶院智耀德崧德培等受戒請上堂妙道非遐潛心體之而目擊至趣不遠有志得之則甚深若與麼去恐有物礙膺未得消化是為生死根本直饒劫外春光徘徊自得今時風月瀟洒無拘悟迷俱絕事理雙融只可飽食終日逐色隨聲要達從上正脉幾時能搆拈起拄杖者箇諸佛傳之為大智慧燈爍破幽

暗歷祖稟之為大海舟楫普拔沉迷現前諸人受之為如意寶珠周濟貧乏既然如是没底鉢盂人人自有無相田衣箇箇具足是為大慶幸了山僧敢不為之喝彩卓拄杖細嘗冰雪能無猒開到梅花香自多

上堂行脚高人究此大事南奔北走濶狹短長無不明了孤村紅樹三徑寒雲莫不觸我目也松鳴幽籟漁送清歌莫不快吾心也行脚事不問你閙市裏相見時作麼生良久擊拂子千里持來一擊粉碎

上堂睡來合眼醒來搔首試問諸人汝還會否會得橫七豎八正相應不會屋後門前休亂走喝一喝

上堂威音那畔若知高下日用門頭識得淺深才好忘功罷業穩坐家山一任雲籠孤岫霧鎖千巖智中已絕是非悉聽風鳴萬籟眼底不存彼此何妨浪捲長江正恁麼時賓主兩忘正偏不立如何舉似僚佐不令拘禮數時閒徐步月明前

上堂柯韻悠揚市聲隱約朝去暮來接響互答小橋流水悄然如話謂是拈花微笑之宗謂是面壁安心之旨謂是衲僧親切之談有道得恰好與你一柄龜毛拂子差排佛祖若無人道得只好留在自用拈拂子下座

彌陀誕日即達虛老宿生忌兼薦十周諱日法柱監院率衆請上堂拈起拄杖大衆見麼彌陀如來達虛老師在山僧拄杖頭上坐千葉寶蓮昝毛撕結各說本因也彌陀如來道我是今朝生日後以出家修行成道住淨土發許多大願一願不圓滿不取菩提故有黃金階道碧玉樓臺樹林水鳥盡演眞常提攜一切人出離苦趣同受極樂任來經無量億劫家風如舊尊卑貴賤皆吾眷屬你那裏坑坎堆阜雜穢充徧聚集的是盡十方強漢以五濁心爲究竟有甚麼好處達虛老師道我也是今朝生日後以出家修行訪道住天華做許多事業一事不冠冕不肯放心故能佐治道路式廓禪叢祥麐彩鳳均被依棲開導一切人拔斷貪根培養福種別來已有十餘年條今斬新緇素大小皆吾子孫你者裏清淨幽寂忘懷無事收錄底是盡大地貧兒以一佛號爲資本有甚麼奇特拄杖子聽見忍俊不禁突出衆前日二位尊慈費此脣舌著甚來由你彌陀如來開淨土之門極是正當人人歸仰也不必再稱尊貴你達虛老師坐香嚴之舍極是自在箇箇信服也不必更誇富麗其中有箇情節聽我說明罷了卓拄杖盤珠宛轉無痕迹紅日朝昇暮在西

上堂山上行船垣頭走馬啞子唱歌知音實寡細說與君轉不明好問東村王大姐喝一喝此一著近來不直半文何用之乎者也放下放下

上堂口吻未開全機敗露若說箇汝莫搜求我不孤負達磨門風有甚好處離四句絕百非太虛空裏鑿箇孔竅拍案一下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

上堂良久顧左右是事爲云何復良久拈拄杖知是般事便休免得外邊尋討卓一下

上堂舉德山密和尚曰僧堂前事時人知有佛殿後

事作麼生師曰德山老漢半吞半吐不明不暗若是
天華乃曰僧堂前事所不能知佛殿後事且不必顧
懷州牛喫禾因甚益州馬腹脹者裏知得師子㘞斷
黃金索不然江水滔滔山雲疊疊

上堂不願成佛莫求作祖說妙談玄麻纏紙裹若有
本分急須嘔吐賺背簷前或起或坐喝一喝男子漢
志在四方豈肯綢繆戀鄉土

上堂舉投子因芙蓉楷問祖師言句如家常茶飯離
此之外別有爲人處麼子曰汝道寰中天子還假堯
舜禹湯也無蓉擬進語子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

來早有三十棒也蓉忽開悟禮拜便行子曰且來闍
黎蓉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出師曰
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之芙蓉當時見投子道寰中
天子還假堯舜禹湯也無便掩耳而去可令天下人
復聞白雪之高再覩清風之穆投子縱有神機技癢
無益芙蓉既落他轂中被他調度欲聚十方世界爲
鐵鑄不得一箇錯字

上堂四五日不與諸人說著此事拄杖子皮膚燥癢
此事近來不是難說要箇分剖底人千中尠一然山
僧豈敢以入麼言卓拄杖喝一喝

上堂舉梁山觀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
山曰渡水胡僧無膝褲背馱梵筴不持經師曰先達
轉位就功入泥涉水要人向者裏全身擔荷非麤心
大膽見得會得以爲是了且梁山老祖恁麼道還是
明從上底事爲復答者僧話辨別得來宗本得以勁
氣天華喜其有人檢點不出冬〻天寒〻冷參退喫茶

上堂拈拄杖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賞衲僧面前來
一點用不著雖然無用處且留他在者裏何謂家無
滯貨不富

上堂事㝵卽種種成異理融卽法法必均拈拄杖若

喚作拄杖有頭無尾雖飽無力不喚作拄杖有尾無
頭動便費手道得事理兼到頭尾相稱好與拄杖子
相見不然須臾俱自老勞慮幾能閒

上堂三七廿一倚墻靠壁總恁麼去有甚氣息不若
翻轉面皮放開懷抱一挑土二般柴語語默默盡達
磨胸中欲吐底恐負心衲子顧了者邊失了那邊要
與佛祖爲師豈是容易豎拂子君不見無數行人古
路頭造次經過幾相讓擊拂子一下

上堂拈拂子盡大地人從者裏消愁解悶切忌世諦
流布放拂子盡大地人從者裏情斷路絕莫作佛法

商量不拈不放時道得相應東閣門前揖上客西市街頭稱莫逆不然山僧爲汝通箇消息擊拂子者裏便是通途此外別無捷徑

徐友章居士請上堂尊貴天然不假造作迷失底一脉相承如同陌路悟得底千途運轉不暫分岐所以者一著子貴乎自肯信自肯承當生處熟熟處自生有時擲去拋來正好了夢中活計有時山頭嶺尾不妨作世外閒人木樨花發不可無山谷之笑聲喁器踏翻自當有無盡之叫喚因有如是回互旁參縱橫不犯之妙密故有如是入面衝鋒萬機普應之玲瓏

然則衲僧門下纔有事在你道有甚麼事良久曰家常茶飯

復舉龐蘊居士先謁石頭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亦如前問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你道士浩然大徹師曰二大老醞釀鷲之醇秉少林之直鞭笞凡聖陵鑠古今此其餘事但可惜將箇龐老斷送在西江水裏至今不得出頭友章居士夜泛而到茗盌而坐道箇藹然誠如夙契不消搖唇動手自然意氣相投不與萬法爲侶底人甚麼處不是豎拂子大衆見麼前有青山後有竹相攜同步且陶然

上堂河魨羹鴆毒飯無上醍醐不肯換拌身捨命莫生疑死去活來始解隨機應變呈拂子和盤托出了也愛者任君餐不喫亦從便

上堂舉雪峰在洞山時山問作甚麼來峰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峰曰一斧斫成山曰此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休去師曰與家裏人說家裏事鉅細分明是非淨盡洞山雪峰千里芙蓉一樽竹葉實爲知己難逢若是那邊事來朝更問故人看

上堂舉僧問慈明已事未明以何爲驗明曰玄沙曾見雪峰來曰意旨如何明曰一生不出嶺師曰慈明不以家規開發後人惟借別人鼻孔出氣使者僧有九萬里之程仍爲淹滯不能奮飛且天華恁麼道還有長處也無雪中王子棹月下謫仙杯

上堂坐豐美筵席唱太平曲子無不爽心稱快也是擔板漢住荊棘叢林入虎狼羣隊無不戰驚受懼也是擔板漢有箇人有時恁麼也是不恁麼也是有時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我知你也是擔板漢喝一喝

上堂窮子忽歸家入門盡看見欲識故園春桃花開爛熳更問本來父母面良久兩重公案

上堂主伴兼明上下交徹我不嫌汝不知汝莫怪我不說免使後人論得失拍禪床若是其中人知得臨濟在黃檗喫三頓棒大似蒿枝拂

冬至上堂眞實人說底話出聖凡情量大丈夫行底事與日月馳輝是故有時截斷千差寒威凜凜有時放開一路煖氣烔烔便見玉琯春度緹室灰飛陰霾消去陽德復來顧物情積懷斯暢慶祖道祕密攸宣天華者裏洞山菓桌懶得掇出掇進雲門胡餅免得搓圓捏扁只好喫杯趙州淸茶與眞實人說此眞實話卓拄杖花開鐵樹十分妍焰發寒冰四壁烟石女曉將雲鬢整向天長揖祝堯年

上堂維那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灼然達磨不會道著者一句維那盡力已提持堪笑老瞿曇昨日定今日不定便下座

上堂眞歇老祖道我於丹霞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此話說來都是肯信山僧恃愚菴先師二十餘年提金剛鎚擊碎窠臼將黑豆子換却眼睛痛恨難消討箇住手時不可得此事說來孰

能辨別如今信與不信辨與不辨霜重風寒珍重歸堂各宜自愛

上堂臨濟賓主句在當時皆謂美談趙州喫茶去到今日乃爲曠典不知古人垂一機吐一句殺活並行事理俱備是爲少室家風曹溪正脉奈天下人覓他來處不著天華恁麼道也是朧月扇子只好高閣何故有眼不識賓主者最多有口不得茶喫者不少

達磨忌上堂皮髓分了臘下隻履殃及兒孫無所砥止南北東西上下彼此拋明月珠弄泥彈子十箇五雙努目切齒心不汝欺言都逆耳范蠡五湖莊周一指擊拂子一曲胡笳如斯而已

上堂有一句提天提地有一句徹頭徹尾大悲千手摸不著淨名一默豈能傳山僧最不喜人向野狐窟裏蹲踞不許人向佛祖頭邊坐卧安肯教壞人家男女擲拂子此事而今只好拋在垃圾堆頭

上堂佛之與祖請出門外玄之與妙放在壁邊既不可主賓相穆有甚麼敲唱同時諸人盡是高明山僧一味疎懶自五更聞鐘而起洗面燒香作禮喫滾水日中三餐夜裏一息曾不知時節換寒暑遷頭飛雪喝一喝

上堂殺人刀下留得性命活人劍下鮮血橫流花街柳巷機機逸格肉案酒樓處處精神一切法是佛法一切心是佛心喝不信道合有恁麼說話

上堂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某甲不問師還答否師曰言清行濁事君子所不爲曰千聖所由無蹤於此師曰三十棒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師曰未有參學眼在乃拈拄杖卓一下莫放張生辨龍鱉須知鄭子試黿羹

上堂寒風刺骨嚴霜切肌知冷煖者自不蹉過千聖近傍不得底山僧無開口處諸人如何理會良久曰退身三步

湛祖忌日上堂無生示生無滅示滅逸羣上士端不從者裏追思昔年不去今日不來本色英流定不向此問仰止若道誨敕嚴明家風浩大慧焰亘天支胤繁盛正是矮子觀塲盲人摸象要識祖翁眞實所在喝垂手懶提無相印當風妙挾隱全該

上堂山僧事事不如人亂道生平喪本眞骨肉謗疑是讐寇敢期一曲和陽春若是本分作家自不作佛法解會畢竟如何喝大蟲不喫生人膽

上堂我無口不能道汝有耳不須聽適有人從西江來却說襄州龐居士領著靈照女在村頭巷尾高聲叫曰生意不濟不如歸去大衆你道是甚麼生意有漏笊籬無漏木杓

上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迦葉親聞和心嘔出無迂而談無澗而行悟了底須遇人若披浮雲而覩青天不然且看虛空裏釘箇橛子卓拄杖天下不可一日無此

上堂舉曹山辭洞山靜久思動忪不及開洞山曰甚麼處去曉色東原夜寒南浦曹山曰不變異處去寸心千里一札十行洞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英雄肝膽盡露洒邊曹山曰去亦不變異去就分明古今榜樣師曰洞山老婆心切曹山小兒氣驕覩功名餡緒餘之事顯尊貴乃久遠之條有人於此知得源頭如放下千斤擔子住無住相正好盤桓行無行迹不妨遊戲不然再爲你下箇注脚轉步踏翻空劫地縱橫不離脚根頭

解制上堂脊梁挺起參黃楊木禪戶門大開喫白米飯雍雍美盛一朝濟濟稱爲多士宛然太平光景可以坐肅乾坤所恨黃面老漢半夜裏被星光換了眼睛大驚小怪帶累兒孫處處爭喧家家競鬧就定死

法無有活變多少人受他羅籠不得自在諸人要跳出窠臼山僧有箇暗號子傳授你以拂子畫⊙云如是如是

示衆上

除夜示衆若論此事猶世間做生意底人相似其富商大賈本自寛餘利能倍入到近年數節從前細細結算將來一一淸楚得去秖有人負我曾無我負人才好豐餚美酒紅爐熾炭合家老小歡娛達旦批評張長李短論說古今得失呼盧喝彩醉舞狂歌童僕滿前頤指如意謂之守歲若是做經紀生意之人又折了本冬殘歲暮事事不能消繳色色不能周全罌無鼠耗之粟竈無傳火之薪索逋連催屢逼妻孥啼饑號寒聳肩蹙額長嗟浩歎蓋本微利薄一至此也吾出世學道人亦復如是最初擔參方行脚之本志要博悟明己事之利息涉山川冒寒暑棄父母親知識行門廣大法海汪洋作事必誠履操務實白汗出過幾身桶底脫落一番洞見釋迦心肝深徹達磨骨髓孤峯獨宿也得閙市橫趨也得刀山裏匿跡也得劒樹上安身也得無絲毫黏染無一點牽纏到生死交接之際謂之臘月三十日自然徹底風流無窮變化或有般漢半靑半黃似眞似假旣不奮決烈遠大之志不肯受眞正宗匠鉗鎚隨流滚滚業識茫茫情識冤家步步不離境緣債主重重圍繞驅逐無方躲避無路逮至臘月三十夜算帳時頭頭不了債債不淸廬陵米價不知高低鎭州蘿蔔不知貴賤靑州布衫不知輕重大乘幷索小乘錢索不知長短乾矢橛堆塞胷次須彌山聳峙面前更可怨者閻羅老子靈素飯錢縮手無措噬臍莫及飲食無味坐卧不安東也嘖嘖西也囂囂直逼𢭏到萬仞崖前荆棘林裏諸佛無計可援歷祖無術可救喜得狹路上遇著資聖長老善慰他道不要忙不妨事我有大慈悲有大方便解汝憂愁排汝疑悶長汝鋭志助汝峻機以如意畫一⊕相曰向者裏攙得舊時缺欠一筆勾消來年枉顧刮目相待苟或躊躇父子上山各自努力

端午示衆蒲酒三杯下翠樓石榴花插滿人頭湘江兩岸煙波濶看鬭龍舟歸去休堪笑楚屈原向死水裏浸殺致成話柄亘古流傳惟我林下人自有本色家風終不肯逐世諦移情隨時節改步他方狂鬧此土晏然艾虎桃符不必高挂維虺維蛇無處開口況且三角粽無米可裹雄黃酒非其所宜以拂子畫一

○曰秪將箇雲門胡餅供養大衆當要奮發大志鼓起精勤任你橫敲豎敲直敲到計窮力盡想竭情枯忽然敲破不但人人飽腹箇箇充饑卽曠大劫來事悉在其中則知三閭大夫不曾浸殺面目現在汨羅灣裏淸風愈烈設使溺於聞見坐於心識拘於取捨膠於是非未免被妄情所轉更聽石頭老祖道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示衆氣宇擅文武豹略嘉聲揚佛祖鴻猷必須頂門有眼語下無私不然十箇有五雙輥向得失是非裏去古人面目現在不知誰是同儔遂舉欽山雪峰嵓

頭同到德山欽乃問天皇也與麼道龍潭也與麼道未審德山如何道德曰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擬議德便打欽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嵓頭曰汝與麼他後不得道見德山雪竇曰諸禪德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柰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以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旣不能德山只得令行一半令若盡行嵓頭雪峰總是涅槃堂裏漢師曰德山一向如俊鷹攫兔不假餘思及被欽山一逼進退兩難若是見機知變見伊纔跨入門便與本分草料連棒打趂不惟作古今榜樣法社足可觀光何更待舉天皇龍潭底看擬議便打豈非鍊鶴已過新羅重布縵天網子雪竇如此激揚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資聖雖也與麼道衆中也有不甘者要爲古人作主底出來簡點看

大慶院安期示衆祖道凋零人心懈怠欲究生死大事者總要因地端正辦一片眞實心立一箇決定志所起之因若正所尅之果必大所操之志若眞所到之地自實試看釋迦老子捨實位而高飛棄尊榮而遠舉六載雪山忍饑受凍黑夜裏忽覩明星而悟乃歎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

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在如來謂之智慧德相在衆生卽人人本具圓常之道也所謂凡聖一道僧俗一致貴賤一途男女一轍然聖凡僧俗貴賤男女則必有分謂迷與悟也其悟底人如遠客還家如大夢醒眼所見耳所聞皆是我本有之物無纖毫疑惑是爲因地正而獲果大也其迷底人以妄習覆蔽埋於愛見坑中墮於無明網裏無量劫來流轉生死改頭換面以尊易卑於陞於降以苦以樂是爲因地不正而招果迂曲也卽此一地昔是花果之園今爲菩提之苑當家執事孜孜不捨念念不休搆禪堂立規矩鳩道

侶起禪期希望從中有人發明自己面目了當生死大事以酬出家之志以報莫大之恩也而欲感果大有三種心一者信心謂信得自己一段大事與佛祖同一受用同一出沒洞無餘欠二者了生死心謂既知此事與佛祖無別當要鎔愛見習氣無明網慾此時節決欲討箇明白三者精進不退轉心謂學道人危險莫憂逆順不顧如逆水撐船稍不努力則退下去矣如此做工夫二六時中一切境上朝夕也如是難易也如是閒忙也如是寢食也如是言談也如是或到思慮不及處用力不得時連前三種心一齊打

脫也秖消數一聲曰奇哉奇哉此事如此現成何必涉遠馳求到者裏是謂生死窠臼掀翻大事因緣了畢歷劫遠客還家經年大夢忽醒不必計較思量問其是與不是可謂五更鐘響多驚起一旦心空始罷參

結制示衆世界有遷變日月有晦明寒暑有往來草木有榮枯惟我祖師門下不如是豎拂子此是無礙大光明藏也世界於此建立日月於此運行寒暑於此和順草木於此繁茂諸佛於此轉大法輪衆生於此成等正覺衲僧於此放捨身命是謂人人本具匪

從外得也蓋謂識情馳騖妄慮紛飛耕空言而恣縱矜誇不痛心於生死流浪時光甘於唐喪人心日以退墮生死根塵益重輪回坑阱轉深諸仁一笠天涯孤身海角艱險備嘗欲辦生平既來者裏相從決是有志之士雲門不敢孤負但要堅實根基吐盡雜毒如單鎗獨馬向百萬軍中取勝方爲猛勇丈夫所以古德見學者稍不相契則深切告誡曰父母生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逼無征役之勞若不堅確精勤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山僧自幼聞此語即知有出生死大事遂剃染披緇東遊西蕩

參叩尊宿摸得些些影響自謂已足不復進求病患關頭抵敵不過逆順境上消遣不來後來見愚菴老人略知羞恥不致虛過一生信知此事非積劫來薰陶純熟要跳出膿胎不聆音不費力一觸便了不易得也喝一喝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五

侍者元隆錄

示衆下

示衆欲研究已躬大事因緣當在缺限世界事事虛浮要知虛浮不實境上或好或惡皆可以觸發靈機但令胷次坦蕩心地潔淨世間應爲者爲之應棄者棄之七縱八橫左右逢源於話頭上切切提撕辦一片久長心以悟爲期不得多憂多慮求其速悟蓋多憂多慮之念乃窒塞心地障蔽道眼轉求轉遠也惟在話頭上拌命挨拶意識途窮生死路絕是謂歸家

之時是爲穩坐之處到此時節胷中種種疑滯如赫日爍輕冰古人種種差別如暴風卷危葉所以解心上執縛洗心上濁垢斬心上稠林斷心上生死果然恁麼去亦無執縛底道理頭頭本地風光處處自巳面目日用施爲如水上葫蘆不捺而圓活也到者箇境界猶啞子得夢說與人不得舉似人不得好惡自知若更有所重則爲鬼窟生涯野狐涎唾況此事如白日裏遇物一見便知真實別人惑我不得或謂有奇特事商量有祕密傳授將他搥得爛熟潑潑掘箇窖坑埋之免得在世間造妖揑怪鼓惑後人也衲子家圓顱方服世間極爲尊貴出世間最爲正氣若不以生死大事討箇分曉枉向閻浮國裏行一轉到末稍頭欠下許多業債不知到何劫中纔得淸楚是故學此道者立箇決定志志若不決定如聽杓卜聲相似見人說指東則走過東見人說指西則走過西如有決定志則虛浮不實境上立定脚跟拏定主宰自不與之爲寃爲對執出執入也願諸仁發精進力堅猛烈志必到桶箍斷大事明爲期限縱有八萬四千魔王在汝六根門頭候候僉來惱汝不得其便抑且般若上無孤負人底道理能留心在上邊做得純熟

或今生不能成就種子下得深遠眼光落地時不致被惡緣流入異趣翻箇身轉來換箇殼漏子觸著鼓著自然省力定是成辦亦不是別人努力珍重

罡菴知茶請示衆若論向上一事聖人不增一絲凡夫不減一點及至問著十人有五雙不知下落且道過在甚麼處譬如人入屋簷下有一片田四至畝步元是淸楚底只爲年代深遠世界變遷從無始劫來業主每更個戶頻換虛文空約以訛傳訛以致同業相邏合離成化無有了日釋迦老子道我是開天闢地第一箇聖帝明皇旣欲教育四生師範三界則遂

鄙窮阪肥田瘠地莫非皇土豈可隨他邊疆混亂虛實相欺必須丈量一番然後豪貴不致隱匿細民免當空役纔好多寡分明貧富均溥卽便須一道詔書徧告於天下曰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眞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欽命西天四七東土二三諸祖爲量田弓手諸祖道我旣遵奉慈旨量田自然至公無私不敢作弊但你們若有匿名虛號隱田漏稅當要詳明上司嚴查淩究故達磨曰我觀東土有大乘根器堪傳法印特地航海而來埽除知解洗蕩殘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從上老宿乃是造冊小書唯把量訖之田依畝數字號編造一箇弓口冊亦不敢增減釐毫絲忽此一片田輥圓底應著其土名謂大圓鏡南至五陰山北至六賊田東至無明大路西至煩惱官河故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此事原是本有底蓋爲久遠劫來迷失了不肯認眞照管如今四至畝步已清楚了土名田樣已分明了虛名差號已

改正了寄田躲役已推出了縱有種種麤惡境界現前心不怕怖種種勝妙境界現前亦不驚異卽動疏覆旨云如是大解脫法與佛說一大藏教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所以釋迦老子准其奏批旨下曰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大衆且畢竟那箇是業主良久曰今夜是知茶設茶

示衆做工夫看箇話頭如發兵討賊旣已知賊所在當要急急追上不可逗遛遲緩行住坐臥穿衣喫飯處屙矢放尿處語言酬對處潛緝密捕忽然獲著也且道賊是那箇驀扭住一僧莫是你麼僧罔措師將一推曰却是瞌睡漢

結制知浴請示衆望仙橋把斷要津南來也不得北往也不得芙蓉岍高張鐵網進前亦無能退後亦無能果是作得主宰立定脚跟底漢去住也如是寒暑也如是安危也如是苦樂也如是乃至上天堂入地獄喫棘棒受惡罵一切皆如是行一事則揚劫外嘉猷出一言則凜寰中風致斯爲參學事畢到家時節也設或凝膺物不消已躬事未辦趂色力強壯事業可爲之際不必別求方便秖要放下身心眞爲生死將箇話頭置於胷次橫在目前如千尋鐵壁東也撞

西也撞不管春去秋來不論晝長夜短不分是非得失不計枯淡豐盈不較迷悟遲速忽然將鐵壁撞穿敢保馳求永息坐享太平到此田地雖謂向浴鍋裏全身獨露入水已見長人究竟將來只可博些瓜子炒豆棗子腐乾條糕燒餅喫喫要與向上一事相應須如僧問藥山曰學人有疑請師決山曰待上堂時來與你決至晚上堂衆集山曰今日要決疑底僧在甚麼處僧出衆而立山下禪床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師曰藥山老漢將墻壁戶牖一齊打開了也能向裏許拌命挨入便是大光明藏

便是大解脫塲如若正信不堅纖疑未盡歲月迭迎無了日莫教孤負好春光

小參

小參舉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示誨山曰打鐘著衆纔集山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曰和尚既許為衆說法為甚一言不措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曰藥山老子駿步不拘鷹揚無匹廬陵米上高騰時價石頭路裏獨擅風流其尊特稱雄可謂無敵於天下被箇院主輕輕一言慫慂便爾隨他調度和泥合水究竟院主不滿其欲大衆有失其望賚聖則不如是或院主白曰大衆久思示誨也不論根之大小一雨普潤也不定法之半滿珠玉齊傾直令箇箇習漏頓除全身荷負院主自無絮語憎嫌然復有隨後曰和尚今日所說是甚麼法又將何酬對良久山僧今日勞倦請西堂為汝說罷

小參激揚諸佛說不到底事提持諸祖行不盡底令須是君臣道合賓主氣和敲唱雙行更無回互且什麼人而明如是事不見昔日洞山與密師伯遊山次忽見白兔從艸中跳過密曰俊哉山曰作麼生密曰大似白衣拜相山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語話密曰你

又作麼生山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曰者箇公案是何意旨作何理論田地穩密底見恁麼舉便知無量劫來事悉在掌握之中毫無隱晦流浪日久底聞恁麼事縈疑窒塞迷悶重增豈能湊泊得來若白衣拜相處會得卽與古人音容相接律呂相諧提封九有撫育四生若積代簪纓處會得獨闢繼往開來之要路佇觀地平天成之雍熙雖然如是分明曉了衲僧分上秖得一半那一半到明日為汝注破

請刈禾小參若論此事到祖應處驗於田事自無差謬先要般若種子剔揀潔淨無明稗草不容混雜御

大白牛將祖翁田地潑耕潑耖以待心苗培養春就皐栽秋來等穫中間根本未壯欲習初乾諸子紛諍三車並運才與如來法流水接加功機務分任得宜智力耘耝勤勞不猒眞如莖榦挺特標奇智慧英華開敷擢秀驀地境風搖蕩惟恐嘉穗採傷忽朝法雨所滋且喜焦芽載茂有如是操持有如是保任成熟有望損益無憂更藉大衆勇猛爭先艱辛莫避箇箇奮求珠之心人人懷得寶之念不動而運顆顆登妙覺之場不行斯到粒粒入眞空之藏者邊那畔斬斷諸譌山前屋後不致佷藉到此時節萬行高流纔好忘功罷業五湖衲子須憑任意飽參雖然恁麼提撕猶是化門展演畢竟如何得與此事相應良久曰明朝田阪裏子細好商量

謝糾禾小參舉地藏問修山主曰從甚處來主曰南方來藏曰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主曰商量浩浩地藏曰爭如我者裏栽田博飯主曰爭柰三界何藏曰喚甚麼作三界師曰地藏雖則行上治之政弘至醇之風猶未達於民情也殊不知人人爲此一片田地從曠劫來備嘗辛苦布種不潔雜穢充繁農務不時荒蕪徧野喫飯不知飯香飲茶不知茶味脚板爲之走

穿筋骨爲之磨斷雨多恐其沉淪水少憂其乾燥太寒則慮根株蛀小過熱則愁莖葉焦枯至於靑黃未決之際其將有成若不寬心蓄養速要暴富登塲終與秀而不實者同一患也斯藉衆力盡勿猒勞時候不違秋收已畢不待商量浩浩自然大事圓成秖有一人常在田頭地後不離禁殿重闈大衆還識得他麽良久幾乎錯下名言

愚菴老宿大椿尼對靈小參生而無生天龍伸出瘦指滅而不滅菴主豎起空拳玉笛橫吹彩鳳鳴鐵船同泛明湖月恁麽語話已是齒不關風情存向背擊拂子殊不知此一片田地常住妙明周圓不變求其去來生死迷悟了無所得不謂煩惱是垢濁不謂菩提惟淸淨不謂生死有分別不謂涅槃恒寂靜若是過量人能在翻身一擲抹過大千逆順境上莫可遷流憎愛關頭不爲障蔽隨緣作主到處稱尊惟大椿老宿夙具金剛正眼解脫法門處處開拓操持般若靈鋒輪轉根株塵塵斬斷蓋有大慈攝化同事之願現於柔順如幻色相之身撫育明俊如瑾之瑛唯德有鄰如蘭之馥入世間法如蓮花在水而於一切皆無染著勵出世道如松栢擎霄而於一切無所疲猒

以不思議力故以不可壞力故若威嚴若慈藹若熙怡若愛語令樂見者發深信心以如是行而作佛事攪澄不異磨涅不痕是故將欲與世長揖之時奮然超然是去非去政不待假力於無手之人也因有如是風標故有如是奇特誠非世間言語而歎所盡皆我老人於有爲界中示無爲法而不滅壞有爲之性於無爲界中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能以善巧方便演出無量差別音聲爲一切衆生之母說慈善之法爲一切衆生之子說至尊之道與一切癡聾衆生作大智慧導師與一切窮露衆生作寶莊嚴樓

閣範上座到者裏意想不得分疎不下擬將一滴之水欲增大海波瀾非謂不知量也貴要大家知有且如何是知有底事秋林一夜雨生涼黛抹千山倩曉妝珍重歸源時節好風飄錦帶藕花香

楊旨音居士對靈小參大道體寬無易無難菊芳共賞山好同看無生無滅不去不來烟籠古徑月鎖瑤臺者些子乃從上佛祖出離生死之真三昧亦無一含靈而不具足但器識麤浮根性陋劣當機罔措覿面猶迷若是沒量大人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生淨信者自然證入無疑也恭惟倥菴居士旨音楊公人今而心古氣正而顏和得泗水真傳受靈峰至屬祝榮名同夢鹿知身世等漚花醇風厚德雍穆閭閻孝友勤儉啟訓後英處塵勞不爲累宛如林下閒人歷險難不爲搖何異山中老衲入境諳謁多方擁護世情錯綜一致混融頭頭活潑種種施爲總不出他一箇善權方便也昔公於己丑夏歸依先師問道周旋山僧得與投契交遊屈指已二十三年情忘水乳淡雅悠長憂吾法道念我艱辛切於同源徹於心髓凡一聚會書牘往來靡不以己躬大事未得了悟而爲咨訣蓋自信得人人本來具足之道不假指陳勸示

而後能故其臨終爲道之心切切孜孜益加綿密剃髮披緇以畢其志佛聲浩浩脫化超然非夙生培植般若種子踏實做將來焉能有如是操略且玉樹已見爭奇宗祊憑其闡奕信仁人之有後以爲喜也我因知公生於無生中受生死於無死中受死於大解脫三昧海中優游自在不爲一法之所留礙恁麼則世裔道胤綺互延長淨土娑婆無容拘束山僧世外友也不無知己之感故秋深一棹遠抵蕭山欲證明居士末後一段公案到者裏說箇甚麼卽得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

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此開悟楊性菴居士問先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騎牛童子赤脚走居士於此淺省據實看來一箇失却一張口一箇開得一隻眼總無倒斷在諸人或摸索不著更聽山僧註破吸盡西江消一口騎牛童子赤脚走不知誰是得便宜醉卧花街看北斗

滄溟和尚請爲母對靈小參劫外淵猷無二無別新豐家法至極至尊織蒲履於水邊無人酬價提宏綱於鬧市有法歸宗將五位以鋪張隨三根而闡妙清流遶檻紅樹當門機機回互法法交羅調不相合非我知音刃劈不開始稱母子東塔受法姪潚公之請爲徐母智日安人要說箇蜜齊中邊之甜火等古今之熱但安人金剛種子夙已結成般若靈苗今亦增秀世間出世事理兼到身前身後徹底光輝詳而驗之其潚公孝意淺衷敦本扶末可爲證矣更要山僧說箇甚麽若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者邊那邊隨緣飲啄天宮淨土任意逍遥猶是世諦儀文總不若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且道安人在甚麽處雨餘遠浦歸漁艇月映蘆汀白鷺眠

陳雷生薦室請小參萬里長空獨鴈鳴千嵓落木動

秋聲涅槃堂奧無門限一任優游自在行是故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此雖是信口說信步行總要人親到自已故家田地豎拂子祇者箇是謂一味平等法門佛祖謂之寂靜妙常衆生謂之生死根塵東方謂之妙喜世界西方謂之極樂家鄉三界萬法靡不圓攝所以張孺人據此法門事姑嫜以孝穆鄰里以敬撫憐赤子逆順施爲慈仁播美懿德標奇醒大夢於長夜消無明於曠劫當知五漏幻軀即是金剛正體於中求其聖凡男女生死去來了不可得既然如是還見他立地處麽金地花鋪青靄合寶池月映碧天高

大慶院具之尼對靈小參生從何來千壽井底飛塵埃死從何去十字街頭猛虎踞者裏見得諦當無量劫來根深固蒂生死輪廻一翻翻轉乃知諸緣未遇之先來實不來四大分離之後去實不去修絕異同證無差別摧壞一切憎愛大山安住平等眞常妙樂正眼未開者喜怒哀樂異端競起僧俗男女各立門庭苦厭娑婆欣樂安養念慮遷流紛然無緒取捨變化奔逸不休使自家一片潔白田地上荊棘叢生葛藤纏遶轉見昏迷愈加沉墜惟具之菴主於諸法性

通達明了成就廣大總持三昧故到末梢頭上如象王擺脫枷鎖自在遊行雖然若到祖師門下猶欠一著在豎拂子誰是生誰是死四壁寒香雪色濃心知不在喃喃語

空明菴德章尼對靈小參風生碧落雨滴青松好鳥和鳴圓音無盡谿邊石女塞斷耳根嶺上鐵牛拽回鼻孔威音那畔風光塵塵顯露空劫已前面目歷歷全彰者裏悟去髻中寶元是現成衣裏珠從來具足不起思惟精操萬行匪移跬步參徧百城一切處放光動地一切處妙用神通入生死流不被生死之所淪沒踞涅槃岸不爲涅槃之所留連雖然檢點將來猶未是向上一路以拂子畫○相曰此名金剛圈亦謂大圓鏡冥萬化眞機顯千門德相微細包容廣大悉備所以淨土娑婆諸佛衆生僧俗男女尊卑貴賤有情無情人非人等總在裏許若帝網垂珠重重交映猶秋空片月處處騰輝恁麼則淨土穢土乃是一途男身女身會無二相又何必往無垢世界轉換形貌正覺始成強生節目喝夜半海門紅日上碧蓮池畔訪知音

秦龍山對靈小參鬧市叢中驚人句子大家有分醉

翁衣裏照世明珠靡不現成待寂靜時方能理會到酒醒時纔可尋思是埋沒已靈非達觀人世之謂也果是生鐵鑄成漢子氷霜練就心腸遊於世間如入空聚爲一切事遠離諸相隨緣本分生涯到處尋常活計旣爲一切事離一切相則戴髮者非爲俗士圓顱者不是僧倫紅塵堆裏即是菩提寂場維摩室中不異如來寶所旣隨緣活計到處生涯則諸佛與衆生一體涅槃與生死同源東土與西方無別淸淨與濁垢不殊惟我龍山居士以此得不壞信修無垢因示虛幻家說眞實法敎子以孝敎友以仁德乎異類道藹同人知生是無生眼與碧天開霽識死是不死襟同夢宅宣猷推此因地般若種性宿培淺厚故能委蛻怡然隨願而往不言可知但是臨行掉臂時高唱驚人句子亂拋照世明珠見者驚疑聞者怖懼孝子殷勤申請山僧破格入城特與證明豎拂子大衆還見麼擊一下還聞麼旣已聞見分明則知生是無生死是不死且道龍山居士即今在甚麼處推倒須彌百念休世間出世更何求安心穩坐蓮舟上玉樹流芳看聚頭

莫順之對靈小參夜雨催花韻廣長溪山到處水流

香目前盡是歸元路不用思惟達本鄉蓋一切衆生到者裏皆一念之差淪溺生死海中恣縱貪嗔癡隨逐身口意起種種攀緣造種種結業所以輪廻六道流轉四生自從曠劫以至今生頭出頭沒無有已時然不知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諸根無實性恁麼則關山萬里憂慮千重以爲功名利祿也是幻內而見聞覺知外而根身器界也是幻離怖畏地到極樂家也是幻山僧爲居士說法也是幻居士聽山僧說法也是幻豎拂子惟者箇是金剛常住不朽者世界變遷彼無移易處空銷殞此不沮壞若也未審端詳試聽幻人通箇消息桃紅柳綠皆春色總在東君自主張

念菴尼對靈小參鷺刹前汀羽蓮開白藕香雨餘山色好風細水亭涼現成家法不假思惟觸處分明原無背向拈拂子一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秖要當人入得此門一一事存函蓋頭頭理應箭鋒普攝羣情圓應萬有偏圓宛轉活潑無拘可以覆載天地可以貫徹古今可以出離生死可以坐斷去來可以融聖凡之名可以銷男女之相可以證妙樂之常可以到無爲之地是故念菴菴主般若夙培靈根早

息名門托跡閥閱呈祥知身世空中雹影視富貴水面漚花垂老披緇志願匪懈求善知識不生猒足但在疇昔妄念忽生一眞妙體五漏標形逆順境上青白紛然憎愛路邊是非交錯而今世事已周攀緣已斷四大幻緣已散五蘊浮雲已空父母未生前一段風光正好識取擊拂子斯門極樂超餘彼說謂西方別有津

張門楊孺人對靈小參諸佛祕密列祖淵猷無論聖凡智愚緇白男女草木昆蟲情無情類皆應有分而不能證得者爲無始以來至於今生妄情厚如萬疊冰崖疑根深於千年暗室致使生死遷訛昇沉莫測也有者道生必有死聚必有散晝必有夜夢必有覺捨生趣生而無有滅此世人之常見也有者道生則五欲歡娛萬般適意命終身壞氣化清風肉化爲泥一滅永滅而無有生此凡庸之斷見也殊不知生無生相故雖生而不常滅無滅性故雖滅而不斷是故釋迦世尊降王宮住雪山幻也成正覺轉法輪幻也坐塵刹度衆生幻也示生死入涅槃幻也是故楊孺人報軀有漏至性無移生尊貴家培奠倫種厚德成鄰淺仁育物事上則穆穆恂恂撫下則諄諄切切兼

能修習善法以求佛道極其志力隨所堪任如斯等事亦皆於夢幻中成辦也大衆一切諸法旣皆是幻秪如楊孺人脂粉態除兒女情斷如何是金剛常住不朽底森森玉樹枝枝秀也勝金沙坐寶蓮

莫門智日對靈小參遠山疊疊含青流水村村映碧風光盡在目前何用紛馳求覓若是得底人達去來如春燕赴時秋鴻適候了生死會晝而夜自夢而醒入面玲瓏絕無向背所以諸佛以此風光出世利生諸人以此風光遠塵離垢諸人於諸佛光中展其妙用諸佛於諸人光裏奮其全提各各無差彼彼無雜

恁麼則朱孺人亦據此段風光爲男子相也得作女人身也得生安養也得入娑婆也得逆順施爲俱得自在其或纖疑未遣餘惑尚存不妨聽山僧重說偈言生從何來死何去金毛師子草裏攧翻轉虛空背面看有意氣時添意氣

自由尼對靈小參豎拂子上至諸佛下及羣生皆有此事原無修證本絕悟迷聖凡量泯男女相鎔極天地而久長亘古今而輝鑑但得時中受用自揚劫外家風所以自由永菴主夙具金剛不壞之性示現恬和柔順之身端本倫常究心出世鴻慈導物至德維時訓於家言言藥石律於己凜凜冰霜有時白髮盈頭與娆菴人賡諧古調有時田衣挂體同劉鐵磨互唱陽春有時人境俱忘千機不借有時正偏兼到一切現成紅塵浩浩恒奮全提夢宅悠悠常說正法六字洪名畢生不改報謝怡然得大自在此謂得底人於生死海裏逆順總宜煩惱塲中作大佛事山僧到者裏通身是眼也看他不見通身是口也說他不著雖然欲識桃源別有乾坤須看漁翁通箇消息良久半夜石人憨睡起一塲好夢與誰言

祁門朱孺人對靈小參春風和暢花柳爭妍紅塵人語綠樹鶯啼言言悉具圓常句句皆談眞實明明標向上機處處廓歸元路遂之爲生死元首悟之謂菩提正因拈拄杖者裏會得悟迷無異生死同岐始終交徹淨穢該羅聖凡之相虛無男女之名寂滅恁麼則孺人淑順持身慈仁啟後夢幻自知堅心出世說箇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也得說箇卽心卽佛卽妄卽眞也得故知孺人六十年前生則未嘗生也六十年後死亦未嘗死也正當今日是生耶是死耶百年大夢醒槐陰就路還家始得妙

何毋趑恭人對靈小參盡大地是妙菩提路無有差

別境界盡十方是大解脫門無有大小戶牖諸佛聖人不多一點蜎飛蠕動不少一絲無量劫來亦無間隔秖為一切人根性不等智識昏迷有眼不曾覷著有足不曾踏著三途六道逐隊淪形九有四生隨羣轉步以至千萬劫流變遷延無有了期若是箇信力堅固正眼洞開者一眼覷透一腳跨入縱橫逆順各得其宜方為了事漢乃名到家人豎拂子還見麼擊一下還聞麼若從者裏見得分明聽得清楚四聖尊榮夢裏非真六凡名號鏡中何有所以何母趙恭人靈根夙具淑順維身向者裏覷得透徹踏得穩當隨順世緣成就世事上以奉重下以撫訓機用千奇玲瓏八面到今日塵緣永謝情境已忘所有靈光獨耀本來面目全彰有箇現成受用底三昧還知麼樂邦好景知多少水滿金沙月滿汀

賷林奕侍者對靈小參出離生死一著中無委曲最為簡要非因假借不墮功勳須是識量高古參學眼正向此中有語話分與尊貴人有相見分便識自己本地風光從來不曾絲毫欠闕故賷林侍者夙緣有在本志未忘知此一著已極明了惟人自肯不由提掖所以尊卑愛敬穆穆可觀晝夜辛勤孜孜匪懈知

家中分明古意細究根源愛堂裏淡泊真風渾忘彼此將謂整飾門頭支撐戶底五山競秀十刹爭奇責任在爾躬不道急流轉棹此裏抽身致使尊長為此懷憂路人因而太息大衆到者箇田地若作有聚有散商量閃電光中莫非舊識若作無生無滅理論杜鵑聲裏盡是生涯若謂生死涅槃捏作一塊徧野花飛春光有辦若謂修齡短算縫罅難齊冰壺月映夜色無分此時若有箇人出來大笑一聲可使賷林侍者截斷生死根株跳出聖凡窠臼如其不然待山僧再與之遂高聲曰賷林賷林與君說盡十分話莫負平生一片心

德璋德長薦母請對靈小參空中鳥跡水底魚蹤覓即知君不可得麥中有麪沙裏無油自古至今幾人肯信說箇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如將極樂意說與正愁人拊案一下曰此是從上不傳之祕密佛祖未曾開示從今開示衆生未曾悟入從今悟入所以趙母王孺人亦從者裏信入於聲色叢中坐臥不留觀聽紅塵堆裏遊行毫無沾染生則應物而來死則隨緣而去此界他方不隔一塵男身女相彼此無分山僧武林轉棹語水停舟眷眷慇懃申請為孺人說箇到

家消息銀蟾散彩三秋夜桂子風吹滿路香

朱弦菴居士對靈小參眞三昧海本無出沒大解脫門豈有去來不以染淨而有差別不以眞俗而爲分岐所以眞人無位機應普現相無定相似寶鏡之對妍媸形無定形如光影之任短長雖如是普現無邊自在恒於三昧不起念不作意也故弦菴居士大雄叮囑過來洙泗淵源流出爲國爲民入泥入水世境遷譌歷患難而不變澄懷有素隨舒卷而自如一切不思議事一切處普現依幻出生也花攢上苑隨幻而滅也葉落歸根亦惟常在三昧不假思惟無造作

也到者裏佛法世法盡情颺下西方東方無可拘畱聖位凡位莫測其端有傍不甘底出來爲居士指箇品位看良久曰鐵馬嘶開空劫夢金牛踏破故園春施爲不用重斟酌月上珊瑚樹樹新

悟禪尼薦徒覺初請對靈小參未山頂上芳草離離鐵磨堂前秋風颯颯你道只待囫地一聲管取肅清門徑故周旋叢林是非不顧把關客練寒暑渾忘可惜本志未酬草鞋根斷拄杖者裏一刀兩段便同本得何處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一下此曲調最古可以繼先祖

尼洞明成菴主對靈小參竪拂子者是光明摩尼寶王但要人認得眞用得好無有一法不從者裏出生無有纖疑不從者裏除斷聖凡迷悟不能隔礙生死虛妄無所拘遲一一順時一一合妙所以洞明成公心志鐵石貞操松筠知身夢宅視世郵亭裂情愛網出煩惱家尋師爲道克敬惟勤求友同參寸陰寶惜說眞實言行眞實事開向修多羅中細細咀嚼已知黃面老人生平不曾說著一字後於山僧棒下爆散疑團將使總持規步綿綿未山門墻屹屹說必行到行必說到也是最初認得清徹用得恰好以不負生

平之志故能臨岐撒手翛然而逝不歌行路難也以拂子擊案曰山僧今日將他參底證底說底行底一擊粉碎了也諸仁眼裏看着耳裏聽着脚下踏着惟恐輕心取用秖在皮膚其眞實處還辨得麼無生畨出新豐調徹見清音正始來

爲朱四可對靈小叅一口汲盡西江半夜踏翻溺器無毛鷂鴿撞破天羅焦尾大蟲衝開地網此箇如幻大解脫法門人人皆能究竟箇箇可以悟入秖要生死岸頭立得脚穩向此門中出沒無拘遊戲自在也恭惟四可居士建功立業爲國成家栽培異類煖日

融融攝受同人春風颸颸氷霜凛冽處不以爲難水月分明時自以爲得所以再造梵宮受囑不忘疇昔歸重知識傾心已擅當年有時當機顯露事絕今時有時覿面施呈理超格外生死爲念垂老不衰以道爲懷干城有須故於啓手啓足之時笑談自若委蛻怡然蓋八十餘年來宛轉偏圓縱横施設世間出世能事所畢如一珠中萬形俱現如一塵內諸法全彰亦於此大解脫法中顯大機發大用也而此中聖凡迷悟生死去來是非得喪榮辱昇沉總著不得山僧到者裏縱有十方虛空之口能吼無邊法界之音說

其根源也無交涉雖然於著不得處不妨敲鼓沒交涉時正好商量空中石虎從風嘯水底金烏遶樹飛金碧畫堂春夢醒長安雖好不如歸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五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六

侍者行恪錄

垂問

堂外開田掘地堂內擔糞挑柴堂中聖僧作甚麼

古人道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如何得不錯用心

緬離鄉黨訪道參禪自家一片祖業倩誰照管

晏眠早起總是爲人忙如何是你本分事

雨潤苔生石頭路滑脚踏實地者道一句來

如有底人始解奉重何故謂自己亦是冤家

從上古德横說竪說總是謾人如何是不謾人底句

霜葉紅於二月花畢竟意在何處

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秖如汝作禮我合掌作麼生會

南泉道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破家蕩產二尊宿那箇有長處

白鷺沙中立青猿月下啼且道爲著誰來

寒則普天普地寒因甚塞北河冰凍斷江南澗水長流

一人悟道大地銷殞雲門者裏悟底不勝其數何故石傘峰巍峭如故

那畔承當話作兩橛者邊行履未是十全縱横不犯底句試道看

亂紅花作錦淺綠草如茵甚麼人合住其中

春去秋來中間事作麽生

歷過境界陳說無差問著行脚事何故茫然無措

櫂轉蘆灣則不問笛聲喚月下滄洲時如何

望仙橋石傘峰已相見了踏步入門來又爲箇甚麽

藤笠下草鞵底且置路邊華表柱道將一句來

香爐峰盡日舉頭望且道顧戀阿誰

春樹花妍秋林葉落其中作主底是什麽人

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階前雨滴聲作麽生會

黑夜裏鐵牛生下玉麒麟僧堂厨庫爲甚不知

烟籠碧岫月鎖丹墀主賓欲相見時甚麽人通信

百不可取一無所堪底佛祖無柰伊何因甚尊貴位中少他不得

南貨道貴北貨言賤盧陵米如何定價

一切智通無障礙何故堂內不知堂外事

玉兎將沉金鷄未唱是甚麽人境界

妄想消滅隨處安閒何故山中人只說山中好

空舟載夜月隔岸送飛鴻是者邊句是那邊句

長年不出戶合國盡知名此是什麽人

衝風冒雨九上三登無非馳求情況到家事如何

紅蓼灘頭白鷺飛總是當人親切句滄江風月分付誰來

山遊明月城聽笙歌固是衲僧造詣街頭石敢當與你道箇甚麽

振策履長水莫非遊子意忽焉到家如何話會

成佛作祖病眼生花談悟說迷柴頭賣俏去此二途如何是衲僧親切事

入得門便知有且道金剛脚下鐵崑崙是何意旨

一向合水和泥總道隨家豐儉因甚臘月三十到來攢眉者多暢懷者少

福城東際爲訪知音酒樓上唱歌底還相識也無

時光冉冉歲月悠悠世間人靡不興嗟抱感且衲僧分上如何話會

郵亭過客不知返津樹啼鶯爲阿誰

天台南嶽不必商量東關市上笑相逢時如何

節攜明月笠戴寒煙無非羈旅情懷到家底意作麽生

不落階級底人本無位次甚處與他相見

三二百五百浩浩說禪此是諸方大用我此間湯瓶火
裏煨粥足飯亦足饑則噇倦則眠且道是爲人不爲
人
法無異法何故他方此土語音不同

勘辨問答機緣上

問僧甚處來曰姑蘇來師曰將得顧墅巷裏燒餅來
麼曰不會師曰你不從姑蘇來僧擬議師便喝出
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年老畏寒要襪著
僧罔措師喚曰某甲僧應諾師曰進堂去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來烘被煖一覺到天

明日學人不會師曰山僧從來不誑語
居士問久慕和尚說禪是否師曰是士曰未審禪作
麼說師指傍僧曰他是蘇州人吹得好笛士曰莫便
是說禪耶師噓一聲曰一身俗氣
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無端捏棒徇先驚曰不
會師曰者死畜生出去
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師曰光芒射斗牛曰出匣後
如何師曰切菜猶嫌鈍
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手裏捏冰口中吐火曰
畢竟如何師曰要寒不得寒要熱不得熱僧擬議師
便打
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版橫鋪曰意旨如何師曰往來
踏著曰踏著時如何師曰放手徐行僧無語師喝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你屈膝我叉手曰如何是
辨衲僧句師曰一喚回頭已成孤負曰如何是正令
行句師曰揭開腦蓋敲碎髑髏曰如何是定乾坤句
師曰野老門前讀赦書
問看箇是誰總無下落乞師指示師曰今日風大汝
覺寒否曰寒師高聲曰誰僧擬議師卽推出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乾坤坦蕩曰便恁麼去

時如何師曰天地暗黑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虛堂澄夜月高懸如何是偏
中正師曰曉閣淡煙籠古鏡如何是正中來師曰石
人起舞笑顏開如何是兼中至師曰相逢狹路無迴
避如何是兼中到師曰寶印當風無巧妙
麐侍者歸侍立次師問曰聞溪到秀州有兩路是否
者曰是師曰汝從那一路來者曰從者邊路來師曰
那邊一路如何者曰今日路上來勞倦容別日祇對
和尚師頷之
問僧甚處來曰杭州師曰曾到愚菴麼曰曾到師曰

見老和尚否曰見師曰老和尚有何言句指示汝來曰夜踏虎林月晨烹龍井茶師曰恁麼則老和尚辜負你也僧擬議師曰却是你辜負老和尚也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畫閣燈殘午夜天如何是偏中正師曰鳳棲梧樹秋煙靜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折衝須假卧龍才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出匣太阿無巧智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龍吟枯木春風浩曰正偏五位承師指向上全提事若何師曰句好誰開口詩佳自點頭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遠書難得秋高月倍

明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寵渥辭炎漢綸竿釣富春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覇主到烏江雲散鳥飛絕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春入百花園金樽酌明月

搬柴次僧問曰般柴還有佛法也無師放下柴曰此是上柏山裏柴一錢二分一擔曰向上事又作麼生師曰乾者自輕濕者自重曰忽遇柴空人散時如何師曰雙足高趺好喫茶

問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曰口邊堆白醭舌上長青苔曰此是接上上機秖如中下人來向甚處安排師曰教伊作驢作馬

問途窮萬里迥無人烟時如何師曰且向三家村裏宿曰究竟如何師曰歸計身為主生涯莫問人曰忽逢家信通時又作麼生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天童師曰天使齎詔入山召和尚時聞玲瓏岩大聲喝彩真否曰好事從來不出門和尚焉知師曰適與上座相見曰若某甲爭肯管伊閒事師曰你更嫌甚麼曰總是趙州道底師便打一拄杖曰和尚不得草草打人師曰賚聖門下賞罰分明僧便作禮

問格外風規如何演唱師曰村人跪禮石獅子曰恁麼則一句無私曲天下盡知音師曰上座却不是曰和尚也不得壓良為賤

問如何是君師曰丹詔不須啣彩鳳萬方悉已戴堯恩如何是臣師曰金馬高騎離禁殿霜鋒不動斬癡頑如何是臣向君師曰赤心常抱調羹夢白首綸音候九重如何是君視臣師曰杲日麗天光彩耀綿綿萬象照無私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虎嘯龍吟無異致簾垂黃閣奏簫韶

問某參萬法歸一如何得大徹大悟師曰襪破無根

僧擬議師一喝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端躬而立僧罔措師曰你適才問甚麽僧理前話師曰劒去久矣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亂走作麽曰特來親近和尚師曰近前來與你道僧近前師曰還識山僧麽僧罔措師便打趂
問如何是得力底句師曰耳聾眼瞎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墮阬落塹
師入城次僧問曰如何是城中境師曰長街短巷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上南過北曰如何是人中意師

曰高唱酒樓曲精分肉店腥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北麗橋北曰謝和尚指示師曰錯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三三一九曰還許學人荷負也無師曰驢年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鬧市裏花磚曰某甲不會師曰看僧擬議師便打
問如何是密室中賓師曰有眼不能辨曰有眼不能辨時如何師曰密室中賓曰某甲欲用時如何師拈起拂子曰還辨得麽僧佇思師一喝

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曰鴛鴦湖上釣魚船曰豈無尊貴師曰明月洲前排夜色
問百不知百不會底人來和尚如何欵待師曰不嫌自品俗何用絕交書
問某甲做功夫多年可謂銳志勞心矣不得箇入路乞和尚指示師與一掌曰向者裏入曰如何趣向師遂起身曰莫妨我東行西行僧無語師拽杖趂出
問三藏言詮盡是教意如何是祖意師曰你不問山僧幾乎忘却也曰乞師垂示師曰不愼其前必悔於後僧不領旨師便打

問勿居空劫不落今時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瞎眼老婆挑錦繡
問曹溪的旨卽不問洞上家風請師指示師曰豈是偶然曰爲甚麽如此師曰酒逢知己飲花插美人頭僧禮拜師打曰不得艸艸
問自到資聖未聞示誨今請和尚曲垂方便師曰早上粥午間飯何曾少你來曰爭柰學人羣疑未息師曰三德六味秖怕你不念僧沉吟師便打曰想箇甚麽
問師子吼且止如何是無畏說師曰無畏說且止你

作師子吼看僧一喝師曰恰是野鷄啼
問維摩默然還有道理也無師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曰恁麼則葛藤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維摩默然師曰放你三十棒
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連日大雨秀州城坍去一角你為何不知僧罔測師喚侍者曰拖出者死漢
道士問道可道非常道是甚麼道師曰青牛去後無人到曰名可名非常名是甚麼名師曰白鶴騎歸越月明曰和尚宗旨特請舉揚師彈指一聲曰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吉安師曰廬陵米價若何曰古人道了也師曰如今作麼生僧無語師曰脫空妄語漢直打出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蘇州師豎拂子曰彼中還有者箇麼曰雖有不堪呈似師曰若有不妨將來僧作呈物勢師便打曰滯貨不堪語話出去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厲聲曰你者樣青頭白臉底後生不思量學好終日三三兩兩說長道短作甚麼僧面赤無措師曰你適來問甚麼僧擬開口師便與一掌推出

師因衆集次曰菩薩了法從緣有不違一切所行道拈拄杖者箇是法作麼了復畫地一下者箇是道作麼生行良久起身顧衆曰退後些不得攔人走路
僧參師問桑梓何處曰陝西師曰幾時離彼中曰三年師曰許多艸鞵錢甚麼人與你還僧無語
師在河邊見一僧過問曰向甚處去曰入城去師曰城門緊閉時如何曰和尚有何方便師一喝曰去僧便行師曰直饒與麼秖在半途
僧入室請益曰某甲做功夫如在睡夢中過底一般師曰卽今醒也未曰不敢造次秖對師打一拄杖曰向者裏醒去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蒼苔匝徑青春老曰某甲不會師曰紫燕翻簾白日長
問知有底人與甚麼人對談師曰鬧市裏一箇兩箇曰所談何事師曰炎天似烈火難爍鬢邊霜
居士問總是一派曹源何故有臨濟曹洞之別師曰居士昆仲幾位士曰同胞三人師曰總是一母所生何故有兄大弟小之分士無語師曰取茶來與居士喫士曰不消得師曰隨心玉饌知多少爭是山泉滋味長士恍然而別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靈嵓山師曰披雲臺下卽不問你嚮屐廊前道一句看曰某甲乍入叢林師曰你在彼中住幾時曰一年師打曰大好乍入叢林

僧問學人千里遠來只爲大事不明乞和尚垂慈指示師指扁額曰者樣大字你那裏可有人寫得麼僧曰有師曰旣有又到者裏討箇甚麼僧茫然師曰空將雙鳳管吹與老聾聽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人人所愛曰磨後如何師曰箇箇憎嫌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且莫承虛接響

問如何是賫聖境師曰綠楊春水岸邊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綸竿無錯餌終不釣陽鱎

問到家底人如何將養師曰飲洋銅吞鐵丸曰恁麼則鼓腹謳歌去也師曰快樂應知患更多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北麗橋頭曰不會師曰過東便是僧禮拜師以拄杖拄曰不得忘却者裏

僧問看本來面目毫無入處乞師開示師引僧出丹墀曰者菊花今年種底倒也有些意思僧曰我會也師曰那箇是本來面目曰秋來黃菊綻東籬師曰逐塊漢僧一喝而出

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兩粥一飯曰其奈雖飽無力師咄曰者有頭無尾漢出去

問做工夫不得親切求和尚開示師度刀與僧曰我要你頭割取來僧惶怖無措師曰作麼不親切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你在那一寮裏住曰行堂寮師曰行堂去僧便行師召僧僧回首師曰青州布衫重七斤你如何會僧無語師直打出

問知有底人向甚處行履師曰緊峭芒鞵入帝鄉曰其意如何師曰自古名高累不輕

問祖意西來卽不問如何是道出常情一句師曰猛虎入鬧市

問某甲一向牧牛只是不得馴伏師曰近前來與你道僧近前師扭鼻曰者畜生爲甚犯人苗稼僧無語師曰原來是頭死牛

問僧甚處來曰黃檗來師曰臨濟喫棒的意作麼生曰未入門時巳對和尚道了也師曰卽今又如何僧無語師直打出

問掘土得金時如何師曰終是不貴曰何故師曰爲是從門入者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師曰擬心一絲伏屍

萬里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曰不動爪牙野狐喪膽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艸師曰菱花在掌妍醜何逃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白日街頭啞子說夢

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滿慈有口莫能宣如何是第二玄師曰石火穿鍼句未全如何是第三玄師曰碧潮秋月向人妍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揚眉早已成顚倒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龍泉出匣寒光耀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豐干騎虎寒山笑

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理不在高聲如何是第二句師曰秋風動處鴈南飛如何是第三句師曰金烏飛上玉闌杆

問要出生死不得箇欛柄乞和尚指示師拈拂子曰你要擔將去曰不敢承當師曰生死如何得出

師一日在園裏行僧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箇甚麼師曰挂樹是茄子倒地是東瓜曰究竟如何師曰費我多少鹽醬僧不會師便與一掌

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烟雨樓上唱山歌曰某甲還聞也無師曰你不聞曰爲甚不聞師曰爲你不識本來面目

問學人幾千里遠來專爲大事因緣到此多時毫無影響師曰莫是山僧孤負你麼曰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打一棒僧便作禮師曰你見甚麼道理便須角著地曰感恩豈在賜金多師曰者茅廣漢參堂去

問和尚未見愚菴時如何師曰金樽有佳客曰見後如何師曰秋山無故人

師入城有僧攔街問曰鬧市裏還有佛法也無師曰酒店濤虛肉店忙曰恁麼則頭頭是彌勒也師曰非汝境界

問如何是和尚自受用三昧師曰日裏遊山倦夜來高枕眠曰如何是爲人親切處師曰舌上生荊棘曰恁麼則學人失望也師曰近前來與你商量僧應諾師便打僧曰不堪語話

師栽田次問僧者一片田有來多少時也曰常住底某甲不知師曰賴你不知若知則賣與人也傍僧曰昔年百丈今日雲門師曰多口作麼隨與一掌

問僧名甚麼僧曰普照師曰覆盆之下爲甚黑漫漫地曰怪某甲不得師隨聲打曰道甚麼

師遊山次問僧東邊去西邊去曰一任縱橫師曰忽遇大蟲時如何曰和尚莫恐嚇人師打曰原來是箇

死虎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弁山師曰弁山有何言句示人曰教學人一念萬年去師連棒打曰話也不會舉僧罔措
僧參師問那裏人曰毘陵師曰趙州道常州有有箇甚麼曰不如師曰疑是弁山鳳原來是野鷄
僧參師曰望仙橋與汝說了也試道看僧曰適纔猶記得師曰怱前失後漢出去
一僧侍立次師謂曰你日後切莫道山僧在者裏曰和尚著甚麼死急師竪拂子曰其如者箇何曰離却

者箇又作麼生師以拂子驀口打
問衆曰更深夜靜事如何衆下語皆不契代曰老鼠翻燈盞
一日入僧堂良久顧左右曰實是無事驚動了莫怪便歸方丈
問如何是君師曰位登九五不稱尊如何是臣師曰夜深騎馬謁金門如何是君視臣師曰一輪杲日照山河如何是臣奉君師曰天上星辰皆拱北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龍樓歡笑語聲高
問如何是雲門境師曰煙抹千山黛風高萬竹聲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好句無人和撚鬚自許長
師一晚在山門前坐次問僧曰如何是雲門境曰青山片片綠水潺潺師曰如何是境中人曰禮拜和尚師曰如何是人中意曰明月堂堂師曰山僧則不然
僧問如何是雲門境師曰溪深流水靜山老白雲多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長嘯起清風高談驚宿鳥曰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四海誰人知此心
一日普請擡灰次僧問昔日百丈開田說大義雲門今日出坡還有道理也無師曰一籮灰兩人擡
問如何是顯聖境師曰環山流水響潺湲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垂楊荒草岸高臥不憂天如何是隨墮師曰深村沽美酒不怕知音多如何是尊貴墮師曰龍樓燒野火散髮聽朝官
問如何是曹洞宗師曰金鷄啼曉月朦朧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波斯上廟手擎空如何是雲門宗師曰路逢狹處電飛紅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御街勒馬問樵翁如何是潙仰宗師曰淨瓶一踢喪家風
問二六時中向甚處行履師曰玉筍峰前曰意旨如何師曰東風急披簑衣

問不落正偏請師指示師曰上座何得不顧傍觀曰恁麼則有口不能道也師曰片語可敵千金一杯自輕七尺

問如何是和尚受用三昧師曰清風竹裏度曰還惠學人少分也無師曰愁雲石上生

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靈藥一劑師曰試說病源看僧一喝師曰虛損發狂不堪醫治直打出

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十字街頭讀赦書曰意旨如何師曰總要大家知

問僧你脚上爲甚有黃泥僧曰却被和尚帶累師曰

那裏是帶累處僧翹一足師曰念汝遠來三十棒且待別時

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北牖清風透骨涼曰如何是辨衲僧句師曰越王臺畔鷓鴣啼曰如何是正令行句師曰放開揑聚無回互曰如何是定乾坤句師曰上是青天下是地

師一日普請回頭見僧隨後乃曰你空手作什麼曰前面有在師曰近前來有句佛法與你說僧近前師豎起匾擔曰秖者箇帶累殺人曰某甲幸無事師將匾擔度與僧擬接師便打曰莫道無事好

問維那堂中人今日作甚麼那曰上晝擔肥下午挑柴師曰聖僧作甚麼那無對

問王未登殿時如何師曰五朝門外嘶金馬曰登後如何師曰野老謳歌賀太平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面上無好顏室內不張燈曰忽遇客來將何秖待師曰金盤盛皓月玉盌貯浮漚

問如何是和尚淩淩處師曰好風搖綠樹終日不關門曰還許人插足也無師曰知時識務可爲俊傑

師一日巡視稻田次一僧問曰如何是和尚爲人一

句師曰待無人處與你道曰此處無人也師指曰者片田肥苗黑那片田瘦禾黃曰學人不會師曰秋後再商量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秋風吹斷鷺鷥行僧禮拜師便打

問某甲參叩多年未得入處乞師指示師曰你曾到香爐峰頂麼曰不會師曰得空去走一遭

問學人有疑請和尚一決師曰鐘不扣不鳴曰不會師曰鼓不敲不響曰意旨如何師曰飽喫飯了東語西話作甚麼

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拈拄杖曰者箇你那裏與作什麼曰和尚合知師便打曰念汝遠來

問僧甚處來曰明州師曰布袋和尚近日如何曰學人不見師曰在閙市裏瞌睡爲甚不見僧罔措

僧辭出山師曰甚處去曰湖廣師曰將得山僧去麼曰趂船錢須和尚還始得師豎起拄杖曰者箇還當得麼僧擬議師打曰去你不是我同流

問如何是頭師曰白日無行路如何是尾師曰歸家著弊貂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雖然是駿骨尤復困鹽車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錦瑟奏珠宮不入愁人

耳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玉驄馳曉日金殿臥淸風

問僧甚處人曰福建師曰未過仙霞嶺山僧與你相見了也更來作甚麼曰事不猒精師豎拂子曰者箇作麼商量僧無語師曰掠虛漢

問僧甚處來曰虎丘師曰曾到千人石上坐麼曰終日此盤桓師曰可中亭對你道什麼曰和尚者裏不敢造次師曰作家作家僧一喝師曰依舊依舊

僧參禮拜起師拈拂子一吹曰你還知此事麼曰已知和尚婆心徹困師曰切莫亂道僧無語師遂以拂子劈口打

問學人特爲此事千里遠來緊要法門乞垂指示師拈竹篦曰你識得者箇麼僧曰不敢錯對和尚師打一下曰饑逢王饍不能飡

師埽地次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與我將糞箕過來僧將至師曰如何是你自己僧便禮拜師曰見箇甚麼道理僧曰酬恩有分

師一日到僧堂問曰許多人向甚處去了一僧曰普請挑柴師拈起拄杖曰秖者箇無處安置你爲我拗折僧曰某甲也無著處師曰一鈞便上

問僧甚麼處去曰上山挑柴去師曰將甚麼挑僧豎起柴擔師曰者邊有人麼曰無師曰那邊有人麼曰無師召僧僧應諾師曰挑柴去

問在者裏多時未聞和尚示誨乞垂開示師曰你欠少箇甚麼僧不審師與一掌

問僧甚處來曰蘇州師曰我正要問蘇州信城隍廟裏火發判官手中失却筆還尋得見麼僧無語師曰汝不是蘇州人

僧參將展具師曰我已知汝來處也不必粧腔作勢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逢人切莫錯舉曰雖然到

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同心對面三千里
因久雨垂問一曰連日大雨海漘河盈因甚破沙盆
裏一點也無鼎尼畬曰中不容他二曰一雨降時三
根普潤何故道黃瓜茄子栽種不得曰時至根苗自
生三曰雨久嫌雨晴久怨晴平懷一句作麼生道曰
熱卽言熱寒卽言寒四曰一夜落花雨漘城流水香
是甚麼人明得恁麼事曰釣漁船上謝三郎
師因新到茶次問曰向在甚處曰靈隱師曰大殿蓋
完也未曰畢工了也師曰其餘作甚麼曰還有幾處
要改造師曰飛來峰幾時轉向僧無語師曰實頭人

難得且喫茶
問不落言詮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誰敎你恁麼問
僧無語師連棒打曰者話墮阿師
僧參禮拜起師曰過者邊來曰某甲不是者邊人師
曰那邊句試道看曰分疎不下師曰漘口嚼黃連猶
言不是苦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七

侍者行恪錄

勘辨問答機緣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玉笥峰前望歸雲晚更
多曰此去如何舉似人師喚僧僧應諾師曰但恁麼
去
問僧生齡多少曰二十七師曰眞箇二十七那曰是
師拊掌大笑曰和尚笑箇甚麼師曰酒餚席上稱知
巳未必君心似我心
師在船邊坐僧問曰和尚在者裏思量箇甚麼師曰

爲你漆桶不快曰某甲酬恩無地師曰羅公照鏡
師閒行次僧曰平坦路上和尚要者拄杖作什麼師
曰打狗曰忽遇佛來時如何師曰放過則不可曰某
甲來時如何師曰請過一邊曰何故師曰爲汝非其
同類
問僧甚處來曰杭州師曰錢塘江裏渡船載你過底
人還具眼麼曰今日被和尚勘破師休去
師一日趺坐行者將小食至曰和尚還喫不師曰有
甚麼饅頭餡子一時下將來者以盌合取食便行師
叱曰弄虛頭作麼

僧擬作禮師約住曰且莫禮拜不涉程途道一句看
僧喝師顧左右我秖問他一句他便說上一絡索
問未識本來面目請師方便師曰天左旋地右轉曰
不會師曰面赤耳紅
問僧汝名甚麼曰剖玉師拈拄杖曰試為剖看曰好
手不張名師曰出去僧纔行師曰失却斧鑿也僧回
頭師便打
問看來無不了了只是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師展兩
手曰是甚麼僧無對師便打曰好箇了了漢
問僧甚處來曰靈巖師曰夏在甚處曰徑山師曰已

躬下事作麼生曰和尚歸方丈待某甲說師便打曰
何得艸艸打人師曰惟恐停囚長智
師因普請次問僧曰甚麼處去僧曰栽田去師曰我
不問你栽田問你本分事僧曰若問本分事某甲實
是栽田去師曰顯聖者裏那有者樣強東西曰謝和
尚授記
僧參纔入門師展手曰是甚麼僧轉身便行師喚僧
僧回頭師曰疑殺人便打趂
問僧甚處來曰楚中師曰到者裏多少程途曰三千
里師曰恁麼來者是甚麼人曰伏惟和尚起居萬福

師曰好與三十棒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雲淺竹徑幽如何是
截斷衆流句師曰秋江橫艇無人喚如何是隨波逐
浪句師曰萬卉春同色千家月共明
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十分孤峭曰便恁麼去
時如何師曰一敗墮地曰神光斷臂又為箇甚麼師
曰碧岫閃紅霞曰秖如達磨道與汝安心竟如何是
安底心師曰胥江八月潮
問和尚法體安否師曰法體有甚不安曰山中事繁
不得時時親近師曰山僧時時在你家裏曰某甲不

信師曰怪山僧不得
問如何是道師曰若耶溪曰某甲不會師曰此去紹
興二十里僧擬議師喝曰思量箇甚麼
師一日山門外行侍者問某甲參本來面目多年毫
無入處求和尚指示師指曰者些樹我看種看長底
者曰不會師曰再過幾年陰森鬱密
僧問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長行不舉步曰如何是
密室中事師曰推窻看遠山
問此事人人本具何故問著不識師曰誰恁麼問僧
無語師咄曰好箇人人本具

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偏門一櫂到西興曰不會師曰靑布包雨傘上斫似雲飛

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以手拭面曰還會麼僧作禮師打一拄杖又僧如前問師曰不辭向汝道恐打入鬼窟裏去

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香爐峰柴挑過幾轉來曰不會師曰普請時挑兩轉來曰某甲不會師曰隨衆去

問二六時中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求和尚指箇安身立命處師曰田寮裏種田柴寮裏斫柴曰不會師曰問取過來人

問如何是顯聖境師曰松老擎寒翠山高入暮靑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點赤心機不息滿頭白髮氣猶豪

問離心一著如何參師曰繡針眼裏打鞦韆僧擬議師與一掌

一日侍者請喫放參飯師曰山僧參也不曾參喫甚麼飯者曰雖然也少和尚一分不得

問未過關底來如何相接師曰古冢路邊燒野火曰已過關底來如何通信師曰博山爐內爇楓香

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踏破艸鞵赤脚走曰某甲不會師曰明日來與汝道

山上挑柴次一僧曰者裏有虎速去師曰不是虎却是你僧無語師喝曰亥畜生去

師一日同居士游山次士曰我在山裏行聞風吹樹有歷落聲疑是虎心生怕怖師曰是你家裏事怕箇甚麼士擬議師拊其背曰只在者裏思量作麼

侍者侍側師豎起拳曰是甚麼者忽有契入便作禮師曰你作佛法會耶者曰何佛法之有師復豎拳曰是甚麼者曰拳頭師深喜之

問某甲到者裏總無箇入處求和尚指示師曰紹興城裏柴貴米賤曰不會師曰此是實語僧擬議師與侍者曰拽出者死漢

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你今日那裏起身曰楓橋師曰來路遠且安單去

師看雪次謂僧曰好雪曰好在甚處師揑雪團與之僧擬議師曰飯籮邊餓死者無限

師因座主來參問曰講何經論主曰金剛經師曰經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驀豎拳曰者箇是拳頭如來在甚麼處主曰某甲不會師曰你甚處人主

曰生緣建業住靜匡廬師曰五老峰高多少主無語
師曰遠來辛苦且將息著
問僧甚處來曰宜興善權師曰善權近日作甚麼事
曰某甲暫寓但見人數不多餐糧淡薄不作甚麼事
師曰雲門者裏人衆不多一日三餐亦不作甚麼事
你來爲箇甚麼曰學人不會師曰喜得你不會若會
則事生也
問知客今日多少新到曰十數人師曰好好款待著
曰諾師曰誰知白日有閑人
監院侍立次師曰今日甚處去來院曰城中買貨來

師曰買些何物院曰但箇要緊底買些師豎拂子曰
還買得者箇麼院曰王令稍嚴不敢攙行奪市師便
打乃顧謂侍者曰你作麼生道者曰和尚要他何用
師亦打
問僧甚處人曰江西南昌師曰汝名甚麼曰眞曉師
曰滕王閣上扁額是甚麼人寫曰不知師遂打一下
曰好箇眞曉
問僧近離甚處曰金粟師曰住持爲誰曰弘覺和尚
師曰出門時有甚麼語誡勗汝來僧喝師打曰不得
艸艸打人師曰我要話行乃連棒打出

問有一王寶特將奉獻未審師還納否師曰須知雲
門家風不似旅亭活計僧擬議師曰失却了也
問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師曰
汝爭得知僧無對師曰不識羞恥漢遂以棒趁出
師一日致茶次問僧曰向在甚處曰湖廣神鼎師曰
有多少衆曰二三百師曰尋常將何示人曰某甲不
敢妄談時事師拈起果子曰秖如者箇作麼商量曰
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師曰放你三十棒僧曰謝和尚
慈悲
僧辭問某甲出山去前途有問雲門法道如何酬對

師曰有粥喫粥有飯喫飯曰或有不肯又作麼生師
曰誰是其人僧擬議師打曰幾乎放過
問用工已久未得相應省心力處乞示一言師彈指
一下曰恁麼則怨和尚不得也師曰你爲甚罔談彼
短僧彈指一下師以棒趁出
問暫時不在時如何師曰我不曾教你挑柴擔糞僧
罔措師曰不是你分上事出去
居士問弟子塵緣繫縛難得親依徑截處乞指示師
曰曾到荒山過麼士曰不曾到師曰請喫茶
師到僧堂曰許多人甚處去了一僧曰上山挑柴師

日你爲甚不去僧曰直日師度拄杖與僧曰我亦要
去挑柴者箇你收著僧擬接師便打曰莫妄想
師在田中歸僧問曰和尚栽田辛苦麼師曰隨人起
倒有甚辛苦曰雖然千人努力不如一人垂拱師曰
汝則如是爭奈别人不肯曰不肯的是誰師休去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喫飯長擎無底鉢蔽寒好
製舊衣裳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長廊白日揀榆錢曰
謝師指示師曰囊砂謂飯要孩兒
問衆曰古人道到處去來不如者裏且道者裏有甚

好處參頭曰也知和尚不是好心又一僧曰家醜不
可外揚師曰原來總不出者裏
僧參次問曰向來跋涉水雲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
眼裏觀風景堂前脫艸鞵曰此外更有事也無師曰
不會作客煩勞主人僧無對師拈棒打出
師訪一菴主問曰在此住幾時也主曰不記得師曰
日用事如何主曰天曉荷鋤出更深抱枕眠師曰大
好不記得主便作禮
師一日早粥次驀喚曰大衆衆皆舉首師曰且喫粥
著

入堂問曰廚庫山門不問汝僧堂裏事作麼生一僧
曰某甲經行去師曰除却行住坐卧更道看僧一喝
師曰又在鬼窟裏作活計
問僧甚處來曰某甲楚黃人因看和尚語錄有箇入
處特來親近求印證師曰你會到此山麼曰不會師
曰焉得到者裏僧曰一路問來師曰何不求他印證
僧無語師便打趂
因米頭作禮次師曰汝在者裏住多時了我有一段
事爲甚不知頭曰和尚有甚麼事師遂將一隻鞵趯
出頭曰若與麼不如某甲舂米去師曰你作麼生會

頭將鞵安於舊處師曰猶未可在拈棒打出
問僧你一向作甚麼曰專爲此事師拈拄杖曰此事
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你如何著力僧擬議
師打曰石中有火不潑信空向行人問丙丁
若侍者侍側師舉起拂子者微笑師曰我乃趕蒼蠅
你莫作佛法會者無語師代曰作賊人心虛
問波浪滔滔一朝便息時如何師曰滄洲明月夜轉
櫂聽漁歌又一任妄想
問一門潑入卽不問萬機休罷時如何師曰明月堂
前靚繡毬又日月易流

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中間事如何師曰金鷄啼上玉闌干又早間粥午間飯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不致光陰虛度師曰萬事不入耳北牖聽鶯啼又行但行坐但坐
問舉了便會猶存窠臼如何得脫洒自由去師曰金毛師子草裏輥又三十拄杖
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未審妄念從何而起師曰虛空背上金牛舞
僧參師問曰向在那裏住僧曰紹興城裏師曰越王臺上鷓鴣啼明甚麼邊事僧擬議師曰思量得起麼

僧亦無語師曰可惜
居士問特來親近將何指教師曰喫早飯也未士云已喫師曰近日米價如何士曰如常師曰適才入門見有師僧麼士曰有師曰他會說甚麼士曰不會師曰承指教士曰莫便是否師曰錯
僧問和尚尋常極是脫洒今日何故捏根拄杖師曰見文王施禮樂遇桀紂動干戈僧曰某甲與和尚相見時如何師曰降將不斬
僧詣室曰和尚不許人胡喝亂喝某甲作箇和事人師曰得僧一喝便出師曰輸官司底揮金如土

僧問曹洞家風即不問臨濟宗旨請師道師曰你要我道臨濟宗旨麼曰是師曰臨濟有甚麼宗旨僧擬議師拈棒便打僧曰打則打爭奈有人不肯師曰我只要打得暢快那箇要他肯復打出
居士問和尚淡薄如何過日師拈拄杖曰賴有者箇士曰應時及節請道一句師便打士曰恁麼則與古人共出一隻手也師云雖如膠漆莫知寸心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赤心一片曰見後如何師曰青灰滿頭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鼻在口邊手在袖裏

吳醫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左脉候左右脉候右士曰恁麼便是否師曰傷風當解肌欬嗽宜利氣士一喝師曰上焦有火渴飲冷水
僧參師問甚處來曰寧波師曰在天童在雪竇曰不敢草鞋輕踏破師曰爭得到者裏曰天華老漢不勘自敗師曰未信你在曰真箇那師曰來路遠三十棒且待別時
僧問向上事即不問行脚事求指示師曰普請挑柴與我穿雙草鞋來曰不會師曰多年行脚穿草鞋也不會

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如何是不落今時句師曰去
吾帽向君笑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昔何勇銳今何
離公
師隨衆刈禾次浴頭請浴師曰不浴頭再請師展手
曰抑逼人作麽頭曰某甲日後不敢造次師以禾鐮
便打
僧參纔跨門師曰竹兎杉鷄何因到此僧曰和尚道
甚麽師便喝僧曰名聞千里不如一見師曰道甚麽
僧便喝師便打
園頭作禮次師問近日作甚麽頭曰東園種白菜西

園種蘿蔔師曰無陰陽地上種甚麽頭曰正要請問
和尚師曰不可狠藉常住種子頭曰諾諾珍重便出
師顧左右曰菜園裏有蟲了
知客侍立次師曰今日有幾新到客曰俱欵待過了
師曰獨坐無尊卑底何處安置客曰莫是和尚同參
麽師曰雖然同住曾不知名客一喝師曰好喫二十
棒
侍者報有僧參師曰山僧勞倦教明日來者曰不可
孤負來意師笑曰僧已相見了侍者還不知
一僧到纔放行李便入室問曰向上一關未敢輕扣
到家一事願請垂示師曰脫了草鞵好洗脚曰便恁
麽去時如何師曰客寮自在東樓上僧便出師喚曰
闍黎僧回首師曰照顧行李著
新到數人參師問甚處來曰天童師曰眞是天童來
底麽曰是師曰欲借問天童事得麽曰天童有甚麽
事師曰錯曰學人欲借問和尚事得麽師曰山僧有
甚麽事曰錯師曰一撥便招曰謝和尚婆心
僧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今日天冷你知麽曰
知師曰但知冷不知煖曰和尚還知冷麽師曰不知
曰爲甚不知師提起火爐曰有者箇在

問天皇也恁麽道龍潭也恁麽道未審和尚作麽生
道師曰樵夫騎玉馬拍手御街行曰謝師答話師曰
三千里外聽家音
師在山門前僧問向上一著如何示人師曰樹頭烏
雀鬧啾啾曰不會師曰聲聲合著迦葉舞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好歹總隨緣曰忽遇客
來將何秖待師曰有粥喫粥有飯喫飯
問和尚是愚菴眞子否師曰你見甚麽人道曰諸方
都是恁麽說師曰道聽塗言大可憐曰畢竟如何師
曰夜半日紅正當午

師於山門前立遇一僧問曰和尚在者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僧曰某甲可是麼師曰冒名竊祿國有憲章僧曰相見不相識千里是同風師曰請到裏邊喫茶去僧喝師曰更與你三文錢買草鞋

哉知藏一日詣室中作禮師豎拂子哉問鷲嶺拈花頭陀冷笑福城豎拂學人不肯還得麼師曰新豐未到寂寥賴此也哉曰若是有血性底出來和尚還是別展家猷為復與他平分風月師曰盡底掀翻大劫前好看石頭行路滑哉曰不是和尚難為端的師喝曰端的箇甚麼

卜士問塵緣擾擾生死未明乞垂開示師曰遠推年月近看日時士曰祖師門下再求通箇消息師曰逢沖莫去朝天子遇合應來奏帝王士曰弟子今日如暗得燈師曰子與才旺本利無虧士一喝師曰出得白虎又遇騰蛇

維那一日入室侍立次師拈拄杖曰山僧全得他力汝作麼生那曰某甲直是冤家師曰忽然失脚墮坑時如何那曰報恩者固當粉骨碎身師曰既出死路撞入荒村

尼洞明問依教修行如臻其極僧是佛祖邊事如何是佛祖向上事師曰石人頭戴寶花冠曰某甲不會師曰恰好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又問祖意教意俱是閒名日用親切句請師指示師曰好惡隨衆冷煖自知曰莫者便是否師曰是何言歟曰畢竟如何師起身立曰知客請喫齋了少停來說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十八

侍者智譍錄

拈古

舉世尊初降生日便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偃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死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拈曰黃面老子固已誇大而涉險跛足阿師豈非忠耿而蹈讒子細檢點將來二俱皆爲不了何故不見道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曰世尊大排陣勢文殊疋馬成功可謂文王爲呂望而生傅說爲高宗而出然哉然哉

舉世尊拈花示衆迦葉微笑

拈曰諸葛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文武皆莫能識唯桓溫一見而乃知其爲常山蛇勢也其猶迦葉尊者睹拈花而笑破顏面雖然且道釋迦老子底裏在甚麼處

舉世尊因自恣日迦葉欲擯文殊

拈曰有令不行天下之公患也迦葉能縱其盛威行其峻法說甚百千萬億文殊連老瞿曇也不許存身若此不唯爲千古叢林增色亦免得後人揀點道能說不能行

舉世尊一日坐見二人舁豬過問曰者箇是甚麼人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拈曰世尊不是知而故問慣欲平地生波設使此二人果是雄傑待問時卽進前叉手而立曰老瞿曇你是甚麼心行敢保有口如啞

舉睦州示衆曰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州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僧曰某甲不與麼道州曰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拈曰將纘先王之舊績擬收天下之逆民睦州可謂才醇傑異其柰者僧卽將民事以試之便乃法令寬弛流而爲瑣屑之弊雖欲救之無術矣

舉睦州因雲門敲門州問是誰門曰某甲州開擒住曰道道門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搒折雲門一足

拈曰睦州忍心害理雲門雪屈無地天涯知己情原我鴻鴈來時滿地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泉於路上劃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泉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何心行

拈曰同行不得好伴未免中道而廢雲門當時若見便於圓相中劃一十字不唯南泉惡心惡行一點也用不著免使歸宗向裏許蹲坐麻谷縱有驕佚之態無處變現泉曰恁麼則不去也斯亦自怨人非與讐

舉天童長翁淨禪師上堂曰眼見黃葉落耳聞孤鴈鳴且道是甚麼物得與麼靈㝠溪上秋光分外清

拈曰黃葉自落孤鴈自鳴各各不相知彼彼不相到者老漢特地作此語話引得後人逐境飄流無由止遏

舉法燈開堂謂衆曰山僧本欲跧棲嵒竇爲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爲他分析僧曰如何是不了底公案燈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曰過在甚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

拈曰法燈口裏冰冷心頭火熱清涼有甚不了底公案此僧或是箇識端倪底漢出來只消噓一聲歸位自然氣槩驚羣既巳隨他呼喚爭免得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舉香嚴上樹

拈曰上有狼跋之行下有不遜之名雖有履德行仁之君子到此亦安能默乎要知香嚴弄巧底所在麼飛觴推逸少流水數鍾期

舉玄沙問鏡清曰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拈曰管生得行其道鮑子之力也今鏡清與麼醻玄沙與麼道如何與同氣連枝得水乳諧合去鏡

清固然佛法未夢見不知玄沙佛法曾夢見也無

舉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落髮久之一日問曰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蓉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師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蓉曰無舌童兒能繼和師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蓉曰禁取兩片皮師從此契悟受囑出世住大乘崇寧詔住淨因後還鹿門遂終焉

拈曰父子投機同心共暢君臣道合千載一時可令鐵鳳翱於千仞木鷄啼出五更巳見制度森然文章燦矣然則胡家曲子直是罕遇知音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曰蓮花僧曰出水後如何門曰荷葉

拈曰桎梏於舊術者盡將蓮花與荷葉出水未出水定奪智門底樞紐殊不知鳳闕人騎金色馬御街衝突事尋常

舉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世尊曰說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拈曰世尊偶然被外道一逼若櫂輕舠泛江海而遭大風東漂則西西激則東總無倒斷有人決得

他動止者可謂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舉青州辨禪師示衆曰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拈曰一等是撒土撒沙青州猶較奇特烟霞生口吻遺世可為箴

舉雪峰問僧什處去僧曰普請去峰曰去

拈曰雪峰泥水通身此僧烟塵滿面覷做一堆貧而寡恥末後道箇去至德廢矣矜小善亦何益

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贊嘆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曰外道得何道理稱贊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拈曰統十方世界中風動塵起雲騰鳥飛青黃間錯艸木薈蔥盡說世尊據坐外道悟去有甚麼交涉慶喜不得其情世尊重激其議驀拈拄杖卓一下曰淸官難斷家法

舉大名寶禪師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幸然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

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元來在者裏

拈曰大名老祖恁麼提持謂盡美矣未盡善也誘人務於針線困於繩墨不能如師子王遊行自在縱使枕頭邊摸得些子何異認鍮作金雖然要向麒麟閣上遊記取丹宸心一片

舉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

拈曰文殊敦請為已亦如為衆世尊臨岐勞心不若休心恁麼則百萬人天莫失望否咄曰眼裏無筋骨到老一孤貧

擧達磨初至見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磨曰不識帝不契磨遂渡江至魏少林居焉

拈曰碧眼老胡將半邊鐵網要獲盡人間猛獸此計之拙矣被武帝輕輕趯出箇乳虎向面前一跳嚇殺連忙道箇不識得以自全

擧王山體禪師示衆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之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拈曰蒼梧月冷丹鳳不棲古殿苔深綸音絕聽且

尊貴底事如何委悉良久曰月夜金鷄報五更

擧溈山問仰山曰子一夏不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仰曰某甲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仰曰和尚今夏作甚麼溈曰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仰曰和尚今夏也不虛過仰山道了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

拈曰父不談子德子不稱父功溈仰父子將過夏事特地較量其賢者之所必嫌也秖如仰山道了吐舌溈山謂寂子何得自傷已命又是甚麼節目若有知得許他一夏也不虛過

擧趙州勘二菴主

拈曰老趙州風儀實當諸方武略文雄之儔被菴主豎箇拳頭便乃俯躬受伊驅使如有辨得好惡底出來與趙州相見

擧雪嵒滿禪師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俊正宜參叩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嵒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手曰作家那

拈曰普照一副殺豬剃狗底手段到者裏毫芒力量也用不出乃低聲下氣道作家那或待雪嵒恁麼問便好翻轉面皮更擬如何痛棒趯出不惟覆

人眼正抑見石頭路滑雲門與麼道也有爲人處也有誤人處有檢得出許他是作家

擧臨濟因兩堂首座一日相顧各下一喝僧問濟曰未審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拈曰臨濟七事隨身控制入極到此能施本分爪牙便見多士嘉賓日開東閤當時既不行今日殺活權柄落在雲門手裏遂一喝是賓是主具眼者試端的看

擧石鞏藏禪師昔爲獵人趁鹿從馬祖菴前過問祖還見鹿不祖曰汝是何人師曰射獵人祖曰汝一箭

射幾箇師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會射師曰和尚會射不祖曰我一箭射一羣師曰彼此是生命何射他一羣祖曰既知如是何不自射師曰若教某甲自射卽無下手處祖曰者漢曠劫無明今日頓息師當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拈曰一箭一箇石鞏之藝精矣一箭一羣馬駒之技未也雲門能發一箭要使大地生靈盡入我彀中驀作挽弓勢曰看箭復曰中的了也

舉雲門曰佛法太煞有秖是舌頭短復自曰長也天童曰雲門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拈曰素有賢潔之行必受垢汙之累雲門之謂歟後來天童道自起自倒可見忠言致患高行招尤也

舉曾祖雲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什麼處僧曰無口師曰將什麼喫飯僧無對

拈曰死水裏撈蝦紛然皆是活路上攫兔漠不相聞此僧果是箇識休咎底漢待問你口在什麼處便將禪床掀倒而去曾祖縱有全副器械也無用處

舉報恩秀禪師示衆曰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艸鞋行脚始得

拈曰法無固必轉變在人路不崎嶇履踐由己既然萬松老人重拖泥水又爲什麼總知碧水東流紅日暮古來豪傑盡堪悲

舉趙州勘破臺山婆子

拈曰趙州平昔一條脊梁骨生鐵鑄就爲甚向者婆子咽喉下取氣要知大貴不以威使也其柰人多於此茫然

舉溈山與仰山摘茶

拈曰龍䖍不瞬鳳彩躬承溈仰門墻聲譽赫奕可借後人都向體用上鑽研遂使話作擔板且如放子三十棒其意如何青醉御園柳紅酣上苑花

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

拈曰佛性無孺子唱歌佛性有仙人酌酒我當時若在要問趙州老子喫甚麼作狗子隨後喝曰休寐語

舉雪庭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卽向汝道僧曰如何是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

拈曰者僧雄心見於肴間當機失於捷疾裕祖殺

活在於掌內臨事甘於濫觴乃良久顧衆曰道了
也還見孔峰點頭麼
舉青原思禪師問石頭爾從甚處來頭曰曹溪師拈
拂子曰曹溪還有者箇麼頭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
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頭曰若到則有也師曰未在
更道頭曰和尚也須道一半莫全靠某甲師曰不辭
向汝道恐以後無人承當
拈曰二大老憲章三代禮制百王及乎師資相見
語路交馳要曹溪一點人事也將不出且看雲門
與祖先莊箇體面遂以拂子擲下曰侍者收取

舉石頭遷禪師示衆曰言語動用沒交涉時藥山在
會乃出曰直得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師曰者裏針
劄不入山曰者裏如石上栽花
拈曰玉女拋夜裏金梭仙子弄雲中鐵笛絲來線
去調古韻高千載以來真風肅秩顧衆曰還端的
也未皓月知心少春酬拙宦多
舉藥山久不陞座
拈曰藥山操其要治其本欲有以振刷古今若利
斧析薪自謂必克也逮院主疑而紛紜其議不唯
薪不能破而斧將缺矣

舉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疑山曰待晚間爲
汝決至晚參山曰今日要決疑底僧何在僧便出山
下座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拈曰無功而賞無罪而罰使後人不能無議然則
若僧不戴藥山之恩者是爲棄民
舉靈隱文泰禪師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
德總在心源試敎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
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拈曰靈隱老祖如是舉揚祇可謾他無眼漢子設
遇有伎倆者出曰請和尚試拈出看管取一場敗

闕雖然卷帷對月搔霜鬓仙子不來空倚樓
舉寶應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師曰
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拈曰龍樓上酣歌馬廐中頒詔蓋是寶應慣常底
政令但可惜者僧掛在聲色網裏積劫無翻身日
子
舉天皇道悟禪師問石頭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
頭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悟曰如何明得頭曰
汝還撮得虛空麼悟曰與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
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悟曰某甲不是那邊人頭曰

早知汝來處悟曰和尚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
在悟曰雖然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阿誰是後人
悟從此有省
拈曰不有飛筆之能焉起斯文之墜石頭天皇驀
地相逢和樂品題千載一遇豈非筆端神妙而斯
文有在耶子細看來天皇有箇落節處爲成一席
欵竊受終身累
舉國師三喚侍者三應國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
汝辜負吾
拈曰上視下以愛下事上以敬有喚有應無黨無

偏且那裏是辜負處爲愛白蘋風撼碎碧波月
舉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曰有僧
曰是甚麼句山曰一片孤雲不露醜
拈曰宮中密旨孰敢宣傳閫外政機自精經緯蓋
謂韶山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綽然有餘裕也還知
得麼百歲翁兒頭似雪三更突話月明前
舉洞山垂語曰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
何是佛向上人山曰非佛法眼曰方便呼爲佛
拈曰荷負重擔據位爲人語不知貴賤禮不別尊
卑者多於稻麻竹葦要得那畔優游者邊濶步寶

鏡臨臺妍醜立辨靈鋒在握殺活自由其二尊宿
非苟然也爭柰知恩者少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麼處僧便喝州曰老僧被你一
喝僧又喝州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州便打
曰者掠虛漢
拈曰睦州丰采猶大將用兵有折衝萬里之勇被
箇掌鞭底指虛道實惜乎不以軍法正之
舉香嚴淳拙文才禪師一日讀永嘉證道歌豁然契
悟遂入還源之室
拈曰從此摸得鼻孔未免喚鐘作甕何謂拘禮宦

游多寂寞棄官還家亦不惡
舉石梯問侍者什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梯曰我豈
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之外別道什麼梯曰我
秖問汝本分事者曰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
去梯曰不謬爲吾侍者
拈曰石梯散懷疎惡侍者頑性悍堅當時翻轉面
皮不致陷身淸議雖然若是本分事更參三十年
舉雲嵒晟禪師謂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
不得底洞山乃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
無山曰爭得與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

叚事還得麼師曰道得却不道

拈曰心相體信入出無難雲嵒固是大人作略若要高名導世淸白傳家須是洞山始得

舉龍潭崇信禪師家爲餅舖日以十餅饋天皇皇每受畢留一餅返之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來何以返惠於我別有旨乎於是請問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稍悟厥旨因投出家

拈曰人奢示之以儉人儉示之以禮天皇節用愛人之心非不博大也然爲一箇餅子累及龍潭破家蕩產亦有不仁者焉

舉松庭子嚴禪師參息菴有省呈所得於才和尚才曰蠱毒之家水莫嘗師曰也須吞得吐得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在師曰某甲禮謝和尚才曰未在復以種種差別反覆徵詰大豁疑礙

拈曰萬菴老人雖是吞得入吐得出其柰毒氣滲入骨髓了也後邊又沾一滴便見毒發悶亂宛轉於地致累後人不少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斯僧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僧曰如

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

拈曰黃閣浮煙鞭聲至止丹扆浸月天語難聞金鎖掣開始得君臣同契靈樞密運方能父子一心到者裏靈利衲僧作何去就功大多妒應退讓身輕有道可歸畊

舉龍潭因德山問久向龍潭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曰子親到龍潭德山遂作禮而退

拈曰周金剛有一拳拳倒黃鶴樓底氣概何故一箇笤帚柄向在面前一屐便乃屈膝歸降疑殺天下人

舉韓愈文公白大顛曰弟子軍州事煩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文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顛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拈曰大顛懼危而修攻三平好勇而弄兵韓公非理冒榮是爲欺上且雲門憑何如此判斷良久敲禪床曰並是實據

舉疑然了改禪師上堂曰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還知麼

拈曰善操舟者驚濤萬狀駭浪千奇蕩漾悠然不

觸兩岸匪住中流謂得自在無比三昧唯凝然老漢以之

舉桐峰菴主僧問和尚者裏忽遇大蟲來時如何主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主大笑僧曰者老賊主曰爭柰老僧何

拈曰通身武藝一點不形桐峰是作家滿腹文章一毫不露者僧是好漢然則子細看來你也笑我也笑飲酒以醉爲娛彼此不論錢鈔

舉洞山因請泰首座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

在甚處首座曰過在動用中山便喝遂令撥退果桌

拈曰職任然後祿之功樹然後賞之昭信也今洞山恁麼道還是許而不與耶泰首座恁麼休還是口欲言而詞喪耶若有檢點得出喫果子去

舉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廻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拈曰寒暑難分正偏混合月姸晝午日彩夜央且向甚麼處與洞山相見霜重板橋人獨步風高野渡釣船横

舉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山曰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曰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僧回舉似夾山山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拈曰夫爲此事者須從空劫以前趯倒繫馬樁兒却來今時門頭好輥活潑毬子若有一絲連繊不盡豈唯自欺誑亦欺誑他人果然夾山有撥亂之謀石霜有戡定之策設問雲門時如何梧桐樹大碧森森雖有鳳凰不肯顧

舉倶空契斌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

曰烏龜向火

拈曰此僧恁麼問稽古之榮也斌祖恁麼答敦時之盛也雖然主賓和暢兼帶叶通要知空劫已前底事猶隔津在

舉雲居膺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者田厙奴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者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而出師曰沿臺槃乞兒

拈曰將長續短移尊就卑賓中作主物外轉機世皆稱美事可槩見何以喚爲沿臺槃乞兒含啼送游子相逢在帝鄉

舉雲門偃禪師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忽有問作麼生祗對師曰大衆退後僧曰未審過在甚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拈曰疋馬能馳遠道者僧固然爽氣單鎗欲蕩窮陬雲門却有雄心顯聖恁麼檢點未免使人毛豎何故日破月忌出行不利

舉洞山初禪師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麼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甚時離彼中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門曰飯袋子

江西湖南便與麼去師於言下有省

拈曰雲門大師衡古今籠俊傑直是師王奮迅及受洞山一逼便乃斂爪藏牙殊不顧石頭家風頓然蕭瑟惜哉

舉定國無方從禪師初參龍潭超化有省後見少室俱空重加煅煉一日閱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當下大悟密契五位奧旨

拈曰定國老人過龍潭喫上一跌後被俱空者漢捺入爛泥裏至今起不起試看雲門扶他起來以拂子擊一下曰相逢一語傾肝膽何必知音美子期

舉德山托鉢因緣

拈曰家裕而氣驕養尊而志伐嵒頭不能逃其識也苟非德山納忠之量知人之明則大事去矣那裏是昨日與今日不同處試道看

舉南泉一日兩堂爭貓泉提起貓曰道得即不斬衆無對泉即斬却貓兒晚舉問趙州州戴草鞋而出泉曰子若在救得貓兒

拈曰平日談兵有萬人之勇臨時上陣無一箭之能兩堂僧空言不足恃可知矣南泉固有制天下

之全才而事不爲亂然一塵不動共挽三代之淳風吾以謂趙州之力大也

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葉召阿難難應諾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拈曰決河放水不顧有衝突可畏之患一呼一應倒却刹竿果見波浪滔天不惟墊溺後人連自己亦無出身之路還有救得者麼乃擲下拄杖曰大衆扶起拄杖

舉月舟文載禪師因僧問從上法印匪假人傳秪如神光禮達磨三拜且道爲箇什麼師曰老僧也理會

不出僧曰和尚是他家裏人何故理會不出師曰我若理會得出與你傳去也

拈曰月祖舌覆大千界說遠不能說近者僧着蓋五須彌見近不能見遠由是展轉使人猜疑道從來交態尊前美自古情淺別後多

舉高沙彌住菴雨中來看藥山山曰你來了高曰是山曰可煞濕高曰不打者鼓笛雲嵒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曲調

拈曰要見家門雍肅須還至禮全彰藥山老漢為子多情雲嵒道吾舍能適事確乎大好曲調若遇知音未免一場笑具

舉湊明二上座偕行到淮河見人牽網忽有鯉魚於網中跳出湊曰俊哉明兄一似箇衲僧明曰雖然如此爭似當初不撞入者網羅好湊曰明兄欠悟在明行三十里方省

拈曰湊公同行貴求益我者以為友豈料翻成話柄明上座若能奮師子全威不致風塵落魄行三十里方省也知薄宦心纔冷始信浮名誤一生

舉眞歇了禪師一日入廚看煮麪大行人纔舉忽桶底脫麪潑於地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為甚却煩惱典座曰和尚卽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麪

拈曰狼藉常住物心有所不忍其僧却是賢者見桶底脫不為補起反欲贓誣於人了祖很毒最湊雲門恁麼判斷也有人在背後咬齒曰可惜許

舉龍潭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示汝心要潭曰何處是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與汝接汝行食來吾與汝受汝禮拜時吾與汝合掌汝更疑何處不示汝心要潭忽然大悟

拈曰問者既傾幽素答者亦披惠風秖恁麼暫地打失空劫眉毛不恁麼相應扭脫今時鼻孔顧衆曰還知龍潭與天皇合棠處麼最好雙龍鏡㦸碎御櫺前

舉宗鏡大章書禪師受少室請歎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洞上宗風幾乎湮沒前輩有言叢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潰跬可須也余雖慙薄德其柰付囑何遂住持八載臨入滅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卽日圓覺鏡破宗正

拈曰大章老子生平將石頭一柄鈯斧子東砍西

斫世上良材靡不受傷臨末梢頭一面古鏡不欲留與後人撲得粉碎吁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佛門曰踏破草鞋赤脚走僧曰如何是佛向上事門曰拄杖頭上挑日月雪竇拈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拈曰智門恁麼應酬猶帝珠在寶絲網中交光相羅重重彩現雪竇更加點綴便見青黃赤白間錯紛糅

舉馬祖一日坐次見南泉行食過祖問曰桶裏是甚麼泉曰合取口

拈曰天下治平故發難端使民起好戰之心馬大師有是政也雖然要箇知宮中府中為一體者也難得

舉四祖道信大師問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師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師於言下大悟

拈曰心裏欲高素節脚頭踏入紅塵寒堞遙聽吹畫角清歌忽見落梅花向者裏入解脫法門好與一頓棒與何也為是他家常茶飯

舉幻休潤和尚參小山山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話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休於言下大徹以偈呈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曾為佛祖師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山曰子毋勦說更須自入悟門休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山曰既不借緣何為至此休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山曰就不借緣於意云何休曰彩鳳翩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山乃稱善遂與記莂

拈曰逢緣不借識得便休固是大人造詣其柰於渠我交加處挨脫牛邊鼻孔不得稱為全美且如何得十成三月春風鳴古路萬年公子踏花行

舉大覺念禪師遊達磨面壁石處忽焉悟入曰五乳峰頭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乃入室陳所得潤和尚以從上法印囑累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分付吾今授受時雲淨峰頭露

拈曰好箇瀟灑無事人向面壁石上磕破頂門無窮憂患任在一身此猶小事帶累脚下兒孫東也蘇嚧悉唎西也悉唎蘇嚧總無了日驀卓拄杖曰還知麼大覺老人無恙全憑者道真言

舉西院勘天平兩錯

拈曰負高世之才失進取之志天平尤有累也信於人素設而舉事無功西院豈無憾哉苟知此莫將歸老意重嘆少年行

舉雲門澄和尚因僧問祖師禪如來禪是同是別門曰古越是杭州僧曰與麼則同也門曰長江分彼此

拈曰運斤成風者還他郢匠動步絶塵者可蹈大方雲門老祖具此手脚若有辨得底出來好領一頓棒更參三十年

舉烏臼和尚因玄紹二上座來參問曰二禪伯發足什麼處玄曰江西臼拈拄杖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

此機要臼曰你既不會後面箇僧秖對看紹擬近前臼亦打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

拈曰烏臼心力猶大禹導橫流赴海使人悉登熙臺也其後有竊議者謂權柄在烏臼掌中以勢壓人屈哉

舉鄂州茱萸禪師示衆曰你等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時有靈虛上座出曰虛空是橛師便打靈曰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

拈曰一箇任法不任情一箇任情不任法若欲從公處斷各與三十竹篦如有推勘得出大慰天下之心

舉愚菴盂和尚上堂人人有一坐具地四至界限分明無敢侵者但書券在山僧者裏今日不妨兩手分付豎拂子恐後無憑立此爲照乃擲下

拈曰強賣別家祖產不顧功令森嚴雖或事有所恃未免輕犯人心據理判斷與者受者各與三十拄杖何也雲門者裏賞罰分明

舉長慶稜禪師拈拄杖曰識得者箇一生參學事畢雲門偃曰識得者箇爲甚不住

拈曰識得者箇便休有抱火措積薪之憂識得者

箇不住有斷事乖枉直之效揣其根元總未是十全之美卓拄杖識得者箇不但好登山亦可打顛狗

舉乾峰和尚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明日不得普請

拈曰覷大地如戸庭乾峰特展嘉猷恤庶民如一家雲門固非小補雖是氣分相符然秖可以理推不可以智測

舉烏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後大溈秀曰可惜者僧

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巳光明蓋天蓋地
拈曰不任於物不囿於器大丈夫能事也當時會
通聞得佛法我者裏亦有少許遂一喝便行不惟
烏窠智終天地莽解連環無用於世千載下亦免
人檢點雖然雲門恁麼道可謂美人巳去傷我心
擧興化擯克賓維那
拈曰興化稟其威嚴其令家欲之齊子欲之牽天
下不敢議也克賓屈於心全於節擔負正法眼藏
丕顯臨濟宗風天下人莫能過也然只可與有智
者知不可與無智者說

擧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曰面前是虎沙曰是汝
阿虎歸院乃問適來山中和尚尊意如何沙曰閻浮
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出陰界
拈曰步步超過佛祖法法透出聲色聖見不存凡
情不繫無爲無事自由自在其柰面前端的是虎
祇如和泥合水隨聲逐色底畢竟喚作甚麼拈拄
杖曰虎

燕菴範禪師語錄卷十八

燕菴範禪師語錄卷十九

侍者智膺錄

頌古

世尊初生
頌曰墮地聲雄搖帝闕衝入氣焰撼乾坤雲門精
藝雖無敵到底難消斧鑿痕

世尊覩星悟道
頌曰雪嶺六年絲絲纏頸霜天半夜寒清入骨若
說覩明星誑人猶未歇吞吐江山盡偉哉阿誰肯
受眼中楔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頌曰綸綍封章出御樓克諧借箸有畱侯不因鑄
印復銷印六國烽烟正未休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頌曰瞿曇剛把沙含口迦葉連忙毒刺心有理只
因無雪處青天白日鬼敲門

女子出定
頌曰臘盡孤山飛玉蝶春回兩岸碧桃森湖心夜
月無人共獨把綸竿釣柳陰

阿難問迦葉曰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

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剎竿著
頌曰飲光簮纓慶喜衣繡鵠令相呼塤篪迭奏門前倒却剎竿家裏鑿開蟻竇天倫從此隔雲泥翻轉面皮不是舊殃害兒孫無術可救路頭濶狹東西馳驟

青原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頌曰不登曠劫黃金殿豈坐今時白玉牀簾外轉身明月夜瑤琴獨自理宮商

廣德延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德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頌曰漢臣封事獻長安遙謝金扉巳挂冠淸嘯一聲茅屋下五更無夢倚朱闌

天平從漪到西院思明以兩錯勘之畱過夏平當時便行因緣
頌曰騁掣電機肆懸河辯當局運籌解能不亂難雪文人刻鵠譏豈磨壯士屠龍悍天平老與巳翮西院心灰落得眠錯錯一任春風叫杜鵑

石頭因青原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原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曰盡從者裏去
頌曰有消息秦主割城無消息相如獻璧大藏小藏何處來敢問達磨道不識白石鄰鄰青山歷歷趯得龍宮盡底翻陳年糟粕齊搬出

青原因石頭問出嶺因緣
頌曰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淸溪何處邊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
頌曰羈宦夜長眠不穩高堂日暮意難忘雞聲與

醒鄉關夢陶令歸來菊正黃

石頭遷禪師參青原原問子何方來師曰曹谿曰將得甚麼來師曰未到曹谿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谿作甚麼師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師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識我否師曰識又爭能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頌曰方朔偷將一顆桃自言仙種錦來包今時盡被行人踏合水和泥作燕巢

梁山觀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山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虛空鼓響日鬪鬪聽者猶風過耳邊春色盡
行花下路幾時得遂鴈歸年

達磨見梁武帝

頌曰廓然無聖第一義諦萬里滾情一談喪氣慷
慨捐沉壁之虞嚴猛割斷金之義駕長江兮皃怨
鷗鷺適嵩少兮風淸月霽斷絃更續待鸞膠葉布
芬披有丹柱

達磨九年面壁二祖斷臂安心

頌曰一觸龍顏離禁殿九年錢春竪嵩山雪中不
得神光信歸與難同野鶴閒

藥山惟儼禪師在石頭會下坐次石頭曰汝在者裏
作箇甚麼師曰一物也不爲曰恁麼卽閑坐也師曰
閑坐卽爲也曰子道不爲又不爲箇甚麼師曰千聖
亦不識頭乃作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
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頌曰閑是閑非俱不理坐來坐去幾時休報秋一
片靑梧葉飛入滚宮起暮愁

趙州因婆子請轉藏

頌曰趙州肝膽方硃赤婆子眼睛比電光五軸五
千消一轉滿傾山院菊花觴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

頌曰老漁坐倚嘯乾坤躍浪金鱗出海門天畔一
聲歸去笛解衣磻磚共傾樽

天皇道悟禪師謁石頭問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
曰我者裏無奴婢離箇甚麼師曰如何明得曰汝還
撮得虛空麼師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曰未審汝
早晚從那邊來師曰道悟不是那邊人曰我早知汝
來處也師曰師何以贓誣於人曰汝身現在師曰雖
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
此頓悟

頌曰不從今日去豈是那邊人街頭石老虎產下
玉麒麟說與波斯渾不信皃斋認得是前身

鳥窠禪師吹布毛

頌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解下腰包但見梅花鬭
雪誰知松栢拏雲

流年冉嘆長更泥首滚言去住偏吹落布毛成
底事當時便不向南行

龍潭因投出家天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
崇信至別無聖解止

頌曰瑩龍驤身旅夢香禁園鶯喚便思家鳴珂寶

馬歸來日二月春山盡是花

法眼因僧來參次遂以手指簾尋有二僧同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頌曰青桐一葉墮明樓雙鴈南飛海上游得失惟論予古事何人能識漢宮秋

藥山久不陞座

頌曰水雲渴望入深山聽得鐘鳴空復還艸本盡情拈出了顛癇僧道藥翁慳

藥山造石頭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因緣

頌曰箕山高枕看浮雲千古清標獨讓君秖為溪邊多洗耳是非到底不能分

舍利佛問天女轉身因緣

頌曰逸志飛騰擁玉屏改形猶落箭鋒機錦燈御苑風吹滅五鳳樓前踏月歸

雲巖晟禪師因僧問和尚在百丈二十年爲甚麼不續心燈師曰頭上寶華冠曰頭上寶花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峰曰却憶洞上之言

頌曰玉階青綬碧苔封寶閣簾垂禮數慵多見鳳皇池上客醉歌輦路步從容

疎山造壽塔

頌曰卒堵凌雲古路邊松聲月色共爭妍豈知坐穴非眞厭紛惹行人嘆可憐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頌曰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坐中有老沙場客橫笛休吹塞上聲

鹿門自覺禪師問芙蓉曰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蓉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師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蓉曰無舌童兒能繼和師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蓉曰禁取兩片皮

頌曰秋山紅樹滿溪津猶向秋風別故人一曲離歌天欲曉蘆灣月好白鷗親

湖南秖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頌曰滑心克復古皇猷豪俠飛揚十二秋高鳥良

弓俱不見邊邪無討瞰神州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未出家時住寺前為餅舖每日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師因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金翅搏風玉蹄絕絆平地拋家長空撮電欲天皇嘔盡血心過德山匆折扁擔衆多之吻無謂而斷扯過東鄰拽上西岍不識是何觜面子細看恰是當年賣餅漢

漸源侍道吾往檀越家弔慰云云

頌曰怨淺細意實難忘特地持鍬到石霜靈骨依然無覓處悔遲不作好兒郎

洞山良价悟本禪師因供雲巖真次僧問先師道秖者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頌曰昏闇禁殿紫雲攢孰敢凝眸攬轡看夜半木人傳密旨御堤花簇擁朝官

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

頌曰細說行藏意正投烏藤三頓事何由雲門飯一袋成遺恨報得讐來鬢已秋

洞山辭雲喦喦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山曰不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頌曰畫閣森沈霜月冷緘書無路到丹墀論交欲洩生平意豈在秋風雁度時

趙州勘臺山婆子話

頌曰婆子弄兵當大路趙州敵勝見天心春濃盡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烈女乘春倚畫屏胡笳吹起動秋聲漢宮更說明妃事不是情人也淚盈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頌曰蘆灣碧水釣船橫獨酌蕭湘看月明露滴芙蓉人跡杳吹簫夜半不知名

洞山解夏上堂曰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艸處又作麼生顧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須枯木花開始與他合有僧舉似石霜霜曰出門便是艸師曰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頌曰室內秋初苦蔟蔟門前夏末艸茸茸欲行海濶天空路霧鎖層巒暮靄中

雲居膺禪師因洞山問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曰那箇山堪住師曰那箇山不堪住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卻師曰不然曰恁麼子得箇入路師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萬人把不住去在

頌曰陶令北窗卧誰有不思慕赤手挽銀河丹心生鐵鑄雖然坐徧剎塵究竟不移寸步狹路忻逢舊識人青眼相看還如故

仰山插鍬

頌曰仙子無家野興便金臺菊放粉墻邊烏飛雲散天如洗相對青山夜月圓

黃檗一日捧鉢向南泉位裏坐泉曰長老甚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檗遂過本位

頌曰作客愁多似轉蓬春殘始歎落花紅劉蕢下第還鄉去羞見家中舊主翁

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頌曰多年蓬累臥深雲金管銀簫醉裏聞秋色重遊山下路白蘋岓渚得逢君

雪峰存禪師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頌曰當年壯志記無違老大方知前事非載上龍山看飛雪去時騎馬步行歸

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曰無路是趙州

頌曰趙州無路是通津紫陌鶯啼楊柳春身在畫樓[illegible]獨醉肯令塞外有烟塵

梁山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曰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靈魂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睹之忽然省悟

頌曰聽得街頭楚些悲生涯喪盡有誰知靈魂去住無消息日日紅輪照兩眉

同安道丕禪師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藕絲牽大象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鐵鎖鎖石牛

頌曰青山流水遶東西綠樹青猿欸欸啼兩岸桃花逢故老分明畫出武陵溪

衆山示衆曰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

頌曰嵓上青猿心太熱腸斷聲聲啼不歇後夜山僧入定潑聞若不開山有月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示衆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曰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條三十文曰如何是一條條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頌曰草閣舊廬風上古花枝長短彌春戸行人欲識老夫心日出海門夜將午南山雲北山雨此去

煩君細細吐

大梅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曰西來無意鹽官聞之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曰鹽官是作家雪竇曰三箇也有

頌曰舌上龍泉㬇面揮屍橫偏野嚇斜暉只知覷狹難藏掩愁看征人泪濕衣

曹山因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山曰月落後相見

頌曰炯炯秋蟾映碧空行人到此尚從容孤峰月落時相見始信雲嵓路路通

洪州同安志禪師因丕和尚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無有對者師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頌曰紅樹山山入暮秋綸竿收拾錦江頭樽前與子丁寧殺只說漁簑勝白裘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者箇語話豈有與麼功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

頌曰畫樓人獨按金針疎密傍觀眼最親大地火燒無二說濁醪鷄黍惠同心

南泉斬貓兒趙州戴草鞋

頌曰長安路出漢江邊風捲黃沙蔽遠天漸聽仙人吹鳳笛掀髯重賀太平年

香林遠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

頌曰水飲溪流獨愛清是非怕見少同盟南來使客青霄下野燒相看慰遠情

臨濟問院主甚處來曰州中糶黃米來濟曰糶得盡

麼曰羅得盡濟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羅得者箇麼主
便喝濟便打典座至濟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濟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
頌曰黃梁羅盡語分明臨濟猶嫌價不平攪得渾
家心落落致令說著佷添聲
仰山隨溈山遊山到磐石上坐仰侍立次忽鴉銜一
紅柹落在面前仰取柹拭過呈似溈溈曰子甚處得
來仰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曰汝也不得無分即
分半與仰
頌曰溵山裏遊盤石上坐鴉銜紅柹來細問得何

所剖而分食甜如蜜果父子綢繆一段情秋生玉
樹青烟鎖
羅漢院桂琛禪師一日玄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
會師指椅子曰和尚喚者箇作甚麼曰椅子師曰和
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者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
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
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
頌曰竹木佳椅子好兩箇漢自紛擾既借山君勞
當知工輸巧石頭路滑古今同從來佛法何會曉
梁山緣觀禪師因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

不為寃曰識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
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
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
座把住曰莫教打濕老僧袈裟角
頌曰賊是家親理絕回互要見太平更須勘過應
知活水龍奮迅乃常度堪笑老梁山上堂虎破句
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
頌曰偶隨鷗鳥恣閒行踏月因過翡翠亭寂寂禁
垣人不語金鐘玉殿響丁丁
仰山住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

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
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即
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
頌曰溈山古鏡東平巧手一撲粉碎百怪驚丞師
資水乳有理難分龍象蹴踏無絲啓口人間擾擾
是非生紛紛逐隊爭妍醜
刺史陳操尚書問睦州看甚麼經州曰金剛般若經
操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師拈起曰一切有
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六朝景物誇奇妙臣夢難消空倚笑浩月扁

舟讓老漁雪歌翻作滄浪調

藥山惟儼禪師因道吾雲喦侍立次師指案山上枯榮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喦枯者是榮者是喦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喦曰不是不是

頌曰三鳥翩翩海上來一雙飛去入瑤臺可憐殺羽空山裏獨立寒枝怨野棋

南陽萬安松庭嚴禪師首參息菴有省復於淳拙處

舉所得質之拙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吞得去吐得出始是肚皮拙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曰謝和尚記莂拙復以寶鏡三昧徵之大豁疑礙

頌曰於彼於此金針玉線海嶽夷平鵾鵬化變鷹不薦但見花開滿洛陽不道春風在梁苑

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曰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

頌曰竈冷無煙尋野火夜寒沒被蓋裳衣渾家寂寞難消遣更買窮愁一擔歸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者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去

頌曰昨夜星光照濕泥五更依舊雨凄凄人心與惱難窺測說道東方却在西

疑然改禪師一日嚴舉月印示衆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此是浚明洞上宗旨若是箇鹵莽禪和到者裏如何透得師曰者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嚴曰笑破山僧口師罔措嚴曰你在鬼窟裏討甚椀那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大悟

頌曰霜染楓林鋪蜀錦月明仙子快秋筵當風一

曲華香引驚動玉人夜不眠

趙州勘二菴主

頌曰拾項依劉心一片光昭竹帛事何疑將軍別有奇韜略不是其中人不知

雪峰一日登座召衆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者裏會取

頌曰看徧東西輿欲窮烏藤猶賴與爭雄花殘洞口春陰暮仙子何勞降玉宮

藥山首謁石頭後到馬祖因緣

頌曰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

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
俱空斌禪師參凝然求示心要然曰達磨未來時你作麼生參師甚疑之一日覲秦封槐豁然大悟徑回侍立次身甚戰慄然曰奘斌參得禪也何驚疑之有師曰某甲今日到此如在紅爐中拾得一片氷相似然曰洞山一宗密在爾躬矣
頌曰曠劫綢繆一段情相逢驀地語難傾不堪離恨重携手竹葉村酤送我行
洛浦因龎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曰龎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曰

忠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寒熱逼人容易老風流宜法晋儀形世情偏似西風惡觸著登時百病生
典化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後於大覺言下頓悟至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春殘花落錦千層白晝黃鸝隔樹鳴只恐行人聽未足凭欄猶說故園情
無方從禪師參俱空空曰子曾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

雜碎曰掠虛頭作麼師曰某甲見盡天下人秖解掠實無一人掠虛者曰不打自招師曰老和尚慣用底不妨勘破
頌曰青天激電紅焰翻波不樂清徵愛唱山歌擾擾是新豐勞勞予如何所恨悄然風韻一以變所望五乳峰高橫差異
無業示衆曰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會
頌曰孤山臘盡白皚皚映水梅花兩岸開處士當

年怡樂日黃昏燕罷去還來
婆子燒菴
頌曰寒岩春暖路頭分巷陌歌謠異白雲日暮醉歸人漸少殘霞滿樹錦成文
月舟載禪師掩關閱萬松錄有省乃曰洞上宗風有織錦廻文之功非鍼綫細密盤旋回互不犯當頭者斷不敢主之既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得大了悟
頌曰路邊拾得松毛刺叫賣江西好琢針不是繡工能辨別一生誤賺此身心
德山見龍潭

頌曰侍立更深門外黑紙燈吹滅曉光赤烈餤堆
將青董燒滄海抒乾無一滴浩氣稟然剛毅不失
龍淵漲起秋濤好看千峰寒色

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頌曰一生俠氣最難平垂老猶堪作宦行不惜黃
金曾結客幾人肝膽論交情

寶壽石雨方禪師初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
處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後因病值雲門上堂曰放下
著師通身慶快呈偈有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
釣來魚門痛加呵斥後聞僧舉大慧剝荔枝話遽諾

然斬渠一笑

頌曰世界身心輥一團徵吟受客上危灘釣來放
去滿風遠慶喜徒勞倒剎竿

愚菴三宜盂和尚參雲門聞上堂高聲曰放下著師
不覺掀髯一笑門問懷州牛喫禾爲甚麼益州馬腹
脹師曰問取露柱曰秪如樹倒藤枯畢竟向歸何處
師曰長江翻白浪曰尚疑你在師遂呈偈曰不傘峰
前玉一溪逢源那說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
還家聽鳥啼

頌曰玉尺氷壺世莫儔更何餘物顯家猷秪將一

片爐峰雪洗盡煙嵐入海流

瀛山雪關誾禪師參博山事槽厰因見磨鼻拽脫忽
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藏舌頭元是肉
嚼碎也無妨一日山令首衆問如何是人天眼目師
曰頂門上曰還假照鑑也無師曰君不見山曰不虛
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

頌曰盧生賣藥侮氣撞著磨鼻拽開舌頭碎嚼君
不見博山爐內火星飛大海魚龍盡燒殺

爲霖霈禪師一日鼓山落堂舉馬祖一口吸盡西江
話曰此語即道得八成還有道得十成者麼師進曰

某盡力只道得八成山乃呵出師一夜不安至四鼓
方捲簾豁然大徹次早上方丈曰某今日有箇十成
語舉似和尚山曰汝作麼生師乃背身叉手向前曰
請和尚鑑山曰好與七藤條師禮謝山曰吾之法眼
盡在汝躬善自護持

頌曰好語十成道不難傷心事在捲簾看閒敲石
鼓消遺恨鐵漢聞風亦膽寒

玄沙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唯白紙三張問僧曰
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玄
沙沙曰耆老和尚錯過也不知

頌曰玄沙白紙三張雪峯惡心一片傍觀焉得親疎骨肉自相擾亂茫然江上遊鮮蹉過山頭老漢曉日射危巔秋光媚靳靳

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喚侍者掇退果桌

頌曰掇退茶筵戰一頭洞山謀略暗輸籌果珍雖未沾牙齒自古青囊勝墨裘

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曰前面是虎沙曰是汝阿虎歸院龍乃問適來山中和尚尊意如何沙曰閻浮

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出陰界

頌曰白額當途利爪牙舍降潑愛老玄沙風聲秋色山前路行客紛紛亂晚霞

西園曇藏禪師自燒浴

頌曰卜得仙嵒隱與長芳辰忽已換春光秋風紅葉飄無盡遊子潑尋話夕陽

龍潭未出家時為餅鋪住在寺前每日將餅上天皇皇受已却畱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言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潭因有悟入遂投出家

頌曰傀餅十枚返惠一箇過後思量轉成滯貨天皇老已勘破博得伽黎搭半肩看來原是遮羞布

溈山與仰山摘茶

頌曰百花三月上林開花裏相逢醉一杯彼此含情說不盡塞鴻飛去又飛來

趙州因僧辭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州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楊花摘楊花

頌曰桃花開徧柳成陰誤我春光轉憶深不識西泠舊知己畫船幾箇在湖心

傅大士頂冠見武帝因緣

頌曰一無成三不就面對君王事難遮覆笑端從此落人間得到驢年也依舊

僧問趙州曰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晝明夜暗人人曉䑛著舌頭胡亂揣鎮州蘿蔔太誇張何曾見得南泉老

鴈過長空影沉寒水話

頌曰一聲秋鴈過長空驚起愁眠蓑笠翁目送殘雲歸遠岫高飛玉兔上梧桐

僧問葉縣如何是學人密用心處縣曰鬧市颭毬子
曰意旨如何縣曰普請衆人看
頌曰鬧市叢中颭繡毬紅塵不顧撲人頭熱時何
必貪甘露止得渴來卽便休
僧問正法眼密菴答破沙盆
頌曰正法眼會無此語破沙盆豈有斯言一生酗
酒難消恨踏月穿花過遠村
唐太宗喫蛤蜊因緣
頌曰巳拌客夢衝泥水誤逐人情上御筵契合君
王雖寵冠難逃沸釜一番煎

陸大夫問南泉鑄佛因緣
頌曰一邊持送一邊酬貴顯尋常禮數周濃睡不
知春巳去殘紅落在釣魚舟
黃梅傳衣與六祖
頌曰樵斧丢開來踏碓倩題不避鴈行高急篩熟
米將南返秉燭三更話寂寥
靈雲見桃花悟道
頌曰歲歲桃花開爛熳箇箇擡頭能看見惱殺靈
雲氣不豪愁中錯認佳人面
大顛揖首座

頌曰一同扣齒異樣風生首座眞英雄臨難不苟
免韓公固壯士當鋒尤戰驚欺心做盡千般計到
底春秋說不清
潙山謂仰山曰終日與子商量成得箇甚麼邊事仰
空中畫一畫潙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頌曰天壤至親惟父子相逢動輒有機心果能盡
斬無餘燼不致煙波沸到今
僧問南泉歸丈室將何指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
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頌曰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艸清樽連夜開明日酒

醒應滿地空令饑鵲啄莓苔
洞山不安
頌曰玉闕金扉臥病人綸音尤降九重門老醫火
急求丹藥誰道砒霜是返魂
迦葉擯文殊
頌曰風流公子衣貂裘寂寞佳人坐翠樓有酒不
辭千日醉無錢常帶一身愁
俱胝豎指
頌曰俱胝豎指大鵬展翼背負青天聲揚八極至
尊不以九五爲榮至勇不以血氣爲得

外道問那一通

頌曰醉遊畫舫傷春暮夢入蟾宮語夜深醉醒夢

回無一事碧天皓月在湖心

婆生七子

頌曰鄂渚蕭條風雨秋扣舷舞棹覺眠鷗好心救

得婆兒子敢保長江水逆流

四賓主

金殿月明傳密旨玉驄嘶跨已千官山河百億皆

歸化品彙欣霑雨露寬　主中賓

浮世功名不足憑尊罏味美正秋清此身雖在家

園裏治亂難忘北闕情　賓中主

寶印不彰全至化丹墀人靜月朦朧九重深密無

綸旨孰敢凝眸望聖容　主中主

衣弊年深動客塵霜毛雪鬢不由人相逢莫說窮

途事風雨蕭蕭夢裏身　賓中賓

君臣五位

絪縕瑞氣靄金門不動龍顏仰至尊一片皇風歌

萬國雍熙休復問堯恩　君

授簡分符五鳳前威名蕩寇更加褒論功不羨宸

臺躍大樹風標奕世傳　臣

旰食長懸鉅鹿心後宮每誦百官箴絹熙治業高

踰舜野老風淳只笑吟　君視臣

丹心耀日傾葵素白首依時拱聖明月夜紛馳朝

帝闕嵩呼盡聽曉雞鳴　臣向君

水天一碧御河秋鳳舞鸞歌燕玉樓門掩六宮清

晝永楓林獨有紫烟浮　君臣道合

曹山三墮

半衫半履混塵沙春暖花飛玩歲華盡日優游芳

艸地長安雖好不思家　類墮

戴角擎頭入市鄽納些墮分此生緣溪山不辨東

西路柳陌花街露地眠　披毛戴角隨類自在

五夜相携登畫閣一樽同飲看浮雲漁陽烽火家

亾後候鴈音書久不聞　隨墮

細轉金鶯寒翠裏睛飛玉蝶曉香中從容循歷長

春苑盡是風流舊主翁　見色聞聲隨處自在

生降王宮原貴異何須御極更稱尊錦衣玉食尋

常事絕品佳名不要論　尊貴墮

紫禁黃扉日洞開外人豈敢上瑤階自來懶坐琉

璃殿免得尊卑強接陪　超絕百僚尊貴自在

三種滲漏

功就心猶戀帝京羽書古塞又徵兵黃沙漠漠鳴刀斗未動先憂路不平（見）

自負珠璣富有身世間眼底總無人最酖玄石濃芬酒只愛長眠不顧春（機不離位）

鉅野莫聞神駿踏汗池寧有活龍蟠欲行絕壁圍千仞空把愁眉暗裏攢（墮在毒海）

天下英才淪草野域中無術展經綸高騰縱有青雲路未肯虛心蹈古人（情）

每事稱情然重諾片言拂意竟寒盟胸中不化炎涼態世上難消毀譽情（滯在向背）

遠岫層陰白月天空明坐守認青氊不知犀枕皆方正秖解臨墻見一邊（見處偏枯）

倚墻靠壁作規模空裏行拳便欲輸刦外家私不解使千般寶石總非瑜（語）

秖知擷翠秘書囊不識東君面短長別有靈機花外轉春風自古到昌房（究妙失宗）

不擅周旋閣兩邊枯樁繫馬實堪憐毬踢活潑有餘態偏逐玄途問刦前（機昧終始）

一點名心銷未得經年宦跡老風霜三春淑景還番住神燕何時到故鄉（滔智流轉）

洞山正偏五位

正中偏紫殿重幃鎖翠烟桂轂丹墀留素影玉人夢破五更前

偏中正雨過遠山明似鏡烟艇蘆灣夜未央漁歌歸去江天淨

正中來石女停機下玉階不向刦前誇獨步穿雲卧月任徘徊

兼中至秋逕馬嘶紅葉醉子貢相逢老仲尼吐盡甘言無一字

兼中到雪屋蘿門俱不蹈鐵馬揮鞭驟碧霄靈蹤電激看圓妙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

侍者道存錄

一花五葉圖像贊

釋迦文佛

躚步出言無轉變青宮惡得長留戀子夜踰城尋不見雪山畔六年氷櫱吞將猷銀河星燦頭才按挂弊遄來遊鹿苑分形塵剎空籌筭拈花倩迦葉門前荊棘纒

始祖迦葉尊者

摩竭國中產英秀毘漊會裏寒香透飲光身是金珠熱袈裟覆步武繩繩接靈鷲鷄衣陶鉢形枯瘦正法眼藏訛傳謬多子墖前尤漏逗鷄足岫謏謏松風戛清晝

阿難尊者

王筍崇班胤剎帝瑩然妙相佛無異閱鍊巾瓶心不媿奇特事拾得蚊肴大火聚剎千倒却烟波沸博達多聞還鈍置傳持法藏水投器騰身逝天邀挨落鵰鵬翅

商那和修尊者

潔淨地生靈瑞艸聖人降跡符斯兆青林枝挂日輪杲火龍討梵宮建出擎雲表我但髮白心非晶箕裘密印傳家寶象白山中粲得好篙師曉折摧橋慢慈風浩

優波毱多尊者

虎穴逃身誇骸骨桓桓正氣鍾厚突三屍拋向波旬窟神力竭謳歌同謳玉壺月化機契洽籌盈室香衆挾複遭顛蹶臨行句子尤直截山河說晝夜熾然無間歇

提遮迦尊者

蒼鵬翼展青霄外眞量慧聞金日佩披緇豈爲戀皮袋法無礙寒泉玉迸溟瀛泒同學細陳疇昔話步趨響接梵天籟弘猷葉葉崢衡岱八千輩支離累劫徒懵悔

彌遮迦尊者

巨壑虬藏霞蔚影千鈞祖道絲懸鼎雉堞雲蒸金色焵商飈冷藻鑑逸人鬧市等我心自來往無境觸器傾翻猶不肯痳言賢劫重追省孤峰頂大地撮來做胡餅

婆須密尊者

里閈聲華感鳳翔踏紅吟嘯若爲狂誤竊彌遮鉤餌

香謾珍藏砒霜活命競傳方義無論處電飛光逼得虛空插翅怛慈心出定短曹墻整紀綱毘耶城裏舊宮商

佛陀難提尊者

慧鋒銛捷人無敵甘露味霑繹疇音化風聳祓提伽國毘舍宅白光徵有大乘客心親道合言何直步移蹋斷金牛脊秋高葉落萬山赤最相惜一偈蘸乾滄海滴

伏馱密多尊者

淵默春光過五十飛鳴便爾雷驚蟄親愛頓忘休再憶道非得一拳打倒空王壁中印遙臨垂化跡青山綠木皆相識香蓋子來登峻秩還鄉笛梅花吹落江天碧

脇尊者

胎周花甲競難生白象馱珠到艸楹儒翁曾識器連城逸氣崢嶸起春眠柳底鶯貞操稜稜無睡程塵埃榻上丞蒼蠅華氏偶臨頒德星不留情掉臂依還舊處行

富那夜奢尊者

碧嶂霧淺玄豹隱胸中繡織天孫錦電丞神機誠克允風致斂來住非心會發西地變黃金法標準馬頭蔵角吹毛稟化絃迭奏清江引濟羣品花敷覺苑春無盡

馬鳴大士

佛既不識履先瘦木頭鋸解駒方驟騰踏獨超山澤欲願無謬裸國翩翩盡衣繡九鼎聲名未寫售波羅柰巳龍蛇湊法雨滂沱拔英秀歸時候夜半日輪紅發岫

迦毘摩羅尊者

移星換斗誇神術玉塵輕揮便屈膝三千眷屬齊逃出規論畢幻海乾枯性海碧權勢門墻嬾駐蹕石窟老人來謝益奇傑為採危不恤誰同陟龍樹森森瞻旭日

龍樹尊者

疊嶂潛踪大樹陰至尊巖遲契傳心緣野逍遙空古今印度臨法施先挑我慢針龍珊煥發響琅琳立論搜窮外道襟月輪塵刹炯高岑惠澤淡震旦清輝滿目森

迦那提婆尊者

佛性虛明還自縛銷空福業虎生角幻術鋑報俱打

落門跨脚針投鉢水欣然諾巴連異教潑民瘼挈起
長幡盡錯愕雄辨風高動鈴閣身光焯獅行豈帶黃
金索

羅睺羅多尊者

樹耳園生談般若未明理驗不虛假橋梓豐肴八十
夏塵鞅捨道成無我何淵雅梵宮香飯手擎下凡聖
同飡衆復訝森羅重煆紅爐冶甘露灑難提昭代知
音者

僧伽難提尊者

定無動相金埋井我欲師仁冠再整青闍玉葉增堯

景囊錐穎入光燭破無明阱坦路徐行霜月冷懸岀
石堀文彪炳嗣續祖燈聯骨鯁羣迷拯娑羅王復呼
歸艇

伽耶舍多尊者

霱雲盤結青螺際金毛跳擲野狐隊機利劒鋒擅百
歲諸佛慧寶鏡晶瑩絕瑕翳殿角鈴揚第一義鐵眼
銅睛都不會化雨霏霏灑枯柢起衰弊心地花香垂
後裔

鳩摩羅多尊者

貞操玉立道斯存扣戶無人解槃根啓扉方得叙寒

溫酌靈源月邦經緯又乾坤高提金鞭萬象奔天階
奚止導師尊灼灼紅蓮綻面門古調翻老婆嚼飯與
誰吞

闍夜多尊者

襟懷宇濶秋蟾朗慧韻風梳空劫響無生話到窮途
上豪氣爽鳳雛不戀梧陰廣慈月呈輝羅閱壤嘉聲
海印恒斯仰金翅烟橫來撞網回頭想天竏雲飛一
拍掌

婆修盤頭尊者

慧日懷藏熙世傑應眞棘避法身佛光度及門維輔

哲雙珠熠㲊尼踏落靈峰雪式衡梵行秋霜烈月淨
端儀遭七劫責躬始證甘露滅聯譜牒斵絃恰得鸞
膠接

摩那羅尊者

萼達自在拋塵垔得度鸞坡迎倒屣鏗鏗剖析浮圖
理焚香語勒那寶印遙空禮滑龍聽慧㕘終始五百
劫來生鈔喜栴檀槌扣蒲牢齒蓬蒿矢射中林間白
鶴羽

鶴勒那尊者　一

須彌拆却舊山瓢聚落遊行幻惑消潑林鬱密九霜

翹別峰招紫宸出沒雨花飄無畏海中縱法橈參臨
緋素示同條師子騰驤格調超聽鳴皐鈍翮脫賺半
千數

師子尊者

無上離頭見鶴師非心求道構何奇五衆情枯便解
頭毒手施奪得珠還莫鼎彝生死涅槃碎一錘箭鋒
豈肯讓魔厮臂落王旋悔亦遲慰吾私婆舍男兒最
自肯

婆舍斯多尊者

孕靈手骨逼人寒照世明珠展自拳雅逢嘉勝每優
賢竹筋鞭攪空默論暗流涎汪洋化治啟南天嫉熾
靡傷毒藥鮮金爛火試愈新妍號子傳密多肩重箍
爭先

不如密多尊者

龍墀肇胤玉珊珊慧眼天空降聖鑾殆扶祖道受拘
攣夢初殘翔磨震動古仙壇堅固宮墻瑞氣霞山還
梵志頂頭安嗣繼童尋瓔珞冠往事看弘法於今較
更難

般若多羅尊者

遠劫萍分閭里契句求招得不輕名世隘惟多肅傲

聲相倒傾光芯神物起豐城殷勤香至寶珠呈智者
隨拈鑒碩英菩提果樹兩邊榮吾道崢一對黃鸝各
自鳴

菩提達磨大師東土初祖

斬盡南天獨葛藤指麾東震洸重溟譽浹金章達帝
庭聖諦徵廓然不識便零星一葦長江佰雉城臏栽
嫩桂奕仙枰雪鼎寧馨志可銘避烟腥隻履脫落話
郵亭

慧可大師

大道薪傳係靈瑞五峰秀拔頭中刺家產蕩空有腹
笥銀花墜少林葩發香初媚弼化方思購良驥侯酬
宿累我何避淫肆韜光年晚事無心治始悔從前落
一臂

僧璨大師

不言名姓混人間風恙纏綿鬢已斑埽空罪性懺無
端法僧嫺挺身任重背擎山祖運駢緜百六艱低回
十載皖公巔數翥驅烏度珮環羅浮還浩歌一曲緣
蘿灣

道信大師

稚風卓卓擅心宗縛汝無人毀電踪纖毫不盡尚磨

鞏道斯忡杌榻高懸六十冬拔斷黃梅路口松詔書
三郤白雲載鷲飛花鳥破頭峰典未窮卧後翻身又
打恭
弘忍大師
戞漢松栽梅嶺麓空羣驥產周家腹皓首能爲蒼髯
錄濁港浴肌體鮮明道所屬再到破山梅子熟仁兒
又種曹溪玉麈角咸推神秀獨碓坊續畫得東山圖
一幅
慧能大師
瑩姿爽拔采樵人聽讀金剛便棄親黃梅負石但書

紳一偈陳糠中篩熟米如銀半夜撩衣竟脫身風幡
猶去惹烟塵落槩重描法性眞毒鼓新晦冥赤縣盡
陽春
青原靜居行思禪師
曹溪偉步推先覺聖諦無爲階不落誕生焉坐空王
閣東風惡金鳳育毿梧翠泊璧底離根有麈角須憑
鈯斧開南嶽越格兒孫任䮶踏鎭浮薄廬陵米價遶
天䆿
南嶽懷讓禪師
甚麼物恁麼來八年氣悶一旦豁開謂不染汙釀成

甝胎曹溪翻地軸南嶽震天雷山䮶海沸無時已若
箇男兒不受災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
弱齡然諾氣吞牛消息領南藏裏收衡山盤石著鴻
猷肇論休聖人無已道方優夢羅乘龜性海浮儼魚
匍匐上金鈎悟得心宗是木頭甝甝投稽天洪浪衍
龍湫
馬祖道一禪師
日面月面是佛非佛讖應金鷄燈照暗室輪蹄踏殺
人英雄俱負屈噫藏頭白海頭黑千古萬古淩相憶

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
畫餅三乘不療饑揚眉撞破鐵牛機脫盡皮膚山可
依繞喦扉石上花栽春自肥榮枯何礙白雲飛至寶
埋藏諂曲闍休糧方子送僧歸藥嶠巍一聲淸嘯動
京畿
百丈懷海禪師
扭痛鼻頭喝聾耳毅適來堪哭如今好笑踢翻野狐
窟日麗於霄活陷赤鬚鬍怨聲載道制禮樂兮追三
代之雍容坐雄峰兮竦萬山之巍峭
天皇道悟禪師

棱棱古貌肅肅神手謂巴脚跟不穩中人毒氣尤凶
觸著石頭和心嘔出據坐天皇盡力折衝除痟之寶
炬破夜之霜鐘從上相承無底事潮騰汐沸起蟠龍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雄峰奥盡淡鹹味桑岫高翔猶俗氣鳳團自煮從人
嗜屋裏事日夜不勞閒算計大悲手眼通身是古佛
添香居何處金毛翻鄭爪牙利一月霽長空影落千
江曙

溈山大圓靈祐禪師
寒灰裏撥火死柴頭發亮傲然趯到淨瓶羸得好山

放浪撼門而大用斯彰原夢而禿鶖尤富喫飯奉羹
父謙子讓轉痟機兮嬌鳥啼花唱圓相兮佳人酖釀

黃檗希運禪師
胸吞雲夢舌控神鋒噬彼百丈惟此大蟲名呼裴相
其視猶龍八十餘人皆已推讓噇酒糟漢何處尋蹤
咄你是誰儂

龍潭崇信禪師
一餅攜歸千殃隨至剗鬚棄袍拋戈偃幟巳到力盡
計窮方解保任此事格外句有口莫宣髻中珠無功
賞賜顛倒英雄滅裂儀制如斯劣別爭怪得紛然欲

強你辭却石頭墳插入馬駒隊

瑞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鳥鳴枝上聲聽眼糞壞丞盤珠自轉師真覩水逢渠
展鈔叶闡萬端穿鑿氷消燄寶鑒高懸偏正顯稠林
橫捏金刀剪栗榦禾莖弄清婉相續勉乳盛師子琉
璃盌

臨濟義玄禪師
痛受烏藤事嗟掣肘造謂大愚過疑有否築三拳欲
明負屈之心還一掌出盡風顛之醜更言佛法無多
不顧面皮尺厚濟河水激浪滔天陷溺平人無路丞

仰山慧寂禪師
膛肴無佛蓋膽有毛傳家板籍點火便燒木枕推痔
刎刃用事金鎚擊處師子折腰小釋迦莫可定欸大
溈路灼見諠囂

德山宣鑒禪師
氣同項羽拔山之力威等商鞅立法之嚴買餅點心
黏住脣吻紙燭吹滅磕碎頷尖多嗔少喜有醬無鹽
佛祖漫遭訶罵人天烏得窺瞻惡習相傳難洗濯世
間無有不憎嫌

雲居弘覺道膺禪師

運徙南溟英獨邁風培九萬程摩背親見作家有語
在把茆蓋思大果然佛不愛天神無路擎香餲蜀錦
鋪花雲發毬新豐領袖表尊貴滲漏誠五葉儀刑瞻
泰岱
與化存奬禪師
遭大覺一錐衲盡敗缺見滹沱片語結就相知嚴克
賓之刑寃聲動地別君王之寶價踴驚時自知行說
兩難得木楞丢開步玉墀
雪峰義存禪師
師德山爲冶爲型友巖頭以直以諒舌底馳旱地疾

雷胸中捲際天洪浪輥木毬子兒戲出奇弄鼈鼻蛇
毒流異樣敗壞廬陵家風總是者厮無狀
鳳棲山同安道丕禪師
雲居踏落艸鞵翼古路坦夷行不得兒孫後代多荆
棘鳳山崩亂絲石女抛梭織花檻璇璣春熠熠孤峰
那挂烟蘿幅短販徒誇書劍客動江國無絃琴上宮
商別
南院慧顒禪師
頭不梳面不洗吐赤誠流清泚投崖餧虎孰辨其踪
無背老鴉莫測其底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十字

街頭吹尺八悄悄佳人心萬里
雲門文偃禪師
拓開睦州門援折自家足忍痛無處雪寃枉把骨頭
攢簇一語脫象骨項上鉄枷千古瞻韶陽路邊清旭
胡餅價高神機掌握欵將屎橛當珍羞契合主賓三
尺竹
同安志禪師
胸藏繡谷春恒絢肘挂靈符氣雄悍聲騰物外雕蟲
彈者驢漢多子搶前會法戰夜明簾捲空王殿環珮
謳歌恣舞抃逢渠豈在今時听伙祖案風輥金毬翻

水面
風穴延沼禪師
跳出鏡清羅天之網誤入寶應烈焰之爐就鍛六年
忘寒忘暑單丁八載自卷自舒施設人機鉄馬驟青
霄之路唱無韻曲木雞啼深夜之衢大風忽止頻垂
泪傾盡家私標懿孤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
脚尖踢破同安頂鼻孔掀開棲鳳嶺懸機鶴嬾翹松
冷家賊到玉鞭擊碎無生弄正法眼藏南華泉胡僧
徒迮流沙艇曲高須和難逢郢相重宵夾裏邈眞紅

焰烟

首山省念禪師

佩經而誦逸鳥銜花拂袖而出野鬼飛沙密練韜光開心賴撥爐中火擒下艸賊好手肯從世上誇日輪雖並照重來小釋迦調高濟北獨賢克家

郢州大陽警玄禪師

奮跡誤鐫碑上語叢林謨烈紛無已秦鏡胸嵌照邪詭宗可倚谷應猿啼嵩烟紫鷺鷥鷺起蘆花裏寶印當風錦縫啓託遠圖麼傳法乳一皮履兒孫踏出盈寰宇

汾陽善昭禪師

計窮卷席放捨身命鼎絲任重豈久安眠嚴整三玄甲胄縱揮十智戈鋋大器堪成倪受胡僧激勸開神遠送紙燒幾陌紙錢呵呵呵停鉏傾麥飯知音少負恩多

清涼法眼文益禪師

銷落礙膺片石原知一切現成敞甘露之門庭清涼溥把大唯心之爐鞴猛焰高騰道宣御殿化被金陵泥歐並上瑤臺舞法眼恒懸杲日明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

路遠三祇不足戀凱歌唱罷忠腸斷夢協青鷹炳圓鑒雲頭按玄機吐盡吞酸餡嗜卧圓通疎侶伴須彌阜立虛空顛餅盂莫挂孤村店威音箭射透重圍風八面

石霜慈明禪師

潑水匪驚心詬詈不挂目荷負等海鼇俊逸同野鹿略伸白拈手脚踏開楊李之門忽露師子爪牙推倒神鼎之屋橫吹笛兮鳥散雲飛閒按劍兮神號鬼哭因謂之世間無比倔強尊宿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伊陽道隱辭仙牘海會橫衝曾齧鏃提鞵挈杖誇英獨胡家曲木鷄夜半號雲麓繩床剝爛門風矗謝紫致招天子歎翻頭作尾何拘束臨行囑氷河焰起乾坤肅

楊岐方會禪師

弼石霜棗心愈赤樞法苑葵悃尤丹語下知得此事胸中爆散疑團路長騎馬攻大崇寬惟愛瞳眠禪不會兒孫滿地鬧無端

襄州鹿門自覺禪師

口稜錦織天孫絢看劒當鋒鮮血濺木鷄夜半啼天

岍湲退聽靴頭踢綻龍龕綫擠時鍍鉢盛猫飯門戶
豁開圖短販淨因鹿苑何妨礙枉闌扦紅爐雪舞金
燈燦

白雲守端禪師
無價明珠一笑休莖茆何復現瓊樓此心耿耿惜金
甌媿先哲厲下秋白雲高調響滄洲

青州希辨禪師
鈎頭脫餌便收綸恪素風高韻絕鄰滔天見浪砥燕
秦誑謼人鍮石佯爲無價珍蕩除魔孽轉精神品類
俱輸肺腑春到頭采汲自相循攪囘輪夜明簾挂月
鈎銀

海會法演禪師
驥犀空北鵬翼圖南护浮山礙膺未散見白雲槽廠
始甘亞兩隻眼遝物似瞎開一張口無事可談獨木
橋橫春水淵鍈旗鍈鼓惹人嫌

磁州大名寶禪師
領頭汗出鴻秋斷竹閣夢囘鶯曉喚從前醜拙通身
現逞神變磁州餅打青州麪輪王寶藏輕售衔穴鼻
針忷穿玉綫超超步武聯嵩嶽春風爛靈枝秀出擎
天幹

昭覺圓悟克勤禪師
金鷄啼破午烟錦帳𡚁回春夢兮嫒惟自湲知悲樂
孰與相共允標西川蓋苴之名掩蔽東山赫奕之誦
滅正法看大用倒騎佛殿出山門獨唱巴歌來彩鳳

太原王山體禪師
律巳玉山光照耀事師氷嚴心危峭懿績香林班厥
蹈雲鶴調刷羽高飛鷲海嶠一拳捏碎虛空衆師于
花叢恣踦跳機輪不觸今時道家聲浩當途坐斷寒
猖嘯

虎丘紹隆禪師
銛利于舌柔易於躬謁長蘆銜杯嘯月遇昭覺解帶
唫風睡虎轉側逸獸歛容腥𤼵纔露蜿蜒攢蔟維今
曰古獨踞稱雄

磁州雪巖慧滿禪師
舌丕風雷眼界空跨陵佛祖氣如虹藥病相攻伎巳
窮愧獅蟲令猷穆穆㮚維躬鑪鞴弘施厲下風英靈
納欵笑談中坐看蓮花臘月紅素秋侗洞上傘絲負
鼎翁

天童應菴曇華禪師
虎丘山上倒戈卸甲伸手秖堪曳白金輪峰頂喫飯

著衣開口只好談空甘露門惟其藉重徇肉鋪抑以
增祟穿艸鞵住庑何礙乎踢踏傀蚖蛇戀窟提策乎
聵聧

報恩萬松行秀禪師

一噓直醒捐豪素勝默凄凄猶蹇步大明一覩消凝
沍聲馳鶩徘徊紫殿知無度跨驢索賣閑家具截斷
重重偏正路鞭笞萬象俱驚仆洞雲布從容終古松
濤怒

密菴咸傑禪師

膽量出羣聲容差異密裏砒霜飯中毒刺一經明果
汰淘好惡毫無隱避正法眼視作泥丸破沙盆證成
美器七剎宣猷九重闢祕鐵船無底要人撐世上杜
蠻有此事

雪庭福裕禪師

遷喬黃鳥啣霄勁古佛識爲師于競翻腔調轉長松
徑小兒聖不移趖步烽烟靜對禁歡騰祟辨正斯煌
石火青天迸後俊琢磨繩祖令漁歌聽蘆花雪皎看
梢映

臥龍破菴祖先禪師

懶事豐屋稚樞破菴落花堆砌皓月臨櫓鼎奠濟北

壙道司南寃家相遇超入闍籃風吹水上紋絢自纖
非心非佛前三後三欲識渠面普請仰瞻

西京靈隱文泰禪師

山藤艸屨大行邁義海鑠乾保未在整衣重向雲峰
拜雪師會家私籍沒猶厮賴腳尖一趯須彌壞塵劫
事都輕發賣高眠錫閣覩成敗人見怪歎伊超過毘
盧界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坐底是誰禪是何物縛住胡孫六窻靜謐要知秋熱
春寒重揀陳年曆日金縷之衣特賜弘宣鳳闕黃麻
禁庭之詔駢膺實出龍樓丹筆石梁橋上說歸期御
愛峰前吹曆藥

寶應還源福遇禪師

琳碧丰神藻繡胸金刀口角裁春譜捉敗文公梓凱
鼓嗔畫虎嵩岫彬彬山豹舞道豐德洽彌宸户致出
綸音無處躲退藏白馬方先古的的青花扶月影松
窻午

雪巖祖欽禪師

威稜夙具剛骨生成拌痴獃罔知鼻直觸古栢識得
眼横向九關放潑天機氣踞六剎引逐臭青蠅紛紛

狂鬧隱隱雷鳴毘盧界內變時淸

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

鷺鷀蟾蜍神斯差遁得法身成幻化抗稜弘辨如瓶瀉龍門服鑽研故紙饒三夏恬莫終南世擬謝祖庭荷負催星駕傑閣吞雲重構架擔輕卸淸風明月香嚴舍

高峰原妙禪師

氣欲如虹蜺心硬似鐵石旣離窩印牛人之處必遊未奏禹功三過其門不入淩夜推落枕頭邊塞烽烟永息門風孤峭孰敢探歷江南江北聽遺謠差義盡

道西峰叟

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蘊眞揚烈脫樊籠博辨鋒摧內外宗雕鏤萬物轉玲瓏罷折衝超羣師子話憧憧烟扉撞動法王鐘無翼名飛達九重朝臣不禮類耕農睹雍容乳嶂春繁桃李穠

天目中峰明本禪師

覩流泉喪失影子扣死關痛棒自取一肩擔古佛之名寸舌卷銀河之水竹篦蒞事鬼怕神愁幻住隨緣烟村月渚大功著而弗居天書聘而不起庾都道本

中峰元來卻是你

嵩山凝然了改禪師

濯足嵩灘機轆轆齠齡遐奮已躬鼎鬼窟掀翻離背觸還相續松膏焰接神光燭取則言中不我錄明宗格外談心曲花看洛陽人似玉挂趯足瑤階月晒層苔綠

千巖元長禪師

鵲噪旅亭壅塞耳竅貓飯鼠偷椀子跨跳無明之焰方高大夜之夢始覺龜尾曳泥龍峰坐嘯一味砒霜藥殺人尤道醫王來拯療

俱空契斌禪師

亘山矯跡踏秋嶺瑞艸剗除無相頂碧潭攪碎蟾蜍影愁襟罄疑氛一觸秦槐省蕩平空劫風頭猛獨拔當時神益頡烏龜向火言途梗推匠郢麒麐玉琢從馳騁

萬峰時蔚禪師

掃除佛跡擒下南泉明珠匪貴淩躍龍淵鄧尉現瑱樓藏盡吳天之月澤湖鼓棹櫂沿歸坰野之賢赫兮喧兮庶不愧楊岐之正傳

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旋風飄逐入龍潭翻浪騰沙氣未甘迢遞復困水雲
酣少室參低頭各自打鄉談掠虛滯貨滿肩擔郝鄢
紛紜陷好男虎穴狐窩盡意探絕連織金鷄樓上鼓
聲嚴

寶藏持禪師

懸玉符鳴金鼓刼寨毀營阬佛陷祖振古猷與世抗
衡搏香雪逼人蘤吐貌斯恭步斯武雍雍續得滹沱
譜

嵩陽月舟文載禪師

冥鴻毋壯長天翅脫白萬安仍捽臂問津明聖瑩二

聚門還閉回文錦織春岡麗比來方遂題橋志九鼎
一絲誠爾繫雲龍風虎渾閒事烟霞寄三十六峰常
潑翠

東明慧旵禪師

蘿蔔會切殺人何難虛空撲落地旭日上雕欄跧伏
安谿心形枯槁沸騰域內墻蚜蟦岏曾知炎路蕁頭
客誰解翅思慕廣寒

燕京宗鏡大章宗書禪師

拔心儒圖挾雲孤厥謂空門有寶符室投虛白幻情
枯任橫趨碧落銜開四壁無展拓嵩山舊畫圖飽人

毒藥當醍醐不斷寃聲匝地呼鏡破乎爛熳春風唱
鷓鴣

海舟普慈禪師

湲受萬峰踢踏重討東明滋味瑠璃燈下睡眼揭開
巧說異端知無實義願海泛慈舟歎歲挺嘉穗一碧
洞庭秋千載凜高致

西京幻休常潤禪師

錦帳夢殘衣一振翅烟宿霧千山進欲捺胡盧死水
淩心頭悶菱花撲碎虫尤遁鐵牛奔吼須彌震滹沱
玄要俱排擯高撐門戶挽秋運不本分按指聲光隨

海印

金陵寶峰瑄禪師

面如刀刈眉似火燒菱花一睹妍醜難逃堪笑魚腸
最利倒持刮剔英豪玄武湖邊閒震吼高峰頂上起
波濤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絕侶孤鸞翔古道乳峰錯足行荒草頑石崢嶸俱靠
倒便宜討金錢換得酸梨棗慧眼揭開紅日杲流輝
於越稽山曉仍雲葉葉擎天表匡廬老狹路殘紅胡
亂掃

天奇瑞禪師

瀛渤卩門劒鋒䶫齒醬除狐穴之藤吸盡蹄涔之水驅石虎亂嘯嵒前鞭泥牛淺耕海底惠之清兮未聞跖之孽兮有此地北與天南叫屈紛無已

越州雲門顯聖散木圓澄禪師

面帶烟霞滄海度無明焰發天荒破雪曲調高疇敢和全不顧颶風浪卷孤舟渡箭鋒毒向雲門吐妙喜鼠粘橫指註篤躬重整石頭路逞家富玉笥峰前風滿樹

無聞明聰禪師

野斵金勒馬蓼破玉樓人無聞從茲騰沸華山望轉嶙峋出匣龍泉飛雪刃剜心劈腹太無因

秀州資聖愚菴明盂禪師

軒昂獨步雲門路高唱鷓鴣絕回互秤鎚落井無私顧春彌露理鋤化鹿川爭赴樵徑風清雷不住鴛湖月皎恢家務砥捍任流鷹攫兔織屨暮六橋閒適蹓鷗鷺

笑嵒月心德寶禪師

襄陽濶步鯤化一朝闢嶺梳翎烏啼半夜絲絲繫鼎允荷厥躬八面當鋒坐膺栁栟仰見紅爐彩鳳翔沙

盆無底重增價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

奪得化龍杖子放行捕鼠猫兒接千嵒命脉恢列祖綱維爐以大哉稗秕皆爲陶鑄霖其作矣艸木盡有榮施禹門獨踞兮浪高春水金鱗燒尾兮雲送天池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銀絲兮短髮銕橛兮硬肩銅棺山一聲秖可自賣柴漢千聖誰敢爭先弄黃檗之旗鼓驚痔騃俗大荊溪之家業赤手空拳夜昧而復旦月缺而重圓眞丹多氣焰太白一燈懸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一

侍者智炅錄

佛菩薩贊

世尊

出身處語言古怪雲門跛師要捶你危亾莫測歇手
時作事蹺蹊迦葉老兒要笑你是非難明以此兩段
槃見生平那更堪塵剎內卧不安枕風雨中衣不蔽
形含尤忍垢激濁揚清謂提劫前慧命能衍向上宗
乘致使四天王心心不捨眼眼相睜卻道我多年未
曾說著一字難陀自有通人愛翻轉鉢盂盡底傾 尊二

音侍側四天王立於後 阿難以鉢作傾水勢

雪山睹星未真鷲嶺拈花不實正法眼既已訛傳涅
槃心有誰辨的竺國微音振古今震旦家聲響金石
異無兩同非一明明是箇白拈賊

一極悲心恣意遊時逢五濁皺眉頭生涯鉢裏無蹤
細隨分些些過也休

正覺山前愁入骨明星夜裏笑驚人瘦形肯復埋青
嶂弊垢何消挂著身 出山相

帶雪披霜五六年面如黃蠟骨如椽不從星夜翻花
眼那得羞慚卸半肩

棄金輪同弊屣覷身世猶飛埃雪巔有路豈憚崔嵬
枯坐六年巧技窮矣明星一見連歎奇哉衷情無處
說乘興下山來歷徧剎海傾盡心懷不得然燈些子
物潑知空口向人開

掌上乾坤壺中日月今古不移孰敢批竊花下撩人
甕裏取鳴遇杜多翁微笑而訣將謂流通正法眼誰
知殃禍無休歇更謂伊是傳燈之始祖定類乎獻璞
者雙足遭刖 迦葉侍側

塵剎擔將滯貨遊臨街若箇肯擡眸白雲路口逢迦
葉只得微微一笑休身為床座天帝何求茶香竹屋

潑相憶月在松梢烟在樓

跳出皇宮遠上雪嶺星光刺眼大夢忽醒不肯含忍
攪得世界翻去覆來愛說是非致使眾生離鄉背井
到處話柄流傳尊貴自道無並所以要打殺與狗子
喫爭怪得老雲門性氣麤獷

放下屠刀成佛圖

業累雖多道不恒一不常不住非今非昔十世屠牛
心不動惻一朝颺刀位齊千佛愚者迷茫狂者輕忽
我作贊辭長空杲日式昭後人永尊無惑

栴檀像

步辭玉關萊謝金輪山花莊面塵藕成裀爲四生父
現十界身慈雲靉靉法雨津津欣欣草木郁郁同春
肩隨武接化普刹塵方天譬地恩澤無垠

彌陀佛

無技能將歲月䨓殷勤垂手導迷流誠言說盡西方
樂若箇欣然肯轉頭
人見異同我願端正語默商量彼此相稱以最圓融
神妙之方起擔板漢必死之病罔分多智多愚莫論
是凡是聖不憚修途自肯來遙垂金臂開三徑
素願弘深匪憚勞喚人不去可心焦苾苾濁世情難
已終日臨風把手招

藥師佛

睛雨騎牛闐市行願門十二語傾囊欲求種種皆能
與不獨仁高大藥王
尊稱不踞廣嚴城風雨騎牛到處行妙藥現前人不
信願門二六苦叮嚀
跡現廣嚴城慈仁徧五濁衆生病痛多夢寐思救拔
牛背橫身說妙方眞藥現前都不覺

文殊

大雄良弼古佛型模毘耶問疾鈍置維摩拈玻璃盞

文喜遭誣人其愚蔽我以智敷赤心用盡知恩誰與
惟師子兒爲法忘軀
我眞文殊萬里白雲無是文殊寸釘入木至尊無上
可爲七佛範模大智非名堪作衆生眼目前三後三
數巳彰雪歌唱罷何人續
以月印晴川爲大智以水瀉慧瓶爲辨才入市垂鉤
携含生隨心鼓鑄助佛揚化將春風任意剪裁靑天
閃電旱地奔雷雜毒攪成無上味流芳一種是平懷

普賢

一毛孔裏稱雄萬行門中班首經危涉險匪辭水火
山邊亂走曉風吹上衰帽是非落在人口掀翻海岳
無知音看你何時得歇手
大地吞鋪錦繡長空月印江湖自道萬行嚴飾誰知
一法原無靑瞬無處用玉軸有深娛要向微塵裏說
到行到且就象王身畫樣起模
行同雲普形若月臨履危蹈險山高水深佛以作則
祖以爲箴象非漸拭體潤逾瑛水既不洗垢亦不侵
大士所乘而適化隨類惟凡愚罔測而睹影醉心
願海先鋒行門領袖東去西去好惡自知明來暗來
高低普就霜摧萬木兮體用雙忘黛抹千山兮龍蛇

奔湊十方界內奮雄機一毛孔中恢宇宙恴宜其頭斯挲面斯垢

準提

天高可蹭地厚非藐惟菩薩心是莫能曉手臂縱橫施爲恰好矢志攸淩恒忘饑飽憫彼衆生情想顛倒一旦昏迷萬狀奇巧患難疾呼應念斉藻虛空有邊我願未了日上珊瑚清輝杲杲

觀音

爲有慈悲債未還偏將形影落人間衆生業海方騰沸散髮蟠眉夢不閒 披髮

以石爲座以慈爲家思拔衆苦風雨橫斜紛馳失路數等恒沙癡狂不醒打艸驚蛇害財未回匪陳棗瓜曾見未見均坐輿茶任毀任譽我無怨嗟

願逐秋風千種韻影隨皓月百川馳婆心憶于行吟處此段情懷說向誰

拔濟迷流願無懈刹塵露現百千態涉險逢艱亦耐煩爲緣少了慈悲債

誓願重重婆心片片衆生苦淩我何閒酛趺坐白蓮示以方便匪究匪譬任欣任怨

雲山烟島任橫身寒暑俱忘撲面塵此物新鮮難著價長街高奐不逢人 魚籃

坐寶蓮花低眉淩想入有智愚我無偏黨慈力或窮悲心猶廣海印發光青天月朗可笑害財隔靴抓痒是與不是遙空合掌

智體湛如寶月赴機影落長川莫問西洋南海須知垣隔聲傳酬願隨普門而適化衆生聽一鉢以談玄一一根妙一一功圓想是閻浮債欠重彈指稱名總現前

塵塵匿跡刹刹現形毀譽不移寵辱非驚操慈悲之柄懸救苦之旌是以佛祖隨其俯仰昆蟲悉受含育

若冠天履地者焉得不承其化而暢快生平

補陀嵒上聞名常向人間遊戲天邊有月流輝水面無風自靡欲將夙願淩酬若箇眞心相契要空世界衆生且待虛空落地

羅刹風高衆生心劣多般好意結成切骨究譬一副慈容耐盡時人冷熱自謂言滿天下跡徧寰區而庋盡有情誰想道將尊就卑與世茲茲納盡生平之敗缺

風神雄毅應現非常一鉢生意歷偏瀟湘闡提之家偏解亂鬪險惡之處如蹈康莊引得人若油入麪取

拾難忘明明是箇活賊驀臉更說甚麼慈悲肺腸
悲願重重慈心片片好惡短長隨機影現寥寥知音
紛紛讐怨儼坐思惟雙眸閃電此段深情說向誰灘
頭紅蓼秋雲絢
六用門風互換衆生氣分相投虎穴魔宮俱往窮販
絶島皆遊償巳身中舊債將人誘上慈舟到處徧尋
知巳獨伊童子點頭 有善財作禮
選圓通處箇箇欣聞入濁世時人人喜見高明而溥
應一月千江博大而均和神頭鬼面肝腸冷暖要深
知試問童眞有方便 有韋馱立於後

慈力等山威雄若電除貪嗔癡愛之的亂匪假霜鋒
爲自在無畏之法檀豈資巧辨於心既無爲於法同
夢幻此話刹海流行聞名不如見面 降貪嗔癡愛
百艸頭邊示圓通境萬花叢裏現自在身運大悲輪
指五濁沈迷之路以如意寶遂羣生所願之親杲日
麗天無幽不照慈風徧野有物皆春昇之淩信油入
麪自古求仁而得仁 手執如意寶輪流昇之請
普赴羣機長空秋月慈容悲容塵說刹說二鉢生涯
濟大千隨心自在度人訣 手中持鉢
妙應分身得自由大悲有願導迷流異途同轍忘回

互更愛春風二鉢收
垂手非偏處尊非正如月之臨若川之映隔垣而聽
隨機而應拔濟爲心慈悲成性實盡家風樸碎古鏡
五濁揚聲一場話柄
時風最薄古道難論澄思深想若箇知恩慈流雲影
悲現月痕高下赴感故號普門
五濁世中慈風習習千江波上月影重重難險途之
多歷實粹器之難逢欲似舍財常覿面須從格外辨
來風
金針密度玉線暗穿慈容幻出勝妙現圓軀澄紺海

足瑕寶蓮隨機赴感皓月臨川非畫非凝而愚而賢
有求皆遂正等無偏 繡
布袋和尚
不重你春風笑面與俗同塵不重你棄著布袋橫街
長卧不重你捨天宮快樂而受濁世之煎酸不重你
隨呼隨應任凡愚而悲歡唱和惟其是非錯誤毀謗
紛然毫不驚心無所怨惡我秖重你者箇肚皮寬大
非醉非癡罔測行止是凡是聖孰辨端倪履險道躡
波濤露盡醜態卧長街枕布袋逞盡家私逢人一味
哈哈笑欲返天宮知幾時

寥寥天地濛濛烟雨樂既無窮笑何有止是癡是狂皆已知或聖或凡莫可指擬說兜率宮中走却夜不收尋逐將來不知是你不是你

寄身非家卓錐無地自笑爲歡世嫌謂醉歸期未約且輕塵劫之憂旅夢正賒難免三界之累其尊忘大人形骸所詣等小兒嬉戲得樂處且零碎樂些些莫到龍華懊悶時追想不寐

昔號求名今諡布袋鬧市滚村放憨假瞶聞譽而大笑卽休受毀而片言不對些些小一箇肚皮好惡包容無外背後揩開眼睛看者道人吋耐喚只恐將來輪你到龍華會上飲淡吞酸未必有如今之優游自在

蔣道人背圖

三教圖

界墻推倒絕無形盡日溪山把臂行究到情忘談骨內眉毛原是一般橫

達磨

九重殿上猜謎不著五乳峰前懊悶非常絕知絕解究讐易結分皮分髓家醜難藏東風不爲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

白眼視人素性忤物梁主對礡總道不識折蘆江上定行踪五乳峰頭懸屑碧一雙皮履盡攜歸焉得兒孫受冤屈

遠涉海濤覓大乘器闖入皇宮一場笑具踏蘆過江長風斯濟默坐嵩山誘人斷臂毒流兒孫刹塵無際

東遊傾慕大乘客纔見蕭梁道不識過江涉魏意徬徨挨到嵩山便面壁毒藥頻遭不肯休抑逼神光立凌雪剛分皮髓卽思歸剩得舊皮鞵一隻

傅大士

跡降婺州身遊帝里三法不成一義何取孰謂妙辨無窮醒尺一鳴而已攪得世間鼎沸波騰貝錦飛流如風過耳非從莊嚴劫內混合主賓爭向他光影中自倒自起 有七佛放光接引大士影現其中

古今尊宿贊

達觀頴可大師

氣將烈火並炎骨與金剛同壞法王家裏功臣癡愛門中屠儈脫空語瀉飛濤謾罵聲高吋耐德山聧赤匪渝師子爪牙利快福堂賣盡風流二十竹篦還債

幻休潤和尚

獨行御街暢懷金闕甘露流長石頭路濶踜滅偏正宏規拍翻玄要古穴欬唾掉臂共碧眼翁較其步趨

細語麤言與黃面漢合其符節龍樓集耀洞上燈兮
濟下燈蟾窟增光雲門月兮嵩庭月爭柰撞著沒智
村夫詾詾諄諄只得輕輕向伊道熨斗煎茶銚不同
簸箕量米升無别

貌若蟾豐聲爲鯨吼打破宗鏡相見何處更分姸醜
目從霄漢覰懶聞報午金鷄手向御街垂驚起夜眠
王狗肅達磨電卷風猷致英俊離窠脫臼咦威音那
畔訪知音有曾親見此翁否

大覺慈舟念禪師

徧遊敎海知非實義迺見幻師水乳投契面壁啚前

石頭著地慧命在躬欽仰遺制惔怕無爲夷險明志
援捄沉迷寧容假寐化軌密移大鵬展翅揚洞上舲
樹法中幟虛空可銷日月易位吾祖儼然終無變異

蓮池宏大師

願綸著昔慈謦彌紘禪河作檝淨土主盟聽譙鼓於
東昌魔佛空爭一笑操化權於西浙鈍頑咸受磨瑩
篤溫恭而厲輕佻美規制而嚴盜名慧命以祚世道
以禎儼容可仰遺韻誰賡

雲門散木澄和尚

貌和易識心事難評誘人穿窬齊之嚴刑臨濟德山

不挂眼上醯鷄蠛蠓豈與爭衡推紅日夜裏出驅白
月晝中明彫凡材而藻飾繩曲輮而直行不有感德
之美惟聞謗詈之聲嗚呼不動聲氣而起大陽之道
者三千年始見黃河一度淸中明菴請

得法自在爲道司盟嬰捷疾之機空山雷震弘無畏
之辯淸晝籟鳴奬窮子還家寶聚揭開而珍奇委積
勵困魚衝舉禹門掣斷而波浪掀騰搆得著底聞風
屈膝搆不著底異見橫生總知門戶如天濶好惡相
馳萬古情

鑑水汪洋秦峰岧嵂欲標其體貌猶大海之一滴觸

機則鳥道絕蹤舉步則魔宮震圻切於捄獎談吐詵
詵峻於德形聲光秩秩彼以毒攻我以慈迪以不爭
爲金剛幢是故天下也無敵

誕生匪混嘗流穎悟猶能卓異受記於隱峰謂至道
是以可徵佩印於大覺爲慧命斯焉有繼一燈破長
夜之冥冥四衆起沈酣之昧昧然則惟知其一不知
其二盡說優曇花再蕃我言荆棘重栽世

舌快如矢腸直如弦譏孔子不識字貶達磨不會禪
有出息門頭遣石人塞路無陰陽地上栽鐵樹參天
卷舒愈巧神宇尤淵虛空可爛壞山海可變遷信夫

祖乎道乎逮百千萬億劫向爐峰斫額而望餘光者
面目儼然
豐貌堂堂謙躬穆穆道契慈舟花開藥木風行兩浙
珍雜種之殘妖草偃八方蕩化城之陋屋蓋爲從然
燈世說過頭話乃欲於後五百歲時將老洞山混不
得類不齊之家法橫以指注豎以恢張子子相承孫
孫相續使南蠻北狄東魯西竺戴日戴星靡不來歸
無思不服咄莫便是此漢能事麼噓一聲曰六六依
然三十六
面如塵土合成心似太虛寬廓佛祖不敢傍觀魔孽

聞名驚愕一物不將來總教放下寸絲不挂者盡情
披剝結得寃多無處藏倪林菴好長擔閣（倪林菴請）
降生越國大願斯乘直暢本懷小知難信非語非默
將洞山正脉宣傳不動不搖以鷲嶺眞宗自任金針
挑夜裏無繡之文玉笛吹劫前離聞之韻分偏分正
一總蕩除立異立同二俱排擯開豁雙眸閃電光四
方八面皆歸順
風操簡素領衆嶠歸須彌爲一山宇量寬洪導支流
入大海爲同味憂湲法道高先哲痛哭之聲竭盡苦
心受後人餿酸之氣然微師翁出現於世震獅子無
畏之音則三界茫茫四生憒憒亦安得知夫向上不
傳之秘要有如是之尊貴
形容有差鼻孔無異匪凭綺榭彫欄惟慣撮空捏喻
爭廬陵米價聲震於天鼓鑑水波濤流徧於地處處
爲雨爲霖事事同心同志萩洲烟渚響洽成音大器
小根澤均溥被法胤斯蕃鼎足而峙聚首團圞既謂
是夙世寃家惹禍招殃終不肯違其本誓（百丈雪偶圓體同龕法聚洲埏請）
體正而剛氣雄而壯願以夙承湲於醞釀觸之豁若
嵒崩見之銷其迷妄壞達磨直指之宗揭釋迦秘要

之藏蓋天蓋地流出胸中冠古冠今不求紙上路逢
達道者閃電疾馳室遇負恩人春風浩蕩若夫化高
日朗德重山王人無得而名焉但稱之曰恢弘洞上
嘉猷而爲雲門鼻祖能說能行巳尊巳蹈之散木大
和尚
目有聖凡等視之廣心有太虛容納之寬見隱峰府
便知喫飯能飽入淸涼室巳識蹈火非寒誓願大釋
迦三千年慧燈之焰笑談砥洞山數百載流逸之瀾
所以波旬觸之膽喪神鬼聞之骨攢呵呵呵若逢拔
萃眞豪傑恩怨將分總不難

心量廣大等虛空齒牙剛利踰劍鋒不會禪道詭肯信但云放下恥雕蟲巨闢昏衢瞻朗霽古佛重來日再中雲岳路次剪荊棘悠悠坐笑起新豐欲人春入千花塢掀翻海岳示圓同致使聞見皆驚異世間無比誰爲雄話柄流傳絕意味玉狗高眠薝蔔蔌散木枝繁多挺特盡未來際摩蒼穹 戊申元日題存東塢

舌頭壓殺人腳尖踢破地欲挽東去清流不管西來祖意挾帶挾路肅大鑒百世之宏綱通宗通途稟悟本千秋之正氣禮制尊前曠慈起奘浙水閩山龍游雲際只因無法與人傳到處兒孫如鼎沸

雲門恢洞山家業咸瞻朗夜之輝愚菴增鑑水波瀾盡偃風行之草子何人焉亦濫統紹唱巴謠而亂郢歌流閒名而喧世表伊兮不疑品兮恰好概性氣若雷同顧門庭無善巧既影落幻場則一任我說我長爾愁爾惱曳祖父不將秘訣傳團圝寃結知誰曉 愚菴

蕉菴同幀

面上斑斕心中寬廣絕跡埽蹤舉直措枉延慧祚於新豐唱雪歌於越壤廓石頭路鍾奕葉之綿奬金粟山歸四方之仰曾無佛法當人情故多毀謗爲供養因而子子孫孫紛紛擾擾嘯野英奇果軼羣卷舒珍重成標榜

越州夏郵卒口似血盆陽美蔣樵夫膽如天大排五位陣圖扎三玄營寨佛祖不敢出頭魔邪全家受害與虛空同函蓋出言不離尋常中將日月爲眞燈轉步便超空劫外其劣解小知焉能和會若不是沈大伯顧一哥爲王前驅爭見得隱顯俱該塵塵三昧 天童

晤同幀有達勤舊道源存公侍側

心同太虛目無凡聖示幻而居隨緣而應起悟本法幢行少林正令自玉笥而過福城闢清涼久荒之路徑鴻慈攝化在忘機千古流傳成話柄 幻居菴請

天童弘覺和尚

機輪捷疾辭翰縱橫雨霖方潤山嶽踰崢緝禹門相承之業傳太白無畏之燈金毛獅子隨地而吼玉牙香象截流而行身非身燭慈光於衢室相非相霏甘露於宸庭袞袞莫覩蕩蕩難名儼是嶺南獦獠倚爲濟北長城

百丈瑞和尚

太湖水浩渺大雄峰嶙峋比此老漢機用膽量猶十方界之一微塵王侯誠服兮百川赴壑龍象歸心兮萬物乘春垂偏即正入俗全眞佛祖未容窺一半凡

庸昧劣見何因

佛日石和尚

釣魚放生燒山覓虎鬭水鋑江夜浚日午無廢罟藹藹春風接大根桓桓威武龍門大啟雷動一時佛日洗濤輝騰千古此非獨是洞上金鎞實爲法中之神弩

東山爾和尚

力可拔山氣能蓋世里巷鑼鳴耳根蟲蝨夜半捉得金烏日中勘時玉兎張國慶自響之琴作雲門無言之賦奪食驅耕雄毅不顧要知伊面目短長斫額看

江流逆漲

愚菴盂和尚贊上

天高可以星緯知地遠可以山川畫維此阿師莫能端的行雲門令忘至尊之形賣投子油奪時價之席適化非適化澤被三根爲人不爲人原無一物有謂其德之彰兮春風浩浩道之大兮杲日昭昭總是常情妄測畢竟如何見他眞實薰向火中生石從空裏立

乳山德彰　靜王端

心雄膽壯氣偉骨剛奮迅具遊龍之自在出沒有猛虎之超驤恒謂私窟瓳蚖啚戀數居大刹狎鶩翺翔

甘露傾四海五湖之澤滋充騰三草二木之芳與邪外血戰於野恢域中佛日以光雖爲侁讐載道怨恨彌疆可無憾爲法門之魁將而配享乎列祖之堂也

存於頭　聖嚴堂

虎膽狠心神頭鬼面能好能惡雖佛祖不少容維德維仁傾人天所仰美闊先哲中正之途銷從昆邊邪之見大根利器信之不驚淺見寡知定罵之爲藥山路上有此異常强漢

辯似懸河牙如利劍二十而志道不疑四十而化光斯燗俎豆式少室之元規陶鑄勞雲門於宵旰擢奬

帚上瑤壇策醯鷄翔天岍方其織屨盡恭抑以砥頑礪愞忘機鷗鷺同羣濯足滄浪何婉

販砂盆於苕溪岍畔投針芥於寶鏡堂中很毒聲名可碎山竭海生機神變能噓氣成虹般般差異叚叚不同得旨未趣言象外見聞毀譽總無窮

直方有太陽嚴重豪爽稟慈明操持逼殺趙州狗子救活南泉貓兒愚爲罔測聖所未知既不循情蹈俗豈容高枕垂帷從玉笥而趨胥江駕水宵以勢位膠固而優游鑿鬻我謂是蕩空魔孽寃家主不識諸仁嘆作誰

一泒曹溪千波是水古道絕聞時習日詭有謂臨濟以棒喝明宗有謂洞山以語句定旨惟獨此漢憤怨不平努目切齒力塡塞憎愛之坑乃衝開我慢之壘握靈鋒殺活隨宜示盤珠轉圓皆美是故惹得叢林擾擾紛紛謂絕羈絆於者邊那畔揖讓中禮子細看來使倆也只如此

急性若疾雷震驚四野淡裹猶巨海容受百川大善繼善述之猷不假餘力纘乃祖乃父之緒允於自便咸謂厚載惟地溥覆為天孰知夫師出而匡時入而救弊推誠以循其本人無得而稱焉

挽如來十力之弓發雲門無鏃之箭俟王覩影意銷龍象聞名膽戰至性與千聖冥符恭儉乃一生所願有心無心會見未見觸著通身是方便

義斷情忘風磨雲蕩批其鱗骨髓俱枯中其毒魂膽皆喪挺一身高唱巴歌翻七祖舊時波浪黃葉曾為止啼白日挑燈照亮無可名無可狀箇是洞山价祖二十八世慣戰魔軍之法將乃淨範本師即姑蘇朱明寺開山和尚

眉毛原在眼邊鼻孔匪離口畔惟坦一種平懷肯作萬般方便自化山而入雲門峻爐冶於禾禪巧偽之

秋從西浙而過東吳提要旨於嫉焰交飛之峭絕跡處不容佛祖閒窺和光時却與鬼驚同覩識不識見非見肅穆形垾散紫烟彩生日月懸青漢

道實難名很惡無上斷人命根襟懷愈暢重重施設總忘形貌短長歷歷開張何有是非得喪背捨范范不識渠焉知濁世優曇放

雲門山金師吼胥江峭玉鷺翔烈性如疾雷震擊忘懷若秋水汪洋不蹈佛祖繩墨慣拆人我籬墻輕視美玕謂是怪石敦琢詭木可作棟梁是者枚涵湑阿師供養不拘燒栢子免教沉速買諸方

盧澤栢子菴若水禪人請

氣概相同胡碧眼心情不異老雲門平高就下人無識瀟洒風流道益尊悲濟自忘霜雪鬓慈臨寧惜木泥村永菴莫負淡淡意畫策如何可報恩

匪尊先覺藐視後英白眼唯兩箇黑鬚無一莖初不相識謂其惡毒若焉見面極是坦平顧法門十分緊峭撐石傘百倍崢嶸然如此看來狂瀾賴砥便恁麼休去至道難名會知佛祖無由測獨許丹青畫得成

覺初尼請

至道難名大言無當盡自剛強伐人塚壙是聖是凡不放眼中呼馬呼牛豈在心上閒時劈二作三忪時

指揃爲望毫沒一點面情焉逃百世譏謗珍饈美味無可獻陳洋洞鐵丸有得供養非是雲門小厮孰敢如斯衝撞

出化鹿入雲門雷驚蟄戸雨潤苗根唯肯人吞掮醬雪不許人向煖就溫縱閃電機不容貶眼施險崖句截斷脚根苦口之藥誰飲逆耳之語自言世間共疾天下同寃何谷虛因而獨以戴恩 谷虛尼請

眼兮日月高懸心兮太虛寬廣纘眞歌浩蕩之猷撤長翁彌天之網要墻壁瓦礫悉奮全提逼蚯蚓蝦蟇並談向上逸樂非假爲至性無伴黨盡謂伊四維八方微塵剎海其德之流行若置郵而傳命殊不知所見秖得一斑其餘未容鑽仰

餅甸破沙盆雲門乾矢橛遇貴則價莫敢醻逢賤則名不可說問佛祖秘要總言寐語尤未醒吞大統綱宗秖道吾常於此切餽珍饈叫怨苦飲洋銅稱歎悅人皆謂渠有德山橫行之本事孰知納盡生平之敗闕其中亦有可愛可親可優可劣恐有察秋毫之明者自難以細審甄别咄瓦鼎燒香銀盌盛雪與麼供養庶幾吾人瞻仰而不怕變中吞鼈也

貌有慈嚴言無遮障胸中藏高峰百萬仞之一烟巒舌底湧明湖三千頃之波痕露脛蹭兮蠅蜣紛趨啓爐韛兮神鬼惆悵既不受乎尊卑之拘是豈免乎愚頑之謗依稀是丁二官彷佛愚菴和尚皓月橫空著眼看寒光不在花枝上

烟蒸不壞風刮益明步趨潤緯緇白沸騰佛祖罔測凡聖難名峻機一觸石裂千層住古稀有間世出典吳山之翠錢江之澄以鑑以式億萬斯齡

面絢丹霞髮飄白雪任龍任蛇橫說竪說開合無常谷響不竭鋒利劒牙德山等埒

心不諂曲面無慚色不近人情寧與物飾明湖水澄皛翳自適大道斯彰昭然杲日覩見莫別生疑郎是愚菴老賊

照世杲日濟海蘭舟泒疏鷄岫道統石頭暢雲門老本懷弘辯匪涉於口有芙蓉之遠調得喪奚挂於眸惘焦種之日弛注甘露而擢其挺秀慣逸鱗之涔陷震怒雷而激以天游翻瓦礫而爲寶所棄之直土苴塵垢豈玩蛇之戀窟營營以謀故其退身剛烈御物溫柔豁開正眼者自識渠是優曇現瑞毒螫於心者嗟而爲不解之寃讐斯固至人出而道彌高嫉益熾理所恒然不與較籌小子薰沐而贊雖大海中之一

滴庶幾乎後進之英瞻仰騰奮以爲下秋欲問是何
家宗匠秀州萬壽開山祖濤颺撼動滿閻浮存於楷李萬壽
即古賁聖寺
片舌神鋒通身利劒動手便乃傷人出言無容轉變
行吾之正令任羣情好惡而莫辭振古之大綱雖百
倍艱危而無倦孰不浚讐誰不致怨秪應埋向山無
重數水無重數朝想不逢暮思不見如何倩奇巧丹
青畫出者圖圖紫面
舌根湧四溟波浪口門響入辨洪音施丹霞劈佛之
手甘達磨受毒之心枯木邑前問路底一狀領過電

光影裏翻身底百計搜尋者邊也不住那邊也不住
走殺衲僧無數祖意也掃蕩教意也掃蕩輕棄先聖
遺箴種種惡端藏不得且留話柄在叢林
高無畏幢示光明藏善巧方便擊迷妄夢醒眼開辨
捷機思誘正因魂飛膽喪爲緣蘊藉全無致使騰疑
生謗若有一點人情龍潭送餅供養天皇寺請
山裏木樨香湖中秋月好堤上看浮雲樹邊聽啼鳥
有問祖師意無事生煩惱抑逼强惺惺開口便艸艸
愛月故眠遲惜花長起早謂此見得愚菴脫賺平生
未了

德山罵祖心腸不足爲很丹霞劈佛手段未可稱強
唯此老漢烈性難當驅蚊螨將百億須彌推倒遣蟭
螟撮大千世界收藏如是言行奇怪英靈者反珍敬
之謂能孝於親慈於人秖障狂瀾恢弘祖道五濁惡
世希有之法王
碧落晴空贊師之眞毫無一些意思白雪陽春贊師
之道全沒半點滋味贊歎枉勞訕謗不必正是不分
涇渭豈言傳達磨心宗佩潙山寶印化之廣德之備
天普蓋地普擎海普涵春普育大似瞎驢趂隊究竟
如何篾籃盛水網兜風此事古今無異致

響震似吼鯨音顧盼如駝虎視未脫白舒卷絕倫旣
披緇縱橫無忌神千聖殺活之鋒洗五宗撻埣之氣
八樹法幢羣魔偃幟聲光直射古皇前孰謂西來更
有意
垂手鬧叢橫身宇宙摶霧塞空綰雲補實一言一句
聽者發狂或怒或嗔見者驚仆雜毒熏蒸人固不知
罪犯彌天佛亦難救如何有志丈夫追隨不肯去感
慕而不休紛紛落在他窠臼
道不可名德無所表與二時粥飯逐隊隨羣結累世
冤讐只多不少人人謂其賦性太剛強而作爲劣別

確是雲門種艸也是囫圇吞箇棗
固自封疆猶頑石之摩空斷人情見如沸湯之澆雪
化周東西南北身邊不蓄一文包含好惡是非心裏
常懷寸鐵嗚呼實究竟到此箇時節信乎白鷺灘清
宵月三三兩兩步從容淡服本師之妙訣
心等虛空而無遮障身同魚鳥而不繫留笑蜣蜋轉
丸以隨緣明志惜金甌美器乃竊爲悲秋狹路相逢
陶刺史却携手高聲唱言風颼颼意悠悠官路飄零
何日休試問功名甚處年年惟見水邊鷗

捐貲助刻弟子芳名

智訪銀捌錢　智現銀叁兩　智泉銀貳兩
智畜錢壹千　智賴銀伍兩　智弗銀貳兩
行謙銀壹兩　扶朗銀壹兩　芳林銀伍錢
覺琛錢伍百　悟玄銀貳兩伍錢　續奕銀壹兩伍錢
智渲銀貳兩　智源銀叁錢叁分　道軫性聰海碧共
錢叁千　淨因錢壹千　淨鼎銀貳十兩
智成錢貳千　智音錢伍千　智林銀壹兩
智潤銀伍兩　智明銀貳拾兩　智開銀拾貳兩
智授領弟子行懿錢伍千　智得錢二百
宗佩銀肆錢　後遠米壹石　居鼎臣居士銀伍錢
王門陸氏銀[illegible]兩　陶門史氏錢一千　徐成銀壹兩
鍾門王氏銀叁兩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第二十一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二

侍者智忍錄

愚菴老和尚贊

曠劫今時全家籍沒五位三玄不存毫忽人天猶大
旱之望雲霓龍象若迷津之觸船筏的的胸襟流出
往往不將爲事空爾子孫具大海之口無繇分梳咄
一任長季挂東壁
如來行處不行時人作底不作見經常美器無半句
好言擢芻狗棄材則多方相顧未出門先勘破謂趙
州是体貨似者般無賴阿師與道既不相應定入生

死輪廻輥到盡未來際其惡聲尤然流布
見青山隨客去臨綠水喚人來現成公案不須尋討
生機圓妙何用安排南山鼈鼻蛇橫拈倒弄東海赤
梢鯉飲氣曝腮笑雪峰甘心擔項上鋏枷當季能不
俊哉咦自身陷入不湊省偏說杭州是阿獃
謂渠忤時絕物相見却也和融道他弘慈攝化觸著
則如大蟲縱格外神機唯隨空而應俗操從上法柄
不挾勢以鼓聲謦欬笑談活埋龍象揚眉瞬目賺殺
英雄無繩無墨人難測佛祖從來立下風
古怪心胸蹊蹺面貌無股肱而到處稱尊任瀟灑而

隨腔換調點野狐涎成無上醍醐撮狂狗糞當格外
香料致令後代兒孫箇箇頭搖尾䚕道此便是竺土
大仙東西密付的祖意敎意同燈相照白日裏將人
欺黑山下作鬼叫如今早見狼藉久後去剎剎爭雄
塵塵鼓鬧七花八裂之殃免不得謂愚菴老子所出
之惡少敢復對兩峰長歎付之一笑
萬不爲多一不嫌少分栟叅差受用恰好天地依之
轉旋晝夜由之明曉致使四方龍象聞風而驚覩影
而服者處處不相捨離若螣蛇之纏繞
親近二十秊想恁實可㦎西來大意不敎我叅北斗

藏身不向我道說不來底要我說來行不到底要我
行到及問綱宗旨趣不是熱罵便是冷笑今日要人
撑潑天門戶搜窮枵腹枯腸只得直言相告鸞皇種
性多仁梟獍生成不孝
口裏喃喃心中惴惴欲爐峰疊翠望聳一時使洞水
長淸美流萬世唱白雪歌可以高可以低喝廬陵米
不作賤不作貴試問圓禪你如何會仁者見之謂仁
智者見之謂智
此箇山翁誠爲異𢍰天崩無憂地裂不怕紙上描來
却似眞眼中看去渾非假高挂虛堂莫隱藏錄人贊

歎錄人罵乃拊掌曰當年性氣不容情今日流傳成
話欛
寶鏡堂中分妍栟醜夜明簾外從西過東惟自己將
水洗水要別人拏空塞空但看一椿䦨謬莫問萬事
玲瓏說不像畫難工雖然不得已尊爲達磨三十八
世匡扶大法之祖翁
隨無明流住妄想境射雲門之毒有意無意盡遭殃
說脫空之言千人萬人俱弗醒不將上古爲欵偏與
今時作梗所以撞著惡冤家鼻繩受制苦求饒世出
世間那箇肯

犢子新生不怕虎事事爭先欲跨古鞭笞佛祖總無
慙垂老惡形沒處躲淡抹輕描宛似眞細看仰瞻猶
未安渠儂面目要全窺日上扶桑夜當午
不事事賢者謂其剛大惟恂恂智者謂其中和有時
放曠不拘肘後懸當風之印有時堅密不動口邊掛
織錦之梭到者裏我却不能測度敢問昭公辨看是
甚麼乃彈指一下曰唵嚩嚕嗻唎娑婆訶
七顚八倒斷巷絕鄉洞山三斤麻綾乾見浪曹源一
滴水洗盡情塵斥涅槃妙心祭閒神殘物以山河大
地爲自己家珍誇道施恩無極那知愛人不親若謂

恳菴老漢只消如此贊歎認著依前猶隔津

問此事無指示燕坐為著實提持痛罵當慈悲法施許露釋迦醜拙千古未聞暴揚彌勒過愆無所不至其世智辯聡大膽庸夫到渠根前靡不藏鋒斂翅如今撞著對頭拖過南嶽拽上天台敢曰真人無位賚聖開山明湖織屨將黑豆換人眼睛以無求定吾宗旨紅蓼灘白鷗渚盟在於心懸羊頭賣狗肉風來過耳若夫東西密付脉脉相承以至千七百箇老鈍漢底家私不直一唾而已

法門以馳競稱尊師獨愛退休為上時賢以廣陝分岐師則示平等心量慈楫擢於中流奬病救於道喪使德山氣質猶雄將雲門家風破蕩斷人命根凡聖莫遺暢自本懷佛祖不讓空若差異衆生聞者驚疑見者嫌謗丹青紛繪轉誵訛竊比虛空略相當

續洞上宗佩雲門印忽卷忽舒半疑半信蕩野狐窟而唯炯雙眸樹金剛幢而不搖三寸神見神驚鬼亦愁獨許悟禪敢親近（悟禪尼請）

玉笥峰前呵佛罵祖金牛湖上作啞妝聾排羣邪無謙讓攉衆辨少含容深信者高山仰止淺見者毀謗成風吁種種誵訛難定奪且同杲日挂長空（止謙禪人請）

舌上奔雷目中閃電一句截流萬機同換散而六合慈雲卷而獨行無伴惡口罵人謂我誓願宇宙雖寬甚處著得你來秖宜松間石上俯而視坐而倚徜徉玩月語溪畔（月溪禪人請）

當散木垂陰之時而生此倔彊枝幹負懸絲慧命式俎豆於鷲嶺熊峰其洞山祖翁面目儼在古聖今賢類之莫齊萬別千差毀之不采雲門室中五六年明聖湖頭十七載問祖意教意輒得骨露皮穿若謂以心印心盡是謾神誅鬼至今隱恨填胷深寃難解向之則厭背之則餒所以行蹤南北西東形影不相離捨忽肰磕著舊時痛處禁不得高聲叫云悔悔

青原授石頭住山鈯斧黃檗容臨濟倒捋虎鬚偏栗一生執拗不與千聖同途平川不肯利涉險路最愛橫趨器識自雄者叱為眼裏刺機智毫無者視作髻中珠直欲人人蕩空家業脫盡皮膚奚翅諸佛俱遭抑遏列祖咸被撳揄猶自吳地尋思越山坐想不知銜恩者孰也受寃者誰乎噫嘻莫怪我褊淺狹劣立處孤危負懸絲之命脈憂深慮遠恆扼腕而痛呼兩箇癡獃全無拘束指火為氷拗直作曲事事異乎常流著著變於棋局化鹿山中見而曰惡氣衝人金

牛湖上褁首時和光混俗說甚父子投機大似冤家攢簇江北江南任怨任讟師惟去任本脩然我則孤危免相續臨風坐石聽叮嚀得休來伴居嵒谷并師同頌

至性不移忘懷自適日中一餐夜後一息高洞上最耀之燈厚世間先春之德祖道藉以坦平綱宗賴而整飾正法門倒置之倫蕩庸流淺濫之習曉鶯啼在綠楊煙陌路悠悠人未識道曉悅禪師請

化鹿山裏栽田叟強項古來所未有砥澆情分不容辭當風寶印懸於肘正法垂秋悲痛淚掞藻時賢空雙手家聲赫奕蓋諸方雲籠皓月獅子吼短策孤舟

隨處尊鐵鑄心肝血盆口明明徧界不會藏謂此是也成窠臼疑殺滔滔天下人殃及子孫最難剖時也霖禪師請

蝎口傷人不將爲事慈心育物博爾難名貴買瓶甸破沙盆行行奪價賤賣雲門乾矢橛步步爭衡郢上陽春從來寡和世間彩鳳咸式以鳴君不見二三四七俱驚訝九曲黃河此日清

曲唱新豐調翻舊案韻高煙雨樓前響徹石頭城畔

敢退讓則跡遠塵囂滙異同則力能砥捍統萬化謂至道之尊形羣品稱鴻慈之旻此皆被恩承訓者妄測涯岸其惟獅蟲自嚙法社坵虛而以樵悴髮以白皚乃是伊苦心一片金陵衍乘禪人請

面非遠人情而冷爱實因祖道而淚從來無禪說得惟將潑毒舍心毒氣現時一味冤親平等怨聲起處渾家異口同音師風欲行古法運薄在今猶望歲寒竹裏坐石林倚作水龍吟竹林衍衆

過金沙斷除髑髏前妄想入玉笥揀得火聚裏眉毛謂天上天下獨尊惟我乃提綱挈領肅若霜標因堅忍在躬衡開一切迷頑之煙島以鴻慈遇物騰湧大千剎海之波濤决憍慢墻垣毫力不借撤正偏戶牖

八臂匪勞故吳山傾慕越地輿謠實猶爭本圓照而爲之師者擾擾紛紛無砥止順風聽響浙江潮

性情特達懷抱寬洪丹青巧思描畫難工撫愚頑多般安忍攖龍象獨擅稱雄痛古道封於耿介乃至德溢而渾融任毀譽徧界猶雲月行空魯示迷方歸正轍惟千古之上有如是知識然未聞沸謗若此之憧憧頗其未歇與亦未終更將碧眼藏眉底闊地佳山看不窮

身惟任重稟芙蓉弘法之謨力爲砥澆銷諸方分河之見揚新豐徧地之家聲高雲門極天之墻岸晴空

霹靂直令膽喪妖狐黑夜繡鴛鴦豈用針穿玉線
極追昔慨今未嘗不扼腕攢眉乃傷夫假我販沽時
衰道變故至親骨肉嫉惡若仇讐矧佛祖人天敢測
其涯畔謗褒中獨據自如如忝爾後賢誰覿面
一種平懷諸緣絕絆舌上有殺活之鋒眼中無聖凡
之見高太陽之照碧落爭輝壯雲門之猷赤心獨擅
十剎春風白髮年六橋秋月孤舟岸差排佛祖令肅
嚴霜爲法心雄語如劈箭人天愛而親波句憎而怨
是故秪好聞名不可見面
棘時多熱心爲法無情面千聖覩影而驚羣賢聞名

而頭我所師若有違君久事誠不厭猶謂優曇瑞世
開謝轉胡笳響碧漢
吼野金毛儒風石虎雄利生心熾無明火誓扶正法
人皆爲冦讐欲砥狂瀾誂不稱怨苦樂山樂水暢盡
本懷是親是疎傾以肺腑繼武雲門有克家須識箇
愚菴老祖

近代知識禪師贊

離愚志和尚
棘時妙藥活命靈符細以應細麤以應麤分崆峒之
明燈照徹幽奥增鑑水之波浪普潤焦枯踏翻聖凡

滚窟趯倒魔孽紅爐飄飄若孤舟不繫耿耿以法道
爲悞舉世間儔疎侶絕兜率院弟應兄呼
接舟山脈續洞上燈爪牙捷疾行解精瑩馳求冰冷
貴勢羽輕九達布譽一片熱情色養盡禮至性天成
壎箎雅奏難弟難兄道林鬱鬱後彥錚錚不待描畫
面目分明（以撰法姪請）

清京三疾和尚
嚴霜面孔皓月丰神未測其端謂難湊泊若窺其奥
如飲醪醇金粟山中橫機不讓雲門室內受屈無伸
慕嬾瓚之遺芳萬緣不顧效龍山之遠遯一鉢隨身

見時習日移握拳透掌痛古風絕響嚙齒穿斷三十
年後爲兒雪憤聲寃者賴有祖公邈得其眞（曉巖祖姪請）

福勝一機和尚
體潤崑岡之玉骨堅麗水之金承愚菴之記莂見佛
日已披襟懸肘後靈符千妖斯遁朗胸中寶鏡諸累
無侵出爲春雨處作時箴三伏賣松風少能酬價九
秋邀明月堪與盟心若欲識渠休再問石頭路上指
南針

龍田柏子和尚
抛撒楚山雲撈漉吳水月參寶壽而氣高見愚菴而

心折遇物披杲雪之懷赴機掉靈鋒之舌直將諸聖揶揄豈畏千魔衝突噫世衰矣道弊矣何假端詳而細說斯人也乃吾同門是法中之傑維猶子靈公宜珍重秘韜切忌等閒輕洩（靈岳銳姪請）

蓮華龍門大師

太白峰前分路鴛鴦湖畔重逢把其手骨儼乎舊容賣八閩松風無人酬價劫三山營寨自喜衝鋒入天界室歌謠相續連大好山脉絡疏通樂澹忘水邊破屋慎潛躍雲外孤節是所以溪湀杓柄長來機亦赴钁頭三斤鋏盡顯綱宗抑何必登曲彔搖麈尾圖熱

鬧謂之禮樂雍雍臨行翻跨跳踵躅有英雄

天華達虛耆舊

生緣蒿壩脫白雲門望之則厲卽之也溫扶天華之古剎同德同心整石頭之大路忘曉忘昏為衆無欺安危獨任治身有法氷檗自吞是故被其慈風者山高而仰戴其至德者人傑而尊有此昭昭功業秩秩兒孫千載而後孰曰非叢林之柱石瀹耶水之淵源者哉

德音老宿

身無長物手握明珠謙光照人澹漠自娛此道不忘

研究出語脫盡皮膚松貞而交友秋霜而蒞徒不愧雲棲裔家聲正不殊十五年前看道貌從心還是舊規模

生緣東浙遯跡西湖踵雲棲之後塵香清蓮沼篤愚菴之最契操挾松孤三十年雙眸烱矸碧漢二六時片雪飛向紅爐參方者臨門脫其拖泥之屨情封者扣戶示以走盤之珠慈惠等齊眞俗咸孚韶陽言普趙州道無爭如我貝多不顧湛寂跏趺坐斷白鶴峰縱橫如意而聲滿寰區識不識莫躊躇這是南山老尊宿抑以規持末學之良模（慈渡濟禪人請）

靜聞關主

怪哉此漢莫測端倪世有險峻渠無高低受業天寧纖毫不顧情投雲水雙手提攜有寶壽之慈和一旦抛撒遭恐菴之惡辣偏欲攀躋白地上誘人犯法憑空裏與賊過枷擬贊則增顙加毀則無稽別有些兒好處堪佩服而品題笠挂杖頭橫膝上愛閒日日聽朝雞

香萃妙明禪師

德豐者豈藉於位重道粹者不涵於時求昔者雲棲眞寂以簡素之道化斯末葉猶驚蟄之雷響遐閻浮

歎哉妙明禪師能振其欲不媿爲蓮沼之的胤乃運載惑海之蘭舟水邊活計林下優游心同皓月身若輕鴎平生標致略相似香苹風飄滿秀州

蘊微禪師

慈藹同春風而布大野萬物以此育焉道義並高山而聳層霄四方莫不覩者若其操縱得宜賢愚等視觸虚舟不怒經飄瓦不怨以柔和善順而入於遊戲大解脫門咦匪夷所思也

大興禪師

脊拄晴霞襟懷秋水佪白眼儔聽黃鶯語藐聲譽而動若鴻飛鼓逸志而怒猶鵬徙道如謀合捜尋百草頭邊誼以均持突出萬人叢裏貫流泉之韻調與誰鄰短駢巧之風藹同花塢彭蠡灣頭響徹夜濤野鶩林禽穀然驚起

禪人請自贊上

苕生舌上茆塞胸次德輸鴻毛智窮鼠技三喚三應青白不分半呑半吐語言無味生同里不近鄉情扣祖關惟潑話罵逆其性谷吼雷鳴適其意風淸月霽以之爲人天師則潑毀以之爲乾矢橛則過譽者樣人如何做得玉笥親孫愚菴後裔膺侍者搢取去懸向盛澤灘頭好聽煙波鼎沸 谷鳴膺侍者請

林木池沼能演法音牆壁瓦礫皆生光耀獨有者㑂全無孔竅搏撮土欲障撼地之瀾捏寸繩擬放𦉌天之鵠仰先哲則多慚撫後昆則致誚詵公繪之何所欣樂異時若展開大蟲戴紙帽驚人亦好笑

寸陰不貴尺璧非寶參禪不悟聽敎不曉涓滴不洩處貧恨一身多和光同塵時富嫌千口少逼佛祖活陷泥犂誘蟄奴成無上道此話傳播諸方天下人盡笑倒玉笥處處皆英才獨你如喪家之狗東吠西嘷佻而疾之者紛紛擾擾

操道無變通稟資亦稚魯坳堂上行舟甕瓮裏蹲坐眼如達磨見梁皇氣似將軍射石虎眞實相爲謂其少謙和脫略商量謂其太剛果明明薄福形儀人人怕來合火益公請圖何以取我或有些子毀贊皆可默時蜀錦花鋪語時燈心鐵裏更有一句好流傳五五原來二十五 果謙益副寺請

舌頭無骨耳聧無竅佛法不知只會亂道謗雲門謂是乾矢橛薄愚菴喚作無毛鷂到閩山遇見謝三郎定罵言不奉非輔不順非孝以莊侍者你當爲我證之曰雲門兒孫獨此不肖 以莊侍者歸閩請

弄雪峯蛇開雲門口或說定法甲乙丙丁有說不定
子午卯酉趁起石虎橫行喝住金烏倒走看看星散
雲飛謗謗指槐罵柳自道一副熱腸傍觀百般露醜
璋侍者不必細沉吟書諸紳懸於肘他日逢人爲舉
揚秖言箇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庶幾汝我不相
孤負璋侍者侍側
會詣弁山泥中踏著毒刺後到玉笥火裏揀得寒氷
廿載將白雲冷看一身同紅葉秋騰嘔出祖師心絕
無慚耿剔瞎人天眼何有哀矜作事機先敗露謀爲
陣後典兵畬畬惡惡脉脉繩繩敢問你是爲誰弁大
鑑之眞種卽弘覺之雲仍
鑿山透海煉石補天別箇皆誇巧妙此漢獨抱愚頑
虹橋上誘人拍毬蹄涔裏慣自行船因入溪村敲碎
乞兒飯碗驀行鬧市闖散狂客酒筵岫雲飛白岩桂
奏妍難辨枿無背面咦見了更叅三十年
酖酒殺人砒霜殞命以此較量很惡尤勁放白鶴出
銀籠擒猛虎入錦穽觀其默平地浪翻聽其語青天
火迸不坐尊貴之樓勿行正偏之令便擔去塵埋鼠
齩裹臭穢拭瘡膿有甚𣠽柄
道德全虧行解總缺任重福輕露盡醜拙佳話不曾

世上傳麤言頻在口頭說篾籃盛水笊籬撈月志不
休意不歇終日奔忙此一片屈曲衷腸看你到幾時
對人决絕
山路聞雷驚碎膽雲門遭顯喪家珍遠翥潛蹤情尤
不可拌命攝級所恃無隣爲人轉生迂拙號絲日覺
增新百年過半不溪省是你癡獃無比倫
耳如新卷葉眼如葡萄朶佛到不爲情魔來反合火
無心言語斲人腸實意操持與道左花巧祟時膠漆
非古舐蜜脈甜食茶嫌苦謀略既不足以周身敢謂
撐祖父潑天之門戶
寐則夢馳寤則心想時好乃逆虛名徒攘履至難迎
然不驚遇無事悒乎抱怏自己尚是冤家豈望後人
思仰慰我者多溪埋䇿壞羽短毛長任磨蕩
有問西來大意向道東方日出推究從上古錐如此
牸驢無匹肅彼千官舞其八佾德有所慙志不可必
棄置路傍亦何惜
匡廬夢做巳溪雲門債還未了求人心念是肫肫謂
我禮儀非皎皎獎借無古松傳播惟小草莫憂愁休
煩惱當過差徭三載時春風隨路聽啼鳥
頑無以制愚不可及言裹傷人暗中抽骨提祖印將

方木投圓竅操化權擲滄海入涓滴門前山淩水寒
天際日昇月沒啐啄同時古今不易偏要拚老達磨
聽而不聞視而不識若如此爲人未免道箇呆頭枉
費勞力
出世背道匪忠也棄親遠師非孝也偕時躁競無節
也盜名竊位不義也灰冷意智恥當車以怒蜋振轉
面皮判先覺爲野馬好不見揚罪亦難寫且挂長隄
綠樹枝一任風吹雨打
愚菴會下人盡是法中傑唯此傀野謀踽凉頹跛蹩
揑餬餅轉作饅頭指精金化爲頑鐵卧氷匪謂寒蹈
火不言熱一朝相見閻羅王兩同心奏西江月
髮飄秋雪面染暮霞菸菸業識滾滾塵沙麈尾輕搖
明祖意馬蹄亂踏惱人家只恐世間容不得好從萬
山堆裏怠緣兀坐且消受些天皇餅趙州茶
石頭能說法土塊解放光唯有蕉菴老作事盡脫腔
作喜乍嗔仙露抹春山之黛忽彼忽此和風聯野鷺
之行喜嗔情絕彼此形忘中九下七如何賛揚幾處
隨人乾打閧曾無片語到諸方
貌不驚人才式誦帚卻步上危坡面南觀北斗欲大
嵩少之門氣竦雙肸擬决當今之滯患惟隻手然則

要蕃衍宗猷琢磨瓊玖且待三十年後
禮絕尊卑易情均上下難不能東掣西掣豈得言端
語端相偕愛踏月華白獨嘯寧怕風色寒此日自爲
無檢束過後誰將冷眼看阿阿阿者樣滯貨秖合抛
向千尋濁水聽渠落魄五湖灘
謂此是蕉菴雲裏遠山不露謂此非蕉菴水上閒鷗
相顧鬧市樓頭聽管絃自哂多生始遭遇有問夫子
之道爲忠恕雲門之道如何指註大洋海底火燒天
盤陀石上無根樹
尊之非爲榮毀之不謂恥相見萬仞崖前推人一踏
到底玄要總不商量偏正何曾說起訹佛祖爲飛埃
視蛇虺如赤子若此而欲提封九有控制八紘豈有
此理
作事遲疑發言鄙陋心非因少鹽醬而愁面不爲無
茶飯而瘦續慧命固負熱腸競澆風自知妄謬種種
如幻出生著著受人指詬地爐邊話徹主賓峻厥祖
胄子細看來依舊依舊
逆順中做好生涯色聲裏擴充眼耳入魔宮抉魔藩
探虎穴獲虎子自謂其志不欺孰信其言如矢欲閑
祖父之道復玷辱於祖父欲敦兄弟之情反遺猜疑

於兄弟皇皇一生滔滔奚秖故反求諸已而已矣
識不通方語無可聽生緣松陵會負德於劬勞受業
雙林終孤恩於規正欲跳出險惡墻垣反墜入是非
坑穽救已無門利人何徑踽踽涼涼蹭蹭蹬蹬越艇
吳歈一片心秋水明蟾雨相映
入塵意勤勤見人水漉漉知識有此洪規不肎依他
條目栽田博飯甘地藏淸寥謝事省緣佩天寧教育
獨怡石上看蜚鴻更愛溪邊結茅屋丹桂風搖萬樹
金靑山月皎一團玉呵呵讓之有餘爭之不足
星坐驛馬宮在磨蝎水碧山靑東衝西突主賓互換

拉樵子於古路秋煙唱和同時環漁翁於平湖夜月
涅槃心旣蕩除正法眼亦喪滅雲跡未能泥形不屑
縱使衍慧命於塵剎無疆有甚奇特
嚴身行寡應世緣微驅象龍致雨摶畫餅充飢事碌
碌而紛紛然罔解恢弘法印力兢兢而竭矣不能撥正
化機謂有繩墨強石人受敕最無分曉要浪子賦歸
將排上列祖之席恐難免千載之譏爭如灑落無拘
緣樹中聽黃鸝細語淸溪外隨白鷺低飛存頤聖祖堂
鈍鳥翻風狂猿捉月役役不休栖栖不歇白地上掘
窖埋人黑夜裏開門引賊卽今已是神見神驚鬼遭

鬼蹶又何待日後怨切於心恨入於骨
色界非覇聲疆何保衣取粟寒食無求飽逐念紛飛
隨緣顚倒遊太虛中不爲寬坐微塵裏匪謂小一毫
佛法沒相干天豈容伊世上攪
山間風色溪上月華逢緣不惜怡悅無差但不應目
住持之任排神鬼之衙吐德山口中怨氣擔雪峰項
上鐵枷雖是自作自受不敢短歎長嗟終使人道當
斯世而有斯人出踏得乾坤如亂麻
我山嵯峩慢幢高豎絕無悟本豪雄偏合風顚隊影
大樹大皮纏小樹小皮裹瓊花園裏策馬長驅惡趣

門前結廬虔躲紫燕語嬌黃鸝韻嫵飽噇閒聽無可
不可
硬似兜羅綿軟如純鋼鐵向上機莫能知末後句無
可說一味順風撒沙多見受冤難雪業兮山翠層層
累兮江波滑滑是與非失與得且到閻老面前一拼
歸結
紅爐裏可出沒白刃上能撮摩唯此活落漢親近轉
諸訛兩手提得起底輕心按過一毫說不上底巨力
刮磨卞璧喝成燕石巴音翻作郢歌眼中刺法中魔
豈獨謂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摑須彌粉碎吸大海枯乾未進思退一曝十寒謂有準繩春風酡面爲沒定據生鋏鑄肝成佛作祖自知無分呼牛喚馬孰可著銜畢竟是箇甚麼十字街頭活賊三更月下巡官

移山塞海背實蹈虛不食空王爵祿安假鴻雁傳書喚十方作驢謂龍門有心無膽配萬物爲馬笑莊生少智多愚及至問著你有何伎倆漫誇趙州來蓋覆爲言東壁挂胡蘆

緣木求魚提籃取水無句是單傳有言非直指拈白拂謂是鷲嶺花垂清涎當作熊峰髓月下敲不二之門燈前論一貫之旨冷煖惟自所知話柄挂人唇齒毀決定淺譽未必美三界混融一生知己藹藹悋菴翁翩翩鴻跡子 悋菴郎楊旨音居士請

奔名若磨盤空裏走競譽如雲中獅子吼四生慧命不顧目前歷祖憲章抛向腦後在脊聖指白說黃來雲門捉襟露肘開罪古人謂蛇鑽入竹筒焉知自己蝦跳何曾出斗

面多寒色竅不玲瓏歸功無至大之業悅時少阿順之容俊哲排肩見猶未見英乂接踵逢若不逢胼拇之譽太虛充滿噬臍之歎滄海難窮始謂埋沒自己

終以帶累先宗

瞠開兩箇看雲眼生就一條蕃檗心險惡道途行徧了無才苦硬住叢林罵雨罵風情懷倍很耐寒耐熱旨趣難尋流水靜落花深危坐終朝閒屈指沒韻詩成孰共吟

爲道未能精操密練厲行未能雪杲氷瑩對機未能雷揮電埽出言未能玉振金聲兔角杖也勿捏龜毛拂也勿橫冷冷落落崢崢嶸嶸雲門麟鳳充寰宇不信頑嚚有此僧

東西南北之人浮定有無之跡或時與惡趣對門或時與天宮隔壁發羣生願不逗羣生機穿如來衣不入如來室贊之徒勞毀之何必寃家處處得逢渠莫問親疎成兩立

楊岐左慈明勞役一生汝亦輔山僧馳求三載飽眾多之腹用谷量雲遂無厭之心授危酌海理與事越風集竅鳴言與行符日久話在雲門幽和換新腔打鼓當陽齊喝彩 膺監寺請

身若蘇蕉髮同衰柳人奮力揚己過弗剖思退檢則撫物外疎欲進求則循省內負不顧無常符到便走豈非爲五濁惡世而生此剛強之叓

形兀枯椿心炎熾火談忠孝於大舜爲未𠌃競勢利在庸夫實不數挺立每爭曹溪之正傳高標欲跨洞山之英武遺玷於師沽名於祖嗚呼儼吏曹竊法以絡天下之貨財焉得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出而萬物覩

聞名慈祥見面嫚侮無端乃發長吁有語不肯輕吐辨覈古今剪除情想稠林杏决大事蕩盡是非城府嫉者多毀者普別處容你不得秖可與文殊堂裏萬菩薩歡則同歡苦則同苦庶幾長年好合火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三

侍者行恂錄

禪人請自贊下

形質未生聖凡誰號爆裂龜文吉凶斯兆臣奉君以忠子順父爲孝聲聲欵人事之非切切開師資之道如天之高如日之照曾知此箇法門雖列祖傳持諸佛說到亦乃紹洞山二十九世雲門淨範爲則之秘要也

空裏摘狂花水中捉漚泡絕非虛妄生涯實是本分艸料金剛劍倒捏橫揮鐵圍山摧鬼落峭量體裁衣相頭賣帽面貌易描眞假難肖若耶溪上秋風高轉使行人悚毛竅

庸常倫偪強漢蹈輕氷臨大戰珠能照乘悉把撒開路可通霄盡將塞斷歸仁之士望影而休負笈之徒聞風而倦縱使巧其機神其算敞其筵豐其宴也只得一半

有知識說禪圓活有宗師行道靈變獨此沒智村夫萬牛拖拽不轉及時而辦竹竿撈水底月痕稱意所需紙撚取石中火焰至勞無功至神莫斷後朝相見閻王毫髮難逃業案

受愚菴師囑踞雲門祖庭烏藤趂顛狗白拂趕蒼蠅毒害傷人非是不知知而故犯慈悲育物非是不曉曉而勿能先賢脩謝後俊無憑若以此作規式唯多錯謬不以此爲準的轉不相應坐看南北競頭爭不自勵倩人輔勉作住持於事無補心心欲與後昆爲型步步欲與前哲繼武廼知滄海浩瀚匪資涓滴增波曾謂泰山崢峋不待一塵崇土願如是弘淡言如是莽鹵或面壁任氷霜或住山冒風雨堪爲道中盟法中主

軀止六尺想逐千途願空橋慢壘而振禮爲憮願高揖讓門而弘道遠乎願執龜毛繩制追風鐵馬願張兔絲網捉乏海玉皂但恐老將至髩將皤力斯匱行斯蕪堪埋泉石蚕爲計何掇鄙庸上畫圖

掽脫達磨鼻孔踏開古佛頂門紅紫紛紜隨眼而過是非錯綜肆口而言未跨船舷底斷其性命已陞堂奧底截其脚跟或謂仇敵或謂至恩塵世茲茲皆罔測從頭分柝在兒孫

謂我是渠遭他惑亂謂渠是我還是欺謾卽我卽渠口中說食終不飽非渠非我身上穿衣方免寒四邊門路皆閙殺一箇問名何處安有處安風靜鶯眠春水嶼夜深月照玉欄干

凝鳳無翅比龍無鱗求今不求古宜假不宜眞不與三賢同軌不與十地爲隣脚根未牢時被仲尼喪家之誚春粱靠穩處拭魯祖面壁之唇夕以自惕日以自珍我昔險成擔版漢勸君莫作守株人

蚩蚩如眠蠶閒閒如立鷺懶示趙州無不作雲門顧千人萬人說不到處說一句天淸地寧千人萬人行不來時行一端神驚鬼仆所以聽於愛憎之途而考其正意如怨如訴如泣如慕

擂行乏普賢之至純垂慈微觀音之懇惻安上無垣坦卑容惠下少顒顒悅色素所愛育者臨事則高螢未受陶鎔者隨緣而湊集善莫稱揚惡不歎惜蓋謂從曠大劫來點牛油燭燒狗糞香修好供養如斯狹路相逢應以寃報寃直報直此段淡情惟自知豈是丹青畫得出

至道昭於目前靈符懸於肘後不彰萬古徽猷惟弄半爿瓦缶人憂慧命有層臺累卵之危自視法門有煉石補天之手曳心量細於芥子緣位輕於弊帚敢開如許大口非酌癡泉定飮狂酒

山崔巍水清淺視青霄瞠白眼不會禪擔片版卽是

渠休更辨擬追思千里遠毅禪人應自勉謀事忠發
言簡心莫欺行莫歼神出沒妙舒卷要久長當含緩
遇蕉菴討甚詧形相忘道斯顯洞上宗此蕃衍
撫人不苟而恩孰可銜立身無私而事多脫紐和合
則水乳之盟毋違則嫌謗之首蓋滔滔世波惟諲諲
自守恐如此差異匪才欲望其道之大德之行物之
親位之久雖為勞神辨志終是虛文掣肘
時常喝散流雲跡夜深喚出扶桑日花落嵓前鳥不
銜勞倦則眠饑卽食唯要識範為則歷法中罪魁世
上惡賊

堂堂幻軀明明夢宅結習紛綸津心荒逸深衷久佇
可疏萬派壅河時執難齊強逐四衢長陌是欲秉智
炬破暗室櫂慧舟拯淪溺信之若人妄想無益
無王立珠輝之行尠文經武緯之才師吼謬推於法
席驚時徒擊於狂雷觀機逗教潑水撒灰箇箇怨入
骨矣人人語歎奇哉因長想拽孤筇穿草屨春風秋
月南嶽天台
芻狗司夜木雞報曉蚯蚓唱歌蝦蟇談道何者頑皮
虛遊世表有佛無佛不許人住卽心非心莫與我擾
謂救病調劑無靈謂賑饑說食不飽或問向上全提

酬對於中滾草三片四片白雲一聲兩聲黃鳥
疏雜岫之脈以暢懷決洞水之流以盈壑非無願也
銷近時之娟嫉以協恭振古世之熙皞以和衷非無
心也弘祖道於雍雍大師門於濟濟非無志也育英
才而誘成業斲美材以賚股肱非無意也其如風靡
人諳所以心灰意冷故世之謚吾曰椎魯朴鈍獃老
凝子為實錄也
形容憔悴志氣灰頹不是鉢中少飯亦非竈裏無柴
枉披先佛田衣乏弘濟之功業忝為雲門苗裔成凶
暴之厥胎仰而戴天俛而履地負罪深矣寧不惡然

慚愕然畏之哉
石巖峯爭嵩少之雄大而獅子象王小而蜎蜚蝡動
皆所出也鑑湖水翻曹溪之浪巨而蛟龍黿鼉細而
魚鰕蚌蜆盡從育焉極聖凡而普攝亘古今而不遷
可怪吳下阿蒙心戚戚口喃喃謂祖庭寥落法道仆
顛無力揮戈回白日長思春水伴鷗眠
法中僭稱法王人中妄號人傑開少恤多緣寡謀拙
傷時嗔毒縱行逃俗麤言橫說然則與世不殊類庸
無別何故聞見驚異畏之如蝎
指爪務破虛空脚尖趯翻大地逃蹤匿影無能降禍

生災罔喩針枯骨作龍吟吹布毛爲法施三世如來授職提綈歷代祖師分司墻厠獨許侍者參得禪日與麤拳長罵詈

是眞是假非威非慈未知往行前言而欲砥澆息諍不識典章制度嘗思救獘匡時武席天幕地搓繩縛野鬼忒逞歡適性嚼飯餧嬰兒以此行止焉得法侶明賢傾服齊之禮豕心猒面洗矯抗之姿所以聞而多惑見者生疑

氣等惡神骨非彥聖視職以耳匪納忠言聽司以目不遠諂佞觀其語默皆爲顚狂失心撥其本跡俱乃

驚怖殞命旣自墮落深坑誘人墜入險穽墮禪德至孝頗軼羣何復隨流事梟獍

托跡幻場實隙駒難駐蹈時應物同繫鳥暫留三令五申濫厠雲門之化統一呼百諾孰窺悟本之家猷祇可喫飽飯上高樓倦來欲睡摸箇枕頭若問向上的事休休休

憑累茲茲過時默默事上無畏敬之條撫下少楷訓之則誓危墊而力援笑蜉蝣以舞鶯竊服濫吹盜名背實其猶沿山野梨編籬栒櫹縱爾取之嗜之敢保一場酸澀

敎海未游禪河妄櫂外德不圓內行匪峭取之于心千牢萬穩卽之於事七顚八倒忘恩忘義不悌不孝曹洞生此杜蠻雲門有是惡少自將罪欵供呈免得閻羅考校

祖道不憂脣牙似鐵終日偸安謂爲人切過石虎過虹橋策木馬追電轍六塵交輥猶言提向上之綱八苦循環強辨是隨緣之訣獅子哳野干鳴有所談無畏說歇歇會知巧未能勝拙

胸襟愈冷話柄轉長難於語默聽於閒忪非絕塵之駿逸徒蹴蹤於康莊等其橫豎和泥合水極其小大

刓圓爲方是所以時慚而刻愧者於法自在我爲法王

無牙老虎洩香陳麝見面則怡聞名若怕旣忘饑餒寧舍晝夜恬惔守中平等御下事涉玲瓏語絕縫罅臨功不宰遇過惟赦喫浙江米還廬陵價眼前受寃日後痛罵我是無嗔汝莫生訝

至性不存侮慢作俑壞先佛化門伐空王古塚諮臨濟是忤逆班頭揭洞山爲少林傲種毀不爲忡贊不爲寵者等漢應埋於千丈深坑其必待以自盡何復染貌圖形許伊在萬物熙然之世攪得山搖地動

漏瓢取水潑野火蘸唾粘塵築墻堵長年疎散沒遮攔只說家風跨前古呵呵呵甘草甜黃連苦怨兮慕兮兩俱忘白雲影裏青山朶

開大口喫死飯耕空言何利益濟世匪才守土非職總忘法道替隆不管祖庭得失謝遥羨於熊蹯受餘彭于雞肋若將撐無底船迎萬人敵汝應當自展神通莫被者癡獃所惑

渠即是我繩上添蛇我不是渠波外求水從古天覆地擎如今晝行夜止一〻朝聒譟踏殺木伞兒六八尸悄然放出紙鷂子孰辨端倪誰定的旨且喚作蕉菴禿

丁人面桃花略相似

幼知向方長無成業心違重愛虛擲寸陰足蹈空門累增烝劫維世道無一簣之功爲己躬羸牛頭之雪晴適間鷗春翻夢蝶信若不行莫如弗說

瞥喜瞥嗔炎天飛雹或語或默寒谷奔雷笑釋迦是已灰之木謂彌勒乃未燒之坏咄你有甚長處漁唱蘆灣秋雁來

妙境在眼非見佳音屬耳無聞每從北山下雨長向南山起雲搜盡碓坊獘病埽除玉筍功勳三尺遊絲强石女織成蜀錦一枝蒿矢遣土兵射退秦軍總道伎倆止此其如勝負難分便恁麼去驢叢驢隊馬愛馬羣

此漢本無根基焉可形容比賽既落夢幻戲場妍醜摶量何礙行藏淡漠儼同燕子低飛膽氣粗豪不異屠兒魁獪莫教理白分清自見時和道泰懷中若更有疑問取東村王大

譬石非堅喻緜非軟比水非清例火非煖拾此四條活路若道如何舒卷千般委曲周旋猶謂賢愚不辨德大則怡福微斯赧所以長合掌低頭細把髭鬚來撚

說頭忘尾指西遺東閉門救火穴土出空尊貴位中不肯住鬧閙市叢裏懶與曲躬一箇泥丸要打盡蜚天俊鳥牛邊破網欲兜盡過樹猛風喚犬吠驢鳴桃紅柳綠總是佛法大意恐如此杜撰行事不惟勞而無益溪歎迂人敗乃公

六道郵吏三界俻民未完宿債莫問艱辛撐祖父門庭少止沸殄魔之威德爲人天眼目無大權化物之慈仁欲描我拙傳我真則增汝累塞如律後來懸挂重思想擣碎燒灰任爾俛

生松陵不識吳地鄉談住雲門不諳越山風景死猫

見當街賣破草鞋頭上頂有時髮長髮短不異摸魚
李四翁有時辣手麤拳究同剝狗張三省欲思道之
維時德之伏懺衆之森嚴禮之齊整待到驢年寐語
未醒

笠澤湖一吸吸乾玉笥山一踏踏倒爲憐無地可埋
藏特來貪聖尋煩惱貶虛空不大褒微塵不小接絕
羣之駿啞把面皮翻轉見沒尾之狐惟將牙齒緊齩
摘瑕多懷惠少錯思量欠老到有充饑渴望纖毫傾
出明珠一栲栳

心麤顢田舍翁氣浮同市井客死句活句罔辨根元

全提半提焉知準則四海禪流不謬參尋脚未跨門
咸遭誑惑道眞不眞是卽非卽舉世無人識得渠少
室老胡空覷壁

山靜春和白晝長綠陰獨坐細思量石頭路上風猶
古祖父園中艸欲荒利己勤心非勇銳爲人氣力少
強梁化門雖啓衞甘露家法嚴明可不妨

拙于機籌隘于見量無解黏去縛之功能有喪本失
眞之狂妄娓娓誘其後昆紛紛獎其宗尚分明是諸
方譽人如何爲一代郢匠相逢狹路不相饒惡名萬
古垂霄壤

青山層層白雲片片地厚天高晝明夜暗有形有相
一筆可描無影無踪千眼難見若還格外丈夫決不
看他紫面驍果敗秦元首隆漢

開眼見明閉眼見暗公案千差吾道一貫若恁麼解
會淚窖埋人不恁麼商量瞞沙落雁恁麼不恁麼二
邊俱截斷平懷亦剷除且如何批判玉鷺低翔夜月
高金烏飛入上林苑

棄實求名離形索影思慮未周恥辱已等住持缺三
種力千聖莫能扶操道存一點私萬夫推不醒何似
幻住浮踪朱涇泛艇相呼相諾日悠悠我育只嫌你

不育

無親無疎不嗔不喜變化俄生惡毒無比情識路禁
止不通聰明資刮削到底悟佛知見總謂假名荷負
宗乘皆爲剩語苟以爲傳曹溪藥嶠之命燈而號雲
門治化之孫子恐其非也乃爲起禍生災十字街頭
白晝攫金之活賊庶不謬矣

睒比珍奇貴踰土塊與人斷盡命根自未洞明心地
如來無禪祖師無意月西俱西日麗則麗隨病受藥
之權循器定空之喻試問英賢會也不會要期妙超
博風切莫瞎驢趁隊

有賣油老子之骯髒無射虎將軍之銛鋒都謂作唱道知識孰料是亂世元兇路逢王彥博決不肯相容耍問西來旨訣燒香作禮至恭笑殺嵩山缺齒翁

絕町畦離背面聽不聞覷不見心怨則推瞿曇入火坑情怡則扶胡孫上金殿論罰無鄭聲之淫據賞有周雅之亂明眼高流如何定案呵呵吾無諂曲此道一貫

媢畜緣一味蕭條提正令十分雄壯籌室充緜人所欣門庭巧設我多讓旣總不相當別有何醞釀懶施臨濟喝慵捏德山棒愛搖木鐸紫陌風塵喜放輕舠

白蘋煙浪寥寥莫謂無知音華亭尊宿普化和尚

紛拏同野馬奮躑類猿狙未識胡達磨之道罔讀孔仲尼之書力不費而毀六羣墻塹口不言而換七衆門閭惟難測者眉毛剪剪最易明者心境如如一片閒情無處著高山來釣放生魚

衡石定輕重古鏡分姸醜一法若參差萬物失綱紐惟此生白強長年顛倒走磙須彌爲微塵喚驢脚作佛手縱使虛空消殞時無底合盤傳不朽聖莫能識汝會知否咄

通身是眼見猶難通身是口讚不及丹青絕不假思惟凋筷短長齊畫出逞公子風流費老婆脣舌鍈枷纔脫秀州糞器重擔越國眞與不眞識與不識看鷺水邊飛得來花底立

絲絲纏纏鄙鄙啇啇玩弄三毒蛇窩藏六門賊欲動欲靜似雷奔或散或聚如電掣帶累祖父狼藉本分家私殃害兒孫攪亂現成途轍有問者漢實情未到中年齒缺大嚼虛空嘔出些炎天飛作千嵓雪

鬭並木雞鳴非金鳳縛鬼莖繩出爐鞴變不能機外轉機惟向夢中說夢丹桂從雲門而飄馥浮譽空馳白手撐石繳以垂陰虛名幻動未曾正眼視人敢望

佳肴進貢負糞蜣蜋無厭情怒罵家風壞曹洞

砂鍋煮飯木杓舀泉饑食渴飲兀坐橫眠深山有如是寬舒鑽頭無縫罅鬧籃有如是逼窄插足甚蹁躚不是自己顛倒亦非別人抽牽浪蕩野牛償宿債落花風雨總相便

尋油沙裏聽水爐中硃砂畫月度尺量空方且爭步趨於奇詭堅好惡於異同心則洞明無方恢廓家業義雖激切弗能延攬英雄眼突穴頭拳鬆可溫可厲作啞作聾拍檀板歌雪曲日出西方夜落東

向上事二二聽絕聞格外機五眼莫睹參遍世間知識

靡不指東話西多見天下英靈盡是釘樁搖櫓因此于秀州路怨氣直冲在石徽峰惡聲亂吐出師門嫚罵師踞祖室反蔑祖祇望山水裏稱其豪雄漁樵中肆其威武誰想不義丹青將面貌短長畫出無處藏無處躲

說行不行欲止不止無一法與人唯杜撰作主雲門乾矢橛畢竟非伊精沙白鷺鷥完全是你鞭鐵牛耕空劫田園牽石虎入長安鬧市心兮日勞功兮日弛開眼明明落陷阬千手大悲扶不起鳥窠吹布毛可斷會通妄想龍潭度紙燭即燒德嶠

葛藤何爾休漢一無可憑既荒出世之道竟無涉俗之能利路多方毀而縮手豪門大敞懶以謝躬逢蠢蠢逃生顏溫冬旭見稜稜英士氣肅寒冰致怨如食中砒鴆貽譏猶席上臭蠅匪求愛不須憎但將埋向糞堆裏到虛空銷殞時緩緩放他出來隨類赴機喫些饅酸冷熱竊敢當仁不讓始謂相應

參數員知識曾經九上三登飽廿載風霜知得眼橫鼻直絕無飾巳體裁非有爲人奇術縱無明焰處處相炎入生死流塵塵混跡冒如是虛名負如是實果巳我心痴而悔恨靡及何有志之士自遠而至忘年

而依種種認之爲模作則

六度非嚴四緣式準未餓而飡不宵而寢時張馬紫或咨向上旨訣惟道罷休日敵驢脣有問格外風規總言不審隘於含容恣於剛很活突眼珠掀昂鼻梳千般醜陋巳生成何必塗赦重抹粉

短髮垂垂癡腸縷縷獨立乾坤不求伴侶弘道則忽慢不勤操志則冥頑無比妄欲徵曹溪文獻而發米顛之狂竊思大雲門譜燈而直明教之矢取悅非鸞鳳和鳴所適唯虎狼行履疾毀愈多咒罵不死聞名巳著乎北燕南越賢禪猶不知而更問其底裏此是

曹洞家裏罪人愚菴室中敗子

惡不足稽美無可播惟喫惟屙隨坐隨臥遠呈蓋世奇珍喝作陳年滯貨喚木童吹雲外之簫要石女拽磎邊之磨問西來意咄咄書空遇脫腔歌欣欣唱和祖父有廣博門風不能徹底施爲偏愛踏月尋秋驚起東村王大所以比較推窮天上天下最沒倆俉者是你第一箇

形爲業繫起滅同漚南柯蟻穴入夢來遊前醜後妍鏡鏡相照者邊那畔法法全周放之山嵩春和而藹置之蕞社秋晚而愁尊貴不處顛倒隨流活計赤貧

無滲漏直為芙蓉大祖二十二葉之孫子亦乃敗雲
門祖胄之魁頭

路窮海角跡徧天涯自知無道可悟即便退步還家
盟心一泓秋水愜意萬樹晴霞謂非法苑辟廖斯言
不謬謂是雲門種草此說無差擬欲居正位顯宗猷
超時調口巴巴欽單絲難繡錦兩鬢慘霜花

盛氣革囊受辛搗曰大旱空雷瑶筵瓦缶好處不見
褒揚惡物惟聞詈毆平地趂狗跳墻懸崖逼人撒手
意悠悠若出谷之雲心落落如斷絲之藕已經萬怨
千憎說甚提衡四生九有此是你自取之禍而不必

滌瑕洗垢

髮有點雪之斑面帯寒霞之色為雲門嫡胤無化行
天下之道稱愚菴真子缺春到人間之德將扶持法
運而氣或自雄欲振祖綱而志與誰匹實愧虛名已
浪傳奚辭再語為憑軾一任諸子持歸和霧懸空堆
塵挂壁有問渠是阿誰秖消道箇不識（語浪知客請）

雲門翼贊三春曹山親依兩夏好語不見褒揚惡棒
無因亂打直鈎終不釣蝦蟇㲲斷情忘真亦假碧公
既自有英聲抑以超逸絕塵何復將陋形濃抹淡寫
別有高標繼祖翁此心非我能知也（碧空監寺請）

眼裏有碧天之空蹤聖階凡級誰分脚下無紅絲之
繫西吳地越山莫問調御龍象其道德全虧勞事巾
瓶而寒暑不愠將北斗換南辰嚴冷顏為慈訓固宜
竺土大仙心密付聯芳待神駿（竺仙宸侍者請）

著著為人不愜人意步步退已靡益已躬有長處者
激以雷電忘恩義者穆以春風般般顛倒種種朦朧
陵滅愚菴家猷語已行徧天下重將渠淡妝濃抹豈
再想門庭熱鬧風從虎雲從龍（靡巳禪人請）

楚山頭越山尾壞衲破瓢衝寒[illegible]暑同住已多時不
容吐一語思歸畫此陋形切莫當陽挂起恐被傍觀

詬罵連你也在裏許（湖廣當陽楚容一禪人請）

非金馬神踪向諸方傲倪衝突無玉堂俊骨與列祖
奪席抗衡傳洞上燈不恢張石頭基業衍雲門派𠀤
藐忽古佛宗猷負須彌莫嫌重肩蠅翼匪為輕擾虛
空尋針縫罅將黑豆換人眼睛般般悖理種種違情
祖父家私俱喪盡敢稱弘道利羣生（配人[illegible]請）

身不能青雲嬌嬌口不能白雪霏霏勞寸心夙夜不
寐懷先哲與道自違既已隨羣而逐隊敢言今是而
昨非非布毛吹起成何事流落人間徧地飛（雪義侍者請）

性直謂剛很情和嫌柔軟好惡既由人是非不須辨

無鹽無醬我惟薄福住雲門任怨任勞汝亦悔氣來
合伴已欣青松亭亭白雲冉冉山高日出絕囂而絕
塵草合爲菴自居亦自勉庶幾云清不加激濁不能
染出菴副寺侍側
高兮不扳低兮匪卽祖意教意有口說不來好言惡
言有耳聽不入技淺涉而愧心擔重負而慚德白雲
堆裏廬問懶殘黃菊籬邊句吟彭澤蓮社檢點自生
平定應笑我無出息蓮生供禪人請
要說禪禪不會參欲行道道不會悟屬耳默是非之
聲舉足亂聖賢之步猜疑者謗詈橫生深信者稚愛

相顧被人逼到五山生平醜拙俱露因道詛謗然者
穆穆來蜂致我頻過坐談其故實意全機向上觸一
笻天外無回互聖機侍者請
癡頑署號進休成名從曹山而至五山脚跟不穩欲
省事而轉多事懊惱徒增琅玕下等人不來舉步過
環碧坐談喫茗長嘯一聲遂喚曰瓚林瓚林爸自保
護不待三十年後此話大行瓚林侍者請
氣硬心高眼深鼻大道德總荒無言行豈相顧問家
常緩急半合半開論古平安危不隱不露我爾皆苦
辛好惡免告辭旣同業報自難逃要敲陳薑呷酸酢

春露印副寺請
髮稠霜莖形同孤鶩操道苾苾隨時碌碌資聖雲門
八九載虛擔爲法之名福城天華六七年實負代庖
之恧愚多者盡作寃讐情忘者皆成骨肉遥羨懶殘
煨芋香徘徊月下清吟獨者般愚鈍漢合向白雲深
處埋如何謬傳洞上之宗而竊位五山妄稱尊宿存於
東谷
栽田博飯曹山平陸靈室蜃樓幻居夢宿陵滅面壁
宗風倒置愚菴機軸我在雲門萬事艱汝現大悲千
手目頭也正尾也正何須格外覓知音愚于斯怨于

斯伊蘭秀茝同芬馥莫問心燈是幾多花前一笑堪
相續
矢直爲懷太虛比量以之事師求友必敬必誠以之
律巳誨徒不欺不誑師則深信無疑友則憎嫌匪諒
思法門振綱肅紀有志無能痛倫理反古異常識時
都讓酒顚發于曹山氣分絕于龍象因茲鷺浦趂晴
鷗灘放浪坐聽流言過耳邊醜陋端嚴皆幻妄
松陵棄親苕溪薙染煙水浪遊光陰荏苒悟本燈傳
愚菴緒纘法會數陳名實一欵責徇懸夆虛空釘扁
跂古德慙姚今道赧定力輕微業風旋轉舌上苔生

岳邊霜檖箇點平生彌天過犯
年未半百髮白齒搖身似野鷗心灰意冷是盧陵後
裔不能大盧陵之門戶爲愚菴先鋒無力莫愚菴之
彛鼎羅張旂㦸擬昂下秋猶以短綆而汲深井箇點
生平惟多慚恥密意明明在汝邊空自愛空自警
天有時而寧地有時而息此漢何落落論年無定跡
謂欲陶聖鑄凡不願得寸爲尺生平志趣惟任直鈎
幻影隨身忽南轉北智明禪者以我歷盡艱辛將辦
巳躬倩人繪斯陋質眞與不眞總挂東壁有問題言
在幾時正是戊申元旦日

設有機軸行無準繩燕然時不入那伽大定揮霍處
非圖熱鬧門庭逼五障人疾得成佛勤千里驥未許
奔騰一般淡漠別開蹊路三間茆屋堪大祖燈其不
欺心故無罪過以質直性致有嫌憎扶何法運祉甚
葛藤數峰明月夜當年輸與山僧總不能
滿面愁半頭雪謂行道徒苦辛欲爲人空嘔血天不
高地不厚誑惑後賢風可繫海可乾平欺先哲非怨
逢五濁惡世而歎正法陵遲秖惱不義之丹青將醜
陋形容畫出而與天下英彥爭衡使我無由分說
山斯明水斯瀏松可盟石可友欲隱遯少羚羊挂角

之緣謂利生無老虎攫人之手雖云有語向誰傾只
好攢眉而低首西泠路甚寂寥新豐吟孰勦口痛哭
法門種種情谷鳴親近還知否
東馳西逐月移雲駛撫訓徒子而徒子視爲寇讐周
旋同儔而同儔恨入骨髓有時縮在三家村裏指摘
紛紜有時放在十字街頭猜疑並起至親骨肉尚如
此陌路人那有好顏待你月倚禪人請
出言不會委曲開口撞倒泰山煩惱路邊栽三毒荊
棘無明塲上放一味癡頑若將打殺了狗也不要喫
說甚人天罔測佛祖難攀三山禪人請

心巳灰寒形漸衰老夜嫌睡遲朝怕起早鬬劣不鬬
勝傚殺古人貪懶復貪閒豈知祖道千斤擔子閣誰
肩堂前日見生青草古堂禪人請
饑怨飯遲卧嫌夜迫虛妄之媒散亂之賊居靜室春
去秋來住叢林有名無實或者道如行空之月處處
分煇擬盤之珠塵塵絕跡也是念佛一聲漱口三日
日輝禪人請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四

侍者智忍錄

佛祖源流頌上

始祖釋迦牟尼佛姓剎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周昭王甲寅四月八日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目顧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十九歲踰城住雪山六年十二月八日覩明星悟道說法四十九年後以拈花示衆惟迦葉微笑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敎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汝當護持傳化無令斷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降生日語太直天上天下無等匹黃屋青宮那肎住雪嶺高寒何怨恩忽見明星失眼睛皇皇七七無尋處生平心事剎塵中能得知音理絲桐我適拈花飲光一笑已揚家醜累兒孫敢謂法門稱微妙

第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出家修杜多行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焉一日因阿難問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祖召阿難阿難應諾祖曰倒却門前剎竿著自念衰老欲入定於雞足山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付法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祖印首佩夙興夜寐行篤杜多於古尤愧更問別傳倒却剎竿翼翼濟濟流化五天君不見雞足山頭一盌燈四照毫光日月恆

二祖阿難尊者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於恆河中流將入寂滅念先所度脫五百弟子悉皆來集中有弟子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祖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付我我今將滅用傳

於汝當聽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復以正法眼屬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佛有記汝當罽賓敷宣大法言已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各造塔而供養

智海深無底我是如來弟負重長相思轉託須同體殃及故無窮有口不輕啓憶子子應知諒我我無私疇恩時一歌一舞何差池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姓毘舍多摩突羅國人在胎六年而生出家證道化緣既久思付正法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祖因問曰汝年幾耶曰我年十

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性非十七祖知是法器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髮自可白心不白半夜縱身看日出身是十七性非十七俊鶻梢空肖翹罔測言有多少道無古今六載孃胎中毒洟不識時人知不知威音那畔即如斯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姓首陀十七出家二十證果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

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香衆禮祖求出家祖曰汝身出家心出家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祖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常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因爲剃度受具名提多迦且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付法偈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化度最繁籌滿室龍象奔騰非一一東君受容不
告疲金樽酌醴成相知金刀繞斷青絲髻聖種將隆烏容辭汝面前無我我面前無汝拍拍高山與流水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初名香衆生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遇毱多傳法後行化中印度彼有僊名彌遮迦耆與祖同生梵天遮迦遇阿私陀僊授僊法祖則修習禪那報分六劫以夙緣故捨邪歸正率衆求解脫祖即度之其衆亦俱發心出家祖以正法付之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金日流光照一切信是至人以出世長安古路直如弦何謂同參南北天緉想舊時言固在脫白彬彬形不改奪得錦標氣自若要月攜樽花下酌大僊心心已了一曲高歌歸去好

六祖彌遮迦尊者旣得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於闍閩間遇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
非我彼即置器禮祖自稱名婆須密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授具付法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法受也累將始沽酒人逢鬧市曰往曰來労寸心
觸淨交鋒難為音莫言雲漢冥鴻杳天竺淸風冠
古今西東競者芳烈存也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
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遇遮迦受法行化至壑
羅國有智者佛陀難提索祖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
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祖義勝心
欽服願求道霑甘露祖付法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
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里閈吟嘯陽春古調人皆謂狂我夢斯覺殺人活
人不用刀舌上龍泉利吹毛虛空背上横身臥看
雲眼睛方始高擷蓼花釀蜜果食以甘啖以苦無
一可不可
八祖佛䭾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適提伽國
舍羅長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知有至人長者
作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
伏䭾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
所說眞我弟子伏䭾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
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

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
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
與非離伏䭾聞偈便行七步投佛出家付法偈曰虛
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
秊貌非稚小為法不惜老風塵漠漠提伽走驚動
金毛獅子㖃試看誰續牟尼後口不語足不履五
十秊昂昂默默箇猷子
九祖伏䭾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受囑已至
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攜一子以處胎六十秊因名難
生禮祖曰曾有一僊謂此兒骨相非常當為法器今

命出家祖與剃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舍利現
前自此精進忘疲祖付法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
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
中印度香蓋高風眞可慕有兒難生堪作務憶秊
子尚有記骨相非常眞法器克紹家猷謂有人蹈
飜大地無纖塵君不見靈峰四十九秊未曾說著
一字
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投九祖執侍左右脇不至席
因號焉至華氏國憩一樹下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
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

往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乃付法焉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實法無行亦無止

欲明大事餘不顧一任春光換幾度精進幢高不可攀六師怖走無門各樹下相逢話一片借手行拳自慣便延睇長林心且勞秋葉紛紛落亭院諸佛既非是何以夢破玉人而不洗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得法已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作禮而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

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曰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卻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祖因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欲識佛是不識者萬頃波濤舌上瀉鋸義木義渉間闊一篇無韻詩綠寫向上事非難易見谿羣疑一二三四

十二祖馬鳴尊者波羅奈國人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亦名功勝受法已於華氏國宣化忽有魔來與祖較力即震伏之魔遂現形懺悔祖問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眷屬三千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常知祖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聞已遂發信心祖付法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

力回天轉地轂魔焰銷祖燈續千門萬戶春風吹此心可以報先師先師知寬懷抱一花榮千枝好性海汝還化得無拾取流雲上畫圖爭得似移家

住在海門東三更先看日頭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入西印度北山之中山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祖訪之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我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〱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我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爲剃度而付法偈曰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

山南山北取次行有大樹王來前迎誰堪龍蟒人

濱處秪望賢者繼眞乘心頭事以滅面上火以熱
隱顯法旣傳苧檐坐秋月回頭試問馬鳴老大鵬
豈走尋常
十四祖龍樹尊者旺化南印度彼國人多信福業祖
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
能覩之時有迦那提婆來謁將及門祖先遣侍者以
滿鉢水置於座前提婆見之卽以一鍼投之而進祖
後造智度等論垂世以法眼付提婆偈曰爲明隱顯
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
福海洪濱慢山聳峭佛性杳疑廣狹焉到明蟾影

裏聽追風神駿原非凡格調鍼芥投水乳合天下
紛紛徒謊謂胡家曲子琴無絃白雪聲高徧塵剎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姓毘舍羅得法
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名梵摩淨德園樹生耳如
菌味甚美與子羅睺羅多取食經八十年蓋昔供養
一比丘以道眼不明虛霑信施今爲樹菌以酬報祖
爲說其因緣長者嘆服以其子羅睺羅多隨祖出家
祖曰昔如來有記第二五百年此子當爲大教主郞
與剃度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祖乃執長
幡入彼衆中彼問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

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
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彼曰汝不合得
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旣不得云何言得
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
旣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衆
夙聞祖名咸悔過歸伏祖隨告羅睺羅多而付法眼
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
無始
彼有良賤心我無前後步一旦絕干戈枯瘁灑甘
露園中菌子不生時此回入室可勿疑林有陰樹

有葉行路人不苦熱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行化至室羅筏
城有河名金水寶莊嚴王之子號僧伽難提者居河
之源安坐入定祖須徒泝流而上伺之三七日難提
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祖曰
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
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
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
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
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

然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隆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言已即以大法囑付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浠河源聖者出何定起三七日金井滔滔論不窮風動落花紅滿室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孫陽若不逢孰能御良馬豈不見一光照弟所詠或不知有禪史天長地久無終始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子也行化摩提國歷山谷間至一峰下時山舍有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其父令隨祖出家祖為名伽耶舍多後復因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我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花果亦復爾

棄王宮若弊屣十年燕坐深山裏水入水空合空法乳未酬心忡忡適摩提始行化百歲童出茅舍掣電機不少借風吹殿角鈴重來布葛藤大圓鏡本絕瑕翳佛祖開名安何處花芳春苑果熟秋枝

繼我道者非子而誰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經大月氏國鳩摩羅多之舍祖將入羅多問曰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羅多一聞佛號心神悚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已遂發宿智祖以付法眼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

荷負大事金甌自視小試輕售非我所志道路悠悠秋復春飫飽風煙誰苦辛一鬪如來種心神甚驚恐轉身閉卻門丈夫亦剛勇室內對人夢中語

不想隣家聽有耳得意失意何疑哉報讐報恩皆在此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適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仁夭纍壽逆吉義凶之故祖答以善惡有三時報夜多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聞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淸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夜多須旨卽發宿慧祖爲剃染而告之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

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

紹祖位肎躭名與利爲道惜不愁天地窄綠水迢迢靑山宛宛吾來豈是誇遊衍相逢奇男子卪號闍夜多幽懷舒以暢大夢醒南柯眼上眉橫如舊日渙夜不須良久立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至羅閱城敷揚頓敎彼有學者惟尚辨論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淸淨無爲爲衆所歸祖欲度之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

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顚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祖告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遂付法眼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稅駕羅閱城法雨滂沱頑未得者得未聞者聞三艸二木俱欣欣示苦行出谿徑言下無生彈指證君不見時鳥候蟲繁音成陣神駿追風千里一瞬

二十一祖婆修槃頭尊者羅閱城人行化至那提國王常自在問曰羅閱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卽王之次子摩拏羅乃其一吾雖德薄敢當其一時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遂命之拏羅出城向象大喝城爲震動象皆顚仆馳散於是王大驚信命拏羅投祖出家祖授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君王問土風山僧說眞實三佛出與汝未知二師

化導我當一而子英明世無樣震威喝下馴狂象繡幕錦幃非所留秖願心燈亘古亮心燈續光四

燭同唱鄉歌品絲竹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常自在王之子也弘化月氏國有鶴勒那堪爲法器躬往化之迎祖而問曰我谷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五劫中爲比丘赴龍宮會諸弟子欲隨汝觀衆中無堪任供養者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會同赴坐是濫食報爲羽族以故至今相隨遂問祖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

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付法偈曰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劫外眞丹傳已久偎子不逢頻搔首羽客聯翩來白雲者番出脫陳窠曰當年同赴龍王燕今日追隨不勝眷肘後既將組綬懸拔生敢說有疲猒尊貴以謨苦滿庭除生平以符雪飛紅爐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中印度師子比丘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若有用心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已即入佛慧祖告曰我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說付法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乃密示嬰難之由而歸

主伴參隨若形與影詰其根元始發深省寒暑於日馳艱心故勿辭問爲誰家事中印師子見師子見既相値荒草裏全身入連忙斬斷葛藤已是參天荊棘的的意莫輕玩五十年請再看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中印度人求法嗣於罽賓國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

今二十年終未能舒祖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長者令之出家以前緣故復名婆舍斯多祖即告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付囑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生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復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斯多受敎乃抵南天

靈符肘懸勿妄宣傳悠悠適廣莫四望無火煌頻憶寧馨不可得入眼憂虞常惻惻有子持珠曾不露一逢知己便親付珥兮貴兮不知價古兮今兮

光照夜承前謝鶴師勁後賴婆舍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受師子祖囑獨邁南天晉隱山谷天德王迎供王有二子長曰德勝次曰不如密多不如密多和柔德勝凶暴及即位惑外道說欲抑祖密多諫德勝囚之乃詰祖曰師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尊者先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禮祖立出密多密多遂求祖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生即度出家侍祖六年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

欽師臨難不苟免緊我嚴詮脈可衍譊音嫉韻動黃扉金襴火試爾光輝魔外風波有銷歇慧日明明無圓缺求賢既得賢祖胤以綿綿爲愶下秋抱淡耿盤桓敢說桂花冷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之王子也行化至東印度王堅固敬信於祖祖曰王國有聖當繼我法時國中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稱瓔珞人遂呼爲瓔珞童子匄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祖與王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曰我於往劫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祖即以昔因乃名般若多羅付法眼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天路長規步詳矯逸翅摩穹蒼那氣從玆短正法於是昌豐城吐耀有神物不遇張華那能識無頭無尾錯流傳盡大地人俱受屈屈不受何處走玉蝶火中飛金牛雲外吼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因南印度香至王供以寶珠祖即取試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二王子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第三王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明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

亦然祖嘆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
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
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
物中法性最大祖時知是法器默而混之香至歿世
遂依祖出家祖以其通達大法乃名菩提達摩而告
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
我今囑汝聽我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
菩提圓花開世界起

　混世無知名負重賴有盟香至示誠以珠獻直為
　照世踰長庚般若富千官故多克家子東西留清

　輝雅志無彼此千聖不能傳一句在汝邊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大師南天竺國香至王之子受
般若多羅囑識行化時至觀此土有大乘器遂泛重
溟三周寒暑於梁普通七年庚子達南海廣州刺史
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至金陵帝問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
機不契遂渡江北至少林面壁而坐人莫之測慧可
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
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
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可悟入越九年
命門人曰汝等各言所得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
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我皮尼總持
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
曰汝得我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
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我骨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
立祖曰汝得我髓遂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
葉尊者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
授袈裟以表信付法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馳遠涉寒暑抵震旦見君王不相契便過江少

　室風坐九年神光一臂擎青天齒缺語不諳整理
　　舊皮鞵好循來者路可明去矣懷

二十九祖大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從初祖得
法徧求法嗣三祖為居士時年踰四十不言名氏禮
祖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
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
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
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
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
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遂為剃髮名曰僧璨付法

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

胸中廣博如淵海筆上開花生五彩覓心無得始安心勤苦多聞乃自悔窮罪性無所定伽陀藥匪治病草頭方恰對證居士好落髮應該蚤璀璨琳球姿實是吾家寶辨和事射工利翟邑侯何意恩君不見唱罷生平快活歌長安風月還如舊

三十祖鑒智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從二祖得法隱皖公山溪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有道信沙彌年始十四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

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屢試玄微知其緣熟乃付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

皖公峣巇誠不惡遯世無憂然自諾利生標致钁頭邊肯爲短販入城郭將求正器無乃遲氣同鴻鵠有沙彌時哲紛紛盡棋局孰堪向上行風俗司空山綽有餘閑白雲流水非人間

三十一祖大醫道信大師姓司馬氏受法已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後住蘄春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曰姓空故無祖默識是法器即遣侍者從其母乞出家後付法偈曰花種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無人縛當年不道酬機錯有累受今日纔知事契肘破頭山峭黃梅路浩龍象望崖不敢登小兒饒舌非常調我不知識不知賢但聽夜半日高奏管絃御路飛聲徹九天

三十二祖大滿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前身爲栽松

道者轉遇四祖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六祖時爲居士姓盧名慧能聞讀金剛經有省自新州來參祖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者獦獠性太利著槽廠去盧便禮拜入碓坊經八月祖一日令衆述偈意符則授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於廊壁書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見知秀所作乃讚歎曰後人依此修行亦

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聞之至夜倩人於秀偈側亦書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見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盧卽三鼓入室祖密付衣法囑善保護無令斷絕付法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旣無種無性亦無生

山上種松竹水邊求託宿致使周家渾不睦將知秘密不可傳惟奏無絃琴一曲續續彈切切思如激碓坊舂米志似說威音那畔事無姓兒老樵夫

兩心相對意相符不識衆人還知無

三十三祖大鑑惠能大師嶺南姓盧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而感悟後謁黃梅佩其法印弘化曹溪因青原思來參問曰當何所務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祖爲衆說付法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一根性太利糟厰安置片語倩人題壁上攸行攸止情何狀米白尚未篩皓月在丹墀胡笳忽吹動問艇長江湄曹溪有路只管去波飜浪倒不須慮幽暗途䨼清旭枯槁林法雨沐相思歌有人續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四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五

侍者智忍錄

佛祖源流頌下

三十四祖青原弘濟行思禪師吉州安城劉氏子得法於曹溪石頭遷來參師問曰子何方來曰曹溪來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又問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我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麐足矣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懶坐琉璃殿肯復落階漸不挂夜明簾孰敢來相見追風直向曹溪入法戰開疆推第一歸心尋到曹溪潛吾道太行青原山俎豆森嚴承少室胄胤棋布聯星班石頭路無迂曲有所思將安屬衆角多一麐足

青原第二世南嶽石頭無際希遷禪師端州高安陳氏子謁青原得法後住南嶽之石頭菴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為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誰儼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儼罔措後參馬祖於言下契悟遂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師問曰汝在者裏作麼曰一物不為師曰恁麼則閒坐也曰若閒坐則有為也師曰汝道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師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未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然燈既無授能仁豈得受嵩庭分皮髓在自揚家醜疇昔知交稱無恙豪華意氣不相讓相見開襟說往季不覺身遊在蓬閬天皇以無恡饋餅有崇

信藥嶠以剛正芳烈有曇晟石頭路滑還知麼石女臨風為爾歌

青原第三世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絳州姓韓雲巖侍立次師指案山上枯榮二樹問曰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又問道吾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又一日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腳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

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休去臨順世叫曰法
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
遂告寂
　桂郁石頭皆天香馬祖室清醑傾杯秋月高酣歌
一曲太平客好花石上栽寒冰火裏結自得展生
平難與時流說君不見蚊子上鐵牛夜半玉人獨
倚樓欲語不語兮其意悠悠
青原第四世潭州雲巖無住曇晟禪師鍾陵建昌人
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
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向甚麼處著山無語

師曰乞眼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喝出於無情說法
言下有省欲辭去臨行問曰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
得眞否如何抵對師曰秖者是山良久師曰价闍黎
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山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
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
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
契如如
　久事雄峰一身俗氣俄登藥山風搏妙翅懷中有
寶鏡蚩尤無遯徑生平自負伯牙徽天下苾苾和
者稀冇堵斯作之子於垣維日維月維芷維蘭

青原第五世瑞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因雲巖
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
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
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卻與雲巖設齋
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秖重他不爲我說破曰
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
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雲居
侍立次師問汝名甚麼曰道膺師曰向上更道曰向
上卽不名道膺師曰與老僧秖對道吾底語一般又
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曰始成孝養自爾

許爲室中領袖
　始登南泉堂玉蹄試踏碎氷霜戴訶潙山室逸駿
驕嘶芳艸碧無情說法將焉剖洗心還向雲巖走
流水潺湲邈得眞正偏宛轉環樞紐半肯半不肯
寄語人不知雖爲至尊美終以負先師新豐闢野
土家猷衍千古禁殿鎖青苔當途嘯石虎
青原第六世洪州弘覺道膺禪師隨洞山渡水次山
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溼山曰麤人師曰請師道山曰
不乾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
挂師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上堂如人

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秖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曰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

從上克家非一定五逆心閑提性垂竿古岸自東西萬頃蘆花類不齊一諾重千金賤琉璃殿上行故人情不見挂角羚羊無氣息獵犬尋蹤徒費力豈不知劫外橫身吹玉笛六六元來三十六

青原第七世洪州鳳棲山同安道丕禪師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旋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劒僧擬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未有對者志首座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師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佳人醉朱顏酡激郢調唱吳歌龍虎風雲在此日瑤臺竹榭花狼藉甲胄未施露賊身樵父徒誇書劒客多子塔邊五乳峰前鄉談滿口示彼別傳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青原第八世洪州同安志禪師僧參問一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逃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乖

黃閣簾前月當午太平一曲千官舞今時何時願不違驢漢原來白額虎向上酬機屈已躬偏處逢渠渠不逢夜半御街騎玉馬金鞭指顧皆春風

青原第九世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又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朗月當空室中暗坐將滅示偈曰

紅焰藏我身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逸全眞

我家風絕偏正木童呼石女應鈍鳥怨松高逸鮮嫌水急此意無覆藏孰能說得出便恁麼去也一二三四五甘艸性本甜黃連味元苦

青原第十世郢州太陽警玄禪師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者箇是吳處士畫的師擬進語山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遂作禮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則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

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
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山卽以洞上法印記莂
焉師念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閫脇不至席者八十
年法嗣已十四人恐無可繼其道者遂作偈并皮履
直裰託浮山遠公使爲求法胤後卽投子靑繼其統
偈曰楊廣山頭屮憑君待價焞異苗繇茂處深密固
靈根

負笈到梁山咨詢無相底千山萬水心好傳碑上
語挺身利涉排雲出撒手那邊人不識慧命絲懸
九鼎時亟涕拊膺恆悒悒脇不觸牀足不踰閫八

十春秋克家思忖君不見浮山承旨剔眞燈天長
地久騰靑鷹

靑原第十一世投子義靑禪師稚齡穎異往妙相寺
試經得度棄講肆遊禪席圓鑑令看外道問佛不問
有言不問無言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師
擬對鑑掩其口師卽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
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卻時資侍者在旁曰靑華嚴今
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忉忉我卽便
嘔復經三載鑑時出洞上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
太陽頂相皮履直[illegible]囑曰代我示衆云云風無久滯此

宜善護持遂書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
峰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
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令依圓通秀後初住白雲次
投子而終焉

有妙悟急須吐多士眼中空佛祖入圓通秖瞌睡
不顧堂頭爪牙利握手相歡傀儡場郢陽脈脈引
流長生機一路誰能覿鐵牛對對臨風舞謝白雲
駐投子久謠吟無終始

靑原第十二世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州沂水
人性剛勁孤硬謁投子問曰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

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勅還假
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
意來時早有三十棒也師卽開悟禮拜便行子曰且
來師亦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說
法九會大振洞上之風徽宗崇寧三年有詔住東京
淨因大觀元年冬移住天寧以不受恩牒受罰遣責
明年勅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政和八年五月十
四日無疾而化預書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
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
騰騰任運何拘束

束髮盛年孤硬無敵纔到投子便屈兩郗未發意
　時先喫棒免得草鞋費幾緉家嘗茶飯正堪餐一
　輪秋月梧桐上竊冒寵榮恩固渋我違重誓愧古
　今彼逮遠行無不可塵塵剎剎盡知音芙蓉有菴
　虛空邊岸和尚家風衆人皆見

青原第十三世襄州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和尚
落髮親依久之一日問曰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
青霄請師吹唱芙蓉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師
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蓉曰
無舌童兒能繼和師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蓉曰禁
取兩片皮師從此契悟承印可出世住大乘崇寧詔
住淨因後遷鹿門上堂曰牛角不用有有也不妨兔
角不用無無也不得何故天下事但得其情可恕何
妨其理難容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
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嘗無
間斷

　終日偸安長年嬾散撞見芙蓉橫擔片板牛角無
　兔角有惟自暢本懷古佛難開口至尊顧笑在丹
　墀安邦定國長相思更問苦心愛者誰

青原第十四世青州希辨禪師參鹿門問如何是盡
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師擬
對門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于是悟入受記莂後門
使見芙蓉宣和間出住青州天寧次補萬壽上堂曰
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
空劫已前自己皇統戊辰年十二月十二日親書塔
記示寂

　傷心語豈在多一言入骨恨不磨便宜事須及蚤
　容蹉跎何處討句後聲前埽踪絕跡棄曰踢翻
　空劫前夜半扶桑吐紅日

青原第十五世磁州大名寶禪師參青州問離四句
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州曰昨日有人恁麼問打
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州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
師禮拜州曰可惜許棒折也師因水乳契合住後上
堂曰輪王寶藏如赤窮底人酒店腰帶如大富底事
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還知
我洞上家風別有擒虎頭收虎尾底宗旨麼玉犬徹
夜行不知天已曉

　日月速若飛襟懷抱耿耿雞鳴達四隣客子夢方
　醒說窮說富獨何心當時世出爲雨霖此道先賢
　誰不愛令人輕視重黃金我酒旣旨我蔬旣英風

流肯讓陶淵明

青原第十六世太原王山體禪師因侍大名次見野雀於生臺上啄食乃拍手雀飛去名於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名曰若是雀子我負伱不是雀子伱負我師罔措名曰幸是可憐生互相孤負去師乃豁然證悟住王山上堂曰還有衝流度刃者麽一僧出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師曰似者等行腳有甚麽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峰迥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王山今日若不捉敗此僧則我少室一宗幾至掃地喝一喝逢人不得錯舉

野雀子已飛舉伱負我我負伱不虞平地波濤起始信嚴陵坐釣臺江閣垂綸應有以何似有收有放無背無向一樽坐論堯時天佛祖相將爲榜樣

青原第十七世磁州大名雪巖慧滿禪師先參曾照有省後謁王山大徹受印可卽繼踵住持上堂舉洞山初秋夏末因緣畢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

腳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卽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秖者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入草還會麽休侵洞嶺初秋艸請看疎山臘月蓮

謁普照十分緊峭參王山一味癡頑藥病俱捐不我瞞內外和融珠走盤高我歌惟白雪森我舞以八佾莫問此心誰可傳明明杲日長在天

青原第十八世燕京萬松行秀禪師始參萬壽勝默和尚令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由入默曰我只願伱遲會師忽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話請益巖巖曰待汝頭生角腳手生出爪牙來然後討棒喫一日偶見雞飛鳴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玄沙老虎亦捉敗岑大蟲也巖曰不怕我笑伱那住中都萬壽示衆曰踢飜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從立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曰切忌回頭

壯游心會激烈一聽野人言半載心路絕琅玕樹下金雞舞撞著冤家無處躲玄沙老虎岑大蟲生擒活捉不須拏大地踢飜海水無滴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青原第十九世西京雪庭福裕禪師其幼資英敏鄉里以聖小兒稱之參萬松松問從何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作麼松曰老僧過在何處師曰學人且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卻松大喜遂爲印可屢膺詔爲國開堂乃賜光宗正辨之號住萬壽問僧面壁石有人看見達磨影者麼曰今日幸遇和尚師曰拄杖子今日幸遇上座乞供養他一頓遂打三棒僧曰恩大難酬師擲拄杖曰賑殺懷州牛

捏不成團放無餘賸歷劫難名綽號曰聖機投萬松訛言亂政以心印心蘆汀月映枕石無求綸扉有命搖撼乾坤不落偏正众人喫棒懷牛作證

青原第二十世靈隱文泰禪師器資卓異穎悟過人因雪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者裏叫屈作麼師拊掌曰誰奈我何庭曰者風顛漢上堂曰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秖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寒穿衣饑喫飯朝朝暮暮不曾間家資籍沒欲恨誰長歌御苑風顛漢木人運步玉女謳吟天曉不露夜半平沉

青原第二十一世寶應還源福遇禪師徧參歸侍靈隱次隱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一日隱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遂大徹曰今日捉敗老賊也隱喝師便出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簾前曰猶是聲色門頭事師喝曰賣私鹽漢到者裏弄假引子僧禮退

歷徧門牆便小天下歸遲靈隱面赤驚訝捉敗老賊始心開風和春暖好徘徊大徹投機一句子鐵牛吐出玉麐來滑滑泉聲溶溶月色西來祖意決擇明白扶桑依舊海東邊相逢何用話疇昔

青原第二十二世鄧州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嘗讀永嘉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之句因契悟乃謁還源呈所解源曰秖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話師曰和尚作麼生源曰汝口聾師曰勘破了也源休去

皆說桃源非人境甘靜遐名若箇肎一朝深入無

還心石懶雲凝俱喚醒覿面事絕回互旣勘破不
　消顧萬季藤纏古樹枝百千億劫同不移
靑原第二十三世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初參息
菴有省復以所得親質香嚴嚴曰子不聞蠱毒之家
水莫嘗耶師曰也須吞得去吐得出始是肚皮嚴曰
蒼天中更添冤苦師曰謝和尚印可嚴曰未在更以
諸訛徵辨大豁疑礙遂付以洞上宗旨有五乳峰頭
師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住後上堂曰我不學
諸方說禪浩浩魔魅人家男女僧問達磨面壁時如
何師曰者便是浩浩底禍胎也曰如何得勦絕去師

曰倒搓苎繩縛鬼子
　始息菴淚自諾訶香嚴轉驚愕經游蠱毒家有水
　便當茶能吞復能吐味美向人誇且莫誇卻堪惜
　雙桂陰森憶少林風高秋老花狼藉
靑原第二十四世凝然了改禪師侍松庭聞舉月印
示衆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此是淚
明洞上宗旨若是鹵莽禪和到者裏如何透得師曰
者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庭曰笑破山僧口師罔
措庭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𥁞師愈不安一日聞庭
上堂浩然大徹會祖庭虛席合山敦請師力辭不得

已而赳上堂曰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
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
　常縈羈旅懷感遇非但一鬼窟盡掀飜傲睨藐今
　昔看此時是甚時千鈞祖道誠懸絲赤班蛇橫拈
　倒弄靑霄鶴東去西馳分明格外神僊訣若問庸
　人那得知
靑原第二十五世俱空契斌禪師參凝然求示心要然
曰達磨未來時你作麼生參師甚疑之一日覿秦封
槐有省回侍立次身甚戰慄然曰契斌參得禪也洞
上一宗客在爾躬何以驚疑師豁然而悟曰某甲今

日如在紅爐中拾得一片雪相似然頷之遂授洞上
法印住後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曰烏龜向
火
　脩途客久吁艱阻相見蒼茫問鄉土槐陰顧笑莫
　能儔跌落虛空叫石虎片雪紅爐揀得時散作霏
　霏天上雨正脈疏通空劫前好看烏龜來向火
靑原第二十六世定國無方可從禪師參俱空斌和
尚空問子曾見何人來曰少室山前風悄然空曰因
甚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雜碎空曰掠虛頭
作麼師曰某甲見盡天下人只解掠實無一人掠虛

者空曰不打自招師曰老和尚慣用底不妨勘破
左顧右盼謂若無人祖山風悄宛轉機輪彼蹈實
我拉虛柄殺活任卷舒矢心傾膽長如此爲報平
安書一紙
青原第二十七世月舟文載禪師於趙州柏樹子話有契入後掩關閱古德機緣諸訛處若面牆久之忽大悟而歎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迴文之工非鍼綫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參無方通所悟受印記
親落落友麼麼趙州老遷何奇生平契合無更有花邊相勸一杯酒疇躇古昔思愈淡推倒面牆隨意歪君不見石女登機金梭密扣暗去明來綱珠錦纈

青原第二十八世宗鏡大章宗書禪師聞月舟道望往依焉一日侍立次舟問文殊爲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別意寸心違曰罔明何故便出得女子定師曰相知一諾重曰你見解秖如此那師擬對舟便喝師尤涉疑入室請益經八載始大悟蒙付囑
一諾殷殷寸心翼翼或升之堂或入之室鈍置八年曾不審忽夜飜身摸著枕隔壁敲牀叫阿哪無盡虛空俱銷殞許詼定命扶抹自許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五乳峰前看月華皇皇穆穆是誰家
青原第二十九世西京幻休大千常潤禪師始聞修多羅有所警發後參小山聞舉洞山我今不是渠師於言下領悟以偈呈小山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山曰子毋勤說須自入悟門師曰當不借緣從何門入山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山曰就不借緣於意云何師曰彩鳳飜飛身自在鐵牛奔跕意

常閒山許是克家種艸郎以洞上法印付之畧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
入海量沙徇山採藻心志徒勞何日了一朝撲碎古菱花妍醜分明都自曉橫身鬧市邊垂手無八延杖頭風月本無價奮肆施爲緣不借少室始基永勿移新豐振古洵如茲
青原第三十世燕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參幻休和尚一見便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休曰北方道法與此方何如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休見其語異命充堂司一日遊初祖面壁處豁然契悟曰五乳峰前

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以偈呈休遂印可付
法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
峰頭露
時感蕭晨尋哲匠機觸箭鋒不少讓乳峰石上連
歌唱錯寫伽陀誤此生改頭換面任呼名白雲問
我將何行甘露門高啓南北非心非法情難測但
見山山添翠色
青原第三十一世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白衣時
見隱峰令參念佛是誰話三晝夜有省投天荒山妙
峰和尚薙髮後聞僧誦傅大士法身偈及乾峰舉一

不舉二話乃大悟時大覺和尚寓止風塗師往參覺
一見便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
何師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覺復以洞上宗旨
詰之師酬以偈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
惟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
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
得帝畿大覺許爲室中領袖而印證曰汝後開兩片
皮截斷天下人舌頭去在付法偈曰曹源一滴水佛
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
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

大鵬鳥展金翅萬里扶搖勢必至破天荒掀地軸
杜宇聲中春夢熟細切雲門餅逸奥洞山茗午夜
霧氣濃孤峰不露頂百世上收闕文千載下流餘
韻豈謂森羅同一印
青原第三十二世秀州資聖三宜明盂禪師弱冠即
知有生死大事徧參知識皆許可惟不自肯閱古德
語如獲故物憨山警之於衆曰新生犢子不怕虎一
夕旅中觸香桌有契悟參雲門澄和尚聞上堂震聲
曰放下師爲一驚永息疑情入室呈所悟門問曰懷
州牛喫禾爲甚益州馬腹脹師曰問取露柱去門曰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秪如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
長江雖白浪門遂證之以洞上法印囑累偈曰夢裏
參知識休作幻字解逢人莫問誰磕碎虛空界始開
法雲門十坐道場栞愚菴於西湖度母出世而爲終
養
目無今古氣陵英武犢子新生曾不怕虎秋夜蕭
蕭梁月照迢迢旅夢蘧然覺兩手擎空伸出來佛
與衆生埋一窖登玉笥謝化鹿心十年聲一曲入
皆有母我豈無遺聖湖流遠孺慕口碑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五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六

侍者智宸錄

佛事

釋迦文佛及二尊者開光舉筆曰秖者著子乃我如來四十九年無因宣示三百餘會曾未激揚靈鷲山中將欲特拈賣弄却被飲光破顏冷笑累及慶喜刹竿倒地由是借空托彩據幻標眞任機立號應物成名法無定器慈不以緣色現紫金五濁昇中天杲日化周羣有十虛橫斷岸孤舟或隱或顯時止時行芳流同鑑水悠長靈冑與爐峰綿亘其奈有者遮障旣

淡情封益厚色相上分別好醜形容間計較短長不困於長途則惑於岐路也今日看黃面老人重整劫外風規斬新寰中條令要使盡大地人見而悉皆證悟復舉筆曰大衆見麼遂點眼曰海底珊瑚枝上月淸光萬古照雲門

舍人智綱誕辰塑釋迦佛開光有一段無畏百寶光明不獨黃面老人富於德本廣大施爲即一切衆生靡不周該而卷舒悉備可與日月同一照臨可與天地同一久長秖爲時人貴耳賤目未免微細揣摩精詳雕繪然後道十身靈相徧界不藏萬德慈容全彰妙好成就一切無上善根圓滿一切無漏智慧壽算永衍風采維新已是眼中著屑了也大衆還見釋迦老子麼不然東塗再爲點破點眼曰五山刹境看無盡一點淸光照古今

觀音三大士開光碧天月落有水皆臨大地春來無花不豔上與諸佛如來同一慈力下與六道衆生同一悲仰赴感塵刹不爲勞應接羣生詎謂肰求子者與子求三昧者與三昧求長壽者與長壽求智慧者與智慧因有如是大誓故能如是輸心然則猶是隨人歡愛任物姸媸當知形名未兆之前彩畫不該之

表淸淨目中本有寶光亘古亘今無欠無餘大衆還見麼輝騰雄萬古日照正三更

普賢大士開光萬紫千紅全彰相好遠山列岫盡現肩稜花街路廣處處暢爲法襟懷詞館調高曲曲成願王韻度有時以一毛孔裏顯示無邊刹海要與人平分風月有時將百億須彌含攝一毛孔內總不知世事浮雲萬行門中惟推元首雜花筵上獨讓克家子細看來猶爲舊時雨雨風風弘濟焦勞之面孔舉筆曰大衆此是他騰煥古今爍破天下一段眼光時人雖如是信如是見大似闍羅望月盡屬朦朧若欲

親見一囘待山僧簇新點出遂點睛曰珊瑚籠杲日
銀漢烱長庚
韋馱開光炳靈天上遊戲人間黃金鑄面遠山作眉
爲古佛先聲實法王良輔量同海納匪倦經營力等
山擎功高吾道此猶是空谷之應聲太虛之現影須
知正法眼中無礙寶光重重涉入剎剎交羅只爲無
人點出所以疑是疑非說難說易今日欛柄旣落山
僧手裏秖憑一點眞精彩照顧叢林眼睘青
曹山懸鐘版施劫前未兆之機縱橫蓋代垂教外別
傳之句格調超倫剛大堪中流砥柱醇全式後俊良

模所以靜則秋霜凜冽徑塞羣邪動則春日融和路
開衆正惟祖令當行雖貴星移斗換若家聲克穆必
須浪靜風恬有謂匪行異類不墮常途也知盡落他
彀中因甚如此擊鐘版一下一聲敲徹響震千秋
東堷移鐘版入新僧堂聲前有句杲日麗明格外垂
機疾雷震響爲禮爲樂允作羣生極軌或動或靜式
昭列聖洪模以舊維新風光本有移前轉後家法現
成所以放行時萬流仰鏡把住處五眼莫窺若總不
恁麼底別有出身之路許爲龍騰象踏放曠隨緣設
或依倚將來未免聽他調度遂擊版一下

試鐘鑄頑鈍於萬煅爐中融眞妄於千差境上故得
妙體如如聲光秩秩有口通身無緣不應相逢作者
大用纔彰遇著知音洪音始唱遂擊鐘一下云大衆
還是聲到耳邊爲復耳往聲處者裏決得端倪長劫
大夢直下喚醒無始情塵應時銷落便見釋迦老人
慶喜尊者飲氣呑聲一場敗闕脫或疑念相持且聽
鯨音再吼復擊鐘三下
體如啓關三載灰頭土面一切離聞絕見窻前白日
頻移門外青山非變因緣時節到來金鎖玄關掣斷
心墉推倒靡存性地踏翻無限者邊那畔休論佛手

驢脚齊現隨語隨默種種神通或卷或舒頭頭方便
自已與萬法混融萬法與自已互換恐有人未能言
外知歸試爲汝放出關中主看遂以拄杖擊開關戶
一踢衡門兩扇開五色祥麐步天岸
一燈封關百城飽歷風霜枉勞自已身心千里賣却
布單徒博他人冷笑蓋已躬下有一段大事因緣天
地不能覆載日月不能並明佛祖不能唱演人天不
能窺覷惟在當人諸緣外息所證內忘使得十二時
辰不被十二時辰使黑夜裏摸著枕頭寒灰裏撥出
火種秖消開顏微笑龍女不往南方成佛多時善財

未參知識功行早圓可謂不費心力坐致太平是則
是有一人未全肯諾諦訛在甚麼處垢面觍成千日
志施爲始得萬機閒　開關昔從者裏入喫飯知爲
飽今從者裏出著衣謂不寒然則說箇入說箇出猶
是舊時氣息要明今日事麼四面無門不自便寒灰
枯木已三年從今掣斷無鬚鎖有路何妨徧大千
爾木揜關居孤峰頂恆沸騰騰決無容過底日子在
鬧市中常靜悄悄悄豈有虛棄底時光盡大地是自已
出尚無門入於何路若能如是信如是證於一食時
經五十小劫於一夢頃歷百億春秋更無纖塵而爲
障礙如必要期限三年時延千日向甕牖裏翻箇斛
斗出來始道從今不受人謾直須是非毀譽不挂心
頭得失有無拋在腦後只消一句當天自然千差絕
跡大衆且道是那一句饑飡渴飲皆由已春熱秋寒
莫問人
開慧封關石室茅茨眞風壁立水遶林下祖意分明
今時人秖解春路踏紅秋山踐碧不拘佛界不滯魔
宮自以爲能事畢矣殊不知本色道流正因出家正
因行脚正因毘贊正因退藏須向者裏明白一下則
百城煙水一室全收把住封疆諸塵坐斷一切處自

然尊貴一切事自然圓成我有一句與君斟酌三年
過後開門出青眼還將識故人
祖機封關即俗即眞竹是舊年筍無縛無脫梅開今
歲花者箇悟得諦當剛大立身正因出世行惟自行
止惟自止不由人排遣如是則鋖磨家風卷舒無異
末山煙月憑驟原同可以鎖斷佛祖咽喉那怕無舌
人不解語既然世有良馬山僧不惜一鞭良久曰三
年傳此令千古妙高峰　開關當年堅仞門墻不是
埋踪絕跡今朝豁開戶牖亦非逐浪隨波其中的旨
山僧已自道了若是祖師格外之機待關中主出分
明舉示
埽大覺念祖塲乳峰嚆矢雲門射的宿世寃家同門
出入道箇人有南北法無彼此水分千派流出一源
重整雞岫綱宗荷負石頭命脉雖是冷面熱腸未免
春行冬令惹得兒孫鬧不休頻來擾攘渾無忌
埽顯聖開山湛祖塲道無可比德無可名法無極軌
夜半日明劒戟齒牙横吞佛祖鴆砒心膽毒害諸方
致出一隊兒孫大寶王剎處處雄蟠弘濟要津頭頭
把斷逢橋拆橋遇路塞路欲盡大地人不許夜行投
明須到獨有範孫冥頑不振祇操無方到者裏也只

得撮土爲香撩雲作供陳於無縫塔前以盡追遠之
誠大衆秖如山兮蒼蒼水兮湯湯不是淨妙身亦非
廣長舌且向甚處見先師翁面目炷香月下金雞報
五更石頭路濶雲門裏

入院掃澄祖塔畫圖一幅雲門裏禮樂千秋化育中
萬籟熾談無間歇郢陽韻戛舊家風顧衆曰開山和
尚來也鳥啼春樹碧花發映山紅

退院掃湛祖塔藏身北斗坐嚮南辰四十年來風清
月朗大千界內天成地平今朝燒一瓣香奠一甌茗
所貴此話大行若說道大輿環景長輝德備同陽春

布澤難忘至意圖報私恩切莫將太虛面上晝彩增
妍

湛祖忌日東塔拈香昔年於此截斷天下人舌頭今
朝於此大開天下人笑口蓋我師翁將死猫頭作奇
貨商量縱經地久天長無敢醻價淨範忝爲後胤尋
思發落其奈此事而今陵賤如土不若薦無米飯獻
不濕羹雖爲情疎禮簡庶可見福城舊日家風

湛祖忌日天華拈香正偏絕待尊貴難名本懷獨暢
立枯紙上蠹魚調響新豐鷲殺草中狐兔實爲五宗
萬世之師表豈曰天華再造之元祖燒香奠茗年年
事冷淡門風是子孫

掃弁山瑞和尚塔赤手挽巳墜綱宗仁惟以博素性
拼癡頑魔孽義不容辭唱新豐曲子大石織家聲崧
峒山上之雲蔭覆無際百丈花梢之月照耀靡垠所
以高來高就低處低平鷲宿鷺於蘆汀狎沙鷗於古
岸類之勿齊混他不得一切人到者裏攀攬不及猶
子今日且向甚處鑚仰龍岡千仞無回互沈水一爐
拜塔前

掃東山渡和尚塔鑼聲一響網裂千重撼搖山嶽出
海金龍雲行雨施振瞶提聾音徽不隔日暮猶逢寰

中交麗春如許洞口薔薇花正穠

掃香雪有和尚塔塔樣玲瓏雲鎖密風飄香雪徧南
州一杯山茗循家禮芳躅應知仰未休

先愚菴和尚懸眞尋常見底牛頭馬面丕昔聞底證
龜成鼈總是幻妄體貌生滅聲輪若要眞實聞見圓
披疑根遂展眞向者裏著眼始得

先愚菴和尚訃至設供當年你逼我入地無門今朝
我敎你上天無路非爲恩大難酬却是冤家相對然
則不奉非輔不順非孝如今恁麼掀揚且道意在於
何豈不見向道莫去歸來背父

埽先愚菴和尚墖纔掩虛空無縫戶廓開玉笥古明堂無絃琴上輕彈指流水高山韻轉長若是知音底以此顯正法眼不須文彩重彰恐有未聞者白雲青嶂裏再爇一爐香

先愚菴和尚木主入祖堂道統承先風規啓後眞性妙用不假餘思舉足動地展手擎天猛虎當途神龍出海此猶是接物利生邊事還知先師眞實處麼石人半夜語莫使外人知

埽先愚菴和尚墖酬恩三轉語稱寃不已肯諾不得全塵埃亘天未若銀椀盛雪玉鷺擎杯貧而好禮者也炷香曰日彩夜央紅海面珊瑚樹下唱金雞

先愚菴和尚忌烱抹時之明誨語激鶩天勤爲法之苦辭聲雄震地王大伯結怨在前鄭二哥議評於後曹山今日擬違背他恐逐時趨欲奉重他却循舊例若獻洞山茶奉雲門餅猶是尋常禮貌畢竟如何一盤酖毒甘香果今古酬恩是此心

先愚菴和尚忌三年前煙波鼎沸三年後天地清寧正當今日我老和尚舌現廣長說雄無畏木雞啼夜半芻狗吠天明都道是郢上歌雲門曲唱彌高和彌徹爭奈有肎諾不全過在甚處盡解正音絡續到底飲水思源

先愚菴和尚忌雲門撾塗毒鼓斲我命根福城燒無價香熏你鼻孔列祖本懷盡將敗露一生心事幾箇能知旣無知者則無恩可報無德可酬今朝盡肅肅之儀殫穆穆之禮又圖箇甚麼震海潮音同舊日人天慟哭四年心

先愚菴和尚忌侍其所長者必敗樂其所安者必危山僧在先師會下無念尚虞滯跡有佛亦不願爲豈肎恃其所長樂其所安所以年年此日燒香盡禮有謂如是則矜高而自伐輕忽而孤恩許他傍觀眼正何故處處月圓排夜色家家日照有天光

先愚菴和尚忌天維不高地維不厚從上沒字碑會不難讀劫前太古曲自有知音唯有愚菴箇生查子唱來全無縫罅和者最難入頭山僧二十年來欲開口不可得所以一年一度燒香蓋是家常茶飯當時違背稱焉敢此日悠悠始恨長

先愚菴和尚忌機若投時砒霜可以活命心無合處甘露亦能殺人所以一切人恨入骨髓怵然驚異但八年前有則因緣簡易無疑幽遠莫測多少人胡亂鑽研妄援矜式今日天華借常住杯盤說箇太古滾

情且道先師之意何似炷香曰循本而思知尊可畏孰敢外此

先愚菴和尚忌銀盌盛雪石女獻歌總非至尊家禮陳其宗器薦其時食猶爲世諦故常天華不援故側匪襲時條心香一炷年年爇若謂醻恩違背多

先愚菴和尚忌未離茗溪眼裏有筋旣入雲門鼻孔垂下新豐吟唱高而寡和本分事日用而不知欺胡謾漢討盡便宜載詠黍愁追思何必今日不得已向諸人披肝吐露卓拄杖霜落早紅烏桕樹鴈來秋老白蘋花

先愚菴和尚十周忌昔日無人識得渠今朝翻覆憶何如不傳綸旨威音外知向誰家作馬驢大衆還知得老人落處麼有時一音普被寶鏡堂前雲藏有時功位不拘夜明簾外霜濃當法運衹髀之秋安危注意之日慨時習正篤愛雲門放下伎倆旣盡心事巳休東墖獻茗燒香自有宛對別轉一途如何收拾卓拄杖一箇閒名空作鬧十年淵默始全提

埽歷然和尚墖虛空拔得無根樹栽向梅山㬉煙霧龍泉舌上斬癡頑今古英雄能幾箇若有同風合調者皆隨我道遂炷香初來人事莫怪空疎

埽弁山久和尚墖牖月臺邊獻策面斥我謬華林園裏披芬情厚天倫雖同鴈陣鷲秋實愧漁歌唱晚有蘊在中敢此傾洩謹備瓣香杯茗致陳無縫墖前不圖以德報德唯在以直報直卓拄杖伏惟尚饗

慧花唯岑和尚訃至設奠峽山唱無聲之曲雲門高自響之歌非愛鏗鏘雅調實爲休戚相關大衆峽山和尚來也一天風色緊四野稻花香

清涼三疾和尚設供越山毓潤驥逸空羣萬竹凝華鳳鳴絕侶廬陵米價湧連天鈯斧子光芒射斗所以屬望於吾兄者典型斯存老成有在砥狂瀾起衰弊

擿塗毒鼓膽喪妖狐開甘露門清涼徧地何乃移步太忙香水海頃刻踏翻轉身甚急金剛山一時棄倒致使白鶴吟風盡成愁韻青松掩露總是淚痕山僧今日掬三箸之水以爲觴擷五峰之翠以爲奠欲雪同條之恨且又如何叫屈良久不憖嗣胤烈淚惜雁行疎

妙覺爾衡和尚設供挽雲門弓發化山箭桐汭岸邊射得半箇聖人大火聚裏倒栽無影大樹蕩除空劫家私翻轉今時鐵案有者道剛毅所鍾或謂之利人方便總是九重之間未登要以尊貴之旨遂斬山僧

今日親歷影堂聲容儼覿山泉借酹表同門莫道相
逢不相識

埽菴光和尚㙜昔年相見金雞報隣家之曉今日相
逢玉鶯宿蘆灣之月惟其祖庭薄蝕事切拯焚煦嫗
萬物不愧化工是故緬想風神描畫不就若以茗溪
水擬其波瀾蒼弁峰比其高峙豈不淚相孤負大衆
且道畢竟向那裏辨吾金仙和尚端倪爭愛優曇時
一現陰涼大樹巳擎霄

埽元本大師㙜雲門一曲陽春白雪調合聲諧兄惟
偉傑碓嵬花生石頭路澗霜落鐘鳴夢回蝴蝶既倦

津梁猶鳥凄絶貽厥孫謀靈骨昭晰致奠必躬黃梅
時節蘭味寧忘杯茗是設把湖之光析檀之屑欲報
同風我胸以洩載咏載思不禁鳴咽顧左右休嗚咽
堪笑悅秋淚山谷桂枝黃偏野香風吹不歇

無量來雲和尚訃至設供克任大法須是其人得賢
峰之符信揚南劍之令猷化跡蕭然似鳥行空應身
無量如月入水功動不墮明暗雙彰直得百花嵓起
舞靈源洞謳歌何期最勝幢一朝傾仆大樹王忽地
摧殘佛祖哀愁羣邪慶悅且道賓聖將何追悼夏至
前端陽後花落空山猶啼白晝一盞新泉千里情莫
言相見不如舊

夾山雲松和尚訃至設供吳山峻峭鑑水汪洋暑往
寒來魚沉雁杳適纔夾山和尚特地傳箇消息來乃
謂濟人舟已到岸了還鄉曲已唱了其奈四衆哀號
無已六羣踴躍不勝有箇末後句子要雲門為衆舉
揚使未聞者聞未見者見未證者證未安者安卓拄
杖曰風急鳥啼千樹月夜寒猿叫一天霜

宗蓮大師撿龕霜花一夜灑晴空血染江楓處處紅
誰道南山淛玉樹歸鴉腸斷哭秋風嗚呼我棲眞法
兄宗蓮大師雍雍如天上祥鸞逸志如水邊野鶩離

受業冥鴻千里處叢林寒谷皆春唐公嶺上臨流洗
耳雲門路裏負屈搥胷氷雪為心追蹤先哲慈和是
性提奬後賢利己而利人全然包裹出世不出世無
可無不可今朝更擬問誵訛截鐵之言重為舉遂掩
龕曰煙鎖丹墀獨掩門高樓一曲梅花譜　起龕滿
灘紅蓼曙兩岸白蘋風有杖探淚淺寧論西復東未
有長行而不住亦無長住而不行既然舒嘯無心何
妨因行掉臂請向劫前行一步天南天北許誰同
舉火來也蕭然去也蕭然人情難湊泊住處總隨緣
有時捏聚一毛頭上能含刹境有時揮灑搕𢶍堆頭

盡撒驪珠撮空花結成蜜果邀陽餕爛煑浮漚所以若智若愚或聞或見箇箇心裏竊有所疑蓋爲者漢其大人相不驕不傲不矜不伐平昔不肯輕洩斯藉烏芻瑟摩之神力而爲大衆傾倒舉火炬曰大衆看看光前耀後無多子一箇柴頭撼地紅　入塔水落石頭見正體無迴換一一塵剎中頭頭皆方便唯此壺中世界非常劫外風規迥異寒暑總無干涉壞成豈有變遷萬境森圍侵擾不得一門深入佛祖罔窺龍樓玉磬停聲鳳閣銀簫止響且甚麼人合住其中掩塔戸曰玉女年尊懶畫眉悠然獨坐廣寒殿

唯岑和尚木主入祖堂釋迦排上牛欄達磨趂入馬廄絶非人擁人推盡是自作自受捧木主曰惟有者漢北斗裏不喜藏身東山上懶於馳驟地不能載天不能覆且道歸在那裏喝一喝曰此中一句無私日上三更依舊

百愚和尚訃至設供撮電光照人姸醜敲石火爛煑虛空蓋爲作事蹊蹺所以神人怕怖惟兄與弟雖則同條生却不同條死有句實情語言莫嫌當面唐突一陣兩陣寒風急千山萬山落葉聲

遷大椿壽菴主龕過雲門封塔明聖湖頭事葬盡禮先師至性世已共知雲門山裏宅兆重卜赤數之心人所同見一去一就兩處絶誵訛一開一閉諸法無回互所以大千同一眞如正體原無出沒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但是大椿菴主有箇深深處也要大家同知同見良久月影移央號令分輪王不坐琉璃殿

眞如文法師掩龕陽春唱徹本脩然血染春花泣杜鵑向上不傳親說破蘆汀月皎鷺鷥眠恭惟文老法師誕毓嘉禾之秀親承古佛之猷佩雲門寶印萬有全彰弘慈恩要津三根並進如說而如行薝蔔林中

播其遐馥隱此而顯彼眞如塔上廓其浩心或化不定方縱橫毀譽靡不由他或道無不在愚智親疎俱承陶鍊或應折伏者剛正之言銛如利劍或當攝受者慈悲之氣藹若春風固應慧照無窮其奈化緣已畢嗚呼哲人往矣古道危矣問津無地矣歎恨無及矣但老人生平有箇道不盡底句子今特分付大衆當如是知掩龕曰簾垂黃閣尊無極格外家聲倍舊時　懸眞鏡裏音容近而可見空中相貌切而常知其或道箇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眞都是茫茫過去不敢擡頭而與天下人爲師爲匠者逐展眞曰敢道

者箇不是　舉火當處出生隨處入滅鐵馬嘶風泥牛吼月闡揚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苟非盤根錯節豈能緯地經天所以拔幼童出火宅獎迷客蹈通衢薝蔔風偏界飄香多寶塔從空顯現逢寒暑而必行當雷霆而不避自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者諸人不委舉火炬曰此真如老人出世因緣利生事業已對諸人傾盡或有未獲親聞可再聽最後開示擲下曰要與兒孫留好樣一堆火聚長優曇

寶壽梵則和尚訃至設供卓拄杖此是梵則法兄最後爲人底句子諸仁若信得及永絕馳求得大安隱

若也未達根元天華爲汝重布葛藤也七十二賢峯俄顰翠黛無遂大法海忽下慈帆人天興失怙之悲慧命溪嗣絲之慮關林以秋風聲動雁陣則霜冷聲飛露流松櫝潸潸淚雨灑黃花點點愁

瑪瑙雲屏火多年相與敢忘形休戚攸同骨肉情一種風規傳不朽豈搏幻影愧生平况衣內明珠本有光耀隨上下現形任青黃映色門門獨露圓常處處全彰至體今日可謂話頭已圓所作皆辦但臨行時有一段事溪相委託要我舉揚且道是甚麼事舉火炬一莖茅上飛紅焰

德音老宿封龕三十年影不離山十二時情不附物鋒芒不露放曠隨緣天墜不以爲憂地傾不以爲慮無作而作翻荒凸成寶林不言而言化癡狂爲純粹所以聲光藹著如旭日當軒道味悠長若寒泉徹骨既知世緣已畢便乃委蛻安然此是德音老尊宿生平實據一絲毫也動他不得秖有箇藏身底妙訣與大衆略通一線遂掩龕曰玉戶垂簾排夜色楓林霜染不知紅

山言法師入塔玉笥山下祥譽法苑林中猛虎咆哮跳躍驚人趯起須彌倒舞抑且行徒冰瑩志存拔濟

非化爲化將盈宇內無說示說已徧寰中惜世緣早畢乃津梁是疲此言法師生平導利之涯略也如今漁舟到岸葉落歸根且道他立地在甚麼處窄徑霜濃人跡杳蘆汀風定鷺鷥眠

石佛畫空老師掩龕連夜雨消三徑暑碧梧風動一天涼長鯨一吸海波盡會見蒼龍入異鄉恭惟畫空老師濟河巨筏照世菱花芳軌踵於真寂茗溪擅金鱗躍綱之奇佳聲振於嘉禾梅里聳野鶴翹松之望其操也胸襟冰雪其和也懷抱陽春肅以秉躬石佛盡爲斂跡慈以利物路人靡不傾心若夫搖木鐸於

栁巷花街放綸竿於蘆汀蓼渚朝跨揚州俊鶴暮騎陜府鐵牛拏空塞空將錯就錯非其不能是不爲也斯則繩牀高挂拄杖横抛啓訓之緣既畢涅槃之岸已趨秪有一句子諸佛未曾詮顯歷祖不能提持老師六十八年秘而不揚今日落在賚聖手裏試爲大衆揭露去也簾垂得坐平常地百鳥銜花無路尋香萃慈生禪師封龕三十七年鹿隱蕉此番袖手看雲高玄沙不度飛鳶嶺萬古淸風匝地飄此盖慈公平素馳騁有端故同志之感有如此幽湙寛弘待物無私故欣味之思有如是彌切有忘情絶謂之襟懷故有來去無拘之脫灑正恁麽時萬機俱寢息獨坐無尊卑此後且向甚處相見夜明簾外風聲悄金殿誰焚栢子香　舉火竹橋頭秋雨瀟瀟楊栁岸寒雲漠漠達其源通身慶快得其旨滿目生涯唯其梃以秀姿操以恬智和藹潛歸春岫根莖盡受其榮寒蟾懸映長空波水皆流其耀日居月諸底事將以剛猛加鞭期截哲來翔何斯人遽逝所以村南溪北維緇若素發中之感此是靡他謂寒山子歸太早論年忘却來時道箇末後句我今爲君了擲火炬無毛鐵鷂火中飛光彩十分看愈好

錢石諧童子火舉火炬曰大衆看看者是石諧童子驚人句也於斯識得根源全身擔荷便能志樂堅固如金剛不可沮壞與世相牟隨機應變振古道奬澆浮入世可以治國齊家出世可以成佛作祖其或未盡端詳更看花鋪錦上昔日恁麽來大地震谷底春雷今朝恁麽去徧地湛晴空秋霽去來隨分納些些好箇西來活祖意此惟石諧童子克性純眞自天而縱靈鋒出匣殺活隨時智鑑在躬森羅無避搉其稚齡坐必跏趺脊骨純鋼鑄就異其藻飾語爲拔萃舌根錦繡堆成取之於心挽綱常可唾手卽之於事視佛祖猶飛埃所以隣里望之是杲杲珠林箕裘倚之爲珊珊玉樹豈謂酬機敏速歸轍難遲顚修短之時原是夢中日月標聚散之境均同水上鳧鷖吉祥知止報謝怡然旅泊三界示一往還山僧亦復何言哉但作短賦以送行有期汝再來於爽溪岸畔把臂聽流水潺湲吾當重宣試聽之抱摩閣之志兮攸關道喬摧玉樹之幹兮傷焉哀些寒風颭兮飄揚衣袂紅葉飛兮日辰妍麗騰樂邦兮家莫久住憫濁世兮昔曾有誓不去不來兮眞人無位逆流順流兮自在三昧鐵鷂翻身兮翱翔火聚歸去來兮好歸去擲火炬

切記切記　入塔歷煙水無窮遇知音有數渙入勝
熱公之堂奧脫盡皮膚敲開阿逸多之閣門全彰剎
境毛孔中量容太虛之寬骨節裏響諧金石之韻縱
橫得妙體絕廉纖方許汝親到不疑之地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藏天下於天下提起骨視曰且道者箇藏
在何處無縫團團晏坐時銀鉤月挂珊瑚樹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六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七

佛事

侍者智宸錄

大休法姪衣鉢入塔花前一笑始親承奕世傳來繼
祖燈魔外欣思曾未許謂言名實要相應唯我曹溪
法姪大休禪師寶壽眞苗象田嘉穗氣挺風雲有卷
有舒身爲船筏以津以濟平地上輪機天花散彩荊
棘中移步密印全彰方恂恂以接後賢白蓮之風播
而匝地乃兢兢以渙遠略曹溪之水決而滔天正宜
應物如春豈謂化絃改調呈起衣鉢曰此是他一生

來憑著者箇展千佛無作之機啓列祖不傳之妙爭
之不得讓之有餘雖恁麼流傳將去至未來際而無
已日然難免其後人以爲實法所綴山僧今日有一
言且爲大衆蓋覆去不循雖足高擎側定隱安藏振
古今

潤凡霖者舊掩龕雨灑不濕風吹不入操履總貴尋
常谷呼而應鐘扣而鳴究竟驗在今日而況純眞務
德常樂無爲慈藹爲隣智愚俱利於是中間萬境千
殊左旋右轉著著定在機先事事不落人後行說兼
到而能風標傑出者也若尊貴不居功動不立且又

如何丹樓凝曉色碧殿鎖春陰
獅崖禪師入塔嘉禾滙秀煙水參尋毘贊叢林勤苦不憚親疎等視行願一如道與道同諧心與心相續提骨襯曰者箇生死火中煅不銷涅槃海裏浸不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氣嬌千箇竹香綻一枝梅
大慶具之尼封龕出世因緣成就了金雞三唱鄰家曉時節到來撒手歸鐵蛇入海須彌倒恭惟具之菴主符靈肘後鏡朗胸中塵埶早斷法岸已登戒香與旃檀等馥安忍偕金石同堅古佛心多方顯露祖師

印六字鑄成得先師不傳之秘訣指後人出離之要津縱橫幻境不動不移濬達眞源忘彼忘此饑飡渴飲曾不違時擇火拈香皆能合調所以或遇驚波險浪總須廣大包容有時路滑霜凝全在精微履踐蓋有如是虛空絕量之懷故有如是委蛻安詳之驗可謂事在行不在說法由我不由人末後有一轉語山僧舉似諸仁若封古殿閉方好花落嵓前鳥不銜
起龕大道在脚下踏著處無可拘遲好景在眼前受用時有甚留礙所以大人境界如珠輥盤宛轉偏圓無往不適以拄杖擊龕曰密移一步超空劫無限風光指顧中　入塔生年七十九未曾劈二作三日用本現成亦不分長別短平治自己田園靡不從心運轉寶坊幻出湲期主伴相參剎境莊嚴所貴隨家豐儉律己則秋霜凜冽為人則春日溫和兜率宮中既無夢想極樂國中已馱驅馳秖如泥牛吼海鐵鷂摩霄且道不動尊端居何處玉雞侵曉啼花外大慶殺音振古今
不諱知客起龕以拄杖擊龕曰識得者箇消息寸步不移行藏已定一念未起去就無私截生死流出煩惱海事無三頭兩緒用有千變萬化如或不然一聲

大笑出門去徹底風流在五湖　舉火畢志倚叢林濬心佐法苑有實則有名任勞必任怨舌頭快似刀觸處命根斷剛柔略不均好惡總相半一箇無明窩曠劫不移換今入大紅爐纔脫始終患更有一段事為君通一線以火炬打圓相此是眞人本來面　入塔火聚裏鍛煉不銷輪鎚下敲擊不碎者邊那畔不相應更嫌懶入時流隊畢竟歸著甚處喝一喝
省悉老宿起棺大通智勝如來遷坐始成正覺妙峰頂上高流轉步方可赴機而兒湲紅徧野淺綠盈郊者邊那畔隨處稱尊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

在甚麼處細草縈花香冉冉桃溪柳陌曉融融　舉
火福城東際旭日憧憧冷水灣頭春風藹藹聖凡本
是同途迷悟原無異致為施設格外門庭遂打失娘
生鼻孔諸佛出身處雖為不錯商量東山水上行未
是十分親切舉火炬者著子釋迦辯析難明達磨究
竟不識省愚老宿備而行巳周以及人以平等慈力
隨上下機亡一生一死皓月行空身後身前放光動
地山僧雖然經遊假道旅次匆忙不妨借勝熱翁廣
大辯才說箇無礙三昧乃擲火炬火中紙鶴翻身月
下金雞報曉

德彰尼掩龕拈拄杖此一著子貫徹始終迥超情謂
妙絕功勳培養於曠大劫前成熟於無量佛所大千
俱壞本不動搖諸相推遷根無變異故名般若旌幢
堅固寶藏從上佛祖傳授無門一切衆生希求不得
惟德彰菴主憑著此一著子離生死宅出煩惱家乘
正法船到涅槃岸是故七十七年來棄捨世榮棲遲
林麓俗塵早洗知識偏參追踪先哲真智恆存提訓
後賢茂慈密布古栢庭前究竟已躬大事虬枝閣下
全彰本有家風其如幻出生也賓鴻來而應候其隨
緣入滅也玄鳥去不違時所以道真人離相無去無

來以願力故遊於世間敢問大衆今則願力已酬世
緣已謝且道他端的在甚麼處風冷秋山丹桂老夜
涼吹綻月中枝

詹雲法師掩龕年窮歲盡特梅花飛白雪向上不傳
機囫圇都漏洩我詹雲法師餘不溪邊踏翻皓月鴛
鴦湖上占盡風光慈腸愛物溫語如春實意為人直
言如矢所謂良遂知處諸人不知諸人知處良遂總
知因其生平有如是造詣故臨行有如是快捷生耶
死耶俱不可道但倒跨空中石虎驚動海底泥牛見
者聞者未免懷疑要東擔說箇根元在甚麼處門掩

長春無住相諸天何路散花來　起龕旅舍幽閒無
住而住春光明媚不行而行去就固然不苟到底要
人證明以拄杖擊龕曰請起　舉火一為無量無量
為一演出梅花曲調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全彰無位
真人是僧是俗若智若愚或蒙授記或得出纏仔細
看來能開人眼亦換人眼要知他真實為人處只在
如今看取擲火炬勝熱風高冠今昔南湖水底火燒
空

妙悟尼起龕多年鈍置成窠臼目前古路苔封厚此
去尋常異舊蒔塵塵刹刹獅子吼　舉火風吹樹響

雨過天晴高來高應低處低平究已躬之本有接無著之眞宗功業著於生前芳聲遺於身後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汝徒鼎悟禪有箇無難無易底句要山僧為你舉揚擲火炬翻身火聚如氷煖撲鼻梅花鬬雪香

一德尼掩龕三吳人住浙東菴萬事漚花作指南喪盡家私無半點到頭不改是鄉談蓋惟一德老菴主諸佛正徧知海自已可識淺深六和眞實家風別人未知高下肘後佩靈符當是非錯綜而不動不移用中懸寶鏡任妍醜紛紜而無留無礙茲值仲冬嚴寒之際適逢千差坐斷之時全身放下來不管青苔生古殿雙足跏趺處隨他黃葉墮空庭此又是極現成底佛法最直捷底路徑現在大衆已是親見親聞他更有箇安心法子不可不知棹轉蘆灣風月靜簾垂層閣鳥聲閒

大覺尼掩龕一切諸法悉如夢幻妄想本空塵境自寂謂其生雨過不妨花片片道是死春來好看燕飛飛所以生身閨閣踏脚名門苦樂安危靡不經歷著如來衣成佛子住既無緣起不有緣滅在大覺分中可謂驚世霜鐘無塵完璧始終操行皆為正因生平大事已了畢也要到末後牢關更有一轉晝掩衡門春闌寂花飛一任滿階前　起龕舊時行徑已是分明本有風光不從人得雖則要止便止要行便行若非山僧指南終是惑南為北以拄杖擊龕一下　入墖最上一路密不通風此中一門渾無縫罅千聖莫能窺測萬靈不敢希求是以想念於時典感於世今日大覺既已到者裏安置向甚麼處月圓當戶垂簾子坐斷威音可自由

雪堂侍者火煙木參尋自遠過市瓶半載病時多命根子斷還鄉去慶快生平事若何擲火炬烈焰堆中飛彩鳳鳥窠不用布毛吹

克念庫頭火我與汝剃除鬚髮汝為我出賣生薑從人之情是非兼到克已之念時候不違今朝消算清楚我和汝兩不相虧然到命根斷處尚有箇口訣我可傳汝大冶紅爐雪片飛生平慶快無如此

為正修禪師起龕生於歙死於越心已安意已休十方坦蕩一句截流春光處處堪行樂不必沉吟問路頭　舉火天都生枝天華結果種種修持事事端正增一點則失其眞減一絲則非其志知君底事已分明我亦不妨重指註擲火炬曰看火　入墖火出木

盡灰飛煙滅粉碎髑髏銀盌盛雪得旨歸根是甚時節紅日三更照海門是非莫聽傍人說

道勤尼入墖人人有箇安身處從古到今不動不移同彼同此尚無染淨之殊豈有男女之異若是皮膚脫盡底玉骨珊珊髑髏粉碎時春風浩浩自然一到一切到一成一切成其奈時人不識山僧特為提撕遂放下骨觀雨過花時候春風滿路香

普雲尼入墖清風菴脫離殼漏子天華寺居安樂家鄉其生平志略已謂無慚所作事業人皆仰之今日到者裏更有甚麼事重重紅樹珊珊竹箇裏風光自不同

等觀和尚起龕大道體寬無易無難神機宛轉萬種千般雖是後人想遺愛相知不在久盤桓　舉火我愚菴老人生平用不盡一著子一切人摸啗莫及鑽仰徒然惟等觀法兄一肩擔荷撥出威音那畔狼藉百草頭邊縱橫幻境藹若春風尊貴勿居閑同秋水有時電閃晴空應機而發有時慈雲法雨隨類而周直得笠澤湖煙波鼎沸妙寶墖舞蹈稱奇在急流中既已當頭坐斷向火焰裏正好大奮全提克家有子於中無慍舉火炬此道神光貫牛斗法門寒冷不須愁　入墖唱雲門曲白雪飛花散慈雲門清風偃草

向來總道施機先妙用操從上鑪錘就鍛者規模鎔盡入室者英器式傳正偏曾不安排箇般伎倆在等兄分上只當餘事妙其間也則能出處同源必如是也乃見兒孫得力湘南潭北已極分明葉落歸根載容注腳蘆花月映當門處無縫明窺是指南

鳳山晴和尚舉火沒量大人者立言如鐵石滲漏絕無行事如日月隱顯全該故我鳳山法兄一生孤硬四壁蕭然有時嘔心徹骨切切唯言毋自欺有時截鐵斬釘諄諄只說住山好化鹿山頭放眼千峰寒色桐水岸邊矢心一味古風棲鳳山二十載目瞪雲漢手撮虛空石頭鉗斧轉見鋒芒愚菴家法愈加嚴整所以兒孫得力室內閒閒錦織金梭絲頭井井然則其道巖巖勞心夢寐如老人幾人不憖荷負力砥囂浮如吾兄幾兄津梁忽疲後昆何倚舉火炬尚遺者一著子向大眾面門上放大光明耳根下震大雷音總要諸仁箇箇知有去且知有箇甚麼從前高詠無人和火後莖茆展大悲

為思以禪師起龕坐斷古風十五年源頭來自乳峰前從今移步思無倦一道春光處處圓　同守菴舉

火二由一有一亦莫守金烏奮飛玉兔解走當年同煙作息有尊有卑此日合火還鄉無先無後明知箇事如開藏取寶一切現成却道陳年舊案全提不起因未得轉身一路枯木巖前致留觀聽草菴門外尚屬躊躇而今觸處皆眞隨緣便了神光閃爍無回互鶩出雙雙彩鳳飛

香萃妙明老宿掩龕修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唯地上聖人得殊勝慧曲垂方便提奬一切者也故我香萃妙明老師生平也秖有一副慈悲利人之心腸所以一動一靜願輪運於懷中一言一默慈

柄操於掌上有時不許夜行塵塵絕跡有時投明而到法法圓成緇素因而感佩法胤以此森嚴與地上高流同一規步可謂無憾矣而今慈範已停所作皆息一門湊掩無標的晏坐優游老太平

金子乾州司馬木主入功德林扶挽世風垂其青眼干城法苑見其赤心以不世出之哲不礙隨緣事有可爲之人何妨正性奮身博濟時猶花開錦上平懷常實處如月在長空一周一切周一用一切用者般說話尤是世情故常非道人之相爲也且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千差坐斷一句流芳作麼生道踏著此中田地穩更無天上與人間遂安位

來峯房振宗慈霖如石中朗四凶信火不變是體隨緣爲用示生示滅百發百中生平質朴遇物溫和振宗老宿得其眞體應彼雖殊我心恒一慈霖禪師有其妙用所以或長或短收歸夢宅是好是惡屏登幻場得鶴林不傳秘訣堂前常挂水雲包扶清涼久破砂盆脚下不辭風雪路爲人亦如爲已般般必仰先猷受益全在受虧諄諄乃策後進故春融秋肅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祖祖孫孫趨趨步步用底苦心作底事業于緇于素共知共見如石堅剛一毫搖動不

得如鏡中朗一絲擠蔽不得舉火炬獨有箇事未曾倒斷山僧乘時一一點明遂擲下一毛頭上神光現徹底施爲在此時

一指菴履常禪師起龕法無定相大道坦平百般妙用一句分明千手大悲攔不住鐵牛無脚也須行

舉火萬物一馬天地一指斗轉星移本不動此故惟履常師兄論年汲汲披厥妻風終日皇皇捱其冷雨有時親疎絕跡木人盡帶愁顏有時逆順同歸虛空橫開笑口自謂如入海採寶先求如意可以到處稱尊隨方受用若必待腦後迸出神光胸丈始爲開豁

則東墖有一轉語擲火炬火到松根知煖意堅氷厚凍也銷融　入墖淡冬殘雪藍村路早梅開者裏得箇入處雖則拈得來放得下猶是平田淺草合水和泥要作脫灑道人直下全機截斷果爾脫盡皮膚自然頭正尾正纔好與家裏人說家裏話以杖擊墖三下箇裏不須愁出入雲中犬吠是仙家

誕生法姪掩龕虛空背上慣打鞦韆夢幻場中漫搖木鐸惟我誕生法姪自有斟酌不作者般行徑所以出衆田門水銀無假絕孤鴻侶造詣皆眞有時放身林下盧仝月蝕詩讀到三更有時偕友水邊雲門太古曲唱高一調若謂雨花堂青苔未埽須彌座曉霧尚攢何殊壘上添煤可拈過也寬懷此日且高坐閒看秋林黃葉飛

幻居了蘊首座起龕　一著既了五蘊即空頭頭無礙法法圓通如今移步出門去一片秋光在眼中　舉火拈火炬者箇欛柄我了蘊師兄一生憑此和氣待人方春大地精嚴立巳片雪紅爐僧俗心悅而誠服慈大可尊遠近感慕而不休德純爲重其志於至公之道雖臨終不敢輕忽幻居屋數間破蒲團一箇委託後賢巳是極安今日衆大檀越諸山尊宿團圞聚會共作證明者箇欛柄也要放箇著處遂擲下大光明藏絕邊涯出沒卷舒無不可　入墖本分事閒時做得徹頭徹尾到臨時受用才得省力故放開時目前指出千般有絕滲漏處却道其中一也無有句無句抹過一邊此中若了無餘事門外著苔任落花

石齋入墖山中或有事即喚石齋來平常心是道說著便疑猜從無量劫中幻生幻滅不知眞際所詣如今到了不用疑不用猜碧天月滿秋剛半遠浦雲衝白鷺回

臘八日密行尼請爲母墖前法語恩恩罔極密行回測日煖氷融山光水碧老釋迦夜裏被明星刺破眼睛却言一切衆生皆具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山僧道旣人人本具要證便證有甚麼執卓拄杖箇中無背面何處不玲瓏

道目者舊封龕大道無形至誠可表三十年風霜勿厭一切事果決無疑或逆或順心內如如是短是長目前了了憂慮實爲叢林蕭條乃見行李自信得抱道之人匡扶法社毘贊宗猷任勞任怨有所不免惟志願堅固者能之幻緣旣盡來去翛然如君標格今時少門掩春風且放閒

白蓮嗣法門人弘持願上座請眉
先師太敬之瓚禪師對靈法語云門前屋後稻花香
劫外風光已盡彰一曲還鄉秋日好白蓮風靜木亭
涼若論此段風光上至諸佛聖人下及蜎飛蠕動情
無情等皆有分非是佛向上人獨得之家私也恭惟
敬之老宿之靈素性淡如秋水凝神屹若寒巖戒潔
如霜德溫似旭培訓後彼不愧初心一生得力處世
路紛紜莫問渠萬事自甘休人情翻覆非關我是非
同異消歸一念冤親憎愛總合一心有時小艇若溪
閒尸野鶩有時一節鶩水捷若飛湯異寂高耆舊之

名白蓮重尊宿之望以其卷舒與奪任意縱橫故於
生死去來絕無拘礙雖然究竟到極則處更有商量
在且道商量箇甚麼卓拄杖云聖凡彼此無分別把
手同行一路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八

侍者本玉錄

雜著

訓門人十要

一既得法印必加精研差别不得離師太早

古之學者嘉言可以軌物善行可以服人故奮志於百城置身於萬里饑寒不顧毀譽不動祇期悟明生死大事而後已一旦穿透投契師資如空合空如水入水磨之不去名之不來有不可測度者蓋慮祖道恐不得人則失其傳必須行解相應之士俾紹厥統

庶可以唱道利生而名譽勢利不足以爲籓也今之學者則異焉既不誠懇咨决心疑亦無淵弘博雅之量足以服物汲汲以囑累虛名挂牌長老或委曲裁成學人竟居然承續由是狂者妄行巧者僭竊既爲高飛得志遂爾遠擧暢懷至覈其差别因緣十箇有九箇荼然無稽之談饒舌大書於冊貽笑明眼不可勝指此非假蟲亂鳴權花速萎之類乎昔南嶽讓得法侍祖復十五年青原思得法侍祖復數載迄光千古不殞其美恆爲紬繹不勝懷想也屬我門下凡法門爲重者確到古人田地法法無差事事無礙纔聽其天南地北東觸西觸否則面墻之譏飲氷之疾與市輩不同者鮮矣

二發明心地當以報本爲先不得辜恩負德

孔曰無違佛曰孝順謂至道之法繹其旨趣娓娓洋洋蓋世間出世天性孝義原無不恩不義之父母之師友吾輩圓顱方服以至道爲家務不思報本反加戕害可乎覩今惡薄入其室操其戈者有之受法乳蒙提策一言不合飛謗書騰怨語者有之頑愎不神習氣不化不能受鉗錘背楚投漢者有之未得記莂而怨尤於人或承記莂蠱誘凡愚美食豊衣高居燕

享其師龍鍾白首屢年不一動省覲之思者有之與同學論議參差致挾讐於師者有之是皆梟獍之所勿若余甚不取也既定師資之分即有道義所屬休戚相關患難相濟忍詬以塞嫌隙致敬以崇法模夫風愈趨下誠在乎履至道篤孝義之人自礪爲要耳彼死後向土饅頭邊曲躬禱鬼何如生前面面相覷爲得時時相對爲歡上報師恩下惇友誼此古人所以必踐於禮也

三欲爲人師廣究內外典籍不得疎慵自畫

握麈面南稱爲知識將行其道德而訓學者於未成

自有治己之術而無開物之能獨善可也利人則不可何者才不足故也夫不究外書人事罔諳匪窮內籍法性不弘武帝猶問劫灰羅漢不識赤鹽蓋有驗焉歷觀上古尊宿三藏教理靡不精通諸子典章無不辯析其人雖往道德垂於後世聲名顯著而與日月爭光不滅也今之後生覘進雜毒蒸心即稱參禪者佛之一字尚不喜聞況說甚三藏百家夫藉口自飾不肯潛心蒐括體任力行至於輕忽毘尼增長貪嗔如斯之謂敗種蕉芽不足齒頰爾等既卓然有操道之心或於水邊林下或於叢林衆中立堅强志氣刻苦磨瑩不失寸陰斯為英特若安於慵惰晝於自滿則猶脫轡之馬無楫之舟而欲馳遠道泛重溟其有濟乎虛負堂堂之貌實同蠢蠢之流糞土墻檐板漢一肩負去曷以無懼請試思之吾言果有當否歟

四出世行道切思開拓古風不得同異相埒世尊說法三百餘會王化恆河沙數剎土廓善權之路弘濟益之津比三界為一家視四生為一子曾不以牛羊眼觀衆生噫嘻眼界何其寬廣胸襟何其濶大也後人不識大同無我之風堅執井蛙淺隘之量乃謂爾是臨濟我是曹洞隣比吳越至親仇讐何以化世俗去貢高離我相乎追思馬祖爐中受戒石頭家裏傳燈以洞山之斂學為臨濟之克家意謚和藹乃若是哉夫世之矯枉是務娼嫉自矜者斯不可與交耳況仁人具純誠救弊之心匪德全而量包之加以讚美不存爾汝則爭鬭之風曷息而同異之情曷捐又何以啓迪嗣良標幟後勁耶故處世當我禮於人不責人禮於我便是超羣拔萃之儔以此獎俗俗無不淳以此行道道無不達則無量法門擎在掌中四海波濤吸入毛孔誠為不難尚有宗風而不大振者哉在後之賢智眼明者力行而質諸叢林之荷法大老其可

五清節孤標應以甘貧恬守不得諂諛趨熱長老行道每不耐清苦而降志學者為道每不甘澹泊而易心所以欲戀名圖位者諂媚馳求無近名之善遺遠誚之悲祖道由之陵夷化門由之衰弱古人恆為歎息而不能已者此也雪山老比丘棄萬乘之尊忍凍餧嚙氷檗遂為三界師四生父無礙為用無畏為尊洪仁累德迄茲不磨曹溪踏碓翁本是樵夫佩黃梅法印行達磨心宗王臣不理天書不來而至道彌彰美德彌備歷有然也蓋世遠代崇雖不能面

承誨勅試景遺休猶洋洋乎如在几席所以拖道之士有力則畢殫爲法之功無緣則襲跡西山之趣淸風望重本色譽高何入不自得也奴顔婢膝徒供諛媚已爲有識者竊笑矣吾家苗裔其有門庭相勝熱鬧效顰納誕貢欺務得患失汲汲營營啓壞法之端者是爲法門罪人鳴鼓攻之愼勿護惜

六崇事服食宜以簡素邁古不得奢侈恣縱

趙州垂老不葺住院隱山至死不欲見人玄泰上座麤布終身香林禪師紙襖挂體扁擔以橡栗爲食大梅製荷葉爲衣惟政橘皮湯止渴懶瓚糞火芋充饑

眞淨以舒王齋䞋素縑嫌其華麗却之終不用投子令人辦米同煮共飡是數老於法社爲千古榜樣蓋欲使求脫生死者休心息念斷絕攀緣耳豈令人不可以爲鑑每見近日長老旣不能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博淸虛之益乃廣求玩器盛事服飾出則扁轎入則羅列食必求精器必尋美左右僕僕如豪門之廝役甚至光梳頭髮緊峭紅鞋腰繫鐔胃縧手捏龍頭杖莊點江湖街耀耳目從者則稱此是某處大和尚自矜則謂我是某宗正傳愚夫愚婦望而匍匐敬爲古佛降臨不知遇明眼人唾爲白日妖精出現矣吾雲門家法向惟眞誠簡素流芳播美其有前項循名背實之徒闖筵混諧卽時擯黜免使簞瓢陋巷之君子謗我佛法中多此妖邪也愼之愼之

七陶鎔後進所貴慈柔寬裕不得任意驅役

四方衲子遠離父母之側千里奔馳問道知識之前是知識卽父母也試觀天地將欲栽成萬物先以春風和氣鼓其姿胎旣以秋霜嚴威肅其成効若寒暑違時雨露爽節則萬物安能鬯茂乎故衲子最先造就須爲異日法門正器亦必春風以鼓之秋霜以肅之始得成材不然則經春隨萎望秋先零何貴師長

也哉所以知識視衲子爲眞子衲子敬知識猶父母導以慈柔厲以威嚴智者策其成鈍者撫其進老者恤其寒溫病者濟其藥餌有一善爲之揄揚有一過令之洗濯淺窄者寬仁以廣之暴戾者和順以收之如此提撕如此涵育其不成材者幾希昔黃龍南器量淵厚不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起臨濟之道於笑談之頃舜老夫室中炙燈灑埽躬自爲之謂寒暄不定起止無常不欲終勞於人也奈何今之長老視學者猶怨對不問饑寒莫省勞苦驅使

如奴隸呵斥如狗彘無故笞辱稱意嫚罵應拂以春風者反降之秋霜應厲以嚴威者復與之和氣憎而不詳其善蹟愛而莫審其惡源毋乃謬歟惜乎近時衲子無眞實心習輕狂而多憯刻尚猜忌而少節文聞過不即改見賢不思齊佚逸縱横切磋罔受語忤則荆棘蔓於胷前機逆則劒戟鳴於臍上又何其自甘心而陷於禽獸之倫棄其始志也耶故望有志入道者當挺身拯獘寬厚毓賢庶幾無愧古人也

八保身全德惟在謙恭盡禮不得倨傲招尤

我見得法者自謂是大善知識矣凡詣客館旅亭神堂鬼廟坐必移向南稱必曰山僧士大夫晉謁不論其邪正高卑強之稽首師僧來見不問其盛德高年久參宿學據位受禮及與之盤桓者識其知見偏僻行業荒疎竟庸流之勿若由是被人驅逐而徂者有之捶撻而逍者有之不亦辱宗門而羞當世之大人耶原其所由蓋謂心麤器劣未能虛承師友之訓故至於斯昔之高名尊宿往往有不能謙下及好譏議人短長累嬰大患者雖其名高則累重功大則嫉深然所以致禍之由皆起於倨傲也今與士大夫及名德尊宿相見何妨主賓昭穆列坐晤談其或果具問

道之誠而有尊師之誼再爲轉機亦何不可古云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豈必以南面之位爲尊哉理皎然也吾宗有尊卑之定禮上下名分無可移易或他宗名德尊宿以道義枉顧相訪當從法門爲重致敬盡禮莫膠門戶爭於大雄則合於古人尊賢尚德之高致者也

九居位激揚要在開豁正見不得麤纖湊泊

先德以大事了達之後孤峰絶頂石室茆茨隱遯過時曾無住持事間有雲水跂慕來咨詢者偶於石火電光裏垂一機露一句穩實平坦毫無造作與學者拔盡貪釘抽盡格楔直使脫皮換骨頓悟佛之知見而後已也逮百丈以後始有叢林行住持事而居位提持猶純以向上一路示之直捷根源不許人坐於識情坑子裏作鬼家活計如殿裏底靑州布衫廬陵米價曹山顛酒雪峰輥毬禾山打鼓溪深杓柄長鋤頭三斤鋉洞山曰我常於此切是數端者所謂如塗毒鼓聲遠近聞者皆喪如清涼池使人能除熱惱如大火聚使人不得湊泊蓋上古法幢大半於深山窮谷而尊宿亦刀耕火種無求於世故爲人激揚此事長說短說正按傍提俱中律呂盡合古轍豈似今時

城隍裏趂熱鬧其上堂小參多人情修飾麗言綺語周全世諦未嘗見爲學者略一向上提持古風其埽地也歟後之登曲彔木牀欲代佛揚化者當如師子吼作無畏說驚散狐狼野干之羣揮金剛王寶劒掀倒無明窠臼把學者心識路頭一時塞殺彼或是箇人能於其間尋出一條通霄大路當下直詣如來不動地位此謂之徹悟見道方敢曰移天轉地殺人活人斯爲長老者之作略出格也然時難獨異免不得周全人情世諦秪將一二語便帶過去無斧鑿痕跡是爲善說法要雖然非徹法源底深蓄厚養於干戈叢裏血戰一回欲得大自在恐難語哉

十詳求嗣胤從上慧命攸關不得妄授非器

醍醐上味也非琉璃瓶貯之則器爲之裂而醍醐亦終棄於地而爲穢物無上妙道醍醐也傳非其人是貯不以琉璃缾也能不懼夫終棄於地乎惟儆惟慎毋容忽也蓋菩提達磨觀我東土有大乘根器人可以載道航海而來臨危不懼受毒不傷直以雞岫一脉委付神光以至曹溪踏碓老翁衍而爲二派曰青原曰南嶽青原得石頭而正宗丕著南嶽得馬祖而大用斯彰其風規亦可槩見矣故大陽玄祖已嗣八人而復託浮山遠公爲求法器遂得投子青洞山一脉緜亘繁衍以至雲門師翁示現大振新豐之道王化於浙東時大江以南人人耳裏始聞得有少林直指之道謂吾本有之一大事因緣也則親依者雲龍風虎皆一時英雄豪傑之士然繼其傳者有數幾人尚多赤梢鯉魚寧聽其搖頭擺尾向南方去者爲無限今雲門兒孫雖已徧地猶未免金鍮相混毋恐衰夷猶是漸也以故欽服先輩授受之際法眼何其精哉古人十年二十年相依扣擊尚曰某甲何人敢言住山某甲何人敢當此記薾然今時人心志陋劣不重三學匪勤六度縱或聰明雖可心術每舛非素經陶鍊不可草草授非器而致累遺悔於後莫若謹於先以須琉璃瓶而貯此醍醐可也

門榜

去聖時遙人心日劣挾複參尋之士本爲大事因緣而梯山涉水冒暑經寒及乎到處惟圖優容輕款不就本色爐鞲煅鍊盡向斷常阬子裏埋過一生縱得一知半見從幻殼上揑怪心識裏摶量忽朝撥到涅槃堂裏破牀敗簀孤燈獨照纔將平昔學得底微細揣摩毫無用處蓋無他故皆以沽名要譽而野狐窠

窟不曾擊碎也今特告諸賢衲緇離邪黨逐群飄零入叢林親知識必以生死大事爲懷操鐵石心辦眞實志端在自己推求别人不能相代二六時中好惡境上驀然踏著自家要路不妨瀝膽披陳是則與汝決擇非則與汝蕩除果到大休大歇之地雲門不待汝開口動舌卽爲稱賀曰且喜上座大事了畢那時一任孤峰頂上呵佛罵祖不爲分外如斯而報父母撫育之恩酬師友獎提之德總不難也苟未到此境界務要踏實做去命根自有斷時若謬生穿鑿妄意馳求貼肉汗衫愈脫不下無明習漏轉見幽深然此

事在聲色語言上不可求離聲色語言外不可得實乎自肯不借他力到此便超生死始終之患或於差別機緣相似配合光影門頭牢牢認定生滅居懷驀怒著面據實而論總是棄舍金寶擔負瓦礫究竟是自相欺誑徒役身心逆順境上打疊不過生死根前無可濟事是故切須厲志研窮潛心體究眞實履踐審細參詳其正知見不生退屈則久之自有徹透之日與釋迦老子作種草豈可輕小結裹耶如有擎拳豎指胡言亂喝拂袖便行作種種惡態或以倡狂而自恃或以多語爲尊貴勘其見地茫然覩其起坐乖戾如斯之類是謂謗法亂群若何容縱意則彼此遊地獄業皆無利益欲革弊生翼扁擔橫肩姑聽之我不敢濫謂省事之爲快也間有打破漆桶撞倒露柱提著鼻孔拾得眉毛却請不時入室傾心吐露拄杖子自能定其賞罰

題古雲門語錄

宋雲門偃爲雪峰嗣堅石頭乃五世孫也其遊行如獅子王說法如雲雨酧機如疾雷閃電出語如樹凋葉落體露金風使人無處湊泊死盡偷心是故聲譽赫奕愈遠而愈光者抑有般眩若香林遠巴陵鑑洞

山初之輩皆一時龍象此所謂爲法門得人而其道大也噫觀夫今之世祖道陵遲人心翻覆上下偷安爲人師者臨事而改步爲人資者恃情而忘義以是卜法道之興衰見人情之厚薄至此不覺掩卷長歎涕泗橫流因援毫書之

閱散木師翁語錄

明神廟時達磨一宗幾泯滅無聞矣散木師翁秉願再來實古佛行事雅量寬宏道大德全於同源異派見一舍一德極口讚揚而亦以謙卑退讓不如是洞上一宗何由振乎所以雲門會下無禪道可傳無大

法小法與人來者只教放下並不許裁他頭角也蓋地裏搆得著如畫錦還故鄉千萬人中不過幾人而已有以得失相馳識情測度生滅塡胷是非挂口知其終不可以爲種草不堪受鉗鎚者益遜其言卑其色以教誨之尚有望乎成大器吁大人眼界古佛心境待人如此其廣謂可思議哉

因事偶書

蕉菴二十時卽行脚操方參十餘員知識歷無數名山鉅剎凡所到之處如倚天長劒八風吹不動是非不能搖研究之切好學之篤甘於㷀獨能於忍詬殆

今四十有四齡尚不敢絲毫改步總以佛祖之道爲懷也是故有葛附者恆以本分事深相策勵念其饑寒問其疾苦不翅如慈母之育其子蓋有望其爲法門材器然往往以事任之皆紛紛以是非相擊猜忌相攻師資之道罔聞朋友之義不顧以此卜祖道陵遲知法門衰弱矣或非其咎則循本而言莫不以予夙昔緣薄之所致也自今而後不可更作此累氣蟲豸以玷法社虛度光陰將訪亮公之迹於西山埋隔韄於深雲絕巘此吾志焉庶可以謝過於後賢佩佛祖之遺訓癸卯五月十七日書

南禪師答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病悉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耆公本色作家也夫今時壯盛者皆豐其衣美其食而謀道之志淺荒其老大而不之省豈人之非古而道之有弊也耶

觀學者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而氣節尤本於心術何則有誠與僞也誠則久而日臻其盛僞則矯而日見其衰矣昔暹道者受雪竇獎訓飾羽之惠最久將舉住金鵞而暹公不欲赴乃潛書二偈於室中遁去後嗣德山遠山下婆子聞之卽詬詈氣節之謂何乎

侍者承太陽玄裁培撫育之恩實深樂爲背恩負義之事後竟塡於虎口心術之謂何噫二公之馳譽於禪鋒法社莫不以雄偉之器許之然自恃而背恩趨豔而改節昭昭竹帛殆不免明眼之譏是以誠與僞可辨不妄歟

讀紫栢集

夫學者操心礪志期證妙道猶致信於言行學問雖深然品質之粹可知也紫栢大師氣岸高古骨格純鋼嚴門下人如疾雷閃電雖深泊者有英靈禪學乃試之於位履歷既辭顛危不懼然後許其入室垂以

訓誨佛祖正脉授於人若斯之慎也三平爲大顚侍者因韓文公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一語顚良久公罔措三平乃敲禪牀三下顚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曰和尚門庭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旣見其侍者亦知其和尚門庭此二尊宿可謂德博而緣厚師嚴而道尊故下令如流水之原悉順衆心上下能相親也蕪菴見古道傾危欲一意匡扶以效愚衷然道慙德薄力不從心餘不暇論卽侍寮約數條以諭直日乃怠詭不遵會客持名之不至似謂立於左右有恥辱也強其所不欲則謂慘礉少恩而生怨惡矣曾聞石屋云施爲盡有不如意只得消歸自已休余恆事斯語得省憂悶不爲無益也

送亾僧

聞人遷故也親者號踴哭泣疎者驚訝歎傷然人於世間生死亦常事富貴貧賤男女僧俗從古到今無能免者其感傷歎息何哉爲虛生於世間而不明於道三途六趣未測其往也叢林中每見送亾僧者肆志蕩然談笑戲謔恬然無憂戚習以成風欲佛法不湮沒烏可得耶古德云亾僧面前觸目菩提此語絕

無人舉著卽舉起皆輕輕放過悲夫

職事序

道無汙隆世無醇薄觀其得人則盛衰可見也昔師翁弘道東南之時純以大同之心廣以等慈之化鱗萃匡維相與成護皆賢才碩德之士噓氣爲雲霧喝水成氷提衡列刹彈壓諸山視爲餘事卽喈滅以來幾四十年奕葉相承已數世矣法燈與慧日並輝而覆盆之下盡覩其光耀也蕪惟慙德濫廁法門無力益土巍山不能增鹽添醬所望其有志於道者同願弘揚各盾分任恪承祖訓表率人天高精進之幢銷人我之垢則師翁之遺風餘烈復見於今日矣

堂規序

一大藏故紙不是瞿曇說底千七百葛藤亦非祖師傳底以箇些子累得天下人橫也不是竪也不是陝路上更被人推落萬仞懸崖直得筋斷骨折緩緩地蘇醒將來尤道我因此出一身白汗慶快平生到雲門會下猶是官驛裏摭馬糞底漢未爲奇也欲紹此箇大事須硬著脊梁骨把疑團子放在胸中勇於自信任於安危有朝卷起簾來看見屋頭山色秖有囲地曰是吾本有之物豈復辨其是與不是耶此謂之

過關者不必從關吏問可否其或於坦途上自生窒礙萌好惡之端乖動靜之相非特受關吏盤詰而自無出身之路不見我雲門關裏妙密之事也故預約法數章以作攻玉之石惟仁者慎諸

共住規約序

夫先德出世利生孜孜焉不怠于心蓋鷲嶺大業之重慎以禦防和以備禮惟恐厠以不勤不志之人養其無慚無愧之習擾於羣亂於衆而欲建法幢立宗旨為甚難者故有叢林必有規矩以清規之整肅猶王法之森嚴俾疎庸愚陋之人凜然懼而不敢犯也

所以開山師翁體先德教化之心痛切至淚歎世風俗改薄從醇知無不言言無不行皆勤於石諸方嚮風莫不以為法更加新條數款補于後要人人篤勵事事整齊則法社日以滋盛化風日以悠長道業易于成就也

題愚菴老和尚語錄

愚菴老人天資豪爽風格凜然機辯宏肆造詣幽深近代尊宿無可與並其至性孝友猶為古今之冠遇猥媟不堪之士對以客氣穆然琢磨英偉之器不假辭色往往聞風歸就者始依之視為甚難而覩久不

自知其意消信之謂不可窺測也蓋眼高胸曠鋸牙電舌呵佛罵祖以身任之其視門庭狂鬧得失交加高見低首媚悅凡愚以狙詐豕貪羅致學者為之扼腕攢眉喟然而流涕曰時移世異宜其風掃地矣乃退雲門之席而築室於明湖之上以忘機瀟灑為佛事後雖播化東吳弘法檇李悉如月印千江風鳴萬籟事事隨緣應之而本無心此謂大慈適化之軌非今世栽名培譽所能及者乎時上堂示衆等語嚴峻高雅有石頭德山之餘烈妙能契其機者有佩其語而為箴誨老人聞見必責之曰語言文字壅蔽正途豈

爾所以求道之志耶嗚呼此言眞為藥石深可以治末世學者小知淺見之病但揭宗門旨趣啓向上妙門終不可去其語言也予因輯之編之復刊刻之傳於後世俾覽者其以是洞徹心源發明性地人人為至寶可也或謂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道著一字紛紛以此為不必亦可也然不知誰是其人甲辰六月日書

題佛日石和尚語錄

佛日石師伯者天下之大人也何得而知之始吾於崇禎壬午秋往寶壽見之覩其動止翩翩欲仙瞻其

形儀彬彬尚稚世所未見者逮閱其全錄妙唱非于
於舌全提不借於言燎天灼地鑄聖鎔凡相與戮力
而扶洞上將仆之宗槩其布事行令嚴肅而寬餘使
一切人可親而可畏即吮毫揮紙亦別有一種宕肆
韻致是為天下之大人謂不謬蓋若人逝矣豈復有
哉因三復而置卷長歎

讀古南牧雲和尚語錄

今時尊宿提唱舉揚其言句偏滿寰區然非困於重
遲則務於輕巧非涉于纖穠則同於鄙俗皆不能脫
略窠臼而遊自在中道也獨夫古南語錄平淡而雅

麗簡古而精到無論久參初學目之便曉然非見道
卓絕純素任眞其應機說法不易到此田地若謂其
從事翰墨工於詩文則失却一隻眼也蓋是天童眞
子此其淵源所自明矣因讀其語乃喟然曰不獲親
依席末躬聽舉揚而為歎慕之不已故為贊曰如曠
劫饑人將無沙米作清淨飯愈食而愈不厭恐世人
鮮有知味者甲辰閏月日雲門某題

因事記言

佛法全盛之世祖道大興之時知識道德是務勢利
罔趨學者節義為懷參扣為急故衲子為大事因緣
千里天涯孤蹤海角眼界寬廣胸次開濶是非得喪
無動其心榮辱毀譽不搖其志顛危不顧饑凍不憂
所到叢林有可住之緣遂放下瓢囊十年二十年撒
灰不去潑水怡然若不悟明誓不出山若不可住者
寧可民間借宿如過盤游之鄉水也不嘗一滴是為
英靈豪傑從武道成德粹一旦唱道利生事事法法
頤指如意乃見到行到其利益瀰於大千光明亘於
萬劫也今時衲子見昧而局學之未至不親明眼尊
宿而望勢依違蓋終身望道而未之見者有驗於此
余於甲辰元宵期滿解制已晚參時諄諄開示謂大

事未明得住且住不妄浮游浪蕩虛疏歲月徒役身
心及乎詰朝粥能高擔低拼傾堂而去後問侍者去
之所以侍者曰彼諸禪人願各久隨謂和尚不似諸
方卑躬徇意挽畱是以去之無他故也余聞之不覺
涕零哽咽者累日嗚呼古之學者撒灰潑水不肯去
今之學者優容婉語始能畱是知佛法之衰祖道之
替人心嬌詐一至於此雖黃面復生達磨再世恐亦
無能挽捄噫可不悲歟

蔗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八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九

侍者超標錄

雜著

雲門室中座右銘

祖既有嚴訓師亦有良謨世事甚浩博智力難與俱
隨緣是宗趣矯飾非宏圖捨巳以逐物拾礫而拋瑜
營營愧青蠅寥寥無白駒運無百齡値空懷萬劫餘
法門最廣大無以同異區服人惟至德無以好惡拘
上下存謙厚聰鈍匪一途劣機莫峻拒踵器豈用呼
於心無諂曲於道何疾徐先輩漸凋落後賢將焉趨

不弘二利心何貴千金珠拊躬而循省孰謂非濫竽
疎慵而逸佚何以慰頭顱朝思而夕惕斯銘聊自書

寓室東銘

芙蓉崇化省緣嚴告雲門勵賢放下爲要振奬典謨
職鏡並照標格嵓嵓家聲浩浩半瓶若搖識者致笑
夏蟲亂鳴聽者增悼緊自箴敕宜端履操法海汪洋
道山峻峭約量而充隨力而到美器珍筵漏卮棄奧
慧命懸絲氷雪惟劬事帯纖疑風號萬竅美巧沽譽
正人匪蹈厚德殊恩擬何酬報若頑若愚似矯似傲
與世茲茲罪貽名敎

寓室西銘

高峰众關終身韜晦幻住活埋珠保絕類扶顛勁志
積厚始邁一語流傳千古無配青蠅慕鋞唾溺則敗
飛蛾赴焰顛顙可待故爾朂焉夙夜靡懈電影薄軀
空花世界寒暑交攻日月相代瞬息不來尊卑異態
先聖諄諄後人憒憒鷦鷯借枝毋論夙隘萍託雲浮
蹤跡何礙守朴從眞稱尊遺誨于出于處審利審害
略書槩言自警自佩

座右銘 東楹

資非英敏氣不豪雄傳燈濫冒有玷祖翁茲茲業識

寸陰誰惜幾得知非齒搖髮白祿位忖量輕於弊帚
住持福城捉襟露肘正因衲子有志相親均嘗甘苦
培養元眞隙駒電影豈美久長榮枯成壞一味家常
關心慧命此中耿耿身輕匪知累重不省同異封疆
好惡紛競伐木傷枝法苑斯倆軫念切思世衰道弊
寥寥古人滔滔時銳隨流於昔老大惺惺驚天動地
滾愧無能嫉忌風高我慢山峭無諍息囂吾宗綱要

龕室銘

普化作賊臨濟饒舌心不負人爲巧成拙須彌粉碎
虛空落地迷悟淺淺是非毀譽惟大众翁纖芥投鋒

日杲夜半消息誰通

自鏡五約

身本浮漚世維夢幻秋葉待霜夜船到岸髮白齒落
隙駒閃電閒當靜思誰之過患虛棄光陰循情流轉
進德無勇噬臍可歎不加報勸生平何辦檢身醒惕
行同跛鼈拙似山鳩荷負絲力竊位隨流人情非古
法苑凋秋鶖名致累蹈實招尤怔發湙省有愧先猷
化城寶坊咸謝爲籌老之將至應以退休不避別請
法離同異道絕是非先哲雅量千古流輝焚香默坐
不負來機主賓歷然別傳是依訓言勗我佩如渴饑

世諦聒渠法屬怨誹登時揖退情願久違謹剔是非
從上關心慧命千係英特堪任匪器斯墜入室分燈
嗣恩爲志投子鷹揚雲門起弊大道復彰正宗有繼
梟鏡囂囂鳳皇翽翽子莫能知瞻彼所契後嗣可省
先聖入鄭四生仰化安樂貽謀後賢斯藉尼院不登
難尋謗鑠息世譏嫌至寶無價孰謂是法本無高下
縱到平懷自救不暇佛事齋筵概以辭謝不復尼寺

示印山公九

鑑湖秋水是吾家響接雲門路不遐信得歲寒松有
操鏗然古調向人誇

青山埋拙本初心豈謂虛名累到今篤木擔肩能脫
卸長廊風葉揀秋陰

示曹山水機

頭顱堆雪漸龍鍾蜃閣無能坐懶慵業債此時還得
盡歸來相對惜衰容

眼前世境實譊訛厨冷室空累汝多從上我知無定
法化龍杖子縱横拖

勉天花法柱監寺

門庭浩大讓師爺旗閃大華四面紅脚下兒孫皆傑
出衡余無力顯家風

兩年坐笑舊乾坤汗馬多君實耐煩說到法門心耿
耿寫詩感謝不勝言

閒時耆舊隊中看垂老叢林任事難英氣堪爲東道
主唯公楨幹可凌寒

十二時歌 樵李資聖寺作

平旦寅語言動輒少機輪微妙百千俱抹過翼奴白
牯盡生嗔不求富豈嫌貧舖子臨街逐日新暗地思
量眞好笑黑漆皮燈要照人

日出卯箇樣清閑無處討古路坦平過客希室內紅
塵長不埽聽綠樹啼黃鳥聲聲說與知音道照來明

珠在眼前免得區區問王老
食時辰笊籬木杓盡翻身瓦鉢香糜鐘箇飽家活從
前說向人利名路佛祖嗔青嶂白雲是舊隣公侯門
第懶趨謁要取精神益自新
禺中巳此事賢愚定自委鈍憨無福守林泉驀鼻牽
來入鬧市大官人老居士酬應稍遲便不喜如斯拋
擲好光陰曷曾達得空門旨
日南午滿堂雲水鳴齋鼓紛紜五味美諸方冷飯鹹
虀難落肚瓔珞糜椽栗脯不識古人義何取若問全
提向上關一箇拳頭當面竪

日昳未欲返神駒無巧計多閙閙巷賣花聲不見截
林增道氣競高低立同異豈是靈峰真苗裔六聰虛
靜一甌茶誰管世波如鼎沸
晡時申魔佛同覷六塵爲憐積劫飄零客未得歸
家問路頻縱相遇若不仁救焚手也無處伸銕牛入
海難尋跡嗟怨時常罵四鄰
日入酉胸中冤恨難分剖細簡空囊一物無使得山
河顛倒走畜不揚惡不朽銕眷金毛喚作狗象龍逐
隊進門來相知豈在千杯酒
黃昏戌幻影浮光俱屏跡壁根蠋著赤斑蛇直欲咬

人到見骨枉施勞空歎息漫數疎鐘送白日昧道英
靈亦可知少林堂奧生荊棘
人定亥精進不生多懈怠潑釋雪山老比丘六年徒
把氷霜耐樂輕安忍皮袋纖暖高眠何罣礙一語參
差起怒雷當時牢扎無明寨
夜半子萬樣無如熟睡美隔壁人談夢裏情喚醒許
多閑道理每捫懷難啓齒從上祖風提不起心念紛
飛正未停始悔披緇靡及矣
雞鳴丑忽聞鐘響忙撓手不起繩牀問阿誰看來徒
自揚家醜一爐香三稽首世間禮法何曾有紹續瞿

曇後可慚任從喚作癡獃叟

出家紀頌

辭親

鬢縮頭心拌北堂諸隣指顧淚沾裳老親家裏悲傷
切遊子天邊去路長問学于時曾有志謀生在世豈
無方欲將巳事求明白罔極深恩棄道傍

禮師

問津涉險爲多岐明導深尋不可遲秖望銕頑堪入
冶敢言米熟未經篩狂猿心冷青山夜烈馬蹄神紫
陌時銜感豈同浮泛子翻雲覆雨日成碑

薙髮

世務塵緣冷似氷更摧因地果相應披緇若不隨流俗落髮何難作好僧弊屣輕榮追悉達風旛擅識想盧能從茲體被柔和鎧嬌猾波旬盡服膺

擇友

葛倚長松聳太清人能弘道遠求盟玲舜秋雨惟三省宛轉春風愼百城鮑叔情殷成管子兪存雪阻喚師兄世間出世論功業靡不承流藉友生

苦行

天生古斂不辭勞賦性愚頑借我曹出世每聞家業

大入鄽多羨行門高心燈譜上存冠冕氷雪叢中見節操耽懶情悠當憤激恐人譏虎類山猫

學律

鑄魯成賢理自如深知習氣最難除束身快入南山室得意幽尋西竺閭制度擬追三代禮精微尤勝百王書秉蘆踏碓諸先覺不識當年孰卷舒

聽講

曾戀窐第秋復春台賢席上有同倫修途託跡元隨俗絕壁怡心似逼真耳畔畏聞擔板漢言中怕說守株人寬洪法性波瀾濶入海量沙枉沸唇

參禪

花前一笑喪單傳得髓分皮更可憐欲辨是非高壁壘強分迷悟困風煙誘人說有三乘旨訶已行無一事便大夢枕邊時喚醒盡樓終日罵青天

悟道

水窮山盡擔蘇肩超破塵埋現裏天沙苑好隨黃蝶舞蓼汀閑逐白鷗眠揭簾長慶空相語上樹香嚴亦自顛景致現成無管帶與誰同樂太平年

受囑

路頭踏過萬千層歇得狂心累轉增笛裏應聲微白

鳳世間飛譽類青蠅敲門深夜堪聯譜立雪終朝可繼燈謂我無斯雄略志芥針投處也吞氷

行脚

先賢老大擾煙波天塹知予遠亦過落日投村青眼少空山問路白雲多鐘聲一隖尋松徑秋色千嵓上竹坡菴主此時無定跡草鞵幾緉踏消磨

乞食

我自調心不借籌省緣術乞古規猷黃鸝語俏聽書閣白雪歌清辨酒樓夢熟千家隨物化春濃一鉢與天遊垂裳秉鐸擔餘累有把緇衣換綺裘

住山

到處衝人若醉狂此時甘分老山蒼愛閒已慣寒苔屋閒世徒誇畫錦堂土硬鉏頭堪淬礪溪深杓柄可能長古磚磨拭堪成鏡待照嬰兒兩鬢霜

開堂

抗跡嵒阿不自由風驕水急強隨流身依南北同征鴈心逐高低任拙鳩頑我終慚搖玉麈逢時深可惜金甌雲門石路松陰裏悵望千山一片秋

隨衆

豐筵荒席已同羣詎埒甘辛悚畏聞作息暑寒洵有致精麤粥飯理無分純全兩足尊諷御標幟諸仁載逸勤後夜雞鳴常自省先賢版籍與誰云

看病

孤蹤百楪飽風霜已事深求遠故鄉抱疾到門詢地主悟言伏枕聽醫王道和此日心宜冷挺志他年道慾香老鶴形癯清入骨得閒拭目看斜陽

恤老

龐眉清夜歎龍鍾遠託何能事宿春海上無方醫白髮山中有眼看青松冷情可信安心法決意應高出世蹤電影漚花知不久饑食渴飲好相從

訓徒

欲辦平生入此門當思盡力整乾坤負擔莫厭肩頭重遇物還須笑語溫入到中年青嶂少鶴歸深樹綠陰繁休將俠骨同雞肋鳴世云何答至恩

授記

昔從斵臂敗家私難得門風似舊時花繡石頭妍御陌葉聯散木衍虬枝鷹揚氣槩雖人稟豹變文章不自欺雖岫一燈傳汝去情鍾慧命出懸絲

退院

輥入毬場日已深浮名無謂退爲箴法門欲砥非剛骨世路將馳懶醉心清論不聞一語當摩頂多見二毛侵青山然諾從人往瓚老投機可共吟

牧牛頌

尋牛

溪山術歷苦追尋險道窮經路轉深莫問危亡與朝夕時中澤畔且行吟

見跡

岡巒重疊細思多陌上蹄涔是也麼塵劫到今惟此物年來不必再疑他

見牛

墻外俄聽叫一聲愁雲飛散晚山青鮮妍毛色眼如漆豈是戴嵩畫得成

得牛

氣頑性烈總由渠鼻孔穿繩習自除此後更休嫌異類山南村北好同居

牧牛

春疇處處可橫身不顧風麤撲面塵喫飽夕陽坡下卧高睚碧眼看遊人

騎牛歸家

程途不遠即吾家灌木陰森麗彩霞牧笛吹歸牛背上故廬寒鵲正磨牙

忘牛存人

綠樹濃陰正滿山我無牛牧任清閒周旋上下情難測焉有浮名落世間

人牛兩忘

曾知顛倒夢元空客路從今處處通漆桶夜深連底脫擬將何物播真宗

返本還源

境界重重自立功何消作啞與妝聾年年好景此時節樹樹桃花映面紅

入鄽垂手

改頭換面出場來累及傍人笑滿腮說是說非成大錯金剛正眼幾時開

悼胡上林文學

素稔深怨盱紅塵特到雲門一問真松影月華相共語亭亭不讓謫仙人

春催晴日過蕭然風約寒雲上渡船託問毘耶無恙否尚遲山閣細談禪

城中清論厭塵勞方外遊心與始高俄泛仙槎銀漢遠青松白晝響寒濤

夢殘槐國優場冷願入蓮邦眼界清安養亦知非久戀轉頭法苑是干城

蕭曹事業冰三尺陶謝風流月一天取捨知君無固必閻浮來往自翛然

金繳玉韻世難磨虛位浮榮水上波野鳥臨風歌楚些綠筠雨灑淚痕多

匡維世道賴宏才曲罷悲風忽地來慧業斯文當不朽凝神無復聽猿哀

短策敲門正有期忽將綺席散瑤墀遺音耿耿成千古渴愛難忘寫作詩

示田頭

祖翁田地賴耕犂莫畏春疇沒歷泥肥瘠高低明歷歷先來後進要提攜

古德曾開百丈田演揚大義至今傳山僧佛法雖無得冷熱閒忙總現前

細箇傳燈標題續作家多半種田翁苟非決志操方客定道雲門會撮空

示柴頭

隨心砍斫不由人只要家山認得眞小壽當年曾破綻一言錯喚法王身

利刀横按不擡眸緊縛勤挑第一籌最恐陰天風雨夕零星狼藉在山頭

此事難分俗與僧爭先努力上高層若逢狐魅潛蹤處斬盡纏人亂葛藤

示園頭

芳春萬樣皆勤謹生鋏三斤一把鋤古塚荒堆翻得轉盤中不怕少佳蔬

榮枯論事時人謂損益由天古德標去穢剗蕪非失候自然惡種不生苗

土瘠曾來茄子小地肥從古菜苗長已弼事不重饒

舌瓜熟蔕頭自有香

關帝象

正氣飛霜青牌閃電世道惟欽君臣斯鑒浮雲卷舒三界不戀千古追思如鏡照面

楊悾菴居士行樂

遡洙泗彌遠之源挹綱常倒地之憂知鼎移而無箸可借惟墐戸而密葆如鳩衰醇古道韻度虛舟榮名輕於脫屣墮甑曾不回頭湘浦混漁樵之跡蕭然爭風月之籌適性時則藻飾萬物忘機處則狎侃羣鷗越格行藏既精直指之究踏翻泉鉢更尋方外之儔君所謂與大年無盡同途而合轍若將西河獅子兒率老我不敢佯

丁謙之坐蓮葉圖

韻以純美致響𩐱以潛秘有香謙以後爲益德以退爲良聲色堆頭轉步般若載裏翱翔以道彌綸橫風月之笛以時磅礴披鳧鷺之裳視功名其漚蕊玩秋水以蒙莊幅巾葉艇岸柳堤楊聽鳥啼清遊脩然與世相忘

具宗謨禪師行樂

教海中摸得半邊鼻孔禪河裏失下兩莖眉毛青獅

日吼羲虎夜號爲愛松間石上埽除蟻穴蜂巢語兒
溪坐觀成敗天台山淡抹輕描道伴交肩過略無情
况只平呼云天均天均酌水于暮獻花于朝久之自
見我風標

僧瓘禪師行樂

清癯類鶴溫妍似旭僧中之英石間之玉搜古德脚
根不被他謾觀時人韻致淡以自勗惟嵒穴而盤
桓肎受尊貴之拘束山光青水色綠適時行不時伏
含秋眼碧大於天坐看紛紛笑逐鹿

果謙副寺

性澹沙鷗氣挺霜竹毘贊法王匪辭煩燠思追古靈
揩背道風相隨鴻跡盡瘁勞碌要得嬌步玲瓏且到
人牛忘牧青勞將班白駒飛迷心事短長應自知不
消絮語重叮嚀

圓章禪德

雙眼炯如心期黃鵠無字貝多日不肰讀以容揄揚
口吻俱肅此中有何大難相續猗歟侍者亦自拔俗
态其喜悅焚香致祝願道乘時萬福萬福

粹瞻禪師

白石磷磷松聲謖謖坐以盤桓光飛清旭以道粹躬
經不須讀高懸畫閣衆同瞻遠山青兮流水綠

宗一耆宿

身似浮雲髮如白雪隨遇而安順緣而歇坐石思惟
想有妙訣明珠在掌行不亂轍誰是其人宗一老衲

穎銳禪德

粹美如玉雄猛似虎三十之齡萬事皆安敎而入禪
可乎不可看罷無字經好著逍遙語飯熟既多時已
知燈是火雲月溪山卽我家青松白鶴相爲伍劫石
春秋不須細數

水雲菴三世宗圖

同心則萬事有準共力則一法無遺道人活計別有
權宜力不曾費心無所思眉毛上橫鼻孔下垂談笑
而樹宗猷之本晏坐而擴梵宇之基或未見者誰能
信之皓月星攢麗可掬圖畫高懸無盡時

雙林吳禮菴居士古稀壽象贊

彝倫著鑑寒際織裀經滄桑而風儀如舊涉夷險而
襟度恆新世隘罔堪惟臨以德物淪俾艷允溢以仁
嵒桂香清雅奏古稀之曲秋蟾彩麗觴稱誕育之辰
雙溪之逸叟山野之故人援毫擬可祝皆爲有量因
謂散于瞿曇福末之塵而是謂齊于莊生不凋之椿

而非聽其秩秩之螽斯仰瞻推取任千古而無垠

江皓生居士與箬菴和尚林下坐談象

意有一鉢高人之淡忘韻有五柳先生之洪亮世雖遷改而不移步趨時所峥嶸而優以雅量貴其道也鬚髮奚為粹其志焉浮榮豈望白石青松坐倚相向茗有清香物無得喪祖師意世諦義激揚酬唱東林之風西竺之盟江子皓生南澗和尚

懸嶼禪師

骨若霜嵓之峭氣如春風之穆和雅曲於明覺之庭響清音於青山之麓正期神駿遠馳所怪收韁甚速

有馥餘馨勤爾追逐日午月圓時是伊真面目

心超關主

鬚在霜前自杲神於雪後踰清瀨水灘頭鶯同蝶夢雲門山裏聽徹猿聲萬事不求也青苔布地孤村坐斷兮白鳥忘情寧使鮮魚爛壞不隨短敗同行君不見牛糞火裏煨芋子馨香滋味久傳名

碧空監院

青松作蓋白石可依是非杳絕兀坐忘機只恐性情不長久山頭又約野雲飛

法柱監院

有金剛不壞之體性經盤錯而匪渝拌叢林遠大之身心當逆順而勿懼聞時千奇百怪似可驚疑行處七高八低曾無怨惡箇中的旨已盡分明格外風光指揮如意石邊獨坐意悠悠閒看浮雲朝與暮

茗帚菴止飾禪師

秋月方顏溫醇入骨威重有容其言無飾披襟獨坐逞憨布袋之風流淡漠怡情儼住山翁之本色打顛狗不捏烏藤趕癡蠅安搖白拂既無事業可為欲贊如何下筆寫盡伽陀一字無茗帚開花香馞馞

省愚禪師

面帶煙霞痕骨有峰巒色時光臨暮年豪與猶未息不耐學枯禪懶與佯狂逸一句妙伽陀終身莫肎易緣斷忽珠抛生平志已得以此遺後賢瞻仰而取則

松濤慧燈禪宿

福城之東吳涇之北有哲人焉僧中模則濤響徹其玄音松高見其顏色說實語必後生可規挽頹風則先賢是式志同道合者謂真燈照世以詠歌性氣差異者雖終日相逢敢保道箇不識

來峰振宗禪宿

千尋石壁一帶溪流獨行無伴舒卷自山我笑渠便

宜討盡人美他樂以忘憂八百珠償口業償西方好
景不思求

環碧龍河書記

淡靜若淵溫醇如旭大有來由本無拘束世途孔隘
人競而爭古道甚寬我讓而穆花木幽清溪漾綠樂
在其中已自知詩一卷不須讀有問其誰此是龍公
眞面目

石門東寺梵孝禪宿

挺若山松澄如清沚語溪英標緇林綱紀法苑雍容
時流所倚妙香開基棄之獎屣梵行霜飛孝爲宗旨

慈德洋溢孰不仰止遺烈餘芬偉公繼美我作贊辭
可補僧史

心純老衲

心直如弦德純於綺袈裟搭半肩語默全規矩如意
手拈天花亂飛無累神怡至人宗旨我到定陽可述
可傳尊宿之名曾聞此矣

璞菴禪人

勉於己躬就勞舍逸毀譽合宜容以其默和爾從府
法無固必山路淡幽松陰覆石縱意所如月明秋色
嘆停眸天外想伊人不知誰是眞相識

大慶院具之珍尼

冰雪爲心溫慈成性德量有容柔和無諍臘樹彌高
戒珠瑩淨坐而所思夢幻自鏡道在何求行解相應
恂恂訓徒法法嚴正總持家聲垂芳大慶面目儼然
更無餘詠

念菴尼

丹桂香飄靑松影碧兀爾忘緣超然自得參知識險
難莫辭念彌陀閒忪不易看富貴是漚花視身世等
夢宅盛德兼風世已傳兒孫不用重鐫石

王公曉居士

襟度汪洋名稜朗霽百埃涅而非渝千礪磨而愈銳
不美杯中醴醁有至德可以醉心不理絃上宮商有
逸韻可以聲世所立如有卓然向道匪埒同畀智操
般若之神劒瑩金剛之利蓋本乎白業元賓風流俊
彥抑豈冐夢裏營營分蕉下之鹿而以爲得計哉

馮爾赤居士

捷若鴻飛癯同鶴瘦面有煙霞胸無塵垢卽俗示眞
記授靈鷲蕭蕭野服譽謝當途落落襟懷夢恬靑晝
據石而談此意孰究羽扇頻搖仁風裕後閱變滄桑
目空宇宙靑水綠波朝溶夕漏獨羨文息湜沚如舊

何人兮識君心白雲兮機相扣

浦洵之與僧對談

蕉下鹿世所必諍蠅頭微利人所必競洵之浦君所趣獨異視富貴等浮雲羅丘壑於胸次謂研道麗藴家風謂居塵陶潛逸志不矜王樹之歡娛高蹈林泉之幽致拄杖有舌說盡妙義居士無聞老衲無示無卷乎方外湊知法中臭味

正聞尼

般若園中果熟飄香實靈峰湊下之種煩惱海裏收帆轉棹蓋出塵雅度之儔慈容藹藹至性悠悠繼祖

續燈有賢子穎瀾將砥衍宗猷子以拯法姪請

備生尼

靈根夙植標格軼倫絃斷云早培孤苦辛披緇稟志雪栢霜筠如饑嗜道似幻視身德輝流遠秋月一輪

子大機禪人請

吼山德章靜主

烱也青眸皤然皓首不實所無能空諸有素位以自行仁慈而啓後爲愚菴裔衍奕葉之宗猷披古佛衣提出塵之綱紐借片石將可應機倩高松日爲震吼妙語驚人浩且長同儔更有知音否

沈超宗

德厚於地無物不載風拂蘭叢香飛世界自慶老年熏修匪懈母子相憶金仙道誠大夜夢醒出塵勞外繩繩仰瞻虛空不壞

沈超喜

以堅密身示柔順體育物如春稟心似矢起後無懲出塵有旨世出世間事盡善亦盡美莫問春秋是幾多摩尼一貫無終始

楊門丁善人蓮開上品圖

柔和稟志淑順持身積慈導物累德宮隣婉言悟俗

飾智研真信心日益把道將珍凡花有謝優曇方新獨尊無比億劫常春蓮臺上品何足以論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二十九



蕉菴範禪師語錄卷三十

侍者本玉錄

攷定宗本說

先老人住雲門時範問及湛祖拈大覺香謂傳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無言塔銘傳曹洞二十六代續略則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謬所謬者後人以大覺無言俱出潤祖之門故叙洞上源流世代井然老僧欲正之而此耆傳久若動則費手矣姑存疑以待賢者如天王古原無之爲好事者疑議妄揑假碑傳訛千百世下紛紜沸騰不已其立言豈輕易哉老人意如翔空老鶴不染人情唯痛心法門恒切誠曰凡立言思古人渾厚之風此繫心祖道之遠慮也傳燈所載達磨六傳而至曹谿支分爲二曰青原曰南嶽而南嶽出潙仰臨濟青原出曹洞雲門法眼洞山祖達磨爲十一世鹿門祖洞山爲九世據鹿門塔銘曰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公落髮親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徽宗崇寧間詔住淨因政和遷鹿門遂終焉又青州辯祖自叙政和間參鹿門自覺記莂後覺使見芙容道經邪州得謁丹霞淳宣和間出住青州次補華嚴此寔據也而後之續傳燈者

祇収丹霞至天童淨一派而不及鹿門青州者或世同地異集其所聞見者其遐邇絕域雖或聞而未見不敢擅収非好彼此可想而知今丹霞淳至天童淨之五代爲叠出之祖爲續略所誤益遠門禪師不知丹霞與鹿門寔同門昆季而芙容嗣曰淨因自覺即鹿門覺非天童淨下別有一鹿門覺也然遠公爲祖宗之苦心切矣乃洞上功人意在速成或未能廣蒐備細詳攷今自嚴考歷祖出處世數年代眞確無疑且有鹿門塔銘青州自叙可證吾宗人應奉行以傳後庶宗本統系杲同日月莫存疑案載以傳訛否則終古不明矣復考臨濟萬峰之嗣曰海舟普慈寶藏普持寔同門伯仲而海舟之嗣曰寶峰瑄瑄出天奇瑞則上下相安尊卑禮順若以寶藏東明揷入二世以海舟爲東明之嗣似乎尊卑倒置世數混淆然子孫繁世代遠難於詳究若言有二海舟慈則本宗知識自有論議載籍甚詳也以宗祖譜牒道脉攸關爲兒孫者恪仍舊章且以袪疑亦正理乎斟酌之至不敢輕議以啓同異之猜疑夫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小之矧達磨一家法門一體如彼此相爭是非交毀恐同流俗宜渾之共扶末運

自序

蕉菴姑蘇吳江人族姓嵇名淨範字為則別號蕉菴賦性愚朴能忍詬故父母愛之七歲入鄉校讀孝經小學若獲故物遇禪書梵典如逢舊識九歲祖母攜我謁天竺普門大士夜夢一老宿握手告我曰汝認得我麼範曰不認得老宿隨口授一偈曰名山靈跡徧優游賞勝心應逅已休好任新豐古洞裏共揚佛事老春秋受之而不解後閱眞淨語錄載此偈十三凡遇梵苑莊肅山水清幽處回翔忘返見行脚士草屨田衣負笈而過者心輒慕之十五出家志決父母

聽許於茗谿雙林中菴為受業以範稍有慧性復讀書三載由是能依文剖義略知大意十七閱大慧語錄以竹篦話有疑問人無能知者日月冉冉俯仰竊歎而已十八剃髮而毋逝中夜禮禱普門將酧罔極更冀延年其生死大事茫然也二十聽雪航法師講唯識論如嚼木屑宿峴山蘇菴有僧曰慧幢者至自弁山說參禪為最上範聽之喜躍奮志趨弁山久默音和尚見而問曰曾作甚麼來範曰念佛音曰念佛者誰範不能對乃求挂搭入堂心中悒悒晝不語夜不瞑誓悟為期行倦則倚柱而立毋仆地不知也一

日普請欲肩於正中亭聞雷震有省偈曰百斤擔欲正中亭雷吼山川草木驚與弟呼兄誰荅應白雲拖出舊山青是音音曰一口氣不來時如何範曰霹靂打虛空音曰將謂你瞥地範曰不得壓良為賤乃拂衣而出自知是輕安非悟境時崇禎已卯五月也二十一受具於姑蘇瑞光適朝宗和尚至問衆曰許多人豈無一個高沙彌耶衆無應者範曰設有向甚麼處著宗回顧曰後生頭皮恁麼頑範曰臨濟當年見黃檗宗拊掌笑之再謁弁山茶次音以古今諸訛商確皆矢口不讓音曰得處無正偏順逆縱横處更加

鞭策踏破草鞋赤脚行去前頭自有知音二十二父沒不及奔赴殊為痛心秋詣寶壽值石和尚圍瓢下曝背範趨前問曰如何是密室中事石曰不許外人知曰如何是密室中人石曰曝背遍身暖曰向上還有事也無石曰你幾時到者裏曰一任一任石曰如何是向上事曰竹疎拖鳳尾松老長龍鱗石哂之住兩月卽捨之岐路西東悠悠風塵有恨如何二十三上徑山聽講休夏見雪嶠大師於語風居雪曰湛然和尚眞是悟道底卻是好講經範曰講經有何過雪色厲擬拈棒範一喝曰秖得一橛二十四聞愚菴老

人唱道雲門意欲往猶躊躇乃卜之得易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意遂决始到雲門入室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老人曰不接你者盲龜跛鼈範曰豈無方便老人便打範拂袖而出卽進堂坐香時忽無故而喜自謂曰莫非魔境耶一夕聞鼓聲疑情豁然有偈曰雲門毒鼓不容情擊著虛空粉碎崩拈得鼻頭失卻口祇看確嘴百花生呈老人惟痛叱無肯語範心憤憤竊又疑焉一日普請上山挑柴踢破脚指流血痛不已礙膺忽泮如夢忽覺輕快無喩曰石亂山青古路危禍根今日遇何奇指頭鮮血橫流處

不是親遭痛不知入室老人見之卽曰恭喜範曰血流滿地有甚恭喜老人曰分付維那明日不得普請範推傍僧曰記取和尚語自此徵詰古今勢如破竹受苦口爲之銘心經逆耳爲之痛哭二十五參天童凡所有尊宿悉摳衣請益則皆曰願勉之而已無所針砭二十六返雲門掌記室蓋斯時儕輩崇事僥薄尚無敵厚經眼入耳皆時囂之態背師恩棄友誼紛紘可概法運陵遲祖道之替實有顧慮故欲入天台尋貫首座之遺跡活埋不出是吾志也以偈別老人曰辣棒年來會喫盡怖頭狂念已成灰酬恩報德慙

無日且入天台去活埋而老人誨敕激烈謂望西山傲亮公想煨芋尋懶瓚固高尚事在汝非宜不可範遲鈍匪才生平無他嗜好爲世人所棄唯好學如貪饕作事不欺形可使辱志不可陵而頑魯若斯實佩老人之提訓二十八老人退居化鹿山範拉鄰哲彥公入剡山結茆壁落蕭然狼虎爲伍日用所需爲本恒定公濟之同居者不堪枯寂皆遯去亦不追二十九隨老人赴弔龍門遂亦淹滯武林其剡山茆屋不復問矣三十當己丑十二月八日老人授以洞上法印偈曰剔瞎摩醯眼斜懸肘後符春雷一起蟄東壁

挂葫蘆爲洞山二十九世初度日奠先人偈曰孃生此日正懸弧家業勳榮望有孚壞衲既披雲外客竟違庭訓意如何又北堂辭別意蕭然是件鷗盟三十年思大也知醻未及遙筵聊奠一杯泉三十一老人將捐慈菴養親以遊人雜遝爲不便切諫不從而諸公心由好惡情任毀譽有所議則以範百喙攢醬姑聽之然欲扶法幢立宗旨盡心事師爲法難於今日矣三十五有人變亂祖燈諸方緇素攻擊萬端範過維揚候山翁和尚轉金陵晤杖人但有迂濶之論無周急之用人爭笑之此時也或弔影雲岫或託跡愚

菴而無定軌三十九住秀州古資聖寺始爲老人燒香志效古人惔怕簡素爲道常患不勤律巳惟恐有怠不登謁總隨緣寧使草長法堂然衰風熾盛學者多輕浮無醇粹罷行道皆掣肘若探湯不及三載即撾鼓辭退四十二西湖南山之楊菴德音老宿請掩關以愚菴庶務轇轕不終夏而謝之四十四住雲門顯聖寺髮斑齒搖矣情詭日撓事窮百變受以恕養以寬夙興夜寐祖庭規模似爲詳整而人境譎訛得贊爲難所荷猶有憾也四十六愚菴老人示寂請平陽弘覺禪師主後事範自癸未冬始親近老人至乙

巳冬計二十三年範有過老人必恕老人有訓範必佩服故恩不知戴過不加責雖久遠若一日四十七閩檀越洎德璋菴主以曹山招爲退居丙午正月十一日退雲門即進曹山遠望青山俯看流水足堪養拙藏樸其檀恩友思穆若金蘭眞世外知巳也復爲雪照洞明二禪士謂曹山固山明水秀實可怡情恐遊人紛擾非道人久居之地我惝與有小搆實古鏡淸寺在水灣村落可避喧囂欲師往無疑也範喜丁未臘月十一日赴之四十九應東塔五十一受天華張登子刺史又以龜山靜室強欲受之道路皇皇惘悵懷抱冷煖參差是非飜覆是爲甚謬今年五十又過五矣神頹心懶不復若平生之持勇退天華坏户東塔可以遠過矣嗚呼昔從事南詢時其人我長短是非錯綜以生死爲念故不顧既巳老大又不能眼看白雲身埋青嶂仍復越嶼吳灘隨波上下誠榮使然髮盡白齒盡落無力爲法持愧古賢向來維持法道之心自謂不難覩今日世風澆薄法門衰極拈椎豎拂有何用處且朽鈍之年守拙甘分其梁高發閉趨聲負勢素無心緒以退藏爲捄弊扶衰之宗旨可免儕輩憎怨沸騰也承先人付囑之重不敢作斷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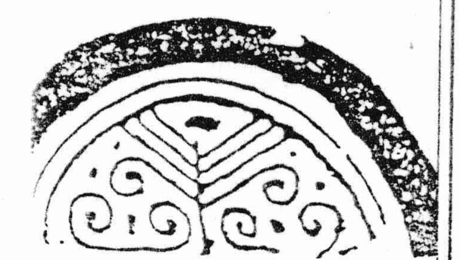
種人有提訓久者嫌恨益堅受恩深者疑謗亦烈或宿緣所致自心亦安唯依依法道爲太息耳範濫厠僧倫於道無補唯有過不肯掩非獨於血心待物有不知恥而以爲知非安於杜口攢肴也有知我者曰蕉菴心性平易而少剛斷行事寬厚而無矯強可爲我生平實錄矣授囑有幾人受潛受躍爲龍爲蛇聽其自定故不書範年巳老大竊位法社有負素飡追想前境巳成大夢況身世漚花命脆風燈光陰知有幾何其後世事短長幻化遷訛誰不知故亦不書甲寅十月十七日蕉菴範道人自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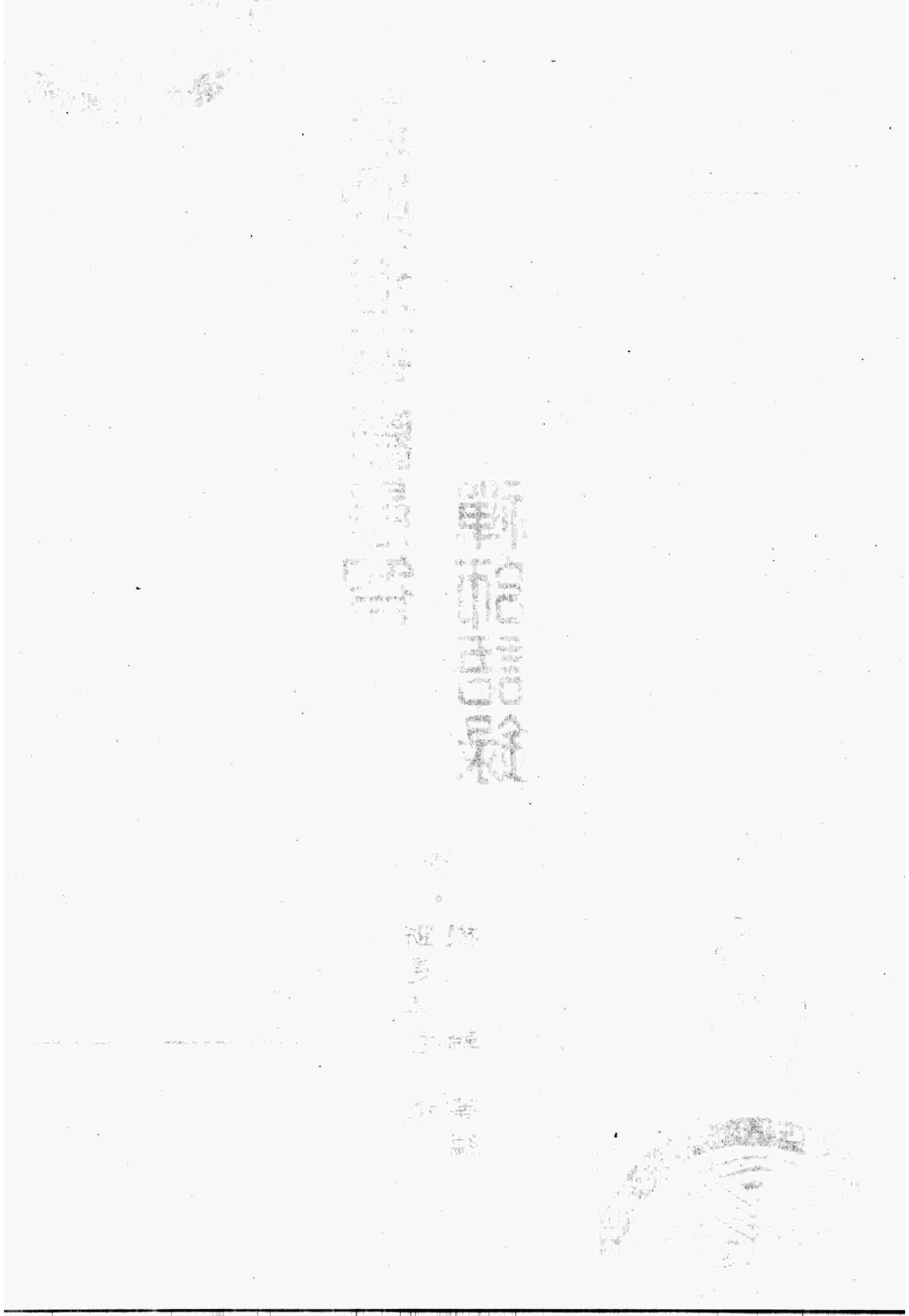


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

清・斷愚真智 撰

機輪 等編





斷愚大師語錄序

拈花之旨雲廓天布揚光續燄代不乏人惟南嶽至臨濟獨名正傳而宗風大振於虎丘隆盛於徑山範而範之嫡嗣曰斷橋倫祖倫十四傳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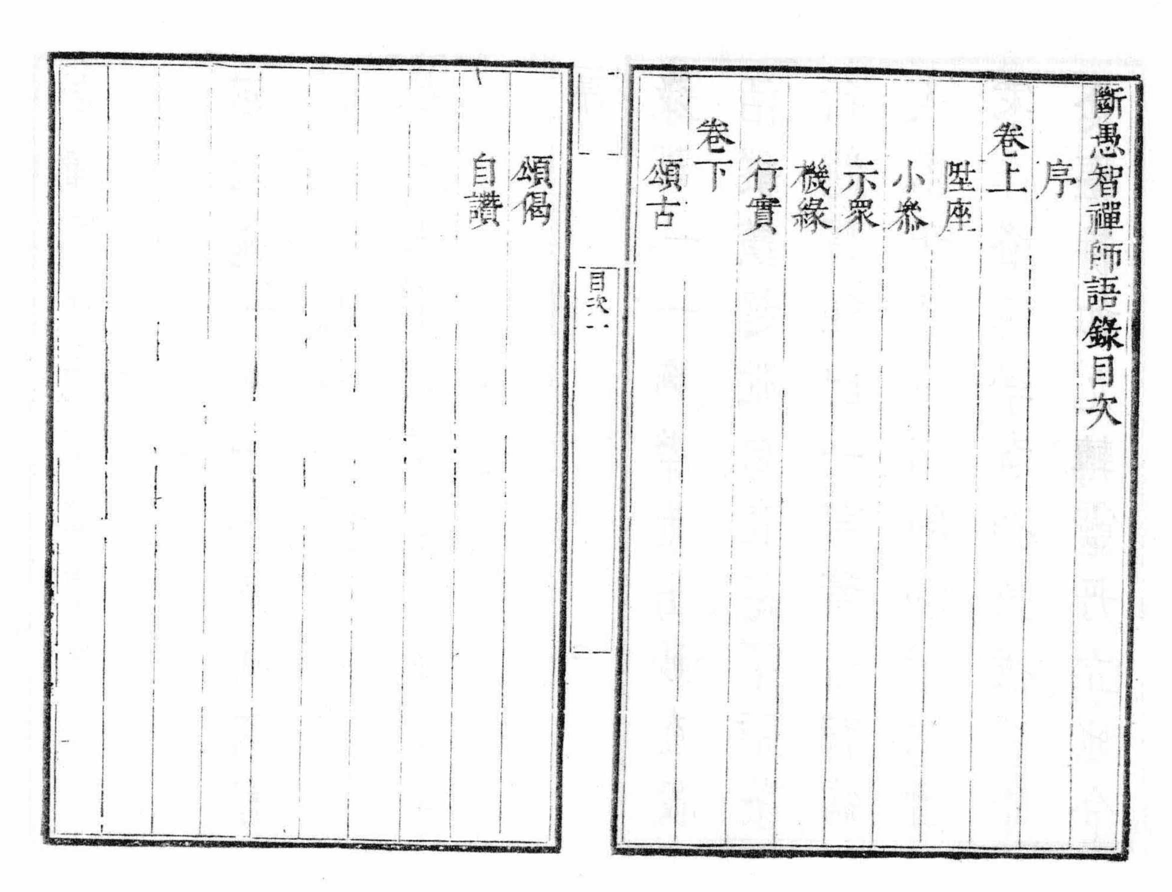
普明用祖我永正法叔一老和尚迺普明嫡子敬嚴祖道弘闡大猷座下親炙磨光多至一二十秋未輙放行今法兒斷愚大師得骨得髓爲永正嗤地獅兒恂恂篤實事師

孝謹其自處固凜凜然若氷雪至于接物導生則又春風回大塊一木一草咸欣欣有得宜師囑累之偈有嚴持戒律若氷霜竭盡忠心輔祖綱之句所由然矣及讀退菴語

錄則一一胸襟流出妙在殺活縱橫超脫自在絕不蹈襲行過舊徑出一言着着有爲人爪牙吐一句的的示衲僧家作略與學者抽釘拔楔奪食驅耕如九轉靈丹立地令

人轉凡成聖若非深澈乎源
底則性海翻瀾波光際天詎
能若是耶葢此一莖花自瞿
曇拈後數千餘稔擲在糞掃
堆頭被我斷兄拾起舉似十
方暗香觸鼻疎影撩人其誰
為破顏者

康熙庚戌仲秋巳亥望旦瓶
山法弟眞本項謙敬題



斷愚智禪師語錄目次

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機輪等編

康熙甲辰臘月望日衆檀護請陞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徑僻遊郎絕林深月影遲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芟除閒草木脚下迥無私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不存車馬跡豈立主賓儀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客來呈舊面花落長新枝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祖燈恒不墜烜赫利人天師云闍黎分上作麼生僧一喝便禮拜師復打乃云萬里無雲

徹骨寒一輪紅日上層巒秖因檀護慇懃請勉向當陽露一斑遂舉拂子云會麼若喚者個作境要且蹉過山僧若喚者個作人爭奈不識拂子若喚者個作人境兩俱奪正如掩耳偷鈴若喚者個作人境俱不奪亦似空華病眼所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末後靈山會上全提此事故初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復舉拂子云若向者裡擔荷得去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設或未然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拂一拂

復舉斷橋倫祖上堂云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師云倫祖雖則提持親切顯發慈悲未免令人智境兩立退菴即不然荊山有玉獲得者妙淨瑩潔赤水有珠拾得者圓明洞澈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本無途轍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大地山河一片雪喝一喝下座

誕日衆檀信設齋請陞座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縱步踏紅塵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行行皇化裡

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携杖指迷津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堂堂誰敢觸進云吾師誕日四衆雲臻向上一句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壽量超群象家風出衆儔師云汝更道看僧一喝歸衆師云拄杖子笑你在乃云有愧劬勞產我身欲酬罔極復何委悉半肩碎衲漫疎親冰河燄起非常事枯木花開劫外春舉拂子云如是會得則徧界無踪跡全身絕覆藏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千聖皆同證森羅共舉揚四恩咸可報三有悉蒙光便能拈一莖草作丈

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於無佛處現佛攝化
有情以無法處說法令歸正覺轉山河國土歸自巳
淨盡無餘轉自巳向山河國土縱横自在全賓即主
全主即賓然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塵塵爾刹刹爾
如精金百煉赤體純眞似皎月騰輝圓明無礙雖然
猶未是空劫已前面目在秪如今日業衆慶誕一句
且止作麼生是空劫已前面目復舉拂子云從來佛
眼難窺覷透出威音更那邊喝一喝
復舉長沙景岑禪師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
自巳去沙曰如何轉得自巳成山河國土去僧曰不

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
沙乃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
法性本無歸師云岑老還丹不恪空施點鐵之功者
僧其力未充徒有吞吳之志有問退菴如何轉得山
河國土歸自巳去即向他道恰好更問如何轉得自
巳成山河國土去亦對他道恰好若人透得者兩轉
語不唯雙眼圓明管取丹霄獨步其或未然氣逼殺
人卓拄杖一下下座
陞座舉德山一日飯遲托鉢至法堂因風起浪雪峯
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當面蹉

過山便低頭歸方丈藏身露影峯舉似巖頭納敗不
少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打草驚蛇山聞令
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作賊人心虛頭密啓
其意一釣便上山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殺人刀
活人劒頭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塗汚人不少雖然
也秖得三年活伎倆已盡山果三年而殁疑殺天下
人大衆者一隊漢總被退菴捉敗了也且作麼生是
末後句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然雖如是更聽
一偈因風起浪入雲堂一片婆心絶覆藏雪老惜乎
巳蹉過巖公多口妄施張低頭歸室全披露携杖登

壇重舉揚末後三年渾漏洩豁開宗眼謾摶量復卓
拄杖下座
陞座僧問如何是退菴境師云古木冲霄漢烟霞達
邃村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覿禮無回互當軒爲
指陳僧禮拜師便打問永正老人道寒灰當發燄枯
木也花開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便打進云恁麼則臨
濟家聲振長溪面目新師云脚跟下更須喫棒僧便
喝師復打乃舉南明和尚示衆云五峯頭卓朔雙徑
尾顛先喝石巖一任踍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
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劒有一句有活人劒無

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
活人劍俱無揀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叅學事畢師云
退菴亦有四句舉似大衆非敢與南祖爭英貴圖兩
彩一賽溪水翻銀浪庭梅笑晚香寒鴉鳴落日清磬
響叢篁此四句中有一句有賓無主有一句有主無
賓有一句賓主交叅有一句賓主迥絶然雖如是要
見南祖則易要見退菴則難若能撿辨得出秖可且
居門外如或謬亂指陳何止白雲萬里設有個漢知
得山僧恩入得山僧室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且
道山僧畢竟有何超卓驀拈拄杖云掀倒上重關棙
子出頭天外更誰知卓一卓下座
除夕小叅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云明日是新正
進云恁麼則大家齊拱賀徧界樂昇平也師云且緩
緩僧一喝歸衆師云放你三十棒乃舉北禪智賢禪
師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
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
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
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至方丈問訊曰縣裡有公
人到賢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賢遂
將下頭帽擲地上那便拾去賢下禪床擒住曰賊賊

那將帽覆賢頂曰天寒且還和尚賢呵呵大笑那出
去時法昌爲侍者賢顧昌曰者公案作麼生昌曰潭
州紙貴一狀領過師云北禪雖則片片赤心未免傍
觀者哂維那向虎領下捋鬚也是陣後興兵唯有法
昌較些子蝦跳不出斗總把龜毛繩子東向一邊了
也退菴即不然家風澹泊無可與諸人分歲秖得麥
飯黃虀喫了一任經行打坐何故卓拄杖云道泰不
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下座
小叅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有麼有麼一僧
纔出師劈脊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師
云者漆桶話頭也不識僧喝師復打又僧出師亦打
云且道者棒賞你罰你僧擬語師又打又僧出師打
云討甚麼碗僧無語師亦打乃云若是伶俐漢道頭
知尾便合休去何更要師家添鹽添醬適來僧纔出
山僧便打且道意在於何要汝等直下承當省力去
何必登山涉險帶水拖泥出一叢林進一保社三根
椽下七尺單前磨裩擦袴廢寢忘飡討許多生受喫
卓拄杖云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始知釋迦不先彌勒
不後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若不委悉大有
事在莫道山僧不道好復卓拄杖下座

示衆

佛誕示衆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黃面瞿曇纔生下地示大人相作獅子吼怎奈藏頭露尾雲門正令雖行要且脚跟未點地在退菴恁麼道還有爲古人雪屈者麼卓拄杖云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

示衆舉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華顧視大衆時百萬人天盡皆罔措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

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師云世尊向虛空裡釘橛爭奈百萬人天不覺頂門痛尊者破顏微笑眼中着楔且道退菴又作麼生舉拂子云男兒自有冲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示衆舉世尊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世尊大似一座須彌山子囫圇無縫却被文殊一椎擊碎了也直得大地衆生髑髏敲磕且道退菴又作麼生舉拂子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擊禪牀便起

示衆舉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師云世尊休去雷音大震魔王將謂出一頭地殊不知弄巧成拙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睛裡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佛魔俱屏跡脫體自風流喝一喝

示衆舉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

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師云大小世尊話作兩橛撿點將來猶欠慈悲雖然天王悟去堪作甚麼退菴若作世尊各與三十拄杖何也殺人刀活人劍

示衆舉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

肉道肓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如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但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師云初祖昔年脫空謾語賺他個個承虛接響直饒二祖禮拜依位而立未免亦被塗污退菴既自爲他兒孫且道有甚長處敢恁麼道擲拄杖云意氣不從天地得精金那復帶泥沙喝一喝便起

示衆擧六祖大師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衆曰是諸法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云六祖大師如將一口緩天網子撒

向當陽了也可惜荷澤自甘投入若是退菴待恁麼道卽便掀倒禪床喝散大衆不獨慶快平生亦使後昆盡皆灑灑落落遂作舞歸方丈

示衆擧汾州無業禪師曰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裡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裡去師云一人放行中把住一人把住中放行若也檢點得出一任驢胎馬腹裡得大自在其或未然切莫帶累山僧好卓拄杖一下

示衆擧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着潦拜下祖乃當胸踏倒潦忽契悟撫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住後每謂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師拈拄杖召衆云若向者裡會去不惟省力要且看破水潦如或未然聽取一頌水潦參馬祖拜倒喫一踏百千妙義門從此都抹殺卓一下云不抹殺萬古淸風無阻閡便起

示衆擧趙州從諗禪師曰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云大小趙州眼不能着屑量不能容人退菴卽不然錦上鋪花非分外縱橫無處不稱尊且道趙州底是退

菴底是或有個出來道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山僧與伊一棒直須是個人始得何故重賞之下要求勇夫卓拄杖便起

示衆擧臨濟大師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擒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托開曰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師云臨濟大師豁開無位眞人面目立地令人證據卻被者僧一撥直得壁立萬仞更爲下個註脚轉見婆心者僧不顧危亡挺身而上其奈有眼如盲負恩不少若是退菴者僧

纔問和聲便棒何故不見道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具眼者辨看

示衆舉香嚴開法時溈山遣僧送書并拄杖到嚴接得曰蒼天蒼天僧便問和尚爲甚如此嚴曰秖爲春行冬令師云大小香嚴把不住被拄杖子轉不得者僧一撥幾乎屈辱大溈雖然還知退菴落處麼拍膝下座

示衆舉夾山上堂曰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會舉着宗門中事僧便問承聞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會舉着宗門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山休去

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至曰老僧二十年秖說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着打殺埋向坑裡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師云夾山掘坑驗人不知禍出私門者僧挨身白刃其奈有前無後當時若作者僧待夾山恁麼道乃撫掌大笑云大衆看看者老漢轉見敗闕非唯自有出身之路管取夾山一場懡㦬然雖如是且作麼生爲夾山出氣卓拄杖云渠儂語脉超玄路縱奪偏能得自由

示衆舉三聖上堂曰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曰我卽不然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師云一人半路抽身一人就窠打劫二老發揚臨濟宗旨雖則力挽千鈞光生八極要且未有向上事在秖如退菴恁麼道大衆還甘麼以拄杖一時打散

示衆舉郢州芭蕉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下座大溈曰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師云芭蕉扶強不輔弱大溈輔弱不扶強退菴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不與不奪你無拄杖子我不奪不與何故蹔卓拄杖云本來此事無餘

欠好肉何須更挖瘡

示衆舉斷橋倫祖參徑山無準和尚山以狗子因何有業識命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祖曰可無方便乎山舉眞淨頌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祖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師云徑山正如倚勢欺人倫祖亦似無繩自縛幸爾拈得個鐵蒺藜子直得頭破血淋未免殃及兒孫徹骨徹髓退菴今日忍俊不禁拋在搕𢶍堆頭了也遂高聲召云諸人還見麼擲拄杖下座

端陽示衆鄉城戶戶換新符野衲蕭然迴舊模冷落

雲厨無黍粽聊將盃茗代菖蒲大衆山僧恁麼道且道是世諦耶是佛法耶謂是世諦退菴旣爲佛祖兒孫爭合恁麼道是佛法秖如大衆又見個甚麼道理乃卓拄杖一下云會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喝一喝便起

示衆舉華頂無見先覩禪師因白雲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頂曰待娑羅峯點頭即向汝道雲以手搖拽擬荅頂便喝雲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頂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雲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頂頷之師云華頂掀翻地軸白雲掣轉天關雖然當處風光其奈末稍鈍置退菴今日要與二老漢雪屈舉拄杖云白雲盡處見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卓一下便起

示衆舉大嵩澄禪師凡見僧請益乃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即趂出夷峯寧侍側忽大悟師云大嵩老人見僧請益便湧出一座鐵壁銀山實是險峭孤峻無人能攀夷峯當時失脚一跌直得遍身粉碎且道還有相救者麼以兩手作托勢云過遮來

示衆舉天目寶芳進禪師曰拈花微笑節外生枝面壁安心畫蛇添足山僧者裡無禪可叅無道可學直

敎一個個成佛作祖去汝等還信得及麼良久拍膝曰劒號巨闕玉出崑崗師云天目老漢雖則赤心片片爭奈龍頭蛇尾退菴即不然我者裡無禪可叅無道可學直敎一個個灑灑落落去諸人還肯麼拈拄杖一時趂散

示衆舉徑山無幻冲和尚編無趣老人錄歸趣曰子一向做得個甚麼山曰性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乃將錄呈上趣接得曰者個是我底你底聻山曰和尚莫攙行奪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師云父子投機與奪自在然雖足可觀光其奈露柱不肯大衆且道誵訛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便起

示衆舉興善南明廣和尚因問谷大師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因甚獅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南曰本來空問曰爲什麼王臂自落南曰本來空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南曰本來空師云匋山激揚個事舉古明今興善直指當機轉凡成聖且道畢竟意旨如何以拂子劃一劃云莫錯會好

示衆舉晉明瑞湖老人謁湛然和尚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聞今師出關是否湖曰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揖曰請出我要止靜湖便出師云言中有響句裡藏鋒收放同時主賓互換如兩鏡相照二日竝輝然雖如是且道離諸問答又作麼生與二老相見遂拽拄杖下座

示衆舉拄杖云古人道識得拄杖子叅學事畢退菴卽不然識得拄杖子正好喫棒且道因甚如此乃卓一下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建太平便起

示衆舉鴛湖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湖良久曰會麼嶠曰也秖得半個湖却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湖曰

也秖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師云二老爲那半個費却許多腕頭力作麼者裡若有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但舉拳云鑑他更如何劈面便掌一僧出師打一棒便歸方丈

示衆舉石雨和尚舉鴛湖老人拈瑞巖主人公話曰白日青天作夢夢中頻喚主人直饒惺惺諾諾也是無主孤魂問衆曰瑞巖是了手底人爲甚他道是無主孤魂不知瑞巖過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復曰莫道無人激發好師云橫身舉唱盡力拈提則不無二大老要且蹉過瑞巖秖如退菴恁麼道意作麼生乃卓拄杖云不圖打草秖要驚蛇

示衆舉永正老和尚晚叅曰日間圓頭請浴山僧向他道道得卽去頭擬議山僧道恁麼則不浴也行者曰請和尚脫脚山僧便去大衆若道行者是則認奴作郎若道圓頭不是又扶強抑弱若道二人俱是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若道二俱不是且道因甚不從圓頭請却依行者去試定當看衆無語乃卓拄杖曰選佛若無如是眼爲人難破死生關喝一喝便起

師云者老漢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盡情對衆抖擻了也惜乎未得其人是晚智上座若在便出

衆禮拜云恩大難酬非唯不負洪慈亦且要與老漢相見退菴恁麼道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爲惜當年垂釣叟於今布網又空施拽拄杖便起

示衆以拂子拂云還見麼眼如葡萄朶決定是見擊禪床云還聞麼耳如新捲葉一定是聞當時靈雲見桃華香嚴聞擊竹便乃悟去秖如退菴恁麼老婆因甚諸人未得瞥地秖爲背覺合塵不肯回光返照所以道把手勸君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親敢問大衆還有自肯者麼好與山僧提瓶挈杖何故如此復以拂子打○○○下座

機緣

僧問大悲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云烟籠岸柳枝枝綠僧云不會師云雨洗溪桃朵朵紅僧禮拜云蒙和尚指示師云錯認定盤星

師問僧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僧云者裡去師云不是者樣底汝問我僧乃問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師撫掌三下僧禮拜師云莫向鬼窟裡作活計

僧問達磨西來教外別傳畢竟傳個什麼師云龜毛拂子僧云意旨如何師云觸破面門

問弓折箭盡還有奇特事否師云飢來喫飯困來眠

天童錦曇禪士問人人盡有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云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問如何是我手何似佛手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問如何是我脚何似驢脚師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着破襴衫僧作禮師便打

僧參師云山僧者裡趙州家風也沒得僧云以何物相待來者師云一個空拳僧云某甲空拳亦沒得師云非汝境界僧擬進語師便打出

師舉數珠問皐亭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也有底因甚不會僧一喝師乃連打兩掌

僧問如何是衲僧眼師云瞎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瞎

問海上僧云汝曾見觀音麼僧無語師云蹉過了也又問海上風波洪大往來不易僧又無對師笑云險

師將一僧鼻孔扭云為甚麼你鼻孔落在地下僧云何曾師云何故你不知香臭僧無語師云拾取好

僧問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師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僧問古人作此○相云萬象森羅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甄別看請問大師如何甄別師云全露法中王

僧問佽人相見即不問賓主道合事如何師云南贍

部州打鼓西瞿耶尼作拍

僧問香嚴擊竹未審當時見個甚麼道理便悟去師云鼻孔原來搭上唇

士問得本底人還有生死否師云生死且止與什麼作本士擬議師劈面一掌云莫道無生死好

僧問因甚古人道佛之一事我不喜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僧問不觸不背意旨如何師云無毛鷂子潑天飛

僧問大透脫底人因甚披枷帶杻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云畢竟如何師云頭頂天脚踏地

行實

巳酉臘八日震澤麗全力設普茶同大衆請說行脚師却之衆固懇師云予愧道不如先哲行不逮前賢福薄德尠識淺學荒何足言也然逼不得已未免一番露布予乃秀水金氏子父號成丹母唐氏生於天啓壬戌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幸二親早喪老祖撫養長成鄰亂時嘗夢觀音大士爲予摩頂因專持菩薩名號老祖事佛行善凡至藍若予必隨往常喜禮佛愛慕出家至十六祖有疾欲完姻事予立志不從未幾祖乃坐脫予痛淚失怙次年祖母亦故殯塟訖予自念生死無常出家時至矣遂辭親族蒙送東塔禪寺禮覺如老師披剃是辛巳二十歲也至癸未請雪嶠大師結制予充行者於方丈一日灑掃次嶠問你爲什麼出家予云父母早亡爲懼生死嶠云何不叅個無生死底予便禮拜請問如何是無生死底嶠打一掌云你自去看予悚然再拜自此疑情猛發日夜體究明春同老師往皐亭結茅遂乃佛前立願若不徹悟誓不出山終日癡獃獃地絕不與人共語少倦則痛加鞭策忘飡廢寢坐立不安一日斫柴次正迷悶間有兎躍出不覺失刀株立擬取刀忽然有省乃

述偈云觸破嬢生面全身沒處藏落花隨水去紅日耀山崗呈老師師甚喜是丙戌二十五歲也無幾老師圓寂完其後事聞古南牧老和尚赴梅溪開堂說戒其時路梗重兵憤志出山徑至嘉禾具禮叅見南問甚處來予云皐亭南云來作甚麼予云乞和尚圓戒南云衣鉢完具否予打圓相呈捧勢南云弄虛頭漢予云和尚莫壓良爲賤南云更道看予禮拜云謝和尚慈悲期畢辭出叅浮老和尚問云何處來予云梅溪浮拈拄杖云梅溪還有者個麼予云有浮云旣有又來作麼予舉坐具云特來呈似和尚浮便打予禮拜云某甲罪過浮命茶留住後同道友往報恩叅玉老和尚玉纔見乃拈起拄杖予便敷具作禮玉擲杖便歸臥室予收具便出復至興善叅永正老人於靜室予問靈雲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甚玄沙却道敢保老兄未徹在老人云直不藏曲予云未審徹底人分上如何受用老人云飢來喫飯倦即打眠予禮拜辭出老人云不得問了便休大須仔細命至堂中謁馥生大師馥德風雅厚因憩錫焉一日呈偈老人接得便打予擬進語老人又打予纔禮拜老人直打出予自愧見地未得超卓明春啓

大悲期請入懺堂期畢復進室中禮拜老人乃問你
在懺期中還見大悲菩薩麼予云在和尚頂門放光
了也老人云在老僧頂門與汝有甚交涉予豎拳云
請和尚證明老人連打三掌予禮拜老人便一踏予
自此脫然遂呈偈云向謂無能及從今脫見知森羅
休作舞萬象漫提撕老人頷之是戊子年二十七歲
也時在躬師亦在堂中相與甚契一日登閣次躬問
如何得徧現色身予云更上一層樓躬云謝師答話
予云莫錯會好是秋紳衿諸護法恭請老人住永正
禪院予即同在躬隨侍時當初住予雖在侍寮內外

諸事無不兼理一日種菜次老人至問作甚麼予云
種菜老人云爲衆爲己予云請和尚分析老人云將
謂你道得予以掘子打地三下老人休去予因看幻
菴師至棲眞叅林老和尚予云特叩寶山便請賜棒
林云老僧沒氣力予便喝林云三十棒自領出去予
展具云人事道中合禮三拜遂至客寮乃見幻菴師
敘事畢幻乞同舟至永正省覲老人舟中談及四賓
主話幻便問如何是賓中賓予云沽名釣利拋鄉井
直至如今不見歸幻云如何是賓中主予云拖泥帶
水閒行走拄杖從來不離身幻云如何是主中賓予

云爲憐樵子迷幽徑暫竚谿邊作指陳幻云如何是
主中主予云正令全提無向背凡情聖解豈能容幻
云秖如不立賓主一句又作麼生予云風急船行快
天青日影高幻云不負吾兄親近老人予云且莫惡
口幻云賊物現在予便喝幻乃休一日龍池萬老和
尚至如如菴予往禮問後生晚進乞垂方便萬便打
予云恁麼則某甲禮拜去也萬云你見甚麼道理予
便喝萬復打予拂坐具便出辛卯冬老人赴當湖檀
越屠公請住竺隱禪院予充監院力爲修整乃成叢
席一日同完初屠公請老人覲海登陳山老人驀問

水牯牛犇予揑兩拳加頂上老人云且喜穿却鼻孔
予轉身便行老人云一任踍跳予機緣頗有不及每
舉甲午春濮溪護法復請老人赴永正檀越屠公乞
留主持予切欲隨侍乃白老人舉幻菴師繼席即隨
同往至老人誕日衆請上堂予問父母未生前請師
道一句老人云未問已前答汝竟予云世尊降誕地
湧金蓮和尚生日有何祥瑞老人云今日衆居七請
山僧陞座予云恁麼則斷橋嫡脉流千古臨濟宗風
萬派傳老人云速禮三拜予拂具歸衆是冬大東老
人胛疾甚危體弱怕寒向因老人有願不着絲綿予

祇得違命重整衣被再三求懇乃得更換捐已衣資湊買參附棠神醫德士幸而病愈老人志欲靜養予同敬泉沈居士築室長水延請事奉老人即命之曰退菴是乙未春也時金明老和尚同本師老人重建普明用祖塔於興善命予監理工畢即同送靈骨入塔已亥冬予欲掩關呈偈老人得蒙慈允乃關居永正老人遂依韻賜詠曰巾缾不倦喜忘春危險親徵義更深惡棒痛敲因徹骨玄言聖誨要知音幾臨禪剎憑君輔每患沉疴賴爾任有問關中何所事直須拈出祖師心值中秋夜老人舉馬祖翫月話問衆云

古人恁麼道汝等各下一語看予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復呈頌云孤輪烱烱耀無偶今古婆心義不殊極目清光堪繼賞爭如擊碎驪龍珠老人稱善辛丑春因乏監院金明老和尚特蒙過院乃同老人命予出關明亦賜偈曰凋林欲挽正斯時何必拘拘俟滿期放出從前真面目移風易俗好施爲特檀護畢集請老人啓關予乃問自入關來事最親經行坐臥本天真忽蒙擊碎虛空鎖躍出金烏萬象新老人云更道看予一喝老人云也不虛過予禮拜云謝和尚證明老人打一棒云且道是賞你罰你予云有意氣時

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老人遂付囑偈曰是心非有法是法本非心心法俱空寂真宗耀古今予自愧匪材不能重任難違慈命勉爾承當是三月望日也老人命主院事予義不能辭竭力支撐因佛相淋漓殿房坍損局面未全深自慨惜即將祖產變賣啓建山門併募善信重裝金像整葺堂房添置什物庶得小就已完老人之念雲水往來以便接納老人生平孤潔懶涉世緣適過五旬大慶即同兩序命予主席予乃涼德多愆何當繼紹舉請冲默法兄默亦過遜因請通濟法兄住持遂辭檀護即同老人仍歸退菴

是甲辰中秋十日也次年編刻老人全錄春間承金明老和尚并老人命重梓普明鷲祖語錄至秋同別駕牧公衆護法送入楞嚴經坊流行予不唯羸病且歷經險厄志願隱山終其殘喘故雖有一言半句付之烏有今因大衆堅請再三祇得復將從前醜拙分明舉似若是伶俐漢向智上座未出母胎時覷破是親見也何用繁篇雖然欲躋無上毘盧頂不礙從卑漸次行衆皆歡喜禮謝而退

當湖佛弟子羽生屠行符敬梓

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上 終

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機輪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獨稱尊攪動須彌海嶽昏不是韶陽行正令幾多賺入鬼家門

世尊覩星

纔出孃胎示本顏明星一覩眼睛穿如來德相咸皆具夜半優曇火裡鮮

世尊拈華

拈華顧視豈無端百萬人天總自瞞金色頭陀重漏洩真風凜冽骨毛寒

世尊陞座

老漢家風已顯然文殊何必又重宣當時若是英靈客肯向他山聽杜鵑

世尊下忉利天栴檀像出迎

高懸古鏡照無偏萬象森羅似宛然我也笑時渠也笑不如撲破絕媸妍

世尊因文殊門外立

熱心人惹是非多內外何曾有自他無角鐵牛耕海底懷胎石女唱巴歌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四維上下無人識渠

世尊因文殊出女子定不得

一本桃林不假栽園丁何必強安排由來灼灼花天艷秖在春風拂便開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

兩次三番意正濃普賢不見許誰同依俙似曲纔堪聽却被風吹別調中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

乾闥婆王奏樂時山河大地悉如斯電光石火難通信端的應須秖自知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如何是那一通

那一通你問我須彌倒卓日當午堪笑騎牛更覓牛分付禪流休莽鹵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

一二義諦水銀墮地遍塞虛空有甚巴鼻咄

殃崛持鉢

凍鎖寒梅一段香春風纔拂便芬芳青山綠水仍如舊莫向枝頭較短長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令阿難傳問

三禪天樂自和諸其奈渾身個裡埋爭若奮然張意氣管教是處絕安排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

四十九年曾未說末稍再請復何宣法輪轉處難迴避遍塞虛空徧大千

天親菩薩自彌勒內宮而下無着菩薩問

問處分明答處親綠陰枝上鳥啼春梵音清雅超凡聽不是其人豈易聞

維摩居士因三十二菩薩問疾各說不二法門

毘耶一默義偏雄不二門開觸處通夜半無燈香閣靜鞦韆垂在月明中

迦葉尊者因阿難問世尊金襴外別傳何物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倒剎竿佛眼直教窺不得兒孫由是逞顢頇

圓覺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飯後茶三盞禪餘書幾行本無焦渴患何用樂清涼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

一卷經文寶鏡明河沙妙義剎那評當時不得誌公老未免人呼作白丁

初祖自梁涉魏至少林面壁而坐

九年冷坐少林前勞脊誰能下一拳不是神光親覷破一花那得至今傳

二祖安心

忘軀為法乞安心不識羞慚滿面塵却被老胡輕一拶了然直下喪家珍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

陞堂捲席意相投脫體風流孰與酬昨日鼻疼今不痛分明舉似有來由

南陽慧忠國師因代宗帝問百年後所須何事

孤孤迥迥絕羅籠不假人間造作工秖為躭源饒舌後翻令描摸在朦朧

丹霞因過慧林寺值凝寒乃取木佛燒火向

滔天巨水涌江干短棹徒教望遠灘忽地風狂摧折後一鉤新月逼人寒

南泉斬猫

猫兒提起意分明剛刃揮時正令行時耐群英都不薦草鞋頭戴為施呈

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

池陽面壁也無端痛下金錐孰解看王老頂門加一

拍從教血濺梵天寒

石鞏接三平

老將從來膽氣弘當場血戰愛英雄金鞭轉處乾坤黑降馬猶憐卸甲風

國師三喚侍者

三呼三應罋中煤玉斧金刀劈不開負汝負吾重剖析依然滿面是塵埃

藥山因李翺刺史訪

雲在青天水在瓶應知此道出常情渠儂自得看經趣換却時人眼裡睛

德山托鉢

詐啞裝聾老德山墻歪戶裂實難關家私却被傍人見醜態相傳覺被顏

臨濟在黃檗三度問佛法大意

三頓烏藤恨未休大愚一點豁雙眸歸來便把虎鬚捋倒嶽旋嵐出衆儔

布袋和尚

嘗拖布袋在通衢很藉家私孰識渠世界大千都省盡更爲拈出示無餘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家風纔舉便郎當逐塊禪流又着忙覿面不知千里隔如何洞見黑心腸

古德不出方丈到莊喫油糍

齋時獨不赴雲堂也是無端着死忙辛自子期能解會高山流水別宮商

趙州喚文遠

東司頭上高高喚步下輕輕應一聲此話已經人落耳長江有水洗難清

子湖狗

子湖堂前畜隻狗藏頭露尾誰知有從來不顧親與踈擬議遭他祇一口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

平常心是道白布休粘皂倦卽便噇眠寒來添衲襖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

佛祖從來說不到盡情抖擻與諸人明明那事無今古日照青峯朶朶新

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

金鱗透網絕羈留誰敢揚帆下餌鈎不是拏雲擒霧手何當倒嶽與傾湫

臨濟喝三聖偈

沿流不止問如何殃及兒孫會也麼耀古騰今難蓋
覆一輪皎潔印千波
眞照無邊說似他當機直指絕諸訛洪鐘扣發驚群
夢石臼風吹念佛陀
離相離名人不稟鐵牛夜半過憁懦堪憐無限叅玄
客錯認胡蘆作帝瓶
吹毛用了急須磨閃爍寒光孰奈何奮怒那吒纔觸
犯血流滿地罷干戈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狗子佛性有無鐵蛇橫在當途瞎眼波斯踏着嘗敎

喪却全軀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濟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濟曰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濟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作禮濟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濟曰過在什麼處僧曰再犯不容濟便打乃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賓主交叅殺活全奔流度刃火中蓮堂中禪客分明
示誰道渠儂是白拈

趙州訪二菴主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放去收來衲僧巴鼻

香嚴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上樹

一等全提向上機無錐地漢做來奇當場不畏傍觀
眼別有威聲動四維

皷山折箭

中途箭折有來由誰料奴渠語更優大抵還他肌骨
好不風流處也風流

寶壽第二世見相打曰得恁麼無面目遂大悟

浩浩塵中渾不覺一拳打着脫然空森羅萬象齊顛
首依舊扶桑湧日紅

保福四謾人

却是你謾我賊身淨躶躶誰知陝府牛吞却嘉州虎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南泉親見不謾人蘿蔔拈來直指陳大塊秋毫非別
物千紅萬紫總皆春

九峯勘首座

枯木堂前花正春炷香脫去未爲眞一條白練如龍
活賺殺叅玄幾許人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

當陽拈出形山寶燦地輝天徧界彰坐臥經行如不

驀燈籠佛殿漫摶量

船子覆舟

沒踪跡處莫藏身二十年明此事親呈起橈來無別
有踏翻船子脫然新

趙州勘婆子

婆子掀翻滄海去趙州踢倒須彌回奈我一雙窮相
手未曾容易舞三臺

法眼示衆者裡聚集少時為上座僧堂裡者裡
聚集少時為上座山門頭者裡聚集少時為上
座寮舍裡為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

山門寮舍與僧堂覿面全提不覆藏姹女已歸霄漢
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臨濟四料揀

烟塵掃盡顯朝綱萬叠江山總大唐一片皇風無內
外謳歌鼓腹滿邊疆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戴角擊頭捋虎鬚當機直指絕離微重拈古廟藏身
處賺殺平人犯夜歸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久抛搕𢶀頭拈起無倫匹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

相逢秖喚喫盃茶沾着通身徹骨痲伶俐衲僧多意
氣曾教別有好生涯

興化在大覺為院主

杖頭豪氣孰同儕撥轉機輪當下灰一炷香焚恩不
負孤瞭捉敗古今該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絕遮攔處復遮攔擭下南洲小洞蠻赫赫旌旗揮轉
處滿天愁霧鎖青山

龍濟示衆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云

飢來喫飯困來眠兩脚長伸得自然若把是非來辨
我知君猶欠喫粗拳

風穴陞座顧視大衆首山便下去穴便歸方丈

纔登寶座揚家醜爭奈傍觀不耐看一把柳絲收不
得和烟搭在玉欄杆

首山竹篦

赫赫全提驗棟材堂堂大用出塵埃兩頭坐斷未相
許更擬如何劈脊揮

慈明叅汾陽經二年未許入室

倒腹傾腸舉似人其如不薦屈難伸一朝提敗非輕

處眼蓋乾坤氣宇新

天衣懷禪師示衆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常靈何處安

秋來葉落總歸根春至花開徧界新一片寒心付流水不知幾是報恩人

五祖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重重分付最慇懃演祖何曾動嘴脣若向此中窮徹骨方堪携手入鄽陳

古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有有有中無無無無中有猴愁摟摟頭狗走抖擻口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叅無準和尚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眞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

一擊通身脫誰爲業識來眞燈從此續烜赫耀無涯

古德六刮

塵毛除去眼中花皮肉劅來未足誇髓骨直敎都刮

盡爭如隨分納些些

天台瑞巖方山寶禪師叅斷橋倫祖祖室中嘗舉萬法歸一示徒一日寶侍次祖拈莧菜根示之寶忽大悟

等閑拈示有來由瞥爾知恩便徹頭正眼豁開凡聖盡兒孫遞代逞風流

瑞巖寶禪師因無見覩叅便打覩一日作務次豁然大悟遂呈偈曰選佛甲科喜莫量大千沙界一禪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总怨亦总實以偈印之

傾盃空着本無意却還錢坐斷華峯頂眞風播御簾

天台華頂無見覩禪師四十年足不越閫至正賜號妙明眞覺白雲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頂曰待娑羅峯點頭卽向汝道雲於言下大悟

梗將生鐵錘揑出黃金汁寄語長安人莫把長安覓

南京大嵩月溪澄禪師凡見僧請益乃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卽趂出衷峯寧侍傍大悟

栗棘金圈事絕倫何期室內有知音都緣惡辣難棲泊留得丹心煥古今

繡州天寧法舟道濟禪師因五臺陸公問畫前

元有易否寧曰若無將什麼畫公曰畫後如何寧曰元無一畫公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寧曰居士莫着文字好公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寧召五臺臺應諾寧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鴛鴦重繡出堷地度金針曲盡千般妙全拋一片心

繡州敬畏無趣如空禪師元旦示衆曰今日新年第一日圓明普照恒沙國群靈咸在此光中皆得如來三昧力汝等還會如來力麼以兩手作掇石勢云過拙來時有僧問重多少趣曰飯袋子輕重也不知

當陽直示本無私懞懂禪流尚不知見徹老人垂手處方爲出格丈夫兒

杭州徑山無幻性冲禪師因編無趣錄歸趣曰子一向做得個什麼山曰性冲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簽押遂將錄呈上趣接得曰者個是我底你底聻山曰和尚莫攙行奪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

水乳機投非分外分疆立界太無端兒孫幸得今朝力萬國春風一統看

無幻和尚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字不着劃僧云某甲不問者個幻曰圓相不着圈

崑崙顛倒舞北斗面南看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無幻和尚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眞佛幻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僧搬柴了又埋前問幻曰者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自性天眞佛云何向外求當機如委悉恩大莫能酬

嘉興興善南明慧廣禪師時徑山爲首衆一日地上拾片紙視之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忽大悟乃白幻幻印可

搕𢶍推頭親撞着面門從此得昂藏五峯頂上烹英

傑一段眞風萬古揚

南明和尚徑山示衆曰五峯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一任跨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劒有一句有活人劒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劒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劒俱無揀點得個儻分明許你叅學事畢

獅子咆哮自出群驚翻海嶽震乾坤佛魔到此無蹤跡野犴徒敎裂頂門

南明和尚因聞谷大師問了卽業障本來空未

了應須償宿債獅子尊者因甚被罽賓國王斬
却南曰本來空問云爲什麼王臂自落南曰本
來空問云和尚意旨如何南曰本來空
問處絶毫釐答處塡溝壑捉敗老南翁始信乾坤廓
錯出穴猛虎戴雙角
建寧普明鵞湖妙用禪師謁湛然和尚問目前
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閫令師出閫是
否明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
湛揖曰請出我要止靜明便出
作家相見果非常舒卷同時徹底揚更有一般奇特

處任教天眼莫窺光
普明老和尚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
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明良久曰會麼嶠曰
也秪得半個明却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
良久明曰也秪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
皎皎透雙眸相將覿面酬清光吞宇宙何處不風流
普明老和尚因僧問迷中有悟悟中有迷如何
是悟中迷明曰亂問作麼
纔問悟中迷全提向上機大鵬擘海水鐵馬透重圍
繡州永正一初悟元禪師叅鵞湖老人一日禮

拜起湖舉拳云道一句看正便掌湖亦掌云且
道你一掌我一掌甚麼意旨正云請和尚珍重
湖乃休正一喝便出
有縱有奪能主能賓象王迴旋獅子嚬呻莫怪渠儂
多意氣精金百煉越光新
永正老和尚因報恩祖林上座問既是斷橋因
甚得度斯遠正卓拄杖云全承渠力
全承渠力不顧頂耀古騰今續正傳分付英流高脊
眼當知慧命永綿綿
既是鵞湖因甚水無二色正云大地沾恩

大地沾恩直指陳通身徹骨要知津源頭水活流無
盡華放優曇徧界春
一不成兩因甚更喚作初正云無處不稱尊
堂堂無處不稱尊萬象之中獨露身見徹濮溪親的
旨金毛吞却玉麒麟
永正老和尚因僧舉竹箆子話問聲未絶正便
打僧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正云獅子咬人
韓盧逐塊
背觸俱非問作家當機直指驗龍蛇不知殺活全提
處將謂無端又撒沙

頌偈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未牧

良田不顧恣跑哮頭角崢嶸路轉遥歷遍幾多危險處那知回首惜靈苗

初調

今朝鼻孔始將穿劣性生獰盡力鞭縱使驀然狂跳躍秖消牢把索頭牽

受制

見得調來息妄馳迒繩緊緊且相隨林泉野色雖堪翫豈可忘勞力暫疲

回首

歷盡艱辛暫轉頭肯將鞭索放敎柔嘗逢香草清泉處恐起貪饕尚繫留

馴伏

古木陰中碧水邊縱橫收放總悠然牧童歸去天光晩步步相隨不用牽

無礙

翛然物我兩相如柳陌花衢何所拘溪北溪南王化裡橫吹短笛樂盈餘

任運

岸柳溪桃花影中隨渠飲啄步芳茸牧童瀟灑烟霞外徹體風流睡興濃

相忘

人牛脫略沒邊中彼我渾無異與同一片白雲光皎潔滿山明月絶西東

獨照

拍雙空手獨幽閒豈似尋常麓水間信步歸來孤月冷還須撥透那重關

雙泯

人牛到此影無蹤雲淨寒光透碧空底事明明休更問黃花翠竹綠陰叢

和金明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

衝烟涉露採花時溪入香林滿帶歸歷偏雲山咸自得豁開雙眼任翱飛

千花萬蘂足生涯來去優游孰共衙滿目風光從所適兒孫翼翼自成家

徹底掀翻窠臼時赤條條地絶支離豈如迷蝶空遊戀留得甘甜蜜潤脾

靈明透徹最風光飛舞翩翻各自怡銛利針鋒誰敢

觸痛心一劄直須當

勘破浮華復隱桐個中關棙悉皆通從玆飽腹無餘事一任芳菲鬪紫紅

禮徑山無幻祖塔

濟水汪洋自有源祖翁嫡脉亘長天當陽迥出摩醯眼萬古恒開陸地蓮

呈本師老和尚冷灰豆爆

玉蘊荊山珠隱淵忽逢良匠豈能潛一聲爆地無囬互脫體風流顯衆前

典善即境

寶閣凌空紫氣雄碧溪環秀美來龍嵯峨雙塔萃烟裏儼若當年靈鷲峯

掃篛湖老人塔

秀萃泰溪古刹中福臨此地是眞龍老翁高蹟巍然示傑出禪林第一峯

呈本師老和尚乞掩關

爲法忘軀不計春巾瓶久侍受恩深每經痛棒難伸屈更切提持巳報音祖席定非堪繼紹精修庶是可擔任關中得滿三年願再乞慈圜巖實心

祝金明介老和尚

師壽莫能量森羅共讚揚道風遐邇播法席古今彰濟水典波闊眞燈續燄長满筵龍象擁華放碧雲香

重陽隨本師和尚登岳陽山

沙堤遥望滿林秋執杖登高興轉稠汲水煎茶泉眼活鋪毡設座景風優海天渺渺同師德山樹濛濛亘古猷侍久不知歸棹晚謹將瓶子注龍湫

祝典善馥生大師

群然大慶出尋常海納山容豈較量碧漢迸輝雲戶月金風吹綻桂枝香衲衣高隱泰溪秀竹杖橫拈獨照長嘯傲烟波清晝永從教緇白共稱揚

答素弘法兄時住蘭若

華屋隣溪住悠然唯爾家開軒迎皓月移杖款丹霞野渡垂絲釣游魚噉影花香風時遍達蘭若道聲嘉

答古鑑禪師

宗風久巳播嘉聲名刹於今喜得人振起如如新氣象春光仍復照遐津

留幻菴禪師住竺隱

道誼交來豈計春庭梅幾度吐香新法筵慈命應須繼不獨弘宗可養親

答素頴法兄歸閩

守拙忘年盡巳東禪波浩瀚豈能窮願問八闘提綱
要自愧疎愚負祖風
和牧公項法兄蕙詠（巳亥年植盆蕙次春不發至庚戌忽發一枝）
氷霜歴載久埋身金谷瑶林竟不春何幸挺然連放
蕚香風無處掩其眞
雲林深隱幾經年忽放奇姿勝藕蓮且喜聯芳名不
昧敢云諸卉漫爭先
天然雅韻愜幽情不假丹青點綴成滿座清風堪足
羡團圝共坐話無生
祝冲黙法兄六袠

毋憶同門誼惟兄契最先忻逢花甲啓屽聽法音宣
慧海搏紅日高風播碧天南山當聳翠祖脉自綿綿
答通濟法兄住永正
本師法道若深淵病骨何能任此緣喜得吾兄欣拽
杖直教濟水愈滔天
喜當湖羽生居檀越過退菴
荒林幽且靜忽聽語聲揚盃注天池茗爐添栢子香
道交猶水乳意洽若笙簧幸得安閒法來増丈室光
示徒
時中切莫妄攀緣動止當觀上古賢師德親恩應不
負急須參透未生前
示德峯上人
明德由來出衆峯個般消息要須窮百城烟水緣何
事樓閣門開信步通
聞鐘示雲徵張居士
披襟禪寂坐靜聽水雲鐘惺發幽林鳥驚翻巨海龍
聲逾軒外竹響度嶺前松會得其中意同遊般若峯
咏梅示敬泉沈檀越
氷肌玉艶白盈空香散幽清月色融不染一塵澄徹
甚共堪涵養性天中

聞蛙示衆
趺坐方床靜夜深蛙聲嚦嚦契禪心灼然物我渾無
二者點靈光絶古今
插田示衆
竭力耕鋤倦不休拖泥帶水汗淋流長歌到處聲嘹
喨祖意西來莫別求
勸放生戒殺
一體同觀莫恣饕堪憐活剁與煎燒此時悅口殃誰
致他刧償渠果自招須種福田如日永好翻業浪若
氷消斷除籠網從飛躍海角天涯德被遥

勸修淨業六首

無論老幼及賢愚好把彌陀佛號提自性天真全體現金蓮臺畔接歸西

莫戀紅塵念佛陀樂邦絕勝苦娑婆有緣善士親能到千葉華香鳥獻歌

識得彌陀大覺仙舌尖常現百餘千白毫光照河沙界馥郁華開七寶蓮

捉敗家中六賊奴西方不異此娑婆彌陀時刻常垂護引導衆生出愛河

不昧彌陀自性天紅塵堆裏踏青蓮香風時復吹人惺佛境分明在目前

彌陀念徹絕追求罪性元空不用鈎天上人間堪自適河沙法界一毫頭

警世十首

勸君猛省懼塵埃好把菩提路踢開直入真如不退地何妨利衆去還來

終日波波盡屬埃罪門緊閉有誰開秖因把髻自投入淪溺幽冥不易來

貪迷造業墮塵埃我佛慈悲善戶開權把三乘法教化聞修定自樂邦來

凝神靜坐莫沾埃縱有紛紜總放開究竟未生誰是我定然驀地撞將來

若得居塵不染埃猶如菡萏水中開人間天上誠堪羨物外逍遙好去來

三千諸佛淨無埃安自塵籠障不開瞥地歸真明實際方知觸處即如來

一念歸真豈有埃百千業鎖廓然開了知生死渾如夢佛國天宮任往來

心地如能絕點埃性園常自覺花開他時果熟香飄日不枉閻浮去復來

大地山河非土埃草頭祖意潑天開森羅萬象如如體隨處瞿曇示現來

識得紅塵不是埃任君收捲任君開縱橫大用誰能測踏徧乾坤彈指來

示學道八首

學道如撐逆水舟手中篙子豈輕丟一篙不到舟傾覆得過巔涯未可休

學道如兒到遠方迄今猶未見還鄉時時刻刻倚門望一旦親逢喜倍常

學道如行快艣船善操不借索來牽通身冷煖渾忘

却欲到家山猛向前
學道如入戰塲拚身捨命要征降假饒百萬軍騎
敵得勝歌回意自強
學道如歸萬里程急須努力上前行一朝得到家鄉
處玉樹花開香更清
學道如磨鏡上塵蠲除淨盡乃方親本來面目自成
現妍醜分明豈問人
學道如童牧牯牛一回入草一回收直教不犯他苗
稼猶把鞭繩緊繫留
學道如獅吼一聲百千野犴悉皆驚青山綠水無求

侶明月清風樂自盈

永正郎事八首

施茶

普濟香茶滌悶埃頓教煩熱卽時開休嫌永正家風
別秖要當人知味來

揷蒔

田田綠水總無埃陌陌如龍界畔開揷遍青禾農盡
樂灼然恩自聖天來

耕牛

堪羨牛兒犁土埃荒蕪淨盡賴渠開不知力竭神疲
苦反益鞭笞促去來

禱雨

狂風終日掃塵埃括盡浮雲四望開水涸苗黃農力
倦願施甘雨沛然來

車水

偉哉步步迴塵埃瀑布瓊花足底開凭析若行千百
里此身無去亦無來

懸幡

彩幡高掛拂雲埃試看巍然殿貌開不是老盧親口
示那知覿體現如來

古井

幽瀾瀲玉潔無埃爲惜行人路畔開汲飲頓教涼徹
骨甘泉須信有源來

琉璃

湛湛圓輝絕點埃鐵圍徧照悉皆開光明花向心中
現智慧根從頂上來

和本師老和尚韻八首

竺隱清修

無涯法海最深淵淸隱高風詎可宜一任碧峯南拱
揖且從秀水北環聯梵宮香霧氤氲合叢樹幽禽來

往翩暮鼓晨鐘空世想并心參叩大金仙

禪餘覽勝

寶鏡當軒耀碧淵交光映徹妙難宣金風拂拂銀河湛玉露洋洋珠手聯雲外天香來馥馥案間雅句綴翩翩陽春自愧難賡和聊續荒詞奉上仙

古院晨鐘

逓送鯨音過藪淵洪聲普震豈能宣三千界內光明徧百八鳴中緊慢聯敲惺晨雞啼杳杳驚殘迷蝶夢翩翩竹移青影東窻曉又得慇懃事大仙

沙汀落雁

晚霞靄靄映湫淵雁集平坡數莫宣蓮渚流清從飲啄蘆汀沙煖任棲聯長天隱隱排行字遠水迢迢照影翩閒望秋江無限意逍遙何羨醉樓仙

海天一望

疊疊峯巒杳隔淵水雲縹緲景難宣天呈圖画分濃淡地獻鯤鯨啓斷聯坐絕妄緣禪寂寂行吟幽思與翩翩乾坤極目承誰力自信全超不壞仙

秋庭咏菊

昔時佳典羨陶淵今植山房幸莫宣銀艷金姿清貴富瓊葩翠葉錦奇聯游蜂永絕喧相擾浪蝶難教擅便翩歷盡曉霜終不萎幽芳得獻大羅仙

湖山烟雨

冥濛山色罥龍淵陰氣沖瀧曷可宣烟樹數家相掩映滄波千頃漫淪聯雲生溪谷樵迷徑雨洗荒林鳥絕翩詎訝披簑垂釣叟悠悠物外勝神仙

新秋晚霽

碧漢斜陽潄玉淵澄空瑩潔莫能宣紅霞燦燦光涵曉綠水迢迢波影聯吹浪游魚歡踴躍凌風歸鳥兢翩翩江天一色真堪羨偏契林泉出世仙

自述

余心同霹靂所作咸忠直事事效先賢心心依古德六根不染塵一體豈沾色非已敢稱誇惟天能委悉

咏雪

閒坐明窻下紛紛落滿林爛銀鋪竹徑碎玉點衣襟訪友人迷路尋梅客阻心野僧將遣興聊作一篇吟

風箏二首

骨格雖微氣量豪扶搖而上不辭勞秪因自有凌雲志故爾飛騰霄漢高

有爲物色本無情一線靈通得上昇時至高鳴人仰望目難窮處孰能聽

火爆

頂門竅發震雷霆驚起群聾徹骨惺直得分身徧塵
剎當陽誰敢觸其英

山居十五首

自處重巖尠客來幽林小徑長蒼苔清風明月堪爲
伴野蕨藤花不用栽

乍入山來懶閱書携鋤且自墾茶畬談玄說妙渾閒
事一飽忘飢樂有餘

携杖穿林野興濃子規啼徹百花叢見聞不昧機先
事一段風光觸處通

似兀如癡口懶開了無閒事掛心來飢時撥火煨黃
獨飽後烹茶飲數盃

幽鳥聲聲宣妙法榴花灼灼顯眞機燈籠露柱堪相
委色見聲求豈易歸

坐倦和衣展脚眠鼾齁鼻息任余便猿啼檻外驚殘
夢紅日團團映滿簾

岸柳籠烟綠更濃溪桃映日水浮紅風晴雨霽春三
月幽鳥一聲深樹中

移坐巖前就碧天閒縫破衲少針穿黃虀麥飯隨時
過自喜清貧勝濁緣

綠陰深處囀黃鶯若個知音洞眼睛爲報叅徒休外
覓瞥然回首是家程

數載烟霞遠市鄽甘心冷澹絕攀緣松風竹韵閒消
遣野鹿群猿伴我眠

深棲巖竇是良方喜自埋頭歲月忘閒把蒲團敷地
坐不知日暮與天光

庭花帶雨折簪瓶紫芋添虀煑破鐺幸自檀那輸國
課茅菴無事樂閒情

竹戶閒關坐石床休心碧嶂度餘光庭前古栢無冬
夏那計籬邊幾綻黃

茅舍深棲養病身無思無慮樂天眞閒名久謝誰相
識一覺安眠意最親

終日昏昏過了休無論寒暑與春秋有人問我成何
事一個粗拳劈面酬

禪門十事

源流

如來親血脉鼻祖嫡津梁德越乾坤永光逾日月長

拂子

法王眞慧命龍象莫輕浮驀地親拈示群峯悉點頭

拄杖

宗風憑繼續日用任施爲掃盡狐很跡堂堂更有誰

如意

縱橫皆自適動轉總隨宜指出形山寶光明徧界輝

禪板

禪林遵警策海衆賴維持一擊虛空碎嚬呻獅子兒

數珠

拈來爲道用提起示諸人直下知端的當陽一句親

飲瓢

衲僧親活計顏子似同流飽腹無餘事高懸拄杖頭

斗笠

千聖皆同條羣英曷可虧團圞無縫罅日炙與風吹

蒲團

跏趺堪穩坐定慧作根基爲報參禪者須明向上機

芒鞋

江山都歷遍到處不曾離颺在紅塵裏無人識得伊

關中四威儀

關中行沒途程飯後欣舒步翛然絕繫縈

關中住無別務焚香閱古書何論朝於暮

關中坐孱懶殘豎起鐵脊梁那管蒲團破

關中臥衲被破鼻息任鼾齁從來無夢作

十二時歌

半夜子床頭鼠齩自家耳噓一聲咸入穴中心暗喜

雞鳴丑眼開一物渾無有黑漫漫大地盡成獅子吼

平旦寅拈香撥火示天眞勤禮佛徹體淸涼絕世塵

日出卯生涯當處何曾少鑊頭邊霞去翻來用不了

食時辰幾火炎炎事最親炊黍飯野菜和羹勝美珍

禺中巳花笑鳥啼無別旨閉蓬門堪歎逝流隨境使

日南午大地炎蒸何處躱一彈指豁開寶藏空今古

日昳未蒲團敷坐如來地沒心情那有工夫閒拭涕

晡時申囊鉢蕭然不厭貧無價寶圓明皎潔亘隨身

日入酉參徒莫怪無分剖祇粗拳直下知歸休外走

黃昏戌一日功程方始畢更何爲摩訶般若波羅蜜

人定亥威音王佛今何在阿呵呵天上人間絕對待

自讚 成侍者請

者漢別無伎倆惟能守拙退讓事師一點赤心應機祇拈白棒自欣禪律兼規學者難爲近傍生平懶合時宜篤志淡棲雲嶂僅留殘質愧先賢莫把渠儂爲榜樣

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下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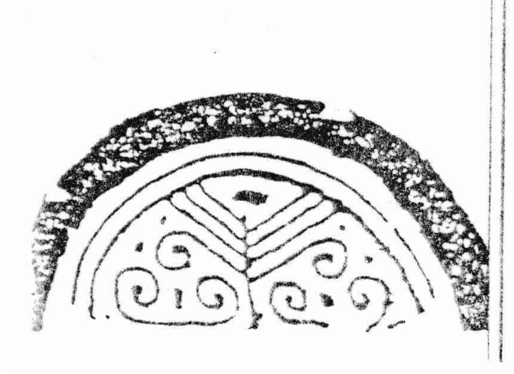
當湖佛弟子羽生屠行符敬梓





一初元禪師語錄

清・一初悟元 撰
眞開 等編





一初和尚語錄序

禪道至今日可謂盛矣開堂者列刹相望傳法者交臂相逢然求其超宗越格不愧古人者葢未數數也余是以嘆無趣老人之源大而流長也無趣爲斷橋之後丕振濟上宗風雖其隨緣晦迹而子孫綿綿乃四傳至今則有介菴一初兩師出焉介菴和尚主法金明諸方仰重一初和尚於戊子年爲檀越請居濮溪永正遠近禪侶輻輳應衆懇陞座說法乃有上堂小參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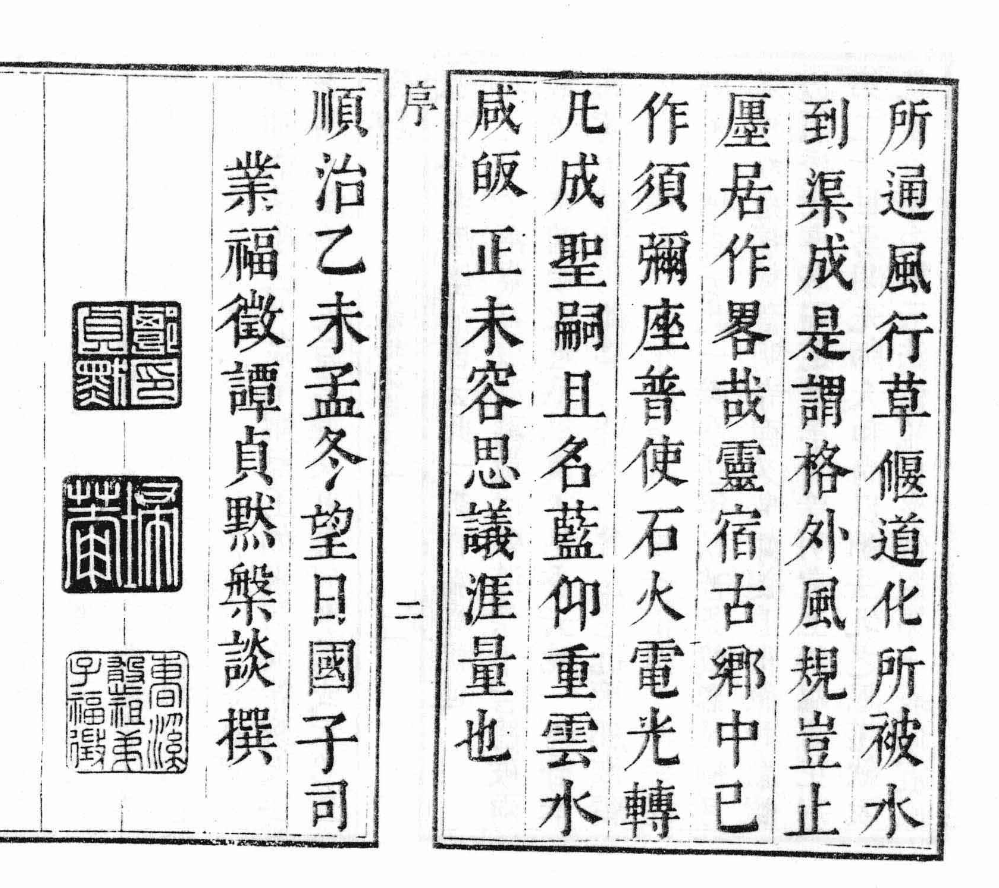
緣拈頌一卷余得焚香展誦見師全機大用電掣霆奔慈悲唱導風和日麗眞足以近承趣老而上光濟祖非如古人所云仰山再來之儔耶夫斷橋與雪巖同出無準而高峰大師則雖嗣欽師初稟倫老今高峰兒孫遍地而師爲斷橋的派其手眼超卓如此行將大昌厥後無疑也雖然從上第以慧命爲重耳盛衰何論焉且五宗均爲四七二三之嗣則濟洞可無彼此也況斷橋雪巖皆滹沱一脈又安得

岐而二之乎余曾聆師之教而欣
服之因敢以管蠡道其萬一或者
以儱侗罪我其又奚辭

後學施博拜題

一初和尚語錄序

斷橋車溪一派嫡乳特地演
暢雋湖而曹源濟上之洪波
浩衍沾蓋靡窮只今燈輝晒
癸正眼拈提一現金明之介
菴一現永正之一初兩和尚
可謂禪窟中金昆玉友剎竿
頭並轡齊驅矣茲閱初和尚
永正語錄而知靈機廓徹逈
絕安排鏡智洞懸全超事理
卽此語言文字悉入毘盧性
海大地法輪之中行見祖脉



所通風行草偃道化所被水到渠成是謂格外風規豈止壟居作畧哉靈宿古鄕中已作須彌座普使石火電光轉凡成聖嗣且名藍仰重雲水咸皈正未容思議涯量也

順治乙未孟冬望日國子司業福徵譚貞默槃談撰

永正一初元禪師語錄目次

一初元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　眞開　眞智　等編

順治戊子歲師於輿善禪寺受嘉禾紳衿諸護法并檀越衆居士等恭請住濮溪永正禪院至菊月九日進院上堂師至法座前拈請啓云言言錦繡字字珠璣佛祖親傳之旨因茲啓發聖凡本有之源由此顯揚若也會得不用叅詳如或未然更須宣過維那宣畢師指法座云大衆須彌燈王如來爲汝等演大法義轉大法輪了也若信得及更有何事設或未然且

聽處分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崇千古德被兩儀萬邦齊俯順兆姓悉歡虞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滿朝勳貴列郡尊官暨本山護法遠近檀那惟願生生培佛種世世作金湯同明般若正因共證菩提妙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歷年勤苦多載叅尋桐月菴中親遭痛棒普明寺裡又喫鉗鎚直得徹骨徹髓透頂透底專爲福建建寧府普明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世鴛湖先師大和尚以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震威一喝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五眼莫覩千聖難名與作第一義早已蹉過了也那堪更復云觀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還有共相證明者麼不妨出衆與山僧相見僧問龍天推出祝聖拈香正恁麼時請師舉唱師云天下太平萬民樂業進云如是則皇恩佛德均酬也聖解凡情總合機師云知恩有分進云秖如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豎左手一指進云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豎右手一指進云上來宗旨蒙師指未審更有爲人處也無師便打進云然則大地衆生

咸沾法雨去也師云速禮三拜乃云妙道由來絕古今群情動止賴斯恩昔年鷲嶺單傳旨今日當陽普示人遂舉拂子召衆云會麼三世諸佛以此迴超十地歷代祖師以此拔濟四生天地以此化育萬物國君以此坐享太平所以道天得之以淸地得之以寧君王得之以治天下且道衲僧得之又作麼生擊拂子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或有個閒恁麼道忍俊不禁曾取山僧退身有分雖然爭奈木上座不肯放過何也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裡看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維那結椎云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謝辭不錄）
佛成道日當湖愛吾馬居士請上堂僧問世尊成道即不問古佛陞堂事若何師云虛空作舞萬象點頭進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如何是無爲的旨師云拈香擇火運水搬柴僧禮拜師便打問明鏡高懸靈光獨耀祖令當機如何舉唱師云霜風匝地寒進云秖如世尊覩星悟道猶是眼中着屑別有家風又作麽生師便打進云棒頭指出無生句大地衆生得自由師云你還得自由麽僧一喝師復打乃云昨宵風雨多今日晴光布覿面直施呈當陽全顯露透關人迥絕情塵明眼漢不存意路山頭白浪飛騰海底紅塵彌播舜若多無處藏身畢陵迦吞聲飲氣到這裡譬如烈燄不容蚊蚋雖然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拂拂子下座

桐邑清河菴袁樸嶺梅二禪人同衆居士請上堂僧問法流東土教始西乾桐溪亘古千百年未曾顯露今日和尚陞座四衆雲臻如何得三根普潤師卓拄杖云個個盡沾恩進云恁麽則鴛湖一滴作浪興波也師云照顧脚下問如何是清河境師云一溪春水浸青天僧禮拜師乃云花雨噴香春風撲面林間鳥語檻外舟行頭頭獨露眞機一一全彰至理遍方作者舉着便知滯影迷流安能頓曉所以道要明向上事須還向上人南贍部洲打鼓北俱盧洲上堂則且置秖如當陽顯示一句又作麽生豎拂子云鷲嶺別傳開正眼車溪嫡派湧曹源下座

觀音聖誕月如上人領桐邑君卿王居士薦親祝壽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師云雞鳴犬吠柳綠桃紅進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却是饅餕又作麽生師云日面佛月面佛進云恁麽則臨濟今猶在韶陽意轉新拂坐具歸衆師云具眼衲僧問眼裡聞聲覿自在耳中見色悟圓通互用如來妙智力未知此外更如何師彈指三下進云秖如觀音降誕居士慶壽又作麽生師云錦上更鋪華進云恁麽則兩彩一賽去也師云不妨靈利乃云柳綠桃紅直示圓通面目鐘鳴鼓響全彰古佛家風明明匝地普天一一騎聲蓋色不離動轉施爲迥絕見聞知覺所以道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以斯追薦宗親以斯永延福壽以斯拔濟群迷以斯滋培衆善設說南山鱉鼻吞却嘉州石象休云東海鯉魚撞倒陜府鐵牛脫略情塵則且止秖如隨緣赴感一句又

作麽生舉拂子云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下座
王店梅谿旭野禪德領伯齡徐居士請上堂僧問本
來無一物未審和尚今日說個甚麽師便打僧禮拜
師云本來無一物你又禮拜個甚麽僧擬議師復打
乃云卽心卽佛虛空釘橛非心非佛眼中添屑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曳尾靈龜猶不瞥臨濟問佛法大
意喫六十痛棒黃檗性命落在他人手裡百丈再叅
馬祖直得三日耳聾始悟當機一喝阿呵呵也太屈
卓拄杖云個事當陽爲剖決昨日雨兮今日晴風自
涼兮火自熱透得者自然如虎靠山未明底豈免循

途守轍殊不知人人大用現前個個眞機獨脫復卓
拄杖一下喝一喝僧問昔有僧問嚴頭浩浩塵中如
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裡滿盛油意旨如何師便打僧
云不會師云聽取一偈銅沙鑼裡滿盛油見轍方能
得自由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下座
浴佛日蘭亭劉居士領衆請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巳
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爲甚年年此日祝慶如
來師云一番舉起一番新進云祇如世尊初生時道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意旨如何師云百草頭邊春色
露進云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

圖天下太平又作麽生師云知恩解報恩進云恁麽
則臨濟家風今尚在萬古巍猷正此看師云眼中着
屑僧禮退問法筵大啓四衆雲臻向上宗風如何舉
唱師云石人頭戴金冠子僧禮拜師便打乃云適來
禪者恁麽問山僧如是答若也知得落處便見釋迦
老子未離兜率巳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巳畢如或
未然莫怪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秖如釋迦老子纔生下地便乃
露布大人境界眞所謂天中之天聖中之聖然則撿
點將來正如嚼飯餧嬰孩未免傍觀者哂比若雲門

大師正令當行直得乾坤失色日月無光也是爲他
閑事長無明要且未見釋迦老子諸仁者且道山僧
今日恁麽拈提還見釋迦老子麽聽取一偈一回舉
起一回新百億須彌百億身杓柄拈時獅子吼龍泉
沐處象王嚬千林慧日添光彩大地恩濤滌垢塵稽
首釋尊無上士恒河沙劫莫能陳喝一喝下座
師於壬辰仲春當湖檀越完初羽生民開屠居士護
法爾明滌凡劉居士等幷耿惟上座請住竺隱禪院
上堂僧問途中消息則不問陞堂一句請師宣師云
杲日正當天進云恁麽則善信咸欽仰宗風遍大千

師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僧一喝師打云也須喫棒耿惟上座問遠蒙法駕大地沾恩箭鋒相拄卽不問道同氣合事如何師云山僧拖犂闍黎拽耙進云如是則水中有鹹味色裡着膠青師云知心能幾人進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師打云且道這一棒是賞你罰你惟禮拜師乃云花笑春風格外眞規頓現漁歌曲水就中消息全彰向上拈提不礙通人唱和隨宜施設何妨達者商量寒時添衲熱則披襟休云覓火和煙得飢來喫飯倦卽噇眠莫道擔泉帶月歸握一拳大千香水海攝盡無餘舒一掌百

億須彌盧拈來有據所以道大人得大機大智得大用設或情塵未脫翳眼猶存正如霧鎖長空何止鄉關萬里秖如今日山僧到此耿惟上座同衆居士乞余陞座且道是向上拈提是隨宜施設舉拂子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座

當湖西林禪院自天碩德同雪林沈居士等請上堂僧問脚跟點地卽不問鼻孔撩天時如何師打云一串穿却進云一枝無孔笛吹出太平歌師云閑言語乃舉靈雲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番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靈雲觸目知機正是眼中着屑玄沙見兎放鷹翻成節外生枝若道靈雲是則辜負玄沙若道玄沙是又埋沒靈雲且道畢竟如何遂喝一喝云謾說超方眼休誇劫外春下座

師於竺隱禪院甲午七月首座沖默監院無能同衆檀護請歸永正誕日上堂僧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云未問已前答汝竟進云世尊降誕地湧金蓮和尚生日有何祥瑞師云今日衆居士請山僧陞座進云恁麼則斷橋嫡脈流千古臨濟宗風萬派傳師云速禮三拜問節屆中元桂魄迴金風拂座雨花

新籌添海屋恒無盡不惑筵開作麼生師打云分明看取進云壽山疊疊千峰翠福海淵淵萬派清師云上座眉毛在甚麼處進云法雨彌施塵界外現前無有不沾恩師便打問香雲飄渺常開不老之春龍象班齊永祝無疆之壽和尚福壽彌天學人頓超十地爭如兩彩一賽如何是四十而不惑師卓拄杖云汝還信得及麼進云無弦琴子師彈妙格外知音更有誰師云未敢相許進云泥牛海底啣珠走不被東君把鼻穿師打云爭奈老僧何乃云說心說性那堪播土揚塵舉古舉今豈更添枷着杻山僧今日也不說

心說性也不舉古舉今使個個迥超情解人人脫略見聞遇茶喫茶遇飯喫飯要坐便坐要行便行所以山僧昔于竺隱嘯月吟風携笻緩步對青山靜聽濤聲貫耳今歸永正鬔頭跣足養病放懿消白晝閑看野色迎眸有時日影重重鼻息鼾鼾貪睡穩有時爐煙裊裊茗香馥馥煮泉清任他人情迭變世事多更蛇吞大象鼠竭滄溟然雖如是且道山僧今值四句毋難之晨衆檀護虔請陞座又作麽生施設卓拄杖云還委悉麽一句了然超百億虛空湧出鐵崑崙喝一喝下座

金門尤氏薦夫請上堂僧問霜花遍地黃葉飄空尤氏安入虔誠懇請如何是薦夫一句師云香雲呈寶葢玉炬綻金蓮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便打進云現存倶獲益亡者得生天去也師云速禮三拜僧問懇乞宣揚微妙法薦亡一句事如何師云須彌跨跳進云恁麼則亡靈歸極樂現在亦歡娛師云也虧闍黎委悉僧禮拜師一喝乃云靈光獨耀至理全彰頭頭顯般若妙門一一示涅槃心印明明絕覆藏明明無向背如杲日麗于中天似太虛涵乎萬象拯群迷于既形之後拔諸有于未兆之前木馬嘶風裂破銀山鐵壁泥牛吼月豁開金鎖玄關乃佛乃祖共演斯宗是聖是凡咸歸此地所以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雖然且道守田金公畢竟如何超脫乃豎拂子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日午打三更夜半金烏赤拂一拂下座

監院斷愚智公捐資啓建山門請上堂師拈拄杖云門墻建立全歸監院之功僧衆安寧必仗伽藍之祐接青龍而喜慶聯綿拱太陽而惡星殄伏直使天神贊善四方八面總皈依雲水交參十聖三賢倶及第

且道正恁麼時作麽生卓拄杖云普請大家齊着力從教泉石永增輝下座

振羽錢居士重裝中尊大佛開光請上堂師舉拂子云虛空閃爍大地輝煌度生濟物即此恩光大衆會麽遂震威一喝監院斷愚智公問實相重裝金身復煥秪如施主錢達未審得何利益師拈拄杖云一莖草上現瓊樓智云恁麼則功不浪施去也師云也賴闍黎親着力智呈坐具云全身當奉重四衆盡沾恩師云更須出一頭地智一喝便禮拜師云寒灰當發燄枯木也花開卓拄杖一下下座

元旦大佛開光監院斷愚智公同守府聖芝吳居士并衆信請上堂僧問三世如來二十五年通身泥水今日紫金光聚烜赫當陽四衆雲集願聞法要未審和尚如何宣示師拈起拄杖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如是則人人增福慧個個獲圓明師云且喜非分外進云智鏡高懸千古耀眞燈永著萬年光師云梅花香遍處徹骨自幽清僧禮退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週而恒處此菩提座請問和尚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云假他不得進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如何是木佛不度

火師云燒他不着進云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云浸他不爛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何是眞佛內裏坐師云無限癡人向外求僧呈坐具云是金佛耶木佛耶泥佛耶眞佛耶師云闍黎試分析看僧打圓相云是度爐耶度火耶度水耶內裏坐耶師云正要你着眼進云諸佛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放大光明照天照地去也師云也要大衆知恩僧禮拜師豎拂子云豁開宇宙迥雙眸廓徹靈明大地週惟我獨尊全體現河沙法界一毫頭是以聖凡共稟共常巨細全承其力不增不減無欠無餘巍巍乎蕩蕩乎輝輝焉晃晃焉諸佛因之而出世祖師繼之而敷演衆生依之而解脫殊品藉之而生長故虛空本之而包括天地得之而覆載日月由之而照臨國王體之而安泰百官秉之而榮顯庶民賴之而成立衲僧據之而開廓人天正眼總持無量義門直得百億須彌盧踍跳大千香水海飜騰然雖如是威音王已前一句則且置秖如今日大佛開光又作麼生以拂子打圓相云慈光普覆無私鑒福被群情萬象新下座

普明鶴老和尚忌日上堂衆問答畢師乃卓拄杖云吾師本是法中王短劫長年詎可量莫謂虛空曾殞跡休云日月已含光四生普爲開眞際三界咸能演妙常面目儼然無變易人間天上示無雙復卓拄杖一下云大衆見麼喝一喝下座

長水退菴栴檀觀佛開光監院斷愚智上座檀越敬泉沈居士請上堂師云挾泰山逾北海豈稱好手攪長河爲酥酪未是作家直須穩坐道場而福應群機不動舌根而化滿天下且道是甚麼人舉拂子云會麼金容普現週沙界聖德無窮度有情海印發光覰

按指塵勞先起憫衆生剗除翳目超生死點破空華徹我人魔外皈依恩被廣天龍恭敬道弘深靈山會上傳眞脈雞足峯前續慧燈一段常光曾不昧人間天上獨爲尊大衆既是一段常光曾不昧且道用開作麼以拂子作點勢云當陽指出無餘事秖要含靈獲本明下座

建彌勒殿上樑衆檀護請上堂衆問答畢師乃云闢景溪之秀麗振永正之家風集檀那之福勝顯佛祖之眞宗大衆且道承誰恩力卓拄杖一下云人天憑覆蔭三界獨高崇喝一喝下座

佛歡喜日斷愚智公報薦祖親請上堂問今日正當諸佛歡喜處請和尚說法度亡如何得一門超出師卓拄杖一下云頓入此中來進云祖親蒙指示立地證無生去也師云直須慶幸始得智一喝便禮拜師乃舉拂子云欲報祖親酬罔極惟憑顯此如來力最尊最勝大雄慈世出世間無等匹竪窮三際莫能量橫亘十方安可測秖緣隨類度群迷示現其身千百億虛空湧出寶蓮臺徧界全彰光赫奕鐵圍粉碎黑山摧地獄頓消諸苦息河沙刹海悉蒙恩六趣四生俱獲益良久云六趣四生既俱獲益且道小山金公俞氏安人成丹處士唐氏淑人又作麼生復舉拂子云共蹈毘盧頂時聞正法音喝一喝下座

師五旬誕日法姪三塔王峯禪師文學羅子先別駕項牧公本鎮護法守府吳聖芝居士等并同邑許全茂衆信請上堂師拈新法衣示衆云須彌納芥錦上鋪花從眞實心中流出將來於如來藏裡當陽顯示巧施玉線密布金針則且置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檀那增福慧佛日永光華

佛前拈香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古人恁麼道元上座即不然佛眞法身無物可喻

萬德彌彰洪慈普利喝一喝遂展拜

祖師前拈香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下至我普明先師老和尚六十有七這一隊老漢今日被元上座將他鼻孔扭作一團抛向當陽直得盡虛空遍法界七花八裂爲瑞爲祥令大地衆生一個個壓着磕着阿耶阿耶聊伸供養遂揷香禮拜

陞座僧問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擬師壽量未審相去多少師云更向那邊看進云恁麼則越聖超凡恒不易森羅齊拱法中王師云禮拜着

僧一喝師便打進云當陽一句無私語粉骨難酬佛祖恩師復打問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超越三祇劫請問和尚如何是一爲無量師云森羅萬象進云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如何是無量爲一師云萬象森羅進云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欲拈一句祝師壽不知將底報宗猷師云也只道得一半進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師便打僧擎坐具繞一匝云恁麼則寶掌不足爲壽趙州難竝其年師云闍黎不妨讚歎乃云金剛正體徧徹十虛般若靈鋒迥超情棘淨躶躶莫可蹐攀光現現徒勞妄測是以堂堂大用耀古騰今赫赫圓機騎聲蓋色故乃釋迦老祖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豎拂子云若向這裏見得鷲嶺端不拈花如其更或躊躕少室翻成面壁頭頭杲日麗天一一眞風壁立雖然如是秖如今日諸大護法并諸法姪光臨爲山僧五旬初度作麽生良久云且喜相看非外客都來盡是個中人拂拂子下座

示衆

師示衆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云大好世尊被外道勘破外道雖然伶俐入地獄如箭阿難白佛却被世尊熱瞞大衆且道山僧又作麽生乃卓拄杖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一時打散歸方丈

師示衆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若向這裡見瞎右邊卓一下云若向這裡見瞎又中間卓一下云直饒恁麽瞎瞎畢竟如何楊岐驢子普化木鐸便起

師落堂示衆舉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華顧視大衆時百萬人天盡皆罔措惟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師召衆云黃面老人大似頭上安頭飲光大士正如眼中着眼百萬人天却較些子雖然世尊迦葉且置如何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會麽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便起

師落堂示衆云明如日黑似漆喚得來道不出卓拄杖云是甚麽咄便起

師落堂示衆舉六祖大師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師謂衆曰既不喚作本源佛性且道畢竟是個甚麽卓拄杖一下云若也會得無事不畢如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便起

師落堂示衆云山僧有一句子未打鼓前分付諸人了也若也會得方可商量如或未然豈堪共語拍膝一下便起

斷愚智上座掩關示衆師舉拂子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大衆梅花香矣且道智上座掩關又圖個甚麽乃放下云欲得安然無掛念不妨垂却月明簾遂封

師落堂示衆以拄杖卓一下云道得也被他穿却鼻孔道不得也被他穿却鼻孔時有僧問道不得穿却鼻孔時如何師云痛癢也不知進云秖如道得因甚也被他穿却鼻孔師云築着磕着進云未審和尚還免得也無師便打僧禮拜師云錦鱗衝浪去跛鼈上鉤來拽拄杖便歸方丈

師落堂示衆舉香嚴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答他未免喪身失命不答又違他所問畢竟如何即得時虎頭上座出衆便問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師云一人把纜放船一人看孔着楔總須喫棒始得召大衆云秖如山僧恁麽道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麽衆無對師卓拄杖云夜静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便起

師落堂示衆云形骸逐日衰景物隨時變未達本來眞難逃生死箭乃卓拄杖一下云大衆會麽如或未會各須努力莫作等閑便歸方丈

師落堂示衆舉五祖演禪師因僧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脚未審切那個字演云鉢羅孃僧云學人秖問一字因甚却答許多演云七字八字僧云也是慣得其便演云許多時茶飯原來也有人知滋味師云這僧只解貪程不覺蹉路演祖雖善放行未免隨邪山僧則不然有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脚未審切那個字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一僧纔出師打一棒云漆桶便歸方丈

師落堂示衆云日間圊頭請浴山僧向他道道得即

去頭擬議山僧道恁麼則不浴也行者云請和尚脫脚山僧便去大衆若道行者是則認奴作郞若道圓頭不是又扶強抑弱若道二人俱是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若道二俱不是且道因甚不從圓頭請却依行者去試定當看衆無語師卓拄杖云選佛若無如是眼爲人難破死生關喝一喝便起

師落堂示衆卓拄杖一下云大衆會麼佛祖心腸無他惟以弘法利生爲任重耳若守眼空四海惟我獨尊底見解管取喫鐵棒有日在何故聻復卓拄杖云個裡不容人我相徒擔妄執自欺瞞便起

師落堂示衆舉高峰大師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一生叅學事畢問衆云且道是那一句一僧出衆作轉身勢師云亂做一僧禮拜云瞞和尚不得師云祇瞞得你一僧云明日打飯供養和尚師云未夢見在一僧云識得大蟲原是虎師云有什麼交涉一僧纔禮拜師劈脊便棒乃云原來總道不得山僧自道去也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上元示衆師云今宵正是正月半燈月交輝無畔岸與作燈兮月不明與作月兮燈不現當人忽地眼睛穿天上人間成一片海底紅塵山頭飛白練更問月落燈息時如何瞎漢瞎漢卓拄杖便起

師落堂舉普明鶖湖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明良久云會麼嶠云也只得半個明却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明云也只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師云塤箎遞奏互換可觀還他二老作家然只好明者一半事若是那一半事敢曰未在大衆且作麼生是那一半事良久云待月落後與你道便起

斷愚智上座啓關師以杖擊關云入這裡不得黃鳥枝頭語亂啼復擊云出這裡不得烏龜水底淺藏陸乃卓拄杖云山僧今日截斷兩頭打成一片直得行行自在法法圓融然雖如是且道啓關一句又作麼生木綠山青無障礙桃紅李白莫能瞞智問自入關來事最親經行坐臥本天眞忽棠擊碎虛空鎖躍出金烏萬象新師云更道看智一喝師云也不虛過智禮拜云謝和尚證明師打云且道是賞你罰你智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遂付囑偈曰是心非有法是法本非心心法俱空寂眞宗耀古今

小叅

孝子俞伯元爲父文臺居士請對靈小叅僧問一靈
偃化四大歸眞如何是薦親一句師云燈爨香清進
云恁麼則闇市叢中親撒手紅塵堆裡示全身師云
誰是證明僧一喝師便打士問父母未生前在甚麼
處師便打進云一口氣不來又作麼生師亦打又云
未審現在時如何師復打士擬進語師擱退乃云父
母未生前一口氣不來即今現在事不用更疑猜卓
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

蘭亭劉居士爲室機化仝子必元請對靈小叅士問

生死不隔於毫端古今不離於當念如何是俞氏孺
人脫灑處師云去住自由進云金風無別致過後有
餘音師云讚歎有分士一喝歸衆師云放汝三十棒
僧問黃葉飄空一眞獨露意旨如何師云大地難藏
進云莫是他受用處麼師云全承渠力進云恁麼則
脫却塵凡超碧漢出籠老鶴便飛高去也師云速禮
三拜僧一喝師便打乃云塵劫來事即在今日今日
面目普現塵沙一爲無量無量爲一翠竹黃花青天
白日會得也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覓生死不
然則歷代祖師於十字街頭搥胸大叫罕遇知音祇

如山僧恁麼舉揚且道機化孺人還得徹證也無若
得徹證一任視世等漚舉理家猶涯沫戒性若氷霜
禪心如鐵石撒手之時不妨清脫如其未然乃卓拄
杖云末後一畨重指示人間天上任逍遥喝一喝下
座

孝子俞大成爲父紹泉居士請對靈小叅師云西風
吹落葉大地舞瓊華臘盡春將至歸心何太奢敢問
紹泉俞公昔日修因植福打坐閱經今朝一念回光
諸緣頓撤脚跟下事還得了然也未若得了然則實
地舒光絜金蓮透水香如或未能卓拄杖云爲君指

出通霄路薦取西方在目前復卓一下下座

彦卿慧卿素卿沈居士薦慈請小叅僧問孝子虔誠
懇陞座薦親一句請師宣師云頓超諸苦趣快樂永
無窮進云恁麼則八十年來成現事好看鐵鶴舞三
臺師云知音不碍頻頻舉達者方知暗裡驚僧禮退
師乃云秋雲冉冉不離山落葉蕭蕭豈別還未達其
中端的旨如何破得死生關昔有禪者聞昇妻歌郎
云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孝子哭哀哀
而禪者大悟秖如今日三位賢郎闔門眷悲音哽
咽慟念燐悽且道沈氏安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卓

拄杖一下云若也知得則生時本未嘗生死亦何曾有死以娑婆界內爲遊戲之場極樂邦中作安居之地如紅爐點雪杲日麗天行行無礙處處光輝如或未然山僧復爲指個落處遂舉拂子云一句無私堪薦拔黃金臺畔藕花香下座

孝子伍文學伍國良爲父鳳林居士請對靈小叅師云金風動地促歸人撇却家緣復本眞妻子恩深傷話別彌陀念切喜爲隣青桐葉落秋空靜丹桂香飄玉露新恐汝臨行猶未了山僧特爲指通津乃竪拂子云會麽當陽須薦取此路坦然平下座

新豐孟嘉高居士爲室人王氏請對靈小叅二裴戴居士問楓林葉老寒花盡離落霜青百草腓此際幽靈何處去請師一語答來機師彈指云會麽進云昔日殃崛尊者乃世尊高弟緣何救不得產難師云靈丹須是藥王施進云世尊云我於賢聖劫來未嘗殺生止此不殺生緣何遂救得產難師云切忌錯商量進云秖如王氏淑人因墮產難和尚離却永正特到新豐未審將何意旨超拔此難師震威一喝進云恁麽則孤鶩不向汚池宿鼓翼高飛太白天四衆知恩於此日百千道果自綿綿師打一拂云且道是賞是

罰士禮拜而退師乃云幻體非堅久漚花豈耐常百年同一夢寧免苦悲傷舉拂子云若向者裡明得去處則金剛身不壞觸目露眞光如或未然以拂子擊香几云一超直入如來地管教是處蹈蓮邦便起

聖期叟居士爲母張氏安人請對靈小叅師云玉露飄空宇宙昏香風拂座雨花新爐烟寶炬舒毫相爲度亡靈越苦淪乃卓拄杖一下云全照安人還會麽若向這裡會得五十餘年白璧無瑕非分外一朝長往金蓮隨處脚邊親如或未然復卓拄杖云六方諸佛在山僧拄杖頭上出廣長舌爲說大解脫法門了也直得三十三天光搖影寂一十八獄瓦解冰清大衆且道全照安人又畢竟如何以拄杖擊香几云頓超諸有趣立地證無生下座

除夕小叅僧問年窮臘盡時如何師云梅花偏界新進云恁麽則大地回春去也師云明日向汝道僧禮退師乃云今夜正當除夕山僧何可分析懶烹露地白牛免見倚他墻壁雖然節序推遷那事從無變易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大家各請歸堂明晨祝聖雲集便起

機緣

書記幻菴呈頌師云別露個消息看菴云老老大大話作兩橛師拈棒菴一喝便行師隨後便打

祖林上座問既是斷橋因甚得渡斯遠師卓拄杖云全承渠力問既是鴛湖因甚水無二色師云大地沾恩問一不成兩因甚更喚作初師云無處不稱尊

師在興善靜室斷愚上座叅師云你在懺期中還見大悲菩薩麽愚云在和尚頂門放光了也師云在老僧頂門與汝有甚交涉愚豎拳云請和尚證明師連打三掌愚禮拜師便一踏

僧叅舉雪峰淘米話未了師劈頭一棒云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僧罔措師云學語之流直打出

冲默上座叅師云甚處來默云新城師云未發足已前好與一頓默拂坐具師便打少頃默呈頌師接了更索默云和尚將謂別有師復打云敗闕不少

僧問見不能及如何指示師云春山青更好春水綠尤佳

行者叅方歸復求開示師云諸方有道不肯學來共山僧作對頭便打出

侍者在躬求開示師云我口乾且去打茶來躬擬取茶師劈面便掌躬禮拜師云見甚麽道理便禮拜躬云說不出師云啞却你口

侍者斷愚問靈雲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甚玄沙却道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直不藏曲愚云未審徹底人分上如何受用師云飢來喫飯倦卽打眠

君伯張居士叅舉臨濟度夏因緣問師師和聲打云草賊大敗士踴躍禮謝

僧問一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打一棒云從這裡出僧禮拜師

復打云你且向這裡入

文啓王居士問佛法緊要乞師一言師以扇擊桌三下士沉吟師云若向這裡會得原不離居士動用中士禮謝

師一日室中舉拂子謂維那冲默云不許明中着脚豈容暗地躲根截斷兩頭速道一句默便喝師云未在默鳴指一下便禮拜師擲下拂子默拈起加額云超凡越聖憑渠力大用臨機報佛恩師并付偈曰心心本不心法法原非法今付無法心卽此是心法

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云險僧禮拜師云墮

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波斯牽大象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石女夜懷胎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云棒下血淋淋僧云得恁麼老婆心切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叅師拈拄杖僧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直打出
憶萱沈居士擧拳問古人到這裡因甚不肯住師云長安雖好不是久居
僧叅纔展坐具師便打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山僧今日失利
二僧叅禮拜畢師云一得一失拽拄杖便起

僧問如何是親切受用師擧茶盞云飯後幾盃茶僧云恁麼則與衆同分去也師云山僧不瞌睡
三僧叅師云那裡來一云棲眞師便打乃顧二僧云你兩個道看二僧擬對師各打一棒云同坑無異土
尼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云一塲出醜尼禮拜師云衆眼難瞞
耿惟上座叅師云如何是新年頭最初一句惟云爆竹聲中後月落映咸新師云爭奈落在第二惟擬對師便喝惟云明知和尚大機師云蒼天蒼天惟禮拜
僧問生從何來死歸何處師拽其耳云你道生從何來死歸何處僧擬議師便推出
耿惟藏公再叅師云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且道因甚杳無消息藏云坐斷天下人舌頭師云未在藏復呈頌曰塗毒聲前未解聞藏鋒袖裡得能爭當陽突出無巴鼻打失摩醯正眼睛師目之乃休至晩師落堂擧原頌問藏云這是有巴鼻底作麽生是無巴鼻底意旨藏一喝師云還別有麽藏云別有則不堪師擧拂子云這個又作麽生藏云嚇殺天下人師打一拂子藏禮拜師復打一拂遂付
士問弟子本來求和尚開示師打一掌云莫向老僧

邊覓
僧問如何是一切聲是佛聲師云樹上鵓鳩鳴僧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
師問僧寓庸一夏在堂中如何行履庸曰着衣喫飯師云此外更有事麽庸曰有則辜負和尚師云若道無亦辜負老僧庸良久師乃打一拂子
通濟上座再叅師擧拂子云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且道還有這個消息也無濟便喝師云秖如諸佛已出世祖師却西來又作麽生濟云度盡群生師云座主見解濟云和尚又如何師乃震威一喝濟便禮

拜云恩大難酬師打一拂子遂付幷偈曰古風振起欲誰親須是禪林老實人敎外別傳今付汝當陽一喝祖燈新

僧法雨叅師云那裡來雨云崇德來師云一向親近甚麼人雨云天童報恩福嚴師云更有甚麼人雨云兩眼相對師豎拳云向這裡道看雨云道破即不堪師云未在雨云和尚又要重說偈言師便打雨云恩大難酬師復打雨云恁麼則行洪禮拜去也師乃休

君求孫居士再叅師便打士禮拜云謝和尚慈悲師云更道士便喝師復打云日後不得辜負老僧

法雨上座再叅師云風雨淋漓遠涉不易脚跟下還曾打濕也無雨震威一喝師云猶帶泥水在雨云只爲和尚老婆心切師便打雨禮拜云粉骨碎身未足酬對衆禮拜謝師恩師云且喜有人承當雨云也不爲分外師遂付雨九拜乞改眞洪

杲如證上人再叅師云向在甚麼處綠根如云從來無覆藏師云如何是你無覆藏底意旨如云青山綠水雀噪鴉鳴師云原是舊時面目在如云溪山雖異雲月是同師云更道看如便喝師打一如意乃云汝久苦心今欲掩關老僧以此付汝直須爲法任重如頂受禮謝偈曰數載叅求事已知從今正好力行持他時莫負山僧囑可作人中獅子兒如復頂禮

僧請益日間作得主夜間如何便總不知師云若恁麼日間又何曾作得主來直須寤寐一如方能作主僧便問如何得寤寐一如去乞和尚指示師云日逐三餐夜來一覺僧禮拜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云瞌睡漢去會取不會底好

徹行者叅呈偈師云你折得底月中丹桂在甚麼處者一喝師云除却喝道來者云青山綠水原依舊明月清風共一家師云未在更道看者云和尚且莫惑

亂人師厲聲云強作主宰好與三十棒者禮拜

宿之張居士請益正見邊見師云居士不得妄生分別士云大都智爲正見識爲邊見耶師舉茶盞云且道是智是識士又問師乃拈二偈示之曰二見欲明徹切忌妄分別春風徧界新梅花香透雪正見與邊見紅爐飛雪片苦瓠苦連根甜瓜甜徹瓤士禮謝

僧舉竹篦子話問師觸不得背不得時如何聲未絕師便打僧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師云獅子嚙人韓獹逐塊

行實

辛卯年佛成道日斷愚上座領世卿張居士設普茶同兩序執事請師行實師却之衆致懇師云古人行脚廣歷事多說之則可予愚鈍無知何足言也然諸子再三不免一番露醜予乃當湖曹氏子父號奉松母姓倪俱事佛父拜蓮池大師因無子法名廣嗣母專禮觀音大士一夜夢一老僧入房而妊生于萬曆乙卯七月十七日申時也至六歲從學遂名覲錫自幼頗習書史常喜趺坐聞生死卽悲淚立志出家誓不婚配十歲乞父敎誦金剛經每至逼達無我法處有

疑十五歲因父齋僧言及祭禪能出生死予卽請問僧云那個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予轉覺昏懞愈加迷悶日夜體究時刻不安少倦則自觸其首因有血症幾死乃發願若不了悟永劫不休十八歲父母俱喪異香滿室殯葬訖父友賽養愚家留住一年遂往嘉興別逼甫表兄出家奈兄亦留住一日登樓覩蛇悚然失足忽覺大地平沉始悟本來面目遂述偈云本來面目無藏處大地渾然獨露伊若也早知燈是火管敎飯熟幾多時時普明老人住桐月菴予卽往呈偈老人云那個是你本來面目予豎拳老人

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予云瞞我不得老人亦豎拳予纔擬對老人打一掌云好個瞞我不得予從此脫然復呈偈云生前不昧死後無迷山青水綠鵲噪鶯啼又凡情莫測聖解難評木童撫掌石女吹笙老人目之甚喜指參東塔萬如和尚茶次尚云聞你做工夫得悟是否予云和尚甚處得這消息尚便打予一喝便禮拜尚復打予乃同衆皈依是乙亥年事也次年尚侍天童予往問候遂參密雲老人予禮拜密合掌顧視左右予珍重便出時有行者云居士路遠而來老和尚前何得一言不吐予云耳聾作麼遂至寮

中禮尚尚云將得什麼來予扣桌一下尚云我則不然予云和尚作麼生尚整身云何不道秖有眞元在予禮拜述偈云秖有眞元在扣桌原無外芥子納須彌須彌還納芥尚笑領之予欲披剃不遂辭歸其年二十二歲因桐月老人已赴閩請卽禮弘遠老師落髮明年尚天童回乃住桐月令如如菴也予遂往親侍一日尚上堂予出問卽今陞座則不問向上一句請師宣尚便打予云恁麼則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尚云知的事作麼生予一喝尚復打又一日鳳臺陸居士乞尚代古予偶近前尚云這樣好

語被你聽去予云不食這般茶飯尚云早已薰着予撫掌云此是自家的尚云既是自家的又來作麼予云若不來怎顯得自家的尚乃休一夜尚垂問未入門時脚跟下已喫三十棒未審踏步向前覓個甚麼衆下語尚不契遂命予下語予云千里特來呈舊面又一夜隨尚步月次予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尚云萬里無雲予進云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尚云爍破虛空予禮拜尚一踏至方丈舉僧問古德皓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德云月落後來相見問予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予作舞

便出尚云放汝三十棒予與尚相契機緣甚多沐恩非一不能備舉辛巳冬結制命予侍寮記錄壬午春尚亦赴闔請道過建寧特進普明拜請老人陞座予乃隨侍直至曹山時途中受濕又水土不調遂有脾疾至秋轉覺困重不得已因介菴法兄回禾辭歸養病同過建寧進普明拜別老人誰料老人力欵過冬即命予爲不理務侍者每言法門中事便乃哽咽一日老人示疾喚予入方丈云我心裡不安你還得太平也未予云蒼天蒼天老人亦云蒼天蒼天予拍膝一下便出又一日予禮拜起老人舉拳云道一句看

予便掌老人亦掌云且道你一掌我一掌甚麼意旨予云請和尚珍重老人乃休予一喝便歸侍寮老人病劇一日索予二人末稍意頌予呈偈曰萬仞崖頭撒手時千差迴絕一毫絲瞎驢滅却非虛語遍代兒孫赤體支老人閱之深喜予二人擬出老人云兩個瞎驢向什麼處去予便珍重而出又一日老人喚至榻前痛淚法門中事慧命懸絲之切乃述從上佛祖血脉以大事命任予實愧病軀難堪重荷老人再四勉勵固辭不允即出源流等件乃集衆舉拂謂予曰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日老僧舉拂汝作麼生予

便喝老人曰諸佛未出世輝天洞地出世後耀古騰今又且如何予以袖拂一拂便禮拜老人遂擲下拂子并書法偈授予曰治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獅子兒哮吼滿大地乃同介兄一時付囑是壬午冬予二十八歲也時雲峰法兄監院未幾老人圓寂予同二兄理後事畢至春乃同介兄出山至武林謁石雨和尚於寶壽乞撰老人語錄序盤桓數日即歸禾中欲尋老人業地於新豐古剎值鹽倉社菴宜生禪德并啓雲湯居士等殷留掛笠未果遂應濮鎮黃菴主人普聞上座并檀越衆信恭請禁足一年是冬謁

雪嶠大師於東塔人事畢嶠問云你是那個予云老老大大何得忘却嶠云什麽處見老僧來予顧侍者曰快來禮拜大師時知客云是玄微和尚法嗣予云錯嶠云怪得恁麽利口予云錯錯嶠乃大笑命茶敘話畢遂辭歸甲申春又蒙與善禪堂馥生老師并本房白生法屬致書堅請住靜五載故得先師齒塔乃同介兄建於室中遂有裕菴蔡公捐資予乃編刻老人全錄并往徑山常住掃無幻祖塔幾蒙石雨和尚過訪稱重一日至室中偶見桌上予頌臨濟祖囑三聖偈末句云吹毛用了急須磨鶻眼龍睛不奈何纔著襴衫穿市過却來茅舍唱村歌雨閱之喜甚乃曰此乃濟宗要旨老僧期中亦嘗舉此問僧尠有知其意者如此頌出可謂親見滹沱矣於戊子秋受紳衿衆檀護請住永正禪院予自慚荒陋有負先師素願不私粒米接待方來不蓄分文滋培禪侶爲終老之行不料去冬有個盲龜恰值木孔誠出意外今因病困不能痊愈遂將院事托之作個無事人也此等說話明眼人前皆爲寐語秖因斷愚上座同張居士及大衆等逼予敗闕如此雖然精金不復重爲鑛病眼能無空裡花久立衆禮謝而退

終

一初元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　眞開　眞智　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人間天上更無雙何必喃喃爲舉揚惹得雲門施毒手至今無處着慚惶

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花顧視大衆時百萬人天盡皆罔措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一花拈起露眞風金色頭陀正眼通若謂靈山親囑付生身陷入鐵圍中

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打破重關脫蓋纏日輪杲杲耀中天敷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宇宙間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問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

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曰此生何處婆
罔知生處
堪笑耆婆口易開髑髏敲着便胡猜秖知事逐眼前
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華嚴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一念觀來絕萬緣去來蹤跡悉皆蠲超然獨脫無依
倚拍手呵呵唱囉嗹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讃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
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不問無言與有言當機覿面不相瞞虛空擊落須彌
碎鞭影由來強指南

文殊菩薩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
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殊云是
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殊接得
示衆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拈起當陽爲衆宣謾將藥性錯流傳要知殺活憑誰
力好看文殊未舉前

文殊菩薩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
鐵圍山
一念纔生陷鐵圍黑漫漫地日光輝佛威神力難藏
隱裂破須臾面目巍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乃至入定徧觀亦不得見
世尊云汝於靜三昧中起一念卽見普賢於是
普眼菩薩纔起一念便見普賢菩薩住於空中
竿頭纔進步徧界全身露正覔普賢時被渠親勘破
不勘破空裡盤旋八角磨

六祖大師因僧問黃梅意旨甚麽人得祖曰會

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佛法從來我不會黃梅意旨謾疑猜堪憐無限參玄
客摘葉尋枝空去來

馬祖一禪師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
師問正恁麽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
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
願獨超物外
指出氷輪驗克家三三兩兩各堪誇淸光本自輝天
地却被浮雲又暫遮

南陽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

逼帝命師驗之藏纔見便禮拜立於右師問曰
汝得他心通那藏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
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
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
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
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罔測
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纖毫未發意難窮一念纔興物可通末後國師何處
去黃鶯啼在綠陰中

馬祖一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即佛

又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非心非佛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眼裡有筋舌頭無骨夜深明月
逼天寒遠看青山高突兀

百丈海禪師因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衆俱
退唯老人不去師問其故老人曰某於過去迦
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
果也無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
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
遂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脫野狐身

不落因果不昧因果具眼衲僧切忌莽鹵不莽鹵蟭
螟吞却嘉州虎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曰肇法師也甚奇怪
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
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我於天地本同生莫謂皆從造化成見徹根源空夢
眼庭前依舊數枝橫

茗溪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
曹山古人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
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
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

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
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
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旣有爲甚麼不病山曰爲
伊惺惺

大病由來非所醫金鍼不入藥難施覓他起處渾無
有拼取通身爛骨皮

臨濟玄禪師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
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
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曰道道其僧擬
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

無位眞人赤肉團倚天長劒逼人寒休將管見分高
下貶上眉毛早被瞞

禾山殷禪師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習學謂之
聞絶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
過師曰禾山解打皷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
解打皷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
師曰禾山解打皷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
解打皷

豁開金殿鎖利劒當陽舞木馬逐飛龍泥牛趂石虎

龍濟修禪師示衆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

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
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
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
樂將謂偸閑學少年

汾陽昭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青絹扇子足風涼

祖師西來無別意青絹扇子足風涼於斯會得親傳
旨烜赫眞燈徧界彰

洪崛尊者因持鉢至一長者家正値產難者曰
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崛曰
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遽返
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從賢聖法
來未曾殺生殃蝹往告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丹桂枝頭月正盈盲人猶向暗中行金鎚一舉雙眸
豁姐姐生兒是外甥

般若多羅尊者因赴東印土國王齋次王問諸
大德盡轉經師何不轉者曰貧道入息不居陰
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月如是冷日如是熱但能奉持不在演說

六祖大師因二僧對論風幡不已祖曰風幡非
動動自心耳印宗聞語集衆請開東山法門

不是風幡不是心木童鼓掌笑欣欣黃梅法道從玆
啓五葉花開耀古今

六祖大師示衆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
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衆曰是諸法之
本源神會之佛性

横將玉笛逆風吹不犯宮商調自奇最惜能邀仙子
曲被人與作鷓鴣辭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引麵次有僧來參師引麵

示之僧便去至晚問小師今日新到在麽曰當
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秖得一橛
乍把碧眸輕一盼佳人惹亂笑盈腮高情固自十分
好欲得詩成須再來
洪州鳳棲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天人
師師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不出曰如何是頭
上角未全師曰不挛戴曰如何是身上毛不出
師曰寸絲不挂
自來玉殿懶安眠紫陌何心肯着鞭徧八荒人無敢
識却從他與地行仙

杭州淨慈斷橋倫祖叅無準和尚準以狗子因
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祖曰可無
方便乎準乃舉真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
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祖悚然良
久忽聞板聲大悟
頂門一擊汗如油捉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
濁一番驟雨一番愁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因無見叅便打見一日
作務次豁然大悟遂呈偈曰選佛甲科喜莫量
大千沙界一禪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

怨亦忘山以偈印之
纔躍龍門遭點額却於平地忽翻騰興雲布雨乾坤
黑雷得腥風亘古弘
繡州天寧法舟道濟禪師因五臺陸公問畫前
元有易否師曰若無將什麼畫曰畫後如何師
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
居士莫着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
召五臺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羲王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語仲尼共住都因不相
識却教腦後擊金椎

徑山無幻沖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
字不着劃曰某甲不問者個幻曰圓相不着圈
鐵牛奔海底石虎嘯山巔可嘆刻舟漢錯過髑髏前
無幻和尚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
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理前問幻曰
者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積代簪纓自不知甘居貧賤枉驅馳祖翁覿面親分
付怎奈狂兒未展眉若展眉斯恩方解報洪慈
興善南明廣和尚時徑山看雪次因侍僧曰滿
山都是雪南曰隨聲逐色漢僧曰乞師離聲色

道一句南曰滿山都是雪
拯於水火不假餘力興善老翁眼橫鼻直

普明鄮湖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
指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明良久曰會麼嶠
曰也秖得半個明踢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
良久明曰也秖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

那半個甚勦絕彼此作家猶未歇大笑呵呵忽轉胖
廓徹圓明無欠缺普明老萬古清輝恒皎皎咄

石雨和尚示衆舉鄮湖老人拈瑞巖喚主人公
案曰白日青天作夢夢中頻喚主人直饒惺惺

喏喏也是無主孤魂乃曰瑞巖是了手底人爲
甚他道是無主孤魂不知瑞巖過在什麼處衆
下語不契復曰莫道無人激發好

無主孤魂絕比倫作家舉示究知音虛空逼塞乾坤
窄幾個男兒眼有筋

普明老人陞座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明便打僧
曰如何是學人心明曰欲攪游龍蟃蜓巳上僧
曰畢竟作麼生明復打

纔問尋慈劈脊揮恩深似海未知歸蟃蜓空逐游龍
舞霹靂重施碎鐵圍

像贊

題文殊大士像

三處安居此中渾不改百城烟水洪願獨偏多輔覺
王正法尊爲上首對諸天妙義辨若懸河執如意兮
慈悲普濟乘獅子兮威德無過娑羅樹下原非別巖
石堆頭便是他咄

題飛來大士像 摩雲周居士請

實相無形洞九垓是身何處却飛來要知此老眞消
息莫向林間問善財

普明老和尚眞贊

德重泰山行嘉連璧慧若深淵言同杲日傳臨濟正
宗弘斷橋嫡脈拈塵拂魔外潛蹤竪白棒人天罔測
直饒佛祖到來便與當頭劈脊且道個是阿誰普明
堂上本師鶯老和尚咄咄

自贊 冲默開上座請

古拂橫拈禪林兀坐直指當機迴無回互爲佛祖親
傳動天魔恐怖冲公須把法門撐是聖是凡休放過

又 東溪信監院請

認是山僧未見余謂渠非我還不識默拈麈尾許誰
知惟有斷公親侍側

又　斷愚智上座請

吽哉這禿漢鲁鈍誰倫匹廓佛祖眞宗碎二乘羈桎拈麈拂直示無私坐曲彔登談餘術斬釘截鐵時掣電奔雷合水和泥時光風化日更有向上事五眼覷莫及石女撞金鐘木童吹觱栗他年或問意如何千手大悲難指出

又　通濟行上座請

這漢別無伎倆問着劈頭便棒惟憑直指單傳掃蕩聖凡情妄機如掣電底到此氷解氷消辯若懸河者晉取魂驚膽喪權開一線示當陽古拂橫拈秋月上

眼目精明胸襟豁達指出根源掃除葛怛接初機一片慈悲煅老參十分惡辣秪要人人徹骨惺爲拈白棒當頭撻

又　無隱傑監院請

老漢爲人心膽赤正令全提離語默一條白棒驀頭揮外道天魔俱殞跡傑監院須委悉徧界淸風無隱匿咄

題別駕牧公項居士像

德超勳貴行壓張王手拈麈拂力挽頹綱傳臨濟正

宗分明如杲日賡蠡湖曲調兮聲徹諸方牧法姪勿囊藏搭起袈裟鐵脊梁從敎嫩桂永昌昌

題王鎭颺卿李文學行樂

君子之操德人之風惟吾居士樂在其中長松之下無餘物掀髯一笑古今空

題實心茂禪人母像

克念修持一串數珠常不失堅心慕道半生孤潔登無因淨瓶中現相休敎貪着香几上排經未可參尋咦他年欲報劬勞德問取虛空始出塵

題香意菴珠林禪人像

數珠拈起更無餘二六時中任卷舒自性彌陀須念徹不勞向外覔芙蕖

題宿之張星士行樂

蒼松之下巖石之間嗒焉而坐淸景悠然體三敎無遺兮胸藏星斗運五行有據兮理合坤乾太極未分何面目不妨是處可精研

題太通禪人像

拈榔栗坐曲木須知曾受靈山囑半生孤潔等氷霜數載參尋苦撈摝一自老僧打破顱省得從前親面目咦淹殺誰人虀甕中却來索我舊家風

詩偈

掃徑山無幻祖塔

雙徑峰頭老古錐高提祖印語如雷誰知粉骨酬恩處少室風規徧九垓

與善重建本師鶯老和尚塔

當陽顯示已分明徹底提持復更呈闡淅隨宜均法化溪山在處總幽清拈花嫡脈傳今古奕世真燈繼弟兄踞地凌空從仰望巍然千古鎮家聲

秋夜感龍池萬如和尚

拜別慈顏已數秋因思法海沐恩湫昔年今夕渾無異滿目淸光徧處周

挽龍門石雨和尚

千古德音明歷歷一堂風冷夜澄澄天龍悽切誰依怙雲水飄零孰準憑

普明別衡石法兄歸禾

聚首今宵話別離未知何日又相期祖庭要賴兄撐主病骨須還養靜宜檇李竚聞獅子吼雲峰坐振法王儀他時若也重携手有愧先師咒囑辭

與善同複生大師看溪蓮

流金爍石莫堪當古院深林境自涼幾度花開千佛面一回風動滿溪香天光常與波光寂蓮影初同日影揚疑是願王垂念切娑婆界內示西方

與善示白生開法屬病中

生來死去在其中夢眼空花孰異同無相圓光超日月倚天長劍絕羅籠

室中四威儀

行兮踏斷毘盧頂住也撐開碧落天坐去鐵山俱粉碎臥來心月正孤圓

赴永正舟次簡別金明介菴法兄

擲杖扁舟故土來脚跟不動半纖埃千林落葉隨風舞一派淸溪遠處開斗笠欲懸峰頂月雁聲已破水中苔推篷遠思誰相委杲日當天耀九垓

和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

通天活計出林時直取花心去又歸鬧裡稱尊堪足異風光趂盡任遊飛

浩蕩乾坤豈有涯生機安肯墮私衙探香奪蕊渾無礙嬴得兒孫總作家

翛然脫却舊窠時徹體風流絕即離猶憶昔年行履處仍留餘味潤枯脾

花開正值好風光個個紛飛各自忙怪道天生眞有

義不分彼此肯擔當
已出桐來又入桐青山綠水總皆通個中審意深深
得劄落枝頭滿地紅

贈幻菴靖上座住廣福

數載相將步草堂幾番道話竟斜陽憐君抱病緣難
赴奈爾隨宜德愈香時節既臨應莫挽寒暄已久詎
能忘遙聞揭露棲眞日不負山僧榻座傍

示斷愚智監院

嚴持戒律若氷霜竭盡忠心輔祖綱三大劫前親面
目四威儀內絕遮藏

酬司業埽菴譚居士

不忘靈鷲囑特現宰官身聲重皇家石文洪佛國珍
烟霞藏錦繡道義遠風塵願力由堅固施爲總德津

懷司農秋岳曹居士過訪不晤

自愧疎愚極奚當道蔭深德容懷未覩台旆屈高臨
佛日開雲嶂仁風被麓林何時能把臂共話祖師心

答文學宗銘張居士來韻

的的機先能洞徹堂堂日用卽眞如五車三藏原非
異山色谿聲與道符
幾蒙瑤翰扣眞空獨愧零材繼古風道義每懷烟水
外疎愚應笑寂寥中

贈司理子錫鍾居士陞任

偶適東林去高軒忽枉臨荒藍泉石耀草野德風淳
飛鳳鳴金闕騰蛟徹海濱生民何所幸華蔭展陽春

文學子康鄭居士同孝廉近修朱居士延至秋
亭一敘

事親樂道在其中兀坐時聞萬籟從更喜知音拈雅
句清風明月與悠濃

答刺史子蜚鍾居士

接見無他語惟勤道義心毫揮金璧晃文湧翰花森

曾受靈山囑因蒙聖主欽眞風應不墜法苑作甘霖

祝金明介菴法兄五袠

知命弘眞旨群情喜氣生性天心月朗法海慧波盈
杖卓喬松秀香焚古柏清籌聲添瑞慶南極永長庚

病中卽事

天寒何至極驚我欲歸心金像難瞻禮胡龕擁毳衾
飦湯調痼疾風雪度殘林翻憶古今事跏趺嗟復吟

邑侯開一仲居士陞任作別以偈贈之

此行非小慶黎庶悉蒙恩春景輝遐道和風布遠坤
政施洪德澤筆落重瑤現祿位高遷日禪心再與論

師病起謝沈慧卿劉豸生王伯仁周晉生衆居士

龜毛拂子喜重拈再話三生莫大緣尚德施仁天性廣輕財慕道佛心全

經年負病已將危今日何期復杖藜堪羨杏林深處士却教枯木轉新枝

世上都稱英俊好諸君偏愛野僧愚若非道契形骸外爭得常年一日如

贈素弘法姪 任蘭若

車溪滾滾濟源長畜水滔滔蘭若香坐斷西河獅子吼驚翻華嶽出群揚

王鎭文學李颺卿褚澂爲二居士再過談及五栁先生訪東林遠公話以偈贈之

鐘聲纔擊便知音不假重拈意自親堪羨二公追往事功名一視等浮雲

示桐邑衆法屬

一自老僧陞座後發揚昔所未曾聞慇懃說與諸禪士莫負靈山萬古薰

贈文學子先羅居士

英才既爾徹離微德行猶能顯大機莫是昔年楊李

輩翻身振起鑑湖微

示裕菴蔡居士病中

欲識病從何處起桃花初放栁舒烟直須於此知端的即是人間解脫仙

贈別駕牧公項居士

百華叢裡顯眞操處得袈裟勝錦袍法道於今忻有賴直教濟水愈波濤

示竺隱檀越完初羽生民開居居士

彌陀一句莫教忘覿體全彰大願王心眼豁開親得見樂邦端不在西方

自性彌陀日現前不須向外覓金仙擡眸覿露慈尊面舉步掀開白玉蓮

一句彌陀念不休七重欄楯待君遊黃金相好三秋絜白藕花香四色優

贈鎭臺潛菴項居士過訪

荒徑淒涼久何期遠駕來英才文武備風韻古今該煑茗談心要停旌破蘚苔桂香噴玉液清節迥奇哉

示無能傑侍者

日用頭頭休蹉過急須着眼看如何忽然囫地知端的始信工夫不用多

示潤山潘居士尊堂西歸
四大非眞際百年是夢鄉虛空親打破徧界莫能藏

贈敬畏菴日明耆宿
我祖家風須克振諸賢端不類尋常最忻老衲尤精厲時展蓮經白藕香

任靈源菴普聞上座乞書示衆
高提慧劒破關津莫把虛空妄指陳生死海枯休認着涅槃城倒漫疎親拈椎豎拂通身垢說妙談玄滿面塵試問方來明眼士個中操履復何伸

贈鎭臺聖芝吳居士
忠心報國破圍城功建何能隱大名金鏃拈時龍虎遯旌旗動處鬼神驚從茲海外鯨侵擾自此山間賀太平佛日光揚忻有賴不妨常佩舜君榮

辭永正檀護文學陳哲人張行可居士等
景堂謝別衆檀容拽杖蓬居秋正濃露滴喬松弘祖道香飄庭桂示眞宗論心常佩金湯切報德何須語脉重辛是知音能委悉歷然底事若洪鐘

贈西座夢堂法姪
一別荒廬十七年宗風喜得播遐天春林滿目如鋪錦幾處紅花間綠煙

示玉泉俞居士西歸
性直爲神未可休心開作佛始堪優頂門慧日輝三界觸處光明絕暗幽

和斷愚智公掩關韻
巾瓶不倦喜忘春危險親徵義更深惡棒痛敲因徹骨玄言聖誨要知音幾臨禪刹憑君輔每患沉疴賴爾任有問關中何所事直須拈出祖師心

懷通甫倪居士
我孃汝父本同根爾白余緇豈別論見徹祖翁親嫡處方知粉骨未酬恩

贈素頴法姪
斷橋活水流無盡濟北光風喜正濃老病已當歸舊隱惟須吾姪振先宗

示東溪檀越敬泉沈居士
鳶飛魚躍露根源豈假薰修向外援會得微塵含法界方知大地一毫端

贈朗輝月上人
月朗星稀夜光淸古木輝好看煙霧裡隱隱釣魚磯

示承宇華宇蔣居士
藥王昆季孰同儔百草頭邊春正優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贈主峰法姪

龍淵新法席雲衲越尋常大碗傳芳美淸風拔萃香
林樓增秀彩庭砌復輝煌螽水家聲振滹沱血脉長

答文學宗銘張居士來韻

樗材應命別秦坵愧忝名藍二十秋皓首盤桓遵古
道丹心衛護越常流玄文字字精光麗稚句言言義
趣綢更問檀翁親切處百年之後確何遊

懷養愚賽居士喬梓

披緇未遂念逢迎脫白年深憶故情先我去兮何所

慰惟公廓爾證圓明

春日斷愚智公關中

關中行履不尋常豈似虛消信施糧時翫琅函忘歲
月恒遊覺苑動風光添香續燄開心印打坐揮毫覲
法王一段眞機誠莫掩庭前梅蕚正芬芳

示嶺梅絜上座

重巒挺出有奇馨破雪先春絜更淸佛祖門風休自
屈好生珍重待時行

示身雲遍上人

身雲不似等閒雲坐臥經行迥出群祖德師恩應莫

負須教遍界盡氤氳

示華宇何居士病中

三業當淸淨諸緣莫繫留起居須自在生死貴優游

答宿之張居士來韻

携杖蓬居隱瘦容忽瞻瑶翰興猶濃秋空寂寞孤玄
鑒草徑荒涼愧吾宗且喜金湯當鼎盛更忻法道若
雲重君能弗謂頭陀僻來共村齋扣曉鐘

示了眞禪士

克志尋師效古行豈堪放逸墮風塵庭前栢樹親參
透徧界全彰淨法身

示少泉王居士

山靑水綠迥無涯李白桃紅絕覆遮但得眼光親透
徹自然捏目不生花

贈文節法師塔成

桂花叢裡塔心圓列剎欣崇萬姓瞻妙利莫窮悲願
溥玄音永振福基全重舒多寶金毫相再展眞如淨
法筵直使天香無盡繞巍巍千古慧燈懸

示君甫王居士

時中莫被世緣牽好把精神猛力研透得未生前面
目須彌山頂浪滔天

悼蘭亭劉居士
齋筵剛話別俄頃便歸西德術流芳遠晨修望古齊
千金誠莫挽九品定應躋翻憶盤桓久寧教不爾悽

挽與善馥生大師
秦溪巨木何摧折法苑耆尊更有誰蓮社重興悲利
廣福城再振水雲隨鐘聲驚咽巍龕影寶閣欽留獨
照規幸爾寂光常不滅高流滿座獻香儀

示道圓純禪人
黍叩有年戒行俱全方袍圓頂汝輩中賢莫自甘休
去竿頭好進前咄

示修如證上人
修行發大智真理勿他求證得如斯旨工夫始到頭

示曇海慧法孫
優曇華發非庸易海濶山高豈不聞珍重我孫須保
任養成頭角好興雲

示香海俊法孫
百億須彌香水海毫端拈出用無窮汝師領得山儂
旨故我慇懃囑爾躬

示聞有乘行者
鶻臭布衫須脫却那容更掛本來衣直饒赤體無藏

處朝打三千暮百搥

示瑞巖信行者
打罵莫將打罵會知恩方有報恩時能明試玉須經
火始見求珠不離泥

示可先純行者
自小從余二十餘閒忙喜怒總皆如可先必要機純
一努力研窮莫落虛

示本源孝行者
二六時中須猛省莫教蹉過本天真豁開夢眼知端
的大地拈來不是塵

募燈油
一點靈光亘不磨何須特地告檀那秖緣親續如來
命要使人間福慧多

募鹽醬
百味烹調此最先一匙沾着衆皆全傾囊莫論貧和
富植福當觀聖與賢牛祖家風慚我展馬師公案叩
君圓就中端的誰能委除是知音孰可肩

行鉢
絕糧無別計持鉢叩檀那但得慳囊破何愁雲水多

勸修淨業

一句彌陀念不休千賢同駕白蓮舟廓清五蘊空三際頓破無明斷欲流歷劫恩親均得度多生怨業總皆酬有緣善士當精進須信光陰去莫留

勸戒殺放生

莫躭滋味縱貪饕可慟分形與活燒衣錦穿綾修德致披毛帶甲習因招三緣未斷冤難釋一念纔空業頓消好把羅籠俱踢破飛潛隨類得逍遙

看月口占

氷輪皎潔照無疆徹體光明徧界彰萬象森羅藏不得迥然獨耀在當陽

書方丈內外二聯成偈

機先須領略棒下莫沉吟更擬求玄旨知君負我心五車談不盡一句示無餘海底飛金鳳山頭躍鯉魚

神用

娑婆遊戲坐金蓮極樂安居赴別天縱目全身該法界回機赤體示真圓

感慨

我於個中得深契了得個中無別義阿誰不是個中人如何不會個中意

有感

群恩衆德復何酬克己惟憑努力修拈出法王尊勝寶從教沙界一時周

源流

師師共證祖祖相傳西天此土總在其間

拂子

揮舉當機處拈提日用中人天欽法令佛祖繼宗風

拄杖

堂堂無向背赫赫絕支離打破狐狼窟掀翻佛祖基

如意

縱橫自在與奪隨宜衲僧欄鼻古佛箴規

數珠

顆顆金仙現頭頭淨土彰當人拈弄處撲鼻藕花香

飲瓢

饑來乞飯渴則取泉衲僧活計檀信福田

蒲團

放下金烏墜懸高玉兎昇七枚空夢眼六載悟明星

莁鞋

歷遍山川路仍歸選佛場踏翻香水海踢出法中王

火爆

不獨驚迷亦能醒悟打破虛空分身剎土

雜著

掛鐘板師拈拄杖云佛祖綱維禪林柱石號令人天發揚準的懸起也千聖無違擊着也萬緣頓息破生死重關須獲其功斷衲子命根全承渠力且道驗在於何遂擊鐘板云急急如令勅

掛雲板師以拄杖指板云列聖洪規雲廚號令勿亂其常毋違其正徹耳根之圓通續千古之慧命遂擊板云諦聽諦聽

送本師普明鶖老和尚靈骨至典善入塔

師擧香云昔日先師從此出今日先師從此入大衆

既從此出又從此入且道收因結果一句又作麽生插香云會麽浮雲擢散太虛空閃爍乾坤輝杲日喝一喝遂展拜

供龍池萬如和尚

師拈香云歷年親炙數載蒙恩無餘可報一炷香清大衆且道龍池和尚在麽震威一喝遂插香展拜

規約引

夫戒珠朗耀心月孤圓則祖庭輝不夜之光巨室破有生之暗如是行持方名曇裔苟或僧儀未整梵德尚虧豈惟精修乏纖細之功抑且舉措多粗浮之咎

斯乃親師靡益檀信奚酬覩行察言詎無慚於後學捫心摩頂得弗愧乎前賢故先哲垂慈建立洪範而狂象以鈎攣猿被索使人返本還源免彼迷途認影由是叢林遵守海衆當勤若犯清規必依古訓愼之愼之

示慧空三禪人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前有人問山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僧答他黃菊綻東籬若向雲門語下徹去寒毛卓竪能於山僧道處脫然大地難藏然雖如是要見雲門則易要見山僧則難

莫是古人不及今人麽莫是山僧超越古人麽若作如此見解不惟辜負山僧亦乃深屈古人畢竟如何立堅固志發勇猛心但看那個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孜孜叅究刻刻提撕寒暑無移朝夕不怠勿拘時候以悟爲期苟能如是用心何愁大事不辦哉慧空慧本慧明三禪人臨別出紙乞示以爲時中警策因書數語勉之

示孟侯陳善人

讀華嚴要知諸大士落處更須知自已本命元辰落處視生死如夢幻方能不被雜朱諛詬瞞邨也咄咄

文學祐人朱居士爲室徐氏淑人臨終請開示

師因徐氏素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確有正信卽名正信爲其懺悔令受三皈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持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遂竪拂子云其理彰矣徐氏淑人汝還知麼此正是汝萬緣放下一念頓超底時節直須薦取更勿狐疑所以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聽取一偈西方不用他方覓淨土何須別土求立地頓空生死相大千沙界一毫頭拂一拂便起士禮謝徐氏遂歡然而逝

文學見明陳居士尊堂全緣安人臨危請開示

師舉數珠云老安人還見麼此是諸佛本源衆生自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底若向這裡擔荷得去全體是汝本來面目直下是汝逍遥之境於此了了無疑卽是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然後回觀世間生滅去來之相猶如夢幻了不可得故經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遂擊數珠云直須諦信可保無虞遂起

明陽劉居士爲室圓恒李氏安人臨終請開示

師拈拂子示云直須一念不生切莫當陽蹉過超凡越聖本無他廓徹靈明秖者個揮一拂云會麼復云蘓嚕蘓嚕恒遂逝

紹周施居士爲室朱氏孺人臨終請指示

師舉拂子云會麼此是汝本命元辰着落之處超生越死解脫之門愼勿狐疑以躭塵境所以山僧爲汝覿面提持使汝歸源有路聽我一偈妙性圓明無相身豁開心眼廓然親去來生死渾如夢凡聖含靈共一眞乃擊一拂子便起朱氏遂寂然而逝

夏嘉辭爲祖母許氏安人請指引

師舉數珠云老安人還會麼西方十萬八千里端的分明在目前設或未能遂擊頟云記取山僧重指示晉敎在處覲金仙更有一偈汝須諦信百年夢斷欲

歸天生死關頭路坦然諸境萬緣都放下一輪明月照平川便起嘉禮謝

示在躬侍者

老僧昔年曾舉香嚴上樹話拈了乃云山僧則不然若據此事直是金剛王寶劍或縱或橫能殺能活善用之者自不傷鋒犯手或有人問已握靈鋒卽不問未舞太阿時請和尚相見卽向他道喪身失命也不知汝能直下於此道得不惟親見老僧亦具如斯手眼便可横身爐炭縱步刀山奪食驅牛抽釘拔楔豈不俊哉設或未然莫道無事好咄

佛事

為淵若耆宿掩棺

師拈拄杖云九九八十一如烟燼火滅抹過太虛空打破澄潭月遂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為以中上座舉火

執火炬云侍我先師已數秋年來林下得優游今朝翻轉娘生面為汝諸人出一頭大衆且道那裡見得遂擲火炬云看

為圓成心禪人下火

舉火炬云生者得安死者得濟圓滿十虛成就一切

且道是個甚麼擲火炬云急着眼覷

為印石禪人掩龕

師拈拄杖云青桐葉落秋稍丹桂花敷劫外既能撒手懸崖須證自家境界且作麼生是你自家境界乃擊龕云靜處薩婆訶

舉火

舉火炬云生也如片雲點於太清死也似一漚息於巨海爍破生死重關骨取優游自在喝一喝遂擲下火炬

為徹明禪人下火

把火炬云一徹永徹一明永明恐汝未得為汝送行且道將甚麼送行以火炬打○云從來千聖不能名遂擲下

為順寰梁居士外母超有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一息不來真幻影百年猶在假空華普天匝地如相委越死超生更莫加以火炬打圓相云超有安人還會麼觸處直須親薦取當陽切勿自迴遮遂擲下

為養恒陳居士外母沈氏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愁煙封岸柳淚雨灑春風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向火燄裡為汝轉大法輪了也沈氏安人若也見得不妨隨處逍遥如或未然直下急須薦取喝一喝遂擲火炬

為桐邑茂如胡居士室人吳氏舉火

舉火炬云日映紅桃直示無生面目鶯啼翠柳全彰本地風光一真法界無去無來六趣輪廻誰生誰滅迷之則業鎖難開悟之則鐵山頓裂且道以何為驗遂擲下火炬

為幻菴靖上座封龕

師以拄杖指龕云生也恁麼來死也恁麼去生死與

上來總即恁麼事大衆還知幻菴靖公安隱處麼乃
擊龕三下云棒打石人頭㬠㬠論實事遂封

舉火

舉火炬云出塵於普明終年於退室自幼不茹葷素
性多質直侍我於輿善究明此事受囑於棲眞翻爲
自屈奈何志尚未伸遽爾一朝歛息梧桐葉落已知
秋體露金風親徹骨以火炬打○相云幻公幻公那
伽定裡任逍遥寂滅光中從汝適遂擲火炬

爲貴菴白生上座封龕 天眞禪人請

師拈拄杖云風和日暖鳥啼花笑促歸期雨霽晴空
大地廓然露眞智是以白生上座得報恩的旨洞佛
祖心宗歷經祖席嘯傲烟霞或時歌咏成篇或時拈
提綴籍及乎今日撒手便行纖塵不立大衆且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以拄杖擊龕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從
敎天眼莫能窺

舉火

以火炬指龕云大衆白生上座安然據坐一念不生
入此淨藏三昧去也然雖如是更有末後一着在且
道畢竟如何遂擲火炬云呵剌剌

爲桐邑天衢陸居士先嚴敬溪居士母錢氏安

人併室人吳氏起棺舉火

師舉拂子云欲超苦海速駕慈航覿面提携更休擔
閣拂一拂云啞啞吽遂引出

舉火炬云泥牛吼月木馬嘶風彰實際于沙界歸幻
影于眞空本無生死相焉有去來踪以火炬打○相
云共證眞三昧蓮花朶朶紅喝一喝遂擲下

爲聞有乘行者下火

舉火炬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頓徹當陽事堂
堂絕覆遮乘行者會也麼直須信脚行將去觸處家
山足可誇遂擲下火炬云噫

爲良謨沈居士伯姆朱氏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志節氷霜女丈夫操持家業不糢糊百年
夢斷無多事體露金風會也麼喝一喝遂擲下

爲新豐孟嘉高居士室人王氏舉火

舉火炬云烈燄騰輝朔風凜冽快便難逢好個時節
且道是甚麼時節呈火炬云呵呵呵咄咄咄直教從
此頓超越遂擲火炬云噫

爲壽章禪人封龕 施太寰呂玄渚二居士同全衆行人請

師拈拄杖云秋雲縹緲流水澄清鐵鷂冲霄泥牛入
海此正是壽章禪人歸根底時節倘能如是知得落

處則生滅去來無影像人間天上任逍遥如或未然以拄杖指龕云好向其中明的旨不須此外乞高超卓拄杖一下

舉火

舉火炬云末後關頭須打徹莫教枯坐便休歇直得虚空血迸流大地平沉方勦絶以火炬打〇相云咄遂擲下

爲淨行者先考允升王公舉火

舉火炬云會得也方知個事離生滅桃李依然觸處開如不薦野衲當陽重指示頓教從此脫塵埃喝一

喝遂擲下

爲淨行者先母應氏孺人舉火

舉火炬云罪性如霜赫日臨鐵圍粉碎竭迷津急着眼莫沉吟看取蓮花火裡新打一〇相遂擲下

爲行堅禪人下火

舉火炬云行堅行堅撒手忘緣眞如妙性無變無遷爲汝當陽親指出髑髏分碎好生看擲火炬云咦

爲豁然禪人下火

舉火炬云五十六年多瞌睡何期一旦豁然惺老僧示汝眞三昧烈燄光中信脚行一喝遂擲下

為朱門張氏機禮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妙性圓明無畔岸離諸虛妄誰能薦擊一下云擊開生死這重關打圓相云一朶蓮花超碧漢遂擲下云機禮安人急着眼看

爲機勇叟氏先夫明欽朱公舉火

舉火炬云當陽顯示逈絶顚頂覿體提持全彰本有於斯會得登淨域刹那之際超穢土頃刻之間行行寶所在在金仙如或未然以火炬打圓相云須信樂邦原不遠好看脚下透紅蓮喝一喝遂擲下

爲桐邑太平庵機完許氏移龕　實心全茂請

師舉拂子云覿面全提會也麼無顏童子笑呵呵炎炎夏日當梅雨處處農人響唱歌一女出塵酧志德閫門修淨祐檀那堂房復建家聲振匾額重光福惠多乃拂一拂云機完善女人若能如是薦得則當念了無生是處頓超越陸地產金蓮紅爐飛點雪設或未然豈免猶拘幻境老僧爲汝掇轉化城令歸寶所去也遂以拂子擊龕云起

復至靈前師以拂子指龕云佛子住此地是名佛受用堂堂覿現前直下須珍重大衆且道珍重後如何乃擊香几云一任香烟遶四維從茲安隱無諸夢

附重建永正禪院碑記

吾郡有濮院鎮距城西南僅一舍地南隷桐邑之梧桐鄉北隷秀邑之靈宿鄉煙廛鱗比林水紆環蠶桑與機杼殷塡商旅共師儒驛絡實春秋時吳越之檇李古墟其地有范蠡塢及幽湖諸勝境係扁舟游歷之處非諸鎮可得而方駕者鎮之北古有觀音閣卽今永正禪院之故址也載在嘉興郡誌中吾郡水脉竝從天目山來關鎖全在東北詎徒取禪刹之壯觀特憑藉艮局之㟁峙此永正一坐具地爲利益本鎮一大勝因所當日加崇餙高揭旛竿標表覺王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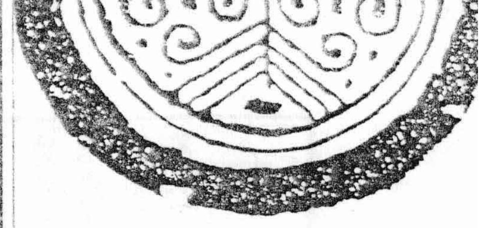
地卽堪輿鞏固之靈樞也閣之創建時在至正間其僧號志淸者廓宇殊煥甍厲方隆俄遭兵燹遺蹟臺垣迨明永樂二年鎮中善信合力重新迄萬曆二十七年復不戒於火鞠爲蓁莽歷崇禎元年有蜀僧古宗猛發誓力誅茀結廬以圖興復戊寅之秋得里人陳贊宇陳君衡偕合鎮士庶捐資倡緣遠邇緇素聞風樂助堂構樸劉略就規模曹侍御石倉爲立永正禪院額逡巡歲久風雨飄搖荒亂緣慳料難竟業遂以基址一十三畝五分囑徒印石一夕長往尋遘㟁革滄桑榱棟咸虞傾圮像設無計莊嚴張居士晉錫

等目擊心傷乃同紳衿併諸檀信謀從興善古刹恭請一初元和尚㟁振而光大之數四往返始獲卓杖主持自戊子秋入院開堂結制越今癸卯冬一十六載間以一毫端現寶王刹一莖草現丈六金身自山門而彌勒殿而大雄殿而禪堂丈室而僧寮賓署而庫庖湢浴之所百堵俱作種種圓備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積厚流光皈深擴遠遂得定珠吐燄湛水騰波鳥韻頻伽魚忘濠濮鬱乎選佛登祖之勝場掛瓢脫笠之寶坊矣艮由初和尚得法鴛湖傳宗臨濟演車溪之嫡派鼓曹源之芳霖指頭禪受用不

盡百丈規淸潤無邊從此曲唱玄乘現出迸絃獅子步偕覺路聿來脚下馬駒群瞻群依以毘以護其爲全鎮之柱石金湯豈小補哉高足斷愚智公勞勩最殷特來請樹碣而爲之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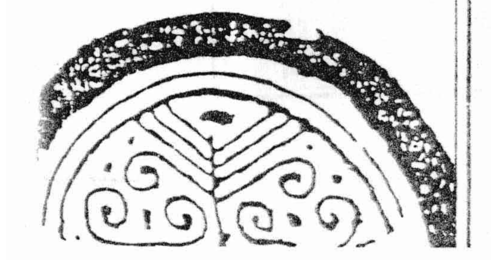
康熙二年癸卯長至月望國子監司業兼掌祭酒事前戊辰二甲進士工部虞衡司郞中大理寺左寺副太僕寺少卿曹溪憨祖親侍弟子福徵譚貞默槃談撰

一初禪師語錄附碑記卷下終



天則能禪師語錄

清・天則機舷 撰
道崇 等錄



天則禪師語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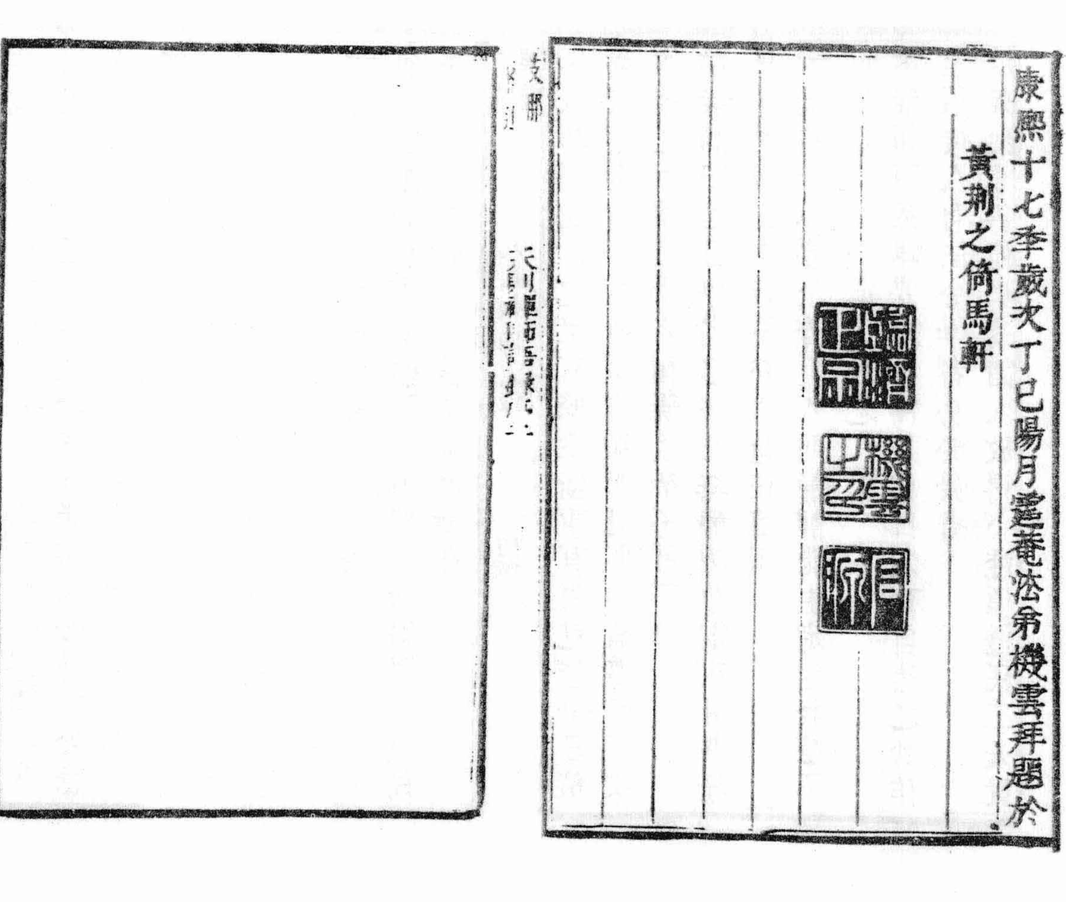
昔人有言臨濟宗風至石霜而分二一者[illegible]興慶
賦狹若玉人然一者坐四達萃百貨[illegible]所
探取若鉅賈然然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者終屬楊岐
以下楊岐九傳至斷橋倫倫十四傳至金明介老人
天則能禪師爲華佳山鐸法兄之子而老人之孫也
徧參龍池天童雲門道場諸尊宿咸可其意獨於華
桂有水乳之合結茆語崎山一坐三十餘載孤高壁
立有華頂覩祖遺風故其說法獨步大方不向佛祖
喉下取氣不將勝妙境界鋪排似龍門絶頂之孤桐
百尺無枝老幹如鐵所謂光明照人克世宗風者非
歟師提持最上乘而不廢利濟雖囊無長物必盡力
而行如建茶亭以潤鳥道甃䟦之渴乏創漏澤以瘞
荒丘斷壍之遺骨此類不一而足初祖所云行解相
應者師殆庶幾乎師今往矣其同門石源大師持語
錄問序於余余衰病未能盡述聊拈數語于帙首以
似高明賞鑑

鴛水空諸居士羅開騋書撰

語崎天則禪師語錄序

雲於己酉仲夏適離白雲走義水訪二祖可大師剎
址取道語崎始晤天和尚見其儀範迥脫孤標嚴峻
心灰意冷凜若皎月肅霜悉其源源知是臨濟正宗
斷橋嫡骨金明介大師法孫東林老人高弟也雲因
其時見其人私忖曰東林乃有是兒耶也大奇哉吾
若往參必爲所伏揖而別去明年庚戌春徑扣東林
入室即問千里趨風請師一接林曰誰管你千里百
里到此便休你會作甚麽來速速供出不然侍者將
繩索縛起痛與烏藤莫言不道雲如是具款投降經
暘七日始磬前五十七誓匠言既承東林鉗斧子煨
桐嶺折脚鐺於二祖義水之半箇庵亦不改荷衣松
食之舊也越七年丁巳菊月復受黃荊之請適師六
十初度一時巨公咸集慶祝恭請陞座瓣香酬祚以
完東林未了公案侍者錄其語併舊時作略見示雲
讀一過眞乘吹毛寶劍殺活縱橫杰出諸方非晩近
開眼尿床所能測識誠人天法藥末季津梁也因題
曰泥牛擺尾石虎競頭來義水天荒破語崎優鉢
開即以弁其端

昔


康熙十七季歲次丁巳陽月靈菴法弟機雲拜題於

黃荊之倚馬軒

宜林天則能禪師語錄

侍者　道崇　續編　全錄

示衆師曰語嵜有一著子尋常于東廊下西角頭已與諸人道過你諸人但恁麽會不妨透底還我話頭來如或見刺紛繞正好朝三千暮八百烈焰中翻身紅爐內點雪濃冬已過新春到來南天台北五臺一任登眺只是不許賣弄語嵜者著子還識者著子麽以拂子擊禪床一下

示衆師拈拄杖云拄杖子吞卻山河大地汝等諸人即今在甚麽處安身立命衆無對師卓杖云帰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示衆師曰天晴日出天陰雲起半雨半晴可已而矣

除夕示衆師曰古人烹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山僧燒榾柮火烹栗棘蓬與諸人分歲家風各展時節猶同古人有言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今時節既至諸人還識佛性義麽良久云泥牛隊隊黃金角石虎雙雙白玉啼

元旦上堂師曰爆竹聲聲催臘去梅花點點送春來大千沙界橫身臥碧眼黃頭笑滿腮大衆且道笑個甚麽張三顛酒如泥醉李二扶歸懶上街

示衆作長老者須仁義道德以納方來用鉗鎚以煆之規矩以束之規矩嚴學者安詳鉗鎚惡易於發急寬柔以得衆仁義以畜衆未有去道德仁義而爲人者況我宗門

示衆師曰古之人學道易今之人學道難古人敦厚今人華巧華巧則不寔敦厚則純一無雜故易也汝等須學古人

示衆師曰叅禪要莊重看話頭要死心於二六時中刻刻提撕如負重擔歇下不得聖人所謂明德親民在止於至善你看至善是甚麼所在

示衆師曰先師處衆有條段斷事有明見皆平日積養之德也有條段則頭緒順明見則物情得所以收伏獰龍生象之學者爾等後輩不可不知

示衆師曰近日學者多浮汎無靜功乃靈利用事每見坐香做工夫皆不澄清過在首領

示衆曰叅禪要坐香坐久則靜靜能生定定發慧不以靜定慧而成道者亾之

示衆師曰叅禪要假爐鞴陶鎔日入有自然之妙作堂頭接人有法令學者易於發省

示衆叅禪無他只要諸人放得下透頂透底工夫貫在命根上一刀兩斷

上堂僧出師曰錯會不少便下座

康熙丁巳秋霆菴淡弟石源和尚同明經秦貢九文學徐方中鼎尹友等設齋祝師誕請上堂拈香祝

聖畢復拈香云只者是玄風闔不出靈機運不周放開一線未免寃有頭債有主爇向爐中供養前住廬山東林寺後住華桂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山鐸先師上眞下在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歛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問漠漠香雲凝瑞靄法王法令徧人天拈來一句無私語特祝當人不老年如何是不老的

事師云庭前翠栢時時秀嶺後青松日日新進云與麼則趙州甲子駢駢增寶掌庚申歲歲添師云煇煇煌煌巍巍堂堂進云覩面相呈更請一接師云有腳下問德山托鉢意旨如何師云你甚處見德山進云雪峰問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畢竟托鉢向甚麼處去師云不妨疑著進云德山爲甚卻歸方丈師云怪他不得進云秖如雪峰舉似嵒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還是把住繩頭還是撥翻窠跡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進云德山聞得命侍者喚嵒頭來問汝不肯老僧那是何心行師云敲骨取髓進云嵒頭

密啓其意作麽生是密啓的意師曰左眼半斤右眼
八兩進云德山次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嵒頭拊掌
云且喜老漢會了末後句雖然如是也只得三年活
且道敗缺在甚麽處師云明眼難瞞乃云久黙斯要
不務速說說即黙黙即說語黙不到處佛祖沁路絶
所以道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光非炤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置箇事若跨臨濟德山門喫棒有
分南泉老漢無端打向水牯牛隊裏撞着小釋迦把
手相牽行不得爲人自肎乃方親語畸今日且喜有
箇同參證明正謂孤掌不浪鳴兩手鳴摑摑弟應兄

呼如琴如瑟所以從上諸聖都向火鑊裏出來垂手
只要一切人眥横鼻直其中還有出手者麽豈不見
竺乾本師於大解脱海中強湧玄波三乘教外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大衆秖如今日撾鼓上堂祝聖佑民
與甚麽作直指若向語畸言下會大似看樓打樓不
向語畸言下會盡大地人怠鋒結舌到箇裏還有平
實商量底麽良久云只見金風全體露不知黃葉與
堦齊下座
在龍興首座寮秉拂小參師曰佛法泛濫禪河敗壞
如即心即佛本來眞實返信不及如山門騎佛殿露
柱上五臺一等邪說人以爲異昔大慧所呵近時一
般飯袋子者邊過冬那邊過夏大似傳語含人與他
平實商量除了揚眉瞬目裝模作樣亂統胡喝就是
箇夥人相似可悲可痛在我老人門下參要眞參悟
要實悟若悟不眞見不實正好全身放下衣以御寒
食以接氣銀山崩於前鐵壁壓於後危亾莫顧但恁
麽做去三二十年不悟切取能首座頭去參
師到石門山方丈石和尚率衆請陞座師曰透過石
門關方知道源不遠性海非遙纔拈拄杖僧問過關
一句且止眥横寶劒血濺梵天時如何師曰你且迴

避著石在傍以手招曰問得好答得妙二俱作家師
良拄杖下座
安老和尚神主師拈香云華桂峰頭縵天布網龍興
寺裏針鋒徧地語畸失脚上他門戸遭他毒手把我
平生遮護不及處和贓捉敗山河大地一時震動二
十年來欲罷不能今日落到語畸手裏不妨撞搦一
上遂安位復云泥牛擺尾千峰外石虎擎頭五老前
上堂栗棘蓬三葉五葉金剛圈一箇兩箇衲僧吞跳
得於一毫頭上卸卻干戈吞跳不得辜負平生行脚
諸方來學者畢竟作麽生卓拄杖下座

示衆若識鈎頭意我禮你三拜不識 鈎頭意我禮你三拜何故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葢代功勳參參禪無別所貴性燥昔臨濟因睦州勸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後到大愚處一言便徹此是成佛作祖底樣子也又周金剛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尚不甘其說乃載青龍疏鈔出峽直抵南方滅其胡種途遇一婆子激發便扣龍潭大悟此又成佛作祖底樣子也古人行得我亦到得多是諸人有心不切若與麼做工夫得相應去驢年也未在

即事普說諸方做底宜林行不得宜林做底諸方行不得諸方高佛殿深禪堂來底異龍靈鳳參底花巧禪道長衫高帽頂心着上四五兩綿子硬頭強項走向座前一氣喝上六七喝師家一連打上六七棒於此混塲以爲契合不辯是神是鬼就付拂子以此多人樹黨欺心妖衆或搖尾乞憐哀求幾箇縉紳先生往往來來不以爲耻返誇門庭高大宜林行不得者此也宜林佛殿小禪堂窄來底李莽大張偒僚參底老實禪做底欸工夫一滴水一滴凍二便二一便一雖不徹悟也種箇佛法正因種子今後禪堂不安衆務下不留人原在者裏底依舊灰頭土面若效諸方

兄弟們一任東去西去不得道曾見宜林來

舉臨濟參黃檗三頓棒因緣舉師曰黃檗向迅雷疾電處與臨濟相見以致臨濟情塵兩絕進退無門末後於大愚言下薦得遂出一切羅籠如太阿劍不可犯鋒故臨濟一宗高出諸方豈非源深而流遠者哉雖然如是且道臨濟得力處是在黃檗棒下是在大愚言下若道得力在黃檗棒下時人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若道得力在大愚言下爲甚卻道汝師黃檗非干我事還會麼良久拈拄杖喝一喝卓一卓云懷中尺玉方纔擲袖裏金鎚驀面揮

舉鴛湖用和尚因二僧參用曰到此作麼一僧曰特來親近用曰卻値老僧不在僧無語用曰三十棒自領出去又問第二僧曰作麼生僧曰請和尚開示用咳嗽曰卻値老僧傷風僧亦無語師曰鴛湖一句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一句子天空地濶徹古徹今可惜二僧不會

舉鴛湖和尚示衆一夏已過汝等有得力處不妨舉似一僧曰方纔禮拜和尚用曰未在更道曰晝長人倦用曰非汝境界曰和尚又作麼生用曰晝長人倦僧禮拜師曰就窠子裏彈未是好手打起向青雲裏

彈恰好處自然河清海晏者僧還解轉身也未
舉鶩湖用和尚與雪嶠大師上弦翫月次雪指月問
者半箇在那裏去了用良久曰會麼雪曰只得半箇
用曰者半箇那裏去了雪亦良久用曰也只得半箇
相與大笑師曰二老相見只在者裏宜林當日若在
推二老背翻筋斗便歸方丈兒孫不致有今日也
舉鶩湖和尚到金粟密雲禪師豎拳問曰見麼湖曰
見雲曰見箇甚麼湖曰大家在者裏雲便休去師曰
大衆你道金粟無語處還見鶩湖麼
舉鶩湖和尚因介菴進祖參方時門湖曰是甚麼介

擬討湖便喝介豁然開解乃掩耳而出師曰鶩湖一
喝介祖掩耳剎剎塵塵如大火聚相似
舉白雲度禪師年十五從假禪師剃髮深習禪定徧
參諸方無有可其意者復還里之白雲就澄禪師故
基架室居之後訪淨慈西峰俱不契覲待無見問西
來密意未審如何見曰待娑羅峰點頭卽向汝道度
以手搖拽擬答見便喝度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
開苾種後葉落立秋前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
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見領之度禮拜師曰當日無
見祖翁推倒華山壓殺赤縣神州三百八十四家人

直教巨靈擡手不及而今舉揚臨濟宗旨石橋綱要
教他百千萬億娑羅峰一齊點頭猶未許他何故換
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參
舉華桂老和尚一日僧參桂橫按拄杖曰道得卽放
過僧擬開口桂便打僧曰待某甲道著桂曰待你道
堪作甚麼又打一日僧參桂亦橫按拄杖曰道得卽
放過僧喝桂便打僧曰某甲倩知桂豎拄杖曰作麼
生僧又喝桂連棒打出又一日數僧參桂如前大喝
曰是甚麼僧一齊舉首桂曰者野狐精亂棒打出師
曰華桂先師是一等垂手有底道以勢欺人有底道

拄杖在手殺活縱橫標新領異有底道華桂是臨濟
直下兒孫拈一機豎一境壁立萬仞飛鳥難度如此
商量還曾夢見先師麼
舉華桂老和尚僧問五宗門庭拈向一邊如何是龍
興門庭桂曰老僧擡腳不起師豎拳示衆曰宜林放
者箇不下
舉華桂老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桂曰池
深蛙亂叫岩峻虎添威曰意旨如何桂曰退退退退
師曰先師答者僧話有兩負機若辨得出與你白銀
一兩時有僧出曰某甲辨師展兩手僧禮拜

擧徑山南明祖翁擧香嚴獨脚偈問普明明擬開口南便喝明復擬開口南又喝明乃點首師曰蠱毒之家水殺人不用刀

擧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曰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

擧龐居士偈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師曰龐居士睡夢也未從上來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喪身失命若是江南客不遭怪笑我把惡水潑公自有轉身一著

頌古

丹霞燒木佛

丹霞燒佛本無疑莫聽旁人議是非皓魄凝輝消夜氣曉看楊柳對江湄

女子出定

手把瑤琴月下彈踈慵乘醉倚欄干黙地喚歸霜夜夢撩天黛色映晴嵐

殃崛救産難

賢聖法來不殺生瞿曇老大舌無骨迢迢古路白雲漫香象截流何拘束

德山托鉢

擬欲屠龍施毒箭翻身中的眼枯渴蘆花汀畔競往漏一望楚天千里雪

臨濟陞座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擧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因緣

嶽頂垂竿釣巨鰲金龍吹漠漲雲霄乾坤浩浩奔雷電世掌徒勞有鳳毛

仰山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來問迅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垂左足至乘空等語

龍岡深隱舊茆廬欲主求賢三下車吐膽傾心來擧似不留用字在單于

天目進禪師因野翁參目曰汝本是佛堂堂大度着甚來由曰生死不明乞師指示目曰本自無瘡剜肉作瘡曰望和尚慈悲目低頭歸方丈翁得然曰莫教人斷絶去麼遂袖香入室目曰子已到不疑之地何生死懼哉翁於言下豁然開解

紫閣綸章下翠微天風飄仗入坤維斑斕舞徧錦金鴨滿苑英風鼓柘枝

斷橋倫和尚因方山寶參詣其機用橋皆不諾山如此追忙一日脫然無礙乃詣方丈橋曰子捉賊也山禮拜曰賊已收下請和尚驗贓橋擧萬法歸一山答

如流橋不肯齋後普淸山手忩所舉橋蕎拈莧菜根
示之曰是甚麼山大悟玄旨
掀天揭地氣呑戎背手彎弓射九重奪得驪珠歸
故國碧桃香襯馬蹄紅
天界俊和尚參白雲請益從上宗旨雲上堂舉世尊
拈花平地骨堆迦葉微笑忍俊不禁二俱翻成特地
處俊豁然大悟以手搖曰止止雲擲拂子下座俊隨
入方丈雲詰之曰你適纔見箇甚麼便與麼俊曰若
有見可見則辜負和尚了也雲深肯
劫外奇峰開寶障三亭五里不敎多陣雲頓起長

蛇勢無限風雷出葛坡
太岡寧禪師因實芳進問如何是西來客客意岡下
禪床揄住曰西來無意你道此問是甚麼意芳自此
寢食俱忘一日登厠聞鄰僧敲籌作聲忽然大悟
春潮帶雨晚來急赤尾擎頭滯禹門何處一聲雷
動蟄桃花仍笑舊乾坤
鶯湖用禪師謁無幻請益參禪之訣後遇南明和尚
朝夕逼拶在徑山偶閱恩益梵天經註有省卽呈無
生偈南斥之一日南舉香嚴獨脚頌問師師纔開口
南便喝師復擬開口南又喝師點首

埽闢重關見古錐遭他驀面幾回欺明珠奪擊珊
瑚碎無散光函太液池
華桂老和尚因閱高峰錄疑拖死屍句過霧嶺途中
踏翻牛跡礙胸之物豁然氷釋至南浙參見知識一
十五員咸指爲法器古南牧雲和尚閱師頌臨濟三
頓棒大有過人處恨其不能掇也闘金明介老人有
古人之風特造其室一見如有風契遂折節焉介一
日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曰露介曰
昨日有人與麼道三十棒趁出了也師曰要打便打
說甚麼昨日隨聲便掌介搊住曰者瞎驢亂作那師

擬進語介便打師復擬開口介又打師豁然契證曰
賺吾來賺吾來介曰且莫亂統今日事作麼生師震
聲一喝介拈拄杖師便出次早入室禮拜次介曰昨
日公案未圓子試圓看師打露柱一掌曰凝椿椿的
作麼介曰爭奈目前何師曰者一掌合是某甲喫介
喝師亦喝介曰三喝四喝後又作麼生師連喝兩喝
介曰識此一喝恩大難酬師珍重禮三拜介遂出從
上源流付之遂爲入室眞子付師浛偈曰獅子窟中
事善哮吼者得今得本無得無得得亦得
攪亂治平平復亂重重關透要眞誠鬠邊一箭歸

豈後四海從茲怨不平
無際悟禪師年二十出家謁盚老宿坐禪之要後往
樓山訪清善薩清誨以趙州無字話悟乃縛竹爲菴
研磨無懈四指大書帖亦不顧只是拍盲做鈍工夫
西江悟首座指參天界客無念過松隱咸皆稱賞其
志及見白雲雲舉萬法歸一問悟悟答雲乃喝出一
覩經行廊下雲入堂遂擒住曰大衆快將火來老僧
擒下一箇賊悟曰是家內人雲以手掩悟口曰如何
是家內事遠道悟如是有省
大宕洪爐烹佛祖規模鎔盡片時間歸來古路橫

秋色拄杖消飛日月斑
機緣
乙巳秋參華桂老和尚適桂陞座師出問世尊纔生
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的事桂曰鄒
逢山僧陞座師曰恁麼則一枝無孔笛吹出萬年懽
桂曰罕遇知音師曰從今高步華峰頂浛浛頭頭總
不疑桂曰如何是你不疑處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
地桂曰放汝三十棒
僧參師問石燕使雲晴復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明甚
麼邊事僧云和尚遊山某甲携杖師作聽勢云你道

甚麼僧云老老大大得與麼無記性師云老僧年尊
僧禮拜
僧參師問發足甚處僧云浙中師云到雲門否僧云
到師云到天台否僧云到師云婆羅峰點頭也未僧
無語
僧參師問趙州勘二菴主語僧云車不橫推師不肯
僧舉前話問師師云車不橫推僧有省
問郎心郎佛汗馬功高非心非佛闔國太平爲甚麼
臨濟德山藏竄無地師云山僧打退鼓進云赤手搥
荷逼得虛空汗下大海翻波秖如背劍趨庭一句作

麼生師曰得賢才而舉之進云那邊了卻者邊行履
截斷衆流爲甚不任師云死水不藏龍進云天不容
地不載甚處行履師云鑊湯爐炭進云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爲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師云時
節若至其理自彰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
海上消爲甚針鋒上不許衲僧蹲身師云眼裏不着
沙進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
云氣急作麼進云男兒自有冲霄志不向如來行處
行爲甚風不來樹不動田鷄不跳草不動師云一釣
便上

問橫按鏌鎁全正令因甚澄潭火發師云隔里不同天進云一人入得鐵圍出不得一入出得鐵圍入不得且道誰得誰失師云和贓捉敗進云番頭叫娘勸作息書尾叫娘莫瞌睡中間一句少人知審把提函來擧似未審擧箇甚麽師云序品第一進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少室山前深談實相畢竟承誰恩力師云賊身已露進云人人舌尖有利劒何故不肯吐卻師云王令已行問眼聞聲耳觀色衣裏明珠覷不見還在何處師云徒知金玉易那辨楚王心進云符到奉行兵隨將轉釋梵天王有何威力呼不前遣不後師云一葉落天下秋進云峻硬處啞却我口塞破我耳綿軟處請師方便師云水裏按葫蘆進云東家走卻猢猻子西家爲甚作炒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進云古人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且道飯後又作麽生師云茶濃昏睡少進云山門騎佛殿走入梵王宮中作大音聲佛事普利三根獨諦神爲甚咬破指頭師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進云一句當天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消殞足下無私任行鳥道與甚麽作者一句師云岳崩石裂佛祖攢眉進云百草頭無非祖師巴鼻紅塵裏揮是佛性天眞石敢當風次日灸塵埋今古番西人一見便估去意在甚處師云不是寃家不聚頭

問臨濟德山是甚麽物師云老鼠屎進云岳頭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未審德山敗缺在甚處師云理無曲斷

問藏天下于天下出世間于世間者且道是甚麽人師云驢漢又與麽那進云既是驢漢喫棒作麽師云龍門無宿客霹靂送飛騰

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四大分張何故不顯法體師云笑殺旁觀進云笋必成竹丞蒼松化作鱗門前上馬臺聾師云侍者與我記取者轉語進云父母非親諸佛非友畢竟阿那箇最親切師云竹杖芒鞋進云口吞諸佛眼蓋乾坤的人爲甚麽向針孔裏叫屈師云識得不爲寃進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傾國傾城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秋空月朗爲甚菩薩以菩提心爲家以如理修行爲家法師云浪宕伶仃無着處玉樓紅袖映清波

問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普乾坤是如來一卷經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爲甚日月有流遷師云竹密不妨

天則能禪師語錄

流水過進云黃帝遺珠藐滄海如一粟列子御風跨
泰山如一毛爭似東村破陋戶裏一曲蓮花樂師云
陶淵明進云是處峩眉皆見頂普眼爲甚覷不着師
云眉毛眼上橫進云爲甚麼只切之字師云元字亦
不得進云世尊曰我從賢聖汝來不曾殺生其婦得
聞便産下孩兒畢竟神通妙用還是法爾如然師云
滿口嚼黃連進云玄沙曰諦當諦當甚諦當敢保老
兄未徹在且道玄沙還是把住關棙還是埽蕩餘氛
師云水長船高

垂代

問崧王汝令普天匝地爲甚有跛鼈盲龜一僧云春
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一僧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
山多衆請師代語師云盡汝無民

問一句道盡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放開一線徧刹徧
塵且道放開邪道盡邪一僧云一字兩頭垂一僧云
滿口舌鋒不相饒師代云把柄在和尚手裏

問三藏教典大似黃葉止兒啼五家宗趣亦是繫驢
橛出格高流自有轉身頭地你試轉身看一僧云一
腳踏翻滄海月青山只得碾爲塵一僧云百尺高樓
一步登一僧云龍生金鳳子冲破碧琉璃師代云看

薪

問抱璞投師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如何是中郎
鑑一僧云照破山河一僧云仰觀天俯察地師代云
打鼓普請看

問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諸緣未免揑目生花如
何是至理一僧云泰山石敢當一僧云天上有星皆
拱北一僧云出門如見大賓師代云深奏蟻背天未
曙轉身獨坐大雄峰

問泥多佛大水長船高實際理地爲甚一塵不納昇
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宗云蟻子不食鐵琪云一字

不著畫師代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又云眞不掩僞

問德山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既道得
爲甚三十棒入副寺云雪上加霜宗云殺人須見血
琪云法不孤起師代云屋漏連朝雨花開刮地風

問臨濟云黃蘗佛法無多子末後向瞎驢邊滅卻卽
今諸方稱揚穪鄭底是甚野狐種草昇云人間無水
不朝東僧云某甲今日不敢鈍置和尚入云獅子窟
中無異獸宗云一人傳實萬人傳虛師代云龍生龍
子鳳生鳳兒

問古今不異法爾如然一事不有更復何也一僧云

試看衲子披衣過堂一僧云特地一場愁一僧云今
日普請師代云橫三竪四
問魚騰碧漢爲甚堦級難飛一僧云只爲分明極一
僧云迅雷不及掩耳師代云放不下領取去
問春日鷄啼中秋犬吠是何意旨一僧云誰敢妄通
消息師代云猛虎當路坐大底有人驚
問有句無句生鐵秤鎚遭蟲蛀樹倒藤枯始識潙山
笑裏刀宜林總不與麼直教達者知歸且道垂手在
甚麼處僧云某甲今日勘破和尚家風師代云驚羣
動衆

問負春囊石殃及兒孫拄杖三扣八月方知碓觜花
開五葉龍興行者脚脚踏着爲甚灰塵滿面僧云不
人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師代云龍興門下
問猛虎口中橫身毒龍項下打眠底人爲甚鶻臭汗
衫不肯脫卻一僧云和尚敗缺不少一僧云被和尚
勘破師代云某甲無和尚不得
問盡大地是顆無價寶珠踏破草鞋底衲僧何故不
得許聖凡云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胡心惟云君子愛
財取之有道胡以敬云美食不中飽人飡周君甫到
舉前話詰之甫云路不拾遺師代云上大人不會丘

乙已先曉○○○○○看看珊瑚枝上月皎皎
問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卻朝天代云至化無私
問知你是到家底人古今譊訛一一透過不落古今
一句速道速道代云逢人但恁麼舉
問百丈撥塞灰只得潙山燒鼻孔丹霞焚木佛累他
院主墮鬚眉者隊漢還是血心片片還是殃及平人
代云風行草偃
問一箭一箇透頂透底一箭一聲同生同死祇如弓
折箭盡處還有功用也無代云侵早喫白粥午後覺
肚饑

問古人道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你道龍興今日以何
冠方僧云三頭六臂七手八脚師云執持千里鈔代
云驅雷掣電
問鼻祖遍傳無底鉢不萌枝上玉花開亮座主一入
西山因甚杳無消息代云大功不宰
問五乳峯前談少室實誌公爲甚拈香擇火代云不
經一事不長一志
問善財參遍去黑豆未生芽芽卽不問且道破壁風
雷意若何代云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問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夜叉前何故不與一

分代云乾闥婆城空裏落樓臺無數鏡中開
問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山是山水是水如來在
甚麼處代云擬即別參
問了即一切了明即一切明因甚一切聖賢皆以無
爲法而有差別代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
問救病無非藥殺人不用刀因甚狐假虎威代云勅
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
問古人道虛空落地時即向汝道虛空即今落地也
未代云合取狗口
問平田底通身泥水分秧底附蟠指拼家堂穩坐底
以何酬衆代云將謂和尚忘卻
問昨夜雨霧亨打倒葡萄棚意作麼生代云迴避不
及
問虛空爲口須彌爲舌熾然說無間歇你道說箇甚
麼代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問山僧侵早起來到法堂前走一回復至寢室內覺
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放光現瑞不知得何
三昧代云化下誰敢妄通消息
問要打者驢漢三十棒你作麼生免代云有勞神用
問眞淨妙心本來徧圓三草二木蠕動含靈即佛眞

體云何復有地獄天堂代云雙劍峰前是非多
問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廻經無量劫秖如打破鏡
中影相且道本心在甚麼處代云不渡桑乾水爭知
是故鄉
問知有底人生來貧窮不知有底人暫時落魄寶藏
恒足因甚自甘貧乏代云好手不張名
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爲甚雨過山含翠虛空硬寒
胸代云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問圓妙之體頭頭合轍法法融通因甚觀音大士被
泉聲冲破耳門普賢願王遭山色打失眼孔代云坐
看雪消處不知春到來
問眼內著得須彌山耳內容得大海水爲甚讚則喜
瞋則怒代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殊
問要頭割去要皮剝去要筋抽去要骨折去作麼生
奈得者白拈賊何代云和尚莫要茶喫麼
問雨過山添翠風來水皺文時人多作境緣會秖如
不作境緣會又作麼生會代云若不與麼爭知恁麼
問藏頭白理無曲斷海頭黑車不橫推且道馬大師
舌頭止此還是別有長處代云倒搓芒繩縛鬼子
問超宗越格直踏毗盧頂上純一無雜統萬方于針

孔爲甚戒光而有青黄赤白之非代云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葢代功

問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打破蔡州因甚疑團撲不碎僧云某甲將糞箕掃帚來師云非汝境界僧沉吟師代云今日之事

問吾有定海寶珠忽被無手木人挈在萬仭峇頭四壁懸符無路可登且道阿誰取得代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問無孔笛兒氈拍板五音六律皆舞徧不落玄韻一句阿誰和得代云燈籠露柱廚庫山門

問象前一畫卽不問如何是象後那一畫代云龍馬負圖星分南北

問枯骨適同敲唱得血團何故不知名代云罕遇知音

問古廟香爐作麼生代云棋逢敵手

問驟風暴雨時如何代云垂簾看燕飛

問一字不着畫且道是甚麼字印宗云孔子亦不識

問百千三昧不離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覿面相逢爲甚拈不出代云快便難逢

問大海無所不容因甚不納死屍代云再犯不容

問甚麼劫中無佛祖代云臉皮厚多少

問毛吞滄海變魚龍得命全烏雞雪上啼因甚泥牛遭塗炭僧云和尚曾問甚麼人來師云你也吽做師僧代云莫道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問諸方有眼明如日爲甚脚跟下照顧不到僧無語代云太近生

語崎四景

我愛語崎春黄鸝鳴箇箇和風引珮蘭翠栢香如過

我愛語崎夏茆檐削青玉微風操短枝鬧作健兒齒

我愛語崎秋碧梧發清響寒蟲吟破壁妙悟如斯向

我愛語崎冬林深不見屋擁爐煨品字遺世道情足

四威儀

山中行古路片雲橫進一步大千似掌平

山中住消長無別務把松栽殷勤成大樹

山中坐恰似嬾達磨案生塵一任人唏唾

山中卧壁倒兼墻破裁雲補又恐風搖墮

山居十首

十年行脚道途難恩結茆廬傍石安今日始知先哲苦黄猪野鹿共盤桓

隘任林中只一僧羊腸鳥道歎誰能清朝打疊無餘

爭莫把閒名寄祖燈

山中一飯供僧難有愧穫那血力乾塵世罔知林下事容誰到此不心酸

或云山住多清況自我居山卻未然剛送白雲出嶺去又迎樵子到溪前

德山臨濟行如何七事隨身不較多千聖輸吾青白眼數千年外驗誵訛

大法垂秋日縱横野千偷影返爭衡育王付囑誰先後莫把鴟張強喚丁

念力于茲日漸消好憑師訓作甄陶英伶繼起千秋

祉迴出天台大石橋

師承道脉若懸絲豈負靈山寄記時好向此中尋着落莫教羊泣路多岐

剿絶狐踪振祖綱絲絲血縷吐來長憑風寫寄參玄士莫待秋深墜葉忙

芳猷日益漫云親豪放從茲驟馬騂南不能分北不秀石橋把手接來纔

本師山鐸老和尚像贊

者老和尚做盡模様踏翻廬阜山頭笑破虎溪烟浪末後一場漏逗拄折金明拄杖三界不能容虛空無

背向喚視師面目如在其上

得戒和尚贊

稽首如是佛門宗匠悟大總持纔得心放華峰入室當仁不讓嚴淨毘尼楚地惟上獄翻敎海齋師過量研窮法理人天榜樣

自贊

自像自贊全無思筭佛祖不拘人天棄厭行止不合世情出言無度惹怨胸中又沒巴鼻禪道一味缺欠咄難無半點落人間惟有婆心成一片

語崎宜林天則能禪師語錄終

行略

師諱機能字天則別號淨善姓康氏上世有功於國襄軍籍居蘄州四世祖遷於黃岡遂稱黃人也父際明母劉氏於萬曆戊午九月廿六日午時誕師時有甘露降異瑞於庭父遂以名之年八歲隨父就外讀書敏冠群英凡巨儒碩士往往稱羨則日繼茂才之後必是兒矣一日牕前默坐靜理聖經至致知格物章忽起疑情揣度不已而默計曰人能格物窮理之至極此吾心之全機大用何物格知致而後意誠哉凝膺于中忽一日有沙門過父館談四生之義聞語

甚快不覺通身汗下乃有出塵志父母難之自此憂憶成疾至篤垂危止爭呼吸間耳悶絕中見圓通大士摩其頂後授藥一丸服之須臾病蘇強投本邑之安國寺薙染習大小乘部於圓通章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方知箇事不在語言文字中直造杳嵒登戒時南浙禪宗日著爰一錫徧參到龍池謁萬如禪師見堂規曰若有看經念佛持咒禮拜者到者裏急求懺悔等語通夜不安次早入室池豎扇子曰會麼師曰不會池曰爲甚不會師曰非我境界池曰從何方來師曰湖廣池曰黃梅佛法如何師曰夜半

付盧能泥牛歸雪嶺池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和尚道甚麼池便喝師拂袖而出又一日池問佛法相見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根塵試道一句看師曰和尚還要勘過某甲卽得池休去到安隱紫蓋會下命師入堂結制蓋問上座參甚麼話頭師曰炒了燒了向甚處安身立命蓋曰正當恁麼時畢竟在甚處師進前叉手而立蓋曰不是師打背翻筋斗便出蓋深喜師不自肯後造天童雲門諸剎無有可其意者其最後到道場木陳禪師座下深得奧旨命師首衆無何土人犯亂烟霞難駐效曹溪之歸故里乃就義水之

語崎山搆菴居之一坐三十餘載足未嘗輙越戶限迨康熙乙巳秋山鐸老人開法華桂師往謁值桂上堂師問世尊初生便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何是獨尊底事桂云適逢山僧陞座師曰一枝無孔笛吹出萬年歡桂云罕遇知音師曰從茲高步華峰頂法法頭頭總不疑桂云如何是不疑處師曰仰面見天低頭見地桂深契之是歲十月十五日集衆陞座付師衣法囑依舊處及歸果雲水不絕師不欲文字語言滋世葛藤以近日禪宗日摧日下學者久而不聞鉗錘聲聞舉古人公案或拈或頌或不得已而有垂

代之語應病與藥之機隨說隨埽不容人録見有輙
焚去學者寶其語而密録之成帙付之剞劂壽諸梨
棗以永其傳己酉冬石和尚走義水訪二祖高原山
始過其廬與師一言相契贈有義水天荒破語崎優
鉢開之句明春旦大師相佐高原著書取道語崎見
師行解超卓亦有不是鰲山是義水同參桂乳石橋
香之語贈之師自此與石源旦谷二公並名叢林越
七載丁巳石和尚有石門之命值師六十大壽同明
經秦賁九輩請師陞座瓣香以供華桂表彰法乳之
淵源語崎且在羅邑之西齊安之東萬山環顧鳥道

五載實南北之孔道闇其夫役之艱負笈之苦當其
酷暑際思其滴水弗能遂捐衣貲建亭施茶白藏之
老宿名天目者景師道德奉旃檀瑞相二尊來山供
養一時門庭改變誠千古之壯觀也又因
國朝定鼎以來甘棄世榮抱道于窮岩邃谷中姓名
不落人間往往老死于林下六邊而尸骸之暴露者
乃造普同塔院以藏之使其冥魄得安此益楚羅之
後幸也嗟呼而師之器度弘深形容莊著律身攝衆
接引春溫誨多不倦有公無私書無長物一室寥寥
其出入往還兩袖清風凡供餼聽其自然毫不勉強

間嘗檀越家饋送果品之類必先供佛給衆然後乃
嘗或一衆不在則停筯不食或有勉強食之者其必
淚下故有點點皆血力無道德難消之語播傳叢林
師晚年多疾不能深進飲食不能隨衆作務每遇坡
事必捐己所收襯代之師常行密濟之事不求人知
又自幼所行功課至老不倦　小子智愚而不慧求
于傳燈在諸祖位中吾師或不愧于俯仰矣

湖廣黄州府羅田縣平湖禪師語録弟子道忠[illegible]
道岸　道宗　果童　果昌　明善　慧也[illegible]
髮弟子道潤　道奉　道正　道旭　金時[illegible]
道瓊　道蔵　道璨　道方　道忍　道[illegible]
汪氏　秦廻　蕭斯覺　姚寧宇　李[illegible]
信女汪門傳氏
捐貲刻天則禪師語録一帙永遠流通伏願人人
同登般若共證無生
康熙二十二年孟冬月吉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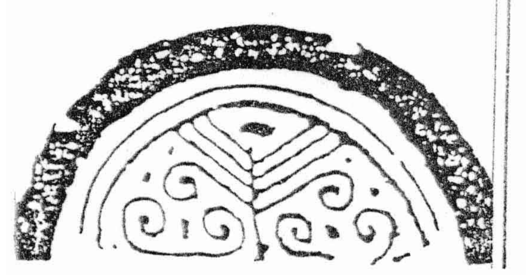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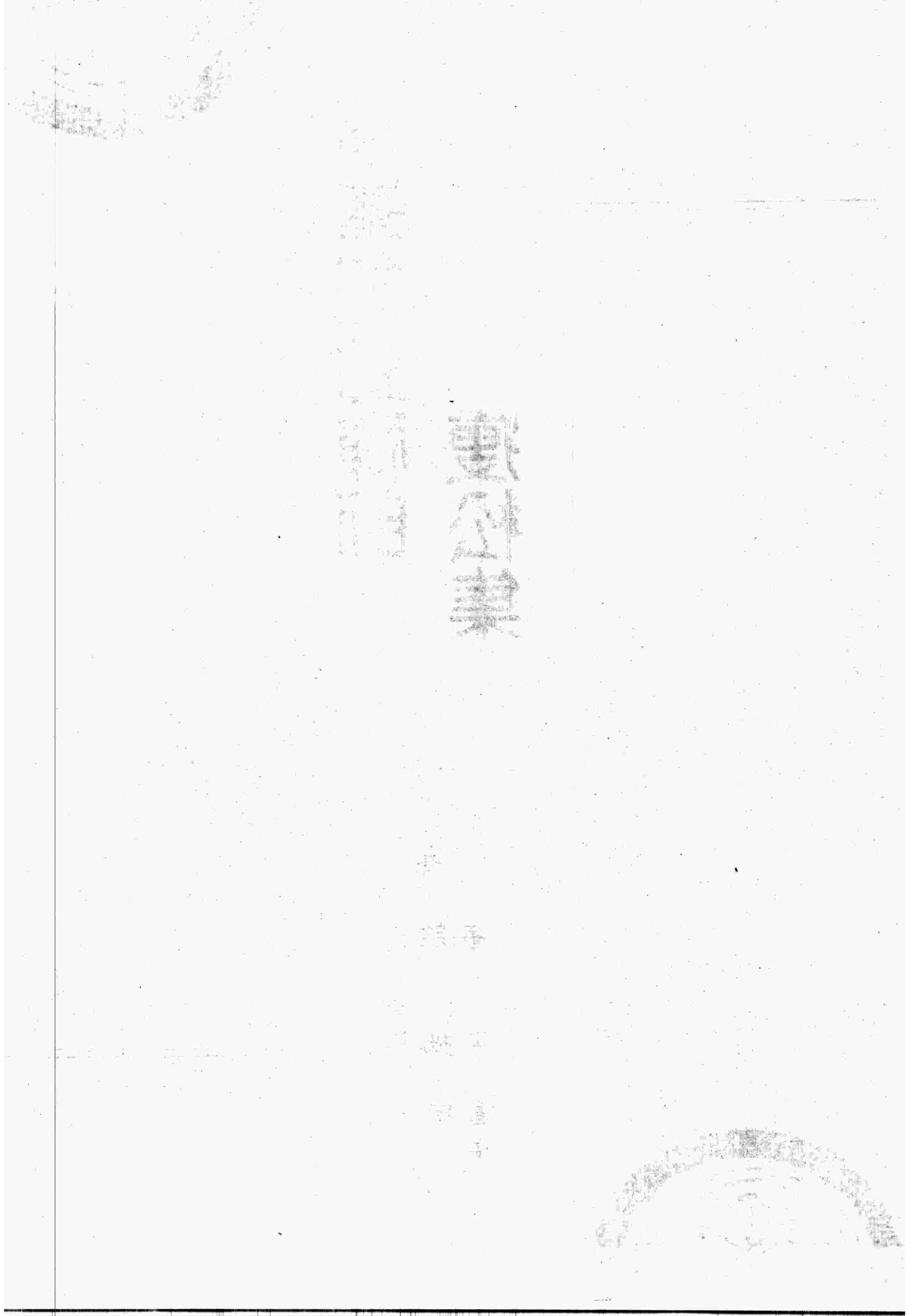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清・如幻超弘 撰

照拙 錄

海印 重編





雪峰超弘老人像

自讚

昨日雪峯，今日慧泉。灑灑落落，兩處盤旋。世諦一些不會，佛法丟在那邊。而逢人慣說脫空話，閒拈白棒看青天。而今老朽龍鍾，只宜向空山埋影，那堪於鬧處交肩。咦，宇宙茫茫人無數，阿誰識得此風顛。

桐城弟子曾國瑾敬述

重印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序

閩南自唐宋以來，高僧輩出：如雪峰義存、巖頭全豁、章敬懷暉、曹山本寂、大覺懷璉、雪巖祖欽等，皆爲宗門巨匠，化行一方，名著禪史者。降及有明，玄風漸息，；其間猶有一二戒行精嚴之高德爲一方所重，如誦帚、樵雲是矣。

自明末天童密雲禪師入閩，開法於福淸黃檗山萬福寺，宗風爲之一振。費隱通容嗣之，閩中佛法，遂有復興之象。費隱歷主黃檗、金粟、天童、福嚴、徑山諸道場，聲名重於一時，門下隱元隆琦、亘信行彌，並稱神足。隱元東渡扶桑，開日本黃檗一宗，分燈續燄，至今法脈猶存。亘信歷主雪峰、黃檗及漳泉二郡諸名刹，門庭廣大，得法者三十餘人，皆一時龍象，能荷擔如來家業者，其道可謂盛矣。

如幻禪師超弘，俗姓劉，爲明末螺陽諸生。以家學淵源，博通經史，詩文著述，爲名賢黃道周、何喬遠所推重。時亘信往還黃檗，道出惠安，幻公邂逅皈依，早懷出塵之想，；以父老未遂其願。會鼎革之際，遂捨妻子脫白於本邑平山寺。秉戒後、至漳州南山寺依亘信參學，信知爲法器，命居侍寮，公乃精參默究，痛受鉗鎚。后侍亘信歷住泉之招慶、延福；福之芙蓉、雪峰十餘載。及住省垣慶城寺時，信始授以源流衣拂，遂嗣法焉。晚居南安靈應寺，道望益隆。邑中蘇家諸檀越延住楊梅山雪峰寺，公愛其泉石幽奇，遂有終焉之志。漳州南山寺主怡石，與公同出亘信門下，率諸護法，敦請繼席南山祖庭，同門法屬，亦多殷勤勸請，公終遜謝未赴，其盛德謙光爲何如耶！

幻公行履篤實，抱道自守，素不欲以文字衒世。至於讚揚祖道，開示學人，凡所闡發，皆情理並盡，足以嘉惠道俗。生平不領叢席，故無

上堂普說。其小參法語，係門人道余照拙所錄，初由達忍刻於金陵，後經道余重校付梓，久傳叢林間。然其序跋詩文題記等，尙未流布。清乾隆十九年，法孫海印慮其日久散佚，遂編次稿分爲八卷，以公有瘦松吟之作，遂顏之曰「瘦松集」，是爲此集最初之刻本。惜流通未廣，逮至清末，傳本已稀。光緒間，南安王柏舫、朱雙鑾、王受福等施資重刻，迄今又六十餘年矣。

公生平景慕前賢，欲修宋代至明僧史未成，曾撰「徵輯僧鑑錄序」以見志。使其書果成，其功豈在元賢「建州弘釋錄」之下乎？今集中文字，多有關福建佛教文獻，曩者新續高僧傳四集已採用之。若其筆力之健與文辭之美，闡明心要，言簡理盡，集中舊序之闡述備矣。

雪峰法派遠孫照融、廣淨法師等，緬懷幻公爲閩南一代高僧，道眼圓明，志行高潔，皆足垂範後學。其不朽遺著乃慧命所繫，若不使其傳世，不其憾歟？因各隨喜發心，集資重印，以報法恩，徵序於余。余亦歡喜讚歎，樂觀厥成。頃將付剞劂，爰述其始末因緣，以諗來者。

佛滅二五〇二年歲次戊戌四月浴佛日

雪峯居士林子青序於北京。

附略註

一、雪峯義存，唐泉州南安人，參德山宣鑒禪師，歸閩開山大雪峯，爲閩王王審知所重，有語錄行世。（德山在今湖南常德）

二、巖頭全豁（一作奯），泉州人，與義存同參德山。晚年居鄂州（今武昌）唐年山，學侶雲集。山中石巖巉翠，故有巖頭之稱。

三、章敬懷暉，唐泉州同安人，出家同安夕陽眞寂寺，參馬祖道一得心印，元和三年，詔住章敬寺，故以章敬知名。滅后，權德輿爲撰塔銘。

四、曹山本寂，唐泉州莆田人（莆田、仙遊唐時屬泉州）參江西洞山良价，後開法撫州吉水山，改山號曹山，與良价所住洞山並稱爲曹洞。

五、大覺懷璉，宋漳州人，宋仁宗時詔居開封十方淨因禪院，問答稱旨，賜大覺之號。晚年居寧波育王寺，與蘇老泉東坡父子友善，禪林寶訓與蓮池大師緇門崇行錄皆極稱之。

六、雪巖祖欽，（南宋至元）漳州人，徑山無準師範弟子，咸淳間主江西袁州之仰山，世稱法窟，有雪岩和尙語錄行世。

七、弘思，字如是，別號謫帚，明末泉州人，出家開元，有律行，參學時與藕益大師有死生之契，曾延藕益（時號素華）至溫陵弘法。藕益與鼓山道霈皆有謫帚傳。弘一法師甚推重之。

八，樵雲、名眞常，明末漳州人，從苦行得法，（俗稱龍袴國師）精律學，曾傳戒泉州開元寺。靈峯宗論卷八有樵雲律師傳。

九、螺陽，惠安別名，有螺陽文獻一書。

十、元賢，建州弘釋錄（收在續藏）錄在建州弘揚釋道之僧俗。建州，卽古建寧府，今建甌。包括浦城，松溪、政和、崇安、建安及今建甌亦是。

「小參」，上堂說法稱大參，非時說法，謂之小參。如住持集衆于方丈訓示之類。后世發展對亡者說法，謂之對靈小參。

雪峯如幻和尙瘦松集總目

雪峯如幻和尙瘦松集總目 終

雪峯如幻和尚瘦松集目錄

是集以八音分爲八卷，其金石二部及木部之上，多爲禪門法語，惟絲部至革部，皆文辭詩偈，今復分爲三卷，木部之下附之。

雪峯如幻和尚瘦松集目錄終

林序

天地四時密運，草木因以榮瘁。惟松之貞心勁節，挺立於歲寒霜雪中，其色不變。彼士君子臨綱常節義而毅然不渝，其操亦猶是也。

雪峯如幻禪師，別號瘦松，或取諸此歟。師壯歲受鱣，值時鼎革。歲丙戌，功令剃髮。師乃辭父母，捨妻子出家。甲午惠邑城破，父竄鄉間。師日走數十里，持鉢奉養，夜擁敗絮，與父抱脚眠，使父忘困，此其大概也。及參亘大和尚於榕城丹霞諸刹，歷侍十載，眞切精勤，盡得不傳之秘，故其法語文辭，皆超卓絕倫，大有關於身世法道，非泛泛者比也。前康熙壬戌，其門人余公，刻語錄二册，盛傳於世。茲法孫章公，編其遺稿曰瘦松集，意承祖也。將以付梓，問序於余。余按諸禪書，古今之提倡綱宗，明言直指者有之。或棒喝縱橫，如雷轟電掣，不言心性，而發明心性者有之。至云不立文字，而能妙從文字以闡不立之旨，足以息文人口而服其心，如鐔津集，石門文字禪等書，實不多覯也。今觀幻公書，渾樸峭嚴，不事奇麗。而俊偉光明之氣，具見筆端。文稱其號，所謂瘦鱗蒼鬣，不逐時彫，宜其傳遠流芳，與鐔津諸集，並垂千古，讀者自有賞音。師於余爲同邑前輩，敬綴數語于弁，志景仰云。雍正五年歲丁未桂月

法弟子林之濬頓首拜撰

如幻禪師瘦松集序

儒者之道有本末。志行本也，才辯末也。積於其本而末自茂焉。吾嘗持此道以觀釋氏，其直指本性，不立文字者無論。間有覃思著作，以詩文自見者，類多枯槁沉寂，頹焉自放，蓋宗教固然歟。獨吾邑雪峯　如幻禪師，有異於是。何也。禪師之詩，詞藻溫麗，音節和暢。寫景敘舊，則纏綿清婉。撫事感懷，則激越頓挫。他所爲文，率稱是。如學益堂諸集序，渾灝醞釀，幾於成一家言。至其壽郭价人等篇，深情偉略，亦非無意於世務者。余于是知禪師非徒空門中人也。禪師爲有明諸生，值鼎革之會，抗志獨行，從高僧落髮。其生平立言之旨，亦無從窺其禪根佛性。特以其治儒之定識定力，移而用之治禪。持戒精嚴，出定入慧。揮斥八極，縱橫二教，遂爲一時禪宗。余於是知吾道之大，曲成而不遺。而禪師之著述奧博，大振宗風者，非獨其才辯之過人也。夫有眞節行而後有眞文字，釋氏意豈異哉。余甲子歸里，嘗一遊其寺，里中諸友，爲余言禪師之法孫端章師，丕承元風，闡揚緒教。彙所爲集凡若干篇，釐爲八卷，壽諸梨棗，永播前徽，因請余序其端云。

乾隆甲戌孟夏望前三日

邑人艮谷洪世澤拜書

原序

直指單傳之道，盛於唐，重興於宋，至元而稍衰，入明益寥寥矣。萬曆中，密雲禪師大闡臨濟宗風，滹沱一燈，燦然復熾，而閩黃檗雪峯爲尤盛。幻公老人從雪峯亘大和尚棒下翻身，遂爾通身手眼。一時禪流，爭相推重，以爲是眞能揚雪峯之燄者也。而老人方雅慕林壑，厭絕塵坌，諸方屢以大剎見招，俱遜謝去之，其高尚有如此。老人生平，著述甚富。曩庚申之夏，達忍禪師攜其全集，募刻於白門。屬機緣有待，僅刻成二本，求余爲序而欲傳之。惜乎板狹小，字多錯誤。茲道余禪師乃重爲校訂，復付剞劂，裒然成鉅觀矣。道公復問序於予，予淺闇，何足以知老人。雖然，譬之涉海者，雖嘗海之一滴，未始不可識海之全味也，況素受標指者乎。余觀老人之書，平實正大，不事奇險。而理趣宗綱，洞然明白。即其等閒筆箚，亦復天眞爛熳，指歸本色。自非具頂門正眼，烏能道隻字乎。老人往而錄傳，忍公經始之於前，道公董梓之於後。二公並承記莂，而能使老人慧命不絕於人間，誠賢矣哉。老人住武榮梅山，爲眞覺禪師生處，故亦號雪峯云。

康熙壬戌季秋法弟子岸齋龔錫瑗拜譔

刻瘦松集緣起序

從上諸祖，以自覺性智，說法利人。有不說之說，說之不說。不說之說，惟能以不聞聞者，方能契旨。說之不說亦非尋言逐句者，所得窺其涯涘。間或發之文辭詩偈，皆暗擊旁敲，指歸正道。若夫匠心矩度，合古作而入精微，使才學之士，欣慕而心服者，指不多屈。我瘦松師翁之通宗通說，足以紹前啓後，其氣節之貞高，秉自至性，而出之以安和，文辭英偉沉實，皆有關於世教，而章程可法，眞像季之標準也。生平抱道自守，力辭巨剎諸請。既不出世匡徒，故小參法語不多，而著述尚富。前法叔達忍禪師，先募刻二本於白門，板多訛舛。康熙壬戌年，先師 余和尚，復爲校定重刻，而所存遺稿，猶未能及也。甲申夏，海印受命於先師時，僅以此爲囑。慨印德薄緣疎，銘諸心而弗逮者，初以院宇傾頹，山門冷落，將先修建，爲急殫苦心，承檀德漸次整理，規模粗備，五十年來，力竭而憊矣。歲癸酉印年七十有六，每嘆遺文未刻，負師囑爲憾。徒孫智融，力肩斯役，襄成其事，遂復重加檢閱，編次付梓。而派下孫曾，及諸道愛至友，樂輸而贊成之，於是刊刻續編，以入舊錄，彙而合之，名曰瘦松集，蓋本於師翁當日曾刻瘦松吟之號也。嗚呼，師翁示寂之年月，卽印誕生之年月。師翁言於七十七年之前，印刊成於七十七年之後。此其爲師翁之感格佛天，將以光揚祖道，嘉惠後學。而印於衰髦之年，猶及親見其成，得以不負師囑，其慶幸何如也。敬述其緣起如此。

乾隆十九年甲戌孟春法孫海印稽首拜題

瘦松集重印序

溫陵雪峰寺在南安楊梅山，距洪瀨七里許，祥雲覆護，流泉琤琮，韻石疊奏，蒼松蟠鬱，瀨溪映帶，葵峯峙拱，有白馬墳及萬福堂之遺蹟。乃唐眞覺義存禪師父母之故都。宋楞拙錫禪師擴其居，宗風遠被，道俗咸仰；僧衆四集，熏修其間，遂成大伽藍焉。名儒朱熹氏題聯曰：「地位清高，日月每從肩上過。門庭開豁，江山常在掌中看。」寫山川靈氣所鍾之大觀也！

考日本出版之世界佛教聖地輿圖，以中國爲佛教第二祖國，而列雪峯寺爲眞覺禪師誕生聖地。蓋中國佛教昔遭三武一宗之變，幾度消沉；會昌法難，（公元八四一年間），始露剝復之光。時閩王王審知，據閩浙，控粵桂，皈禮存公爲師，建寺安僧，中國佛法如絲之一縷，幸續乎是。爾後三千衲子，八百禪和，開禪宗復興之勝會，衍雲門法眼二派之同源。史乘所載，泉州灣其時爲祖國最早通商口岸之一，人文薈萃，法化特盛，宜乎有「泉南佛國」之稱，豈偶然哉。

由是自宋及於明清數百年間，禪風丕振，甲於寰區；高僧輩出，或隱或現。有明亘信禪師得法於黃檗山，濟上眞傳，暨西來之風範。值惠安劉尚書之孫，爲清初秀士，邂逅於途，機扣相契，遂發道心，捨俗剃染，法諱如幻，根器猛利，堂奧直登。嗣繼主雪峯，風光朗潤，照耀一時。而以不立文字之性靈，流露文字之般若，題其集曰「瘦松」。詩文偈語，渾璞超逸，脫蔬筍之味，傳絃外之音。學者於亘信，道余二公之語錄；海印悉參，心鏡合明諸作中，而獨尚瘦松，視爲禪門之瓌寶，良有以也。

洎乎清末，漳州南山喝雲佛化禪師，禪淨雙圓，兼通易理，務農課佛，

法幢再樹，繼主雷峰，宗風大振。時會泉長老，主講楞嚴；太虛大師，惠然卓錫；弘一律主，禁足安居；慈舟座主，說法修律，龍象蹴踏，風雲際會，又開閩南佛教之發祥地矣。

惟是數十年來，兵荒馬亂，梵宇失修，風雨侵蝕，勢漸零落。所幸海外法裔，念祖剎締造之維艱，各罄鉢資，重事修葺，不特規復舊觀，更具中興氣象。最近監院妙燈法師乘桴南來，謂欲溯先哲之遺徽，應重印斯集之是務，蓋所以彰大化，而重挹法乳於當茲。得解公岸公及廣洽，宏船等上人之贊許，嘉式其志，而亦覺斯集之足爲末世風也。衲不揣淺陋，謹略志其史跡，聊當簡介云爾。

普照沙門廣義序於星洲喝雲堂

佛曆二五〇二年歲次戊戌三月十五日衛塞節

瘦松集（二元集）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金部

門人照揣錄

法孫海印重編

小參

師誕日，心白慧巖二上座，設齋請小參。心似寒灰鬢有霜，生身甲子已俱忘。同人特地來修供，可是道交氣味長。鳳凰林中無雜羽，優曇不是世間香。不落凡聖壽難測，個中別有好商量。諸仁者，試道商量個甚麼。昔日壽山師解禪師僧問壽山年多少，師道與虛空齊年。僧又問虛空年多少，師道與壽山齊年。古人恁麼道，可謂指註分明。可惜當時無人證據。今日山僧誕辰，甫中慧巖上座，得得而來。他若問山僧年多少，向他道與上座齊年。若問和尚知某甲年多少，向他道與山僧齊年。山僧頭白齒豁，上座春秋鼎盛，如何是齊年的道理。於此，緇素得出道是

山僧誕辰，亦得道是上座誕辰。亦得道是一切人誕辰，亦得道是上座爲山僧慶讚，亦得道是山僧慶讚上座，亦得道是一切人互相慶讚。總得如是，生則一切同條生，死則一切同條死。同條而生，生而不生。同條而死，死而不死。所以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卽今因齋慶讚，如何是不逐四時凋一句，矗矗梅峰撑漢表，蒼松正耐雪中看。

龍華寺淸公法姪，仝復白濟斯二禪德，送法衣，請小參。師云，若論此事，人人本具，不須馳求。何故。有求而得，非眞得也。所以大丈夫漢，直須向生佛未兆之先，洞明本地風光。堂堂獨露，逈脫根塵。便能遇緣卽宗，隨機應物。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壯士伸臂，不假他力。獅子游行，自由自在。遂擧法衣云：提起則蔭覆大千，放下則一塵不立。且道不提不放，又且如何。水歸渤澥波瀾濶，雲到蒼梧氣象閒。復擧昔日阿難問迦葉尊者。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還有別傳也無。迦葉召阿難，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大小迦葉好不丈夫，早被世尊塗汚，却向阿難拔本。雖然倒却刹竿，不曾扶起刹竿。竪拄杖云，山僧今日爲他扶起，拄地撑天去也。諸兄弟，還知今日事麽。乃是淸公法姪，仝復白濟斯二禪德到山，送法衣爲供。山僧若繁詞致謝，未免世諦流播。聊占一偈，以答高情。好女不着嫁時衣，好兒終不使爺錢。信手拈來隨手用，何妨狼藉撒風顚。卓拄杖便起。一

蘇光祖顯祖薦嚴，請小參。師云，一念往西方，相續無終始。極樂與娑婆，不隔一絲許。念佛更是誰，猛省自家底。突然正眼開，驀地超生死。此是念西翁平生趨向，末後得力處。山僧今日對衆爲他證明，且爲一切人榜樣。須知淨土一門，至廣大至直捷，三根普攝，萬法惟心。若識唯心之淨土，則見自性之彌陀。且道唯心淨土如何識得，自性彌陀又

如何見得。黃金雖貴，落眼成翳。報身化身，總非眞佛。通方上士，言下知皈。便能獨步丹霄，橫身異類，攝引同儔，超皈寶所。所以念佛功德，不可思議。雖然如是，古德道，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又且如何。須知此語有利有害，且勿錯會好。是話且置，諸仁者，且道念西翁，卽今在甚麽處。良久云，今夜一輪霜月滿，乾坤何處不光輝。

薦嚴請小參。師云，生本不生，滅亦非滅，不悟眞空，自生分別。苦海與愛河，輪轉無休歇。踏着無生路，萬里一條鐵。貪嗔痴愛從茲斷，紅燄爐中飛白雪。此便是愧會居士放身命處。所以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證得，則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天堂地獄，該他不得。不須懺摩，滅罪了不可得。不待薦拔，自超三界苦輪。何故斷無明，煩惱俱消殞。一道神光萬境閒，既不生又不滅。且道如何是愧會居士本來面目。良久云，八尖峰翠金谿碧，北斗正好面南看。

爲克曉禪人對靈小參。四大有聚散，法身絕邊表。迷流闊浩浩，還源靜悄悄。元無生死涅槃，那有菩提煩惱。所以道，萬法本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若也了得，來何曾來，去何曾去。壽亦非壽，夭亦非夭。曉禪人知皈早，般若緣深世緣淺，更不回頭與轉腦。臨行一喝絕遮欄，鐵壁銀山齊卓倒。既無生死悟迷，諸仁者，還知克曉禪人落處麽。昨夜蟾蜍呑皓月，何曾損却滿光暉。

李宗源宗潤薦慈，請小參。無上菩提道，皆由信心入。信根既堅固，歷劫永不失。永不失，亦非得。涅槃生死等空花，漚生漚滅本無跡。於此覷得倜儻分明，則知李母陳氏妙靜，與三世諸佛同一國土，同一身命，同一出生，同一皈寂。元非男女之相，那有去來之隔。不歷化城登寶所，娑婆回首卽淨域。何以故，爲他平生信向此道，末後決然得力。山僧如斯擧揚，大家也須委悉。雖然如是，如何是妙靜本來面目。還見

麼，萬仞楊梅峰峻峭，一溪瀨水碧灣環。

郡侯陳公薦慈，請小參。本府太恭人金氏，夙植德本，廣行善事，年登耄耋，榮受綸封。臨終正定安閒，必然往生淨土。孝子郡侯陳公，命山僧對靈舉揚般若，以爲證明。若論當人分上，本來淨法身，原非男女相。一路涅槃門，那有去來踪。於此證得，則知與三世諸佛，同住常寂光中，與千聖萬靈，共入毘盧性海。現量等虛空，徧界不曾藏。此際春光淡蕩，景物澄鮮，悉顯慈顏。山青水碧，桃綻梅香，皆呈妙相。所以道，一處眞，處處眞，塵塵剎剎本來人。一事實，事事實，四維上下皆徧塞。如是則示生本不生，示滅本不滅。生滅既滅已，寂滅常現前。且聽山僧一偈：一道靈光今古耀，百年虛幻客中塵。娑婆界內方回首，優鉢花開別有春。

留世禎兄弟薦親，請小參。昨日四月八，今朝四月九。白牯與貍奴，若個不知有。以此資薦拔，先靈悉度脫。時節與因緣，功德不可說。何故聻。昔日世尊降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若論獨尊，底事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何罪障而不消，何涅槃而不入。濁邦淨土，隨意遊行。天堂地獄，更何拘礙。所謂迷則生死始，悟則輪迴息。且道迷是迷個甚麼，悟又悟個甚麼。須知本來空寂，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道猶如幻夢。所以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你諸人還信得及否。且聽山僧一偈：未出已度人，更無人可度。撞破五蘊山，何曾有六趣。後化與先亡，各各知落處。撒手好還鄉，共坐菩提樹。珍重。

爲宮詹樸園居士，對靈小參。生本不生，滅本不滅。無根樹子敷花，烈燄爐中舞雪。若也直下覷破，便能跳出牢籠。處富貴不被富貴所溷淆，涉生死不受生死之汨沒。隨緣來去，無拘無閡。不是渠儂多意氣，他家

曾踏上頭關。樸園老居士，於此道中，默有契證。所以報緣已盡，無諸苦惱。正念分明，恬然坐化。須知居士少年科第，仕宦據要津，德聲遍寰宇，未是奇特。到斯末後一着，得大自在。金紫隊中，寧有幾人。即今與毘盧老人同住同行，於大寂滅海，淨洒洒迥脫根塵，峭巍巍誰能近傍。千眼大悲，覷他不出。善才童子，參叩無門。莫太深遠生麼。雖然如是，欲見居士眞面目，亦有何難。山僧不惜眉毛，爲伊點出，大衆好着眼睛。筍江水長波浪濶，金粟峰高積翠重。卓拄杖云，珍重。

爲湧泉耆舊，對靈小參。生老病死，是世間之苦輪。究竟寂滅，乃諸佛之國土。更有一人，不受苦輪流轉，不向佛土棲根。生死涅槃，等屬空華。三塗六道，總無拘礙。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諸仁者，且道是甚麼人。若知得此人，則知現前大衆本命元辰落處。若知現前大衆本命元辰落處，便知泉公本命元辰落處。如是則泉公六十九年前來原不來，六十九年後去實不去。既不來又不去，畢竟泉公在甚麼處。竪拂云：還見麼，百年夢破本來空，踢倒須彌第一峰。要識泉公眞面目，桃花爛熳笑春風。

爲行基禪人對靈小參。自性天眞佛，非古亦非今。多少學道者，於此錯用心。依倚識神，固是迷頭認影。着意持念，未免無繩自縛。若也全身放下，便能疾證無生。不勞彈指，彌勒樓閣洞開。不越此土，直透威音那畔。到此田地，無佛可成，無生可度。無生死而可脫，無涅槃而可入。斯乃出入三界，到處稱尊。行基上人平日修持，須知本命元辰落處，方是大安樂地。且道如何是他本命元辰落處。以拄杖卓一卓云：會麼，三伏炎蒸爐火裏，雪花飛舞逼人寒。

師誕辰，監院道余請小參。雙丸似彈飛，四序如輪轉。百年三萬六千朝，白髮紅顏相催換。惟有山僧手中拄杖子，暑往寒來都不管。靜悄悄

不動一塵，峭巍巍撐天拄地。有時變化成龍，攪霧拏雲。有時擢幹抽枝，蔭蓋大千。拄杖子恁麼奇特，汝等諸人還識他落處麼。若識得拄杖子落處，便識得傳大士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雖然此話未免誵訛，既是有物，如何無形。若也無形，定是何物。大似水中鹽味，色裏膠靑，通方上士，舉着便知。如或未然，不可造次。學道若無宗正眼，大椿等壽總徒然。識取未生前面目，方知一念卽萬年。珍重。

爲心白禪德對靈小參。秋雲垂黯黮，秋水澄空碧。秋山絕點埃，秋木氣蕭瑟。金風匝地生，露布眞消息。淸淨本來人，心白業亦白。寶地琉璃渾一色，遍虛空界俱逼塞。無踪跡處不藏身，藏身却又無踪跡。雖然如是，且道心白禪德，卽今在甚麼處。卓拄杖云：會麼。踏着毘盧頂上行，驀過西方十萬億。珍重。

師誕辰，衆請小參。梅山路險峻，慧泉徹骨冷。若非箇中人，未易到斯境。諸仁者，今日爲山僧初度特伸慶祝，固是以道爲親，不比世諦周旋。雖然，此事亦須分曉始得。謂此日是山僧生辰，未出常情。謂此日非山僧生辰，又是謾語。若道此日山僧，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正是學語之流，未免傍觀者哂。明眼道流若識得話頭落處，則淸淨毘盧，覿體全彰。非今非古，無我無人。刦石不能比其年，乾坤豈能齊其壽。滄桑變易而不異，四時遷謝而長存。若也如斯話會，纔是眞到慧泉，親見山僧，許伊慶讚有分。如或未然，豈無方便。遂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釋迦老子，虛張意氣，未免一塲狼藉。後來雲門大師道，「當時我若見得，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氣宇如王，亦是閑事長無明。今日諸君到此，山僧不用指天指地，不用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自說獨尊，

但頫首和南向你道，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正好捧金牛飯，點趙州茶，大家團圞坐，共說無生話。管教雲門痛棒，無處下手，自然天下太平。且道與釋迦老子，是同是別，試停當看。衆皆默然。師云，大衆既爾吝慈，山僧自道去也。白雪陽春如寡和，不妨信口唱巴歌。

爲玉震耆德對靈小參。佛法無多子，只要信根深。信根如深固，不隔去來今。須知此一着子，於六波羅蜜門中，成就百千無盡三昧，如壯士屈伸手臂。游戲生死海中，如神龍出沒自在。所以道，信是道元功德母，良不虛也。震公耆德，此種子從多生薰染，宿世栽培。所以撞出頭來，向祖翁田地，波波挈挈。五十年中，力扶剎竿。心如鐵石，處常履變，更無退阻。乃至敦請知識，轉大法輪，爲仙邑數百年希有之事，無非從此一念出生，殊勝因緣。而今報緣已盡，泊然坐脫，無些苦惱，豈不是頭正尾正，善始善終。如食少金剛，及至命終壽盡，臟腑潰爛，百骸消散，而此金剛不變不壞，堅淨如故。若以此願力，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則天堂地獄，俱屬夢事。生死涅槃，悉爲剩語。不煩彈指，驀然樓閣門開。舉足下足，無非琉璃寶地。爲伊信得及故，皆是吾心常分。本自現成，不從他得。山僧如此舉揚，祇要大家委悉。且聽一偈，共相證明。正果由來屬正因，施爲色色本天眞。無生一曲還歸去，原是龍華會裏人。

爲劉庸庵居士小參。別君如昨日，到來君已去。去來無罣礙，着着有本據。游戲蓮華藏，安栖大覺塲。形聲消歇盡，遍界不曾藏。庸庵居士既然形聲消歇，如何是徧界不曾藏。舉拂子搖曳云：還會麼。正是江南熟梅候，普天匝地播薰風。珍重。

鷹巖請小參。金風體露秋容爽，觸目乾坤一洗淸。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所以迷人喚不回頭，悟者更不叨咀。便能生死一如，去

來自在。洒洒落落，爲世間一箇了事凡夫。雖然，此事若非般若緣熟，一切放下，未易搆得。質庵林翁，年將八秩，預知時至。數日前遍辭親友，略示微疾，既無繫念，亦不苦惱，安恬而逝。此乃生平行善，所作業輕而然。如今四大歸空，神光獨耀。於此薦取自家本來面目，則不勞彈指，已入彌勒樓閣含元殿裏，何須更覓長安也。復舉東坡居士道，頃有老人不曾參禪，雅合禪理。生死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辭衆曰老人卽今且去，遂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遂與世訣乎，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喩。老人曰，惟五更起，可勾當自家的事，日出後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事幸豐，何煩早起。舉家中事，皆是自家的事，有何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的事，乃臨死時將得去者。吾生平活計，可將得去者何，諸子頗悟。看來此老人手段，與質庵翁彷彿相似。雖然如是，來時空手來，去時空手去。本來無一物，要將箇甚麼。喝一喝云：脚跟紅線都剗斷，直踏毘盧頂上行。卓拄杖云。珍重。

重眉和尚進塔，請陞座。三十年來弟與兄，萍蹤聚散各分張。今朝到此堪惆悵，只得拈香拜影堂。惟我法兄重公和尚，法性寬深，道眼圓明。慣用龜毛繩，穿却衲僧鼻孔。拈來拄杖子，撾瞎學人眼睛。三十年中，狼藉不少。正眼觀來，也是一塲夢事。而今化權歛戢，白塔巍然。雖是七尺八尺，實則拄地撐天。諸仁者，且道重公和尚，是遷化不是遷化。道是遷化，不出常情。道是不遷化，脫空謾語。雖然如是，這老漢面目，不可更隔去也。山僧牙齒稀疎，不妨爲伊露布。龍安山勢峻，林巒潑黛青。若人知此意，日午打三更。卓拄杖下座。

太僕卿紫屏何公大祥，請小參。烏兎自推遷，法身無變壞。現量等虛空，獨超三界外。此是人人本有，各各現成。非多生薰染，種智成熟，

未易證得。紫屏先生平生行履篤實，乃乘願而來，現宰官身，爲蒼生造福。所以親近知識，坐進此道。及其報緣已盡，撒手歸去，更無戀繫。然來何所從，去何所至，大家亦須識取，方知此翁自在受用。今則大祥屆期，孝子信周居士昆仲，命山僧舉揚般若，爲作證明。須知此事居士未舉念以前，便是尊人安身立命處。若待山僧鼓兩片皮，早已落二落三了也。雖然如是，漫道北斗藏身，何妨露布消息。舉拂搖曳云：會麼。薰風匝地日初長，梅子熟時梔子香。欲識紫屏眞面目，分明覿體已全彰。卓拄杖云，珍重。

爲法明和尚挂眞。玉露晶晶，金風剪剪。秋空明淨絕纖埃，一聲羌笛離亭晚。百億須彌彈指過，十萬億土何曾遠。漚生漚滅只等閒，百歲光陰何修短。法公和尚，此土報緣終，脚跟便翻轉。了知四大本來空，更無一絲相繫絆。雖然如是，若道如今滅度，也是徐六擔板。還要識他面目麼。分明徧界不曾藏，祇要諸人高着眼。

達忍禪人薦親請小參。雙親辭世歲月長，鞠育恩深不可忘。須知更有向上事，今朝特地爲宣揚。忍禪人爲薦拔先靈，建設道塲。諷經修懺，固是孝道當然。然出家兒之孝，與世俗不同。須觀破父母未生，本命元辰在甚麼處。倘儻分明，則自度度親，大事已畢。豈不見教中道，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眞身，爲父母說法。且骨肉既還父母，更以何身說法。伶俐衲僧，舉著便知端的。所以一子成道，九族生天。只要諦信得及，親到此地，則先靈乘此方便，成就法忍。生滅滅已，頓登解脫之塲。清淨法身，深入毘盧之海。以此報德酬恩，乃出世間之大孝也。且聽山僧一偈，骨肉還親爲說法，堂堂獨露未生前。闍黎薦得其中意，大義江頭事宛然。卓拄杖云，珍重。

重九日，付石同道余二上座小參。金風體露時，恰逢九月九。東籬菊

花新，若個不知有。貞姿殿衆芳，鬪盡閒花柳。始識霜中傑，馨香獨耐久。所以玉蘊自有光輝，巧炫不如拙守。的的西來意，明明不蓋覆。二上座能信受，因緣時節至，展驢脚伸佛手，人天衆前呈千醜。提持祖印魔外摧，不用茱萸更繫肘。聽取一偈：黑師林中師子子，驚人浪裏赤梢魚。上來慧命欣有賴，一條拄杖兩人舁。

法語

示良恁上人

庚子六月，予訪石堂居士於天馬山。而陽山城峰院朗公長老，遣客司良恁上人來接至寺，上人乘間求作楷書，時許而不與。今既數月，復寄聲來索，則似不得不與，而意終不與。所以然者，山僧書本不工，加以衰憊，眼暗腕鈍，不復成書。又聞上人脫白，亦在中歲，幸依朗公本色宗師，宜朝參夕叩，已躬下事，不宜於雜事藝能，有所措意。今邂逅之頃，別無所諮，竟以此爲請，其於己與人，不兩輕乎。縱使山僧工書，亦不敢出此以相詿誤，況書實不工，加以眼暗腕鈍，則其不與者宜也。然山僧雖不工書，而頗知筆法來歷，一向未曾舉似於人。上人既執此道，未免奉贈。但能打倂身心，屛除一切雜嗜，還觀一畫未作以前，是何字樣，專心諦審，勿令間斷，忽然透此關棙，便可以虛空爲一條白紙，須彌作筆尖，四大海作墨池，信手揮洒，自然超妙入神，鍾大傅王內史尙未夢見我之意氣，況餘人乎，千萬記取。雖然如是，有一段奇特事，還知麽。山僧雖寫出許多絡索，却一點一畫也不會著墨。上人試着眼看，如不信，問取堂頭朗公也。

示二禪人

某道德淺薄，守靜茲山，幸一二同參，共相佐助，又法屬尊行不棄，來此同住，皆是志行端謹，左提右挈，匡我不逮。爾等少年後進，來此相

依，誠恐志趣未定，不曉規繩，不知趣向，辜負出家入道本念，不得不効一言，用相啓迪。當自思忖，我今棄俗出家，當爲何事，將爲衣食耶，則世間求衣食之路儘寬，相聚山中，窮苦特甚，的不是求衣食去處，你等亦決不是這等念頭。將謂世間纏縛苦惱，不如出家投佛，安閒自在耶，不知若是眞心出家，却不得安閒自在也。古德云，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蓋謂生不知來處，則是生事大。死不知去處，則是死事大。既不知生死去處，則隨其業識牽引，沉沒三途，無有了期，沉淪地獄，則烊銅熱鐵，刀山劍樹；沉淪餓鬼，則寒林飢虛，咽喉火燄；流轉畜生，則銜鐵負鞭，屠戮烹煮，種種受苦，無由脫離。出家若不苦志眞參，了取無生，則眼光落地，未免作此去就，興言及此，可不悲痛驚惶者哉。勿謂年紀未多，色身壯健，且安閒遊戲度日，待中年以後，始發心參究，不知光陰似箭，日月如流，轉眼之間，便是頭白齒豁了也。不見俗語道，纔見兒童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乎。且不特此，亦有少年而夭折，康强而殞命，黃泉路上，豈擇老少，先佛有言，人命在呼吸間，一口氣不來便是他生來世，好趁此年齒英妙，色身盛壯，猛着精彩，堅竪脊梁，參取話頭，的要着實，知得生死去處分明，方是無事閒道人，方得安閒自在田地。若是智慧闇短，未能踏破向上關棙，且須從法門規繩，從頭做起，一切經典，皆宜習學，燒香擇火，禮拜持誦，早起晏眠，細微謹愼，不肆閒談，不輕嬉笑，舉止端重，作務精勤，成箇衲僧體段，收攝身心，打成一片，參禪學道，差易入門。古德參究此事，有三十年脅不帖席者。有草衣木食，食纔接氣者。有斷臂立雪者。有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者。渠必是要求到明心見性，了悟無生，得大安閒田地，纔是一生受用。然後出世爲人，接引未悟，廣度世間，以報佛祖深恩，乃是出格丈夫，世間沒量大人也。多見世間人，但剃除鬚髮，便云

我是衲子，輕言肆動，全無規矩，談俗話則此唱彼和，滿座諠譁。談佛法則似被人扼却咽喉，眼瞠舌結，不能作聲。傍人代爲慚愧，自己將何以容身。若是有血氣男子，豈可嬾嬾彈彈，萎萎蕤蕤，忽忽度日哉。爾等勉思鄙言，銳志向上，不負山僧苦心苦口，將來得大受用，則山僧言不虛發，功不浪施。若優游度日，將此話如風過耳，則彼此兩無利益，何苦聚頭，在此窮山，亦有何用，反不如還歸鄉井，起家立業，本分作人，不虛負信施，不錯謬因果，亦不失爲好人也。逆耳之言，出於公誼，相規若不見納，非我之咎。

石同徒求剃度

多年磨煉淨根塵，優鉢花開格外春。選佛塲中稱及第，看來元是舊時人。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石同居士學道多載，今日求山僧剃度，可謂果熟香清，知時知節。若論居士平日行履皎潔，道心堅固。人天軌則，實無虧缺。須知衲僧家還有向上一着，透過上頭關，豁開正法眼。則着着有出身之路，處處是解脫之門。入佛入魔，自由自在。大機大用，接物利生。出沒三界中，堪作如來使。方是慶快平生，不負出家本願。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着。人法雙亡方灑落，縱橫何處不風光。

示莆陽林六子居士

莆陽林六子居士，從未識面，將此紙寄慧嚴上人，來求山僧數語，無奈山僧舌頭短，說不出也。縱然說得，亦不干居士事。何故，自家屋裏事，信手拈着，信步踏着，大丈夫兒，終不借人鼻孔出氣。雖然如是，亦須親證一番始得。世間讀書人，學問高，知解廣，理路精熟，便以此自爲透悟。不知正是外邊走作，欲知本命元辰，却是萬里崖州。古德云，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此等說話，將學問湊泊得麽，

將知解卜度得麽。既湊泊卜度不得，畢竟如何話會。正須放下雜念，將此話頭貼在額上，抖擻精神，不令間斷，如雞抱子，如猫覷鼠，不生餘念。纔生餘念，便與斬絕。不令昏沉，須自猛省。但如此做去，工夫純熟，不覺不知，自有到家時節。此時冷煖自知，不須求人指示也。今時通病，多是隨語生解，棄本逐末，以故用意彌深，去道愈遠，但能消停妄想，自然處處合轍。所以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也。」居士若信得及，則知山僧此話，亦是剩語，付之丙丁童子，更覺乾淨矣。

示無隱上人

無隱上人，中歲棄俗，從吾法兄妙峰和尚薙染，執侍有年，及妙峰遷化，屢參諸方知識，抉擇心要，誠可謂有道之士也。茲將此紙，欲吾爲書數語，而抖擻枯腸，實無可說，又不可辜其意，復聊說囈語。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若脫白披緇，便是出家，觸目所見，如麻似粟。須是淨盡六根，超越五陰，猛着精彩，脫離蓋纏，方爲眞出家也。末法流弊，魔種盜吾形服，萎靡狙詐，希圖利養。或復習嬾就逸，自求閒適，賣弄言辭，炫燿名稱。其尤甚者，未得爲得，未證爲證，妄談般若，誑惑男女。如此儔輩，難以悉數。上人既正因出家，便應鑒此儔輩，以自警策。惟將此一大事，惓惓不捨，如負百二十觔擔子，不抵家舍，無由休息。必須竪鐵脊梁，放冷面皮，苦切追求。古人一句話頭，是已驗藥方，若能不拘行住坐臥，無間閒忙動靜，常如凝胸之物。精積力久，忽然寒灰豆爆，方知恁樣平常，乃可慶快平生。若只從紙上解會，向意識卜度，縱使依稀相似，生死關頭決不得力。世間諸事，聰明才力，皆可成就，獨此一着子，聰明才力都靠不得，都用不着。惟有打併身心，刮滌習氣，渾成一片，坐斷命根，方可稱爲有力人也。然山僧此話，亦是常談，上人是伶俐漢子，立地搆去，開口罵吾

葛藤不少，鈍置殺人，又爭怪得。

示藻蟠上人

藻蟠上人，從田陽不遠數百里來梅山，以所作詩集求正於朽拙，執禮甚恭，出於至誠。予於此道，疎廢久矣，不敢辜其來意，因爲繙閱數過，大抵皆出自己胸臆；連章累帙，滾滾不休，以此抒寫性靈於山巔泉側，吟風嘯月，固其宜也。若欲流播諸方，求合於衆目，則亦未得。何也。詩雖末藝，工之誠難，氣格句意，皆非可苟，章法須流暢，字句須妥當，音節須諧美，色澤須清華，氣骨須勁挺，然後可以言詩。古今詩人之作專家者勿論，卽吾宗門大老，如永明、石屋 中峰、楮堂，雖非屑屑以此爲事，偶然吟咏，皆是學人點眼藥，而專家爲詩者，反不及其高妙。蓋悟道之人，出言吐氣，與人自別。若未能如是，而摘僻强造種種醜態，畢竟不免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也。近時禪門削弱，多是禪和子，不向本分用工，率以作頌作詩當操履，主法之人，亦以此定衲子之聲價，遂使筆墨成風，本源喪失，朽拙痛之久矣。深不願上座蹈其覆轍。只將此工夫，向本分一著子上，著實跟究，忽然桶底脫時，則咳唾一聲，便是八萬四千偈也。公旣從數百里來。請益出於至誠，吾若以訣言相待，則是以誠來而以僞往，義之所不敢出也。

示智純上人

智純上人從鼓山霖和尚數載，矢志堅決，不戀舊窠，余聞之不禁助喜。今秋暫還，省覲受業，余適至紫雲，相見甚驩。純公出此箑，求余作數語，自愧學道無聞，何足相資，況純公聰智絕人，久入作家爐鞴，深探閫奧，更何藉於余乎。然竊嘆今時宗風淡薄，稍負一知半解，高長慢山，略得少歇脚地，閉門作活，無異於耀螢光以希太陽，逐浮漚而棄溟澥。純公志趣高遠，眼空凡流，必不作此去就。若將平日學識知見，

盡情拋向大洋海裏，無依無倚，歷歷孤明，餘習盡蠲，悟由亦泯，人法雙忘，佛魔俱遣，個是灑灑落落無事閒道人也。余老矣，倘未卽變滅，尚當向君商量法要，若復以元字脚，塗汚君平白田地，則罪過不少矣。

示近明雲嶽亦曙三善士

近明雲嶽亦曙三善士，至山禮足，求開示。須知三世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無非接誘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蓋生不知來處，則生事大，死不知去處，則死事大。若能了知本無生死，則是佛之知見，然非眞實到此田地，只信口道去，則未免墮落豁達深坑，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也。須知吾人心地，與三世諸佛，無異無別，只緣多生習氣濃厚，妄認有我，遂爲貪嗔癡愛之所纏縛，造種種業，如油入麵，永難洗清。若是根器猛利漢子，瞥地迴頭，知世間境緣，榮枯順逆，皆是幻夢，并我此身四大五蘊，亦復非實，皆是諸緣和合，虛妄所成。於此覷破，自然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所以道，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般若之上，正此謂也。然同是一等學道的人，而見處不同，未免却走岐路，撞入邪罥。執著名相，妄生見解，末法以來，多有此病。古人云，掃除煩惱重生病，趨向眞如亦是邪。然則煩惱不須掃除，眞如不消趣向耶。山僧不惜口業，爲汝道破。煩惱無根，何須掃除，立意掃除，亦是煩惱。眞如現前，何待趨向，起心趣向，已失眞如。但教虛豁豁地，淨躶躶地。則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也。然根有利鈍，如未能一蹴踏著，所以從上諸佛祖，或教人事修淨土，或教人深入義海，或教人參究話頭，設此種種方便，指人還鄉路頭。只要工夫純熟，自然有到家時節。所以學道做工夫，熟處須放教生，生處須放教熟。何謂熟處放教生，如貪嗔痴愛本是虛妄，然自無始以來，弄到如今，反是熟路。若能一覷覷破，漸漸消墮，則熟路便生。

明妙天眞，本然淸淨，然自無始以來，塵勞汨沒，反覺生受。若一念不生，索爾虛閑，則生路便熟。所謂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年久月深，打成一片，動靜一如，忽然漆桶箍脫底，便是了事凡夫，此時雖佛亦不須做也。所以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便是這箇道理。若是痴狂漢子，聞着此言，便復撥無因果，造無間業去也，愼之愼之。爾等但能全身放下，一念純淸，更無夾雜，一日驀地開眼，山僧尙有一着子，爲你點睛，而今且未道破。

空諸徒求剃度

瞿曇此日成道，俗士今朝剃草。如來智慧德相，衆生本無欠少。祇緣妄想執着，失却自家珍寶。若論執着底事，不但三毒沉迷，五欲縈絆，凡一切聰明智解，文字語言，躭味不休，抖擻不下，俱是障翳本地風光，汨沒天眞自性。大似春蠶作繭，自纏自縛，獵犬不靈，空守枯樁。若是英靈漢子，出格上流，見地悟處諦當，尙是貼肉汗衫，急須卸却。黃金雖貴，眼裏難容，有甚閒家具而不捨得。直教空諸所有，徹底純淸，虛豁豁地，纖塵不立。方可入此法門，堪爲種草。倘或未然，縱墮僧數，未出魔罥，山僧如此饒舌，不是繁詞叨明，擔荷如來向上事，那堪祇作等閒看。

示器也上人

笨翁和尙，得法於先雪峯，嘗舉昭覺老人與虎丘隆祖公案，有瞌睡虎之稱，笨翁氣韻高俊，心目巖冷，受囑三十年，爲諸方所嚮慕，而愼重大法，不輕易放行。晚住南山祖席，適値時艱，衲子數輩，冷地相依，器也上座，執侍多年，深沾法乳，笨翁默然許可。丙辰夏，爲葬親回家，笨翁贈以偈曰：「破夏別予負土歸，巾瓶不覺重依違。再參底事如何委，奪得南屛第一機。」又舉應菴祖送密菴偈曰：「吾有末後句，待歸

要汝達。」囑其速歸也。至秋八月，和尙示疾，器也以公事外出，師臨遷化，索拂子，欲執筆書囑，已不堪作字，但對衆頷之而已。某適來丹霞，聞訃亟走哭，臨行荼毘事，因見前偈，疑吾法兄若預知時節，故末後一着，惓惓在念。道人家身命爲輕，獨此一大事，佛祖慧命所關，旣得其人，雖長往無復遺憾，風穴於首山，船子於夾山，皆此意也。乃於靈前舉拂子法衣，代爲囑累器也上座，百二十斤擔子，必須竪起脊梁，盡力擔荷，將本師未了公案，從新提起，將來作獅子吼，驚羣動衆，則笨翁不曾滅度也。

頌古

女子出定

月映潭空，山鳴谷應，文殊罔明不較多，女子至今未出定。

風動旛動

不是風旛動，分明爲點出。盧公恁麼道，未離精靈窟。

三不是

不是心佛不是物，那吒面孔突然出。山河大地沒週遮，莫向虛空打一橛。

阿難托鉢

一呼一諾尋常事，無位眞人露的端。七佛行儀堪舉似，阿難却被世尊瞞。

三日耳聾

覿面當機吼似雷，從教遍地是枯骸。聞言不覺舌頭吐，一喝分明是禍胎。

南山鱉鼻蛇

太阿出匣閃光寒，立處當風避却難。血濺梵天腥徧野，大家北斗向南看。

雲門糊餅

萬仞華山高插漢，行人登陟亦徒勞。勸君得止應須止，進步何如退步高。

北斗藏身

北斗巍巍豈定居，漫將聞見較親疎。畢竟藏身藏不得，塵塵刹刹總是渠。

新婦騎驢

新婦騎驢阿家牽，三脚驢兒快着鞭。白髮兒童笑倒地，木人扶起華堂前。

雪峯無縫塔

雪老無縫塔子，巍巍逼塞虛空。不是玄沙按定，幾乎勞而無功。

盡乾坤是解脫門因甚把手牽伊不肯入

門門解脫無遮攔，是處橫身宇宙寬。堪笑存公垂隻手，含元殿裏覓長安。

橫看成嶺側成峯，入眼林巒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誰知已在此山中。

鐵壁銀山皆撞破，刀山劍樹好翻身。欲知金馬玉堂客，原是當年蓆帽人。

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麽處

雙澗油油如染碧，千峯簇簇盡堆藍。不隨聲色還獨露，歷落當陽絕蓋函。

識得自性便脫生死眼光落地作麽生脫

湛湛圓明不可名，祇緣識得却痕生。浮漚起滅渾閑事，笑看泥牛海底行。

脫得生死方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麽處去

藏身北斗絕纖埃，無去來中有去來。却被業風吹不定，纔投馬腹又驢胎。

南泉斬猫

無奈東風惡，花飛滿地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德山托鉢

行到山窮水亦窮，遊人至此却迷蹤。桃花片片隨流漾，始信仙源有路通。

央崛產難

爲郎憔悴却羞郎，萬轉千愁懶下牀。佳信忽傳消舊恨，朝來對鏡理紅粧。

馬祖翫月

好鳥雙棲占一枝，高飛健翮獨稱奇。若從言下分斤兩，笑煞江西馬簸箕。

城東老毋

生平不喜佛陀耶，阿母風流出當家。十指縫間無避處，看來猶是眼中花。

小佛事

黃檗慧門和尙起龕

翻身黃檗，不留朕跡。撒手圭峯，無處覓蹤。木馬嘶時滿地秋，鐵牛曳動無根樹。祖翁田地雖穩密，自是今朝留不住。不向如來行處行，他家自有通霄路。

擧火

黃檗山中，雷轟電掣。金圭峯裏，歸根落葉。徧界不曾藏，今朝好時節。不肖弟兄，不妨與他把火助熱。看看慧和尙，向火燄中爲諸人說法去也。以火炬打圓相云，神光萬里輝天地，生不生兮滅不滅。擲火炬便燒。

至坦徒擧火

十載路途中，脚跟浮逼逼。今日却知歸，萬化俱寢息。生死兩頭坐，斷莫守中間窠窟。擲火炬云，撑天拄地非他物，一朶青蓮火裏出。

湧泉耆舊起龕

本來淨法身，徧界絕遮攔。識得歸根處，生滅不相干。脚跟紅線今朝斷，漫道身裏出門難。紫雲堆裏密移步，拂拂清風播九寰。

擧火

來如山湧泉，去似水歸壑。去來得自由，天寬而地廓。泉公耆德若也薦得，三界內外何處摸索。倘或未然，山僧助爾一着。擲火炬云，百骸散盡露堂堂，無位眞人火裏浴。

行基禪人擧火

四大假合，蘊空非有。生滅壽夭，寧分好醜。基上座今朝脫下汗衫鶻臭，要行便行，懸崖撒手。以火炬打圓相云，勝熱門中打翻，正好藏身

北斗。擲火炬便燒。

吸和者舊起龕

紅線一絲如未斷，祖翁田地葛藤多。都放下，漫蹉跎。門裏出身身出門，從今不戀舊時窠。

舉火

來也恁麽來，去也恁麽去。識取未生前，去來皆本據。無遮遍界，不曾藏絕朕跡。諸佛莫能覷，且道如何是和師伯未生前一着。以火炬打圓相云，烈焰光中雪片飛，正是渠放身命處。擲火炬便燒。

笨翁和尚舉火

落落穆穆，超宗逸格。五十四載，一塲狼籍。今朝葉落歸根，說甚出息入息。諸仁者，還知笨翁和尚落處麽。火光三昧裏翻身，徧界虛空俱逼塞。擲火炬便燒。

法明和尚封龕

來也恁麽來，去也恁麽去。藏身北斗間，諸佛莫能覷。萬里靈光腦後看，恰是當人知落處。

重眉和尚進塔

牯牛無貫四方周，放去收來得自由。此是我法兄重公和尚平日手段，信口道着，一生受用不盡。而今葉落歸根也，收來放去一齊休，放身命處沒蹤由。常寂光中光常寂，逼塞虛空有誰儔。所以道，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收。妙高峯頂終難覓，德雲漫向別峯求。卓拄杖云，珍重。

音釋　金部

蠶音觸高起也　撒音薩揮散也　驀音麥超越也猶言驀忽也　[illegible]音你指物貌　倜儻上音惕下湯上聲卓異也　綻湛去聲解也開也　撞幢去聲

溷淆上魂去聲下音爻濁也　攫匡入聲爪持也　拏奴加切捕也　黯黮上監上聲下醰上聲不明也　覿音狄又音獨　頫同俯　叨咀上音滔濫也下單入聲相呵責也　擉音錯刺也　舁音于對舉也　詿音卦誤也　棙音利關棙機棙也　趁襯去聲逐也　扼音厄按也　咽喉上音烟嚥水下音侯候氣　蹚音撐　軃多上聲　萎蕤上音威下水平聲草木花垂貌　覷音娶視也　狙音疽伺視也　刮關入聲削也　抒舒上聲猶泄也　鞴音敗韋囊所以吹火　羂涓上聲罥也　索桑入聲繩索又蕭索索紆貌　椿音莊杙也　笨盆去聲粗率也　掣音徹曳也　擲音鑿擲也擲呈入聲投也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石部

門人照描錄

法孫海印重編

塔銘

黃檗隱老和尚衣鉢塔記

曹溪濬源，五燈列焰，獨我滹沱一脈，如兩曜麗天，四瀆行地，炳煥汪洋，無少變歇。原夫濟上師資，實承運祖，則玆山固發祥之地矣。積厚光流，復返其始，必有哲人挺生，繩祖武而耀佛日，惟隱元大和尚，信其人矣。師諱隆琦，隱元其號，本邑林氏子，生有靈徵，幼志凝重，因嚴君遠遊不歸，絕意婚娶，附舟詣補陀禱祝，睹大士境界莊嚴，遂興出塵之想。禮黃檗鑑源大德爲師，薙染易服，遍造諸方，潛穎眞參，心光爍發，聞密雲和尚開堂金粟，遂往依焉。始露頭角，機鋒酬酢，迥出常

流，和尙甚加器重。逮受黃檗請，師同還舊山領化，事竣結茆縛禪於師子巖，費隱和上，繼住檗山，師本同參，則延師領衆，遂嗣其法。費和尙受別請，鄕紳御史林公汝翥洎合山大衆，請住祖席，師始出世。初密師祖住僅一期，費師翁亦乃閱歲，及師坐夏十餘稔，衆指滿三千，鞭龍策象，鉗鎚惡辣，揀魔辨異，狐干屛息，於是聲光遠播萬里，扶桑梯航申請，而師於彼土，實有宿緣，揚帆破浪，海若奉戢，天吳不驚，遂至長崎，嶼主欣迎，萬衆雲擁，住興福崇福二剎，法雨所滋，罔不沾漑。受請普門，國主大將軍咸來致敬，寵錫隆重，珍服名香，絡繹充積，師亦漠然。惟思流通正法，仰報佛恩，常念祖庭有故山之思，國主則於太和山爲建大剎，仍名黃檗，以慰其心。師移住未幾，舉首座性瑫自代，退隱松堂。國主爲建壽塔，優游泉石十有餘載，預知報謝，乃示微疾，國主將軍慰問再四，師裁偈酬謝，遺囑住山皆法門龜鑑，及臨遷化，盥沐端坐，說偈而逝。實癸丑年四月三日未時，距生年萬曆壬辰年十一月初四日戌時，世壽八十有二，僧臘五十有三，嗣法門人某某等二十二人，七會語錄及他撰著，久播四方。師相貌魁偉，秉性剛正，不特道眼圓明，其於倫常大節，靡不克敦。本山神宗皇帝寵錫龍藏，遭世變後，師登壇爲衲子說戒，追念國恩，淚應聲落，四衆咸爲飮泣。錢公肅樂擁魯藩入閩，沒於長樂，求壙地於葉霞丞太史，躬率僧衆，負草土以就佳城。瀕海生靈，橫罹非命，師建水陸道場匝月，以資津度，其高誼深慈，薦紳章縫諸君子，未之或先也。本山大衆不獲奉靈蛻還窆故土，乃建塔爲齒髮衣鉢之藏，嗚呼，師往扶桑廿載，每萬里貽書，教誡孫子，如當年身履戶庭，耳提面命，今在常寂光中，其眷念在茲亦必爾也。某承合山勤舊，命撰塔記。憶師東渡，取道溫陵，得一瞻拜相好，優曇一現，再覲末由，旣承衆命，誼不敢辭，强搦寸管，塗抹虛空，節錄梗概，及茲

建塔始末，勒貞石以垂永久，至於行履之詳，備在年譜，不復縷述。

怡山棲雲寺體眞和尙塔碑記

道眼圓明，懸智珠而普照。慈心惻怛，乘悲願以復來。資寶筏以津梁，蔚道樹而覆蓋。昔聞斯語，今睹其人，則惟我怡山和尙乎。和尙法諱超定，字體眞，溫陵南安林氏子也。母氏懷娠，時往外家，誕彌厥月，外祖晚見一僧求借宿，俄頃頓失所在，而師遂降母體，舉家駭異。襁褓而孤，字於鄭姓。年十有六，翁媼并逝，師乃悲幻質之無常，歎深恩之罔極，伶俜哀慕，屢叩空門。時本寂尊宿住龍潯駕雲樓，道價甚高，師直造丈室，一言開導，遂始皈依，薙染服勤，志期證悟。及承寂師翁命，繼住惠邑青藜禪室，接納十方，傾心相待，道風廣扇，雲水奔趨，師因以物色高賢，虛懷請益，而龍象駢臻，精廬窄隘，檀樾劉君乃於附郭平山建禪剎，於是四事益給，至者如歸。師接待事繁而參究彌切，刺血寫華嚴大部，至現相品發明心地。又聞客僧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從此豁然，前後際斷，遂通身慶快。時本師雪峯亘和尙，從黃檗解夏，直造平山，加意勘驗，舉古德公案，師唱酬往復，皆箭鋒抵拄，函蓋相符，雪峯深爲助喜。及雪峯住漳南山，師領衆堂中，旋受囑住西平禪寺，戎馬生郊，丹霞鼎沸，師乃策杖孤征，隨緣放曠，竭至劍浦，栖托法雲。主僧滙谷上座，一覩光儀，如瞻相好，諸檀護懇師住止，師以惡辣鉗鎚，正擊傍敲，一期方便，衆多省發。檀護四衆，敦請開堂，曇花瑞現，大地春迴，毒鼓聲轟，羣魔膽裂。於是玄風彌播，道譽光昭，永安之西華大科，大田之廣湖諸剎，企慕殷勤，師咸垂慈主其法席。逮及晚年，沙邑侯毛公及諸檀護，馳函堅請住本邑棲雲禪寺，師乃攜錫來作怡山主人，毳衲瞻風，芯蒭倒屣，莫不飫以法喜，慰所懷來。時殿宇荒涼，僅蔽風雨，師有誠願，拮据鼎新，十載之間，寶坊輪奐，而師報緣已盡，

遂示疾遷化。臨沒安閒，書偈辭衆，投筆而逝。跡師生平，其入道之猛烈，參究之眞勤，見地之超卓，慈願之宏深，祖庭秋暮，實罕其儔。所以龍天擁護，五坐道場，緇素趨歸，猶瞻泰岱，道高德重，夫豈徒然。師得法門人某某侍者某，奉師全龕塔于怡山本寺某處，恐歲月既久，遺芳湮沒，不遠千里來，命某爲碑記，將勒石塔左，昭示來茲。某未脫白時，屢蒙激發，及薙染平山，師實吾祖，又蒙指示，皈命南山，依雪峯本師，同沾法乳，恩大莫酬，兹表章先德，不敢以鄙拙爲辭。師於臨濟爲三十三世，壽七十有九，其生平實錄，備載於自述行狀，今所撰次，梗慨而已。銘曰，

濟北風徽，烜赫千載。匪其種草，望風納敗。怡山晚起，志願宏大。撤其藩籬，並包湖海。矻矻眞參，靡有頹怠。脫落漆桶，打失布袋。雪嶠言下，合於函蓋。出世爲人，通融乘戒。鈒鉶瓶盂，咸入爐鞴。三草二木，並發光彩。道本難名，功成不宰。大樹凋凄，法雲黯靄。峨峨窣堵，瞻望永慨。孰知法身，乾坤充塞。敬鋟碌石，昭垂百代。

青林龍安禪寺重眉和尚塔銘

師諱超況，字重眉，同安文圃山角里人也。俗姓蔡，父振渠，母陳氏，萬曆庚戌年正月降母體，幼而失怙，鞠於繼母李氏。師夙根神穎，髫齡就鄉塾，遂有出塵之志，因投禮龍池巖惟雲大德爲師。勤習淨行，弗憚寒暑，二十一歲披剃，閉關三年，頂禮華嚴大教，致誠百萬。又閱藏教，中有云能三日不食者是上齋，七日不食者功最大，百日惟噉白湯，功莫能量，師俱力行之，但日夜諦思，終非究竟法。時有禪客從金粟至，道費老和尚棒喝接人，最直捷法門，師莞然曰，吾固疑有是，可効春蠶作繭，徒自縛乎，卽破關而出。然日沓參竟未有入頭處，適先師雪峯亘和尚，從羅山至龍池，與師盤旋，激揚箇事。一日問曰，如何是第

一義，師擬議，峯便掌云，這鈍置阿師。師云，某甲却道不得，請和尚道。峯纔開口，師遽以手掩之，峯呵呵大笑云，向汝道了也。師驀然有省，然胸臆猶然滯礙。偶一日過戲場，於人叢中撞頭見箇箇鼻孔在脣上，忽礙胸之物渙然銷釋。遂作偈曰，二十年來被熱瞞，剛纔放下便平安，早知鼻孔在脣上，總不者中覔易難。乃發足參方。初到黃檗隱元和尚處，隨衆參請，不露鋒鋩，越明年出嶺，到金粟費老和尚會下，費默器之。師潛穎衆中，充水頭之役，時值嚴冬，手足凍裂，亦不暇恤。嘗有偈曰，「牯牛無貫四方周，放去收來得自由，蹄角雖然未現露，分明觸着便昂頭」。時年正二十八，始受具。越明春還閩，途中作偈，有今朝踏破芒鞋底，赤脚迢迢入閩山之句，仍就龍池掩關三載。値雪峯和尚出世芙蓉峯，一日，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便喝，峯曰，未在，更道看。師云，仲夏酷熱，和尚珍重，峯曰的。又一日，舉五祖演和尚謂白雲端，昨日有數禪客從廬山來，教伊下語也下得，教伊說也說得，教伊批判也批判得，只是未在，且道甚處是伊未在處。師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期滿，當堂付囑，卽旋泉南，隱於清溪貴湖之龍安寺，乃唐清豁禪師退隱舊址也。編茅爲居，刀耕火種，與同安池直夫儀部，爲法門楊李之交，機鋒酬酢，隱若敵國，雪峯應請泉郡，招慶師充第一座，立僧秉拂，發揮宗乘，旨趣斐亹，傾動四來。逮繼席南山，千指圍繞，師以本分鉗鎚，旁敲正打，衲子發明己事者尤多。三冬期滿，郡司馬閔公子奇，請住隆壽時，兵燹之後，兵民雜居，寺宇凋殘，師率衆行道，於異類中接以等慈，鮮不傾心皈敬，叢席改觀。師住隆壽十餘年，退居舊隱，僅閱歲，忽示微疾，卽謂衆曰，吾無意於世緣矣。首座偕衆泣問院事及授衣法師，一一囑示，遂曰，淳中諸子至，吾卽行矣。衆卽畢集，請師說偈。師曰，汝還要我架空說話耶，西堂慧力云，

和尚不妨拈出，師便掌云，汝猶將謂別有。遂安詳而逝，時乙卯年三月廿六日午時也。僧臘三十有九，世壽六十有六。師智鑒瑩朗，而器量含弘，人莫能窺其涯際，其接納緇素，優游長養，使之日化，以故成就者衆。師之去隆壽，檀護緇素，挽留甚切，師堅辭不住，及還山未幾，世局更變，郡城內外危苦，始知其先見云。鄭公長輝居士，素沾法乳，爲師外護，遣地師爲十卵塔青林之麓，去寺一牛鳴地，負乾揖巽，將以本年十二月初一日，藏師靈骨，嗣法弟子某某等，徵銘於超弘。嗚呼，自先師雪峯遷化二十年來，同枝零落無多，惟仰吾法兄爲衆大樹，亦復緣盡此土，法社荒寒，敬勤貞珉，俾來者仰慕。銘曰：

濟上燈傳久彌隆，閩南再振有天童。孫枝四世廣垂陰，豐條碩餘有青林。提持祖印如合轍，法性寬容波瀾濶。二十年中行正令，奔走象龍咸皈命。化權歛時藏北斗，量等虛空豈別有。莫言靈骨閟茲山，林青水碧顯全顏。

興教惟誠和尚塔銘

師諱道仁，字惟誠，福唐鄭氏子，父玉立，母吳氏，誕師之夕，祥光滿室，鄰里異之，時萬曆丙辰九月十二日也。幼失怙，養於舅氏。師體貌清俊，風度凝遠，毀齒之歲，便厭火宅，其種性然也。年十三，投禮邑之靈巖良眞大德出家，左右服勤，無替寒暑，隨眞入黃檗祖山，値福巖費師翁方開法席，師祝髮入堂，年十有九。時祖席重光，英俊雲集，有西堂時恒師，解行兼優，通內外典，師常親炙，奉爲楷模，而默究本分上事，宵晨無間。因參七斤衫子話，久礙胸次，一夕經行堂中，舉頭見琉璃燈，將滅復明，瞥然有省。遂頌曰，趙州用處天然別，提起布衫重七斤，只是尋常家裏物，令人千古亂紛紛。便書入方丈，呈費師翁，翁頷之。自此益加奮厲，期滿受具戒，時年二十有二矣。隱和尚出嶺省覲，推

本師亘和尚來繼住持，見師彌加器重，勉以法語。師隨衆入室，不顧身命，屢受鉗鎚，於是生平所得，渙然冰釋。師久住檗山，幾閱爐鞴，而脚跟脫落，實在本師棒下也。洎本師遷羅山至住漳之報劬，廣巖師皆殫力贊輔，衆咸皈仰，遂安西堂。本師屢欲囑累，師皆遜謝，至庚寅歲，始受囑應青山之請。丙申遊金浦，有嬾雲上人請住梁山白雲洞，丁酉重興清泉巖，本師命專使送源流法衣，師拈香祇承，知恩有自矣。庚子冬，受敏齋王公鎭臺洎闔邑紳衿緇素請，出世於興教萬壽禪寺。興教自唐妙應禪師開山，已歷千載，閱世滄桑，香火灰冷，鐘梵無音。師來涖止，道風遠播，四衆雲臻，數年間佛殿法堂，山門廊廡，一切修治，佛菩薩像，金相輝煌，檀護傾輸，皆師所感致也。師慨近時宗風澹薄，多事炫熀，乃不復以開堂爲意，惟與本分衲子數輩，日事錐劄，嘗曰，吾以此報佛恩而已。癸丑秋，偕衆遊月江，還示微疾，日漸耗損，緇素問疾踵至，接應如常，勉以精勤入道，至十一月初，告衆曰，山僧行期已迫，汝等宜自努力，勿以吾爲念。至十二日，付囑淨樂淨統等，次晚集衆，分付院事，修書別泉州王敏齋提臺本邑劉鎭臺二護法，至後夜呼行者汛掃淨地，吾將行矣。首座元昇，問和尚末後一着是如何，師曰，踏遍週沙界，脫體月明前。曰，畢竟向甚麼處去，師曰，何處不風光。遂奄然坐化。世壽五十有八，僧臘三十有九，四衆悲號，如失怙恃。師登堂說法，室中垂示，皆醞藉精切，本於實證，至其器宇恬和，威儀肅穆，簪紱尊貴，賢達通儒，行伍健卒，閭里傭販，師一接以等慈，飫以法喜，無不洒然心傾，竦然增敬。順子之令人意消，王駘之無形心成，以今準古，又見其人，豈非盛德之符歟。師嗣法弟子某等，落髮徒某等，率某等，建師塔於清泉之左麓，將以年月日時奉全龕安葬，實來徵銘超弘。忝同法乳，欽風有素，鐫珉紀實，誼無所辭。銘曰：

曹谿燈焰，濟上烜赫。耀古騰今，惟一眞實。師悟厥旨，保其寧謐。
動靜攸宜，舒卷皆得。積厚光流，機用橫溢。嶽倒湫傾，不動聲色。
人天依憑，叢林軌則。隨緣遷化，不沒者德。梁山嵯峨，清泉觱沸。
瞻顧徘徊，分身千億。

妙峰參唯和尚塔銘

妙峰和尚沒，超弘既爲述行狀，其門人明說等，爲建塔於妙峰舊隱，來徵銘。余以狀與銘出一手，不可。明說曰，塔不可以無誌，以吾師生平氣格，決不欲不知己者塗汚之也，幸無辭，余乃勉從其意。和尚諱超炯，字參唯，姓鄭氏，夙習儒業，志厭塵累，年廿七，從輪山韓陽大德薙染，徧參名宿，得法於雪峰亘和尚，爲曹谿三十七世孫。受囑後，志在韜晦，歷居漳之天柱，建之武夷，晚隱泉安溪之妙峰，復結茆紫溪山中，竟終于此。師賦性孤硬，律身苦嚴，耿介卞急，見裨販闒茸汙蠛法門，必痛加訶斥，緇素之倫，敬而憚之。凡所挂錫，則檀信向慕，爲築精廬意有不可，飄然長往，不繫情去留。性喜施與，不蓄長物，慨末法比丘，嬌詐誇炫，以獵聲名希利養，益高持標格，思以貞風峻節，砥礪末流，此其本趣也。師居妙峰時，李在明太史常親函丈，致師資之敬，及將滅度，忽至清谿，與太史作別，云將遠遊，衆莫喻意，歸而示寂，取生平著作文字，悉燔棄之。臨行安閒，泊然而逝。門人遵遺命闍維，頂骨不壞，腦髓堅潤，光瑩作琥珀色，道行精白，斯其驗與。師捨儒入釋，如丹霞然，精操實履，如洞山寶巖正，踔厲如死心新，去就脩然，如感鐵面，若其參究精篤，報謝正定，則與從上尊宿，若合一契，蓋古隱山之流也。師生於萬曆丙午年某月某日，示寂於康熙乙巳年五月二十二日，窆於康熙庚申年某月某日。銘曰，

荷任佛祖，必堅忍力。辨佞狙詐，法門蟊賊。師康巖性，樹之軌則。

鐵面冰心，甘此苦寂。道不大彰，高風逸格。報謝翛然，化機歛戢。
妙高峰頂，蹤由莫測。

馴虎巖逸然和尚塔銘

師諱超頂，字逸然，晉江謝氏子，幼志端凝，知慕佛法，垂髫時，有清賓禪德，住泉中小庵，師從之遊，昕夕隨其焚修。崇禎甲申，師年二十，落髮於漳之馴虎巖，旋從受業師住仙亭，辛勤力作，暇則禮誦，矻無虛晷，經數載，歎曰，出家爲生死大事，豈宜繫此。時本師雪峰亘和尚住南山報劬禪院，師即卷衲求挂搭，和尚一見器之。師潛鞭默練，靡間朝昏，忽一夕課誦次，嗒然前後際斷，自覺慶快，入方丈通所見，本師頷之，嗣後酬對，無爽玄旨。本師一日與居士談次，問無鬚鎖子，誰人開得，士茫然，因傳命堂衆下語。或云不費纖毫力，或云開也，師云用開作麼，本師深喜其語，因謂客非超頂不能爲此語，訊之果然。師益自策勵，期臻閫奧。本師歷住泉之招慶延福，福之雪峰慶城，師或執巾瓶，或領堂衆，精勤不懈，助揚法化，本師屢欲囑累，皆遜謝不逮。順治己亥秋，本師居慶城，將滅度，遺命付師衣拂，時師適在泉，乃感激祗承。隱仙遊之東山巖，耕鋤自給，茹草飲泉，怡然樂之。馴虎衍如老宿，師受業師祖也，以本山亂後零落，命爲住持，師率先勞役，行古德住山規範，三年之間，頹綱漸振。康熙丙午秋，同南山怡石和尚，往雪峰圓本師塔，事勞頓灰土之役，感疾數日，遽爾奄化。師潛穎通慧，梵行精白，尤耐煩劇，爲本師所器重，朋儕所皈仰。末年居馴虎時，隆壽報劬廣巖三刹，皆同門昆季，開堂演化，師以數衆處巖谷，堅苦枯澹，而道望蔚然。與之頡頏，無所軒輊，及師歿，凡知師者，咸嗟悼其有道無年，痛法梁之摧折矣。師小師明徑如修，將以丁未年十月十二日某時，奉師遺骸窆於原隱東山之後岡，坐丁揖癸，以超弘於師同參，年長

又相得深也，來乞銘。噫，然公之銘，非我孰爲之。銘曰。

師知趣向從妙齡，慧力內發迺夙成。磨淬剖析窮微精，辯才無閡契無生。屹然法宇爲塹城，器量凝遠宜遐征。奄忽短馭阻修程，還返東岡康且寧。淨法身相無虧盈，壯者逝兮老者銘，鶴長鳧短誰能爭。

白雲石竇和尚塔銘

石竇和尚，法諱弘遠，莆游氏子也。世爲郡宦族，中代淪落，少以漁爲生，長知悔，棄所業，依獅林暢禪師，薙染於壺山白雲巖，便知趨向，期脫生死，卷補從博山無異天童密雲二大老，參叩己事，多歷年所，未有所得。發憤誓畢此生，不徹證不休，於是徧歷叢林，力自鞭策，旋依玄默和尚於芙蓉，言下驀地有省，乃驟然曰，不是此番，幾錯過一生，然佛祖閫奧，豈止此哉，必透頂透底，縱橫無礙，乃快生平。俄玄默和尚遷化，本師雪峰亘和尚，來住芙蓉，既宿緣投契，本師痛與錐劄，於差別微細，窮究掀翻，渙然冰釋，與本師酬酢，箭鋒相拄，隱若敵國，雪峰深相器重，遂囑累焉。師隱歸壺山白雲巖，確苦精勤，一如古德住山規範，雖徒衆無多，而道風廣播，莆中緇素，皈仰聲光，隱隱隆隆，不異叢席鉅刹矣。雪峰住溫陵招慶，師居第一座，佐弼法席，一衆奉爲矜式，旋以本師命住芙蓉，率衆刀耕火種，不憚勤勞，既歸白雲舊隱，僅幾載，某年某月示疾，雖熱苦交煎，而神宇安恬，遂奄然遷逝。如法闍維，有舍利兩顆，大若含桃，燦若珠貝，道眼圓明，戒德精嚴，于斯可徵。師孤硬堅忍，鐵骨冰心，於泛交世味，漠然若不相關。至與衲客針鋒相對，劍揮弩發，雷掣風馳，當之者鮮不摧折納敗懡㦬而退。由其所得資深逢源，故機用迅利煞辣，非拾唾學語者，所能彷彿萬一也。嗚呼，師沒僅二十載，令稗販之儔，濫據寶華，妄談般若，輕於授受，視佛祖慧命，猶如戲劇，將來未知所終，有如師之眞參實證，堅忍

持重，砣然爲法門砥柱，又不久住世間，爲後學典型，深可惜也。師未嘗出世爲人，其拈頌機緣，小參法語，僅數十則，皆斬截暢快，絕去枝蔓。超弘昔承師命編錄，并爲之序，茲者上首某某將以某年月日時，厝師骨石舍利於白雲巖之麓，實來徵銘，同門之誼，不敢辭也。銘曰：

佛祖慧命，非劣所堪。窮法源底，乃克荷擔。師如臥虎，其視眈眈。

孤干欽氣，屏竄且慚。化權遽歛，誰爲司南。舍利晶瑩，厝此石龕。

白雲澹蕩，白塔巉巖。師則不沒，實相長談。

報劬禪寺笨翁和尚塔銘

師諱超極，字休耳，晚號笨翁，漳南靖人也。俗姓陳，父某，鄉貢進士，母某氏。師生于名族，性姿高邁，英妙之年，俊才蔚拔，值神州陸沉，心懷悱惻，絕意世榮。時本師雪峰亘和尚開法南山，遂從薙染，雪峰命典藏鑰，鉗鎚之下，參究精勤，智珠燦發，雪峰每舉古德公案，勘驗學徒，師拈頌輒出人意表，凡厥酬對，無爽玄旨，雪峰甚加器重，有瞌睡虎之喻，授拂表信，於是聲價焱起，名播諸方。先是，師父以公車謁選，沒燕中，值都城淪陷，旅櫬未還，師恒抱痛。逮得法後，塗次稍通，遂瓢笠孤征，辛勤萬里，竟負櫬而歸，始遂首丘。師慨中原板蕩，陵谷遷變，意在滅跡銷聲，枯槁巖嵓之下，視稗販禪流，衒鬻虛誕，甚鄙薄之。嘗結茅曹巖之白墪，又移錫長泰天城山，息影栖遲，意殊樂之。及遊興逸發，杖履翛然，建之武夷，粵中佳山水，靡不登歷。自少時有詩名，中歲益遒至，天眞爛熳，不屑作猶人語，每浩唱淸吟知音傳播，逞逞膾炙人口。或謂非衲僧本色，不知啞羊作隊，貽笑世間，師直以文字光鋩，收攝同異，所謂現文士身而爲說法，彼憒憒者，又何知焉。師與人處，油油無所崖異，顧其胸中落落穆穆，不可得而疎親，惟與華亭總憲徐公孚遠、同安儀部紀公、許國處士洪思，以氣節文章交契

獨厚，蓋聲氣道合也。晚乃住南山祖席，思建法幢宗旨，而世事更新，兵伍齊聚，衲子數輩，雜處於戈鋋旌旆之側，踏足趾戶，師居之恬然，委順而已。嵗丙辰八月，示疾浹旬，奄然坐脫，距其生年癸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八，於臨濟爲三十三世。論其生平，於君親大節，朋友至誼，一無所苟。至於道眼圓明，文辭瑰瑋，行潔冰霜，情酣泉石，視俗流阿師名實互爽，相去不啻霄壤。時緣不偶，法施寥寥，深足慨也。某適至丹霞，訪師丈室，曾未閱旬，遽爾遷化。師法嗣明象落髮徒明皓，將卜吉營窣堵波，求某預爲藏中之銘，同條之誼，無所辭也。銘曰，

含齒戴髮，孰無君親。世出世間，其理則均。惟我笨翁，無忝彝倫。曾閱其行，冰雪其文。情耽丘壑，氣淩秋旻。報謝緣盡，矗矗高墳。玄風逸格，終古留芬。

黃檗虛白和尚塔銘

師諱性願，字虛白，福清江陰林氏子。父西泉，母許氏。師少而穎異端詳，讀書一誦不忘，與羣兒遊，未嘗嬉戲，年十五，隨父過城山，訪無生大德，欣慕出塵，懇求二親，遂從薙染。聞天童密雲和尚開法黃檗，多以棒喝接人，心甚疑之。適有超宗師從檇李回，有僧問師參破山和尚。渠平日有何言句示人，宗舉臨濟參黃檗三頓棒因緣，師聞之，躍然，始知知識用處，迥出常情，遂勵志參究黃檗。時恒師到城山，師問禪如何參。恒曰，如何是佛，卽心是佛，祇恁麼參。由是竪起脊梁，提此話頭。又有教其讀圓覺經，則禪理俱備，因復熟味圓覺。一日超宗見而笑曰，子與麼雜毒入心，如何救療，師疑情莫決，乃輟經同省言師詣獅巖參隱和尚，隱一見器之。迨應請黃檗，攜師入山，遂登具戒，又往金粟參費師祖，祖問曰，蚯蚓斬作兩段，佛性在那一頭。師作禮曰，求

和尚開示，祖驀頭一棒，師無對，祖以拄杖攔退曰，你不去，還在這裏作麽，連棒趕出，師直得迷悶盈懷，寢食不安，定要打徹此一着子。因看百丈政禪師語錄，老宿見日影透窗問話因緣，忽有省。乃頌曰，窗就日兮日就窗，現成一物露堂堂，房中有客好歸去，莫向渠儂問短長。呈似西堂玄密禪師，密曰，是甚麽物露堂堂，師竪拳曰，見麽，密打一棒云，此一棒是賞你是罰你，師一喝，密曰，喝你屋裏七代先靈，師作禮而退。俄隨密回閩住芙蓉，密將示寂，舉拂子問衆，當時臨濟正法眼藏，向瞎驢邊滅却，且道而今是滅不滅，衆競答，師獨默然，密曰，虛白何不道，師曰，某甲參學未久，縱道得恰好，終不敢承當。密乃示一偈曰，「分明一片虛白底，何必山僧塗汙兮，個裏本無元字脚，漫將筆墨走雲霓」。及津送事畢，師仍回檗山。隱和尚省覲金粟，應請浙之福嚴長樂龍泉，及返祖席，師或執巾瓶，或領堂司，間住靜長樂德成巖。忽憶古人云，差別未明，住山無益，復歸黃檗，再進侍寮，潛鞭密鍊，益臻玄奧，逮結制，遂立爲西堂上堂。師問烹金琢玉，作者鉗鎚，煅凡煉聖，尋常妙用，只如超宗越格漢子，作麽生相爲，隱云，一隻眼睛明似日，師云，恁麽則各出手眼去也，隱云，半邊鼻孔吼如雷，師便喝，隱云，再喝看，師云，請和尚再問將來，隱便喝，師作禮。歸位期滿，受囑出山，杖笠放曠，不常厥居，本師誕辰，師還山慶祝，遂舉立僧秉拂，提唱宗乘，一衆聳然，及本師應請扶桑，師隱松溪白雲庵，本師專使萬里，送源流法衣，以表信焉。旋有江西之行，路由寧化，緇素懇留，重興東山古剎。寺前長橋久頹，行者病涉，師先募千金梁造，鼎建寺宇，規制壯麗，遂爲甲觀。落成未幾，黃檗耆宿，以玉融諸紳衿檀信書，敦請繼席。先是，本師東渡，慧門和尚承住黃檗，每事優容，及師進山，益整規條，如臨淮之代汾陽，壁壘旌旗如故，而精彩煥然一新。師重法

剔蠹，揀魔辨異，登堂演法，如香象渡河，徑截逆流，鵝王擇乳，不事亂唼，以故諸方翹仰，龍象駢趨。有浙僧冒稱福嚴的子，持數十金入山掃塔，師驗其非是而却之，復有楚僧，頗以怪異惑衆，領宰官善信，至寺設齋，師嫉其邪，却之而逃，時或爲拗執，及後二人皆敗露，方服師之卓識。師住山十載，癸丑四月末，示微疾，命執事製龕，衆延醫診視，師曰，世緣已盡，服藥奚爲，至六月初，自治書，辭檀樾，議擇請新堂頭，取拂子書偈，付寂文明逕實霑，謂諸弟子，吾滅後喪事，不得從俗，塔不宜高廣，勿違吾言，明日午時，可扶我進龕，謦欬一聲，卽行矣。至期，沐浴更衣端坐，神色不異，語衆曰，無常迅速，各自努力，徐又問曰，過堂也未，衆曰已竟，遂索筆書偈畢，擲筆微笑脫去。師天性惻怛，氣韻孤凝，誘進初機，惟恐不及。若敗羣匪類，雖久住必遭擯斥，挫衲子之偷心，指學人於實地，皆從自證中發用眞切也。生平法利所獲，悉歸常住，或濟貧乏，迨及遷化，鉢囊空懸。師生萬曆丙辰正月二十日戌時，寂於康熙癸丑年六月十四日午時，世壽五十有八，坐四十三夏，嗣法弟子七人，繼師逝者，實霑茲道懷等，薙髮徒道振等，將以丙辰四月廿一日，爲師建塔黃檗之寶峰山，負酉揖卯，實來徵銘，超弘既法系同源，雖慚鄙拙，誼不獲辭。銘曰：

南嶽一宗，黃檗蹶起。曼衍汪洋，必復其始。密雲菴茲，輝燄祖燈。四代嫡傳，惟師是承。彈奏獅絃，百獸怖恐。假雞呷喔，莫售罔兩。祖印高提，眼空湖海。緣謝娑婆，寂光閟彩。窣堵無縫，寶峰之陽。法身永峙，巍巍堂堂。

宮詹樸園周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諱廷礱，字元立，號芮公。所居第側別業，有樸樹連蜷偃蹇，先生晚歲曰，是類我，因自稱爲樸園居士。先生銀臺台石先生仲子，

年十九膺鄉薦，明年成進士，繇鎭江推官，擢吏部驗封主事，歷文選郎中，以終養引退，復起爲舊官，晉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本寺少卿，予告，春秋六十有六，考終于私第。先生神穎天授，風度凝遠，髫亂之年，銀臺公卽知爲國器，妙齡登第，璫炎方虐，不願拜官。 烈廟龍飛，始爲潤州司李，摘伏雪寃，罔不明允，至事關國大計，如漕河鹽屯，議防議援，侃侃碩畫，當道韙之。兩分較棘闈，所得士，吳中如吳公偉業，葛公樞靑，齊如張公懋熺等，皆英俊名流，海內服其藻鑑。公初擢驗封，思澄清銓地，時題授冠帶，冒濫特甚，公抗疏力陳其失，蒙旨褒諭飭行，然冠帶請托，恒因貂璫，殿閣給箚，多屬沐猴，亦以此失當事意，繇封司歷掌選，鑒空衡平，淸愼終始如一。有陳啓新者，以武舉妄陳政務，驟膺 宸眷，添註吏垣，議廢科目，罷推知行取，公痛駁其謬，事竟得寢。而中貴權輔，以公素不詭隨，索瘢陰中，因引疾求終養，旋奉 溫旨，而公歸志已浩然矣。逮都城傾覆， 烈廟升遐，南都淪陷， 隆武帝立閩中，時在草昧，典故莫稽，輿推論公，以原官晉秩起用， 公勉赴 新命，絕竿牘，抑競進，不以造次，稍玷平生，然時政出多門，事多齟齬，乃疏乞開秩，得予告還里，而閩疆已不可爲矣。公 烈廟予告時，銀臺公尙無恙，衣錦承歡，鄉里羨爲盛事，世變後， 銀臺公捐館，已躋八秩，哀號如孺子慕，撫諸孤姪若己出，蓋孝友其天性也。公才識明練，敷奏指畫，動中機宜，至於一觴一詠，文雅風流，連章累帙，菁華霞舉，分其牙後，尙有餘芬，使得盡行其志，當在謝太傅李鄴侯伯仲間，而長才短馭，則時之爲也。晚年至心白業，樂與方外道人法喜之遊，二十餘年，息機關楗，視金紫如疣贅，屬纊之辰，恬然坦化，則所養可知矣。公二子皆英姿駿發，文藻陸離，教卒有時名，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郡治附郭東羊

角山，宗滉以某久從先生遊，晩益相得，其窆也，不請銘於名公鉅筆，命朽衲爲之誌，意先生地下不以爲嫌，某愧非其任，義不敢辭，銘曰。

圭璧尹孚天廟器，干鏌游刃別犀利。宅以仁慈淸嘉肺，衡平鑑空弊六計。驊騮邅迴絀短轡，陽烏彈隕天地閉，攀髯無階潛潸涕。嘉遯自貞丘園賁，灰心寂莫從所憩。翛然長往玄扃閟，亹亹慶源垂後裔。

杉植寺法明和尚行狀

今歲丁巳仲秋六日，法公和尚示寂於紫雲東壁軒。數日前示疾，速某來寺相見，及奔赴而師已西歸，數刻間不能相待一訣，不覺哭失聲。嗚呼，吾儕學道人貴忘情，而有不可忘者，痛念法門衰謝，豈特爲吾法公也。其嗣法某某輩，求某爲師行狀。嗚呼，狀法公，非某當誰爲之。師諱祖燈，字法明，其先世唐四門博士行周先生遠裔，世爲泉名族，父某公潛德不耀，繼娶李氏，師以壬申年二月十九日降母體，髫齓凝靜，天慧穎發，儒典經籍，過目不忘。未幾怙恃雙失，師念身世無常，志祈脫離，承天寺指南耆宿，一見知爲法器，命徒中印大德爲薙染，年十有七矣。值改革倥偬，不獲行脚咨參，就本寺藏經所繙閱契經，潛精默識，多所省發。順治庚寅歲，本師亘和尚應承天寺請，師欣愜夙願，得遂皈依，爰登戒品。時在稺年，衆頗易之，和尚舉古德公案，令堂衆下語偈頌，師所措辭，多蒙激賞，機緣酬酢，發必命中，於是一衆改觀，雖久參昆仲，皆詫謂此年少咄咄逼人，當爲避席也。歲壬辰，本師移住惠邑平山寺，師卷裓相從，本師命同逸然玄曦如愚與某共住鹿苑院，晨夕孜孜，互相切劘，實一時道聚之樂也。本師以世變，不常厥居，師侍巾瓶，錘箚之下，益臻閫奧。及本師住會城慶城寺，師追隨數載，逮及遷化，與逸然師同受囑累，退隱仙邑東山，旋歸承天寺支院杉植寺，而世境靡寧，乃移錫於紫雲東壁，一住十餘載，遽爾回首，世壽四十有六，僧臘

二十有九，於濟下爲三十三世。嗚呼，師天姿渾厚，器度冲融，道交有久要之好，橫加無拂逆之容，至於法侶酬對，機鋒注射，審決安閒，往輒破的，莫不頤解意消。又性篤倫彝，每遇二親諱辰，哀慕盡禮，數十年不衰。與兄文學某君弟某君，緇素雖異，友于無間，人咸稱爲世外曾閔矣。師素康强無疾，纔感微恙，卽書偈辭別，衆頗訝，師曰，世緣已盡，又何疑焉。師上首檀叢，時在燕中，師函衣拂以待，而香觀上人侍師函丈，審厥根器，堪爲造就，遂書偈付拂，勉其荷擔，處分事畢，寢疾二日，卽吉祥而逝。嗚呼，吾同門兄弟三十餘輩，數年來凋零無幾，某荒鈍衰退，如枯株焦穀，無裨法門。師於雁行中年齒最少，而道眼精明，德量恢廓，皆足以任重致遠，竟中道夭閼，誠宗門一大憾事也。師未嘗出世爲人，韜光歛彩，非素相知契，未能賞音，誠恐日月遷謝，芳徽歇絕，是後死者之責。乃略述梗概，播諸同人，譬之圖繪虛空，吾法公常寂光中，得無笑我多事，正當痛與一頓，實不敢辭。謹狀。

城峰院朗玄和尚塔銘

師諱一空，字朗玄，莆陽郭氏子，幼失怙恃，依叔氏居，恒持齋素，年十九，叔欲爲婚娶，强使開葷，遂走入壺山石泉寺，從閒公大德剃染。確苦精勤，靡間朝昏，聞閒公所舉機緣，懷疑不決，愈滋迷悶，常提父母未生前話頭，一日下山歸，擲敲門瓦子，忽有省，遂陡發參方之志，首造鼓山，禮雪關和上，染指法味。歸莆，尋天壺舊址，縛茅而居，率徒力作，樵薪種茶，以給餔餟，焚修規則，一依叢席。師不自滿足，復參黃蘗隱元和尚，爲典庫鑰，傾心恤衆，道譽籍甚。時學和尚開法漳之廣巖，師卷裓相從，酬酢契機，水乳相合，承其囑累。學和尚移住天壽福廬，師皆弼輔，法化大行。莆龜洋禪寺，唐無了慧忠二禪師祖席，荒殘特甚，師受請住持，率衆躬耕，不憚勤劬，每以向上一着，與有志衲

子勤相逼拶，不數載，百廢俱振，祖道重光。晚年移住仙溪城峰院，兵燹之後，山門寥落，師拮据締搆，煥然一新，衲子瞻風霽至，勉以出世，師志在高尙，竟不俞允。歲甲辰三月，値誕辰，陞座告衆曰，吾今年六十有一，臘四十餘，生平向钁頭邊成辦箇事，實非草草，今且休矣。汝曹須勉力擔荷，不可輕易，乃以衣拂付今住城峰心貞，住天壺心洙，不數日遂示微疾，跏趺而逝，康熙甲辰四月初七日午時也。師稚尙貞樸，薄浮華，潛鞭密練，不愧古人住龜洋時。且坐方丈，有虎跑伏階前，師爲授三皈，遂弭耳去。又一日，經行客寮次，有巨蛇長丈餘當道，侍者欲擊之，師止之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亦爲說三皈，蛇遂巡而退，衆咸詫異，然此皆師之餘事矣。師未嘗出世爲人，垂語不多，然其見地穩實，拈頌機緣，言皆見諦，吟咏篇什，亦天眞流暢，可以知其所得深矣。貞公爲師建塔於天壺舊隱之東岡，將以康熙庚戌年八月二十一日窆師骨石，來請銘，余與學和尙同門昆季，知朗公稔，不可辭也。銘曰：

大鑒之後，惟濟烜赫。密雲垂蔭，兒孫逸格。電掣風馳，諸方辟易。
朗公矻矻，韜光斂跡。守其貞素，甘此岑寂。卷舒知時，以樹軌則。
末後垂示，惟一眞實。壺中之天，萬古安宅。

無疑大師暨徒行勉達己二師合葬塔銘

無疑大師諱某，同安浯海人，俗姓林，中歲厭俗捨家，投禮印指大德，披剃於金門寶月菴，性姿純實，篤杜多行。雪峰亘和尙初開法羅山，師知院事，拮据勤劬，以身率衆，時蒙激發，知有向上事。逮和尙移住芙蓉，師結茅於三秀中峰，刀耕火種，不染外緣。俄戎馬生郊，同安石尾，相繼淪陷，僵屍塡城野，師偕徒行勉，裒而瘞之於同安城北，立同歸所。歲壬辰漳郡被圍，閱七月，城中人相食。及淸兵南下，轉戰百

里，積骸如山，晁穢潰爛，見聞咸畏。時亘和尙受周方伯諸當道請，於漳南山寺建水陸大道場，憫斯暴露，委師掩埋，師領徒行勉，徒孫觀素等，募衆任其役，烈日苦雨，備極辛勤，收骨錄骸，仍置同歸所，於南山寺側，建萬善菴，香燈鐘梵，以資冥福，遠近皆聞，感泣涕漣，以爲眞大士行願也。及乙未歲，仙遊城陷被屠，師亟赴收埋，如同邑漳郡。計十年中，所瘞屍不下百萬。嗚呼，斯生人之慘變，而苦行殊勳，非師則孰能之。同邑有甘露遺址，檀樾陳公慕師道價，延以鼎新。師乃斂跡山棲，與諸徒向钁頭下成辦己事，歲在某年某月，示微疾數日，奄然而逝。師生平功行，未易枚舉，嘗住輪山圓通菴，接納雲水，至者如歸，又重修輪山大殿，輪奐一新，蓋其願力深厚，所舉悉成就也。小師行勉，諱某，浯海蔡氏子，年二十，從師剃髮於寶月菴，因讀石室語錄有省，遂造靑林，參重眉和尙，服勞數載，値世顚連，人惟非命，乃同本師疑公，掩骸之役，戮力居多，又募砌石尾城通溪石路數里，以便跋涉。重眉和尙住漳隆壽，師復依爲化士，遂蒙付偈，住山四十年中，山居數處，俱以力耕辦道，晚隱溫陵金粟，刻苦不懈，無改於初，及將入滅，示疾於示現菴，遂沐浴更衣而化。達己師，諱某，本邑某鄉某氏子，從疑大師落髮於三秀中峰，遍參知識，潛鞭密鍊，後造金陵，得法於淸涼劍門和尙。歸隱舊山，單丁獨處，耕種自給，影不出山者十餘年，一旦示疾，端然趺坐，樵者推戶撼之，已脫去矣。嗟夫，像季陵夷，祖庭晚暮，虛聲徒煽，本事多虧，有如大師師徒，弘願被於泉壤，貞素邈乎俗流，父子同風，始終一致，誠希有也。塔建於甘露本山之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進窆，合山僉議以二師附窆焉。素公實來徵銘，余旣重師道行，而素公得法隆壽，爲法門猶子，誼不可辭。銘曰，

佛事浩博，法海閎深，能崇佛行，斯契佛心。斷斷若人，爲法忘軀。

薄彼佻巧，守樸若愚。刲蓮頓仍，生靈顚踣。徧地枯骸，啾啾鬼哭。師秉悲願，提攜掩覆。百萬含識，同歸安居。行滿功圓，亦復不尸。巖巒息影，日事鎡基。勉達二公，志合行專。去來自在，誰辨的端。體依甘露，神棲淨域。勒銘無飾，以示軌則。

周母陳孺人墓志銘

余友鄭子木舟，嘗稱道其中表周君用晦，行誼甚脩潔，雖以韜鈐顯，而藹然有君子長者風，余心識之，未獲交也。今將爲其母陳孺人襄事，不丐言於當世貴顯大人，因鄭子欲求山僧一言，納壙中，垂永久，其意既異於世俗，及讀其行狀，悉孺人懿行大略，而臨終又豫知報謝，得力於吾教甚深，益信周君之爲君子長者，蓋有所自，則是誌，山僧宜爲也。周世鋃同著姓，侃齋公始分居晉邑安平，舉四丈夫子，其季曰瓊海公。侃齋爲季擇配，而得孺人，永寧陳仁吾公女也。十六嬪於周，時家頗澹約，伯仲叔皆經營于外，獨季侍養。孺人佐治甘旨，或時窘乏，必劼勵以奉。怡色柔聲，無令二人知其不足。伯早世，視遺孤如己子，撫養成立，爲之婚娶，以故愈得舅姑歡。舅姑歿，仲叔宦游在外，喪葬皆季公獨任，孺人佐之爲有力。季公慷慨好施，遇親朋緩急，或財絀無以濟，輒不樂，孺人體其意，脫簪珥者屢矣。周氏代有賢哲，自高曾皆以經術顯，族諸公或擢甲第，歷清華，孺人課督三子，勉紹前徽，雖就外傅，而策其進，譙之惰不以姑息，故用晦及伯叔皆卓然有立，孺人之大略如此。若其生平篤信佛乘，晚歲長齋持念，志向安養，誘化同輩，共皈淨土。歲乙未，孺人年七十有二，八月朔，告諸子曰，吾於八日西歸矣，當延僧誦法華，助我往生。至期禮懺畢，夜見佛燈，冉冉空中，笑指示兒輩，在傍人無不見者，遂念佛西向而逝。嗚呼，世間士君子，或疑吾教爲虛誕，當其盛壯時，志意踔厲，寧知生死事大，逮期限已至，

憧惶怖畏，反甚於愚俗人，縱復痛自悲悔，無以異於臨渴掘井。今觀孺人臨行撒手，安詳暇豫，非獨其生平行善之驗，而其往生願力精勤，果熟時稔，不可誣也。生卒年月子姓葬地不錄。銘曰：

柔以徽，慈而廣。代有終，德不爽。生順沒寧神滉瀁，上品化生昇安養，體魄安康藏吉壤。

蘇公墓誌銘

公姓蘇，諱民愉，別號念西，世泉郡人，相傳爲有宋望族，時代既邈，譜係莫詳。居羅裳鄉，嘉靖末倭亂，祖靜軒始遷居郡中，靜軒生心齋，即公考也。世以厚德著鄉閭，心齋公尤信向法門，潛心內典，念西幼而薰習菩提夙種，有自來矣。天性至孝，雖家計不充，色養無闕。殆喪考妣，哀毀幾至滅性，念親恩罔極，生死無常，遂絕葷茹素，以安養爲期，誘勸鄉鄰同志，皈心淨土，急人困厄，如恐不及時。值鼎革山海不靖，丁戊之交，郡城嚴警，公諸男，客他方，獨塊守窮廬，桂玉是憂。忽有鐵騎數隊突至，向公羅拜曰，是活菩薩也，奉金爲供而去。至德感孚，斯其驗歟。妙峰參唯和尚，爲安法名曰明果，鼓山爲霖和尚，授以菩薩大戒，公皈依知識，益自勉勵精進。而公男光祖兄弟，恂謹明練，壯遊四方，資頗饒給，又善承父志，凡興崇佛事，修齋布施，所欲爲皆奉之靡怠。公晚有眼患，既簡絕應酹，而其子之孝，能使親不以塵務嬰心，專精禪觀，是爲難也。公臨沒安閒，與諸同志及子姪，齊聲念佛，面西坐化，顏色怡悅，可謂定力也已。噫，吾西方聖人之教，指人以淨土爲皈，世俗既不克信，而藉口禪宗者，又以爲不足爲務，豁達撥因果，究與世俗同其墮落，孰知淨土法門，至易簡，至廣大，古德垂訓詳矣，諸上善人繇此往生，紀載所列，指不勝屈，今念西公生平行事，及末後正定，尤灼灼在耳目前，斯可信而悟矣。公享年七十有二，配陳

氏，勤靜孝淑，念佛持齋，與公同德云。男三、長某先公卒，次光祖，次顯祖，皆篤信乾竺，率脩善行，孫男若干，將以某年月日時葬公洎陳孺人于某山，光祖兄弟以余學佛，知公稔，來乞銘。銘曰，

念西皈西無雜念，如登寶筏泛瀲灩，捨身受身胎菡萏。子孝且賢道攸贊，善人準之作龜鑑。

祭文

祭棲雲體眞和尙

嗚呼，吾祖謝世於去秋八月十日，閱今冬十月念日，始聞訃音，惟時跟途梗，致信息之稽懸，値今念有八日，實吾祖初度之辰，某乃得修薄供，稍伸微忱，惟常寂光中，祖其鑒焉。伏惟吾祖，器量宏廓，願力深堅。當其大事未明，潛鞭默煉，幾三十年。刺血寫經，至現相品而發明心地。聞僧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遂通身慶快，而疑滯豁然。迨翻身於先雪峰棒下，失鼻孔之半邊。一杖一笠，踽踽涼涼，遂遠適於劍浦。緇素歸依，而大有夙緣。請出世法雲，棲雲之二剎，道風廣播，龍象交肩。既普潤於法雨，實煒燁其薪傳。道高德重，行滿功圓。報緣既畢，斂戢化權。世壽有盡，古今如是。小子昔蒙指示，同依南山之槽廠，受法乳於後先。荷此大德，沒齒弗諼。嗟逝川之不停，慨大樹之傾顚。然死而不死，在七十九年以後；生本不生，在七十九歲以前。總法身之不壞，又安用効流俗之潸漣。嗚呼尙饗。

祭鷲山無雲和尙

嗚呼，自先師遷化而後，同門昆季，分析異方。存者若閒雲之依岫，沒者如凋葉之離霜。嘆同條之無幾，每延佇而徬徨。矧我雲公法兄和尙，道眼圓明，則瑩珠之澄水。操持堅確，乃百煉之純鋼。所以據廣嚴席，坐冊氽牀。塗毒擊則偷心死，鏌鎁按則正令彰。英靈衲子，知恩有地，

而幺麼儕輩，率莫窺其數仞之牆。去歲翩然退身，方意暫息機於薦隱。孰知其緣盡此土，遽撒手而返鄉。觀其臨末正定，示偈安詳，游戲於生死海，實體露其眞常。然痛法梁之忽摧，寧無悼祖席之淒涼。抒微悃而致奠，薦藻芹之馨香。惟法身兮常住，宜鑒格於寂光。

祭幻庵和尙

嗚呼，某自去秋訪兄廣嚴，兄病新愈，相見甚歡。別後時事多艱，道途梗澀，不得奉問興居。不意此季夏，遂以訃聞。嗚呼，吾同門昆季三十餘人，先師遷化未及廿載，落落僅如晨星。某衰老餘生，不足比數。吾幻庵年未及艾，道望方隆。固當大行先師之道，爲後學津梁。乃今棄我而先逝，豈非法門之不幸歟。伏惟吾幻庵法兄，童眞捨俗，聰慧宿成。受鉗鎚於作家，失半邊之鼻孔。爰承囑累，四坐道場。其超宗逸格之眼目，冰稜劍鋒之機用，珠圓玉潤之辭語，光風朗月之襟期，緇素皈依，諸方讚仰，誠今日之光明幢，而無生一曲，遽唱還鄉。豈報盡此土，緣稔他方。從上宗匠，莫不皆然，在吾法兄，亦不能獨異耶。觀其臨行撒手，示偈從容，則知幻質歸空，法身長存，吾幻庵實未嘗滅度。若乃瞻毫相而無從，歎謦欬之永隔，不能無介然於懷抱。吾幻庵常寂光中，得無哂其虛妄之情未泯，而生滅之見尙存乎。其衰病纏綿，弗獲躬奠，輒循世儀，奉陳薄供，靈光炯炯，亮鑒吾誠。

祭法明和尙

嗚呼，吾同門兄弟，二十年來，凋謝無幾。其在溫陵，獨某與兄，相去無一由旬，時有道聚之歡，而今已矣。追念平生，祗深於悒。歲在己丑年間，始獲投分。吾已遲暮，師方妙齡。同居雪峰老人之槽廠，朝夕切劘，以道爲親。師日遒上，千里飛騰。吾老鈍廢墜，深畏後生。師愈謙抑，事我如兄。逮受囑累，晦跡銷聲，密行靜修，不將不迎。飲人以

和，接物以誠。雖未擄寶華撾毒鼓，而德風道譽，已遍滿於桐城。方意先師之道，由汝而行。豈謂二豎偶嬰，遂唱還鄉之曲。法幢摧折，大樹凋零。嗚呼，世季風醨，妖狐野犴，跳梁縱橫。而守道恬退之士，獨不慭遺，以爲末俗之典型。法門衰相，念此塡膺。然師雖遷化歸盡，其與虛空同量者，實非滅而非生。若世數之修短，可等貞脆於椿菌，齊壽夭於殤彭。則又不必效世情之悲悼，對几筵而屛營。蔬潔茗薌，奉陳薄供。靈光照鑒，庶其來饗。

祭觀素法姪

嗚呼，人生而有益於世，存則愛戴弗諼，沒則思慕不置，常情皆然，況我學道人，澡雪身心，精勤梵行，功濟幽明而不居，德被羣有而無畛，其存其沒，所係於世何如也。惟我素公長老，慈仁天植，修證日就。昔同邑漳郡之變，積骸累鉅萬，公與乃師祖父，躬事掩瘞，備極劬勞，建同歸精舍以資津濟。巍巍功德，遐邇共欽。公則不自滿假，退居學地，從隆壽和尚咨決己事。始愜夙心，退隱巖阿。而龍天推擁，廛中垂手，曲就時宜。飮人以和，誘人以善，無論縉紳君子，櫜鞬英豪，謀面傾心。卽下至負販厮走，亦莫不致敬皈命，豚魚之孚，誠爲不誣。何圖道望方隆，遽爾長往，緇素聞訃，同悼齊悲。嗚呼，近者法社蕭條，吾同門昆季，相繼凋謝，而公又不慭留，宗門冷落，念之淒切，何可言也。惟公以同門猶子，深相敬信，常欲撥置諸緣，從我寂莫之濱，以此大事，更加淬厲。吾每挹其冲襟，輒爲傾盡。而今已矣，伯氏輟絃，郢匠罷斤，實古今所同慨。然公雖沒而不沒者，固徧法界而長存，與虛空而無盡也。敬修薄奠，用表至誠。炯炯靈光，其鑒格之。尙饗。

音釋　石部

滹 音呼滹沱水名　酢 音措　窆 貶去聲下棺也　搦 音匿按也又音諾　怛 單入聲悲慘也　娠 音震　媼 音襖　竭 音傑去也　卒 音卒　湮 音因沒也

矻 音窟矻矻勞極也　鈒 音倢刻板　碌 音錄石青色　劕 贊入聲刺也　觱沸 上音必下音弗泉涌出貌　炯 音憬炎蒸　稗販 上音敗草似稻而實細又小也稗販謂小販也

闒茸 上音塔下音冗猥賤貌　踔 音卓越也　蟊 音謀食苗根虫　昕 音欣旦明也　嗒 音榻忘懷也　頡頏 上音纈下音杭飛上下也

軒輊 下音至車之前後言無所輕重也　悼 音導傷也　淬 音翠　塹 簽去聲坑塹也　闍 音蛇闍維卽茶毘也燒也又音都　干 音岸　櫬 親去聲　嵁

嵓 上音堪不平也　遒 音由健也勁也　穆 音木和也又音默　鋋 音禪小矛　楗 音建限門木也　構 辭平聲　唼 衫入聲　拗 凹去聲相違也　診

音胗疾脈也　謦欬 上卿上聲下音慨　髫齔 上音迢下音襯　踶 音委是也　齟齬 上音疽下音語　詘 音屈　彃 音必射也　儕 音柴輩也　詫

音佗誑也誇也　咄 敦入聲　劘 音磨削也切也又音靡義同　閼 音遏壅也塞也　陡 音斗峻也頓也　拶 贊上聲迫也　燹 先去聲野火　麏 音均　逡

巡 上音悛却退也　稔 音任熟也　拮据 上音吉下音居用力也　臲 臬同　胔 音恣肉腐也　窨 耽上聲　佻 音調薄也　踣 仆同　劼 音吉用力也

譙 樵去聲以辭相責也　倭 音窩　彔 音錄刻木彔彔也　嗤 音癡笑也　炯 音逈明也　於悒 上音烏下音悒不安也　撾 音髽擊也　慭 銀去聲且也

脆 音萃小耎物也　菌 音郡地蕈之小者蕈蕁上聲　畛 音軫田間道也　櫜鞬 上音高下音肩所以戢弓矢也

瘦松集

（亨集）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緣部

門人照拙錄

法孫海印重編

序

黃檗慧門和尚語錄序

教外別傳之旨，超語言，絕情謂。然因言以顯其無言，則言言者未嘗言。是以諸老古錐，隨機露布，以楔出楔，無非掃除情執，獨顯眞實。而吾濟上一宗，尤爲烜赫，歷古今無間歇者，以其大機大用，逈出常情故也。三十年來，吾閩黃檗，自密師祖、費師翁、及隱和尚與吾師亘和尚，祖孫伯仲，迭持祖印。行正令聲光，震耀支那。極盛之下，似難爲繼。顧我慧公法兄和尚，從隱師伯打失鼻孔後、韜光匿彩，一旦被龍天推向曲彔牀上，將上來未了公案，從新提起，方便建立，曲爲今時於

祖禰之語脈宗眼。如器器相傳，絲絲入扣。信其爲黃檗眞子，滹沱嫡系無疑也。嘗謂吾家門庭，固須機鋒迅利手段煞辣。然而過量大人法性，寬波瀾闊。雖冰稜劍鋒，未嘗不珠圓玉潤。雖雷轟電掣，未嘗不潭澄淵涵。所謂食蜜則中邊皆甜，觀樂則美善並盡者矣。末季風微，蘊藉淡薄。以佻達爲迅利，以險躁爲煞辣。狐哶千鳴，未免識者所嗤。慧公和尚，道眼圓妙，蘊蓄中融。故形之語言，無餖飣詭僻之習，無怒强局促之態。譬之上苑春回，高低宏麗。水銀瀉地，大小皆圓。至欲探其槖籥，亦安可窮詰者哉。某輙以瞻風，獲斯染指。如飫醍醐，吸沆瀣，心眼豁然。覺十二峯之蔥峭，九淵之浩蕩，盡在吾師之舌端筆底。其默而說，說而默者，又何止八萬四千偈也。世有知音，倘以吾言爲不誣乎。

南山怡石和尚語錄敍

舉龍文之鼎，氣力不加，必有絕臏之患。馭烏騅之駿，磬控失度，必有折臂之憂。佛法重任，寧特龍文烏騅而已。自宗門澹薄，人少正見。肖貌衣冠者，無關神理。圖寫鬼魅者，祇恣謬悠。得處莽鹵，强作支吾。然則絕臏折臂，又何疑乎。石公和尚，得法於雪峰老人。十載韜晦，居恆歎佛法之濫，輙痛此儔，迨茲時節既至，聲光難掩。據南山祖席，鼓三寸之風雷，揮七尺之黑蚖。橫拈豎說，左右逢源。奪食驅耕，不動聲色。蓋石公自中雪峰毒藥，從此得大脫空。一旦毒發，向壒堁堆邊拈一把禿帚柄，便能攪霧拏雲，從瓦礫塲中拾一塊破碌磚，不妨放光動地。此在石公不爲奇特，然視他罔罔兩兩，萎萎蕤蕤，相去實霄壤矣。石公春秋鼎盛，龍象趨歸。千斤擔子，負荷方始。不識好惡漢，驀地相逢，嬰其鋒刃，必然頭破腦裂。某不惜口業，告報諸人，大須照顧性命也。

怡山體眞和尚語錄序

佛法無多子，只在斷命根。命根既斷，正眼洞明，則出言吐氣，自然

得大自在。如庖丁解牛，孫武治兵。痀瘻承蜩，張顛狂草。投之所向，莫不如意。苟未能然，縱令攢花簇錦，鎚金鏤玉，終爲戲論。我恰山老人，自居學地時，苦心多載，眞積功深。一旦聞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話頭，不覺築着。打失眉毛，通身慶快。於是曲爲今時，隨機提唱，不用駢四儷六，尖新巧妙。而言言見諦，語語歸宗。左之右之，無不逢源。橫說竪說，總無剩義。如古人所云，如馬前相，撲倒便是休者，殆是也。老人以爲一期方便，不復露布，迨遷化後，其門人乃編次成集，欲壽之梨棗，以嘉惠後學。覽斯編者，須知能點一切人眼睛，亦能瞎一切人眼睛。若能到者田地，則知其語脈，與古人見處，無同無別。若只向刻板上尋行數墨，逐塊隨聲，未免被恰山老人熱瞞去也。

峴山悉無和尙語錄序

佛法無多子，貴於正知見，不在言語之工拙也。自正法淡薄，人多虛僞，據由彖者，或沿襲依倣，影響雷同。或比四儷六，雕繢滿眼。其有翹然自異，又務爲尖新巧妙之談，以聳動聽聞，悅可人意，而詭僻無根，較前二者，其害彌甚。吾先師雪峰老人，居恆常有此歎。悉無和尙，昔事老人於芙蓉，既得法，住靜靈洞巖後菴，居惠安之峴山，僅十年而沒。其門人戴文若居士，錄其遺稿呈雪峰老人，老人命余編次，且爲之序。悉公孤峻嚴勁，自信甚確，言行一如，未嘗出世爲人，故其言寥寥。然其旨趣，無浮華虛誕之辭，鑿鑿然如寒者之布縷，餒者之粱粟，要於不可易也。間爲詩偈，又眞樸剴至，有寒山子之風。嗟乎，彼以此較於今人之言，既工拙不侔，將以爲何等故紙，豈知其踐履篤實，皆有本據，與梔貌蠟言，大徑庭矣。昔漢文帝與張釋之同遊虎圈，問上林令不能置對，嗇夫從旁代之甚悉，上命拜爲令，釋之因問張相如周勃何如人，帝以爲天下長者，釋之曰，二人言吶吶如不出口，安用是嗇

夫喋喋，帝稱善，卒不拜嗇夫，古今以爲知治體。噫，今之爲嗇夫者多矣，吾序悉公語錄而及此，亦張廷尉之意也夫。

座山蓮峰和尙梅花百詠 附落花三十詠

去歲寓龍華之吟濤軒，見案上有座山蓮峰和尙梅花百詠，展玩披讀，迴環再四，其隨物賦形之巧，胸有化工，舌如頻伽，歷落揭示，豁人心目，寧第與暗香疎影之句，爭工拙於言辭哉。歲暮還蒼嶺，庭梅噴白，嫣然欲傚顰數語，而才思鈍澀，竟不能得。輙自解曰，是花無性情，百詠頌贊，花亦無欣，一語不及，花亦無惱，無欣無惱，我故無言，雖以此自解，而天趣溢發，我終愧座山也。入春風雨連月，殘紅委碧，紛滿籬落，正徘徊山徑間，而座山記室藏公適至，持座山落花三十詠見示。遣辭工美，播藻宏麗，至細詢其旨趣，無非導人以返本知歸，歛華就實，甚矣，座山之善於立言也。世人以情識顚倒，故有欣厭取舍，覩繁華則生歆豔，覩零落則生嗟怨，心隨境轉，意以物遷，故曰世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法眼大師看牡丹詩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色隨朝露，輕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既不待零落而知空，則開落之相不可得，既開落之相不可得，則見開見落之見俱不可得，既見開見落之見不可得，並不見開落之見亦不可得，既不見開落之見不可得，並此不可得者亦不可得，如是則正眼獨露，不倚色空，萬境遷謝，一任枯榮，隨拈一草一木，一瓦一礫，無非自己風光顯發，當人妙用。座山此詩，實與法眼大師先後同符。舉揚箇事，蒼嶺拙衲，贊歎有分。須知法眼一偈不爲少，座山百三十詠不爲多。法眼與座山一百三十一詠不爲有，蒼嶺拙衲不措一偈不爲無。具是眼者，乃可讀座山此詩。倘或未然，未免被花開花落，換却眼睛耳。

方澹禪師詩集敍

壬荆公嘗謂蔣山元禪師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山呵呵大笑。夫詩無當於禪，而禪之於詩，則如燈取影，如鑑肖像，非儷青妃黃者，得窺其涯涘。吾方澹法兄，飽歷諸方，從南山老人打失鼻孔，隨意放浪山水間，形諸吟咏，繁響浮豔，刊落無餘。或疑其集中，句半涉秋，字多綴冷。夫金風體露，獨現眞常，此中淒清孤峭之趣，非本色衲僧，則誰宜爲之。故余嘗許澹公詩，如冰蓮雪藕，沁人心脾，殆非虛語也。噫，自吾祖門庭不立文字，而啞羊盲龜，輒以是藉口。澹公從銀山鐵壁，別開一路，不妨吐納風騷，蓋一期遊戲之事。倘儷青妃黃輩，喋喋稱之不置，則未免被他換却眼睛，澹公得無訶我饒舌乎。

送獨耀書記師還西吳省覲序

耀公入閩十年，爲僧於欵山者五載。乙未冬，入芙蓉依吾師亘和尚掌書記，越丙申春，解制，將還海昌，省覲其慈親，耀公誠宜歸也。或曰，耀公家有老母，不宜出，既爲僧，又不必歸也。此豈知耀公哉。耀公之不得不出，猶夫不忍不歸也。且夫耀公浙西一布衣耳，非相韓之後，非田橫之客，獨以其身，背慈親，捐妻孥，走數千里之閩，流離顚頓，若無以自容，躑躅窮山，聲淚俱下，此何爲哉。嗟乎，天下大矣，古有以一人而非一世者，君子傷其志，而歎其道之不可廣，然獨行之士，爲之而不悔矣。耀公之初爲僧，意若不屑爲世間人耳。及其入叢林，依知識，始知有宗門奇特事，打併身心，堅苦精勤，息心於寂寞之鄉。忽焉高堂在念，鄉思陡發，凡我同參，皆惜耀公之行，又不宜挽之也。超弘入空門時，雙親尚無恙。依本師去家數百里，率半載或兩三月，輒告歸省。亡何，母氏歿，吾父日益老，超弘遊益近，歸益數，甲午冬敝邑城陷，家被掠，吾父狼狽竄鄉間，超弘日走數十里，乞食爲養，夜則擁敗

絮爲父抱脚眠。父慨然謂某，世安有五十歲僧兒爲父持脚者，吾雖困，何憾乎。去春不幸，吾父以天年終，不孝每念復欲爲父抱脚眠不可得，未嘗不心痛，故吾深羨耀公之有母也。耀公可無歸乎。然吾願耀公歸則如陳睦州織屨爲養，又能令其親悟取本來，則孝之大者。不則耀公既厭世遺俗，又當築土室爲居，如漢袁閎，親念子時得就看，此亦得也。然耀公既知有這邊事，直須證徹。武林叢席相望，知識如林，耀公擇其近家者而依止，既以咨決己事，又時時得省其親，如超弘父母無恙時。待慈親百年之後，則一杖一笠無適而不可，耀公於斯三者奚擇。

林涵齋居士詩集序 諱之藩

宣聖有言，不知言無以知人，豈不以貞亮者標其清伉，和淑者叶其平中，巧慧者炫其菁華，沖漠者懌其恬淡。然而安仁險躁，賦託閒居，靈運誕夸，言躭寂寞，何聲實之謬哉。太樸既破，巧僞滋多，以言準人，寧以人準言。林涵齋居士，晉安之博雅者也。性資至粹，道韻冲深。閩闆雲高，則清華夙踐。蓬萊水淺，則肥遯自貞。敬通無悶而潛精，偉長攄懷而論古，今昔相推，彼此一時也。某偶緣持鉢，奉欵高扉，庭宇蕭閒，握手如故。間乃商確詩騷，錯綜文術。居士示以佳詠累帙，皆旨趣清夷，氣度逌邈。察志則託況深長，選音又謝去煩促。於是循覽再四，作而歎曰，自風雅道蕪，古音淡薄，韋左司之製作，絕響久矣，不圖今日，復還舊觀。公驩然曰，生平吟咏，實服膺此賢，遂相視而笑，謬以余爲知言。左司天性高潔，雖膺職事，而寄趣簡遠，大致彷彿淵明，故每形之摹效。居士遂初以來，茹澹衣麤，志行堅苦，準斯立言，則正其人之爲之耳。吾所言安仁，固險士不足道，謝客有勝情，以心雜見麾蓮社，倘居士在遠公當日，則必與彭澤招把臂入林無疑也。

竹叟禪德詩序

衲僧眞無所事詩，古宿嘗誡之，謂其舍本而事末也。然性情高逸之士，間以寫其心靈，發揮道妙，故古之高流或好爲之，而後之衲子不忍自棄擲其才思，亦時時傚傚焉。莆，詩之淵藪。竹叟禪德，生其鄉，他無所嗜，顧亦喜爲詩。性行孤潔，嘗依福廬時學和尙。學公深相器重，晚隱閩之雙溪終焉。其門人道余上座，與竹叟友人姚子林子，輯其遺詩若干篇，將剞劂以傳，不幸厄於兵燹，散逸無餘。道余記憶其成篇者數十首，彙爲一卷，求余爲序。余取而讀之，其氣清，其韻長，篇雖不多，大率思親懷友及林泉閒適之什，出於性情之正，無浮豔雜響錯出其間，以此稱詩何害焉，宜道余之汲汲懼其湮沒而無傳也。然以竹叟生平，盡其心力，苦吟浩唱，不知其幾，幸而其徒之賢，能爲之收錄，其所存亦僅僅如是。若乃世之作者，鉥劌肝腑，一句清巧，神屬九霄，片辭高妙，搜空萬刼。而電光石火，人壽幾何，不幸無其人爲之收錄，不轉瞬而灰飛塵滅者，何可勝道，不亦悲乎。然詩之果無益而古德誡之，不爲無見也。

蕉巖唱和序

芭蕉巖在郡之北山，自宋泉大道後，未聞有名衲卓錫於此者，豈世代悠邈湮沒莫傳，抑世外高流，實亦寥寥耶。紹公長老，得法於幻菴和尙，鐵煙居士，延住茲山，精修白業，經禪餘暇，頗亦哦詩。近卽事八首，天眞爛熳，在楯堂石屋間，居士見而亟賞，爲之屬和。其湛思遠韻，蕭然塵壒之表，合比而觀，如冰玉交映，筠松并植。使居士尙未謝纓組，鞅掌王事，安得與林下道人法喜之遊，以有此樂也。予嘗訝靖節於遠公，相與無間，靖節詩曠達閒澹不待言，遠公詩不多見，然其遊廬山石門之詠，實爲傑作，乃當時盤桓蓮池之濱，軒渠虎溪之側，絕不聞有片語隻字相唱和者，豈相視莫逆，有不暇於此耶，吾至今疑之。鐵煙居士

之言曰，詩之與禪，是一是二，或離或合，必有能辯之者。憨僧不揣愚妄，爲之饒舌。詩之與禪，非一非二，若作家相對，則一咳一唾，已具足八萬四千偈，何況於詩。苟非其人，縱談微說妙，能令天散花，石點頭，猶是戲論，又寧第詩也。然則有詩亦得，無詩亦得。存乎其人冷煖自知。芭蕉東林，奚容軒輊於其間哉。

玉震耆德六十初度序

龍華震公，五十初度時，余嘗贈以言，爲學佛祖之道，在心公而識正。心公則無人我，識正則無生死。以師生平行事比而觀之，皆有合也，願卒勉之，俾佛祖慧命，益以延長。師遜謝不敏，顧未嘗不以吾言爲然，今又十載矣。師功行愈加，餘習益汰，前歲郡邑奉功令，擇僧行優者授以職，以飭僧倫。邑侯舉師應其選，師堅謝不獲，於是釐正頹綱，匡其不逮。諸山咸倚爲重，而師素懷欲大闡宗風，播揚法化，自荷院事將四十年，此念不衰。緣稔時至，以康熙丁未歲，敦請雲峰蓮和上，來主法席，撾毒鼓，振獅絃，龍象駢臻，不減雪徑無隱當年之盛。師俯任監寺，理事通融。於是染指禪悅，探其蘊奧。與余平日所商，略無差殊。益犂然有當於其心，始信法無異味也。近世學道之人，以生滅心求無生滅法。業識流浪，情塵紛飛。雖復標其瑰奇，飾以文彩，究其所得，如繫影捕風。縱長年千載，將以奚爲。師既質性近道，又未嘗出入今時保社，爲惡知邪見之所薰染。近幸解職事，就曠閒，試猛著精彩，常自觀照，四大五蘊，悉皆幻泡，何者是我。既已無我，則自無人。人我既無，云何有生。本既無生，亦無不生。清淨法身，堂堂獨露。先天地而無始，歷僧祇而非終。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待於他求。只親證一番，更無餘事。便可放曠隨緣，去住任運。將彭殤一視，椿菌齊觀。若未脫俗流之見，以師方六十初度，倍之而趙州百二，進之而寶掌千齡。以斯致

祝，不愈陋乎。師既與余莫逆，余乃以所見相質，益以爲師勉。雖然，我亦未能然也。獨知其所以然，則願與師交勉之矣。

良器師七十初度序

叢林之興，其人必尊法而奉公。其替也，其人必輕法而徇私。僧之公私，叢林興替之所由。余數年屢至黃檗，獲從良器師遊，益信斯言不誣也。始神廟時，中天和尚始結茆茲山，故址有居士林，素軒公實左右之，以蠱立梵宇，則公之尊人也。居士有子投禮焉，曰鏡源師，則器公之伯兄也。中天翁詣闕請藏經，七載未獲命，遷化都下。鏡公踵其志，復伏闕請，期必得。又七年，値福唐葉文忠公當國，因以得達天聽，獲俞旨，綸音琅函，兼紫衣白鏹千金之賜：中官護藏至山，典章文物之盛，照耀巖壑，蓋近代所僅見。鏡師既得御藏歸，益飭清規，勗同志，精持梵行，翼翼矜矜，人謂黃檗必復其始。未幾，密雲師祖果來開法，至今三十載，哲匠相承，奔走天下之英靈奇衲，風馳雲赴，兼以殿閣之森麗，舍宇之周密，僧徒之繁雍，疑運祖盛時，不過此，其肇端締造，則鏡師開其先。器公白衣時，已薰染父兄之教，中歲捨家，自密師祖費師翁隱師伯吾師亘和尚及今堂頭慧和尚，祇事服勞，明練而無私，忠勤而不懈，事以克治，衆以克諧，爲師者道日益尊，其調護維持，則器公立其幹。器公有子曰天峰師，髫年入道，爲今黃檗執侍，機穎俊利，氣量高明，殆所謂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者乎。余不及見鏡師，而獲交器公父子間。器公今年七十，風骨高凝，如隆冬之松柏，風霜挺然，護法之志不衰。至談末法之稗販輩，輕法徇私，則未嘗不扼腕歎叱，義形於色，余甚敬而憚之。山中兄弟授簡於余，命一言爲器公壽。余言不足以重器公，而我法之所謂壽，又不在於鮐背兒齒，龜鶴齊齡。獨是黃檗之興而盛，且久垂百年，器公一門三世，與之終始。開其先，

立其幹，俾宗猷丕顯，佛祖之壽命延長，其功甚偉。疑其皆乘夙願，爲茲山而來。鏡師既不及觀厥成，則益願器公長齡久住，使後學有志者嚮慕而觀感。而輕法徇私之人，若見若聞，或者愧屈知還，洗心而易行，則法門大幸夫。余之祝器公，豈以私也哉。

心素大師八十初度序

歷觀宗門大老，建立法幢，開人天之正眼，攝龍象以羣趨，聲光被於無窮，殆未易悉數。若乃含輝隱跡，而孤風逸格，逈絶時流，尙差不乏人。夫顯晦隨宜，清任各尙，標致不同，其可敬慕均也。然宗風日靡，方服之士，率趨熱鬧而苦寂寞，於是頑鈍禪流，黃口僧雛，莫不翹翹然希囑累而侈登場，狙詐猖狂，徒供有識者之笑具。吾甚欲得山間林下一二老古錐，眞修實履，不求聞達者，以匡其弊，則今心素大師其人也。師自早歲遍歷保社，默策潛鞭，灑然有得，不受諸方熱瞞，遂還錫甫中，就寶慈古地，結數椽以居，刀耕火種，枯淡自甘，師徒數輩，而清規整肅，如臨千衆。衲子造其門，必加勘驗，不輕放過，以故多望崖而退。吾未及趨下風，親緒論，然聞其梗槪，則師之所得可知矣。噫，末法巧僞，高者釣聲名，卑者獵利養，彼見山林高蹈之士，方嗤以自了漢，孰知自了正未易易，不能自了而能了人者，吾未之聞也。況苦節以律躬，貞風足砭世，則豈但自了而已哉。師姪孫照拙從余有年，操履泯默，無躍位之意，殆不愧其家風。値師初度八十，走山中爲上壽，欲余效一言。夫我法中，年臘之高，不足爲重，然如師生平所樹立，其在今時，落落然如長庚之橫曉天，峩峩然如蒼松之依峭壁，固宜久住世間，使後生晚學，景慕而興起，則法門之大慶，吾又安可以無言也。

賴衷覺居士初度序

人在世間，孰不願壽考者，人於所親者親之，所友者愛之，孰不願其親

友之壽考者，常情信然，而以理準之，必其人之能自立，爲世所重，壽考乃足貴也。岢瑣瑣然於世無足重輕，雖如龜鶴長齡與金石弗敝，吾猶將以爲無年也。人而有以自立，得其時，履其位，才力之所施者博，德之所被者遠，固賢者所願。卽不得其時，無其位，而濟人利物爲心，歷夷險久遠不改其度，雖所施不博，被不遠，其事爲尤難。吾閱人多而不數見，是以獨重賴君也。君溫陵名族，世居金谿，其尊人以義俠名鄉里，嘗扞文網，中危法，君毅然以身代，受窘辱，卒能自白，人以爲誠孝之感。性倜儻坦易，重氣誼，喜拯人於困厄，有魯朱家季布之風。然識遠而行端，不植黨援爲詭隨，人又以此多之。中年値改革，所在寇擾蜂起，生靈糜爛，君竄伏遠僻，若將俛焉。及喪亂稍平，餘氛未戢，君則還鄉里，糾合丁壯子弟，約束訓練，勤守望，嚴捍禦，寇至輒摧破之，相戒不敢犯。鄰郡有巨盜，出沒山谷，盤據滋蔓，刦掠無虛日，提臺檄君，聯絡鄉壯捕治之，君偵得其要領，因恫喝賊黨，令殲厥巨魁，賊徒遂解散，君報命幕府而退，口不言功。郡邑有期會，徵歛胥役勾攝，藉聲勢張皇，人皆鳥獸散，君出身接代，因曉諭劑約均平，於是公事辦而民不至重困。君豁達汎愛，家儉中人之產，而座客常滿，交遊之困乏，窮人之無告者，有所需求，必厭其意，家以故益落，而君之所行，無變於初也。夫使君得行其志，所施必有可觀，乃蠖屈輿湶，才力僅及里閈，聲譽不達於州郡，時既無搜羅草澤遺逸之科，又無當道有力者，爲之推挽，而君亦不求聞達，宜其困窮以老也。君晚歲自命曰衷覺，若有悟今是而昨非者，守雌處柔，豪氣皆盡，喜從方外道人遊，其趣向又如此。歲壬子，月在嘉平，君初度符大易之數，長公亨薇來山中，求余言爲親壽，余於君爲舊友，素重其人而歎其不偶，而亨薇昆仲皆妙年，攻苦力學，氣日遒上，飛騰可期，君將享期頤以受晚福。夫孰

不願君壽者，豈惟壽君，又足爲鄉里好善慕義者之勸，吾所以津津然樂得而颺言之也。

募供法雲體和尙七十華誕序

法雲高峙，得心印於雪峰。劍水逆流，遡眞源於濟北。栴檀圍繞，龍象奔趨。若乃嚴以律身，同高庵悟之樸素。原以載物，有上藍順之慈和。十稔於茲，四應靡倦。聆塗毒者，偷心永息。受金錍者，正眼洞開。如斯光明寶幢，實乃像季標表。西堂某人，蚤事巾瓶，親承衣鉢。幸値從心初度，願祝無量壽尊。啓告知音，共修妙供。剎竿扶起，煥佛祖之風光。香積移來，增水雲之意氣。此事大家有分，若人好自承當。寶藏無邊，從信心流出，蓋天蓋地。法幢在望，欣慧命延長，歷古歷今。祈拈來阿堵淨財，共成就此鋪功德。

重興圓覺寺序

距晉邑治西北七十里，有寺曰圓覺，山木幽奇，似別有人境，峭壁千疊，殆神劃鬼斧之所削成，蒼涼斗拔，孱顏可畏。水源甚遠，衍流過寺前，滙爲石潭，黝碧淵然。溢流而下注，奔騰跳瀑於百仞之谿，雷轟鵠翔，不可名狀。秋冬水縮，垂虹委練，界破青山，俯瞰無底。嗟乎，纏擾火宅之地，倘一踐斯境，塵勞亦當消釋，況心迹雙泯者哉。寺廢百年矣，尙名其水爲圓覺漈，豈非所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乎。夫常住之相，則爲實相，雖成住壞空，相尋於無已。而此實相，不變不滅，世出世間，若緇若素，若迷若悟，有情無情，無不依此常住實相而爲建立。何以故，法如是故。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正謂此也。余昔偕道侶探尋此地，悠然樂之，思縛把茆蓋頂，向钁頭邊過此餘生，而業風驅遣，事尙有待。今聽公禪德，乃亦訪遺蹤，知予素志，過

我雪峰，欲共出隻手，扶起砂盆，豈非時節至而理自彰者乎。雖然，此一片田地，阿誰不在裏許，但辦直心，則拈一莖艸作瓊樓傑閣，乃自心常分，不假他術。聽公但持此語，舉似知音，共相建立於常住實相之間，俾若緇若素，皆到此地時，聽山色溪聲，說八萬四千偈，將箇箇登古佛道場，人人入圓覺境界，我則爲其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寧第託山水之幽奇，共栖遲游息之樂者哉。

蓮華峰募修佛閣序

武榮多佳山名刹，附郭而近者，惟蓮花峰最勝。山顚攢石，峭拔蒼倩，如芙蕖之映初日。依石爲亭，供奉觀音大士，則太常蓮峰黃公之鼎新也。倚亭爲閣，像設如來世尊，則郡守鳳崙傅公之倡建也。登亭而騁望，則高山遠海，悅目盪胸。陟閣而瞻禮，則玉毫金相，攝心澄慮。是以躡屐而遊，懷香而至，踵恆相錯。滄桑而後，兵燹洊及，遂致荒墮。有石居上人，披荊闢蕪，來茲掛錫，蓋十有年所。鋤月耕雲，篤爲杜多之行；經聲佛號，勤依叢席之規。而數椽之瓦，雨射風吹，幾同樹宿。不獨衲子無所依栖，金容亦將冷落。用是惄不遑安，欲啓告檀信，共出隻手，求山僧一言，代爲露布。夫佳山名刹，或遠在絕巘深林，而大心檀那，不憚揮金建立寶地。今茲山之勝，密邇城闉，嵐光樹色，如撲眉睫；晨鐘夕梵，盡入耳根；則不忍其剝落頹廢，諒必有同情者。上人但踵門以告，其曠達高流，欲抒登高之賦；諸上善信，欲植福田之基，必有聞吾言而首肯。則丹楹碧榭，將觀成於不日矣。

徵輯僧鑑錄序

光明幢爲人天之標範，古尊宿乃學地之典型。代代不乏英靈，門門皆堪唱導。所以高懸智鏡，則狐魅潛蹤。激盪玄風，而旃檀振馥。光前耀後，纘祖裕昆。世有傳人，名垂法苑。欲芳蹤之槃列，賴鉅手以蒐羅。

是以正續高僧，瑣篇既成於曩代。禪林僧寶，椽筆又勒於後賢。法窟英流，音徽不墜。宗門哲匠，面目長存。列像教之鐘鏞，備緇林之蓍蔡。爰自宋季，洎乎明朝。花葉蔚其流馨，曹源衍而愈遠。或親承乎衣拂，或遙遡其門庭。或大機大用，弘開爐鞴。或一邱一壑，不露鋒芒。施設不同，標致匪二。然而哲人已往，後生何聞。逖躅難稽，孤芳易謝。末學趨於誕僻，魔外益以猖狂。異喙爭鳴，前後隕墮。某等不揣固陋，欲事表章。爰羅諸方之見聞，用成一代之釋史。集名僧鑑，軌則叢林。其有解行雙全，道風高妙。一言而宗綱以定，至德爲衆望所歸。接物利生，謝名隱跡。皆足以臚存方册，砥柱末波。若其知解支離，名實差舛，無煩青汗，以息雌黃。某跡愧周遊，綆窮汲短。測祇同於海蠡，見猶覆於醯雞。敬瀝鄙懷，廣咨同志。共効搜採，速就編摩。庶足則能徵，無傳聞異詞之紕漏。而述而不作，爲嘉惠後學之津梁。小子翹然，法門幸甚。

募修東壁禪菴敍

扃關却掃，存老高靈觀之門庭。偶地安居，柳子贊江華之標格。故知田地穩密，常得坐臥經行。無奈風雨飄搖，尤須拮据將着。靈叟禪德，法苑上流。味西來之眞詮，面東壁而觀妙。近者毘嵐振怒，屏翳爲災。八表同昏，萬靈胥困。傾湫倒嶽，袈裟角未免沾濡。破屋壞垣，古廟中漫云躲過。數有成壞，事在鼎新。墻壍堆頭，瓦礫熾然常說。紫雲深處，砂盆正好同扶。拈莖草建立刹竿，現成公案。開寶藏莊嚴佛土，佇望同人。

無雲上人血書法華經序

無雲開上座，血書此法華經，攜來慧泉菴中，稽首膜拜，求憨老頭陀某而作弁言。某盥手焚香，合爪稽首。發函諦觀，光彩煥然，映於眉目。驚喜讚歎，得未曾有。應知此經，從上諸佛相傳，互相珍重，歷劫不

異。無非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至我本師釋迦牟尼如來，欲宣此義，而五千退席。則知此經甚深微妙難信之法，雖聖師在日，尙有狐疑。而上人乃能發此大心，刺血繕寫於後五百年，實爲難事。然昔人爲法忘軀，至捨身以求半偈，頭目髓腦，皆無所惜，則上人此舉，亦非甚難。唯貴乘此正信願力，精進不懈，尅期取證。如天台智者大師，閱斯妙典，打失眉毛，覺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上人能作如是觀，則爲正觀。見忘執謝，二我俱空，則是血書一點一畫，皆是一一如來放光動地，從爾面門出入。智者不先，爾亦不後，靈山一會，還在今日。衣裏有珠，不從外得。便足慶快平生，亦令諸見聞隨喜者，捧持供養，發大恭敬心，大歡喜心，我知是人悉爲此經之所攝受。薰染種智，長養慧命，永不退轉，當來必定蒙佛授記。則此段因緣，自他俱利，功德眞不可思議。雖然如是，上人未瀝血時，未伸紙落筆時，妙法蓮華經，畢竟在甚麼處。咄，憨老頭陀，不可更饒舌去也。

陳孝廉血書孝經序

頃聞陳孝廉，蓋英儁伉爽之士，今春二月，相遇於榕城之開化寺，則儼然僧相，意趣枯澹，與前所聞者大不侔。孝廉自言，既無意於世，願行頭陀行，徧參名宿，了決生死大事。傷世亂家貧，親沒十有七年不克葬，而祖先柩皆在淺土，每一念至，心魂摧隕。既無可奈何，則於佛前誓願，刺血寫孝經百本，庶幾人子之知有其親者，見聞感動，成其區區之志。因發篋出其書見示，血淚相間，朱殷滿紙。嗟乎，誰非人子，而不爲之泫然。然刺血寫經，吾教中多有。世儒動引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文，用相譏訾。而不知以愛其身體髮膚之故，爲其父母僇者，吾亦多見之也。推孝廉之心，豈不以身父母之身也，親之不能葬，身何有乎。所以迫切煩寃，不得已而出於此。榕城士君子，尙風義，能

急人之私。孝廉夙昔之分，豈無范堯夫其人，吾知此舉不難耳。然孝廉爲親故，自出其血。吾教中有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身爲父母說法。夫骨肉既還父母，則以何爲身，說甚麼法。於此見得分明，此生父母，他生父母，悉皆得度，則報親已竟。俗士驟聞此言，鮮不以爲虛誕。孝廉有志學出世法，試將世間一切順逆我人之見，蕩情滅謝，至於根塵雙泯，心如牆壁，忽然撞着自己爺孃，方信吾言不謬也。

福州西營觀音閣緣序

觀音堂在榕城南西營，剏建於天啓丙寅。其地枕烏石，挹金峯，背郭面疇，平遠緜邈。瞥到斯境，自然眼界開張，心地平坦。惜其棟宇卑淺，未稱大觀。前歲福廬時學和尙，避地寄錫於此。公法眼圓明，德風高劭，先出世漳州岱山廣巖寺，後住福廬，衆恆千指。及寓居此地參徒，撥草瞻風，戶內履滿。公雖處環堵，率衆行道，如在廣巖福廬時。常躬親持鉢以供衲子。某與公法門昆季，因省覲雪峯老人，輒相過從。公謂某，三山省治之地，雖列剎相望，而挂搭無所。吾意就此建院宇，使往來得所依栖。公未幾退居香城，遂遷化。未歸前一日，作書囑其上首自光，尙惓惓於此。又嘗示夢於某宰官，俾結勝緣。則知公雖在常寂光中，而接物爲人之心，曾無間斷。適雪峯老人應緣住慶城，自光以此上啓，老人大韙之，因爲規畫。於堂後搆杰閣，以安大士聖像，闢廬舍以待十方雲水，命某一言，告諸仁者。夫衲僧乃佛祖之命脈，供養衲僧，則是供養佛祖。何以故，是人於路途中忽得休歇，身心輕安。從此任運騰騰，游行自在。則途中家舍，原無分別。化城寶所，亦非漸次。如是福德，實爲希有。某憶與福廬共商此事時，猶如昨日。因拈向作家檀那，共相建立，圓成福廬本願。既屬知音，便應出手也。

白石寺募化香燈田敍

距莆郡治五十里，有白石古刹，環山迴壑，別有山川，其上則宋鄭夾漈先生著書處也。勝蹟久湮，鐘梵闃寂，金碧埋於瓦礫，栴檀鞠爲荊榛時節因緣，實有所待。某雲水多載，思一安放蒲團。采隱千峯，嘗到此地。喜其林泉清邃，人境安閒。且法幢之遺迹猶存，名賢之高蹤可挹。思拈莖草，重建刹竿。而經始之初，四事多闕。敬瀝一言，啓告知音須知空王寶殿，大家有分。正好共出隻手，扶起砂盆。白石山頭，再煥雲峯之色。紫金光聚，重續香火之緣。佇望運出家珍，成就此鋪功德。人天欣仰，福不唐捐。

募修天心洞後序 代黃繼翁

距南邑可六十里，有洞曰天心，居邑治之東南，祀鯉湖九仙，蓋里中善士鄭君某所剏建也。先是鄭君感奇夢，及遊此地，矚山水之幽勝，悟至人之指示，遂搆棟宇，以棲仙靈。其居也，傍層巒，面峭澗，雖不及仙溪九漈之鉅觀，而懸崖峻壁，叠翠披丹，飛泉噴瀑，跳珠浴鷺，一邱一壑之奇，亦神仙之離宮別館也。以故乞靈祈夢，咸如響應。即高人逸客，虓幽選勝而來，踵恆相接。某山居密邇其地，筇屐頻經，愛其林壑致佳，既重整治靈祠，又因岡巒向背之勢，搆造佛閣，旁列精廬，丹雘熒煌，頗具莊嚴。晨鐘夕梵之音，與澗壑琤淙相響答，於是遊履無虛日，琴樽嘯咏，欣賞留連，足稱一時之盛，蓋崇禎年間事也。星霜變移，世殊事異，嘯聚不逞之徒，實偪處此，毀傑閣棟樑，營負嵎巢穴，遂使如來寶地荊榛，神仙窟宅，不蔽風雨。某廢棄餘生，學邵平之瓜圃。龍鍾暮齒，依慧遠於東林。雖欲重還舊觀，而心長力短，徒有永嘆。幸天心厭亂，世境肅清。曩之封豕長蛇，烏咻盤據者，或嬰國法之誅戮，或受明神之糾殛，芟夷略盡，否泰循環，鼎新有兆。有靜素上人者，慨然欲肩其事，勸行募化，而檀那鄭君取仲，唱言以啓同心，懇切暢達，甚

悃鄙懷　因効一言，相爲慫慂　惟願大心居士，捐阿堵之資，噓已灰之燼。稍脩廢墜，以待時緣。雖一簣之功，將九仞可俟。又使遠近見聞，知兇橫跋扈之受報不爽，轉盼殘滅，而諸上善人當物力困絀之餘，勉於爲善。此念不衰，正如樹木之生意萌動，雖石壓泥封，而怒生勃發，必暢達而後已。如斯福德，未可涯量，其爲觀感而儆勸，不既多乎。然則髯頭陀之爲此言，又不專在此事之觀成也。

龍山寺募鑄銅鐘序

婆娑世界，以音聲而作佛事。聞性通達，了無隔礙。是以佛制，梵刹必設洪鐘。扣擊之間，十方洞徹，上智之人，反聞自性。中下之士，暫息塵勞。阿旁夜叉，釋嗔生歇。阿鼻無間，罷苦停酸。其爲功德，眞不可思議。是以招提崇建，歷代遵依。安平古寺，建自隋朝，供奉千手眼大悲觀世音聖像，千有餘載。鐘梵無間晨昏。前年以遷徙地界，遂致荒蕪，寺宇僅存，蒲牢已廢。幸茲展界，復屬內地。上人某不憚勤勞，拮据經營。遠近善信，發心贊助。雖燈焰重光，而鯨音猶寂，是爲闕事，普願諸大檀越，十方善信，從寶藏以拈來，鎔赤金而鑄就。業簴高懸，圓音時震。諦聽咸發慈悲，幽明並資解脫。如斯勝因，無上福田。啓告仁人，全圓妙果。

重興崇福寺募緣序

崇福寺肇自有宋太平興國間，在泉郡東北隅。堪輿家以爲郡龍入脈地，屬生旺之方，宜建大刹，以壯藩屏，崇福之名，實本於此。當時延子琦禪師，爲開山第一代。鯨鼉振響，龍象交參，法席極一時之盛。自此泉中人文蔚起，戶口殷繁，由宋迄明數百年，常甲閩中，乃知形家之言，信不爲誣。明代中葉，漸以凋零。如來寶地，鞠爲茂草，遂至淪入民間，識者憂之，以爲此寺所關非小。崇禎末，運鄉紳李雲賓兵憲，併爲

精舍，塑如來寶相，以存古蹟。然只爲供燕遊貯歌舞而已。李公謝世，時值鼎革，益復寥落。時雪峯亘大和尚，開法月臺，見之盡然。尤有奇者，寺傍石塔，巋然猶存，已將傾圮，傍生榕樹一株，爲之支撑，始得無恙。於是大師捐金，築砌塔基，使永堅固，爲興復地。有參戎孫公諱龍，信向三寶，乃於李家鬻精舍而有之，謀於大師，擇任住持。時有杭僧正一，能行頭陀行，露頂跣足，寒暑一衲，承大師命來居，二十餘載苦守，以待時機，而因緣不湊，春間復旋武林，命其徒石居嗣住，勉以繼志遂此弘願。値時倥偬，遷延有待。茲幸干戈解息，金湯無恙，意天時人事，否泰循環，擬興復爲全郡造福。求山僧一言，啓告於大宰官居士，共成勝因。夫此寺之廢興，關闔郡之休咎，以古徵今，的然不爽。縱不從佛法起見，而有心世道留意民瘼者，一聞斯事，當無不踴躍而共贊襄。是以山僧不憚饒舌。所望各捨淨財，共成寶坊，使千載招提，重返舊觀。凡一切有情，見者聞者，望剎竿而作歡喜想，睹金相而發菩提心。集諸福德，感動龍天，共相擁護。地靈復轉，旺氣攸鍾。登生靈於衽席，游春臺之熙皞，在仁人君子，諒未有不同此心也。敢伸露佈，拱俟揮金。謹序。

重修靈應巖募化敍

紫峯靈應巖者，文愈大師顯化道場也。師近鄉李氏子，宋皇祐間，童眞棄俗，梵行精修，屢著神異。及報緣已謝，跏趺長往，容色和暢，異香浹旬。於是道俗駭慕，卽其肉身，塗飾金像，於坐化之地，興建招提，則今之巖宇是也。肇跡以來，垂七百載，靈爽丕著。祈問休祥，其應如響。若其媟侮，罪譴隨之。豈非果位再來，出沒游戲以昭羣蒙者乎。昔人謂神通妙用，大乘不貴，然滯此而論，其義未圓。末法衆生，習氣濃厚，我慢山高。不尊三寶，造諸過咎。菩薩愍此等故，示現神

通，使其因畏生敬，因敬生信，因信起悟。破慳貪而喜捨，化嗔恚而慈悲，轉癡闇而智慧。則業因永謝，福果增榮。故知種種靈徵，非顯異以炫俗，乃悲智之方便也。某與同志道侶，來茲覽跡，旣欽慕前徽，又樂其巖壑幽邃，遂掛鉢懸瓢，與祖師結香火之緣。而遠近緇白，企慕祖風，踵每相接。惜院宇多年剝蝕，近歲兵燹之餘，薪木垣牆，益復毀墮。慨然有意更新，而檀樾孝廉黃公啓漸，不謀而合，力倡此舉。昔建立茲寺，近地望族善信，勸緣贊助居多。繼志述事，是在後昆。益發善心，廣行化導。須知勝福田，人人有分。揭開無盡藏，信手拈來。所謂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理事合，而後登寶地。睹金相，仁者力善而日休，過者慚悔以滌慮。同風一道，趨向菩提。則祖師之願力，眞有不可思議。而諸上善人之福德休聲，且與紫峯高峙，並突兀於千古矣。

龍華寺玉震禪德五十初度敍

僧者佛祖之慧命，故其人不可不自立。傳佛祖之慧命，在契其心。不契其心，卽據其位，言其言，名存而實去耳。契其心，卽不據其位，言其言，而慧命終有賴也。佛祖之心，公心也。其識，正識也。心惟公，則無人我。識惟正，則無生死。至於無人我生死，則佛祖之道盡焉矣。有志於佛祖之道者，由此焉已矣。他雖至者，吾亦不能知也。末法浸薄，人多矯僞，任情生滅，則不如不存佛法知見，而坦夷其心，正直其行之猶可貴也。是以吾數往來仙谿之幢山，而知震公之賢也。幢山之麓，其寺曰龍華，震公住持三十載。堅忍足以幹事，忠信足以服人。提挈綱領，歷險夷不改其度。而其心常欲得大善知識，來闡法化。歲壬辰，同檀那以書幣敦請吾師亘和尚，不果至，蓋八年於茲，此念未嘗暫忘。黃檗隱和尚，偶至仙谿，師請於本山登堂說法，遠近傾悅，仙邑數百年所

僅見。師居恆曰，吾祇爲伽藍守此山，須其時至，會當有大轉法輪者。寺有海會塔，前住者惑邪言，不敢修治，百年來安厝無所。師毅然重建，歸者乃有所藏。昔黃龍所山主，架造院宇，皆合叢林體格。或曰師不會禪，何須如此。師曰自有說禪者來，院成，遂請積翠南禪師爲住持。潙山普同塔，拘陰陽之說，去寺遠，親臨之，禮不能繼，空印禪師，始改卜於本山。西崦覺範大師，作記以張之。是二者皆古今美談。師震公未嘗出叢林，入保社，而舉動暗與之合，蓋由於心公而識正也。師是歲初度五十，解住持事，蓋將游心於物外者。余旣數從師游，稔其生平行履，足以膺多祉，享長齡。抑頗有進者，以其心之公而至於無人我之盡，則無邊身也。以其識之正而至於無生死之盡，則無量壽也。如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虛空齊年，究竟堅固。佛祖壽命，所以亘古今無變異者，不越一念之中，自證自得。若夫致頌祝於華嵩，効呼吸於喬松，則誠不足爲師道也。

音釋　絲部

楔（音屑根謂之楔根門兩旁木也又法也救傾之法門楔也）　沆瀣（上杭上聲下音械露氣也）　壒埲（上音愛塵合也下音塕土墮聲）　痀瘻（上於上聲下音閭曲脊也）　嗇（音色慳也嗇夫掌虎圈者）　綴（音拙聯也又音贅義同）　沁（侵去聲滲也又以物探水也）　伉（康去聲直也）　攄（抽居切音樗舒也）　鉥劌（上音述長針也下音貴利傷也）　瑣（音鎖小也卑賤之貌）　捍（音翰抵也衛也）　殲（音纖盡也書殲征殲厥渠魁）　偵（音稱探伺也）　劑（齊去聲分也）　渫（音牒波貌）　閈（音翰閭也）　黝（憂上聲微青黑色）　惄（音溺憂也）　闉闍（上音因下音都城內重門也）　逖躅（上音剔遠也下音濁迹也）　喙（音誨獸口鳥喙）　紕（音批繒欲壞也）　朱殷（下音煙赤黑色）　劭（音邵自強也）　杰（同傑）　闃（傾入聲寂靜也）　雘（汪入聲善丹也）　炰烋（上音庖下孝平聲氣健自矜貌）　芟（音衫刈也）　慫慂（上縱上聲下音勇勸也）　跋扈（上音撥下胡上聲縱恣強梁也）　業簴（業大板也所以飾懸鐘鼓簨簴上聲鐘鼓柎也橫曰簨簴音巨直曰簴簴上加大板爲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故曰業）　蠹（音虢傷蠹也）　譴（牽去聲責也）　浸（音侵浸淫漸漬也）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竹部

門人照𢗅錄

法孫海印重編

序

湛虛耆宿八十初度序

昔孔聖之論仁，曰樂山，曰靜，曰壽，將謂仁者但躭處㟧巖，屹然無所動於其心，如木石然，遂以長齡而久視乎。聖人立言之旨，應不如是之淺且近也。夫仁則心純，心純則體寂，體寂則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無去來今，如是則一座須彌盧相似，故借是以形言耳。然則高峯峭壁山也，市肆閙藍亦山也，一念不生靜也，萬機肆應亦靜也，喬松等算壽也，殤子同倫亦壽也，非强而同之，法如是故。然吾觀於世間，凡慈祥鎭定之人，往往享遐齡而膺厚福。若夫輕佻憸刻者，縱負聰明才穎，亦託無所就。則又以聖人之言，無論淺近深廣，而各有合也。仙谿湛虛耆宿，隱於靈山巖五十年矣。其潛鞭密鍊，吾無得而窺之。若其居身之坦易，接物之和平，則固可謂之仁者。翁之於此山，位置泉石，部署果樹，選徑移壑，具有巧心妙理。終日矻矻，嗜好不少衰，察其意似千駟萬鍾，不足以易此山之樂也。余昔訪翁山中，相與踏壑穿林，迥然意得。因謂翁殆見道而忘其山耶，抑見山而忘其道耶，抑復體與山合，不知山之非我，我之非山耶。翁但笑而不答。今又十稔矣，山之泉石益蒼然以邃，果樹益蓊然以蔚，翁之顏渥丹而體矍鑠，無改於昔也。昔趙州八十行脚，翁今正與齊年，果能於脚跟下，明此一段大事，則十世古今，不異當念。雖阿僧祇刼，不能擬其壽量，不妨笑他老趙州，虛費草鞋錢。卽不然，而以世理推之，如翁之厚德長年，由耄耋而躋期頤，使輕佻憸刻之徒，知聰明才穎之未足恃，而以道德爲趨歸。則翁之久住世

間，有裨於法門，良不淺也。是則余之所以壽翁也夫。

獨耀師初度序

百年之內愚智紛如，而皆爲名教之所笲束，聲譽之所誘勸，氣節之所激盪，文藻之所熗炫，才術之所驅使，貨賄之所黷浼，强威之所懾伏，聲色之所煽眩，流離之所折消，騷屑之所拂亂，業緣之所罥絓，燕安之所滑溺，種種分別，種種愛憎，種種取捨，種種成褫，高卑不同，而總不出生死之樊籠，則亦臧穀亡羊，勝劣無判。獨耀子十載聞其名，今秋於檗山見其人，接其談論，讀其文辭，如吾前所言，卑卑者不足道，至於名教聲譽氣節文藻，耀公素所樹立，世方以此重耀公，而耀公獨自歉然也。今冬入芙蓉，依我堂頭老漢，參叩已躬下事，仲冬十九日，耀公毋難之辰，營齋請老人爲衆說法，開佛知見。耀公爲余言，願無始以來，種種緣染結習，從今日死。種種福德智慧，從今日生。以前此四十載之春秋爲他生，以今日爲初生之一日，子其何以語我。夫伯玉五十而知非，耀公若此，大過古人。然雖願力所期，猶屬生死岸頭事，耀公是慧業文人，英烈漢子，直須一覷覷破，一斬斬斷，將世間一切愛憎順逆得失彼此之見，盡情放下，放至無可放處，兀兀呆呆，峭峭巍巍，直得寒灰爆發，頂𩕳眼開，則知成佛作祖，猶是戲論。迴視世間諸相，如漚生滅，如塵聚散，灼然非眞，然後運平等心，顯奇特事，入煩惱海，行異類中，無可無不可。雖然，耀公久居黃檗，習聞法要，則視此語，大似殘羹餿飯。然某久在殘羹餿飯中過活，不知其餘。則今日爲耀公上壽，只得拈出。耀公笑余貧兒餉客，盡於此也，余愧矣。

郭价人鎭臺華誕序

文武之道一也。古昔盛時，風氣淳厚，先王教化道隆，士皆習於禮樂詩書，以及射御戰陳之法，薰陶長養，以成就其才，故其時之卿大夫，有

事則爲軍帥，載於史傳，可考也。後世教化道微，兼才益寡，文武之途遂分。然而英俊之士，其立殊勳於當世者，往往能投壺雅歌於几席樽俎之間，抑何其儒雅雍容也。蓋惟整乃暇，惟整暇故能應猝而不驚，臨敵而益壯，此將家之本事，彼氣矜拳勇之儔，烏足以知之哉。价人郭公，生長燕冀之區，果毅驚悍，宜出於風氣，分符來惠邑，時適無事撫綏，行伍恬然，不動聲色。俄世局一變，來郡中握兵柄者，虎視眈眈，欲兼併自爲雄。衆乃憤懼，諸營羣起而攻之。惠，孔道之衝，公恐其舉螫於我，乃率衆邀擊於郭門之外。雷迅飈馳，矢不虛發，衆皆用命，逐奔摧潰，僵屍相屬，邑遂以安。然數十里外，遂爲敵疆。於是諸鎭來集，兵以萬計，公調護其間，不吴不揚，民乃無譁。及事定，諸鎭帥皆移去，而惠鎖鑰重地，乃倚公爲長城。公益嚴斥堠，謹干掫，保障加毖。其暇日則延致賓從，談說詩書，琴樽嘯詠，鈴閣肅然，不減昔人之風流，然後知文武道合，而公才之不可量也。惠，山僧父母之邦，飫聞風烈，頃暫至其地，公枉車相顧，延之幕府。略其丰采奕然，舉止甚都，聆其言論，英發而練達，誠當今偉丈夫也。仲秋既望，公懸弧嘉慶，惠之士民，家頌戶祝。余惟公家汾陽王，以王忠嗣裨將起家，及唐室再造，元勳第一，中書二十四。考其富貴壽考子孫之盛，有唐三百年，一人而已。蓋皆其盛德大才，忠誠報國所致，不徒然也。公春秋方鼎盛，器量非常，及汾陽之年，何事不可爲，惠邑如斗大，似未足展其驥足，奮其雄飛。然發軔之初，適如汾陽當日。若乃冊懋功，分茅胙，遐齡繁祉，與相匹休，則固執券而俟之矣。

賴母傳孺人六十初度敍

德義貞良，人之所以自立，而顯榮富厚，儻來者不可必也。古之士，先其所自立，而緩其所不可必者，故其品行，常出於正，今則反是。豈惟

士將父母之所教責，亦在彼而不在此也。故為之子者，多苟合妄營，以當父母之心，而遂喪其立身之大節。然則雖其子之不才，抑或父母之過也。以余觀於賴母傅孺人，可不謂賢乎。昔者，吾友傅井公，於學無不窺，於文無不能，隱遯自高，不屑世利以終老。余每造井公，而賴子日生嘗侍側，緝學嗜古，一以井公為師，不汲汲於功名，常私怪其能如是。既乃知日生之母氏，為太守鳳崙公之孫女，井公兄女也。林下風氣，厥有由然。傅，賴江鄉望族，孺人席其庥，顯榮富厚所飫聞見，獨能去華膴之習，裙釵蕭然如寒女，事尊嫜，相夫子，孝謹著於閨門，其於誨督諸子尤力。中歲夫君見背，日生昆仲未成立，孺人擇師使就學，夜則篝燈親為口授經義，必背誦成誦乃已。又多頌說古賢君子砥行立名之事，使知嚮慕，故諸郎皆彬彬進於儒雅。而時命不猶，僅叔子列子衿，餘落落如故，孺人無所觖望，但勉以力學束身，以待時也。世事多乖，家亦稍落，孺人捨里第，同諸子棲居山谷，年寖老矣，而織紝自力，水菽為甘，有終焉之志。嗟乎，今世之士，所以進取乎顯榮富厚，多不以其正，而積學自好者，反詘焉。習俗漸人，雖素所稱談說詩書識義理之丈夫，亦將不免，況於閨閣乎。使孺人之責望諸子，或出乎是，日生昆仲，欲慰其親之心，褰裳濡足而就之，以自喪其生平，或未可知。惟孺人之責望不在乎是，日生昆仲，得以讀書慕古，砥礪名行，無隕穫之憂者，非藉母氏之賢，何以得此。孺人今年六十，頗信向淨土之說，聞日生從余遊，輒色喜，豈特於世味澹薄，意又將坐進此道也。日生求余言為母壽，孺人媿其節，嗇其報，造物殆將酬以晚節，壽考福祿，執券而償耳。吾尤願日生昆仲，益自奮勉，體母氏之心，以古賢君子自期，無卽匪彝，抑邪僻，學成而名立，得時則駕，卽不得時，使孺人猶如尹氏母，以祿養，不如以道養之怡怡也，則所稱德義貞良，吾庶

幾見之矣。

楊孺人七十初度序

無隱師與余同邑，余齒倍之，無隱為僧乃先余。居郡之開元寺，梵行精白而好文，無雜交，賢紳士皆愛重之。余亦樂從之遊，因知其母孺人楊氏之賢也。無隱尊人許莘宇公，性跌宕有逸氣，壯歲歷吳越，凌江淮，流寓乎中州，不以時返，則高堂憂之。孺人婉順承志，奉甘毳必備，疾疹藥餌必謹，俾其親怡怡然忘子之遠游，康寧壽考，以究其天年。二人歿，佐夫子治喪，戚則有餘，禮無不足也。莘宇公中歲捐館舍，諸孤藐爾，而無隱最幼少，家壁立，孺人礪苦節，力女紅，夙夜無寐，拮据以撫其孤，俾克成立。今其伯仲，奉孺人之教，敦本有善行，且皆有孫矣。獨無隱少無俗韻，向釋氏，孺人亦割愛許焉。至於處娣姒曲有恩意，遇鄉鄰不失言色，其謹靜慈祥天性然也。孺人今年七十，就養於伯仲，則含飴而弄弱孫。就養於季，則齋素而樂法喜。天倫之樂，籍籍欣欣。回視中年，含苦茹荼，寒燈夜績，孤煢相對時，固大別。然孺人備德以取償於天，宜多受祉，不止此復。月吉旦，孺人帨辰，無隱徵余言為壽，余則安能。無已，姑言釋子之事。昔洞山以書辭母出家，其母勉之。慈明以白金壽母，其母卻之。睦州織屨養母，呼應之間，母以省悟。洞山之母，孺人所能為。無隱貧，固無白金之奉，孺人亦不屑此。庶幾節縮衣鉢，倣陳尊宿之風，漸誘默喻其親，識本來人，則無男女僧俗之異，又無生死涅槃之別，孺人以此為壽，非世之所為壽也。無隱以此為孝，非世之所謂孝也。是在無隱哉，是在無隱哉。

光際禪師竹院詩集序

唐人云，吟成五字句，嘔破一生心。三復此語，每歎古今才人，以有用性靈，事此末技，深為可惜。若衲子於此道，眞如蛇足兎角矣。雖然，

不作則已，作之則未易工，論詩者多擬之禪，此言其皆須妙悟耳。其實各有門庭，從上尊宿，間爲詩偈，皆本地風光，不屑爲詩人之言。至於淸晝齊己之徒，則斷斷以其詩鳴，不作一禪人語，亦可謂之各有所見也。夫皷中無鐘聲，鐘中無皷響，徵相攙奪，終乖本色。流俗阿師，才則不逮，又喜託詩名，間獵禪家讛語，文其固陋。下劣詩魔，得其利便，出沒筆端，因以號於人曰，我衲子之詩也，遇明眼則亦敗耳。光際師兄，性靈穎絕，早入南山老人爐鞴，洞徹心宗，兼精教典，每標一義，沛如懸河，非才人所能測其涯涘。及讀其竹院集，淸和圓潤，方之唐人，幾幾乎楚相衣冠而笑語。是故讀際公之詩，若不知爲衲子語者，乃師之不以禪掩其詩者也。余早歲頗學詩，晚更逃禪，其爲詩既不能肖古人，又不欲如流俗阿師所云，故雖時弄紙筆，輒自毀去，蓋深知此道之不易也。世之禪客，有能會際公之禪，又能如際公之不以禪掩其詩，然後可言詩，不則無寧已也。蛇而無足，兔而不角，豈有責之者哉。

晦文師詩草敍

衲子於詩，能則爲，不能則已。竊怪今稱詩者，以爲必不可少，才分不至，猶且爲之。於是以詩累僧，復以僧累詩，展轉不已，艾氣薰人，吾以是增歎。數年前入丹霞，乃得吾同參方濬兄之詩，如冰梨雪藕，沁人心脾，始可與言詩也。濬公爲余言，曩在武林始爲詩，蓋晦文師實爲發機。晦公之詩，有過予者，及予還溫陵，從晦公遊，二三年間嘗徵與談詩，蓋欲密察而陰求之，以探其所蓄。而晦公落落穆穆，若不相酬，予始疑濬公之言。無何，濬公至，謂晦公曰，幻公亦吾黨，可與言。晦公乃稍出其詩，余讀之而喜，已乃出而盡讀之，方信濬公之言不妄。而向之祕而不出者，蓋以我爲非其人也。晦公之詩，思深語健，似樸而慧，因拙爲巧，不屑爲今人之詩，又不求合於古人之詩，與濬公異路而同

轍。吾嘗許二君詩，濬公儁爽之致，刻露筆端。晦公淸奧之思，迴薄紙上，其大較也。又見二君互評駁所爲詩，雖微瑕薄累不少恕，相持不已，歸於至當，乃灑然意消，深服其相與有古人之風。益歎世之衲子，竊欲爲詩，非其才分，而沾沾自喜之可愧也。濬公既受囑爲宗門本色人，詩似非所急。獨與晦公相得至深，其所以坐進此道，必有十百於詩者。余又嘿察而陰求之，而未能得，顧獨稱道其詩。長卿不云乎，鴻鵠已遊於寥廓，而虞者尙求之藪澤，恐晦公終以我爲非其人也。

獨耀師擊竹集序

古之君子，不幸當世之變，幸而無當世之責，則尙可隱約以自全。隱約以自全，又不失其正，其惟管幼安陶元亮乎。幼安文彩無所表見，而圭璧其行，竹松其心，又落落穆穆，無矯然之跡，斯可尙也。陶公則不爾。藏其嶔嶔歷落之意於曠遠恬淡之中，其爲詩，出之以冲夷，遣之以閒適，尙不能無介然於懷。述酒一章，故爲之詭錯其辭，奧衍其旨，使讀者不知爲何等語，而悲響纏綿，百世下有知音者，以意逆尋之，又足哀也已。晞髮處士，生宋元之間，不得有爲於時。其爲詩，雖不及陶公之冲夷閒適，而悲而不激，隱而不露則猶有可取焉。且夫天下容有無可如何之時，而挾不平之氣，蹶張而出之，大以禍其世，小以賊其身，則君子之所畏也。不幸當世之變，幸而無當世之責，隱約自全，不失其正，吾知世之評管陶者，當不在孔北海駱丞之下列也。獨耀道兄，浙西男子，逃禪於檗山，著作甚多，發其胸中之侘傺，大抵皆淸壯悲淡，如霜天鶴唳，露砌蛩啾。近擊竹一集，蓋取皐羽西臺之義夫。皐羽閩人而客於越，耀公越人而僧於閩，身世時節，又適相似，宜耀公之有取於此。耀公問敍於予，自媿緇服十載，至道無聞，安能强與風騷之事。而愛耀公不能不愛其文，愛其文則愈愛其人，以爲顯言之不如隱言之，則

其爲皐羽不若其爲元亮也。言之不如不言，則爲元亮不若其爲幼安也。且矔公既爲禪學人，一切寃親順逆，融之以道心，豁之以道眼，則頓忘所知，自有香嚴之公案在，誠不必援竹枝而効西臺之慟矣。乙未重九後二日，笠菴某，書於檗山寺中。

三非禪師語遊草序

今之禪客，一跨入保社，便弄筆搖舌作小詩，沾沾甚自喜。噫，縱語言妙天下，雜毒益深，於衲衣下事，大似鄭州出曹門。叢林碩德之士，蓋深痛之。欲其掃除閒解，專趨向上一路，而氣盛心高者，輙期期云是徒爲拙者藉口。吾嘗欲得作家宗匠，從遊戲中示以語言三昧，奪其口而折其心。今讀三非法兄詩草，始大愜我懷。憶前十年，非公在南山門下，泯泯默默，志慮專一。內實曉了而外似樸拙，人其於詩，非惟不暇爲意，亦似不屑。迨遭黃檗惡鉗鎚，得到安閒地，一杖一笠，隨意放浪，歸隱斂石僅三載，忽振錫欲踏遍吳越山川，與余値於榕城，出此集見示，皆年來稱情信口之談，旨既遙深，韻尤清越，冷冷然豁人心眼。師自題曰語遊，命余著數語。余倦遊，又拙於詩，不足躡師後塵。然師卽東撞西撞，實不曾動著脚跟，雖長吟短咏，而實無一字一句。世之禪客，得到與麼田地，一任弄筆搖舌。如或未然，大有事在。

石晦禪師顢頇語敍

雪峯老人無恙時，余與晦公法兄同事巾瓶。晦公方英妙，思致敏銳，才辯縱橫，同儕皆畏之。余特頑鈍，於佛法無所了解，但不敢妄意卜度，以招謗法之殃。晦公於予，獨益厚善。予戲謂，人固有能有不能，吾不能言而能不言，君能言而不能不言，巧拙略相當，晦公不覺大噱，然此滑稽之談耳，余實心折晦公也。數年來，晦公居溫陵，英譽益播，賢士大夫好道者，皆樂從之遊。余颯然已老，頑鈍益甚，自竄於蓬藋鼪鼯

之區，欲以棄擲其殘年。今春乞食，暫到人間，謁晦公於開元寄雲菴。晦公出一帙見示，曰顢頇語，蓋拈頌偈語也。大抵具換斗移星之手，騁造冰起雷之舌，特出己意，掀翻古轍。余視之，正如於菟視水車，幾不辨端倪，超軼絕塵，若此謂之顢頇，寧有當乎。晦公欲以其舌頭，換人眼睛耳。同志者爲鋟木以公於世，晦公命予敍其簡端。夫擿䕶皷者，必雷獸之橛，別環寶者，必穿耳之胡。此話行當，自有具眼者賞音，余何足以知晦公。但綴數語，志相與之素，則不能無媿且羡之已矣。

良偉師詩集序

余丱角時，卽竊喜學詩，時方治博士家言，長者輒相規，謂且妨正業，不如已之。余意殊不然，嗜之益甚。其於詩，未有當也，而落落無所成，竟如長者言。迨入空門，悔學道已晚，痛除前習，不復厝意於編詠。間或拈弄筆墨，正如鳥啼虫號，自作自止，都無倫次。復自愧於道實無所得也。而詩思益減退，信天下之至拙莫余若。數年前，聞黃檗有良偉師，少年才雋，工爲詩。丁酉夏，至檗山，謁堂頭慧和尙，而偉公爲掌記室，晨夕晤對，因得讀所爲詩，巧思秀句，奔輳筆端，令人應接不暇。偉公方入本色宗師爐鞴，疑無暇於此。顧乃吐納風雅，綽有餘閒，豈非其天才超妙，與昔寶峯祥見景淳藏主山居詩，謂不減灌溪，恐後世以伎取子而道不信於人。而東坡爲思聰詩敍，則謂苟可以發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聽得道淺深之候。是二說，似相左，吾以爲顧其才分何如。偉公姿頴絕倫，當如坡公之所勉。如余之老鈍無似，則當守寶峯之所戒。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偉公聞此，必以爲通人之論也。

嬾雲集敍 爲黃檗維那問仁作

嬾雲子依檗山數載，名其居曰嬾雲室。禪餘爲詩，命其編曰嬾雲集。丁酉夏，余返自榕城，過謁常頭慧法兄，嬾雲子出其集見示，徵弁言余。既卒業，乃告之曰，有其實，無其名，君子弗許也。無其實，有其名，君子弗居也。何居乎。君之以嬾雲自命，世間實無一法從嬾而得。至閒莫如雲，方其滃泬輕搖，有似嬾者，忽焉白衣蒼狗，變幻不常，觸石膚寸，不崇朝雨天下。及其消散，萬里晴空，不留朕迹，雲無心焉，然謂之嬾且不可。君少年英發，勇於參究，佐叢林有聲，溢爲詩篇，皆雋異清妍，吾固知子之不嬾也。然以世之人，方汨沒於功利色聲，滑滑不知休，求其嬾且不可得。嘗試與之游寂莫之濱，息塵勞之累，或者因嬾得閒，因閒而至於無心，動如雲之行，靜如雲之停，則於其道也幾矣。宜吾子之托此名也，嬾雲豈眞嬾哉。

良喜駱先生自怡集序

蓋嘗考論文章之變，近古之作，必醇深而博達，近今之製，則儁慧而多奇。夫性靈匪異，而結撰不同，此其故，可知也。古者去聖未遙，微言猶在，士君子服其教，深於治性之功，見理明而信道篤，發於文詞，攄其所自得，起而可見諸行，言如其心，事如其言，有本者如是也。後之君子，於心學既非所急，而莫不求工於文，殫精竭才，務極其所至，非不生風雲於行間，綴珠玉於句裏，然而膚澤徒存，神理已去，揣其詞則韻合，措於事乃闊疏，亦文人之通患已。正德嘉靖之間，王陽明先生以良知之說，倡於浙東，有志之士，翕然從之，始知所爲心學。故龍谿近谿諸公，奉其師說，蔚爲通儒。不慧嘗取陽明集，伏讀而莊誦之，入理精微，而析義明豁，其沖融博大之氣，可謂閎於中而肆於外矣，顧此道近將寥寥。良喜駱令君，生長文成之鄉，咨稟卓絕，夙取大於劉念臺，於文成爲私淑，鑽研功深，渙然有得，遂肆力於千秋之大業。貫穿理事，

錯綜今古，出入乾竺，涵泳風騷，要其歸宿，一以陽明氏爲宗，粹然成一家之言。抱才晚售，崎嶇於塞垣沙磧，谿峒林箐之間。形之楮墨，不少損其天趣。及來作令桃源，凋瘵之後，撫字良苦，學道愛人，有言氏之風。緬維陽明先生，興絕學於百代，至於戡亂討逆，奏底定之勳。勒名鼎鐘，居歆俎豆，令君淵源有自，佩服不衰。顧但屈首百里，未足展其驥足，則遭逢之不同耳。令君裒所撰述，命曰自怡集，蓋其所得，不以窮達爲加損也。友人蔣君中美，剞劂以傳，將以嘉惠來者。吾願讀斯編者，深領其旨趣，不株株於語言文字間，如九方甄索沙邱之神駿，於牝牡驪黃之外，則得矣。

劉伯啓先生學益堂集序 代

上下數千載，英儁迭興，靈襟互攄，孰不言文，其卓然樹一家之幟，足以鳴當代而垂來茲者，其人可數也，可不謂難乎。其不足傳，良亦有以，非襲則詭也。夫優孟之去叔敖，遠甚，一襲其衣冠笑語，遂以爲叔敖復生，要見楚人憒憒耳，優孟豈眞有當叔敖乎，遇具眼則其事敗矣。文之襲者亦然，失則優也。畫家鬼魅易而人物難，人物無遁形，而鬼魅可臆造，世無鑄鼎燃犀之人，恣其謬悠，寧可窮詰，文之詭者亦然，失則鬼也。二者交譏，其不傳固宜。六籍而下，漢人最爲近古，其敦龐樸質之氣未漓，郎人品不同，而標致斐亹，各有可觀。降而六朝，汨沒於排駢纖麗之中，少能自振拔者。韓昌黎崛起於有唐貞元之間，與柳河東並駕共驅，力追古作，韓之渾灝，柳之峭潔，各自成家。歐蘇王曾繼起，始極文章之盛。然盧陵服膺昌黎，而悠閒容與獨出機杼，眉山父子兄弟互相師友，而子瞻不必求肖老泉，潁濱不必傳會伯氏，才分所至，各自生活，比而同之，便乖本色。數百年來，家隋珠而人荆璧，鍾事增華，絢爛已極。然而假孫叔之衣冠，幻牛蛇之俶怪，亦復多有。吾竊嘗

慨於中，未敢以語人也。劉伯啓先生，中州博雅君子，讀等身之書，深汲古之綆，揣稱今褻，獨深慕八家之文，沉浸寢處其中，服習既久，與之俱化。所著學益堂集，攀韓躡曾，已臻其體，至於根極義理，抒發性情，直而不肆，曲而不回，則全乎其爲鄒陵。劉子之文，非頫首於昌黎南豐廊廡間也。夫匠心期於獨妙，矩度出自前人，擬議變化，而文不可勝用矣。讀先生之集，令我懷抱俱盡，所謂永嘉之末，聞正始之音也。噫，時流易趨，古意難復，奏希聲以入里耳，吾亦安必其盡諧，要當有知音者，共欣賞耳。

林六英詩序

林子六英，故與明范道人交，深相得。道人歿，六英悵悵然，若無所與言，取道人所爲立志詩三十章和之，行吟草澤，以當哭也。余杖笠至三山，林子始相識，出其詩見示，命爲敍。余卒讀，爲之太息。若二子信有志者也，然欲余序之，則不可。何者。世間之志，在於立節義，明順逆，出世間之志，在於脫生死，超蓋纏，其道不侔也。昔朱世英謁王荊公於鍾山，公以其鄉里晚生，有志學道，因舉史伍員勾踐之事，謂二子設心，只欲雪恥復讐，而焦思苦心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若移此志，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覺範禪師從而暢言之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即棄去，其恥亦大矣。因縛五陰，未能超出，其讐亦深矣。以吳越之讐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逕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泰山毫芒，豈不惜哉。余志覺範之志，與六英固不相爲謀，然六英既自廢於世，則學道爲宜。以其至誠惻怛之性，勇決而力行，超三界輪，出五陰縛，如棄豕脂帽子，鶻臭汗衫，則如古所云。若但以其詩而已，則轟轟如疾雷之破山，噎噎如積磔之層冰，凄迷煩冤，激亢險促，蓋其所蓄積，知林子之志者，咸

稱之，余無所事贅。

陶石公印章敍

印章符璽之遺也，原於秦，盛於漢，變態於宋元，濫蕪於近代。古人之製，徵信符驗而已。觀其意似不屑屑求工，而樸雅渾厚，盎然有餘。後世施之翰墨款識，其用愈廣，作者經營意匠，極求工妙，宜其遠過於古人，而較之恆不逮。吾嘗譬之，正如古今文辭聲詩，古人直率其胸中所欲言，單辭隻字，膾炙千古。後之作，雖覃精殫思，而有所不至，豈時代壓人，不能陵邁，凡事盡爾耶。然古人不求工而自工，今人不極意以求其工，則又不可。夫時流易趨，古意難復，觀漢人之章，結構精密，氣象古雅，如見正人端士，令人氣斂神欽，不敢作媟褻語，此所以可貴也。鐘鼎籀史，畫家之貌鬼魅，爛銅急就，野服而入朝堂，意主出奇，不可典要。欲精此道，先須博極羣書，義類精熟，落墨之際，運思結撰，一印之中，向背得宜，一一字畫，各含旨趣，變化錯綜，位置既定，奏刀騞然，天眞爛熳，信乎小道可觀，非專心致志，則不得也。近古以來，趙松雪之清遒儁逸肖其書。文三橋之蘊精爾雅如其人。二公皆以其學問博洽，性情和暢，流行於手腕之間，時俗鐫工，豈喻此趣。何長卿學文，晚乃出藍。近代傑手，邈焉罕儔。予陡處閩海，不獲遍觀當世名流之作，其見聞交與，則有陳臥雲、江世鑑、傅井公三君子。陳規模漢篆，優孟衣冠。江古趣浸微，諸體贍舉。傅匠心獨妙，險絕爲工。江陳既逝，井公矜愼自好，非其人不可得。吾嘗歎此道寥然，不意近得陶子石公。石公志趣高朗，自其少小時，即躭此道。酙酌江陳，出入文趙，而志向以漢人爲宗，其合作者駸駸入於古，浮沉市肆間，往往爲不知己者詬厲，石公夷然不介意。每與予談，如函蓋稱，如水乳合，甚喜其道之不孤。石公每向人稱鍾期，則蔡諍虎釋幻公而已，余深愧其意。

石公方日事揣摩，其工蓋未可量，至於不求工而自工，則有候焉。石公當自得之，余烏足以知石公哉。

陳旭之山人客舟餘興序

旭之居士，去冬有吳越之遊，蓋樸園先生挈與偕行，余壯其暮年逸興不衰也。今秋還故里，予走訪之。旭之出所爲近體詩數十篇，閩水吳山，朋簪彥會，經其染翰抽緒，情景闢生。清音亮節，皆雅人之深致。旭之夙擅詩名，中歲復從樸園先生遊，如輞川之裴，曲江之孟，朝哦夕咏，相與切劘。晚年詩益工，持論益嚴。見近人之作，尖新險薄，强造浮豔，皆夷然不屑。茲遊也一雙老眼，賞窮江山，瑰偉佳麗，咸收笻屐。至於舊遊往蹟，景換物非，尤不勝躑躅低徊之感，胸中壘塊，一一於詩焉發之。老致紛披，宜其一往超詣也。余既夙慕尚平，薙染後宜無不可到，而　事未明，眺玩尚賒，轉盼之間，倏已衰邁。自竄蒿藋，今見旭之所製，牽引曩懷，殆如盲不忘視，痿不忘起，而濟勝無具，徒有永歎。昔宗少文晚憚登歷，圖繪屋壁，臥以觀之，撫琴動操，令衆山皆響。余亦老而倦遊，唯當取居士此篇，明牕淨榻之下，時時吟誦，秋浦狎遊，九華奇秀，幻出沓來，以當宗生臥遊，不亦可乎。

林伯奮集序

嘗讀淵明種桑長江邊之詩，喟然太息，傷其不遇時。至其終篇，乃云，「本不植高原，於今定何悔」，益歎陶公之不可及也。夫流極之運，古今多有，而守道之士，以驚之，則徇人矣，違之，則與天爭矣；徇人者醜，與天爭不祥，君子不與天爭，而不怨天，不徇人而不尤人，則其自處也有道。陶公塊然藏其身於詩酒之間，躬耕以守困，乞食以自汙，當時貴達，如王弘顏延年之徒，已翕然知慕，而尚論者至以爲隱逸之宗，士君子抱道不遭時，如此足矣。予前歲識林伯奮於三山，氣靜而言端，

君子人也。今歲重晤伯奮，喪戚毀顇，自言其年來，疾病困踣，無所不有，握手慨然。使伯奮肯從時俛仰，足自取榮耀，寧遂顚沛至此。而旣有所不爲也，獨寓意於文，辭多愀愴之音，志士失職，宜爾乎。雖然，君子之於道，守之難矣，安之尤難。守則不遷，安之則無悶。不遷而無悶，則心氣和平。其立言也，含至味於澹泊，寄深心於省靜，使百世之下，反覆諷頌，而想見其人如陶公，乃可貴也。吾願伯奮其以是也。

谿友大師冬吟序

四時代嬗，至冬而歲序成功。萬念紛飛，知道則情塵寢息。故王文公謂春起於冬，而以冬爲終。終天下之道術，其釋氏乎。谿友師之冬吟，意有取爾也。觀其格韵淒清，如寒梅冷豔，亭亭風雪中，撲鼻之香有自來也。或謂隆冬屆節，水落木凋，以喻禪家埽除開解，不立文字，何況於詩。咄，以此詩作文字觀，失却一隻眼。不作文字觀，亦失却一隻眼。畢竟作如何觀，明眼人試判斷看。

送清公長老住夕陽冥寂寺序

漳郡自昔多尊宿，大覺璉、法昌遇二大士，尤其烜赫者，故其鄉人，敬信佛法，入空門者衆。閩南多勝刹，唐宋以來，皆國王大臣爲檀護。捨宅捐產，動以億萬計，所以資苾蒭，不以饑寒亂其心，進脩此道者甚備。法久而弊，田衣之人，率皆優游飽煖於其中，故鄉人希望衣食入空門者亦衆。其尤不類者，竊常住以肥其家，造宅營產，動以百千計，吾不知所自始，然其巢窟蠹賊於吾門者，幾百年矣。若因果不昧，則後生大難，方且恬然而不悟，甚矣習俗之陷人哉。自吾少時，閩中宗風未著。獨樵雲常公大師，出於其鄉，以道德戒律重一時，衆稱希有。三十年來，宗風始盛，有志者知所趨向。然其爲蠹賊者如故也。清公生於其鄉，自髫齡卽知鄙若輩，出家於仙邑龍華寺，姿頴儁利，行業精勤，受具於吾師

亘和尙，遂造黃檗，執侍隱和尙者有年。隱和尙赴外國請，不偕行，潛隱舊山，專精探研。既乃躝然曰，古人爲此事，三登九上，吾株守何爲。因再適黃檗，依今堂頭慧和尙，昕夕請益，深領玄旨。雖一衆刮目，而清公欿然常不自足，堂頭以此益器重之。去秋聞母氏疾亟，踉蹌歸，已無及，但盡哀禮而已。里中人見清公敝衣草屨，踽踽然來，相與竊議曰，「安用是子爲僧，不見某某之厚貲，足以肥其家乎，而自苦若此」，清公聞之，若不聞也。鄉近同邑之夕陽山，其寺曰眞寂，唐章敬暉禪師薙染于此。宣宗龍潛時，與希運禪師所嘗憩遊，浴龍池遺跡尙存，蓋古名刹也。主者慕清公道行，請居之，今春自檗山受囑而來，將演化於此，晤余於龍華。因謂清公，以子平昔自立之不苟，今則據祖令，轉法輪，在此行也。四來之衆，以子所自證者，推而致之，令其入於轂中，皆知趨無上菩提，則大覺、法昌道風之盛，於此可再。即其次，亦交勉以澡德礪行，如樵雲翁之卓卓於時，亦可謂不爲鄉里流俗之所汨沒者也。法門之幸，其在此乎。清公稽首曰，謹受教。遂書以贈其行。

送石梁侍者還栖雲序

體眞和尙之道，晚乃大行於劍浦金沙之間，五坐道場，英靈衲子，川赴雲集，動以千指計。法乳所沃，十有九人，示寂於怡山栖雲，壽同瞿曇涅槃之年。緇素遠近，哀號思慕，如喪厥親，其嗣法子治喪盡禮，慘怛周詳，一依百丈規制。和尙於某，受業寺祖也，又同入雪峯之室。雪峯滅度後，豁山各別，音問闊希；和尙入滅隔歲，訃音始至。世變途梗，津送之禮，悉已後時，悲悼慚愧，交積胸中。今丙辰初秋，其嗣法門人明昆明宗及侍者道津，奉和尙遺命至山中，令超弘爲塔上碑銘及五會語弁言，於是和尙沒已三載矣。然老人末後一段因緣，不以他囑，獨拳拳於不肖兒孫，某雖譾劣無似，寧敢以不文辭。感泣從命，懼無以發揚光

彩，聊攄報德酬恩之萬一而已。每歎季世風漓，師資互相狙詐，聲名利養，籠絡鉤牽，追囑累之後，便同路人，甚至貶駁肆加，自謂智過於師，誑惑世俗。小人狡獪薄惡之狀，令人眦裂心痛。今栖雲諸子，獨哀慕歷歲不衰，爲老人末後一段光明，加意尤篤，誠足以愧末流，振倫風。而石梁津公，脫白黃檗，久居法席之盛，乃撥草瞻風，巾瓶多載，不以存亡易慮，襄事勤渠，心如鐵石，爲尤難也。知其宿昔，必有得力於師之深者矣。余筆墨役竣石梁，將同諸公還舊山，試將其得力底，打併身心，一拶拶破。驀見怡山用處，便是慶快平生，不至如古人負汝負吾，互相鈍置也。

送豁友上人遊鯉湖詩序

豁友大師，風規秀朗，襟抱灑然，清晝貫休之流亞也。兩度來溫陵，緇素輩咸愛重之。師於佳山水，時有勝情，杖笠所到，搜巖剔壑，輒哦咏流連，智仁之樂備矣。桂月風高，將返燕溪，念仙溪鯉湖之勝，思登陟以滿夙願，遂振錫遐征，凌險進影。我二三同志，皆有詩以贈其行。師至彼，睹湖光之瀲灩，聆湍瀨之砰訇，峭壁危峯，靈葩奇樹，目不給賞，必有佳句以酬答溪山，鏘鏘作金石響，則當飛翰報我，吾儕有作，拋磚之謂也。

送洞源師還潮養母敍

洞源師遊閩十餘載，去春領慶城老人命，丐於韓江，過家省其慈母，垂白皤然，傍無侍子，意甚愴焉。化事既竣，還寺爲知浴。解制後，決意南旋養親。昔皐魚遊不逮養，自傷而槁死，孔子悲之，以告從遊弟子，有辭而還子舍者，今洞兄意豈異乎。然道人之養親，異世俗，貴漸誘默導，能使其親知有趨向，以酬罔極，乃無負焉。同參兄弟，感洞兄志行，或有贈篇，不揣亦綴數言於簡末，蓋余實深負維摩之恥者也。

世間學道者，流宕各西東。寧知天眞佛，端的在家中。洞公出嶺表，梗質有古風。十載閩山客，磨歷多苦功。忽憶生緣處，鄉思不可降。毋子本天屬，在遠性自通。誰能闕孝愛，虛誕欺愚蒙。古人貴道養，口體非所崇。織蒲勝列鼎，華實殊汙隆。此意君已悉，聊亦攄我衷。行色春浩蕩，萱草森菁葱。[一]

樊氏家傳序

樊氏家傳者，樊翻逸少氏之所作也。樊於古爲著姓，代有顯人，閩之樊顯於有宋，宋祚既終，乃晦跡無聞，世次泯闕，今所存列自高皇帝，至今凡二百九十年。自始祖朗廷公至翻，凡九世。自其二世以捍邊功爲雲騎尉，至翻父以祿仕縣尉，他或儒或賈，至翻始登賢書，又不仕，樊氏之見於世，蓋微者也。世俗重門第，侈閥閱，不爾則以爲單族，不方幅齒遇。然褚淵尙宋主，爲齊佐命，而其子賁恥不襲封。馮道歷四朝，事十主，位極人臣，自謂長樂老子，千載下談之，尙有餘辱。季次、原憲、逢萌、梅福之名，載於史册，若滅若沒，而有志之士，每嘆恨其不同時。譬之勁柏貞松，無繁華美蔭，而挺特之標，令人望之肅然。若夫惡木連株，非不盤擭蓊鬱，而狐鼠之所窟宅，虵虺之所糾蟠，則人皆掉臂去之矣。今讀樊氏傳，無高官膴仕，足以薰灼當世之耳目，然位雖卑必行其道，處奧渫要於不失其身，人在所樹立，豈必權藉貴勢哉。逸少君既登賢書，非其時輒自放廢，處困而無悶，兢兢然懼玷其先德，讀斯篇，其旨趣可見也。然君自言其祖考皆皈敬像教，力爲善，生順而歿寧，君雖辱與吾友，頗倔彊不甚信佛法，與其祖父異，又何也。

爲賴日生居士求襄葬親序

賴子日生從貧衲遊，二十餘年，其氣韵嶔嵚，蕭然有出塵之姿，才藝文藻，又有兼人之美。每訪我幽栖，累月浹旬，相對甚樂也。自予屛居慧

泉，跡乃稍疎，近日至山中，予方欣良晤，日生乃有蹙其容，似有欲言而中輟者，余固問之，乃泫然曰，燦不幸，舞象時喪吾先君，世亂家貧，垂四十年不獲襄大事，意欲藉師一言以舉似於世交，庶其有濟。又竊自抱慚，所以默塞而不忍出諸口也。予聞而太息。嗟乎，傷哉貧也。此何等事而遲久若斯，自世俗之見，以爲不能自致，不足齒於人子，而實有不然者。昔宋石曼卿、章季默、李方叔，皆一代高流，范堯夫捨麥舟助曼卿舉先世三喪，東坡於季默方叔，既捐貲以助襄事，又賵詩勸諸同志，其贈季默，有一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邱山積。[一]贈方叔有「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之語。當時不薄曼卿章李之無能，而贊羨范蘇之盛德高風，至今未已。且以日生之才，時命不猶，不能自表見於世，又不能婞阿側媚，以取容苟得，以至此困也。日生豈忍忘其親哉。以貧故遲之又久，久而愈貧，事固有無可奈何者，亦良足悲矣。貧衲雖有薄助，猶涓滴耳。伏望仁人君子，於日生有宿昔之好者，施毛粟爲邱山之積，滋旱田以一溉之功。俾襄厥事，以慰孝思。夫盛德高風，何代蔑有，今人安在其不相及也。

贈駱粲生敍

吾鄉駱尙孺先生，萬曆中，以毛氏詩魁閩省，文名馳海內。韓求仲、張賓王、宋羽皇諸公，皆聞聲相慕，傾蓋定交。而吾郡蔣八公黃東厓二相君，復以毛詩起家，互相推重，旗皷相當，並驅爭先。先生英特伉爽，人如其文，惜享年不永，天碎國寶。令子三人，長逢孫，次維六馭六，皆能讀父書世其家。余昔與同里同業，交好甚篤。遭世板蕩，余既晦跡灰心，無意人世；而逢孫昆弟，三十年中相繼淪亡。追念昔日文藻風流意氣之盛，如雲散烟消，倏忽變滅。以道眼觀之，世緣虛幻，固自當爾，然尙不能無感於余心。今其後人益寥落，獨馭六君有子粲生，少而

孤露，母子相依，能自立，陸沉市肆，日營升斗以供菽水，而觀其胸次，殊不塵埃。每暇刻輒下簾拂几，左圖右書，手追心摹，又喜從道人墨客遊，淸言雅詠，終日不厭。雖處約食貧，而不作憔悴可憐向人之色。昔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吾始亦疑之，及觀世之氣燄薰灼，賕賄狼藉，一旦勢殊事乖，以齒焚身，不勝戮辱，求爲寒乞而不可得。而窮巷蓽門鶉衣決履之子，蕭然環堵，差無意外之憂，方信古人言之不誣。然而世人勢利薰心，卒迷不悟，非冥行走嶮以危亡其身，則婞阿卑汚躬辱人之行，以玷毁其家世，跡其所爲，有牛儈履豨之所不屑者，踵相接也。然則如粲生者，可不謂賢乎哉。詩不云乎，『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愛莫助之。』粲生其終勉之，持此而不變，以無愧尙孺先生之後人，則吾之所深望。雖然，此語未可爲今人道也。

贈王胄甫叙

在禎啓間，郡中有仲初山人，以詩歌書畫，擅名一時。其曠遠坦易，喜爲詼諧，澹於勢利，而與物無猜，以故諸公皆樂其和，高其品，尤爲張果亭相君所賞愛，贈詩所謂『王生高風誰與伍，筆耕墨耘守環堵』者是也。山人每至吾螺陽，則邑人士爭慕致之，君亦油油然無所町畦。余間從之遊，觀其酒態談鋒，未嘗不解頤而絕倒也。山人沒將三十載，世事倥偬，杳不知其後人音耗，而想其笑語風韻，尙時時在吾眉睫間。余晩歲有煩悶疾，往往致劇，近得偶至吾邑，有王胄甫居士來謁余，其笑貌擧止，甚似仲初，及詢之，果其令子也。余驚喜如見故人。居士精於醫理，因爲余診脈，投劑不數日，宿疴皆去。又以余爲其先君之友也，數過我不厭。余每見世之醫者，於脈理非能洞曉也，爲人療疾，頗視其症候，依古方，間出己意雜治之。凡人之疾，未必遂至於死，久亦當得瘥。故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而醫者常攘以爲己功，甚則誤投藥劑，

使輕疴轉得劇困，間至死亡者，往往有之，亦不知自咎，此俗醫之通患也。居士之居吾邑數載矣，初人亦不甚知之，其爲人按脈，懸斷其生死於數年之後，已而果驗，人始翕然異之。凡抱疾求診者，居士言無恙，則恃以無恐，處方療治，無不瘳者。活人甚多，不責其報。處約食貧，尙脩然有自得之意。至其與人交，談言微中，又酷肖迺父之風。昔蔡中郎沒後，有虎賁士貌頗相類，孔北海每呼與飮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况居士親爲山人之子，又其技術之精而且賢如此，吾之得君，豈特北海見虎賁之比也。若居士以其道行世，不責報於人，其取償於天，益未可量。吾旣嘉君之爲人，又深喜吾故人之有後，適將返山，遂書以爲別也。

引

同善錄引 代

含靈蠢動，形軀各異，戀生怖死，其性均也。祇緣定業難逃，果報自受，宰割刀機之下，展轉湯鑊之中，其爲痛楚，豈可勝言。然遇大心善士，有道仁人，發慈憫心，行方便行，因緣際遇，遂獲解脫。是以五百游魚，藉流水以生天，中山鳩鳥，仗簡子而出苦，典籍所載，理事昭然。而世間積習，捕取烹飪，安爲故然，此蓮池大師肉身菩薩，所以婆心滋切，苦口叮嚀者也。某挂錫龜湖，已歷年所，幸諸上善人信根堅固，慈力充滿，灼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遂屢有放生之擧，訂於每年四季月朔，各捨淨財，買放生命，於三寶前，爲授三皈，佛號經聲，以資津度。俾飛走潛躍，各遂本性，捨身受身，復生人天，其功德實不可思議。倘能不待放生之期，値彼阽危，量力隨緣，爲之拯救，其爲願

力，尤不住相。既以保全物命，脫傍生於苦輪，實乃長養善根，爲入聖之階漸。悲智齊彰，自他俱利。伏祈勿替，必能疾證菩提。凡我同人，各列芳名於左。

雪峯巖募粧佛像引

雪峯古刹，肇自唐季，義存大師之所建立。歷八百載，其佛像之莊嚴，月面蓮眸，具慈憫相。遠近緇素，瞻拜聖容，靡不竦敬愛慕，得未曾有。近者佛閣鼎新，而三如來像，以綿歷年代，金容剝落。檀樾蘇爾月爾源二居士，咸捐淨貲，各粧飾一尊，尚留其一以有待者，欲與十方善信，共建善緣，植福田基，不專於己，甚盛心也。夫愛畫龍則眞龍下降，嚴像設而眞佛現身，種種靈感，一切惟心。以玩忽承之，則無眞非幻，以精誠奉之，則無幻非眞。故知幻由眞立，眞以幻顯，若能斯義了達，拈無盡藏，結歡喜緣，則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俱從大心居士筆尖頭上放大光明，其爲福德，實不唐捐。敬申露布，拱俟知音。

靈應巖募化齋糧引

巖崖拙老，特少生涯。雲水高人，時蒙枉顧。媿福德之尠薄，致齋供之蕭條。香積未移，食輪誰轉。檢方而休糧有待，劈篾以束肚未能。賴有先佛之芳規，宜向淨檀而行乞。敢疏短引，用告知音。不蓄粒米供十方，請共圓斯公案。以此深心奉塵剎，幸勿讓彼當仁。

募城峯院齋引

峯擁化城，燈傳臨濟。逢時節而大轉法輪，有同人以廣脩供養。添花粧錦繡，砂盆管取同扶。打皷弄琵琶，渾塡相逢兩會。諸方漫說五味，何如信手拈來。一飽頓忘百饑，正好和盤托出。

化茶小引

名山產瑞草，發雨前之妙香。活火煎瀑花，破世間之昏夢。欲識箇中滋

味，正須翻轉舌頭。奈乏諫議之斜封，幸有山僧之採擷。歷千峯而問取。滿巨籃以攜歸。展開似剪春雲，嚥下眞同甘露。若會得溈仰父子昔日曾經撼樹來，正好學趙州老人逢僧便道喫茶去。特申露布，諒有知音。

普度緣引

盂蘭盆會，所以振拔幽冥，飽滿饑虛。獲法喜而沾禪悅，消夙業而釋冤愆。阿難啓其因緣，世尊垂其方便。三塗津筏，萬古遵依。憫滯魄之無依，念荒魂之多餒。雖果報莫不由定業，在仁人亦寧無動心。乃鐲地藏誕辰，敬就靈應古刹，修三昧之水懺，建斛食之道場。仗秘密之眞詮，合冤親而悉度。其爲功德，實無等倫。伏祈十方檀那，遠近見聞隨喜，共結勝因。既幽顯以均資，實自他而俱利。解冤釋結，無三災八難之虞。作善降祥，致物稔人康之慶。傾心喜捨，福不唐捐。

盂蘭盆會，拯拔幽冥，慶喜啓請，迦文親宣。爲耀暗室之明燈，濟重溟之寶筏。歷代相沿，雖云故事，實勝事也。茲卜地藏誕辰，聿修瑜伽法會。使一切有情，咸釋罪障。無邊含識，悉赴蓮邦。雖依先佛之芳規，接登寶地。實藉檀那之善念，共發菩提。伏望捐捨淨貲，充滿法喜。不但津梁下界，三塗有解脫之期。亦且滋種福田，六宇享昇平之慶。敬陳露布，啓告同心。

盂蘭盆會之制，繇來往矣。良以衆生業力深厚，墮諸惡趣，佛悲愍故，開解脫門。俾沾法喜，趨皈淨土。是以寓內叢林，際茲時節，無不依而行之。既以拯拔沉淪，亦爲諸上善人發菩提心者，乘茲方便滋種福田也。茲地藏誕辰在邇，雪峯巖中，欲遵先佛之芳規，建瑜伽之法筵。俾諸有情，悉證無漏。啓告檀那，共伸隻手。莊嚴供養，既喜發於大心；少分香花，亦助成於法會。誠所謂幽顯均沾，而自他俱利者也。共襄勝

事。便請特書。

音釋 竹部

憸 音暹利口也 迶 音由笑貌 矍鑠 上音钁下商入聲輕健貌 賄 灰上聲財也 黷浣 上音瀆垢也下淵上聲泥著物 慴 詹入聲怖也 絓 音壞

吳 音愚與娛同譁也魯頌不吳不揚言入自娛樂則歡譁也 噩 音諤驚也 干 水涯也 陬 音叟同藪大澤也 毖 音祕謹也 篝 音鉤燈罩也 姱 音誇好也

攙 插平聲攙奪也 鑣 音標馬銜外鐵也 陗 音笑峻也 侘傺 上嗏去聲下音掣失志也 蓥 音瑩通作蛍 噱 彊入聲大笑也 藋 調去聲草名

於菟 上音烏下音徒虎也 箐 青去聲張竹弓曰箐 瘵 音債勞瘵也 甄 音真 龐 音龐充實也 俶 音束作也 蕖 音渠 倀 音昌狂也又狂行不知所如也

嵦 艾平聲霜雪之白也又音宜 籀 音宙大篆也 謋 兄入聲 瞜 音僂 瑰 音規偉也 筇 音窮竹名可為杖 騖 音務馳驚也 嬗 音扇與禪同

眦 音恣目際 砰訇 上音烹下音轟水石聲 賁 音臂 倔彊 上音掘下音強梗戾也 顇 音萃憂也 溉 音既灌也 媕 音掩 賕 音求非理而求也

儈 音膾牙儈 町畦 上庭上聲下音奚畔埒也 疴 音阿病也 瘥 差去聲病瘳也 瘳 音抽病瘉也瘉音愈 阽 音店危也

雪峯如幻禪師痩松集 匏部之上

門人照拙錄

法孫海印重編

題

題碧湖楊居士所書妙法蓮華經普門品

楓隱居士慈親見背，煩寃毀頓，圖報劬勞。自惟此身髮膚腦髓，未足酬恩。惟有所擅筆端三昧，從般若緣，夙生薰染，妙通佛智，書此法華普門品經，慘澹工緻，用薦先慈，願觀世音冥力加被。書是經已，以授道友庸庵劉氏。惟庸庵子供養受持，悲喜交至。我觀楓隱孝思無疆，精純所積，溢於紙墨。鳳翥鸞騫，無不如意。豈惟度親，以此方便，兼弘法施。我觀庸庵表裏洞然，疏通坦易，視彼太君，同於己親，存歿靡二。楓隱庸庵各以至心，同作佛事，猶如帝網，光燄交羅，非雜非異。是眞

法身，如空合空，不可思議。而太夫人乘此願力，入三摩地，普及衆生，成於法忍，皆住佛位。道人超弘，隨喜讚歎，而說此偈。

題揭陽宦蹟圖册 諱化熙

石関上人，從旭巖張明府宦揭陽，館於衙齋者三載。張公賦歸，上人素精繪事，圖其宦蹟十數幅以示予。石関耿介，不妄許與人，則其事可信也。余繙閱再四，作而歎曰，審其時而後出，量其地而後入，明智之士也。若不審其時，量其地，思以濟世利人，俛而就之，獨非仁人之心乎哉。今張公之治揭，美政不勝書，而尤難者，揭本善地，世變後兵革蹈藉，又吏茲土者，率鷙酷而墨，而猾胥假之爲翼虎，民乃重困，逋賦捍網，每徵斂期會，縣至發兵卒從事，民弱者鳥獸竄，强者糾黨瞋目而語難，莫誰何也。公下車未幾，屏騶從，獨乘一羸馬，徧歷僻阻，諭以利害禍福，出於至誠。百姓皆感泣曰：民目中三十年未見有官人如公者，且他時里胥踵吾門，嗚咻搪揬，吾惴惴然治酒漿，充賕賂，尚未屬饜，將何以供惟正乎。幸今日乃有天矣，相告誡輸將，無後期者，奏課遂爲潮諸邑最。乃以暇力，修學宮，立里社，延師儒誨其子弟之俊秀者，躬爲之講藝訓行。若其豪右抗法而殃民，則痛搏擊之不少貸，邑乃大治，囹圄遂空。令聞被於閩境，疆域反正，深荷睿眷。而公以太君老乞歸養，囊橐蕭涼，僅攜潮橘數枚歸，曰吾入家門，以此博老母歡，使知兒淸白無忝先訓足矣。居無幾何，惠州內向，拊循安集，非良吏不可。且惠潮接壤，久耳賢聲，於是起公令龍川，公不得已捧檄行，以其治揭者治龍川，批郤導款，游刃當益熟。由此而當大任，盡發其生平所蘊，俊偉而光明，又將有十百於此者。然則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之地，無不可治之民，顧存其人之盡心。吾既信張公於揭邑，以此推之，則斷可知矣。

題林阿皡先生遊記

林皥翁以諸生起家國博，值河山更改，徬皇草澤，竟從容就義，以得死爲幸，何其壯哉。公歿十餘載，某來遊三山，聞其風烈，潸然涕出。讀其柘浦遊記二篇，錯綜煩沓，娓娓不能休，要可謂一往有深情也。余嘗謂成就世間及出世間一切法，必須具深心至性之人。但言無心是道，則槁株敗礫，皆可謂之得道，決無此理。世人於聲色貨利外，汎汎無所相關，小者如此，則重且大者可知。觀公紀遊，於友朋山水，與當時景物之興會，旁及一木一石，纖悉畢錄，如恐失之，其一段纏綿委摯之情，令人若可想見。嗟乎，一遊之不苟，況於君親乎。迺所以致身而殉節矣。所記與鬼語尤奇，忠孝之誠，通於幽昧，自公言之則可信。

題無隱上人詩集

唐衲子以詩名者，不下數十人。當時所推重，惟清晝、靈徹、道標，故其語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徹，如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宋明教嵩大師，衍爲長語以賛之。考三人在唐，以道風戒德稱於吳越。則語言之妙，有由來也。使道德不立，徒工辭語，如剪綵爲花，求其馨香。塗飾士龍，望其致雨。難矣。無隱師與余同里，脫白於郡之開元寺，雖在闤闠中，而意趣簡遠，如眠雲跂石人。經禪之暇，頗好哦詩，清瑩淡永，蕭然有出塵之姿。使極其所至，徹標輩可坐進也。無隱非沾沾欲以詩鳴，已致佳如此。豈非先立其大者，則天趣自生，而求工者反失之歟。吾雖以此題無隱之詩，願衲子之樂爲詩者，同領此語。

題怡石和尚泚筆錄

自余論詩，於衲僧不欲漁獵禪膚，濫吹風雅，意謂英靈之士，極才分所至，抹掇煙雲，點染月露，無非自己風光。而無才無識之人，寧反而求之不文不句，不失其本色，庶幾攙行奪市者，廢然自返。怡石師兄，宗門哲匠，吾儕所畏。其一機一語，如冰稜劍鋒，不可湊泊，豈有意見長

於筆墨。及讀其泚筆錄，陶寫性情，留連巖壑，於同人離合，像季凋陵之故，尤不勝俯仰。興會不同，聲情亦異。閒遠自得，深峻多風。雖唐人專家之學，未之或先。使石兄稍出其宗門牙後慧，隨意塗抹，猶當遠勝於俗流阿師，而石兄不屑也。夫衲僧念佛，尚應三日洗口。若稱詩而溷禪，正須十斛純灰耳。石公論詩，旨趣與余合，讀茲集不可以信我說乎。

題趙雙白詩

雙白之詩，如鸓雌叫霜，寒螿咽露，如層冰凜慄，如風沙迷淒，如鵋號晝，如鬼嘯雨，如劍戟相薄，冷光淩亂；如裂帛斷絃，音響促澁；如深秋絕壑，眺望增悲；如失路遠客，秋思欲絕；此其大致也。雙白幼失恃怙，貧賤孤煢，慞惶狼狽，無所不有，一一發之悲吟，宜其淒清孤鬱之足以動人，其合作置之李王孫囊中，不復可辨。至於褊狷卞急，叫噪不擇音，亦時時有之。今雙白既解世紲，入空門，則前之拂鬱憂愁，乃如他生隔陰，凡順逆變遷之代乎前，皆幻夢泡影所爲。可悲可怪之事，以道眼觀之，如嚼木札羹，無少滋味。回視向所爲詩，殆似作夢中語耳。雙白果有志於道，吾不願其爲詩人矣。

題晦文師所藏宋硯匣蓋

宋郡官郎中杜叔元，有古風字硏，工與石皆美妙，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後杭人網得銅匣於浙江中，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眞敬宗物也。後叔元子沂，以此硯爲潤筆，求孫莘老作硯志。莘老笑曰，敬宗在，當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東坡以爲此硯不幸爲敬宗所辱，四百年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硏時，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孫莘老一洗之。坡公此語，蓋滑稽之談，然深足爲狎處非類者之戒。今晦兄此硯，質旣堅潤，製復古雅，疑

是趙宋盛時物。幸不爲匪人所攫，尤可寶也。

題溪友師行卷

溪友道兄，別五載矣。今夏又到溫陵，入山相訪，空谷跫然，擾聆謦咳，肯爲余留數日，喜可知也。溪公出此册，命余作字，貂續諸公之後。衰劣久廢吟咏，輒錄舊詩二首奉呈，知余不復能好事也。溪公將入桃源，訪道舊，還憩紫雲，飽啖荔支，始返建水之幃，後會固未可期。溪公到燕溪，風晨月夕，脫復相念，但以此册展看摩挲，便是慧泉朽老眉目也。

書舊詩與黃俞弘

俞弘居士出先友傳井公畫册命余書拙詩其上，意吾已衰老，他時展此册，如見兩故人也。感其高情，欣然爲錄舊作數首。語句鄙拙，正堪以資覆瓿而已。俞弘存之，亦足當魯女判釵乎。

跋

跋石齋先生帖二首

余未脫白時，嘗以文字求正於石齋先生，蒙與此書，乃先生廷諍楊嗣昌，奪情被謫家居時也。雖獎許太過，而誘後進之心，油然可掬。追先生從顏平原文信國遊，片言隻字留人間，實爲至寶。喪亂以來，余所藏翰墨，遺失已盡，獨此帖尚存，信有神物呵護耶。戊戌仲冬，寓仙遊龍華，重加裝背，因復展覽，如見其伸眉抵掌，英氣淋漓，照人顏色，公眞不死也。

又

石齋先生詩，如沆瀣仙漿，非人間服食。書法遒逸孤騫，絕無唐宋人習氣，然皆先生之糠粃塵垢耳。自先生歿十餘載，吾遊世間少道及者，豈趨向不同，以其不類已耶。清公長老得此便面，書已殘碎，補葺爲方

册，獨寶愛之甚。道在世外，信其然歟。

跋清公手書華嚴經

余頃歲至龍華，清公方手書此經，見其用意精勤，運筆之妙，得心應手。及書成，裝池爲十六函，完整莊嚴，求余題其卷末。余謂清公未舉意寫是經時，已與華嚴會上諸聖賢，及至一切諸佛衆生，同遊華藏海，與善才童子把手，同入彌勒樓閣，乃至伸紙濡墨，却落二落三了也。雖然，勿作是念。世間籠統禪和，茫無所見，坐在無事甲裏，以爲極則，忽遇機境障礙，無自由分，皆由得處莽鹵也。昔大慧禪師未明映窗摩羅持佛語救產難因緣，湛堂爲設方便，終不能曉。後因在虎丘看華嚴經，至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云云。卽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涅槃心、菩提心尚不現起，況於起於世間之心，於此打失布袋，覺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故其生平橫說竪說，得大自在，則知此八十一卷中，一點一畫，皆是佛祖巴鼻，衲僧眼睛。後生晩學，置經不看，高談無根，以爲玄妙，大是險事。則清公之意，爲可尙矣。雖然，白的是紙，黑的是墨，畢竟如何是此經，請清公下一轉語。

跋傳井公畫册

井公先生，舉體無常人事。詩篇之餘，溢爲篆隸。篆隸之餘，溢爲花卉。皆古雅高潔，無半點塵埃。去歲爲修翁作此册，惜墨如金，絕去畫史蹊徑。使工者遇之，眞如邢婕好見尹夫人也。井公命予題其册末，未及濡毫，今夏此公遂作古人。昔東坡於湖州曝書畫，見文與可畫竹，爲哭失聲。余謂東坡蓋世人豪，未免俗氣。余今見此册，乃復囅然一笑。覺井公氣韻森森，在人目前也。

跋雪峰老和尙贈顏其琮居士敍

安平顏猶質先生，賦性坦易慈祥，蓋今世有道之士。持精醫術，意在濟人而不望報。二子其瑛其琮，皆妙得其傳。其瑛謹重敦篤，其琮通脫雋亮，咸綽有父風。余交顏公父子垂四十年，昔予承先師命爲化士，募造武榮金雞橋，先父忽嬰項疽甚劇，家書至，先師命急召余歸，顏先生自平聞之，馳百餘里至吾邑，視先父所患，而其琮適在惠，已先爲療治，猶質審其瘡勢及所處方，輾然曰兒所爲是也。比余馳至家，先父瘡已向愈，閱月而平復。大抵所用方，皆扶補血氣，不用峻刧，而收効安善，誠醫中之聖手。先嚴時有贈言紀其事，以頌其德，先師又爲此序，稱顏公父子之賢，因以風世，以濟人爲心，以友誼爲重，意又似不專爲顏氏而已也。其琮以二文奁藏篋笥，安平播遷時失之，意殊悵悵。先嚴文一時信筆所成，無底本，而先師敍載在語錄。其琮命余重書，搦管之際，不禁泣然。念先父棄某已十八年，先師遷化已十四年，而顏公父子高誼，在某沒齒安忍忘也。猶質先生春秋，今年七十有七，頤養恬澹，視聽未衰。而其瑛有子鳳詩，書生潛穎，文彩蔚然，以童子試，學使者拔置冠軍。稅駕已近，追風而逐電，將一瞬千里。仁者有後，積德必昌，此其見端矣。先師敍文，作於順治癸巳年，某今重錄，則康熙壬子歲，端陽後二日也。

跋黃孔昭山人眞蹟

余嘗閱諸法帖，率多弔唁問疾之言，將無翰墨之美，昔人不忍棄，又見古之君子，於親故休戚相關，眞意藹然可想耶。孔昭山人此詩，眞率老到，其抒胸臆，庶幾近之。其筆法蒼健，不似今人之書，睢盱姸媚，强作態度，尤爲可喜。子埥莊君，以儒行隱於藥肆，獨能珍惜此百年前一幅故紙，其嗜好去人遠矣。

跋學益堂詩集

某自蚤歲，卽喜學詩，顧無人指授，不能得其要領，意之所至，自哦自詠於環堵之下，如春鳥秋蛩，時鳴時止，都無倫次。後取古人之作，細加揣摩，見其命意鑄詞，良工苦心，乃始開慚，殆欲自焚筆硏。然以詩者陶寫性情，自導鬱伊則已耳。何必盡如道衡，怒戶外履聲，長吉嘔出肝血，以求字句之淸姸，希言詞之巧妙。故亦不揣醜拙，輒復形之紙墨。然僋父面目，終不敢擧似大方也。伯敵先生中州名宿，風雅主盟，某幸得託宇下，承命以拙草塵覽，先生不甚唾棄，則大賢之汎愛也。先生示以鴻篇，爲之指南，某繙閱莊誦，其氣骨之高，音節之暢，求之漢魏三唐，居然擅一席地。至於脫聲病之拘牽，掃格調之離合，如天馬行空，不受羈勒，巨鯨跂浪，翻攪滄溟，𥙷令尋行數墨者，規規而自失也。古人有云，詩必窮愁而工。如某者，瓠落蹇躓，似宜有當於此。而才分有限，徒作缶鳴。先生妙年上第，天路翺翔，異日登膴仕，據要津，以燕許手筆，黼黻文章，鳴國家之盛，乃所優爲。顧其所作，亦多侘傺牢落之感，豈窮苦之詞易工，聊試爲之耶。抑才高位下，動有掣肘，不得行其志，達其道，以酬其生平之所學，亦有未能釋然者耶。夫然，則先憂後樂，固先生素所蓄積，讀斯編可以窺其心。若乃沾沾然謂先生獨以詩豪，則未離藩籬之見，亦何以足知先生哉。

跋湯母趙太恭人節烈錄

予從劉伯敵明府，得讀中州湯伯孔所爲母太恭人行狀，婁東吳子容城孫公各爲之傳，明府復書其傳後示余。凜凜大節，照映汗靑。嗚呼，義重於生，豈不然哉。人孰無死，審處爲難。且夫當倉遽之秋，計無復之，顚隕不顧，容或有之。至立計於蚤，從容暇豫，延頸以迎白刃，不少挫屈，則非素讀書明禮義者，必不能也。蓋恭人籌之審矣，寧不欲家室安全，伉儷無恙，而危疆震疊，豺狼滿野，孤城無完理矣。使吾以其身累

夫子，不得一意負毋而逃。萬一不幸，使孝先公負終天之恨，則吾亦有餘責。惟恭人不自爲謀，令夫子蚤知吾心，得以無所顧累。至於毋子俱全，而恭人志願畢矣。嗚呼，豈第節烈，其孝與智，尤不可及也。伯孔君登甲第，擢翰苑，敭歷中外，得請於朝，天語旌褒，光賁泉下。天以完節榮名與恭人，復錫之賢胤，以篤其慶，報恭人不薄，又足爲舍生取義者之勸也。噫，改革以來，殉難死節之夫，間亦有爲紀錄以待表章者，閨閣之芳，易於泯絕，以吾所見聞，金陵宋氏女，被驅北去，至新嘉驛題詩郵壁，投繯而沒，所傳絕命詞，凄婉可傷。閩中則有莆陽林說孝廉姊，被掠赴水死。同安有婦人，亦被掠，投道傍眢井，挼不肯出，擠石壓之而亡。近乃白日現形，以告里中人，瘞其遺骸，爲立義娘祠，顯靈特甚，而恭人尤爲表表。吾竊疑如此類者尚多，意欲廣蒐遺軼，編摩成集，而首以恭人，使當世知烈丈夫之概，不必不在巾幅也。然吾老矣。屏居日久，耳目有限，不足發其幽光。庶幾有成吾志者，尚厚望於讀書明禮義之君子也。

跋賴毓誠書

昔人云，字爲心畫。每見曩時，端人碩士書法，皆雍容端正，肖其爲人。至近世人書，率多傾側險怪以求異。豈心術之微，流入筆墨，亦有不自覺耶。賴子日生，出其祖毓誠公冊葉見示，其筆法圓潤和美，如昔人所云，法本秦川，猶有承平貴公子故態。繙閱再四，令我低回。然毓誠去今，纔數十年，人罕知其名。蓋泉中習氣，所喜者必達官貴人之作，其他雖有殊異才能，亦不知愛重，不獨筆迹爲然也。昔文衡山之誄王一江，云：「一江生於溫陵，猶黃金出於糞土，」吾於毓誠亦云。

音釋　匏部之上

猾 還入聲狡也　娓 音尾勉也　泚 音此水清也　殜 音寮剔也　咳 同欬　婕妤 上音接下音予婦官　唁 音硯弔生曰唁　睢盱 上音揮下音吁視貌

姸 音延美好也　傖父 上音根鄙賤貌　敭 同揚顯也　繯 音玄繫也　眢 音宛井枯無水　摠 俗總字齊也又束之使正也　擠 音齏推也　姍 音訕謗也

譸 音舟譸張誑也

瘦松集

（利集）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匏部之下

畫佛像贊

正覺山前，法幢高舉。手把空卷，亦無剩語。帝釋前擁，比丘傍觀。而不動尊，原無彼此。座下蹲蹲金毛獅子，爪牙不展更威雄，匝匝清風滿寰宇。

南安令劉訥菴求二大士像頌

承台命作二大士頌，謹書呈上，大似操布鼓過雷門也，愧愧。然却有一問頭，若存此頌，則塗污大士不少。不存此頌，則埋沒大士不少。大居士是老作家，畢竟如何商量始得，幸勿吝慈，顒望顒望。

二大士像頌

手執瑤華，踞此狻猊。瀁瀁溶溶，孰駕雲車。週遍空界，茫無際涯。孰

知大士，不出那伽。

又

童子納拜，大士低頭。無量妙義，已竟倡酬。爾既禮我，因我禮汝。如帝網珠，非彼非此。

觀音像贊

湛湛青天，磐石巍巍。不起於座，視聽希夷。童子怡然，似契此機。却怪王摩詰也解與麼道，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三十二應無不可，良哉全身入芳草。燦燦圓明珠一顆，普現山河光朶朶。六根互用無雜惱，是名正觀非顛倒。鎮州蘿蔔青州棗，萬般還他出處好。

以大慈悲，運無礙智。六根互用，三昧遊戲。說無所說，聽亦非耳。觀音正眼，何者爲是。放過一着，落在第二。

又

渺瀰大海，嵂崒高岑。翛然宴坐，神觀靖深。入三摩地，無去來今。耳辨其色，眼觀其音。六根互用，究竟無心。噫，誰人知此意，空生眞善說法，昭文之不鼓琴。

觀音像頌

大士功德不思議，隨緣赴感如游戲。此方教體在音聞，大士善聽元非耳。優曇朶朶徹妙香，宴坐盤陀觀以鼻。童子挈瓶何所有，甘露醍醐無上味。舌根非取亦非捨，六根之用皆如是。生綃描邈者誰子，巍巍堂堂示現此。此相無實亦無虛，是故我願依大士。今我身心得安閒，如水含空鐘在簴。僚丸慶削張顛書，投之所向悉如意。

題開元寺而紹師所奉藥王菩薩像頌

紫雲開士深行願，置藥中衢濟諸苦。願以藥王加被力，獲斯劑者病良

已。衆生斯病從何來，入於腠理及膏肓。乃至八苦所煎迫，愓然憧惶生慚悔，則知此病是良藥。族醫不察其病源，以藥雜投還爲病。有大藥王顯妙智，應病與藥悉獲瘥。五金八石及草木，牛溲馬浡敗鼓皮，隨其所投得奇效，以菩薩識病源故。識其病源元無病，病藥俱遣得自在。如是甚深功德海，岐黃倉扁立下風。是故我今皆頂禮，皈依藥王大菩薩。

吳魚男居士畫摩利支天像求余作贊遂合爪稽首係以伽陀

我聞摩利支菩薩，靈通赴感爲第一。行住常居日月前，照燭大千無邊界。若人至心供養者，受持菩薩聖名號。所有種種諸好樂，菩薩能令悉成就。所有種種煩惱苦，又令消滅盡無餘。菩薩妙智神通力，如千水月一月攝。如寶摩尼非有色，而種種色能徧現。菩薩以此勝方便，誘衆生入佛智故。吳子筆墨之三昧，探微僧繇爲儔匹。幻出菩薩莊嚴相，靜深慈憫皆具足。我今瞻禮而贊歎，願與魚男吳居士，一切見聞有情者，同證菩提無上道。無所希求亦無得，與菩薩爲不速友。以此深心皈命禮，惟願菩薩作證明。

畫羅漢贊

項蒼笠，荷蒲團，孤雲野鶴與同閒，滿面春風開笑顏。脚跟下，誰躋攀，五臺天台任往還，騰騰信步是家山。

呂純陽仙翁贊

摵琴棄瓢囊，汞金盡拋撒。參得黃龍禪，不重長生訣。攜履入鬧塵，逢人隨手接。稽首呂仙翁，良哉大菩薩。

大士贊

天人師，惟大士。視衆生，均一子。雲爲衣，草爲履。挈波波，應有以。大千法界，何處不逢渠。小白華巖，未是安身處。

視者非眼，執者非手。大士無心，以應羣有。如澄潭月，月亦不私。如

春花枝，春亦不知。惟其不知，是以不窮。六根互用，咸證圓通。我等大衆，至心頂禮。能所空寂，誰爲大士。

水月分身，無剎不現。提起數珠，循環無間。俯首低眉，若有深念。大地衆生，驚也不驚。一念迴光便宛然，觀音突出那吒面。

巍巍宴坐，寂寂空巖。鸚哥不來，童子罷參。心行處滅，得無所得。撫沒絃琴，吹無孔笛。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了無遮障，咸獲圓通。

出山像

巍巍天人師，既睹明星已，抖擻起於座。持此應量器，而往何方所。鉢中之所有，醍醐甘露味。普徧於十方，一切有情者，一一皆霑足。而於此鉢中，亦不減少分。乃至未來世，無量無邊衆，受用於其中，此鉢亦復然。我今皈命禮，稽首大導師。願與此衆生，承佛慈悲力，皆得正命食。餐此禪悅味，法喜常充滿。長養諸慧命，究竟悉成佛。

佛像贊

劉庸菴居士既謝世，其子啓曜，於所居結壇，朝夕佛前，跪誦地藏經，觀想精勤，以資薦拔。乃繪彌陀藥師釋迦三如來像，傍列觀音勢至地藏藥王四大菩薩，池中蓮花，有一優婆塞，向佛頂禮，即庸菴居士也。昔人有父沒，而其子爲持佛號，至心不懈，迴向欲其往生。旋有人夢其父坐蓮臺趨淨土者，雲棲大師嘗紀其事，蓋感應道交，父子一氣，理信然也。今劉子此意，正同於是。比丘某，合掌稽首，而作伽陀。

世出世間惟孝道，充塞感通無不至。上自諸佛及衆生，無不崇玆爲德本。生事葬祭以時思，聖賢垂教之所立。善人達之稱令子。惟我金仙大覺尊，孝道深廣無倫比。欲報罔極深恩重，昇濟神明爲極軌。至心皈命禮持誦，大乘經典陀羅尼。能令亡親成勝因，往生安養淨國土。子今依

此作佛事，空諸能所體性空，亦無諸佛與衆生，亦無汝爺可度者。是則汝爺本來身，與三世佛無差別。如是觀者爲正觀，庸庵居士無生滅。

洗象圖　并引

余所見洗象圖數本，其布置用筆，大略相似。此幀乃錢舜舉所作，雖布置不異，而筆法秀潤，氣韻生動，非諸家所及。乃知他本皆優孟衣冠，此眞叔敖也。贊語亦似有得於禪學者，書法又遒峻可喜，古人有此段本領，故流行筆墨之間，自然入妙。俗史縱極精能，無關神理，雖工不足貴也。此畫洪君惟尙，以贈吾姪檀叢上人。寶愛之甚，求予爲識。然圖以表法者也，因系以贊。

巍然此香象，瑩粹無倫匹。不垢而不淨，云何事拂拭。我觀諸蠻奴，致力於湔別。寧知其本然，污染則不得。不如棄盆罌，盡卸諸羈靮。與彼二大士，同遊清淨域。草潔山泉香，行住皆自適。

接引彌陀

是慈悲父，愍念羣有。握如意珠，垂兜羅手。莊嚴淨土，本無差互。十萬億剎，不動跬步。咄，眞佛當前休蹉過，出門重疊關山路。

達摩贊

金陵殿上，輕犯逆鱗。少室山前，强分皮髓。道是安心已不安，往往事從叮嚀起。雖然一花開五葉，也是可已而不已。累他無限好男兒，至今拖泥又帶水。

玉震耆德贊

這員耆宿，祖席干城。性資快利，心地坦平。有時如石含玉，有時如雷轟轟。遇雲水高流，輒傾肝膽。惜招提常住，如護眼睛。五十年來波挈，端然行滿功成。誰向丹靑施好手，巍巍宴坐謝將迎。一念不生便契本，萬機任運樂騰騰。若問龍華祇這是，不須慈氏更下生。

竹叟禪德贊

維此上人，風神散朗。冰操自嚴，淸吟獨賞。十水活埋，雙溪長往。雖然格外高流，少喫一頓熱棒。耳中金環，身上氈帔。手裏貝多，端然幻出梵相。余闍黎，勤供養。若欲識得師眞，分明不在紙上。

鼓山爲霖和尙贊

踞雄峰之岃巔，毒鼓聲喧。挽洞水使逆流，波瀾潤大。門庭各自建立，虛空寧有疆界。此翁不動旗鎗，一任諸方納敗。宏襟偉度，盡來湖海奇英。深心冷眼，痛他稗販買賣。其斯謂永老人眞子，其能酬先壽昌不了之債者乎。

鼓山惟靜和尙贊

神宇端凝，氣象和睟。三十年來，精勤眞至。打失布袋，有甚巴鼻。幽棲巖竇，韜晦聲光。既被龍天推出，尙爾謙讓未遑。如斯器量深遠，道德汪洋。誠足荷如來之正法，砭像季之輕狂。倘謂不慧無端饒舌，一任舉似諸方。

青林重眉和尙贊

龍安老子，標格絕儔。踢倒劍閣，殺活自由。遭雪峰之熱棒，拓濟北之徽猷。運平等慈，海涵山負。展霹靂手，奪食驅牛。油油乎時雨之普潤，朗朗乎孤月之橫秋。通身泥水三十載，卸却犂耙便歸休。跡斂聲銷遺道韻，不令人見轉風流。

惟深師叔贊

凝重其質，睟穆其容。沉浸義海，肆外閎中。潛持密證，戒乘通融。建度親之淨社，竪準提之勝幢。因權顯實，丕振宗風。更有一般奇特，踏着上頭關棙，不受諸方牢籠，穠蕊繁華任過眼，蒼蒼獨有歲寒松。

聖華上人贊

山木自伐，膏火自煎。勞生膠擾，孰脫糺纏。惟此道人，所全者天。珠輪在手，密密綿綿。得無所得，忘彼蹄筌。童子滌鉢，挹此清泉。一勺之多，涵攝大千。湛湛澄澄，我心如然。不將不迎，無黨無偏。優哉游哉，可以長年。

續燈道翁贊

昔崔趙公問徑山欽師，弟子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而李衛公又云，出家學道，惟猛將可也。是二人者，一搦一擡，無非激揚此事，要視其根器何如耳。今觀續翁當年，値雲雷之方屯，扶再造之乾坤，誰不瞻仰。乃審機知變，介不終日。坐法空座，披忍辱衣。世上浮榮，視等泡漚。順逆二風，吹之不動。豈非所謂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者。噫，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斯。

法指者德贊

神觀肅穆，骨貌淸堅。祖翁田地，一力仔肩。冰心鐵脊，無黨無偏。四十餘載，行滿功圓。息機事之膠擾，自偶諧而任緣。松下風，石上泉，無情說法常熾然。樹爲蓋，草爲氈，空巖宴坐竟忘言。若此翁者，殆混跡漚和，而游心兜率之天者也。

自贊

這箇和尙，殊無伎倆。骨瘦皮頑，頹然天放。閣起拂子，抛却拄杖。明眼人笑他無衲僧氣息，知音底道伊少知識模樣。若依山僧自評自量，則心已灰口似磉。只合楊梅山中，雪峰巖底，咬鐵釘飯，嚼木札羹。夢不到寶華座，消受人天供養。浩浩說法遍諸方，令人轉憶西山亮。

拔兒求吾此像，晨昏瞻禮無失。此是孝行之常，究竟未爲出格。爾既在家修行，此意也須端的。覷破未生以前，方知一脈不隔。若此大事因緣，實非他人替得。所以道，父子上山，各自努力。

昨日雪峰，今日慧泉。灑灑落落，兩處盤旋。世諦一些不會，佛法丟在那邊。逢人慣說脫空話，閒拈白棒看青天。而今老朽龍鍾，只宜向空山埋影，那堪於鬧處交肩。咦，宇宙茫茫人無數，阿誰識得此風顚。

獃老子，孰比數。眼眯瞇，顚皓素。教窣窺，禪欠悟。佛不貪，魔不怖。國士筵中嘉招不前，鉅剎名藍屢延不赴。不是故與時乖，祇緣識法者，懼這等無面目漢。教小較短量長，不如自家吐露。形槁心灰憨頭陀，千界收將一坐具。

莊潤齋居士像贊

儀表脩然此髯翁，簪紱奕葉毓華宗。秀盎如春德之容，委蛇守雌不爲雄。虛舟游世如乘空，一任順逆之二風。和光埋照與塵同，晚歲好道師老龐。長齋禪悅屏葷醲，醍醐甘露沁心胸。蘭褱玉茁蔚芊茸，膝下承歡孝且恭。優游俯仰百年中，加持密行寓諸庸。互攝二諦皆通融，味道餐風樂無窮，不須雀躍從鴻蒙。

鄭木舟居士影贊

汎虛舟以度世，奉塵剎之深心。外和光以埋照，內歷落而嶔崟。逢場作戲，市隱陸沉。出芳菲之杏塢，經蕭索之楓林。問先生兮安適，意將訪子光於河渚，而觀丈人於漢陰者乎。

南泉鄭牧仲居士像贊

風神凝遠，骨貌淸巉。其淵博精覈而不求進之夾漈，嶔崟孤潔而有蘊藉之所南。著書百萬言，世不可乎深談。冰心冷落，華髮鬖毿。則宜晦跡銷聲，盡空所有，與瘦松老漢，共投老乎瞿曇。獨未知南泉先生之甘乎不甘也。

說

洗月軒說

廻龍寺在黃檗之麓，常熙尊宿所建。龍華別菴淸公，名其軒曰洗月。熙公之孫文見上人，今春晤余於龍華，求作洗月軒記。余謝不敏，而其請益力。不得已乃告之曰，凡爲說必曉其義，予老鈍智短，未解別菴所以命名之意，安能爲子說。且夫至皎莫如月，出碧海，湧金波，玉鏡飛天，冰輪輾漢，須彌盧世界，靡不在照臨之中，夫誰得而垢染之。縱令浮雲晦蔽，掩其光華，而實於月無與也。其回環碧落，淸輝澄徹，歷萬古而如新，豈浮雲去來，能爲之加損哉。惟心亦然。上自諸佛菩薩，以至四生六道，其圓明眞性，各各具足，無欠無餘。故曰，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明之，而成正覺。一切衆生業習濃厚，以之墮落諸趣。雖云墮落，實則此種圓明種性，靈光現前，但不自覺知耳。若欲見月，只宜撥雲，不應洗月。若欲見心，只宜消業，無事洗心。何以故，心無可洗也。有意洗月，我知是人未爲識月。有意洗心，大似靈龜曳尾，轉拂轉多，無有是處。豈不見寒山子道，『吾心似秋月，碧潭空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說且不得，何況於洗。所以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至於光景俱亡，則安知其孰爲心，孰爲月。又安知心之非月，月之非心。如是則卽心卽月，卽月卽心。卽月旣無能洗之心，卽心又安有所洗之月哉。予旣老鈍智短，反覆推求而不得其解，故不能爲子說也。雖然，別菴今之英匠，具大辯才。上人又早事巾瓶，從而叩焉，必說妙法，使余或得聞所未聞也。

啓傳上人字說

吾嘗遊行山間，兩嶂迴複，中爲大隧，窅然以深，廓而有容，空曠谽谺，欬唾之聲，有響必應，詑之似有神然，乃知空谷傳聲，非虛言也。道人之心，亦如此矣。夫吾心本虛，空洞無物。感則通，至則應，非有造作而能然。及人我築其胸次，嗜欲亂其靈臺，於是無明潛長，習氣橫

生，而天眞妙用隱矣。妙用旣隱，觸途成滯，不得灑脫安樂。若知此無明習氣，皆我自作還自障礙之者，則當猛省放下，不留餘情。使我知此還於本初無物，如空谷之傳聲，小呼小應，大呼大應，虛而靈，寂而妙，則其道寧復有餘事乎哉。上人名如谷，字啓傳，故以是告之。

啓韞上人字說

語曰，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夫玉，天下之至貴也。當其在石中，則人不知其貴。不但人不知貴，卽玉亦不自知其貴。人不知貴，乃玉之所以可貴。玉不自知其貴，此玉之所以愈可貴也。學道之人，泯然於山林，陸沉衆中，不事表暴，而內美自含，世有卞氏，乃別其爲至寶矣。雖然如是，不琢則不成器。克治身心，去其瑕玷。資於師友，受其攻磨。圭角不露，文彩發越。然後連城之價重，而垂世之徽遠矣。若其器質淺薄，過自矜詡，樂於炫燿，則是抱鼠朴以自珍，衒燕石而求售，徒供有識者笑。韞上人能自愛，如石含玉，而不蹈於輕薄炫燿，則德日進而道可成，是所謂法寶也。

敬牧上人字說

夫出家者，求無上道。一切情好旣以蠲除，一切受用務從減省。所以然者，打併身心，無他及故。簡之爲義取諸此。若夫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時時觀照，常自檢束，則實未嘗簡也。不然之者，以懈怠爲自然，以放逸爲解脫。自狃便利，不求精進。雖以是爲簡，乃昏惰耳。有志衲子，日乾夕惕，爲一大事。居身無媟褻，接物無傲怠。志氣淸明，操持嚴淨，以直趨無上菩提。則情緣受用，不期簡而自簡，其成道也易矣。傳曰，居敬而行簡，此之謂也。別菴長老，名其孫曰明簡，字敬牧。余因廣其意，爲之說。

銘

松雪硯銘爲傅井公作

偉哉此石含敎龐，黝光淹靄紫雲容。背雙鉤竹疎靑葱，勒者松雪歸井公。四百年來彈指中，銘之者誰弘瘦松。

井公松雪硯與賴日生請余再銘之

塊然片石，鑱竹其底。松雪制硯，蓋遊戲爾。後四百年，落於溫陵之市。傅君得之。以與賴子，賴子蓄之，百朋不啻。吾見此硏之閱人也如傳舍，其去人也如弊屣。不知其後當遺所不可知者何人，蓋千百載而未已。

圓覺硯銘

與道余上人遊金谿圓覺偶得小石因以爲硏

我獲斯石，金溪圓覺。文字之祥，復反于樸。

方竹杖銘

廉不劌，虛爾中。侶者誰，瘦松翁。

傳

許又侯君傳

君諱聯光，字又侯，唐衡州刺史許公稷之後也。世居泉郡，祖諱某，始遷惠安。好善樂施，嘗還人遺金，鄉里稱之。生三子。長文學公諱朱棟，次諱某，次孝廉公諱朱。文學少有儁才，美丰姿。大學士史文簡公，妻以兄女。舉丈夫子三，君其長也。天姿穎異，文藻夙成。總角就試，邑令會稽陳公，詫爲奇童。及冠，郡侯殷公拔以冠軍，學憲周公錄入郡庠。君旣文名籍起，而襟度谿如，風情逸發。於是邑人士無不願交驩。未及立年，自以爲非是也，更折節潛精，博稽載籍。搜求義奧，必窮根柢。至於周旋折旋，動依繩檢。邑人士又無不敬慕，奉以矜式。高明之家，爭置西席。子弟經其指授，皆學行交脩，成名者衆。君居庠二

十年，國步斯改。邑里阽危，累歲而君亦遲暮矣。春秋五十有六，嬰疾而終。凡在交遊，靡不嗟悼。嗚呼，才不彰施，德不休顯，則時之爲也。初，君父少時，夢人以登科牓其門。其姓名上爲許朱，下字以手按之，因自名朱棟，遂進泮。未幾以目疾廢。生平著作，纂註五經諸書，盡以授孝廉。孝廉稟兄敎，登賢書。君從孝廉受其學，孝廉二子又受業於君。長內光有聲黌序間，次巖光成進士。一門之中，叔姪兄弟相師友，以克有成。故邑人言家學，咸稱許氏云。君傷父疾廢，孝養備至。脩脯所入，以奉甘旨，惟恐不得當。撫弟遺孤，恩踰所生。與人交，恂恂和厚，久而益摯，此君百行之大者也。君近四十，始得男學衡，自敎督之。童子試，入泮。君沒三載，遂舉明經。學優行篤，昌大而宗，其在斯人。惜君不及見也。

雪衲某曰，余與君同里閈，少相善，以兄事之。又同歲遊泮，凡藝業筆硏無不同。余壯歲頗跅弛，君恂恂不苟言行。顧吾兩人相得無間，然其必有合者矣。及余入空門，與君跡益疎。間獲見君，欣然悃款猶昔也。君沒，余走哭之哀。學衡請爲先人傳。知君莫余若，誼不敢辭。蓄之十餘年，不能下筆。今余已衰老，恐遂溘然，負宿諾，乃泚筆志君生平大略如此。嗚呼，世變以來，士多蕩檢同流，失其所守。不則又矯强亢厲，以忤俗乖時。二交相瘉。君不詭隨，不崖異隤正，順以此自終，詩所謂溫溫恭人矣。

黃道榦傳

黃君道榦，吾先人之表弟，長余數歲，幼相狎也。君儒者，有至行，又能詩，兼通日者之學。自余入緇門，離合不時。近過我山，浹旬相對甚驩。一日，謂余曰，我老矣，自推其祿命，恐年壽不延。自吾四世以來，僅吾一身有三丈夫子。長者遠遊，十年不歸，存亡不可知。幼者在

抱。中男年十五，有如吾一旦溘然，願以爲託。如謝客陸漸兒之事，子必許我。又吾生平，於世擎牙無所入，獨子知我善我，幸及吾未死，爲作小傳，使吾見之。不則他日縱爲我言，地下人豈聞之哉，子又必許我。余曰，以賢子見委，當如命。若夫傳，所以傳也。傳者名也。今夫人，初無生也，而有生。有身有名。然則身外也，身而之名，外之外也。及反於無生，則復與虛空同體，惡用是區區哉。雖然，子之行於世，僅矣。子無所事名，而吾猶張之，欲人知今之世，尚有若人也。遂作黃君傳。君諱楨，字道幹，晚號畏翁，泉郡惠安人也。其先楚人。東漢末，爲會稽市令。避亂入閩，著姓最久。自唐楚國公訥裕而下，代有顯人。而禹錫宗旦巖孫諸公，以勳業文章學行，爲其時名臣，載於國史，邑乘尤詳。明興以來，世承儒業。君少失怙，王父養之成立。孝友端慤，有自然之性。王父病，刲股以奉。王父歿，持素終其喪。君嘗與友郭生遠行，郭遇難，君千里徒步，負骸歸其家，并錄其遺貲還之，家中人皆爲感泣。君爲文必根柢經術，切事理，不喜華艷，故不售於時。中歲乃得弟子員，非其好，卒棄去之。初，君學詩師祖弱翁。弱翁論詩，特重氣格。君奉其教，兢兢然繩趨矩步，如奉三尺法，不敢少出入。大率君爲詩，亦稱其爲人焉。歲甲午，惠城陷，親友被掠，多不能自存。君素貧，分衣輟食以濟之，蒙惠者衆，君無德色。及遷附海民居，君亦在徙中。廬舍田園皆盡，已復遇刦於山寺。向之衣食於君者，未聞有以報。即素從君稱貸者，遇君若罔聞。君亦不啓口取償，日與其中子負薪山中，或賣卜自活。至困苦矣，而志節不挫，不苟求人。無憂戚之容，怨尤之色。此豈無所得而然哉。君今年春秋六十有一，筋力精神不衰。以君樹立如此，即不休顯，壽考固宜，何至遂如君祿命之云。雖然，天不可問。吾見仁人志士，非其時而汩沒枉夭以死

者，亦多矣。又安必君言之果不信也。

瘦松叟曰，黃君蓋慕謝臯羽鄭億翁之爲人。二公皆閩產，捐親戚閭墓，獨以其身漂泊吳越之墟。意有不適，則登名山，發爲歌咏，以舒洩其志氣。君塊守鄉閭，懼隕墜其先，寧困阨顚沛，不忍去父母之邦，是尤難耳。獨怪君與世無競，而見君多怪且厭也。願君藏此編，勿以示人。俟吾兩人身後，或於敗簏殘紙中，得此文讀之，因想見君之爲人，慨然而嘆者，尚庶幾焉。

音釋　匏部之下

糺（同糾）　眯（音米物入目中）　[illegible]（音鴟目汁凝也）　晻（庵上聲不明也）　谽谺（上音酣下音蝦洞谷空大貌）　狃（音紐狎習也）　跅弛（上音託下音駝不遵法度貌又無檢貌）　溘（塌入聲奄忽也）　瘉（音愈病愈也又病也）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十部

門人照拙錄

法孫海印重編

書

上本師慶城和尚

不侍慈顏，將及一載。近得和尚二月中所賜手教，知有興建芝山之舉。造福全閩，實大幸也。復承慈旨，喚某趨侍左右，開諭懇切，益以慚悚。某入道已晚，雖荷和尚深垂提誨，尚有離師太早之懼，每思長執巾瓶，自忖何人，乃敢目視雲霄乎。緣靈應今年方募重興，幸檀信樂從，已題三百餘金。既是祖師道場，又衲客挂搭必經之地。某欲乘此時機，成就其事。若便捨去，恐復差池。俟秋冬之交，搆造頗竣。應事囑同觀

叔翁照管接待，方得前來長居，執侍末行，庶不負其初心也。某臨稟不勝惶悚戀慕之至。

與周樸園居士

傾注有素，獲炙清光。深領教言，欣慰無量。先佛有云，富貴學道難，而貧衲以爲賢士大夫爲尤難。其智慧學識，既高出一切人，又履境通泰，豈能復息心寂莫之濱。獨大居士以此一大事，拳拳在念，返顧欿然，可謂火裏青蓮矣。此念純一無間，忽然寒灰爆發，顯大機用，如楊大年李文和當年，與慈明緘鋒相對，隱若敵國，則知三教原來一家也。龍華寺志，托旭之兄代求大序，鄙作不足以當尊弁。但名山古德，得藉鴻文以垂不朽，想仁者亦樂爲之。倘神思佳時，希一揮就。顒望顒望。貧衲卽日有仙谿之行，專此聲謝，尙圖良覿不一。

與林居士

春間入郡，蒙居士款接優至，非以道爲重，則安能加禮於世外之人乎。知居士菩提有種，見聞薰習，有自來矣。佛祖門庭，方便不一，大要引人當下知歸。明此向上一着子，踏着向上關棙，則更無餘事也。前晤時，知尊門以持念爲家法，若能一念無間，不生餘念，不論行住坐臥語默，工夫純熟，忽然打失布袋，既不見所念之佛，又不見能念之者，此時眞佛現前，便是到家時節也。若但以持念當功勳，念時若有念，止仍無念，與無念打作兩橛，則盡此生，亦不曾踏着自己田地。此事非筆舌所能悉，惟自證者方知。居士深入此道，不知以爲然否。

與道余上座

璧定至巖中，聞上座近得箇住處，甚善。但站得脚跟，隨緣而住，絕勝向外馳求也。近時佛法混濫，授者受者，皆有苟且欲速之心，自誤誤人，比比成風，取笑高明。平日與上座道及，每有此歎。若果是當家種

草，則果熟香清，自有時節，亦自然埋沒他不得耳。大抵此事不要自瞞，向野狐口邊拾其涕唾，究竟非眞得也。

復怡石和尙

歲籥方新，伏想法候佳勝，膺茲介福，欣慰可量。歲杪子坦至帽峰，得承法音，知和尙意在退席，乃命某肩此重任。捧讀華翰，且慚且驚。吾兄眼光爍四天下，豈不知某是何等輩，乃以千斤擔子，濫相推委耶。某昔事老人近十載，實則道眼不明，當時被老人塗汚一上，已是不著，便至今無處雪屈。然自顧已衰白，前途欲迫，意欲息影林間，盡此餘齒。更須後世出來參學，其本心耳。豈敢便出人前，居之不怍，既以自瞞，兼復瞞人，取笑世間有識乎。惟法兄和尙德隆才優，四緣湊集。三載之間，使七冷八落祖席，復見巍煥。正當久住，作人天依怙。且年力鼎盛，龍象趨歸。項上鐵枷，實未應卸却也。若以三年爲限，則某意且不然，佛祖門庭，有何程限。苟擔承有力，雖多住數載何害。若必取萎薾疲苶，以充其數如某輩者，必至於冷地寒灰，雖累百亦復何用。某此言實出肝膈，非敢以退讓爲高也。如吾兄堅欲就閒，且當與旭公老兄從長計議，於諸兄弟中，擇其望重德備，爲衆所傾心者，共爲推挽，則法門幸甚。然此事的宜愼重，未可輕易造次也。瞻仰未期，謹此馳復，無任戀繫之至。

復爲斯師

承來札，道近日閒中肯用工，極善極善。然此事本不問閒忙，俱可做得，若有閒忙之見，則不成片段矣。願兄只提起話頭，勿令作輟，則不必遽求其打成一片，自然有箇時節。不可著一躁急之心，何故，躁急不驗，便落墮廢，此學道之通弊也。又恐兄雖自謂用工，而未曾着實用工。若眞正用工，則亦不自計其一片不一片。若一心用工，又一心照

管，恐其不一片，則此心自生分別，雖驢年亦不到成一片田地也。大約惟生死念切，則話頭時時如碍胸之物，年久月深，忽然打破漆桶，連這一片的亦無影迹。然後提起亦由我，放下亦由我，順亦由我，逆亦由我，生死涅槃，天堂地獄，無不由我，乃謂之眞正打成一片也。若只靜坐片時，不涉衆緣，暫得休息，便自以爲有得。忽爾境緣順逆沓至，便把持不住。此正心爲境轉，何嘗用得少分工夫，亦何嘗得少分受用哉。此事須長久心，決定志，不覺不知，自有到家時節。非但如世人所道，吾意欲云云也。未面間，千期自勉。囑囑。

與鼓山爲霖和尚

紫雲寺中，獲瞻毫相，倏忽已更九載。伏惟和尚，道風廣播，人天皈仰。乃尚垂念林間朽拙之夫，曩歲辱以瑤函，過相奬許，兼以餐香錄及憨大師夢遊集之賜，法寶下頒，曷任感戢。時欲裁牘候謝，法駕已過建州，以此稽遲，不勝慚悚。某鈍質衰年，埋頭巖竇，實不足言。然睹今時師資，互相狙詐，虛僞成風，不知作何究竟，安敢助其餘波。又嘆近代二宗角立，大似於太虛空，强分疆界。和尚獨能不生異見，共遊昭曠之原。至於撐持法道，又如百尺喬松，未易躋攀，使魍魎望崖而退，而有志衲僧，不自菲薄，乃所以報佛祖之深恩也。某非向和尚，未易輒開此口，耿耿此心，惟恃慈照耳。

復鄭牧仲居士

闊晤台光，歲月已積，懸企可量。幢山清兄至敝巖，得奉惠音，兼悉近況，慰藉實多。台兄抱道而居，不以窮愁怫鬱，閑消歲月，乃研尋絕學，肩繼往開來之責，誠大賢之當務也。來書云聖人學問，處處皆眞，凡夫學問，着着皆假，三復斯言，令人感嘆無窮。道之喪世，已非一日，悠悠宇宙，高者爲名，卑者爲利。卑者不足言，縱有蓋世聰明，語

言妙天下，聲名滿寰區，而本命元辰落處，尚在黑漆漆地，縱竭盡一生學問，只成就一箇假人，究竟只是自瞞。台兄此言，眞當頭一下痛棒。不慧中歲學道，老而無聞。然不敢以未得爲得，未證爲證。自歎衰邁無成，祇有慚愧。乃承過相奬許，無乃欲置我於鑊湯爐炭中乎。承命欲令作拙畫，老眼眯耗，此事久廢，然彼此老老大大，不願居士有此好也。若以道眼觀之，山河天地，人物魚鳥，森羅萬象，是一幅好橫披，一雙眼睛，不須被筆墨瞞却也。奚仲兄前見寄續離騷，奧語鏗音，信君家多奇才。然百代而下，無靈均之人，而效顰者多。楊子雲去之已遠，況其他乎。劉勰有云，不有屈原，豈見離騷，誠千古知言也。居士亦以爲然否。清公行逼，草草奉復。餘情不盡，尚圖良覿不一。

復鄭奚仲居士

某去秋到莆，專爲趨候二仲先生。及至溪泉，謁令昆，始知道兄抱疾靜攝，遂不獲一扣高扉。十年之別，咫尺尚慳晤對，世間聚合之緣，不偶如此，况其他乎。今春林子護來山中，始知道體佳勝，甚慰遠懷。近慧巖至，復辱惠音，開函展讀，何啻覿面。知吾奚仲，將有吳越之行，歷名山，訪佳友，逸興不衰。視某之株守空山，得無笑我無繩自縛乎。然或行或住，各隨其時節因緣，此意本無優劣也。來教自垂髫至老，著作數十萬言，未嘗一字問世，千百世之下，誰復知有鄭子。愚既未得竊讀，誠不知兄所作，是何等書。然古之賢人，有所著述，非欲誇多，蓋將以明道也。兄著書若同此意，正當公之同好，以嘉惠來學。如其不爾，雖累百千萬言，悉是剩語，在學道人，總謂之錯用心也，此在道兄自度量耳。世間愚鈍，窒塞自困，或以才學聰明自累。臧穀雖殊，亡羊則均。若千萬言不爲多，無一言不爲少，惟有道者能之，然吾見亦罕矣。非向貴昆玉，未易輒開此口也。莊叶州相依已數月，觀其舉止，誠謹厚

之士，再加薰習，將來是一法器。承詢及，並此上聞。餘不復覼縷。

復南安劉明府

某和南拜復上大檀樾縣主大人座下。某寓隱貴治之雪峯巖，身雖方外，亦竊附宇下編民之數。耕雲眠石，皆受大賜。自分衰朽餘生，已成棄物。不意近以蓮峯弁疏俚言，獲塵靑盼，過荷獎許，并賜以近製張贈公詩及傳文，驚喜實出望外。伏惟大檀樾，高懸冰鏡，於山林幽側之人，譾陋之語，尚不遺照燭，如此簿書冗擾之外，別具此一副閒情，其去今人遠矣。某少壯時，亦頗學爲文章，蹉跎半生，始入空門，愧學道已晚，筆墨舊習，悉皆捐廢。前歲從周櫟園先生遊，得讀學益堂諸集，詩文繙帙，欣慕如對古人。李杜徽音，韓歐鉅手，頓還舊觀。每對周公詫歎，文章一道，不絕如線，非謂世無才士，而不知古作者關鍵，加意極工，去之所以愈遠。於今此道，不得不共推鄢陵，周公深以爲知言。惜此老謝世，泉中寥寥，恐遂無復能賞音耳。去春從蘇君道建，乞得尊集二冊，經禪之暇，每一哦誦，則歡暢盈懷，此事非衲僧本務。然譬之素習伎樂之人，雖已瘖啞，而聆綿駒之淸歌，聞秦靑之妙曲，不禁爲之拊節而舞蹈，蓋宿習尙未能忘也。張公事甚奇，茲得雄文佳詠，傳神寫照，眞所謂字挾風霜，聲振金石，此公爲不死矣。承諭屬和，勉強成篇，操布鼓而過雷門，扣瓦缶而雜金奏，深愧不倫。但不敢方尊旨，幸一閱而擲之，實不足存也。某本宜匍謁，以紓嚮慕之誠，而老病侵尋，艱於步履。去冬敝檀樾蘇君遇文，於雪峯西畔，慧泉古基，鼎建一庵，延之居住，遂有終焉之志。庶幾養痾息影，以畢年齒，矢願不復下山。遙企台階，祗增戀切。伏冀垂慈照亮不備。

復龔岸齋居士

分袂未幾，已更歲序，伏惟台祉與泰運俱昇，欣慰無量。某燈節後至惠

邑省視先墳，月杪還山，捧接尊翰，及見懷佳詠。格韻高妙，所謂淸響生於琳琊。但稱謂過當，非朽拙之所敢居。輒亦和韻一首，以博嗢噱。伏讀賜札，虛懷下問，灼見居士爲道之誠。某老鈍闇塞，不宜妄談般若，以取禍殃。然又不敢自惜口業，以辜負盛意，幸垂聽焉。學道門庭不一，總爲此一大事因緣，隨其根器以取證入，家家有路透長安也。傳燈所載宗匠，未易更僕，除非再來尊宿，則是苦死參眞，始得大安樂地。然參禪一法，岐路頗多。儻有聰明男子，以意識卜度，向義路搜尋，以爲了當，終是生死窠臼中打滾，畢竟跳不出也。古德以此建立淨土法門，使之掃除閒解，專心執持。此法自東林遠公及歷代宗師，如天台智者、永明壽、慈受深、中峯本、天如則、楚石琦，皆是大徹大悟之人，無不交口讚詠，激揚此事。至近代雲棲老人，更集其成，開示後學，直捷剴切，至矣盡矣。若復再爲饒舌，總是剩語。每見粗心狂解之人，每欲鄙薄淨土，以爲只在收攝下根，其實未曾夢見淨土。此法門中，至簡易，至平實，却至廣大，至精微。從上諸老，不輕爲人道破，然引而不發，令到者自知，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由之，日用不知，三根普攝，恩大難酬也。理持事持，總爲此事。然參究不精，或落知解，終是意識邊事，反不如一句彌陀，三業相應，工夫純熟，便有到家時節，則執事而理在其中矣。來札所謂囫地一着，乃是眞積力久，忽然築着磕着，如閃電光擊石火相似。然此光景，非可爲常，祇是一時脫落，而無始習氣，未能剷絕淨盡，則此一句話頭，尙須提起，直教念而無念，無念而念，打成一片，驀地正眼洞開，靈光獨耀，方知此事恁樣平常，雖佛祖亦不須做，況權實二乘以及天界諸位聖賢哉。朽拙只是據理而談，其實自家未曾到此田地，尙冀與居士互相警策，誓於此生永無退轉，無負黃面老子及宗門尊宿一片婆心，然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世間泛交雖衆，道侶難逢，世緣若可放下，幸到山中，眉毛厮結，究竟此事。法喜道聚，實非小可因緣，莫輕放過。側耳跫音，曷勝翹切。

復東山逸然和尙

秋間一別，忽已改歲。子坦至山，蒙法兄賜翰，詢知法候佳勝，極慰遠注。南山石兄，近有退席之意，濫以住院見推，而吾兄亦同諸兄弟娓娓勸駕。兄與某豈不深相知者，乃亦爲此言乎。某才具微薄，道德不充，兼以暮齒，老病侵尋，待盡林間之人耳。吾兄欲令駝背人打筋斗，以供世間一場笑具耶。世季風醨，人懷苟且之心，薙髮未燥，便思囑累，受囑未三日，便希出世開堂，未一期，便付法子，展轉成風，未知底止。某老矣，匡扶無力，自審生平，百無如人，惟有知分識羞，不敢妄想耳。若復褰裳濡首，自露乖張，則益爲法門罪人矣。謹此馳復，惟祈慈照，餘容面悉。

復非光和尙

去秋聞法兄有莆中之行，意往返溫陵，必取道帽山，可圖握手。而飛錫徑度，使某徒成延佇而已。今時居山有居山之苦，住院有住院之苦，吾兄優游南山，放曠隨緣，人生世上，爲第一眞得此三昧也。南山石兄近欲退席，忽以鐵枷見推，豈是好心，而吾兄亦飛翰相勸勉，詞豐意篤，然非知己之言也。人苦不自知，某道眼不明，才德不備，兼以年齒衰邁，與世緣薄，自量已審，何敢於人天衆前，賣弄醜拙也。憶古人有一則公案，事極不倫，情頗相類，不免舉以發吾兄一笑。昔唐鄭綮好作歇後詩，頗譏切時事，當時疑其有經濟才，遽用爲相。賓客走賀，鄭笑曰，諸君大誤，天下縱無人，不至用及鄭五。已而官吏走集盈門，乃更顰蹙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而今南山令某作主持，則法門事亦可知矣。想吾兄閱此，當爲一軒渠也。未面間千祈珍育，爲道自重。

復郭乃伯居士 法名太綸

去春獲炙道範，匆匆間承教尙淺，嗣是老居士適吳之粤，甇然在疚，某亦飄零雲水，未得通慰問於左右。近聞台玉抵里，正思造候，而炎熇蒸人，未便措足城闉，忽辱翰教，兼黑香之賜，感戢殊深。承教云於法果有所得耶，抑無所得耶。我法中不落有無，又豈有得不得。被老居士閒置一問，直得口如匾擔。又命某爲立法號，其所見處，盡脫門戶藩籬之陋，翻覺於虛空强立疆界，大覺無端耳。昔裴相國一日托一尊佛於黃檗禪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看他作家相見，如燈取影，如谷傳聲，豈有彼此邊表之異相耶。老居士既於此觀破，便能於父母未生前，未有名號時，認取本來之郭乃伯，則三教一家，萬法一貫，鼓山爲之安名，我爲之立號，何不可之有哉。偶閱大慧禪師韓司諫六湛堂銘，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牕晝夜未嘗分。翻思龐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蓋取六根湛然之義也。旣六根湛然，則一塵不立，彌綸萬有，不出這箇，仍爲號曰六湛。與鼓山命名之意，未嘗不合，亦卽大易寂感之謂也。老居士得無笑此闍黎說理，尙帶儒酸乎。一笑。

與座山蓮峯和尙

傾仰有素，未能瞻禮毫相，戀注可量。去歲於幢山，得讀大作梅花百詠，如化工之肖物，贊羨不置，雖未親謦欬，受教良多矣。玆記室藏公至，捧讀落花三十詠，天趣盈溢，而究其旨歸，可作一切人點眼藥，眞婆心片片也。藏公致尊意，欲某爲弁數語，自揣疎暗，不堪著汚佛頭。然重違尊命，輒胡亂抵塞，實不足錄也。鬻夜光者，當櫝以沉檀，飾以金翠，則見者刮目增價。今和尙乃欲韞以弊絮，無乃爲至寶之累乎。冒

味呈上，惟慈裁之。

與黃檗記室清公

此月初六日，同化主師到幢山。接手教幷惠詩蓮廡履，甚荷遠念，辭意溫篤，慚愧慚愧。但所言住持之事，則似非倫。某與兄昆仲，道味夙契，故屢屢杖笠相從。如少陵所云，從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耳。正月中至此間，値貴寺有合鍋之意，欣然欲贊成其事，漸效叢社規模，俟時節至時自有主者，某非其人也。所惠詩及克曉持來諸作，一一讀過。出言吐氣，與前大別，則吾兄之所得可知。愚意願吾兄暫輟此事，今日保社往往以吟咏當操履，乃末法衰弊之極。大丈夫遇著明眼宗師，似生寃家相似，朝參暮叩，不放伊過。將胸中宿物盡情颺去，倒斷命根，方是箇洒落無事人也。非兄相知之深，某豈敢輒開此口，以取怪恨乎。耐心久住，積厚流光，視小器易盈，相去遠矣。臨楮無任神遡。

與戴文若

別久道況近何似，想水牯牛必以馴伏，動靜一如，甚善甚善。學道無眞參實履，輒自謂了了，不知乃意識知解而已，獨於逆順二風，便作主不得，況生死岸頭乎。想文若已知之。嘗文中遂作古人，又無耗息，造物眞不可問。然以道眼觀之，眞身既無來去，上自佛祖，下及一切有情衆生，皆吾眷屬。此君是知有的人，亦不須大爲之嘆恨也。崑山和尙語錄序，久負宿諾，近乃成之。其中因慨歎今時故，不惜口業，意欲警瞶瞶者，君知音當解此意，爲綴之集中何如。

與傅井公居士

山居無意，況欲得吾兄相晨夕，以破寂寥，而不聞跫然之音，甚悵悵也。某近衰憊已甚，老態百出，吾兄長我數歲，而神明不衰，作詩作字，皆精健絕倫。楊柳先零，松柏彌茂，信有之矣。近詩四首，幷和前

見懷一首奉呈。自狀其牢落無聊，眞堪博兄一捧腹耳。何時肯移杖履，然非所敢望也。

與方澹法兄

慶城聚首，未幾復爾分攜。兄從汀適粵，應請霍山。聞彼中緇素，瞻風欣附。使老人一枝佛法，大振於嶺南，又見一雲門矣，欣慰欣慰。弟鹿鹿日益頹唐，自分終爲棄物。至於整頓宗風，不能不歛手，以待能者，深有望於吾澹公耳。相去頗遠，面敍未期，便中無吝惠音，至仰。

與眞寂淸公長老

三月中乞食溫陵，至季夏還山，乃得接來翰，深荷遠注。又知吾淸公，能以身先衆，栽田博飯，行古人之風，深爲敬羨。近忽聞四月中有豪客之擾，此輩近日，亦打貧家，可怪也，不知常住得脚跟否。不入不居，古聖所訓，倘未甚安穩，不如向祖翁田地，粗立規模，異時水到渠成，當自有大光明也。某德薄才拙，與蒼嶺似不恰愜，意欲攜楖栗別尋一枝之安，但未知業風當吹向何處耳。便中奉問，不多及。

與怡石師兄

前有札寄客師奉候，想已達也。慶成老人，二月中有書見召，近始接得。適靈應募興造，纔有頭緒，若某前來，檀信未免解散。慶城門下，羣賢畢集，某衰退鈍板，實不足道，故且暫住帽峯，以成此段公案耳。吾兄以霹靂手，佐助老人，共相提掇，就其勝緣，想未有動理。輒因鴻便，奉訊起居，惟慈照不一。

復南山監院及旭師

別久無緣展晤，企仰殊深。聞去歲兄翁爲老人塔事，奔走越中，雖落落難諧，然可謂用情之極矣。每念老兄佐助老人法道，三十年來，鐵石心腸，不以存亡易慮，於兄弟中，寧有幾人，益令某輩愧感耳。南山法

席，近年得石公和上撑持，煥然一新，其福德才具，實爲過量大人，何意遽欲謝事，且濫推及不肖，而兄翁亦同勸駕，雖感老兄厚意相期，其如某謭劣不堪。以德則涼，以才則拙，以福則薄，以年則衰老，以次則躐等，何敢膺此重任，使傍觀者哂乎。鄙意欲吾兄堅勸石兄，負荷主持法道，莫便卸此擔子也。譬如居官者，善於其職，亦有加任之事，世間出世間法，總一理也。何必盡以三年程限乎。如石兄決意投閒，則當公擇兄弟中德望爲衆所歸者，以繼其任，萬不可使如某輩濫居，則削辱法門也。老兄護持祖席，赤心片片，故某亦得披瀝肝膽，惟祈照亮不宜。

復愚耆師

秋間分袂，意歲杪吾兄當還溫陵。乃尙迴翔故宇，當或緣事未諧耳。某薄劣衰暮，跧伏林間，豈有遠志。南山和尙乃欲以祖席卸肩於吾，甚不稱也。兄亦隨衆來相推挽，豈相知者所宜乎。每嘆道法陵夷，皆因虛妄之人，躁進苟就。某德薄力綿，不能挽其頹風，亦何敢同此波靡乎。吾兄器量高明，當以出格自期。故土雖樂，不堪久戀，昔人比之如行泥中，一步深似一步，拔出爲難，切須猛省跳出，乃有爲力人也。荷兄厚愛，乃傾盡心腹，想不見訝。帽山去冬，晚稻不登，山廚蕭索，計當用三歲故事，恐兄欲知我山中近況，故及之。餘容面悉。

與獅子庵亦曦公

碧雲同事，恍如昨日，而屈指已逾十秋，時光易逝，兄尙壯年，而某颯然衰老矣。去歲自三山迴泉，聞兄寓檗山，以趕隊不及過訪，惆悵殊深。近接手教，如親謦欬，何幸如之。又知踞獅子窟，不動爪牙，以待時機，深有古人風範矣。健羨健羨。所云龍華住持，乃吾兄風聞之誤，某生平乃曦公所稔，豈能以蟁負山乎。但與淸公昆仲相與有素，常杖笠

往來耳。慶城老人近見召，以募建靈應，未得遽就。秋冬間若到省，當便道一圖握手也。餘情不盡，惟照涵。

與陳浮庵居士

讀老兄和逃異詩，眞所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矣。亦再見一二人作，多不堪。甚矣，此道之難也。二周君詩，至今尙未得見，想剞劂未就，有便幸覓見示，望望。前札所云，貧老兼慨世情，此事自古如斯，非但今日。吾儕桑榆餘生，但得粗衣薄粥，將就挨過殘年，何苦憂煎，自生煩惱，且此事亦非煩惱得也。令郎已稍長。山谷老人所云，渠墮地自有衣食分，正不必如百草憂春雨耳。榮啓期行年九十，帶索行歌，邈哉高風，亦豈異人。願吾浮庵，以此自廣也。餘不一。

與周希韓居士

去秋貴園一別，已更寒暑。歲杪嘗札候浮庵先生，託爲致意，不敢另牘，以溷靜脩也。近得華翰，情愫懇懇，皆眞切之談，不意仁者見地，遂及於此。所云從實地做去，依秀才本等，有這大道理，極是極是。做秀才是這箇道理，他日致身仕職，亦是這箇道理，卽成佛作祖，亦不出這箇道理。何以故？心外無法故也。但須行解相應，工夫純熟，自然處處合轍。若祇見得如此，未能著己痛自錐劄，則亦依然鹵莽剽竊而已，非實到這箇田地也。古人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但勿自瞞，則諸事自成辦矣。又云，脩德在力學之先，故是知本。然其實非兩事，力學正所以脩德也。大學之道，學而時習，兩箇學字，世間儒者草草讀過。若問他所學何事，十箇有五雙不知。縱令讀破萬卷，正昔人所謂玩物喪志也。仁者見處高明，故不慧不禁逗漏耳。不慧邇更衰劣，痰悶作痛，日日益劇。自知與尊公先生生同時，衲年又加一歲，先公前歲，已歸道山，衲蒲柳之姿，兼以積痾，又安能久活。以此不復下山，待盡林壑，

無足道者。著述吟詠，久輟此業。伏承教誨，深感愛念。倘蒙不遺，佇候跫音，專此瀝復。

與重眉和尚書

先師示寂，七閱星火矣。而那塔尚霾於寒烟荒草之間，不惟諸方齒頰，凡我同門，有心血氣者，亦痛哭流涕也。弟雖不肖，但此心未嘗片刻放下。至於閒中三昧，與吾兄聚首之時，亦未嘗不談及此事也。竊思濟濟兒孫，撐門拄戶，各占其枝，能爲百出，誰肯念及水源木本哉。且今利年一過，又隔三秋。陵谷遷更，旦夕未卜。故弟不揣愚頑，僭分許諾，欲効犬馬之勞，以報涓埃，不敢忘其源本也。吾兄此行，竊思公私兩便，不疑因緣未湊，喫苦受辛，弟悉知耳。然又一二弟兄聞之，亦謂此番利年，又是空過。適接來札并分金十兩，促弟就道。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則；功程浩大，路途遠涉，匍匐雪峯，半月方到。看此十金，作何妙用。縱有一二可湊，恐臨嫁醫癭，卒難手脚。致弟於象骨峯頭，籲天蹙地，阿誰聞見。假若方命不行，良時吉日，偶一蹉過，居天德方者，罪弟之咎，豈淺淺哉。惟吾兄籌度，念先人之德，速催兄弟分金，煩駕隨後到省，方能濟事。不然，三年又過三年，心亦何安。此話只可對吾兄言，其他則無開口處，縷縷不旣。

與石晦師

近聞吾兄將建立精舍，爲兄助喜。非喜其建立也，喜檀樾以道相契，乃法門將興之兆。近時士大夫，如樸園居士，眞心辦道者，實不多得。渠旣深信吾兄，便當以本分相接，漸導默誘，入於彀中，將金剛圈栗棘蓬，抛向伊前，令其牽扯不破，呑吐不得，忽然撞着擡着，便是受用一生。如兜率之於天覺，妙喜之於無垢，纔是接聰明士大夫底樣子。若但一味隨順贊歎，反辜他信心供養一片好肝腸也。詩章往還，游戲之事，

可偶爲之耳。若以此誇多逞俊，終非本色。且吾輩才學，豈能出世間士大夫之上。惟語言道斷，心行處滅，略較些子。若捨其所長，就其所短，便不能無利鈍。被渠覷破，並所長者，亦將不信於人。兄英才辯智，吾儕所推，益當以此自重。某老矣，於世緣薄，惟當學西山亮，湘中清素，泯泯沕沕，過此殘生。至於建法幢，立宗旨，不能無厚望於能者，故不覺覼縷耳。亮之亮之。冬寒嚴冷，惟善自珍育，餘不一。

與詹紆庵居士

昨便船入郡，溪澀行遲，短篷下暑氣煎熬，兩日始抵開元，極委頓，未能上謁，翹企可量。見兄法明，道不慧前爲鄭木舟題小册，彌謂失當，爲傍觀所訝，蓋昏憒一時，失於簡點，落紙後便知錯，已無及矣，負罪不可言也。然居士是吾家裏人，不妨與說家裏話。昔裴相國一日托一尊佛，跪黃蘗前云，請師安名。蘗喚裴休，公應諾。蘗云，與爾安名竟。不慧萬不及黃蘗，然不可不以裴相國待居士也。又于襄陽問紫玉道通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他作甚麽。于公失色。師云，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古人佛法相見，便不留情，若在今時宰官跟前，不知當喫幾多大板子矣。知居士胸吐雲夢，必不以此芥蒂，若傍人之見，則無怪其然耳。前承命徵故事，已錄得十餘條呈覽，未知有當尊意否。若無當，置之。如可，採入集中。山中無事時，尚可搜十數條也。趨候在卽，不多及。

復鄭牧仲居士

前月獲惠音，所敍高懷，於文章關捩，揣稱難易，無不妥確，非慧力深至，何以至此，衲又安所置喙哉。然鄙意以爲古作時文，天才高妙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原非兩橛，亦不必援於異世異鄉，卽如黃東崖相國及令尊公先生，豈得謂非其人歟。世未有工於古作而拙於時文者，若

其於時文尚拙，則其古作亦可知也。畫鬼魅者，以不見爲工，畢竟無有是處耳。願足下自信自堅，無爲衆咻所動，益以治心養性爲務，勤加學問之功。昌黎子所云，發於持滿之末，流於既溢之餘，則應世垂世，皆是物矣。足下超軼絕羣，實易辨此。譬之神駿之驀過峻坂，可以一日千里，及其按轡徐行，鳴和鸞，叶淸奏，又豈其難事哉。衲山林老鈍之人，豈可復談文章之事，但以素荷厚雅，復此下詢，不覺强作解事，其實無當也。承諭富君，極知其爲今時佳公子，然衲乃衰朽散才，待盡林間，無緣一望顏色。今時豈復更有一周希韓一副眼光，能於寂寞之濱，加意無用老頭陀耶。所以卻步巖栖，不欲呈身於貴介之前，良有以也。足下及令弟所和劉明府述異詩，幸可賜教。如此題目，有關世道，非泛泛吟咏也。見他所作，皆爪甲耳，未獲驪珠。故欲得大作讀之，以滿所望。承惠爲藥物資，以扶衰劣，登謝不盡。

又

別來未久，懸企已深。忽接翰教，喜慰無量。交道之難，自古而然，況於今人物渺然，又難之難矣。念與南泉先生，生同時，相去僅百里許，聞大名已三十年，乃不慧行年六十，始得一望顏色，又不獲常捧衣袂。然每一見則益傾盡知，似大有前緣。先生學貫天人，心融儒釋，其在今世，如長庚之橫曉天。衲林間拙朽，百無一長，何以得此於南泉，似不可解也。聞易學板已到，不勝欣躍。不慧於學易無功，由少無碩師，但依訓詁呫嗶，其於潔淨精微，未之有得。頃見先生所惠半部，繙閱數過，倘爾聽瑩，可謂鈍根之甚。尚當潛精卒業，庶有開悟，而其書竟爲一僧友攫去，甚爲懊惱。倘全部刷就，希望再賜，至望至懇。衲以仲冬十三日進慧泉，其境地孤寂，俗踪罕到，自惟年齒衰邁，寧復得幾年活。若復東撞西撞，所謂鐘鳴漏盡，不知止息，眞罪人也。以此遂立誓

願，更不出山，宴坐林下，以送殘年。承訂欲屈顧，實慰鄙懷。知我者希，衲既不下山，倘先生不來，則當訪我於三生石上。雖云心心相照，終不如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亦殊快也。先生既踰耳順，亦非盛年。史統易學垂世，便當與乾坤並壽，人生世間，如此足矣。然不慧每微察先生，五嶽尚起方寸，意所不可，磊塊塡胸，道之不行既已知之，得失順逆祗同幻泡，先生既深於易理，則與時消息，樂天知命，乃是自家一段受用，想達者無不豁然。然忝在性命之交，故不禁筆舌費耳，幸體亮焉。一月之期，不可負也。企望以日爲年。

又

開歲來佇候跫音，誠非一度，此番得惠教，知已至僊谿，仍不克度嶺，天之厄人，雖小小聚會，亦復見靳如此，可嘆亦可笑也。我輩所得，於世緣已薄，惟朋友之交，心膽相孚，眼光相照，將謂得以自由。而造物者亦爲之齟齬差池，他何論矣。秋間先生若未遠遊，萬望一屈道駕，以解饑渴也。某日益衰劣，三餐只進一溢米，胸膈劇痛，一日更番幾度。學道人預知時至，僕殊未能，然氣候如此，豈能久作世間客乎。以此益欲與知己相對爲歡，在南泉先生，當鑒此意也。莊叶洲果是篤實之士，不負至鑒，然雖淹涉世典，未沾禪悅，剗草之事，須稍待之。盧行者得法之後，尙陸沉世間，需其時至，始於法性寺落髮。頗怪今人一入空門，卽求披剃，便謂出家事畢。不知披剃未必出家，而出家不在披剃也。渠今亦稍知此意，不以爲急矣，承問故併及之。僕痃瘀，臨楮不復款款作長語，惟照亮不備。

又

得大札，知夏末秋初，已到仙谿，但乏濟勝之具，遂不度嶺耳。相去僅百里，此會尙慳，昔人有言，行止固不由人，亦可嘆也。然谿山各別，

雲月則同，吾輩心心相照，神理不隔，又以此自慰耳。武夷之行果否，年非盛壯，兼之坎壈，出門亦殊不易，知音罕遇，則亦已耳。猶龍氏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先生道力極深，世味又淡，閉戶著書，近地遊息，壺公九淼之間，儘有佳處，何事舟車役役，向暢亭玉女嘯傲，始爲適志耶。易學已刷就否，若有，則望覔便見惠一册。水邊林下，得此書共晨夕，則與吾南泉先生相對，豈有異也。衲近日病體稍輕，但荒鈍益甚，誠世間一棄物。諸念悉放下，獨有一南泉翁耿耿在懷，捨置不得，亦不自解其何故耳，先生其亦同此懷否耶。莊叶州相從過半載，作行堅苦，亦爲難得。但徵察其胸中，覺其所有尙然抖擻不下，學道人須將平生所珍惜底物，盡抛向大洋海底，才有少分相應。若其不爾，則是貧兒拾得鐵，欲當銀用，總不濟事也。不慧縱告之，只是當面不違，未必信受。渠平昔所尊奉，惟南泉一人，幸可作一札示之，救取此人，免其迷頭認影，乃大慈悲願也，先生得無意乎。因光有上人回莆，附此奉候起居。倘有賜教，卽付光有攜來，望望。

與龍華玉震師

莆中頃有客師到雪峯，乃知令孫克章已作古人，又貴寺中仍有異同之相，某爲之歎惋者累日。克章雖資性少委婉，然其心地却無曖昧，但積病頻仍，諸不堪任。去歲歉檀樾到寺，荷其照管，甚愛惜之，欲其到泉就醫調理，同來山中同住，可以將息。旣不果來，竟爾淹逝，檀樾昨聞之，亦爲愴然，令某致慰老師及爲斯兄也。然脩短有數，百年旦暮，學道人總作平等觀，況此子於世業輕，必不於袈裟下失却人身，在尊長者，不必過爲戚戚，墜世間俗氣也。惟現在之人，遽生異見，此乃山門之大不幸。某所以致苦口勸告，欲合山諸師虛懷聽受，釋去離支之見者也。貴寺合鍋以來，將及卄年，近歲又請蓮峯和尙開法，此仙谿數百年

所僅見，遠近見聞，誰不瞻仰讚歎。一旦自作乖張，則從前好事，掃地而盡，所謂龍頭蛇尾，得人憎，前之瞻仰讚歎者，翻而譏嘲，毀笑者無所不至，寺中諸昆仲，俱是欲向上人，豈爾甘此屈辱，略無赧顏乎。吾師爲一寺之主，切當力爲把住。至於責備賢者，則某尤不得不厚望於清兄。何者。渠是佛法中出頭人，益當正己率物，爲衆標表。若一毫有偏，大家必有異議。謂渠是善知識，尙且如此，於吾儕何責焉，此種種乖違之所從生也。淸兄識量明遠，異日將居大刹，臨廣衆，便當從此立起跟脚，若家裏人不能調和，他時縱十方龍象，盡無間然，何其能爲多而不能爲少，畢竟無有是處耳。濬兄寺中數年，肯作公事，如山門祖堂之數，皆捐己橐，吾嘗以爲堪任遠大。何意乃欲改圖自立，豈非以監寺事煩，任勞任怨，渠師分下，足以過活，何苦作此勞頓。若此見解，苦哉苦哉。古人爲衆亡軀，頭面髓腦，尙且不顧，何況其餘。是非得失，皆是閒事，且今日所享用齋糧，勿謂非十方信施，實乃上來信心檀樾喜捨，流傳至今，以資學道人脩行資糧，非但欲令其飽煖營私，於我法中作大蠹，亦名謂之盜食僧飯。無慚無愧，高明之士，豈肯甘焉。自牧少年伶俐，又曾親近善知識來。知有此事，縱位居人下，諸事不可撥置，亦須從日用常自觀照，掃除習氣。若此一段聰明，不用以刮磨瑕垢，發明心地，祇用以長人我，立是非，則墜落將無所不至矣。總之貴寺之弊端，漸積已久，其大要皆在於私護其徒子法孫，此皆習氣不除，所以彼此角立，各欲營私。不思出家兒，所爲何事，是則名爲可憐憫者。若是眞愛徒子法孫，正宜不立藩籬，示以正因，使將來堪爲法器，乃爲人師莫大之恩德。若祇資以財物，任其享用，自挺頭角，以爲不受欺凌。不思慈和忍辱，乃是第一行門，甘淡任勞，實爲人天福果。有志衲子，不宜錯過，翻於得便宜處失便宜也。某荷貴寺諸師厚愛，道義相孚，故不

覺大聲而疾呼之。幸同閱數遍，各自回心，相與有終，法門幸甚。若以爲老輩妄言，亦一任唾罵，不敢怪也。

復黃續翁居士

經年之別，未得一奉顏色，懸企殊深。貴伻至，獲接惠音，兼知近況，甚慰積懷。承諭世態令人憤懣，然吾輩灰心學道，卽四大亦非我有，橫逆之施，正以助我精進，其益我者至矣。所可惜者，自壞彼心田，爲可憐愍耳。天心洞疏，只作後序，不名跋也。屬草奉呈，雖落落數語，亦似頗有關係。不知尊鑒，以爲何如。

與石藏上人

去冬聞兄有脚疾甚劇，尋已平復爲慰。四大雖假合，而煎迫不堪，偏能長人道念。古人謂之衆生良藥，誠不虛也。近到龍華，得手教，知已離檗山。欲相從，以舊恙復作爲阻。雖出於相嚮之誠，然某自顧歉然，何能有以資益高深乎。吾兄雋慧之姿，超越等輩，正須涵育長養，以成大器，以慰知己之望。若太露圭角，耀鋒芒，則或有缺折之患。黃檗堂頭，儘堪依止，耐心以就鉗鎚，某不足道也。靈應近有募建之役，倫道體輕健，望暫過我，以慰闊悰。餘情不一。

復鄭牧仲

世事更新，廓清可期。然所在抄刧公行，兼以科條煩迫，羣黎無樂生之心。古德云，若立一塵，國家興盛，野老顰蹙，得非今日之謂耶。未知將來作何底止。雖世外人，未免恤緯之憂耳。昨得惠音，極慰遠懷。然道路梗澁，晤期又未可定也。承索名山藏，蘇君此時日在披閱，未甘捨去，容別覓續寄。若先生到慧泉聚首，得以借觀，共出手眼，掀翻此大帳簿，乃大快也。望望。近借得丘釣磯集一部，其淸風高節，固不待言。而見道分明，又似在皐羽所南之上，意欲俟時爲鋟木以傳，尙當與

吾南泉先生商之。表章前賢，有心世道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傅井公

枯坐山中，想兄蕭然北郭，飽噉茘枝，此樂令人妒殺。然酷暑蒸人，巖中松竹淸陰，弟獨享爲愧，意欲與吾井公共之。新穀登場，粥飯不乏，苦瓜長尺許，生涯快活如此。奉報吾兄，幸不惜半日程來聚首也。修翁想極閒，可同行，不足爲外人道耳。

與黃生脩居士

前日惠風上人到慧泉，道居士不日來山，不勝欣仰。及令姪至，又云不果行，殊乖所望。自燈節後翹企至今，何竟吝玉也。衲既不下山，晚年交與，獨有令昆仲是素心人，以此惓惓耳。山中春色盈眸，烟霞草樹，逈出人境。王右丞云，非子天機淸妙，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古今高趣，應自不異。佇聽跫音，以日爲年矣。

又

巖中剪理荒穢，疏泉架草亭，頗有幽趣。入春積雨初晴，山桃盛開，誠太白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渴望居士見訪，掃石烹茗，以賞春光之勝。盤桓數日，衲又當隨行到足軒看海棠也。惟勿吝玉，竚候竚候。

復龔岸齋居士

昨承枉顧山堂，夜雨剪燭，深更相與商量箇事。道聚之樂，眞謝安石所謂一日當千載也。又喜老居士用心眞切，不肯自瞞，雖少囫地一著子，然眞積力久，雖不中不遠矣。此念誠切，其世情塵念，不須著意撥置，自然無棲泊處耳。捧讀大作格韻高妙，勉和如數，深愧貂續。塵覽之外，幸擲去之。尊駕倘未晉郡，希望再過山中，不勝延佇。

與檀蘂法姪

頑老一病三月，幾無生理。忽接惠音，恍如面談，爲之一快，何情辭之

委攀也。參價騰起，損惠實多，使我慚感交積。倫路次稍平穩，千乞光臨。七載離情，得以傾盡，庶幾病去，或霍然有起色也。餘懷縷縷，尙俟晤罄不宣。

與劉庸庵居士

前月得令郎復札，知居士有背恙，幸已稍瘥，正得參朮之力，想獲全愈也。此疾多緣憤鬱而生，居士之懷高妙，豈宜有此。然前接尊柬，於世事尙有不平之意，故不慧前札，願與時消息，良有爲而發也。然世界中名爲堪忍，況七十餘生，正宜澄懷味道，以盡天年，何暇將世間閒是非，安置八識田中耶。學道人色身康强時，說道理話，自謂了當。及乎疾苦纏身，平日見解，俱用不著。吾庸庵昨所患，展轉床褥間，亦曾以此自勘自驗，能作得主宰否。若作得主，是爲大幸。如其不然，尙有事在。昔人云，病是衆生良藥，端不誣也。忝在相知，故以此奉訊。然不慧亦是病人，諳藥性，故言之親切耳。尊誕在重九，知禮懺植福。不慧衰劣之軀，但於山中向佛前遙祝，其誠願非溪山之所能隔也。玆遣禪人奉候興居近況，幸惠德音，以慰懸切。不一。

與李興山

贊郎前日到山，吾在郡城爲衆乞食，遂不及接。吾山下有令親，云從惠安來，道吾興山，欲於八月中見訪，甚善。計吾子在吾會下，十餘年矣。相見時疎，及見時只受齋供，而吾子不曾問及佛法，吾亦無開口處。今彼此俱老人，兩相錯過，則是吾負吾子也。吾興山雖資性近道，而於生死關頭，不曾上緊參究，但欲作小有爲功行，以圖當來福報。不知此乃有漏之因，皆是虛妄精識貪癡，微細流注，生死根本也。如此見解，觸著境緣逆順，未免被他弄得七顚八倒，況生死到頭，能作得主宰乎。若是有血性男子，須知生死一段大事未明，如救頭然，不容遲緩。

務要洞破此關，著實提起話頭，朝參夕究，如生寃家相守，不肯放過，亦不容餘念攙奪。纔有餘念瞥起，卽與斬絕，務令功夫純熟，不覺不知，忽然叩開關棙，便是好消息到也。此時却好施爲，一切功德，乃是無功之功，不住相布施也。若只因循時光，作些福果，不知未離衆生知見，舉心動念，無非是業。縱自謂精進，畢竟業多福少，抵他不過也。古德云。此事若不究根源，到頭終成空懡㦬，思之思之。

與石同上座

吾一病四月餘，醫藥罔效，殆將不起。然生死常事耳，道人豈復以此攖心，況吾年過古稀乎。所望吾徒到此者，爲商搉一大事，既不得前來，使我此心惄如。汝見地穩實，行履端的，可不負吾。不得面相授受，此重九日，吾於佛前舉揚此事。今將法語併拂子一枝，專人送到表信。汝其祗受，善自護持，承當此擔子也。吾宗門中得人爲重，須於林下水邊，物色一二伶俐衲子，煆煉成材，以續慧命，報佛恩。勿但獨守寒巖，坐斷白雲，作自了漢也。吾病勢日重，此番不來，相見無期。言不盡意，吾石同其念之。

啓

復武榮黃家諸檀樾留住靈應巖啓

恭惟列位檀樾台翁，德門奎壁，翰苑楩楠。遡泗水之淵源，深窺道奧。受靈山之記莂，夙契佛心。緬維靈應精藍，實爲華宗布地。適逢剝落，合倡鼎新。殿聳空王，現梵天之樓閣。武繩爾祖，作寶地之棟梁。某瓶鉢孤蹤，本無住着。雲鶴野性，幸値勝緣。所愧才德望輕，有歉匡徒之任。人天福薄，恐貽負乘之羞。反顧汗顏，方思浪跡。乃辱華函之寵頒，且仝緇侶而力挽。此蓋合祖孫之一德，肯堂構而念先猷。亦且會儒釋之一家，譬草木而同氣味。不棄迂朽，仍効縶維。某去似太忽，復迴

椰標於舊棲。住亦隨緣，且掛草鞋於方丈。率衆修白業，循叢社之清規。隨機轉法輪，行祖師之正令。將深心而奉塵剎，藉檀蔭以報佛恩。俯勒悃誠，仰副延佇。不宣。

復蘇家諸檀樾請住雪峰啓

蓮社風高，十八賢遺芳可紹。雪峰道重，一千載勝地未湮。實藉檀波，共輝寶地。恭惟列位大檀樾，楩楠德望，琬琰才名。詩禮承家，世傳許公手筆。儒釋兼貫，人是坡老風流。某早已傾心，末由促膝。不圖名剎，叨忝嘉招。深愧樸樕以奚堪，實欣琳瑯之在望。造空王殿，聿追眞覺大師。入不二門，幸有維摩居士。一種共彈法曲，大家扶起砂盆。謹此佈悰，仰希垂照，不備。

復賴日生昆仲捨田重興圓覺寺啓

金溪泉石，擅一壑之幽奇。圓覺道場，經百年之頹廢。嘗與居士，爰及同人。携藜杖以遨遊，思版築而偕隱。不意今日，果遂夙懷。既延僧而結團瓢，遂捨田以資香火。此蓋善繼令先人之志，俾寶地以返舊觀。亦且頓發貴昆仲之心，藉佛恩而資冥福。某既辱華翰之嘉招，適愜林泉之素願。先遣人力，粗理荊榛。墾地開田，庶紹高風于百丈。種蓮結社，尚追芳躅于東林。共成此大事因緣，深幸爲晚年奇特。謹此佈復，可任傾瞻。不宣。

記

舀谿亭記

雲公和尚所居鷲山，近帶城闉，而悠然有人外之趣。寺之東畔，有庭曠閒。庭上爲亭，虛豁軒敞。登亭縱望，遠峯近阜，合沓競秀，溪光千頃，瀉碧澄清，在襟帶之下，法兄白壑休公，命之曰舀谿亭。壬寅冬，余來訪雲兄，共登斯亭。適有客至，未諳舀谿之旨。余告之曰，昔雪峰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峰聞之曰，也甚奇特。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是庵主語否，曰是。雪峰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却。看他本色道人，隨機酬酢得大自在，千載而下，尚令人想慕高風。雖然，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自有宇宙，卽有此溪。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窮。雖日舀以斗斛，溪不加多。日挹以盆盎，溪不加少。故蒙莊有云，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止風與日，與河相守，而以爲未始其攖，恃源而往者也，豈不以是哉。吾雲公隱茲山，當其未與物接，如水之停泓涵滀，光含萬象。及其當機赴節，又如傾湫倒嶽，魚龍失勢。要之騰波原不離水。然則今日有登斯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他道問取東溪。此溪善說法要，晝夜熾然，常無間歇，則杓柄短長，亦是剩語。客逌然解頤。雲公曰，宜錄之爲舀谿亭記，余遂書之。

足軒記

生修居士搆軒於所居之左，深僅一尋，廣止十笏。或者小之。居士曰，吾足以容膝軒側。有房深廣稱是，居士曰，吾足以偃息軒前。有庭植花木數本，居士曰，吾足以盤桓而躑躅。雪衲道人適之，與居士兀坐相對。閒靜蕭潔，剝啄無聲，雖壺中之天地，殆不是過。居士曰，吾軒適成而師至，幸有以名之。余因命曰足軒。佛言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不足快意。嘗觀於豪貴之園林，跨陌踰阡，闢地開疆；高堂曲榭，複閣洞房；華池十畝，嘉樹千章；土木不已，意欲難量。而皆馳騖於要津，奔逐於風塵。重門扃鑰，空鎖松筠。其得優游林下，臨風櫺，依月檻，展笑語，會密親，蓋無幾時。流爾朝露，數易主人。景換物非，華屋墮而穴鼯鼪，高堂圯而塡荊榛。吾目中已數見

之矣。嗟乎，當其意得願奢，雖千年猶以爲促，寧知遂遷謝於須臾。然豪縱益甚，則變滅愈速。此理之常然無足怪，愚者率相蹈而不悟，故可歎也。居士簡澹靜深，讀書不求用世，取友不諧於俗。今爲是軒也，小椽疎瓦，粗蔽風雨。然披千載之遺編，起古人於几席。眄庭柯之榮衰，悟造化之消息。游心寥廓，窅然無極。視世之滑滑而不知休，無以異於聚醯之蠓蠛，而處褌之蝨蟣。且夫境物皆幻，而心量無窮。是以維摩居士，借座須彌燈王，入於丈室。三萬二千師子座，悉皆容受，非寬非窄。小中見大，大中見小。本無端倪，寧可思議。居士但入此不二法門，則是境界正在足軒。俯仰之間，默然還觀，當自得之，無事山僧更饒舌也。

開元寺新建準提禪林記

按大藏佛說大準提佛母陀羅尼經，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善男女等，如法誦持，徧數圓滿，宿罪悉滅，所有資具，隨意充足，無災病苦。諸有所作，無不諧偶，種種利益，不可思議。所以者何。一切有情，欲證無上菩提，以有所求而入，以無所得而至。故曰先以欲鉤牽，後漸入佛智。上根之士，當下知歸。若初發意，由斯起信。綿密精勤，一旦頓獲自己家寶，方知佛菩薩之善巧方便。若是增上慢人，墮豁達空，作地獄滓，實可危懼。是以誦持準提一法，歷代遵依。近則此風幾徧支那，豈非時丁劫數，諸佛菩薩廣運慈悲之所收攝歟。溫陵古稱佛國，獨準提道場未有建立。惟深禪師，郡謝氏子也。早修淨業，脫白於德化戴雲寺。梵行精勤，依止博山古航和尚，參叩多年。受具於鼓山永覺和尚，却掃閱藏，教乘通融。諸檀那與師創置紫雲度親庵，延住於中。修淨土會，結放生緣，緇素傾慕。師矢願建準提道場，普作福利，而黏道沖居士，與師夙契，愜其初心，偕同志諸君子，共捨淨資。居士

兄給諫質公先生，及學憲黃靜谷先生，侍御何玉水先生，實協同慫慂焉。紫雲東偏精舍，淪於俗家，乃贖而有之。於是搆造巍閣，騫翥竦峙。壯麗崢嶸，門扉四達。窗欞環映，棟宇軒豁。以穹窿丹碧，熒煌而照耀。疑帝釋之移來，從五天而翔下。中塑準提佛母聖像，髹以金漆，慈嚴妙麗。金容月滿，寶座蓮披。凡來拜瞻，靡不欣忭者矣。閣費白金一千二百有奇，皆居士合力之所成就。仍於閣前，營建佛殿。宏敞莊嚴。制益恢廓。翼以兩廊，爲東西禪堂。伽藍祖師二祠。客堂寮舍，庖湢悉備，厥費視閣倍之。皆師十餘年所獲施利，銖累寸積，仍廣化萬人緣以附益之，而道沖居士又再捐己資以底厥成。肇建於康熙壬寅秋，畢役於甲辰冬，師命其額曰，準提禪林。旨哉言乎。夫誦持者疑禪門爲虛渺，參禪者薄持念爲小乘。各執邊見，豈悟通途。所以或滯言詮，或撥因果，臧穀異務，亡羊均也。若持誦者念而無念，參禪者參無可參，至於語言道斷，心行處滅。囫地一聲，打失布袋。則準提與禪，皆是剩語。雖然如是，莫作是念。到此境界，恰好一座準提禪林。何以故。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於超弘爲法屬尊行，承命爲記，敬述其興建緣起，併闡師之意，勒之貞珉，以垂將來。庶後之徒子法孫，相承而住斯院者，猛著精彩，共弘斯道，永爲末法之津梁云。

開元寺度親菴緣起規約記 代

世間含靈負氣，從無生中受生，莫不屬父母之毛裏，資胎養以成軀。所以罔極恩深，聖凡靈蠢，咸思圖報。其在世典，鮮民懷蓼莪之悲，賢哲興風木之悼。或鼎養以承驩，或菽水而効悃。其尤者立身膴仕，詒親榮名，則子職盡矣。在世間法，孝道隆矣。我大雄氏，則異於是。洞觀曠劫，潛通宿命，以凡屬有生，未超三界。莫不因所造作，以爲升墮，隨業流轉，無有休期。故教人勤加修證，直趨無上菩提，所謂歷化城登寶

所也。若其業重障深，奄謝之後，不克薦拔，則教爲子者精操梵行，虔誦經典，作種種佛事，回向以資冥福。是以瞿曇升忉利而說法，目連仗覺皇以度親，皆先代之芳猷，作將來之標榜。明達之士，抱仁孝之思，遵依者衆矣。某早失怙恃，每念劬勞，無以酬恩，輒深痛割。及繙閱大乘，乃知法門有此殊勝因緣，矢願鳩同志，合建精舍，供奉先親神主，朝暮焚修，二時禪誦，庶憑佛力，以度先靈，而屬提關主若水耆德，及達際公晦文公頂空公，同蘊斯念，議以克諧。適本寺一軒，有靜室一區，居寺之左，曠閒肅潔，可以安住。乃聞於檀樾黃聞樨龍卷二公，皆大歡喜，捐貲協成。其屋價若干，若水關主出鉢資若干，餘則與其事者合力醵湊，仍鬻田若干畝，爲香燈之資。檀樾及諸師，僉命某住持。某既遂夙懷，雖自慚譾薄，不敢牢讓，住職凡若干年，塑文佛像，供舍利塔，製造法器，率衆焚修，接待龍象，修整頽廢，兢兢不敢隕越。茲謝事度親，移住準提禪林，思此庵衆所共立，不敢令徒子法孫仍溷住其中，爲將來沉襲者藉口生端。今告白檀樾會衆，再舉住持，不申立清規，無所垂茲永久。於是僉議凡欲舉住持，須檀樾合會，共知是人端愨精勤，方可勝任。若歷住多年，欲求謝職，仍白檀樾合會再舉頂替，不得仍留徒子法孫，以長弊習。若其平日志行，不協衆望，藉口會中有分，營鑽住持者，則檀樾會衆，不得濫許。所以者何。凡我此舉，爲度親故。住持得人，則幽顯均資。若匪彝敗類，蔓延其中，如惡叉聚，終無利益，非我同人建立本意，故不得不其難其愼也。更有一言，共相策勉；古云，一子成道，九族升天。若不如是，諸佛妄言。願同住此菴者，打併身心，勇猛精進。忽然根塵雙泯，正眼豁開，瞥見自己爺孃。則此生父母，他生父母，得度已竟。庶檀樾洎合會諸人建菴，事不唐捐也。

歸宗寺松記　憨山大師夢遊集所載乃達觀大師事

廬山歸宗寺，歲久頽圮，僧衆多逸去。寺有古松大十圍，居民砍取松明，强半凋枯。僧粥於人五斗米，將以爲薪。山門有老丐，苦諍之不能得，乃入市乞米如數贖回。久之，雪浪大師雲遊至山，乞者牽裾涕泣流漣。師問何爲。告以叢林久湮，乞爲吹皺，師笑且憐之。指病松曰，明年吾當再經此，倘此樹再榮，大事濟矣。老丐乃日夜護守，越歲果重榮，而浪師至。大驚喜，立願募萬金，積膜功成。金碧輝煌，爲東南列刹之冠。丐歿，塔寺傍，此萬曆間事。吾鄉黃布衣文照，嘗遊歸宗，盤桓古松間，禮丐者塔，紀其事云。噫，一古松也，僧賣而丐贖之，僧獨何心。然松之有無，歸宗之所由廢興也，丐不朽矣。安知非應化聖賢，溷跡卑田，以成就此段奇特事也。

論

春秋論　賴氏小生呈余論孔子竊取春秋之義其旨未暢作此示之

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正心也。春秋不作，人心不正。作春秋其義不明，則人心不正。明其義以正人，而不先自律以正，則人心終不正。則春秋之義，夫子自以爲竊取其意，斷可知已。三代之隆，治理平章，人懷大順。間有姦宄逆萌，司寇按三尺，聲罪討而誅之，夫誰不惕息惴恐，相戒而不敢復犯，此所以享世長久，而無畔亂篡迫之憂也。追周室衰，彝倫斁，太阿倒授，鄭伯射王，楚人膠舟，於是崔陳欒甯之屬，接踵而起，剸刃於所事之主，如刲豕羊，天子不加誅，諸侯不致討，而紀綱潰決極矣。然尙有南史董狐輩，執筆而起，駢死而爭，以聲其義，崔杼肆戮以立威，趙盾致辭以自解，蓋猶知弒逆之名之可畏，而不敢居。惜乎所紀止一國一時，至於上下二百四十餘年，網羅列國遺帙，蓋闕如也。嗚呼，舍夫子誰屬哉。秉聖人之道，無天子之權，坐視豺狼梟獍，恣睢殘賊，莫之創懲，不至於率獸食人者無幾。春秋其可不作乎。或曰亂臣

賊子，誅戮且不懼，何有於空言。嗚呼，世豈眞有亂賊而不畏誅戮者，上無明君，下無賢方伯連帥，不能以誅戮之，則當以空言誅戮之矣。空言之誅戮奈何。夫子聖人者也，不待後世而知之，又不獨及門之士知之，當時列國卿大夫，如僖子命以學禮，太宰致問於端木，類皆尊而奉之矣。後世有行不義，寧爲刑罰所加，不爲正人所短者，況以大聖人所作之經，筆筆而削削，是是而非非，鑒照衡平，一言焉而千萬世之刑書定矣，夫誰不祗畏。縱旣死之亂賊不知畏，而未死之亂賊在天下後世者，猶却顧忌憚而不敢肆，則春秋信不可以不作也。曰春秋之義，非聖人莫能明，則夫子任之是矣，而以爲竊取何居。嗚呼，此其所以爲夫子也。夫子，衰周之布衣耳，抱聖人之道，無天子之權，又無史官之職，而上下二百四十餘年之間，網羅列國遺文軼事，顯微闡幽，筆筆而削削，是是而非非，使亂臣賊子懼，心則公也，跡則私也，理則順也，事則僭也，雖天下後世，以爲其事出於聖人，而不敢有所訾議，而孔子不可以不自列之。孔子將大居正以正天下，則少不正者亦不敢以恕于其身，若曰是亦竊取之而已矣，夫竊豈可以爲訓哉。竊不可以爲訓，而猶且爲之，夫子豈得已哉。嗟乎，韋布之軀，無天子之命，非史氏之職，緘口閣筆，以免於竊取之咎，誠亦無難。而寧以其身，冒不韙之名，爲法受惡，而不忍使君臣父子之大義，不昭著於天下萬世，此夫子之所以爲大聖人，其用心爲不可及也。又將使天下後世，知聖如夫子，春秋之作，功在人心世道，章章如是，猶不免自居於竊取。使不抱聖人之道，無天子之命，非史氏之官，是非舛謬，尙乃逞其私見，騁其技詞，以簧鼓後世，搖惑人心，其可勝誅也已。夫子他日又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夫知之者，志在亂賊也。罪之云者，春秋，天子之事也，匹夫行天子之事，則竊也，惡得無罪。然夫子欲人之罪之，殆甚於欲人之知

之。何則。敢於知孔子，而不敢於罪孔子，亦未爲深知孔子者也。作春秋之罪，不敢以恕，則作春秋之所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語曰，大如規矩準繩，然先自治而後治人，此之謂也。嗚呼，此夫子之心也。

賦

清餓賦

乙巳歲三月，余初住楊梅山之雪峯寺，雲廚不給，同住九衆，不辭而去者三，自媿福尠，於彼無尤。乃作清餓賦，以曷不去者。

瘦松道人，臞然老醜。寒灰息念，皓雪盈首。學道無能，學貧斯久。於世緣疎，躭栖巖藪。閒寂有餘，室空無有。並日而餐，寒葅沾口。饞眼花旋，空腸雷吼。顧我寧堪，衆乃或否。項笠肩包，棄我恐後。飽附饑颺，於彼何咎。繄我聖師，厭謝塵紐。割愛辭榮，雪山無耦。麻麥療枯，草衣遮肘。煌煌明星，正眼斯剖。津梁五濁，爲人天牖。我惟後昆，佩茲善誘。淸躅遐風，敢不紹守。袁安僵臥，恥于鄰右。安邑致餉，仲叔揮手。世士則然，我亦無苟。曷茲貞素，千秋尙友。淸虛來集，屛脫莩垢。揚其芬芳，罔渝衰朽。餔啜是饕，水田之莠。藐我衷言，一任馳走。

秋海棠賦

厥卉伊何，嫣然麗質。擢榦七成，敷花四出。絳蕚檀心，葉綠莖碧。丹染娉婷，霞暈的皪，畏炎暘之赫曦，愛沮洳之庳濕。託姓字於海棠，實剛柔其殊德。昔余曾遊雪峯之麓，見其塡委隅坳，蔓延澗谷。蒸嵐霧之淫溢，雜荆菅以交錯。牛羊之所踐蹂，鑱鈌之所割斲。山僧野人，曾不刮目。及來泉郡，聲價翕欻。嗜好徵求，惟日不足。則有素封閒客，閥閱豪族。購一株於兼金，競誇詡而成俗。貯以華罍，培以膏沃。翼以雕

楹，張以翠幄。選妓徵歌，攜賓開酌。於是此花，亦若解夫人之矜寵，倍妖嬌以綽約。脫枝葉之凋疎，詒嗔恚於廝僕。噫嘻，其棄置也如彼，其欣賞也如此。乃人情之取舍，匪茲花之榮辱。客有遺余，種之山院，蓄以瓦盆，蔽之蒻蓆。方仲春而甲坼，涉夏秋以璀璨。旖旎呈姿，葳蕤含倩。時徙倚於階砌，或寓目而流盼。偶遮護之稍疎，受烈日之所熯。遂萎瘁以離披，遽生意之凋換。侍僧卹然，爲之累歎。予乃進而告之曰，凡植物者，必於其良。其德可儀，其香可揚。其英可掇，其實可嘗。有如梅寒噴雪。橘晚垂霜，桃李薦陳，蘭桂幽芳。蓮擢潔於泥澱，菊兼峙乎糇粻。斯何爲者哉。弱質匪貞，柔脆易損。苦凄風之搖落，望清霜而先隕。俾榮落於蕣英，齊生死於朝菌。徒姿媚以炫爚，乏根株之深穩。乃草木之佞倖，曾何足爲煩懣。矧乃今茲天行舛戾，暘雨洊菑。彼何人斯，方擁多藏而罔念。搜動植之希奇，克照眼之近玩。置隔膜之瘡痍，吾方惄然其憨，喟然其唏。願與若植禾黍於南畝，蓺桑麻於東陂。斲松根之茯苓，採深谷之紫芝。可以厚生而利用，養性而療饑。置此花於山之屋，澗之湄。榮耀兮奚所羨，萎絕兮奚所悲。噫，吾固知此言不足挽時俗之好尚，庶幾與二三子擯華守樸，而不爲尤物之移也。

鬪鳥誡賦

畫眉鬪鳥也。形軀么小，鷙悍殊常。嘴鋒銛利，爪距怒張。殺氣凌厲，猛志飛揚。觀其矯戾致決，攫㓥披攘。腦裂腸殘，不顧毀傷。如勇夫之較技擊，壯士之赴敵場。洵物類之尤異，羽族之倔彊者也。豪蕩之家，貴介之子，往往畜焉。以博歡樂，以明適意。近則溫陵此風尤熾。一禽之微，購必數金。射利之徒，穿林薄，踰層深，誘以囮孳，俾而致之，務得其歡心。於是栖以雕籠，幕以羅綺。鞠育飼哺，思其所嗜。情耽意惑，朝省夕視。雖密親至戚之愛，莫勤於此矣。若乃尅期角鬪，雜賓競

赴，張筵以廣招呼，注金以決勝負。選地爲場，抽籤對籞。奮勇爭先，憑陵憤怒。拳擒碎膚，啄礫落羽。氣矜相持，兩困俱仆。忽復蹶起，搏擊紛紜。氣衄力殫，雌雄乃分。勝者揚揚如克敵之將，負者惴恐如挫衂之軍。事實等於兒嬉，何賢達之足云。且是禽也，秉性兇殘，必攫蝨蜢以爲膳，裂蛇虺以充餐。其害物也，日以百千數。嗟夫，物各有命，死苦生歡。此則何德，彼則何寃。積日累月，造業萬端。迷者以爲至樂，有識代之心酸。且鬪之爲名，戰爭之亞。事有小而不祥，兆有徵而堪訝者。昔郈季鬪雞，而魯昭去國。似道鬪蟋蟀，而宋氏以失天下。矧在士庶民之家，可不畏端而杜其罅。天生四民，各有本事。士習古聖之簡編，農服先疇之耒耜。商操廢箸之奇贏，工用高曾之規矩。修持禮度，敬信言語。達則行之，績用丕著。舍則藏之，猶不失爲鄉里善士。何必耽小物，玩細娛。無少裨於身家，徒喪志而增愚。伏願聞此芻言，灑然意懌。出茲禽於樊中，俾飲啄於山澤。我旣無累無營，彼亦得跳梁於豐草茂林，而足以自適。

音釋　士部

差池 上音雌燕飛貌詩差池其羽　站 斬去聲獨立也　涶 拖去聲　茶 音涅疲貌　肎 同肯　勰 同協　覶縷 上音羅下音呂委曲也　鍵 音乾戶鑰也　嗢噱 上音屋下音居大笑也　囦 和去聲　踸 音胸　宴 音牽　綮 音啓　熇 音鴞炎氣熱也　瞶 音貴極視也又目無精也　剽 音票刦盜也　逗 音豆透也又物投合也　顩 音豫疾首號呼也　芥蔕 上音戒下音帝小鯁也鯁同梗言細故何足以疑　呫囁 上諂平聲下音必今之教者呻其呫嗶　痞懣 上音杯下門去聲　霍 音廓霍然猝遽也　赧 難上聲　伻 音崩使也　歊 音熇　搉 音覺揚搉大舉也謂粗略而舉之也　恝 音戛　樕 音速小木　舀 遙上聲　翥 音註飛舉也　宄 音軌　剚 音恣插刀也　梟獍 上音驍食母鳥下音敬食父獸　葅 音疽　暈 音運日月傍氣　洳 音如沮洳下濕　旖旎 上音依下音你舒貌雲貌　蕣 音舜木槿　銛 音暹利也　㓥 同殺　囮 音訛鳥媒也　幕 音覓帷幕　籞 音語禁苑也又鳥獲者禁苑之遮衛也　鈂 音極勞也　衄 女六切音胸刃傷也　蜢 音猛　郈 音后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革部之上

門人照拙錄
法孫海印重編

詩

五言古

夜泊釣臺下

釣臺高突兀，下俯桐江路。緬想垂綸人，千載誰復晤。孤舟江上來，風雨寒江暮。釣臺不可登，空釣臺瞻樹。明發復行役，回首昨泊處。

靈應巖除夕 二首

三萬六千日，屈指已過半。三百六十日，明朝從頭換。此是顚倒見，强自分形段。寧知造化心，緜密無維斷。自我來山中，好友共昏旦。星霜

歷三月，欻如飛過彈。玄風互撞激，微言迭送難。頗覺法戰樂，不爲旅人嘆。嶺梅謝餘馥，山桃殷已爛。春事入殘年，漸覺輕寒散。巖竇容醜老，烟霞恣放誕。抖擻破衲衣，捫虱對爐炭。攜囊及掛鉢，今歲各居半。竹爆纔驚喧，已復桃符換。山深雲物鮮，搖曳舒疋段。殘臘春已踰，連林靑不斷。回憶芙蓉山，雁行拜歲旦。別來寒暑更，雙丸眞跳彈。欲往事巾瓶，畏途仍留難。翹首望三山，臨風增一歎。團圞聚友生，榾柮然紅爛。風雨斂餘寒，野情轉蕭散。行住本無心，吾生豈虛誕。不似塵中客，冷暖隨冰炭。

留別東曦法兄

大鵬凌蒼冥，所資六翮整。獅子示威獰，所恃爪牙猛。吾師法中王，祖印夙所秉。曦兄昔瞻風，如驥馳鞭影。冲融絕所畦，溟涬謝機境。兩載弼叢席，并如挈裘領。溪山別經年，此行爲覲省。握手慰睽違，玄言飫雋永。宇神豈易窺，汪汪挹千頃。雲水易分張，聚散如萍梗。惟有高天月，千里同光景。羨爾盛才藻，禪暇樂稱詩。譬彼萬斛泉，誰能强遏之。吾老久衰退，荒鈍無所思。還顧良惕然，英華當及時。焉知通玄士，所勗寧在茲。毗耶杜其口，古人庶不欺。

四病詩

入夏以來，瘖瘂蔓生，坐臥不安者兩閱月。加以齒痛，而右耳緣爬別，致患聾。眼固久暗，至是益昏。夫四大假合，幻質匪堅。衰相種種如此，古人藤鼠之喻，終不予欺。中年學道，白首無聞。惕焉內疚。因爲詩四章，以達慚悔，亦爲將來之炯鑑矣。

炎夏滋毒熱，山居氣尙爽。瘖痏何憑陵，肢體苦潰腫。衰年筋血滯，營衛少滋養。譬彼老病木，柯葉仍蕭竦。其中乂枵然，蠹壞雜蟿冗。坐立固已妨，睡眠煩偃仰。顧此亦小困，呻吟難支强。況乃四山迫，手脚無

勞攘。昔人喻湯蟹，常應作是想。而此知痛者，不受痛與癢。尻輿與神馬，放蕩在天壤。

老氏有遺言，舌存齒乃折。較量剛柔間，未達養生訣。百年同灰塵，舌齒無工拙。而我早衰人，齗齶久所豁。所存盡嵌空，蛀虫仍巢穴。火風所煎逼，髓腦如割切。古人牙齒痛，佛法不暇說。我本一法無，所憂妨餔啜。古今不相及，省己慚薄劣。

尼父稱耳順，知化乃無功。我年行欲卽，褎然耳如充。始孽由爬剔，展轉漸成壅。疾呼了不覺，殷殷如鳴鐘。生平所樂聞，泉響與松風。恐此事遂隔，惆悵獨書空。讚歎與罵詈，了復不相蒙。如此亦自佳，嗔喜兩無庸。古之學道流，有耳乃如聾。反聞無障碍，六根用互通。耳聽或未會，眼聞乃至聰。斯理較不欺，亦可慰衰慵。

目者資神用，耀光晰徵顯。所司在傳送，水鏡澄清洗。精華久漸亡，昏耗無由遣。譬彼火膏煎，膏盡光還殄。遠望隔輕縠，夜燭廢書卷。始悔被眼瞞，生平爲物轉。是眼不自見，所見良已淺。云何稱摩醯，如伊成三點。離見見始尊，廓然圓鏡展。至人貴返照，此理諒可闡。

勉學篇爲文晦上人

吾宗尙絕學，非以不學故。啞羊成阡陌，幾人解其趣。吾愛仲靈叟，萬言如屈注。又愛甘露滅，文彩春花樹。二老宗門傑，精光照毫素。而我懵學人，寧甘自錮錯。淵奧貴搜尋，英華仍含吐。智力竭無餘，踏斷言語路。掀翻滄海底，突出珊瑚露。方可開大口，一切閒家具。

其二

末學攻言辭，浮華逐無已。終日數他寶，輕狂輒自喜。雜毒入膏肓，沉痾疇能起。識者旁撫掌，大似不學耳。古之善學人，事事反諸己。厚重培德基，謙和含內美。披剝窮根株，瞥地偷心死。更踏向上關，盡徹法

源底。信手拈家珍，頭頭明的旨。吾願爲執鞭，庶以砭頑鄙。

月臺訪詹紆菴居士

野性如鹿麋，朱門每却步。何事躡月臺，愛公有深趣。公實巖廊姿，雲霄夙奮翥。抱此棘人心，暫隱南山霧。精舍鄰招提，法喜愜衷素。淘錬天機精，還觀獲微悟。開軒納水雲，脫略忘貴倨。抖擻薜蘿衣，盤桓出蟠樹。雄辨翻波濤，汪洋如屈注。法社久寂寥，傾聽慰衰暮。何必毘耶城，維摩於此遇。應知不二門，妙義空言句。霜風滿林扃，無奈整芒屩。山田恐廢鉏，匆匆且辭去。

石航師六十初度

金天澄氣爽，寶地灑清涼。耆德逢初度，勝因集吉祥。夙生秉誓願，此土作津梁。汎愛舒光霽，止持凜雪霜。法幢高建豎，佛日倍輝煌。勸請來知識，荷擔振紀綱。栴檀林鬱薛，龍象跡騰驤。頓整新條令，崢嶸古道場。雕楹無怖鴿，嘉瑞復徵桑。注井芳甘露，壇薰戒定香。深心奉塵刹，妙譽播諸方。行滿仍謙退，居閒得徜徉。客塵定後滅，歲月靜中長。花甲週伊始，優曇馥愈揚。紫雲垂靉靆，白足胡趨蹌。慧命資延續，宗猷賴贊襄。永如雙塔峙，歷劫未渠央。

贈鷲山無雲法兄

雪嶠輟徽音，同條如萍泛。遲暮念儔侶，索居每興歎。雲公英特姿，屛居在鷲巘。斂跡待時機，非學老靈觀。夢寐屢相從，綿邈山川間。霜風開杖履，玆境今始踐。村原明錯繡，清溪曳素練。城闉非不邇，心遠自陵緬。握手慰睽乖，霍爾幽憂散。披豁展眞素，深談忘宵旦。匡扶資有力，吾兄秉夙願。勉哉歲寒心，卓卓凌霜霰。大材勿小用，時來聳楨榦。衰朽意良足，甕蓬甘自竄。

雪峯佛閣久壞，不蔽風雨，至以笠覆佛頂，對之畫然，感之成詩。凡

九十三韻。

我來住梅山，荏苒歲方閱。深慚蹇鈍姿，況乃亦衰薾。庶依古道場，遲暮棲安帖。茲晨感漂搖，觸目莽愀切。蓄意期一紓，傾倒述顛末。伊昔存大師，玄猷久昭揭。生緣此其鄉，渺邈存譜牒。（義存大師楊梅山下官田鄉人）幼志知味道，塵網遂撇掣。薙染玉澗寺，大事期洞晰。投子與洞山，辛勤幾躞蹀。翻身德山棒，成道鼇山雪。歸隱芙蓉山，聲光難掩閉。峨峨象骨峰，奇勝閩中絕。長者捨精藍，萬乘欽風烈。王侯及緇素，道廣無不攝。殿閣徧巖阿，熒煌照嶕嶭。趨蹌三萬指，象龍相凌躐。濟濟賢聖僧，師資互頡頏。箭鋒各抵拄，妙智窮差別。源遠流深長，燈傳煇煒煒，惓然念所生，松楸意騷屑。眉親此山嵎，體魄安且吉。帶水縈前溪，羣峰拜下列。至今白馬墳，苔蘚纁蒼碣，當時搆危閣，冥理賚超拔。鐘梵鳴六時，香火固無缺。人天之福田，遠邇咸慕悅。觀感則孝思，津梁佛道闊。彈指八百載，廢興幾更迭。聞之淳祐中，重光有樗拙。（僧天錫號樗拙）三搆功始圓，勢與崔巍接。亦復百年間，棟宇寢傾跌。偉哉夢觀翁，（釋大圭）募疏暢曲折。琅琅金石聲，關關頻伽舌。至今讀遺文，感慨工點綴。興隆明代初，檀信願同協。布地施淨財，崢嶸聳浩刧。殿閣凌虛空，欂櫨煥丹漆。妙麗紫金容，毫光常燦發。颯沓來諸天，恍惚開笑靨。庭院叢桂幽，巖畔蒼松鬣。香風來無時，空翠撲眉睫。亦想住山人，精練事白業。探賾來豪英，尋幽情未怯。摛藻燦春花，傾談雄倒峽。龍蛇翻素壁，嘯傲塵寰狹。星霜屢遷換，烏兎無停轍。況復滄桑改，乾坤幾虺隤。民命在湯火，寶坊宜蕩折。擾擾綠林豪，蟻聚淹日月。神靈所糾殛，反掌亦殲滅。規模留壯峙，榱題半虫嚙。壞壁蛻虺虵，甃甓緣栱梲。往歲六月中，風雨相排抉。棟梁忽傾隳，層樓狂流決。後時稍補葺，粗疎仍岌嶪。我來雖苟安，俯仰情俱慴，有如樹下

宿，夜眠席不貼。昨宵雨勢惡，馳驟聲獵獵。汨滴無乾土，傾盆恣漏泄。慘澹滿月輝，雨面交淚頰。青螺既漶漫，全軀亦厭浥。對之悲且驚，倉皇計焉出。圓笠覆佛頂，怵惕泣仍噎。真佛本不壞，未宜輕像設。苦無鉢中資，告人又囁嚅。德凉言亦輕，開口恐嗔喝。抱此祇默默，微吟舒菀結。長衢列廣廈，參差連城闕。槐柳疎森森，冠蓋踵相躡。美哉輪奐居，擁衛紛匼匝。唾叱成風雷，炙手勢難熱。葳蕤委珠襦，豪蕩擲金穴。河清壽難必，石火光易輟。奄忽入重泉，寂莫鎖空閨。亦有好園亭，結搆人工竭。洞房環窈窕，臺榭快軒豁。疊石貌孱顏，濬渠俯澄澈。嘉花呈媕娜，奇樹鬱轇轕。履綦幾時過，芳草迹沒滅。恍惚見易主，復聞笑語聒。因痛蟋蟀唱，他人其入室。他人復他人，展轉如舍茇。當其得意時，千年願未訖。一旦眼光落，所將定何物。緬想垂拱初，黃氏有先哲。桑蓮徵嘉祥，捨宅事超越。紫雲垂徽聲，百代芳未沫。昭慶古南苑，鄂公留所轄。捐此奉金仙，嗜善如饑渴。摩盪琅琊風，後先信英傑。（泉州刺史王延彬建昭慶寺於北山下，請長慶稜禪師居焉。三傳至省僜禪師，鄂公留從效捨南苑爲寺，請省僜爲第一代，卽今月臺承天寺也）梵宮崇俎豆，豐碑存鐫鍥。藹藹刺桐城，屈指兩勝刹。黃氏與王留，鼎峙俱突兀。孫枝況駢蕃，簪紱聯奕葉。此事昭耳目，非關遠勦說。達觀悟一切，深愛亦堪割。凡以捨故存，繁華竟銷歇。無小人天果，因果未應撥。無厭覼縷言，言言瀝心血。庶用破慳頑，蒙蔽或剔刮。俗耳縱爲瑱，明達諒識察。躊躇倚巖扉，沉吟寄筆札。

九日山訪石晦，覽樸園居士弔姜秦遺蹟，悵然有懷。歸途兼柬晦公詩用韻，呈晦公兼寄居士。

晦公禪中英，氣爽神充悅。來隱愛此山，前徽芳可擷。周公數從遊，望古欽風烈。閱譎悲苦辛，慕逝欣高潔。芰荷夙已製，不爲纓紱紲。溟涬探冥源，未芟數莖髮。身世等浮漚，是法無生滅。我來訪同參，溪山屢

遛折。霜深籬菊斑，風號木竅咽。荒徑雜虎跡，欹棟半虫嚙。代謝運則然，神理詎銷歇。寂寞感昔賢，勃窣恃今哲。吾子古人風，揮鉏不暫輟。百卉已凋凄，松栢獨霜雪。願得同心士，幽貞全晚節。促坐夜逡深，開軒對寒月。

寄贈陳孟像居士詩

少壯事名場，締盟必佳友。卓犖陳孟公，俊偉信無耦。當年掞葩藻，羣英皆斂手。不才附壇坫，鄒滕効趨走。時事忽波翻，行藏兩不苟。伊余躭寂寞，泉石甘枯朽。君子誠開濟，叱馭印纍肘。遠宦天一涯，嘉聲溢萬口。俯仰三十春，斯人今稀有。以此想光儀，珍重如瓊玖。何圖獲良覿，車笠情彌厚。乾坤正澒洞，干戈何紛糾。倉皇異形勢，榮華等敝帚。煙霞夢相牽，告歸還林藪。世緣總虛幻，白衣又蒼狗。達者悟一切，猛省知回首。惟君秉貞素，道交更耐久。願言振高步，叩我雲蘿牖。

喜笨翁和尚到山用韻

昔作南山客，相期共入林。十霜同梗泛，雙鯉斷瑤音。向若懷汪度，臨風慕素襟。層巖紆以阻，榔栗賁然臨。各歎鬢眉改，方知歲月深。趣原甘寂默，節不重嶔嶔。我愧爲人眼，君高出世心。倩誰說法要，屋角數松吟。

笨翁對談有感再用前韻

說法慚生老，買山笑道林。龍蚫久溷跡，鹿豕是知音。空谷來跫響，清風散積襟。所欣慰離索，而不爲登臨。古道人誰跨，祖庭秋已深。波流方汩汩，壁立自嶔嶔。速化蕙蘭質，後凋松柏心。高懷如所慨，亮不厭沈吟。

其二

奮飛羞鈍羽，畏影息長林。久恣痴頑態，希聞哮吼音。故人憐棄物，高

蹈慰煩襟。披拂冷風善，清光滿月臨。緣疎世味薄，歲晚道情深。冰雪鬚眉淨，雲山體氣嶔。猶賒煙水債，終負武夷心。羨爾成孤往，幔亭頂上吟。

霞壿訪二黃生

自我耽雲臥，少復還里閭。意中兩黃子，夢想不曾疎。志殷英朗姿，瑩然玉與珠。闡仙勵清節，引經寧守迂。時俗尚變化，古道今則無。二子秉正直，諒哉世所模。聞我回杖錫，邀我造其廬。匆匆拂塵榻，肅肅治伊蒲。坐久談喪亂，慘淡神瘁枯。夙尚固未忘，娓娓稱詩書。雖不染禪悅，眞意鄰太初。百年一彈指，孰分巧與愚。所貴賢達士，不爲樊籠拘。斂念冥所寄，廓爾六窗虛。逆順泯諸己，庶足稱通儒。聚散無前期，一別三載餘。明發分兩手，書此置座隅。

吳魚男居士爲余畫扇頭山水作此奉謝

天地乃畫笥，達者無師法。癡史但逐塊，齷齪立畫訣。惟有澹宕人，灑落絕纖塵。萬卷在胸中，落筆妙入神。晚歲識吳子，悠然契此理。如嵇賦琴心，淵靜而閒止。昨者持瘦笻，倚我石邊松。愛我石間泉，湍激聲琤淙。瀑花溼衣屨，盤薄有佳趣。又愛木樨香，徘徊不忍去。爲我埽烟林，惜墨勝於金。乍看疑無有，冥想愈遙深。經營殊草草，蕭森風格老。便面不盈尺，渺邈如三島。寓止近山阿，欣君古意多。勿嫌山路峻，佳晨好來過。

寓天竺巖呈靜素上人

茲山夙所慕，欲踐屢蹉跎。豈意衰暮年，避地始來過。磴道盤窈窕，石壁矗嵯峨。梅花幹偃蹇，扶荔紛交柯。回嶂遮古殿，金像半銷磨。盛衰有代謝，人力其如何。僧徒雖寥落，苦行習頭陀。耰鋤勤隴畝，梵唄出煙蘿。雲水時交參，平等無自他。我來原不速，道氣亦無差。信步陟前

岡，原濕莽陂沱。亂離仍薦臻，觸目感慨多。昨者莆陽戰，潰散盡倒戈。腥血盈郊野，人命賤菅𦯀。見聞心膽裂，駭竄爭奔波。天心豈不仁，人事有偏頗。願仗金仙力，慈憫此娑婆。殺運潛衰息，含生滋太和。而我林下人，蕭散揮煩苛。杖笠無梗塞，來往此巖阿。

答傅井公見懷 立春前一日作

山深生早涼，白雲散晴昊。寂歷易懷人，北郭有遺老。好尚與時睽，淡薄意近道。秋風門巷靜，莓苔滋不埽。頗憶山中人，臥雲衣水稻。何事龐德公，空對鹿門媪。瘦竹想能攜，芒鞋踏秋草。山院木樨花，此意已傾倒。

重酬井公見懷前韻

素心久已闊，延佇望遙昊。蒼蒼山氣幽，澹澹水光老。古人輕命駕，況子非遠道。瑤篇每見投，蘿逕常自掃。寒英滿東籬，肅霜催晚稻。如何屢愆期，爬背戀阿媪。思君獨掩扉，蕪沒庭前艸。葉落疑履聲，披衣起顚倒。

石扆精舍訪林祖夏居士

人生各有尙，趣舍隨所託。自非素心士，古道幾淪落。林子蘊清眞，敎卒名已宿。昨者水月菴。一見傾衷曲。竭來款高扉，精舍東巖脚。窈窕門巷幽，扶荔間深竹。石勢何巃嵸，遠眺無不矚。洲嶼入渺茫，扶桑東一角。四壁盈新詩，几案堆古牘。山志手編摩，圖經稽已博。腹笥所包羅，千巖與萬壑。芥子納須彌，此義殊非謔。往歲藥池翁，寄錫此盤礴。晨夕飫法喜，微妙深探索。餘習日以澄，天機日以廓。涉跡本非有，觀空誠無作。浮名定何物，而肯受羈縛。便應釋塵累，相期叩寂寞。

哭傅井公

死已及斯人，那可問蒼昊。英靈忞收括，仍不憖一老。我今惜敬通，人皆傷伯道。窮愁催年命，問奇跡已掃。夸毘彼何人，紈綺飫粱稻。墟巷莽蕭條，瓦燈對霜媪。清風照泉壤，餘悲纏宿草。嗟哉五言城，今茲竟摧倒。

丁巳二月十六日天竺巖紀事

兵氛塞天地，墟落斷人烟。窮獸竄深窟，飛鳥避戈鋋。水雲有阻滯，寄身層巖巓。地主陳居士，暮齒亦高年。艱虞相呴沫，跧伏庶苟全。突騎如風雨，蹂躪遍山川。焚掠靡無餘，溪壑未之塡。飛奔來巖宇，迅疾如鷹鸇。拔刀砍几案，咆咻聲喧闐。老我無氣力，豈復能逃遷。忞其搜括盡，日晚揚歸鞭。時運尙減刦，緇素理無偏。譬彼鑊湯中，何處不熬煎。我法本來空，此意常豁然。頗嗤王子敬，舊物戀青氈。入夜佳月出，皓魄情可憐。徘徊巖樹側，翹首望長天。哀樂皆夢幻，達生何糾纏。棄捐勿復道，且把雲石眠。

讀續翁嘆世吟因有作以廣其意步原韻二首

雨雪何瀌瀌，隨風舞簷隙。索居易爲感，遠道念儔匹。與君俱遲暮，奮飛已無力。斥鷃自逍遙，豈希六月息。攜杖越山陂，慰藉動顏色。久要情彌親，相許本宿昔。世道日波翻，蕙艾更變易。惟應學道人，素心如鐵石。嘉遯山之阿，行蹤雜鳥跡。寵辱兩俱忘，夷猶頗自得。女蘿裁爲衣，橡栗充朝食，慕昔尙子平，讀易悟損益。枯榮任造物，胡乃自戚戚。人生本有涯，況在桑榆日。澹泊固吾分，苟簡事穿喫。彼爵吾不羨，彼富吾不嫉。心閒境自寬，主賓乃安宅。不作現生業，免受當時責。縱居五濁中，世間卽世出。守拙誠可嗤，自覺不爲失。所希在無生，庶以度苦厄。

鼎鼎百年中，奔忙無暇隙。豈知百年限，賢愚亦同匹。壑舟夜半移，負

趨信有力。胡爲勞其生，漏盡不遑息。少壯春花姿，衰謝已無色。惟有恆河水，所見今猶昔。昨非與今是，覆轍須改易。無待剎那間，迫逼四山石。返照本來空，無失亦無得。忍辱以爲衣，法喜以爲食。既不受天損，寧復受人益。諸優作戲劇，笑啼異欣戚。及其伎倆盡，則是散場日。扳石懸井間，藤枯復鼠喫。不知早回頭，瞋恚恣貪嫉。吁嗟可憐生，愚癡戀火宅。業重乃迷復，豈能自克責。方便說三車，喚呼使其出。既脫虐餤餤，方悟從前失。信步水精域，坦平何危厄。

送清斯法姪住夕陽眞寂寺

頃聞眞寂寺，獨倚夕陽峯。溪谷迴窈窕，幽秀甲銀同。暉公古尊宿，投跡初發蒙。從此播玄猷，嵂崒盛南宗。黃檗振錫至，唐帝亦潛踪。相傳石池水，於此浴眞龍。佛日益輝煥，山川被昭融。俯仰八百載，如一彈指中。時運則遷謝，吾道無汙隆。清公得法印，玆來紹眞風。懸知霹靂手，整頓甚雍容。坐斷凡聖路，巍巍據大雄。廣攝利羣機，津梁悉可通。是則報佛恩，人天之所崇。道譽喧寰宇，側聞欣衰翁。會當持榔栗，來叩石鼓鐘。

雪峯院被寇余上人有詩志感用韻

山海相吞噬，閭井困連年。痌瘝在一體，豈得安食眠。精藍倚層嶂，栖托亦以偏。溪滸列兵幕，氛祲上薰天。焚掠空墟堡，搜括窮林泉。獰猙甚乳虎，劍盾羅堂前。法器水田衣，蕩如刦灰然。蒲團幸無恙，寂落伴枯禪。瓦鉢空挂壁，黔突冷無烟。所羨林間鳥，飲啄仍飛騫。所悲離難人，伶俜復誰憐。否泰如倚伏，瘡痍幾時痊。衆生憑業感，得失信前緣。經行聊撥悶，寓賞半塘蓮。

七言古

秦望山

金臺上下隨風霧，弱波繞山却回去。浪立天傾徐福愁，挽舟撑折珊瑚樹。會稽萬里別咸陽，三山目斷搴衣裳。扶桑東枝如薺葉，海氣無聲含遠光。過車塡塡動萬雷，翠葆翕習蜺龍開。神鹿老死鳳翅折，安期羨門期不來。滄波使者無消息，山鬼欺人來獻璧。

送幼石還漳

發足破烟水，長路遠無涯。云何有歸心，回策向丹霞。雪峯當年行脚事，九上三登不辭遐。指頭拶破翻身轉，不踰閩嶺有玄沙。二老行蹤何處覓，不離途中不離家。看君氣宇出常流，未應便喫罷參茶。誼重師資宜歸省，莫自輕擲好年華。栖蘆不數鈍羽翮，出窟還須獰爪牙。臨岐送子定前期，寒巖雪裏有梅花。

送三非法兄

雲臥非不穩，獨善非所懷。手攜烏藤杖，的的出山來。欻然相値榕城隈，旅次留君且徘徊。憶昔同爲南山客，性燥剛然頭不回。黃檗言下翻身轉，從前珍寶一時摧。獅子爪牙生獰惡，鵷雛毛羽先毰毸。看君此行逢時節，閃如掣電駭轟雷。驅耕奪食手段辣，嚼飯不將小兒喂。逆行異類渾身入，一任頭面生塵灰。不爾亦得汗漫遊，南天台山北五臺。羅漢交肩遭訶斥，文殊握手笑盈腮。我今卑栖何足數，自分只合守蒿萊。有如懶牛鞭不起，占臥芳草白雲堆。一行一住同耶否，任他世眼自疑猜。

笨翁至山數日將遂取道龍潯爲雪峯武彝之行留別有作輒此奉酬

樗散餘生老病侵，分同麋鹿愛長林。就荒三徑稀行跡，縱撫無絃孰賞音。霞嶺懷君入夢寐，玉山照我豁胸襟。饔餘每恥因人熱，粉本奚堪著意臨。保社竟栽荊棘遍，法堂且任草萊深。輥毬忽憶陳年事，剪燭未孤雨夜心。九曲待秋尋鳥道，一筇破夏向龍潯。衰殘那得隨高躅，萬壑千峯恣嘯吟。

步韻和龔岸齋居士瘦松吟見懷之作

楊梅山中瘦松樹，冷落空山忘歲數。皴鱗斑剝溜雪霜，蒼鬣褷𧝓簸風雨。瘦松道者老無鄰，何意杖履來高人。針芥投分周旋久，披衷殊不厭衰朽。作家相對揚大年，不須說妙更談玄。廣長舌相無間歇，請君但聽潺湲清冷之山泉。去秋一別分兩地，綵箋忽向雲中墜。期君來倚瘦松松下盤陀石，注目梅山一片碧。

靈山歌壽湛盧翁

靈山卓出羣山巔，吐納蒼雲生紫烟。萬象森羅紛其前，山體寂寂常依然。湛翁手闢青蓮界，幻成紺闕來諸天。山先住耶師先住，應知恰恰與齊年。晏坐空巖離語默，有時曳杖巖之側。喝泉叱石亦遊戲，移易山川渾無跡。行滿功圓不自知，眞性沖和無順逆。華髮盈頭神充實，居然面有嬰孩色。清秋佳氣翁誕辰，優曇灼灼滿林春。靈山一會如昨日，莫是當年受記人。酬酢機事付子孫，菴內那復問關津。閒看山頭翻白浪，一任海底鼓紅塵。世人視師徒爾爲，本來壽量無盈虧。現成一句爲君舉，靈山今古長巍巍。

輓方烈婦歌　烈婦福清人避亂省城夫病歿烈婦雉經自刎俱求不獲死竟餓殞

方氏幼婦余家姓，芳年十六頗有餘。燕婉未幾良人徂，投繯畢命誓與俱。家人援之喘息甦，懷刃蒙被自割屠。涴襟沾席血糊模，抱持勸解哭姑姑。老身恃爾延桑榆，婦也致辭聲咽嗚。二叔事姑幸不孤，婦命不活在須臾。爺來看女悲嗟吁，終不爲兒愛髮膚。盍反郎櫬首歸途，啜蔬飲水代糜餔。庶挽靈輀强匍匐，秋風摵摵撼金鋪。蘭摧蕙折不少須，奄忽隨君入黃壚。精靈應化雙鵷雛，雙飛雙鳴墳上梧。駭惋歎羡傾通都，輓詞誄語皆絕殊。泉下笑爾太區區，千載芳名非所圖。地軸摧挫天傾樞，靦顏視息孰撐扶。爾雖巾幗眞丈夫，世人男子空眉鬚。嗚呼，世上男子

空眉鬚。

山中樂詠雪峯四景

山中樂兮洗心泉，泉濺石底流涓涓。玉乳渟泓涵碧天，是泉洗心心洗泉，我今欲辯已忘言。無心可洗眞道者，得到無心豈偶然。

山中樂兮緩步徑，一帶松杉相掩映。高低曲折緣幽磴，雲封谷口遊人靜，瘦筇剝啄空山應。何事市朝苦奔波，縱然平地多陷穽。

山中樂兮芭蕉坂，白石齒齒蒼苔蘚。新蕉搖曳舒還捲，綠光照水弄清淺，舊葉一任西風剪。好似山翁破衲衣，七零八落眞疎散。

山中樂兮山月樓，月照樓空山幽幽。銀漢波澄桂露流，碧天午夜松風颼，蕭然顧影有誰儔。此時却憶黃牛政，炙橘皮湯香滿甌。

放鳩行和吳魚男居士韻

谷谷劬兮劬谷谷，拂羽翩飛芳艸綠。靈蠢齊觀皆眷屬，故瘡驚爲虛弦落。雙翮摧頹損肌肉，垂首哀嗷苦羈束。吁嗟喘息猶微續，仁者見此爲蒿目。不啻堂下憐觳觫，飼以廡黍清泉浴。鼎鑊薌羶幸不辱，籠築漫嗟尙局促。出死入生猶轉轂，同類相呼願爾無相逐。恐有饞人嗜口腹，終當放爾山之麓，無逢斷竹與續竹。

杜鵑行

桐花拍拍滿山路，柿葉綠光還照樹。深巷香泥怨殘雨，翠被香消檀郎去。啁啾花底發酸嘶，雙玉垂垂謝娘啼。蘩蘭法露已悄悄，杜宇聲中心魂小。賤女持竿且莫前，去蜀萬里魚鳧年。精靈失勢軀短小，哀憤似欲訴皇天。杜陵布衣死千載，惆悵空山誰下拜。

音釋　革部之上

捫 音門摸也　痏 音委　尻 考平聲脊梁盡處　嵌 音堪　褎 音又詩褎如充耳　殷 音隱雷聲　錮鏴 上音故下音路塞也鑄銅鐵以塞隙也

閉 音秘又音鱉義同　櫺櫚 上音陵窗隔子下音炎步廊　臲卼 上音臲下音兀動搖不安之貌　卓犖 下音落卓犖超絕也　澒洞 上音汞與鴻同濛澒元氣未分貌又澒洞相連貌又深遠貌杜甫詩澒洞不可掇

掞 閃去聲舒藻也　向若 若海神也莊子秋水篇向若而歎　夸毗 上音誇下音琵夸大也毗附也言小人不大言以夸世則諛言以附人

瀌 音標雨雪貌　痌瘝 上音通下音關周書恫瘝乃身　離難 離與罹同遭也　鵷鶵 上音淵下音雛鳳屬

毰毸 上音裴下音綏鳳舞貌　皴 音親皮細起也　褵褆 上音離下音題衣屬　簸 波去聲揚米去糠也　靦 天上聲面慚貌　翾 音暄小飛也

瘦松集

（貞集）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革部之下

五言律

錢相墳

倉皇膺揆命，辛苦鄞江來。喞木心何壯，揮戈日不回。精靈還嶽瀆，緇素剪蒿萊，老我芒鞋客，招魂敢訴哀。

芙蓉山中寄熊偉男

不遠坡西路，思君跡太淹。灰心焚筆硯，遯世學魚鹽。雲水方漂泊，風霜漸緊嚴，五年離別緒，都上兩眉尖。

次韻霜崖師見贈郊居

城闕初分手，郊扉已仲春。山容燒後翠，柳眼雨中新。境寂疎人事，情忘渾主賓。杖藜偷不厭，水竹是東鄰。

其二

已甘休萬慮，靜與物皆春。髮白從添老，花紅任鬬新。雖無送供客，却有談玄賓。漫笑菴居小，虛空作近鄰。

偉男抱病小愈書來見招

頗怪慳藜杖，方知病使然。弃騰失壯志，感慨易衰年，聞已勝饘粥，幸無損睡眠。寒嵐如稍減，定準到君邊。

剪蕉葉作紙

苦吟累草木，寒色在高秋。剪斷蕭蕭碧，裁成疊疊柔。閒居新活計，任草舊風流。更斲松枝管，山房事事幽。

其二

楮生應別族，毛穎亦同曹。平展疑秋水，幽香上毳袍。石床依梵夾，竹榻寫離騷。俗客眞堪怪，喃喃重薛濤。

歲暮和傅井公王獻卿

歲盡忙無忝，心閒夢轉清。度形依薜荔，量腹受藜羹。倦鳥歸飛翼，寒泉滴凍聲。桃花紅嫩甚，遮莫一年更。

其二

縛茅山澗由，物外自孤清。不羨紅綾餤，聊斟玉糝羹。瓶花輕臈意，窗紙過風聲。小刦微吟度，何妨歲事更。

其三

生事由來拙，蕭蕭四壁清。煖烘松葉火，爛煑澗毛羹。漫逐刀錐計，休誇竹帛聲。一雙寒冷眼，已見海田更。

其四

衡門安醜拙，瓶鉢亦凄清。心事同枯木，物情且沸羹。梅花欺雪色，茶響學虫聲。莫怪諸緣濟，空花已稔更。

其五

已息塵勞夢，悠然道韵清。飽都忘百味，餕豈捨殘羹。濟泞閒雲意，綿蠻谷鳥聲。讀騷嘉橘頌，深固不遷更。

傳井公見示旅愁詩用韻奉慰

世路多偪側，志士屬艱難。冉冉老將至，凄凄歲已寒。窮途傷阮籍，積雪困袁安，放懷應無悶，悠然一嘯寬。

其二

青氈存未得，白雪調彌孤。凄斷雙蓬鬢，邅回九折途。此心甘隱約，世眼任模糊。不朽詩名在，他生鄭鷓鴣。

其三

老大交情重，寧將緇素分。投書邀杖屨，携手弄松雲。隱世龍蛇蟄，全生麋鹿羣。此中堪寄傲，餘子漫紛紛。

過陳心雲山莊用韻

屐輕初過雨，筇瘦亦隨吾。水榭通虛白，雲山乍有無。牛羊歸路熟，茶菓隔籬呼。千載東陵叟，風流事豈徒。

酬井公居士喜予還山用來韻

絳鉢還山日，霜風已暮天。祇緣無一物，翻易過殘年。非爾思方外，何人到我邊。幽期應不負，對榻共雲眠。

遲井公不至

投詩已昨日，霜雪霽寒天。藜杖來何暮，桃符又一年。交遊意氣盡，山水苦吟邊。漫學袁安拙，柴扉只掩眠。

冬日傳井公寄早秋詩用韻

霜風洗羣木，搖落已非纔。雲斂千峯出，天晴一雁來。學貧眞到骨，證聖豈無胎。鼎鼎塵勞夢，人間事可哀。

其二

細檢行藏事，無能愧古風。蝸廬行自戴，瓦鉢乞還空。業淨終期白，顏衰不駐紅。此心休便得，何處覓壼蓬。

其三

投老在林丘，蕭閒一榻幽。敢嗟年命晚，深念祖庭秋。叫嘯羞狐魅，飛騰笑鷙鳩。寧知金瓦注，信手亂拋骰。

其四

林下宜歌嘯，嗚嗚信口腔。空花過眼冷，皓雪照眉龐。選徑盤荒曲，覓泉接細淙。靜中誰贈答，形影自爲雙。

龍屺院贈智劍禪德 院近九鯉湖

入境居然隔，虛堂不掩扉。庭花常熾說，山鳥共忘機。禪定離喧寂，仙源近翠微。有時閒倚杖，目送白雲飛。

訪黃志殷村塾

蕩析背鄉居，授經當把鋤。聊爲嘉遯計，及此擊蒙初。澹泊堪明志，窮愁或著書。巖居殊密邇，踪迹莫教疎。

志殷見訪

林泉老卜居，客至罷耰鋤。故里同心舊，入林把臂初。偶因趺坐次，稍閱旁行書。儻復沾禪悅，自然世味疎。

和韻紀季青居士兼以爲別

幽居來遠客，年少任天眞。辟世似偏矯，尋僧不厭貧。茶香淹靜夜，杖屨別霜晨。因爾懷先友，高情似所親。

送黃俞弘居士同黃給諫北上

黃公多逸趣，老不厭江山。瑣闥追隨近，金臺指顧間。京華爲客樂，勝事奪八間。倘念沉冥客，深林長閉關。

宿周氏園仲公文濤見示園居詩四首步韻追懷樸園先生呈希韓文濤伯仲

山公別野在，嘉樹老扶疎。遺橐無長物，傳經此舊居。釣磯苔尙淨，後徑蔓俱鉏。却掃塵囂外，寧回長者車。

其二

憶昔陪休暇，棲遲向此園。相逢蓮社晚，祇嘆處淵昏。晏坐空千刦，忘言不二門。清芬如可挹，伯仲總蘭蓀。

其三

孝思深手澤，撫卷倚雕欄。鴨綠澄潭碧，龍鍾戛玉寒。結廬心自遠，借榻座仍寬。神理寧俱盡，低徊念古歡。

其四

薰風來樹底，盤薄納涼時。樓迥山光入，亭虛日影移。依汀葭揭揭，拂檻柳絲絲。無限關心處，餘人那得知。

贈黃生修居士

紛華何足慕，戰勝可能肥。濠上鯈魚樂，雲中白鶴飛。石淙隨洗鉢，荷葉學裁衣。得到閒閒地，浮生始有歸。

山中歲暮前韻 五首

洞壑凄清地，梅花寂寞天。幽栖宜褊性，息慮養衰年。居止孤峯頂，生涯一钁邊。此間無剩法，饑食困仍眠。

其二

巖中何所說，慚愧散花天。澗水滌空鉢，梅花餞去年。一生幻夢裏，雙鬢雪霜邊。怪底簷間鳥，弄聲破曉眠。

其三

不厭娑婆界，無心兜率天。笑他栽兔角，成佛待驢年。趣舍皆爲妄，虛

空邢有邊。頹然牛火畔，霜月照孤眠。

其四

短景催時序，奔馳北陸天。盡人忙卒歲，無計駐流年。身老是非外，心閒水石邊。六窗俱寂寂，不礙獮猴眠。

其五

兀兀無餘念，枯榮不問天。客塵空刦刦，露柱自年年。觸背非他物，悟迷總一邊。饒他閒打鬨，還我得安眠。

和獨耀師越中見懷之作

閩山判袂去，飄掣如烟雲。屈曲寧隨俗，嶔嶔獨有君。瓊枝不可見，明月兩無分。尺素三千里，開函識意勤。

其二

衰退人皆棄，素交有此人。瓢囊已北去，烟水未南詢。久負靑山約，俄驚白髮新。望君非一度，蓂莢四經春。

其三

僧鑑編未就，深意託毫箋。幾處巢雲竇，何山飮石泉。心灰同槁木，舌慧本靑蓮。閒解刊除盡，方知格外禪。

其四

把臂言如昨，云何滯武林。剛腸寧有以，至道本無心。甁鉢閒生事，滄桑閱古今。何當來榔㮚，雲壑共遙深。

遊圓覺潨用杜少陵遊修覺寺前後二韻

寺名存潨水，客至爲尋幽。峭壁雷霆落，空潭雲物遊。鳥飛聲不去，虎過跡還留。自匪忘形累，翻生寂寞愁。

其二

茲山奇水石，況値淸秋時。窮盡川原態，深疑造物私。林陰逗日薄，溪

迥出煙遲。豫作後遊計，杖藜信所之。

菊花枕

編蒲作枕囊，貯以菊花裝。爲歷風霜飽，能令莞簟香。餐英思楚客，却老檢仙方。何事忘情想，栩然蝶夢長。

次韻酬牧仲居士見訪

夫子康成後，人倫第一流。雲漢原自遠，羅尉豈能收。書帶仍無恙，石田或有秋。同居堪忍界，隱德亦須籌。

其二

翛然杖笠至，渾不染埃氛。促膝商泉石，微言括典墳。遊終期汗漫，願不爲聲聞。今古分明意，山花滿院芬。

其三

巖巒堪作主，鹿豕亦同羣。澗汲時烹雪，杖携每撥雲。無心唯委運，有漏爲多聞。數畝山田薄，遲君此共芸。

其四

晨夕岑樓上，先生移我情。巖花開笑臉，谷鳥弄春聲。古意存遲暮，時名謝俊英。東林久寂寞，猶得見淵明。

樸園留別周希韓文濤步韻

甁鉢依高士，芒鞋返舊林。不辭筋力瘁，寧有去來心。沿瀨溪光碎，望崖雲意深。遲君白社客，興發或相尋。

其二

聚散尋常事，臨岐亦倘然。钁頭甘隴畝，筆底羨雲烟。雁影淸秋水，鐘聲靜夜天。心期無遠近，此意向誰傳。

其三

巖竇埋形影，塵勞謝紲羈。此生終隱約，於世敢求知。應器充松木，禪

衣扈薜荔。懷君兄弟好，二妙自相師。

懷鄭南泉

鄭公天下士，飄泊在風塵。負篋尋知己，携家作旅人。憂深悒歎世。年長不謀身。本是沉冥者，胡爲獨苦辛。

送溪友上人遊九鯉湖

仙源遙可訊，振錫及高秋。自領蕭疎趣，眞成汗漫遊。珠瓔紛碧澗，玉柱界丹邱。八萬四千偈，熾然說未休。

酬石航師韻

老懶眞成癖，蓬鬆雪滿頭。自嗤成棄物，未敢慕時流。木落千林暮，桂香小院秋。分明今古意，誰向此中收。

哀周希韓

寧知雙老眼，淚滴爲君傾。兵厄悲鮑照，才高惜禰衡。鵷鸞不遠引，豺虎正縱橫。天地無情極，難教此恨平。

龔岸齋居士重訪余慧泉不遇明日相待於雪峯草亭予適至遂共還山

步居士韻

屢訂高軒過，尚疑策杖遲。爲探諸祖意，未許外人知。潭水澄空碧，雲山互蔽虧。莫言猶隔面，寂寞已情移。

又

相左仍重晤，道交有宿緣。厲風虛衆竅，積雨漲平田。坐對秋荷冷，行隨夕鳥還。更深仍剪燭，撥茗煑山泉。

雪峯山樓積雨

樓居固所好，阻雨亦山情。瀧瀧石泉溜，垂垂竹樹橫。林深晝易暝，峯白遠疑晴。蹤跡雲同懶，無心出岫行。

詠巖桂

巖中雙桂樹，矗矗拂雲柯。佛地根株古，樵人剪伐多。馨香空歲月，寂寞自山阿。安得淮南客，攀枝爲爾歌。

戴應承招同鄭牧仲黃升公林原博祖夏郭友日諸居士集水月菴用牧仲原韻

杖策來招隱，此中尚有人。心眞如水月，跡豈混風塵。霜橘懸丹的，籬花綴爛銀。諸公重晚節，古意未應淪。

又

霜氣薄城闕，寒雲披嶺巔。朋簪新可樂，歸棹晚仍先。佳咏筵中賞，高情別後憐。義熙人已遠，道聚亦當年。

七言律

于忠肅祠

少保祠廟枕湖山，精爽英靈想像間。當國訏謨鐘簴奠，閉關長策翠華還。救時誰識心勞苦，稅駕深知路險艱。瞻拜庭前翹首處，蒼蒼松栢老霜顏。

曹娥廟

孝女沉江事跡奇，我來瞻拜捫殘碑。千春永謝丹葩質，萬古長留黃絹辭。古渡霜清潮半落，荒丘日冷栢低垂。江蘺欲薦寒難得，解纜登舟意自遲。

瓊河訪陳衛公却別之長樂用衛公贈詩韻

窮巷風霜搖落餘，蕭蕭蘿薜半床書。乾坤有淚關詩史，雲水相逢費茗蔬。送客柴門寒月上，候潮茅店曉雞初。片帆欲發荒江路，回憶高情正起予。

雨後月同止公用韻

雨脚乍收愛晚晴，宿雲破處月初明。鴉翻餘濕頻驚夢，雁泛孤光遠度

聲。青幛蔽虧如雪映，碧空澈灧有波生。清輝滿眼人皆見，誰識超然物外情。

郊居 在省城南

隨緣挂搭在郊居，環堵蕭條適有餘。持鉢沿門仍近舍，灌園引水易通渠。半郵半郭人稀到，非寂非喧境自如。閒倚柴扉無個事，春風搖曳柳條舒。

其二

卜居何必愛山邱，偶住城南陌路頭。淺草平原朝牧馬，荒郊古道暮驅牛。周遭碧幛峯峯秀，隔斷紅塵事事幽。此地去人原不遠，好閒若個肯來遊。

其三

入塵垂手愧無能，且侶知音物外朋。矮矮牆圍短短竹，荒荒院住閒閒僧。經行曲折前郵路，打坐清熒半夜燈。大抵此心安處好，流行坎止任騰騰。

其四

龍江烏石兩相望，處處前朝古道場。屏跡扃門靈觀老，抛竿擲竹謝三郎。玄風可挹人非遠，蔓草重拈理已彰。踏著祖翁田地穩，更無餘事可商量。

其五

幽棲半壑背城阿，却喜東風景漸和。靜掩竹扉翻貝葉，閒移藜杖聽郵歌。山圍平野開天闊，水繞晴川印月多。到此自然心眼別，逢人不必問如何。

其六

山有豺狼市有塵，水居風浪足愁人。何如半畝閒閒地，祇在荒郊藹藹

村。夜柝傳聲城稍近，晨鐘送響寺爲鄰。是心安處隨宜住，不學桃源遠避秦。

其七

郊居便與世緣疎，浩浩紅塵半點無。牆外兩三家矮屋，門前一十里平蕪。無心應物情多暇，有客問奇韻不孤。慚愧當軒風月好，跏趺贏得嘴盧都。

其八

息得心來萬慮消，風光溢目意超超。是凡是聖平常道，度馬度驢略彴橋。四五尺籬編槿護，兩三疄菜引泉澆。鳴鳩何事偏相厚，鎮日聲聲伴寂寥。

其九

三家村畔足盤桓，挂錫剛餘十笏寬。社日紛紛爭鼓舞，野人草草不衣冠。無求人處隨緣過，不覓心時暫地安。識得自家無限量，寶王刹現一毫端。

其十

道人及第在心空，瞥爾情忘萬境通。皓月一庭飄桂露，方塘十畝送荷風。漫將境話隨聲色，識取根源是己躬。放下烏藤休歇也，任他歧路各西東。

山居用韻 時在福州雪峯

覷破浮生事事闌，優場何必强悲歡。好來雪嶠千峯裏，消受松風五月寒。有我有生應有患，無心無易亦無難。寥寥此道如相委，一勺曹溪味可餐。

覆雨翻雲態未闌，背人譏誚向人歡。朱門豪貴熏天焰，破衲道流徹骨寒。蹭蹬三途錯脚易，奔忙百歲息心難。迴光猛省甘枯淡，共採綠薇紫

蕨餐。

漫成

何事葛藤扯細纖，鏌鎁橫按凜霜嚴。養淳白粘能隨分，醃殺赤梢好著鹽。翠竹參差通出徑，木樨香馥透重簷。原來佛法無多子，祇在天龍一指尖。

此道原不間洪纖，綫絲斷處劍鋒嚴。息心只合如牆壁，胡亂何曾少醬鹽。山頂寒泉冷徹骨，庭前柏子翠當簷。法身向上誰人會，荷葉團團菱角尖。

道人操履絶廉纖，環堵蕭閒以自嚴。曠野獨行仍匪兕，齊都誰肯重無鹽。天寒補毳倚修竹，歲暮誅茅葺矮簷。引領朝暾照吾檻，濃雲何事鎖峯尖。

諸訛差別只毫纖，不許攙行政令嚴。眼暗徒迷璞裏玉，舌根孰辨水中鹽。閒拖榔栗隨芒屩，亂插山花滿帽簷。老我痴頑誰得似，任他唇吻弄新尖。

酬黃烈卿居士見寄之作次韻

浮生荏苒寄乾坤，傀儡場中誰識眞。覷破繁華皆聚沫，刊除閒解始歸根。烟霞痼我沉冥甚，騷雅羨君得意頻。相去由旬殊不遠，聞鐘莫作攢眉人。

山居

野性癡憨與世疎，年來偶得住山廬。松風謖謖尋常有，蓽戶蕭蕭壁落虛。坐擁敝裘寒月映，燒殘榾柮冷灰餘。楊岐有語分明在，翻憶古人樹下居。

學道未能且學癡，長年兀兀任他嗤。實無玄妙堪開口，祇爲勞生欲息機。纔見人情呈俊俏。不於世路受斮危。大名雖好居非易，惟有癡呆盡

可爲。

世事年來冷似霜，誰能波挈入名場。深林鳥語山逾靜，繞屋梅花夢亦香。淡淡虛空含萬象，寥寥心地露孤光。現成公案非今古，莫把聰明錯較量。

蒼崖孤峻與誰鄰，眼底雲霞日日新。地迥不來朝市客，天寒還有採樵人。足音空谷聞堪喜，笑語移時意更眞。莫謂道人多泛愛，齊觀物我無非親。

覓心不得自心安，拈放由來各一端。若個場中來選佛，幾人林下肯休官。澄潭有月靈光淨，心水無波性海寬。除却饑餐幷困睡，塵勞總總不相干。

出家皆道出人間，誰把心身盡放閒。妄想業成煩惱海，虛名障作是非關。片時暫息寧眞歇，萬境俱空始大還。我愛唐朝亮座主，翻身言下入西山。

雲斂山空木落時，山堂臘近冷風颸。無人解聽雲門曲，有興還吟石屋詩。明妙天眞皆本具，語言道斷合希夷。紛紛盡向外邊覓，若個還源契此機。

無心於事自閒閒，竟日柴門不上關。一望芊眠平楚色，千重靄杳夕陽山。黃花晚節殊堪賞，幽鳥倦飛亦解還。夙昔交遊多意氣，何人肯到白雲間。

霜華入鬢老相催，川上逝波去不迴。玩水尋山皆浪跡，匡徒領衆又非才。閒雲作伴成賓主，明月無心自去來。莫笑山翁痴懶甚，都緣萬慮久成灰。

懸崖迴嶺鬱蒼蒼，年老心休合退藏。凡聖不窺眞穩密，根塵迥脫始超方。豎拳行棒成狼藉，山月松風已演揚。古道有人能跨脚。草鞋漿水一

齊憒。

傍巖結構似巢栖，小屋平臨羣木齊。樵徑入林時嘯虎，人烟隔塢遠聞雞。却忘住處孤峰頂，只覺看來萬嶺低。鉢袋高懸老歲月，不將白棒撞東西。

庵居雖小內還寬，容膝由來儘易安。抖擻胸中無一物，高瞑日上已三竿。亂抽書帙消閒晷，深塹地爐禦歲寒。耐久知交松柏在，青青不改伴衰殘。

蕭然四壁度霜晨，瘦骨還堪耐苦辛。破衲襤襂剛見肘，荒廚冷落頗生塵。榮公帶索偏行樂，衛尉多金却禍身。古往今來誰達士，尙乎知富不如貧。

竭來結屋此巖棲，複嶺烟深艸樹迷。野老跡疎邪送供，鄰僧興發有留題。素琴掛壁無腔調，鈯斧登山誰挈攜。冷眼一雙閒眺望，歸鴉亂噪夕陽西。

動念紛紜靜落空，不依動靜體玄同。片雲淡泞青天表，萬象盡歸古鏡中。佛說猶如標指月，僧流漫自諍旛風。還源一句千差斷，剎剎塵塵悉可通。

出保社復入叢林，天涯踏徧復搜尋。未能有念歸無念，道是無心却有心。日上巖扉光爍爍，烟籠野寺翠沉沉。昏晨眼底長如此，一任山中歲月深。

山田墝瘠禾苗稀，況復年深穡事虧。竹篋徒言堪束肚，松花邪見可療饑。邨中乞米來升斗，廚下燒鍋作粥糜。檀信脂膏非易受，應知一粒重須彌。

寂寂空山道者家，自甘苦淡薄紛華。強狥世態眞無奈，須信吾生亦有涯。萬事灰心同木石，一丘隱跡混龍蛇。每因月出閒舒嘯，驚起林間夜

宿鴉。

祖庭秋晚道風衰，虛解雖多實履虧。慕寵希榮閒打鬨，尋枝摘葉太支離。古人德厚同愚訥，後輩心高鶩險巇。無力匡扶增感歎，肚皮深不合時宜。

巖竇藏身稱野情，不貪利養與聲名。筠松許與爲知己，泉石招邀作主盟。世事覷來眞似夢，是心歇去便無營。笠庵鉢田木侍者，將就挨排過此生。

丁酉元日余年五十有三偶閱石門文字禪有季眞少儼三十歲儼入新年五十三之句遂追和其韻

形骸放浪吾何有，五十年來又得三。白髮從添新歲月，青山不厭破衣衫。鳥欣佳氣啼深竹，花倚晴光笑碧巖。點檢餘生成底事，蕭然一榻萬松杉。

元日又用無雲師韻

滾滾年光似過籌，何人逐浪不隨流。林泉有興眞成癖，花鳥無情任展眸。漫道大音諧里耳，原無佛法在年頭。平懷一種機關盡，煙水無心汗漫遊。

其二

浮生浪跡不須籌，忘所何妨更入流。白業誰堪同白社，青山恰好對青眸。澄潭直下絲千尺，水草隨宜牯一頭。澹蕩春風開杖屨，道人不是等閒遊。

其三

空巖晏坐更無籌，花自開兮水自流。醜拙隨緣灰衆慮，浮花覷破冷雙眸。法身清淨千峯色，祖意分明百草頭。大地門門皆解脫，何人把手肯同遊。

龍華寺晤鄭掌山居士見投四詩用韵酬答

高人行止不隨時，暫借梵樓亦掩扉。凭几只堪僧作伴，攤書不覺鳥來窺。應知元亮諧眞隱，漫道長康是半痴。欲聆清談無玉麈，爲君折取靑松枝。

盡將閒緒付東流，漫學張衡詠四愁。是此門中眞解脫，那須地下更埋憂。法皆平等隨緣過，思入淵深造化侔。相對默然成一笑，莫言緇素不相謀。

慣似杜多耐苦嚴，聞鐘不復攢眉尖。高情本自披雲霧，妙義兼能折水鹽。虹深垂紳登塔見，幢峯潑墨倚樓瞻。森羅萬象供揮灑，畫笥收來不害廉。居士精繪事

危樓煙雨漲遙天，寒食蕭條春事慳。笠屐竭來非宿約，茶香偶坐是清緣。錯綜幽致堪棲託，屈注高談似倒懸。好在風篁亭子上，往來二老想當年。

移住蒼官嶺酬止公見贈

蒼崖栖託遠囂紛，山色溪聲淨見聞。絕學無爲誰得會，此身既隱又焉文。鉢空未辦松花飯，侶寡應隨麋鹿羣。幸有鄰菴太白叟，肯移杖屨破重雲。

其二

金風肅肅澄氛氳，清磬徐徐出白雲。病骨如松秋更瘦，幽懷鄰菊晚能芬。䟦䟦同徑偏相得，牛馬任呼總不分。高挂瓢囊安穩甚，無煩爲勒北山文。

初寒訪止公用韻

仄徑重過草不除，愛君朗潤似方諸。千林秋色紛搖落，四壁清風自晏如。機息閒將白棒挂，吟成時引綠蕉書。階前菊蕊蕭疏好，冷翠寒香欲

淸廬。

水底月 用韻

中天兔魄懸淸輝，倒射波心皓彩歸。沉碧影侵鮫子宅，弄珠光映洛川妃。漁翁倚棹撈難得，仙客騎鯨興速飛。一顆圓明一切攝，若將指處見還非。

漳中逢洪石秋用韻

老來屈指幾心交，寂寞柴扉待爾敲。試問淨名與善慧，何如瘦島及寒郊。拋除著作千秋事，占斷雲山一把茅。冷落門風君不厭，好將淸影伴松梢。

寓靈應巖同井公

不隨世態逐輕纖，老至論交合更嚴。相對人如霜後菊，玄談味折水中鹽。隔溪嵐碧常侵檻，密樹雲飛不離簷。淸景羨君能領略，拈來都上彩毫尖。

過訪靈鷲山雲兒和尙用白磬休兒原韻

分攜杖屨徑三秋，來訪鷲峯最上頭。樹帶平岡連雉堞，溪橫略彴過漁舟。門前誰不因人熱，砥柱還堪逆水流。客至悠然無法說，虛空萬象已相酬。

徐羽王居士見訪值予下山不遇投詩和韻

乍枉新詩格韻淸，重來不負愛山情。遠公白社初來侶，高士南州舊有聲。老至讓人勍勝事，饑來驅我役勞生。回笻日暮空相左，悵望林間片月橫。

宿井公谿心砦

穿林步壑路仍纖，小砦依岡亦峭嚴。衲客偶栖同梵榻，山廚還率問鄰鹽。寒蛩吊月鳴幽砌，鼯鼠欺人出短簷。最是閒雲無定准，明朝又過別

峯尖。

廣方寺同傳井公居士逸公法公用壁間韻

黃葉飄堆仄徑纖，梵宮剝落失莊嚴。正欣邱壑無塵軼，漫道家風少醬鹽。泉眼半枯凝筧道，霜稜有氣撲空簷。回筇欲指溪心路，知在亂峯第幾尖。

送慧公西堂還清泉

如君法戰破重圍，獨立風標絕所依。露冷疎林千嶂碧，天空遠道一鴻飛。安排窗几方留住，抖擻衲衣忽賦歸。携手臨岐無限意，可能珍重鐵牛機。

雪峯佛閣追步何鏡山原韻

古寺楊梅山一半，檻外巃嵸羣峯亂。官田人去已陳迹，佛閣年深猶壯觀。霜酣紅樹錦千層，溪帶平蕪練一段。人事往來成古今，山體如如那曾換。

雪峯雨後

凍雨乍收陰晴半，霜葉從風飛歷亂。岑樓兀兀坐跏趺，妙香寂寂聞鼻觀。山禽不斷響鈎輈，俗客無緣乘款段。巖畔梅花冷看人，一任流年暗中換。

道余上座到山中

逃虛空谷意俱闌，吾子能來亦可歡。若個人情甘寂寞，於今法社正荒寒。三登九上高風在，一髮千觔力挽難。慚媿山僧無剩法，只贏困睡與饑餐。

步韻酬鄭南泉居士見懷之作

抗志如公世不猶，嶔嶔須向古人求。百王升降憑差等，三易精微與贊幽。宋玉歌中悲坎凜，王尼車上嘆橫流。名山副在他年事，無那風霜滿

地秋。

衰退自甘老一峯，愧無福慧振南宗。栖遲只合師養括，鈍置奚堪拄箭鋒。舉世競趨爲失鹿，如君確志是潛龍。瓊章投我深相念，殊勝齊安怪石供。

贈黃畏翁

百歲相看皆過半，見君惻惻多念亂。守窮不變有貞操，知命無憂乃達觀。叩門辭拙好師陶，踰牆節苦漫學段。不見神仙相對語，眼中幾度滄桑換。

送智純師參方

橫肩楖栗向諸方，不憚雲山去路長。自有大心空佛祖，也應明眼辨奴郎。珠澄水淨重淵媚，菓熟風清到處香。法海掀翻無剩寶，笑他河伯尚望洋。

不將得少便躭閒，抖擻衲衣出舊山。夭嬌冥鴻且漢表，啁啾野雀只籬間。荷擔個事平生志，逗漏家風一笑顏。踏破百城煙水闊，應知樓閣不曾關。

山樓待月仝幻菴古立二師用韻

迢迢蓮漏向更闌，皓彩漸升東嶺端。遙夜總知先半隱，幾人同向靜中看。嬋娟兔魄冰輪側，凄切蟲號露氣寒。倚徙岑樓仍促膝，良宵道聚此緣難。

清源洞同三非法明二師

已覺龍鍾氣力微，山行尚拂薜蘿衣。巖花倚笑如舊識，谷鳥忘機總不飛。檻外人烟村巷靜，窗中浦溆野航歸。山靈最是能留客，淨掃濃雲月滿扉。

秋夜聞鐘用紫雲諸閑士原韻

上方月色未渠央，響徹蒲牢古殿傍。震動大千體自寂，虛徐百八韻初長。幾家砧杵催更漏，何處笙歌沸畫堂。欸爾返聞聞性見，依然久客得還鄉。

寄南山石和尚 指住南山不赴

衰拙於今百念無，此生只合臥烟蕪。忽驚翰藻來空谷，却訝吹噓及老夫。社櫟敝牛堪底用，盲龜守坎是深圖。匡扶巨手君能事，小隱相容謾喚呼。

巖中獨坐

巖畔梅梢蕋尙纖，瓢珍一衲任冬嚴。懸崖水落微垂練，小雪寒輕不散鹽。觸石雲閒仍出岫，喧枝鳥墜忽投簷。道人未免牽詩思，吟蹙眉頭八字尖。

次逸公遊鼓山韻

晏師道價九重欽，勝跡猶存祇樹林。海勢吐吞仍突兀，山雲掩亂幾晴陰。箭鋒不阻通霄路，石鼓誰撾出格音。廿載遊踪如昨日，居然淸夢得同尋。

次逸公喝水巖韻

當年飛濺出重雲，喝去洑流別一濆。既自耳根原不鬧，何妨泉響日長聞，危樓面澗含虛籟，曲磴沿橋積蘚紋。我憶舊遊君始到，山中幽趣總平分。

天峯上人見訪酬韻

寒雨連朝鎖翠嵐，杖藜得得遠相探。爪牙獰猛君堪畏，邱壑衰殘我自躭。火餘爐邊共聽法，松風屋角作玄談。無他作供人情好，脫粟粗羹或不慚。

石藏上人見訪用韻

道舊迢迢訪蓽門，穿林踏嶺未辭煩。數年隔闊頻來夢，覿面分明不在言。庭際唧花無野鳥，澗邊拾果趁飢猿。囑君漫向諸方說，冷落深慚少室孫。

慰吳象仍

高人見辱不言寃，世事波濤那可論。孔雀狎牛傷杜甫，靑蠅作客吊虞翻。冥冥久羨雲中鶴，蹙蹙今悲檻內猿。却憶當年謝處士，吟詩晞髮對朝暾。

冬夜宿象仍宅

深冬訪友犯霜嚴，破衲衣將一杖兼。殿壘幾經傷戰鬪，荒邨乍喜見魚鹽。坐來遠岫暮雲合，望斷青天碧海添。賢主相邀因款話，寒梅弄影月纖纖。

重過衞公宿瓊河草堂

玄冬肅肅歲之餘，衲客重來問著書。澹月初升臨砌樹，嚴霜故壓半籬蔬。地如天寶被兵後，人是東林結社初。道味不將緇素隔，靑鞋布襪肯從予。

永慧法姪至山有贈依韻酬之

坐斷雲山百疊圍，竭來相對倍依依。霜蹄蹀躞方齊齒，雁序差池已背飛。雪嶠風高堪緬想，木樨香滿漫言歸。莫嫌癡老疎酬酢，樹色溪聲已發機。

輓參唯法兄

紗峯雲色黯凄其，爲失同條益痛悲。法社於今資稗販，宗綱賴爾獨匡維。自甘苦淡非偏矯，誰識孤嚴是至慈。叫佛一聲歸去也，起人信處動人疑。

陳鍾人居士見示汎舟詩兼訂相訪步韻酬答

君才軒舉似朝霞，雄長詞壇擅作家。璧價連城知自重，劍光拂斗孰能遮。移舟晚棹遊仙侶，落筆春生上苑花，倘有高情追白社，漫嫌苔逕入林斜。

餘生自分老烟霞，若個人來訪道家。高閣洞開虛壁落，荒垣補罅倚藤遮。紅塵隔斷閒春夢，白髮離披任歲華。數畝山田仍力作，閒耕未覺夕陽斜。

同牧仲居士過陳石人村莊余却往穀城訪蓮峯和尚

秋老木樨樹樹香，好山遍采入莆陽。荔枝夾巷迷村落，晚稻平疇匝水鄉。爲愛層樓宜晚照，不嫌破衲已霑霜。同遊鄭谷詩情健，吟罷眞疑散夜光。

又

長渠秋水向人清，榔㮘相隨取次行。谷口子眞方外侶，岐亭陳慥故交情。蕭條籬菊通鄰圃，蒼莽汀葭接郡城。更向前邨尋練若，林間煙火路微明。

答志殷見訪用韻

深山有客叩山扉，握手相歡是故知。老大我眞同散木，亂離爾頗似飄枝。閒追往事皆陳迹，靜對空山好發機。榮瘁浮生幻泡影，不妨行住自哦詩。

開元寺晤方澹法兄因以贈別

十載分攜此乍逢，毿毿華髮各衰容。眼前事竟如芻狗，世上人今好畫龍。詩卷自將三尺雪，烟霞但倚一枝笻。欲知別後時相念，應聽清宵月下鐘。

幻菴古立二法兄至山步韻

巖前引領幾低徊，此度眞能得得來。似捧驪珠雙顆至，不殊優鉢一花

開。自憐歲晚霜侵鬢，共對更闌月滿臺。若問住山生計拙，辛勤祇向石田栽。

和述異詩 并序

明季，所在豪猾橫暴，中州尤甚。有張公某者，登封人，爲里中兇人所戕。子爾儲方穉齡，傷世亂不克復仇，益發憤讀書，積今十五載，爲順治戊戌，成進士，泣控當道，置仇人於法。今爲固原州守，用　覃恩贈父如其官。康熙十年辛亥七月初四日，有里人郝岡忽白日遇張公，披藍衫執紈扇，憩道傍樹下。岡駭欲引避，公呼之前，相勞問，語笑如平日，但不一及家事。且曰吾與君兄郝魁司，爲中嶽報事官，吾奉符暫來里中，察不平事，因與岡偕行四五里，鄉有劉姓者，後至，又見之，遂辭去，忽不見。其事甚奇。固原守聞之慟，作追哭詩八章，馳書閩中，求同年友南安劉明府爲之傳。傳成又和詩述異，傳紀事眞寫生手，眉鬚欲動，詩詞淒清蕭爽，如深秋霜露，薄寒中人。嗚呼，誰非人子，讀之而不雨淚，則非人也。是不特以志異聞，其垂示百世，激勸無窮，神道設教，將於是乎在。明府命山僧屬和，敬依韻如其數。

異聞傳播自遐鄉，戰野當年染血黃。玉石焚如俱毀碎，豺狼蠢爾正猖狂。鶴歸故里依華表，鴉帶寒煙噪白楊。精爽如公應不沒，鞭霆咤電訴高蒼。

表章軼事屬文人，筆底眞傳不壞身。漫道齊諧多志怪，應知干寶會搜神。現形爲喚塵中夢，積慶偏回雪後春。令子成名膺帝簡，耿光此日照西秦。

磅礴精魂靡不之，歸來差慰故人思。已憐秋柏荒墳實，忍讀蓼莪孝子詩。騎氣御風非昔日，藍袍紈扇只平時。寄言故里邅回子，信有冥官報

應司。

相逢道左豈前期，邂逅生人笑語遲。中散蛻形還顯跡，魯公尸解欲無辭。始知正直占靈籍，應笑兇頑錯著棋。浩氣欻然歸寂寞，悲風蕭瑟檟松枝。

翱翔應在白雲鄉，世德承家羨肯堂。自是丹穴騰翽羽，應同玉瓚注流黃。冥司糾察無私諂，天語褒揚有烈光。金石勒詞中壘筆，流芳千祀更悠長。

張公積德幷遺書，何事無言及故廬。生滅去來渾不繫，寃親平等亦無餘。須知炯炯神光照，莫道恢恢天網疎。跋扈飛揚眞轉瞬，當年虐焰已邱墟。

孝思悱惻九原通，瀝血陳辭起渺濛。已覺寸心回隴首，還將尺素報閻中。徽聲久著稱循吏，哀慕未衰似孺童。祿養當時悲不待，最憐喬樹撼秋風。

神識空時便好休，娑婆何事更遨遊。似憐疾走翻多影，却喚迷途合轉頭。觀破前程皆是夢，超登彼岸不須舟。原州太守眞賢達，此意還堪與豁愁。

冬日有懷周希韓用贈別原韻

宮詹謝客識君初，勝讀生平未見書。高館分携秋尚淺，空巖延佇歲將餘。風流文藻人推爾，泉石膏肓我病諸。莫謂溪山能間阻，月明翹首幾曾疎。

雨中同牧仲登紫霄巖訪無依和尚

逸客相將躡紫霄，烟林漠漠路迢迢。沾衣濡足渾狼藉，尋壑經邱太寂寥。眼底冥茫天界闊，庭前險峻石梁遙。主人笑舉跨門句，榾柮爐頭品字燒。

又

多年瞪目視雲霄，隔斷紅塵境已迢。洞穴嵌空穿地軸，松風吹籟入天寥。樓頭雨過雲仍宿，澗道泉飛瀑轉遙。落葉滿階山氣冷，呼童准備夜來燒。

宿清源洞用永慧開士韻

覽勝不禁躡屐遊，江山千里落雙眸。迴岡帶郭層層樹，泛浦依汀箇箇舟。石洞擘開丹嶂峭，寒泉飛注宿雲流。衆芳落盡馨山桂，何事興悲爲凜秋。

重巖邃宇且棲遲，正值清秋薄暮時。浦激青熒漁火見，石欄徙倚斗牛移。藤花撲落階前地，樹影紛拏檻外枝。即景自然堪寄趣，山僧不是愛幽奇。

陳鍾人居士來訪蘇氏拙園仍到山有詩見投因此步韻

君來訪舊涉名園，又愛山居境不喧。持鉢未遑親倒屣，回筇猶得接清言。行經碧澗幽香發，坐對蒼烟古木昏。轉眼雲霄秋駕近，會看逸翮正騰騫。

和栯堂禪師山居 四十首

余遲暮山居，眠食外無一事。偶案頭有栯堂禪師山居詩，遂步韻成篇如其數，皆信口淺率之談，若律以詩人體格，則風雅委地矣。倘初心入道者，偶塵聽覽，譬之驢鳴狗嗥，蚯蚓蝦蟆，助其發機，或有少分。不則竟付之丙丁童子，充作紙爐無不可耳。

巖居環堵沒蒿藜，萬事任緣那强爲。梧嶺雲深閒氣象，崑岡玉韞泯瑕玼。盡誇宗愨乘風壯，寧信楊朱哭路岐。我笑綺黃輕一出，晚年却負商山芝。

千丈巖頭自在棲，凭欄下瞰遶清溪。靜中放浪形骸外，老去癡頑寵辱

齊。扶杖行穿林曲折，采薇踏遍澗東西。無勞楚國狂歌鳳，已似尸鄉老
祝鷄。
年深老屋頗欹斜，羅列千峯富可誇。恰好幽棲隨鹿豕，由來聖道一龍
蛇。休拈大藏止啼葉，莫翳虛空揑目花。於事無心心無事，天然佛是老
丹霞。
放下盡教都放下，當人只在絕狐疑。湫傾嶽倒何曾動，石火電光也較
遲。扣角三生緣恍惚，臨川千古逝如斯。驀然夢破瞪雙眼，周蝶元來却
是誰。
瀌瀌寒泉石上流，軟蒲趺坐自休休。野花匝地鋪純錦，新月懸空挂碧
鈎。金谷園荒誰作主，玉關人老爲封侯。試將冷眼閒評論，幾箇英雄會
到頭。
寄言世上聰明子，底事紛紛役利名。若箇不爲蒿里客，阿誰能免鐵圍
城。息機野老甘抱甕，樂道高人恥割烹。放曠隨緣忘管帶，應知寶地坦
然平。
道人眼底由來別，百尺樓高更上層。牕牖虛明孤嶂月，門庭清冷一潭
冰。貞松長自閱芳槿，斥鴳任佗笑大鵬。息得心來淨灑灑，不將閒事蹙
眉稜。
不悟眞空休歇去，升沉六道太疲勞。驊騮神駿馳鞭影，鶻鴒淩空迅羽
毛。長嘯一聲山月白，靜聞衆竅冷風號。此時此意無人共，祇爲孤峯立
處高。
萬法本閒休擬議，世人道是强施爲。祇緣病眼生花眚，何事無瘡剜肉
醫。平地畏途九折坂，安身妙訣六藏龜。寒山風漢無思算，鎭日長年兀
兀癡。
此身畢竟似浮漚，逆順情忘孰喜憂。宿霧洗清山矗矗，冷風敲戛竹修

修。傷心何事憐鵾鵩，適志無多似鷽鳩。終日岑樓閒得得，翛然誰是我
同流。
死生呼吸事非常，轉瞬榮華莫較量。麟閣丹青空入畫，雀臺遺令竟分
香。堪嗤架海思鞭石，誰識堅氷在履霜。千古高風羊叔子，殘碑墮淚憶
襄陽。
宿雲深處碧重重，蘚暈苔花錯雜紅。衲客無心閒洗鉢，英雄末路嘆藏
弓。松間鶴翥摩清漢，葉底蟬鳴鬧晚風。安得攜來鐵綽板，高歌坡老大
江東。
夕陽烟靄自村村，澹抹濃拖草樹曛。靜裏返觀閒妥帖，塵中搆鬬苦紛
紜。清溪淺水看魚隊，竹杖芒鞋尾鹿羣。世厭君平眞已久，何人相訪破
重雲。
淡淡輕風送晚涼，木樨花發滿山房。六窗寂照無餘物，一念寒灰自息
狂。選佛選官俱是夢，呼牛呼馬兩相忘。覓心不得安心竟，渴鹿何須趂
燄陽。
巖頭桂老屬誰栽，鎭日摩挲定幾回。茅屋椽疎雲補綴，竹窗紙破月窺
來。塵勞孰肯回癡夢，邱壑還堪長聖胎。休暇萬機空索索，氷河焰發爆
寒灰。
披緇未必便超塵，正果還須屬正因。不遇驅牛奪食手，多逢買櫝棄珠
人。六根清淨湫湫冷，萬象森羅色色新。正眼開時全體露，虛空消殞浩
無垠。
寂歷空山不閉門，一聲清磬自朝昏。架棚引荳隨生意，筧水穿廚定識
源。說士立談酬白璧，倖人遊冶逐金丸。爭如道者閒無事，睡起繩床月
滿軒。
此事分明不外求，脚跟未動豁重樓。漫施黃檗三頓棒，好剗天龍一指

頭。眨眼青天翻過鷂，無心露地已忘牛。欲知萬法歸何處，喝下千江水逆流。

生死海中沒復廻，因循流浪可勝哀。菩提有種仍萎謝，煩惱無端自結胎。好向清凉地歇脚，莫將名利酒添杯。分明舉似知音者，撲鼻香生雪後梅。

匝匝芳林漠漠烟，茅茨四壁但蕭然。燒畬播穀占晴雨，掘地栽松忘歲年。璞剖秖堪資敵國，珠沉好自媚重淵。寄言晉代謝康樂，心雜無煩種白蓮。

古道靄雲一徑微，頗同惠約在山茨。花時好鳥春聲鬧，月下寒蛩砌響悲。人歎巖棲眞苦淡，我憐世路太欹危。無絃獨撫憑誰賞，欲把黃金鑄子期。

蝸角利名抵死爭，何分孤竹與東陵。縱然精衞還塡海，爭奈金烏不繫繩。百歲生涯幾輛屐，千山伴侶一枝藤。涅槃生死渾閒事，取舍情忘絕愛憎。

一鉢隨緣任去留，饑餐困睡外何求。日升月墜無停晷，木落山空始覺秋。露草人希百歲壽，繁華蜃結片時樓。樊籠跳出抽身蚤，不用生封萬戶侯。

不知世界許多寬，痴子爭貪火宅安。可是陶朱終去越，漫誇韓信正登壇。身閒作伴烏藤杖，客至相看老檡冠。紅線一絲絆不斷，龐公早與說難難。

問我住山何所事，尋常有口欲忘言。由來的旨無多子，方便權開有二門。好把繩繮曳水牯，莫將捉放弄心猿。等閒踏斷曹溪路，萬派千江總一源。

閑來掃石坐空林，徹底潭清雲影沉。便向懸崖能撒手，何須立雪覓安心，玲瓏古洞垂蘿接，蒼鬱青松偃蓋陰。景在眼前人不到，紅塵隔斷幾多深。

蓬鬆兩鬢綴霜毛，裁剪白雲補毳袍。古道就荒山寂寂，頹流莫挽水滔滔。亮公遁跡踪難覓，瓚老佯狂韵已高。莫道山僧貧徹骨，春來霞錦遍山桃。

纔是朝暉又夕陽，此生須蚤悟空王。藏舟壑內移無跡，擊石光中火易忘。爆地頓教餘習盡，靜觀方覺道芽長。忽明下載清風事，卓豎寒毛脫體涼。

鉢盂柄總不須安，人法空時空不存。止濼何曾諳水脈，乘槎方許識河源。鳴鷄林下無逋客，偷菓秋來見野猿。晏坐虛堂風冷淡，只堪自會豈堪論。

遶屋雲山皆畫軸，花如列錦草披氈。鉢擎檀舍化來飯，茗煑石邊流出泉。正眼從教瞎漢滅，妙心不向飮光傳。隨緣放曠無思算，一念虛凝已萬年。

滄桑世代幾升沉，往事未須感慨尋。帶索高歌忘白髮，揮鋤冷眼賤黃金。但知是事元無事，不用將心去覓心。十九賢人千載遠，清風猶自滿東林。

不薙階前棘和蓬，眠醒伸脚已高舂。菴中好自調狂象，世上憑他愛畫龍。萬頃波光澄水月，無絃琴韻入風松。此時索爾心何事，殿角空懸未扣鐘。

談歎西笑向長安，拾唾隨聲總不干。悟後直須習漏盡，情窮始得愛河乾。曾知祖意原無別，惟有偷心死更難。新出紅爐鐵彈子，驀然擊碎腦門寒。

嶺仄峯迴徑路遙，林間日出露晞消。泉流瀺灂心堪洗，桂樹連蜷隱可

招。苔石拂清列散坐，垂藤縛緊護危橋。閒中莫謂全無事，半日燒畬半採樵。

原上鷓鴣不住啼，客情無限逐高低。饒他得意淩霄漢，老我無心入水泥。莎草萋萋被徑滿，藤花簇簇壓簷齊。若非栗里人相訪，慧遠何緣過虎溪。

臧穀亡羊非一途，漫言烈士異貪夫。走將逐日寧處渴，志欲移山可惜愚。千疊青巒開畫幛，一鈎碧月挂珊瑚。人生無過閒中好，萬事隨緣且息圖。

水邊林下閒道者，試把興亡細較量。殘碣只今悲峴首，平臺無處認梁園。灰燃安國寧留燄，劍擁茂陵已失尊。後日視今今視昔，萋萋芳草怨王孫。

莫道人身容易得，電光石火刹那間。昂藏七尺非金石，流浪三途幾往還。忘我寧知餘外物，出塵不在入深山。有爲一切皆剎法，直到心空始是閒。

一點塵心淸不徹，隱山強半爲高名。不須撥置緣盧妄，正好還觀念未生。除却打眠併喫飯，都無聖解與凡情。百城烟水程何限，到後方知恁地平。

抱膝巖前坐翠微，山容冉冉弄晴暉。一聲淸磬巢烏起，百尺高松野鶴歸。尊者依然無法說，天人何事散花飛。曾知世寶非他覓，燦燦珠光總綴衣。

和何信周居士同諸公至雪峯韻

梵閣峨峨倚碧岑，同人發興屢招尋。逢僧堪把入林臂。結社寘懷出世心。杜口深談不二法，知音好聽沒絃琴。目中風景仍如許，幸自幽栖勿厭深。

又

茆堂隱約樹疎籬，邱壑自堪爲過之。汲取瀑花閒試茗，寧來蕉葉共題詩。檻前平楚芊眠遠，屋角危峯壁立奇。況是存公遺蹟在，情深懷古拂苔碑。

和何信魯居士九日登山作

九十秋光止此旬，相逢況是道交親。疎籬客對黃花伴，落木風催塞雁賓。華髮誰憐歲已暮，跫音獨喜德爲鄰。茗香晏坐空巖側，不待白衣進酒人。

龔岸齋居士雨中過訪有贈步韻

宿雨菁葱長徑莎，欣逢白業客相過。新添石瀨瀑流急，密匝林陰暑氣和。但盡凡情寧有事，信知佛法本無多。爐香靜對名言絕，無奈風吹石上蘿。

解組翛然物外人，入林偏喜道交親。蒼松幹老知何代，優鉢花開別有春。念寂還觀諸境幻，心安便與太初鄰。如公堪接宗劉武，縱在塵中逈出塵。

喜南泉見訪用韻

世態依優未可猶，柴扉延佇待羊求。寒巖松實幸無恙，空谷蘭心只自幽。煨芋三更榾柮火，品茶千尺石淙流。桃花巖裏堪招隱，漢晉寧知是幾秋。

其二

何必匡廬五老峯，欣來道侶卽雷宗。息心已久如灰死，守口還須結舌鋒。曠野彷徨野兕虎，同居異類雜蛇龍。與君併少人天福，一鉢何妨薄應供。

又

漫言緇素不相猶，出谷嚶鳴尚可求。遲暮美人日以遠，連蜷桂樹山之幽。衆芳我昔懷三后，獨行君今第一流。史統書編懸日月，深知雅志在春秋。

其二

南泉縛屋在壺峯，尊宿名高世所宗。已得祖師心地印，漫同文士筆端鋒。縱橫是處馳虓虎，時務何人識臥龍。肯向山中淹歲月，寒虀脫粟亦堪供。

中秋留于元招泛洪瀨用黃慧公韻

扁舟汎汎似鷗輕，欸欸溪光千頃明。露冷蒹葭澄夜氣，風兼湍瀨送秋聲。翻疑銀漢槎堪入，爲狎金波棹故橫。坐對冰壺同濯魄，南泉拂袖太忘情。

登蓮花峯梵音閣

浮生欲識三生果，禮足宜依兩足尊。優鉢曇應時一現，曼殊奢亘古長存。游人躡屐乘秋興，衲子跏趺到夕曛。若問西來端的意，冰蟾湧出海東門。

岸齋居士仝檀樾諸公遊雪峯巖步韻

微茫雨氣未全分，勝侶招攜共撥雲。覓徑筍籃穿篠翠，探泉屐齒破苔紋 荷香冉冉通禪觀，鳥語聲聲亦返聞 得意忘言當此際，支頤共對晚山曛。

步韻何信魯居士見訪雪峯

似君覽勝有高情，雪嶠乍登眼底明。花竹勾牽詩興發，庭階肅穆道心生。萬緣併息參蓮社，一杖暫攜駐化城。爲溯鏡山遺蹟在，何妨翠琰重題名。

訪鄭南泉寓中余卽還山南泉有贈步韻奉答

空谷耽幽喜似人，况君契闊匪宵晨。嶔嵚晚節堅如故，浩蕩詩情老更新。能襯不嫌仍觸熱，冰霜同抱本相親。山中猿鶴勞夢想，且拂城闉十斛塵。

晦公詩來告別用韻奉答

似君行住兩無心，不爲巢棲戀一林。正法將微須力荷，新詩縱好漫多吟。碧梧葉底生秋早，紫帽山前去路深。倫念衰殘人遠望，寧堪白紙隔徽音。

王公長來避兵有作步韻

亂離太甚不聊生，處處驚心草木兵。玉石難分如火烈，椎屠無賴祗身輕。奕棋世事多翻覆，霾霧乾坤孰洗清。莫道道人忘物累，不堪澤雁苦哀聲。

娑婆世界總勞生，悵望欃槍未解兵。積鏹如山人最苦，卓錐無地累偏輕。草堂共對篆煙裊，石鼎初烹乳竇清。倚徙更闌蓮漏寂，村村嘹唳起笳聲。

病中偶成

擾擾勞生爲客塵，病中藥裏最相親 無心纔得無生忍，有患都緣有此身 不見道交來問訊 厭聞世態屢更新 辛夷花向階前鬧，那管人間寂寞辰。

旌旆閃閃亂紅塵，天道無私孰與親 老稚連顛紛滿目，山林幽側未容身。桃源世遠寧知漢，玄草人今亦美新 誰挽銀河淨洗甲，泰階玉燭又昌辰

病中送別黃用伯居士 步韻

登山臨水客心悲，正値頭陀伏枕時。幾處烽烟遮道遠，千條垂柳綰情離。郄曇快婿眞如玉，摩詰候僧亦有詩。强欲杖藜相問訊，不勝眼底厭

旋旆。

五言絶

輓劉庸菴居士

肅肅金風氣，霏霏玉露晨。如何蓮社侶，頓少劉遺民。

其二

汎愛從多有，道交意始眞。運斤空嘆息，鼻堊是何人。

其三

逝水人皆嘆，高風爾自存。世緣今不戀，寂寞杏花村。

其四

遊戲人間世，高情出世間。此番眞撒手，應識自家山。

其五

前日寄吾書，多爲厭世語。桑扈反其眞，魄兆見於此。

其六

誕生重九日，此日却歸去。不用插茱萸，蓮胎正補處。

七言絶

送唯一法姪南行

唯公近見羅山老，打失眉間兩道毛。此去閒拖拄杖子，時來平地起波濤。

遊棲霞寺 幷序

棲霞距泉城數里，一名洋嶼。平地聳拔，疊嶂亭亭苕秀，其石頂尙有蠣蚌遺殼，意滄海爲平陸，理或然也。昔人建置廢興者屢矣，近黃儆菴給諫，乃重搆山亭，作意經營，其向背高低，幽窅曠豁，轉折易態，令遊者惝怳，心目無主，信可樂也。山僧昔與給諫有布衣之分，嘗一過訪，値雜賓盈座，號呶聒人，予惟瞪視

雲山，自是屛跡矣。給諫歸朝未幾，遂作古人。壬子孟夏，余與甫中南泉鄭牧仲重遊此地，借榻石門菴，陳宇不改，宿草已滋。牧仲成絶句八章索和，余既依韻如其數，仍再成四首，道予意中，將以示來者不作平泉凝想云爾。

亭池錯落互高深，怪石嵯峨洞壑陰。翠篠蒼松重匼匝，天風迸作海潮音。

棲霞何似習家池，異代風流各一時。泛泛漁陂涵瀲灩，重重菓樹散離披。

拔地巖巒俯碧漪，參差臺榭益多奇。峴山金谷千年恨，今古相推那得知。

溶溶春水浸平蕪，柳岸桃蹊接荻蒲。似借維摩伸一掌，越中割取小西湖。

當年游賞玉驄驕，破衲撞來掛一瓢。狼籍衆賓驩譁鬧，不妨拄頰望層霄。

躋躋石兔倚天門，更上孤亭天可捫。東望扶桑何處所，一杯滄海欲平吞。

曲港斜通宛轉橋，亭亭出水綠荷嬌。和風晴日牽遊興，不憚城南十里遙。

石門梵刹倚棲東，夾道長松謖謖風。紫帽雲來金粟暗，分明一幅米南宮。

石門長老住山臞，滿目雲山足畫圖。閱罷蓮經天向晚，蒲團坐對月痕孤。

華軒飛蓋集芳園，千頃堂中樂事繁。藜杖重過何所見，酴醿架上散雞豚。

推遷景物是耶非，冷眼傍觀悟息機。可是龍山重九會，桓公去後客來稀。

給諫趨朝昨日事，燕臺一去絕音塵。歸來華表何年代，始信閒人是主人。

戲作山水圖呈笨翁和尚

天遊觀連接筝峯，溪光湛碧石巃嵸。縱然寫就登臨怯，此著全輸與笨翁。

龍華八景

巍巍峯勢似幢懸，帝釋移來不記年。獨豎高標陵漢表，任他瞻禮萬人天。寶幢峯

丹崖峭壁峙峨巍，鐵畫銀鈎在翠微。山體如如終不異，何妨石上拂山衣。萬歲山元時刻石

高插雲霄盤地軸，報親端爲遐齡祝。亭亭石塔鎮長懸，便是爺娘眞面目。雙石塔紹興間縣民郭勇爲祝親壽造

雙池湛碧淥沉沉，在藻依蒲渾不禁。欲識當年流水意，分明片月在波心。放生池

潤州僧去已千載，頭角崢嶸只閉藏。不爲重淵貪睡穩，傾湫倒嶽巳尋常。龍井　大業間有僧來自潤州說法此山或雙龍啣花之瑞

積古年深老此峯，蒼鮮翠鬣是眞龍。昨宵雷雨轟騰甚，化去誰能更覓踪。古榛

高柯蒼蔚出平林，傳說掄魁詫古今。草怪木妖緣底事，精靈也有好名心。文榕

龍圖捨宅混漁樵，移住南村路不遙。竹杖閒攜頻過從，何殊三笑虎溪橋。蔣公橋

和石藏上人見懷原韻

盡傾懷抱已無餘，尚訂雲山共結廬。黃蘗峯前夜夜月，知君此意不曾疎。

萍梗相逢音信疎，故交相念秖如初。寄來一握懷人句，全勝三張白紙書。

半生痴拙自甘休，頗識塵中事事浮。靜掩柴扉風冷淡，寥寥此意誰同儔。

染素曾聞墨子悲，吾兄道况近何其。便將憎愛盡情斷，冷煖由來總自知。

空巖花雨自紛披，無說無聞聽者誰。欲識嬾僧近日事，饑餐困睡少吟詩。

題畫松壽掌山居士

棟樑閒置同樗散，丘壑還堪養大年。無數繁華開落遍，看君獨自飽霜烟。

雨坐慧泉東軒寫竹與駱粲生併題

空庭撲落熟梅子，深樹黃鸝相對語。怪底閒情無處消，移來一片瀟湘雨。

偈

和黃蘗隱元和尚勸放生

芸芸衆生命，仁者是其主。物我能齊觀，推心自然普。胎卵與溼化，鱗甲而毛羽。放麑有秦巴，解網有盧祖。不忍生寸心，流芳垂萬古。有生皆有情，生樂而死苦。奈何恣口腹，令彼入羹釜。縱龜得封侯，渡蟻登相府。忘機鷗鳥親，至德獸率舞。惻隱菩薩尊，殘酷劊魁伍。行善天人讚，造業增罪苦。不殺仍放生，濁邦變淨土。生生居極樂，寧止十倍

賈。天地尙有憾，正須仁道補。不見放刀屠，千佛之一數。願與諸衆生，同依慈悲父。

募化本師雪峯亘和尙塔緣偈

雪峯懸識符今昔，葉落歸根事不差。無縫塔樸重提起，令人追憶老玄沙。撐天拄地非他物，七尺八尺絶諸訛。此意有人能薦得，方顯檀那是作家。

送石同徒參方

出門何如未出門，途中家舍若爲分。此行倘度飛鳶嶺，應見玄沙視指痕。

付達忍禪人

共守寒巖已有秋，這回翻向別峯頭。德雲大士如相見，也落儂家第二籌。

化戒資

盧公米已熟，衣法付三更。人天眞眼目，不用絮叮嚀。

闍黎欲紹如來種，須淨根塵絶點埃。幸得知音爲首肯，毘尼嚴淨覺華開。

化帳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漫言痛箚與深錐，彼自無瘡，勿傷之也。直須吮咂無門，方好全身放下。分明告報知音，此事惟在能捨。

化衣單

漫道山僧活計高，雲霞霧露作衣袍。多虛不如少實好，且向檀那走一遭。

又

金風拂拂動巖扉，正是衲僧體露時。告報檀那知此意，大家共植福田

基。

漁父詞

睦州

庵在米山還不住，織蒲終養如烏哺。衆木叢中識大樹，遭棒去，大愚言下知來處。逼拶雲門如前箸，指伊象骨山前路，愼勿嗣吾墮旨趣。不枝梧，長松百尺死攀附。

圓澤

相約峨眉謀所適，此緣那復由人得。南浦錦襠逢路窄，難回易，打翻筋斗期相覿。陰界不拘出入息，他年重晤三生石。扣角哀歌傷宿昔，休愴惻，身前身後總如客。

懶瓚

晦跡埋光衡嶽寺，塵中識得鄴侯泌。糞火蹲鴟眞活計，聊遊戲，箠驅狼虎如孤豨。紫誥銀鉤喚不起，靈龜只愛泥中曳。中使笑言那合意，瞪目視，無心爲爾收寒涕。

清素

投老湘中誰別識，無端鄕果漏消息。憐彼懷香勤旦夕，試錐逼，牢關未是到家客。入魔入佛須辨的，留書孺子如黃石。寂寞餘生過也得，終泯默，先師不負無慚色。

破竈墮

古廟妖靈相慴怖，趨蹌烹宰積腥汚。畢竟合成泥與土，莫依附，杖頭敲擊便傾仆。忽現青衣來謝汝，翻身俄頃生天去。衲客拜咨爲證據，無差互，那比面孔突然露。

玉泉皓

七載鹿門太自在，不將佛法等閒賣。入院翻遭官長評，誰能耐，雲情鶴

性何拘礙。驀得法身無向背，蒲蔔棚話特光彩。底事明明絕覆蓋，眞揑怪，且將菩薩書禪帶。

承天宗

柏樹閑言爭鬨席，傍觀不禁笑知客。失却當機眼一隻，大狼藉，韓盧團繞枯樁索。露體隱形雪竇側，一言搔著動顏色。果是大陽韓大伯，訴疇昔，藏身到處無蹤跡。

晦堂

鬧裏抽身能獨早，西園深處龍門峭。無隱如何煩探討，休懊惱，秋風滿院木樨撩。用處分明如電掃，拳頭垂示無餘少。一點靈犀竟失照。天覺老，愛龍只愛畫龍好。

黃牛道

出入州門牛一隻，錢唐太守重高格。國士筵中挽不得，躭泉石，驚驚見我往來跡。口懶談禪堪掛壁，天寒納脚絮蘆荻。炙橘皮湯對月夕，忽太息，勞生誰是淸閑客。

性空

親見死心心已瞥，一生傲兀不拘紲。遇難笑談自諫訣，眞跳脫，賊徒環視皆駭殺。裂石穿雲鐵尺八，末梢端欲飼魚鼈。船子高風同軌轍，好合煞，靑龍江上烟波闊。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革下終

音釋 革部之下

斲音椎削也　餤淡去聲　糝心去聲米屑爲糝　鯈音由魚名　莞簟上音官下恬上聲席也　栩音許木名又栩栩忻暢貌　罻音畏網也　惝音敞惝惘失意貌又弘惝高大也又懭怳狂貌怳荒上聲又怳惚不明貌　戛音甲擊也　鸒音學山鵲有文彩長尾觜脚皆赤　鳩九平聲似山雀而小短多聲又聚也鳩能鳩聚陽氣故取義於聚　崺峛上音以下音里崺峛山卑長也或作迤邐　扃音駉外閉之關也　彴音酌横木渡水也　肓音荒心上鬲下　蜷音權虫形屈曲　褦襶上音奈下音戴不曉事貌　翽音海鳥飛聲　鶗鴂上音題鶗鴂音厥子規也下音橘伯勞也　眨音劄眨眼目動也　瀺灂上音讒下音浞水小聲　呶音鐃讙聲　聒音抉讙語也又聲擾也　匼音闇奄媚迎合也　匝咨入聲與帀同　謖音速興起也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木部之上

門人照拙錄

法孫海印重編

偶錄

黃龍心禪師承南禪師命，領住山緣，十有二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乃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榜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卻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肎，不由他悟。如此發明，方知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景，自不覺知，翻成剩

法，到頭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個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個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夫言不在玄妙，貴於切當。晦堂此榜，開示禪學，如饑渴之飲食。寒暑之裘葛，而疾病之藥石，要不可易也。古人示衆語，幾於充棟。吾固曰，此一言羣言之長也。

一陌紙錢，開神野鬼，正好斷送。六人成器，金錫胡僧，特請夜參。可知叢林在得人，不在多衆。衲僧不具參方，眼見門庭熱鬧，四緣和合，寮舍穩便，衣食豐足，則蠅趨蟻附，以爲善知識，大因緣。爲住持者，亦復龍蛇不分，金鍮未別。祇欲廣張聲勢，誇耀諸方。或涉緣而曲徇匪類，或屈法而濫容下流。以爲門風廣大，實乃佛法削弱。昔雪峯見維那釘簾，知其後千僧無一衲子，況有甚焉者乎。藥山數十年牛欄庵，只七八人，後皆爲大法器。風穴和尚單丁，久之只二三相從，後來龍象駢集，咨問汪洋，謂之象吼。法昌遇初住院，亦只與羅漢聚頭，謂之十八高人。使在今時，未免以寡緣少衆，爲流俗之所輕矣。宋延恩法安禪師，懷道遯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二老討飯養千百閒漢爲笑也。遯矣高風，千載孰傳。

夫爲一方教主者，道眼既明，當以等慈廣攝。其英靈衲子，必須痛劄深錐，如黃檗於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與棒。慈明於南嶽頭三往，三被罵而退。待渠眸開，自然知恩有地。若其性行乖張，見識頗僻，必不可化而入，尤當涵容蓋覆，勿生分別。我此門中，龍蛇混雜，凡聖同居，若過形緇素，非但無益彼人，亦乃自生異相，甚不宜也。昔昭默老人與卓首座書云，少林言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

蓋謂其非不行非不通，但作是念，我已明道，他未明道，我善說理，他不善說理，我見尙存，違於宗旨，故顯其不行不通。非徒不行不通，亦驗其於道未甚徹底明於理，未能眞實說故。祖師推此病，要後人省覺，以成就契於本道本理，免有彼我勝負之習，久久還落魔外也。又書云，末法中有不以究己爲志，而多生異解，既不知非，便生諍論。凡此類來者，亦等心待之，莫喚他作外人也。圓覺經云，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生毀謗，便生嗔恨。鑒此，則不善人善人之資，安可棄諸。近世往往有陷此而不自覺者，愼之愼之。嗚呼古德稱實之言，眞百代之龜鏡也。

語曰，但得本，莫愁末。看他得的人，出言吐語，自別於古今公案，內外經書，自無格滯。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也。若根本不清，輒以見聞涉獵，意解摶量，縱見得精明，說得分曉，總是箇短販漢，做小買賣相似，忽遇別寶波斯，則平生所珍惜，都爲剩貨。蓋由得處鹵莽耳。

學者道眼未明，自負一知半見，將古人公案意識，卜度牽合附會塑滿肚皮，出入叢林，遇主法之人，見識與己不甚相遠，輒喜爲函蓋相稱，及遇作家宗師，痛與剗除，則憤懣不甘，謂之强移換人，因而捨去。昔佛眼見五祖後，復詣諸方，及之蔣山坐夏，謂靈源禪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乃復趨海會。逮七年方領旨。噫，參學須具參學眼，信哉。

雲門大師得祕傳於睦州陳尊宿，而睦州更使詣雪峯。曰，當嗣之，不然吾道終不振。淸素首座，閩人。依慈明十三載，老隱湖湘鹿苑，不與人交。偶從悅上座與鄰居因食蜜漬荔支，素過門，悅呼此老人鄉果，可同食也。素曰，自先師亡後，不食此久矣。悅問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

悅駭疑，遂稍稍親之。素後問子所見何人，悅曰洞山文和尙。又曰文見何人，悅曰南和尙。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法道乃大振如此，悅益疑之。一日持香詣素作禮，素避曰，吾以福薄，先師受記不許爲人。如是月餘。憐悅之誠，乃曰，子平生知解，試語我看。悅具通所見。素曰，可能入佛，不能入魔。又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半載，方印可，仍戒曰，文示子皆眞正知見，吾雖爲子點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勿嗣吾。悅出世，乃嗣眞淨，卽兜率悅也。觀素公所以告兜率，則所蘊可知矣。使非因數顆荔支，則老死湘中誰復知者。然吾獨重其能守先師言，始終不爲人囑。兜率嗣眞淨，與睦州之遺雲門無異。古人以道爲重，不必出於己，今之學者，不原所得，惟希附熱鬧門庭。爲師者又欲羅籠後輩，使出其門。洪覺範有云，爲弟子者，心非其師而貌敬之，爲師者實鄙弟子，而喜授以法。上以數相羈縻，下以諂相欺誑，慢侮法道，甚於兒戲。又曰，庸下者固欲顯於人，好名者素快同於己。噫，滔滔者今古皆是也，聞睦州清素之風，寧不少愧矣乎。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結駟連騎，所至之國，分庭抗禮，金璧致饋，所以有嬴氏坑焚之慘。東漢之末，處士清議，相高月旦，更其評隲榮辱，重於袞鉞，嘒沓成風，有位憤畏，所以有鉤黨之禍。我佛氏之教，指人以明心見性，導人以行善止惡，所以陰翊皇猷，於世教有益而無害。自入中國二千載，帝主皈敬，王臣崇奉，與制書則稱公，錫師號而不臣，蓋尊德重道而然也。法久而弊，魔種竊其形服，嬌僞猖狂，惑俗誑世，華侈踰度，奇衺干紀，加以濫指師承，妄據寶華，黨同攻異，獅蟲自喫，寧不爲龍天之所厭惡，世法之所輕賤乎。在昔三武沙汰，雖値刼運，然安知非以匪人敗類，致玆玉石俱

焚。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見微知著，已有其端，吾恐焚坑鉤黨之禍，將及於田衣髡首之人，有識者得不爲之寒心。昔慈明與楊大年學士李文和都尉，爲不請之友，玉泉皓布禪攜杖往荆南，見張無盡丞相，皆以道爲親，脫略規繩，所謂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後人道眼無其精明，行履無其皎潔，乃藉二老爲口實，趨陪貴要之側，遨遊薰炙之門，親附既久，俗態畢露，士大夫雖貌接而心已鄙厭之久矣，方且揚揚得意，自謂勝緣，使佛祖高風，掃地而盡，滋可歎也。功臣山惟正禪師，律身精嚴，葉淸臣牧金陵，迎正語道，選日集賓，欲以優禮尊奉，正徑棄去，留偈爲別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深不宜。」葉公得偈，益敬重之。惟正於慈明皓布禪，可謂善學，柳下惠未有如魯男子者也。

覺範禪師得法於眞淨文和尙，而文華才辯，超軼絕倫，幾以才名掩其道價。居南中，欲箋楞嚴，昭默禪師以書誡之曰，或聞在南中時，欲究楞嚴而加箋釋，若爾則非不肖所望者也。文字之學，所以不能洞當人之性源，與後學所以障先聖之智眼，其病正在依他作解，障自悟之門，資吻舌或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由此也。予羨覺範英識，足以鑒此，倘損之又損，他時相見，定別有好處耳。後覺範祭昭默文，有云，「我憂禪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否臧，公聞乃曰，彼自無瘡，以書教誡，欹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馬鳴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探玉崇岡，人各有志，酸鹹異嘗」。蓋似欲自解其所負，亦由於天才橫溢，忍俊不禁也。夫箋釋經論，於道未妨，而前輩老宿，猶深規之，蓋慮依經解義者，從此入於義路窠臼，遂成知解宗徒；若乃造作世間文字，逞豔炫華，背違道妙，豈不尤失哉。昔人讀王右軍與殷浩書，深歎其有經濟之才，惜

以能書掩其平生，吾於覺範亦云。況道不及覺範，乃汎逐詞言，以獵浮譽，誠所謂棄本逐末，弱喪而不知歸，又覺範之罪人也。

古云，威音王以後，凡無師而得者，皆屬天魔外道。故六祖負薪時，聞誦金剛經而悟。尙負舂於黃梅。永嘉大師因閱維摩悟佛心宗，仍一宿於曹溪。然使六祖不見五祖，永師不見六祖，謂之不知道，可乎。而必稟師承者，實準化儀，爲後來作規式耳。古今聖賢顯迹，古宿再來，無師而得者，不可勝擧，又未可例論。近世如紫柏老人，黃蘖無念禪師，皆不明指師承，而脚跟穩當，言剴理當，世無得而議之。設有議者，究竟何損於二老。若自信不確，濫引師承，是之則喜，非之則嗔，囂凌垢誶，不擇言而出以求勝，則是鼻孔早被人穿却，寧有自由分乎。夫布帛所以禦寒也。菽粟所以療饑也，今有人箱有餘帛，廩有餘粟，或告之曰，是布帛之不可禦寒，而粟菽之不可療饑，彼必笑而不辨。何也。以其言之不足恤也。若復有人，告者亦如前，而憤爭不已，此非癡人，則其中實未必有者也。何以明之。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今之嘵嘵者，皆是類也。

學道人聰明不乏，只是偷心不死，以學拈擧頌爲操履，以口頭滑利爲機鋒，却不知學得說得的，盡是外邊事也。況乃汩沒世學，汎濫文辭，耦處儕輩，嚀沓以逞其技能，陪隨縉紳，酬唱以媒其聲譽，其有眞修實證，質樸少文者，見之輒相輕易，不能推敬。無識之徒輒相倣傚，棄本逐末，率以成風。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皆作種花人，正爲此輩也。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世儒尙知道此，吾儕學出世法，做脚跟未穩，動是三二十年，那有心情學世間閒言語，祇恐閻羅老子，定不用博學宏辭科也。大慧老人，紹興間入閩，在海上洋嶼，相從僅五十輩。揭牓衆寮曰，先德云，雜毒入心識，如油入麵，永却不可

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向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其秉法之嚴如此。宜其門下，多光明俊瑋之人矣。

司馬溫公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爲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佛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世，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溫公是脚踏實地的人，雖未盡探微妙佛心，實合佛行，視口談佛法，自謂得其玄奧，而行履背違者，過之遠矣。傳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司馬溫公有焉。

韓昌黎送浮屠文暢序，有云，浮屠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至。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末又云，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余讀斯篇，未嘗不笑文暢之陋也。夫出家者，割愛辭親，求師訪友，期聞至道，超脫三界。當文暢時，百丈南泉歸宗石頭樂山諸大善知識，學者奔赴恐後，遊其門者，皆爲法器，暢不能卷裓相從，決擇己事，敝敝然周遊天下，求縉紳之歌詠文辭，至於累百，殆如世之墨客游士，浮游貴顯之門，希被餘光，有

志衲僧，豈忍爲之。且其失不特此。世間賢士大夫，聰明出世間，文辭妙天下，獨自家本命元辰落處，知者蓋少，爲吾徒者，不示以語言道斷心行處滅，而耽慕其文辭之美，請乞無厭，彼益傲以所長，炫其精華，以相驕穉，豈知山林寂莫之士，無所用此閒家具耶。昔東坡訪玉泉皓禪師，皓問尊官高姓，坡云姓秤，秤天下長老輕重。皓喝云，這一喝重多少，坡無語，遂悚然歸敬。張無盡聞龔德莊說兜率悅，聰明可人，及相見，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某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某論禪也。坡公無盡，聰明絕世，於玉泉兜率，皆用不著，此便是接世間賢士大夫的樣子也。昔江南遣使臣入宋，極其聰明智辨，藝祖却選不識字武官接待。爲衲僧者不可無此作略。富鄭公常參顒華嚴，一日見上堂，左右顧視，忽契悟。及罷相居洛中，思顒示誨，請住招提，聞顒入境，躬出迓之，臨登車，司馬溫公適至，問相公何往，鄭公曰，接新招提顒禪師，溫公曰，某亦同去，聯鑣出郭，候於郵亭，久之，忽見數十擔過，溫公問誰行李，荷擔者應曰，新招提和尙行李，溫公遂索馬歸，鄭公曰，要見華嚴何故先歸，溫公曰某已見他了，竟先還。夫宗師舉動，衲僧取則，作法於凉，其弊猶奢，況躬自導之，寧不爲明眼所檢點乎。昔佛鑒和尙受舒州太平請，辭五祖，復見靈源禪師，源云，住持當以拄杖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善矣。福嚴感禪師，面目巖冷孤硬，秀出叢林，開法於江州承天寺，爲黃龍之子，道價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以下皆敬信之，有太守忘其姓名，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太守遣人追之，已渡江矣。噫，感之去就脩然，眞率衆行道者之標表也。先師歷住名刹，生平應請，杖笠外無

一物。自漳南山赴泉郡承天，檀信遣輿迎接，見師衣服樸野，曳杖獨行，輿人問師，前來知亘大和尙將到否，師謂之曰在後，尋到矣，至郭門，檀護山門大衆皆至，始威儀而入。噫，若吾師者，眞可謂有古人之風矣。

洪覺範禪師，禮契嵩禪師塔詩所云，「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飛聲鬧喧闐。」蓋指歐陽文忠也。嵩禪師當仁廟時，上所著書，仁宗嘉歎，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既送中書，時韓魏公當國，覽之，以示歐陽文忠。見其文，乃謂韓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其學瞻道明。文忠嘗與客謁浮山遠禪師，公與客棋次，遠師在傍，公請師上堂。遠卽命衆陞堂，因棋說法，妙出意表，公擊節稱善。又文忠官洛中時，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淸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否，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不自知其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蓋亦知有吾宗門中事矣。無奈舊習纏繞，又素以文章師表爲己任，若遽然改圖，恐貽訾笑，姑隱忍以護其非，正如韓昌黎見大顚後，知其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又嘗問大顚云，何爲道，大顚默然良久，昌黎未喩旨，三平在傍擊其牀，大顚顧問何爲，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昌黎卽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及與孟尙書書，乃支吾掩飾。何事。必自謂以諫佛骨被謫直聲滿天下，一旦遽從

其教，適明其前言之失，故不得不爾。皆好名之心累之也，然可謂自欺甚矣。宋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遊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嘗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何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誓膺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朱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疎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闒茸，如所謂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躭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以某觀之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眞我

知識，安道久之而不告我，何哉。卽命駕來見文定敍其事。安道曰，譬如人失物，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耳，不必追悔其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又張天覺丞相，初任主簿，因入寺見藏經梵夾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夫人向氏曰，官人深夜何不睡去。天覺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天覺疑其言而止。因訪同列，見佛龕前經卷，問此何書。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遂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歎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因借歸盡讀。向氏問看何書，天覺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氏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也。天覺悚然。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及漕江右，徧參祖席，竟得法

於兜率悅禪師。嗚呼，杜祁公與無盡居士，其始不知則毀之，迨既知，則信之深，好之篤，光明洞達，毫無隱護。韓歐雖一代人豪，以好名，始終護其所蔽，視杜張相去何如也。

洪州奉新縣慧安院，衲子往還黃龍泐潭洞山黃檗者，無不經由。偶虛法席，太守移書寶峰眞淨禪師，擇人主之。頭首執事者宿皆憚行，有淵首座，向北人，孤硬自立，參晦堂眞淨，實有契悟，陸沉衆中，人無知者。聞其事，白眞淨曰，惠淵去得否。眞淨曰，汝去得。遂復書舉淵，淵得公文卽辭去。時湛堂爲座元，問淵曰，公去如何住持。淵曰，某無福，當爲一切人結緣，自負栲栳，打街供衆。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云：「師入新吳，誘攝羣有。且收驢脚，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秉殺活劍，作獅子吼。應羣生機，解布袋口。擬向東北西南，直教珠回玉走。咸令昧己之流，頓出無明窠臼。呵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佛授手。」淵住慧安，逐日行化。遇暫到

卽請歸院中歇泊，容某歸來修供。如此三十年，風雨不易。鼎新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備。黃龍死心禪師訪之，淵曰，新長老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留此，待與公理會些細大法門。心憚之，謂侍者，這漢是眞箇會底，不能與他鬭牙劈齒得，不若去休，不宿而行。夫淵固造詣超卓，然死心道眼精明，名喧寰宇，豈憚商量佛法。正欲退己讓人，擡淵出一頭地。此古德用心，所以不可及也。

王實王寧，訪東坡居士。實少傳韓維之婿，東坡問持國安否。實寧言，持國謂人，吾以癃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耳。君兄弟至親舊，願爲某傳語於持國，可乎。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惶遽呼

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子懇。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後欲勾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的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活計，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頓悟。今持國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趙淸獻公與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咨決心法。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卽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刹刹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隱藏，個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邨趙四郎。」又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眞法身，不卽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說，如是如是。」富鄭公得法於顒華嚴，其答顒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弼遭遇和尙，卽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尙得弼百千其數，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得個老病俗漢，濟得和尙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二三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卻思弼兩次蒙和尙垂顧，共得兩個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尙巧設方便，著力擿發，何由見個涯岸。雖粉骨碎身，何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富趙二公皆一代偉人，貴極人臣。乃能勾當自家事，爲死時將得去者計，此是世間第一等會討便宜人。與夫聲

樂酒色，汨沒殘生，前路茫茫，不知所稅駕者，眞霄壤矣。

妙喜，紹興甲寅歲自江左入閩，有祥雲長老曇懿，開法莆中，稱圜悟法嗣，衲子輻輳。妙喜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意令暫來。懿畏得失，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榜於門，以告四衆。懿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遂語之曰，恁麼見解，何敢嗣圜悟，便退却院來。懿夏末果至，於言下始脚踏實地。妙喜主盟此道，盡法而行，可謂不惜眉毛。然曇懿既據師位，爲衆衲所歸，乃能翻然知非，舍己從人，究竟得大自在，吾謂曇懿亦可重也。今之野狐輩，濫指師承；到處簸弄口鼓，如醉人說話，自不知非，翻欲爲人，誠不知流弊何所底止，安得起妙喜而痛斥之也哉。盧循初下據江州，入廬山候遠公。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欣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乘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賫書致敬，并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入山見遠，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見願。遠曰，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唐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圭峰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密詰之。怡然曰，與訓遊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夫遠公圭峰，心無適莫，故一慈等視，不以利害禍福，滯其圓機。然亦由其平日道德博大，踐履光明，足以取信而無咎也。若踐履不逮二老，而徇私比匪，以嬰世議，至於身名俱喪，犯法辱教，則我法中所深戒也。

東坡爲錢塘勤上人詩集敍，言歐陽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

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載，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夫歐公誠一世人豪，顧獨不喜佛法。吾徒接之，當如浮山遠及嵩山老衲，使知世教外尙有此奇特事。乃懷其知遇，歿久而涕泣不衰，此何爲者。昔祖師垂誡，凡爲弟子者，其師遷化，尙不許行服哭泣，所以割情斷愛，專趨妙道也。勤以能詩從公遊，而坡公爲文忠門人，故出其詩求序，則其區區之意，蓋欲依二公以成名耳。噫，聲律之學，豈衲衣下事，乃欲以數行淚，博後世名，豈不爲明眼所鄙笑也。

宋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蔽翳，昨日閒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余閱此未嘗不置卷而歎，催租敗意，寧獨俗人爲然，自世變以來，兵役不休，賦歛煩重，凡有田之寺，鞭朴僇辱，等於齊民，吾不知圓頂方袍，爲何事而自貽伊戚也。石屋山居詩云，僧因產業致差科，官府勾追恥辱多。我有山田三畝半，盡行發付與檀那。實獲我心矣。

洪覺範跋呂鎭公詩，言其渙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至比之漢李部李，固可謂推尊極矣。吉甫惠卿字也。當時附會荆公以至政府，凡蠹國害民之事，皆攘臂爲之。既而又傾荆公，乃小人之尤者，而覺範稱之如此。噫，山林之士，何所求於世，而曲筆以媚達官貴人，他人不足道，怪覺範亦爲之，豈眞有所不知耶。

王荆公字說，吾所未見。然當時爲張安道所譏，又坡公用以調笑，則其穿鑿附會可知。山谷書王荆公騎驢圖云，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逍遙遊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淸老名子中，蓋嘗與山谷同學，晚爲僧，乃抱字說逐相公驢後，此眞俗漢竊吾形服者。涪翁天下士，乃稱之不置，何也。

大慧禪師過黃州，次臨臯，望東坡雪堂。題東坡祠堂曰，力將正說排邪說，夢到黃州與惠州。竹屋數椽容老貌，大江千古只東流。止二十八字，而文忠豪邁俊逸之氣，十載如生。又李豸方叔者，遊東坡之門。嘗望坡公不汲引後進，公亦有書規之。及公歿，豸爲文以弔云：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亦可以想見其不凡。

元釋大圭夢觀集，傳張籍鹿事，余讀而異之。其略云，邵武伍恕元忠爲余言，泉千戶侯王某，夢有自分其姓名曰張籍者，稱身鹿也，不幸見獲於人，以苞苴人。人以寄侯之女弟尼，侯其救脫無我殺。幸王少寤，思之不省，張籍爲何人，謂適然夢也。既而復寐，又夢籍如鄉所稱，而哀祈甚至，乃心異之。蚤作以告弟尼。尼言無有所謂鹿者，不浹辰而貳閫漕者善某，果寄鹿尼所。尼以其兄言，白善乞全之，無殺。善不可，吾鹿將殺而食之，何論籍不籍。尼不得請，還之，竟殺食其鹿。噫，古今所載，如鯀爲黃熊，公子彭生爲豕，牛哀爲虎，郗氏爲蟒，封使君李徵亦爲虎，李林甫爲牛，曹翰亦爲豕之類，不可勝數，皆業力感報。張司業在唐以文行著稱，乃亦淪異類如此，豈別有隱慝所致，抑轉生隔陰作業而然耶。然既爲鹿矣，尙能示夢於千戶，而竟不脫刀俎。與靈龜見夢於宋元君，而不免刳腸相似，悲夫。世人迷妄，爲五陰所囚縛，

生死不停，縱負聰明才學，轉眼他生，皆張司業之類也。寧不痛哉。一昔年、曾見中峯和尚詠梅花詩，疑其淺率俚俗，決非幻住老人之作。與廣錄中詩偈不侔，蓋好事者爲之也。近讀天如語錄，跋海粟學士吟卷云，曾道先師曾和海粟梅詩一百首。海粟梅詩，自吟未了。未了先和，有甚頭腦。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中峯廣錄，乃天如禪師所編次，不以梅花詩入集，當哉。

鼓山永覺禪師寱言錄云，乙酉夏五月，當大兵之未渡江也，南都君臣，已先逃散。其不逃者，意在納款者也。惟御史黃端伯，大榜其門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誓不降，亦不逃。及大兵入城，執端伯欲降之，不屈，乃下獄。六月初十日別家人偈曰，義士何憂死，忠臣不愛生。祇留方寸赤，千古放光明。至八月十三日臨法場，說偈曰。四大元無我，歸烈消焰中。紅爐烟滅處，偏地起清風。偈畢引頸就戮。余昔與海岸同遊壽昌

之門，知其學般若有年矣。今觀其臨終一偈，乃殉名之士，謂之忠可也，謂之烈可也，謂之聞道，則不可。余謂永公此言失也，孔子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所謂蹈白刃，如諸離荆聶輩，借交報仇，奮不顧身之類是也。若臣死忠，子死孝，雖蹈白刃，亦中庸也。人皆有死，或重泰山，或輕鴻毛。海岸之死，在世間則殺身以成仁之義，在出世則示人以生不足戀，死不足怖，所謂舉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此一死，儘死得好也。海岸早遊壽昌門下，有省。及登第後，遍參濟下大老，所造甚深，故能於生死海中，游戲暇豫如此，乃謂之殉名可乎。殉名者，好名也。忠烈出於天性，豈好名所爲。世間捐生取義，固不可責之人人。一有其人，又指之爲殉名，謂之未聞道，則其持論亦過刻矣。

寱言又云，余辛未春寓金華，聞江上一舟，覆溺者二十餘人，救得一婢起，急問曰，大娘在否。對曰不在，遂復投河而死。丙戌秋，大兵入

福州，有少年趙卯哥，聞指揮胡燕客狗難，疾往拜之，歸卽辭其父母，自縊而亡。此二者非有學問之功，教化之力，乃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此，其故何哉。蓋爲眞如不泯，內熏無明，故於煩惱海中，而炯炯獨露，正所謂成佛作祖之力量，往往得之於日用不知之百姓也。今世俗多以爲匹夫匹婦之爲，諒而諱言之，何哉。噫，死一也。在黃海岸，則以爲未聞道，在江上婢女趙卯哥，則以爲眞如不泯，成佛作祖之力量。吾又不知永公之予奪，果何所據也。

音釋 本部之上

鍮 音偸鍮石銅似金 埿 音壢塞也 噂沓 上尊上聲下音蹋聚語也又背僧也 衺 音斜 剴 音該切也 誶 音歲誚也詬也 讋 音龍大聲也 譍 音應又音英答也 吪 前上聲口噲 凭 音憑據也 盩厔 上音周下音至縣名 涪 房鳩切音浮

雪峯如幻禪師瘦松集 木部之下

垂敞

萬曆丁巳戊午間，泉郡守吳興蔡公善繼，素皈信佛乘，延道亨法師於承天寺開講席。溫陵佛法久湮，一時剏建，紳士歡喜讚嘆，翕然成風，而拘方者，亦頗駭詫。有鄉紳少年鼎甲，性豪蕩，丁艱家居，一日乘醉入寺，見而大怒，推韋馱像而毀之，復亂取經卷，以脚蹂踐。因自披髮，擒僧人入公府，蔡公見其醉，溫言解之，益怒，肆口詈，蔡公亦引避。及服闋還朝，忽一日，脚拇指臃腫潰裂，痛不可忍，醫療罔効，匝月而沒。夫道不相謀，卽不信，付之不論不議可也。何至出佛身血，自招惡報如是。故錄之以爲炯鑒。唐則天有僧自西域來五臺，禮文殊。至半山，遇一老人，問攜尊勝咒來否。西域僧言未也。老人云此方人罪業深

重，非此咒不能濟拔，汝還持是咒來，吾當指見文殊。言訖，老人忽不見。僧感文殊示現，返西域，往返四載，乃取咒來五臺。武后聞而驛致之，敕命翻譯，凡有五本，欲留梵本宮中，僧不可，乃齎還五臺，故唐時寺塔，多鐫尊勝咒。漳州開元寺，乃參軍劉鏞所書，筆法遒逸，自青螺郭公子章物色，人始知重，爭搨取焉。崇禎間，郡有林姓者，甲科之子，命搨人李宓，摹勒射利，而人競取原本，乃琢壞原本，冀售己搨。未幾，山寇竊發，値正旦，林郊行，賊得之將剸刃焉。林哀求以三百金自贖，賊曰。吾元正將殺人發彩，雖千金何爲，竟殺之。噫，文殊菩薩慈悲示現，指取是咒流通此土，乃以謀利故，忍殘毀之，不祥孰甚焉。受此酷報，悲夫。

紀事（仙遊龍華寺爲斯禪德，近至慧泉，爲序言其事甚異，因記之。）

莆中有某者，庠士也。行廿五，人稱爲二十五使。康熙癸丑年三月中，夜夢一物，身純黑，夢中恍惚，不知爲何，但求救命，忽驚寤，以爲適然。再熟眠，則復夢前物，哀求愈切。林云，吾何能，彼物云。惟公能相救。林忽覺大異之。清晨行市中，見一黑驢，偃仆屠家之側，意是夢中所見。因問屠家，此驢何爲者。屠家言．近地兵家所養，昨晚死，吾欲鬻而屠之，價一兩五錢，尙未償，故未開剝耳。林曰，吾欲鬻而瘞之，何如，屠許諾，且指見兵家告其故。兵家婦謂其夫，彼能鬻而瘞之，吾何獨不能，不受其直，遂具畚插往。驢忽蹶起復活，馳向兵家，跪而叩首。復馳至林家，跪謝亦如之。於是鄉里駭異，共送於彌陀巖寺中，醵金爲之禮懺。其驢七日死，瘞寺傍。

因事示衆

眞正出家兒，不爲別事，惟是生死念切。若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八字，繫在心坎，無時放下，則餘事自然看得輕了，不復留情也。古人大

事未明，如喪考妣，以此言之，苦切可知。安得復有閒心情，學世間種種伎倆乎。古尊宿大慈，故設爲方便，教人參話頭，教人修淨土，時時刻刻，念茲在茲，工夫純熟，時節到來，自有好消息也。近日道風削弱，禪和子多趨華務外，或嗜學詩文，或耽習翰墨，將正經本分事，盡拋向大洋海底，茫不留情，大似亡子弱喪而不知歸，眞可憐憫。縱有苦心告誡，使其回頭，反謂今時風尙如此，不得不然。且古善知識，儘有才學優長，筆法精妙者，吾何獨不可爲。不知古人皆是宿生知慧，如善知衆藝童子，來此世間，以種種方便而作佛事，誘導愚蒙。不則刻苦工深，大徹大悟之後，將詩偈筆墨爲學者點眼藥。原非逞俊炫長，以博世間聲價也。山僧道眼不及古人，德行不及古人，才學不及古人，福緣不及古人。年紀衰邁，住此山中，惟願與本分衲子，眉毛厮結，以此一大事，共相究竟，庶幾報佛恩於萬一。每每苦口，欲諸君樸實節儉，不爲世風所轉移也。吾過堂隨衆，只是薄粥。夜間方丈，不設油燈，是爾輩所親見。亦欲爾等諸般減省，一意向上，自然道芽日長，智慧日增，他日得大受用，方信吾不相賺也。若將此話如水投石，如風過耳，則今時諸方，儘有才華出衆，翰墨過人之善知識。爾若撥艸瞻風，到彼水乳相投，當以明窗淨几下安置爾。吾此間不是爾插脚處，吾將奉三文錢，與爾買草鞋行脚去，勿復此間相溷，爾我兩無利益。

末後示余忍二西堂

汝既知有此事，尤須淘汰無始已來習氣，使動靜一如，方得自在受用。不則祇是石火電光相似，畢竟落意識邊事也。古人諸訛公案，差別機鋒，倘未透過，切勿强解，但牢置胸中，勿忘勿助，忽然擡著，自覺現前，不須借他人鼻孔出氣也。住山衆無多，凡事須調護得宜，耆年尊長，敬而愛之，大衆有事公議，小忿切當含容，思老圓悟示妙喜住山

之言，依而行之，則盡善矣。上下巖須一體同心，勿分彼此，方能體我意也。吾沒後勿哭泣行服，報訃諸方，徒往來彼此無益也。

塔銘自撰

如幻道人名超弘，姓劉，泉郡惠安人也。父潮州府學教授，諱佑，母陳氏。道人生於萬曆乙巳年十月廿三日寅時，幼習儒業，十九爲諸生，二十七嬰劇疾。知四大匪堅，生死事大。因閱維摩詰經。益信有宗門向上一着，遂興出塵之志。喜從方外遊。適本師雪峰亘和尙，往還黃檗，道由惠邑，邂逅瞻拜，便蒙激發，於是矢志皈依。尙羈俗緣，荏苒歲月，世情愈澹，及逢改革，下令薙髮，慨然曰，時節至矣，乃稟辭雙親，捨妻子，從徹際大德，脫白於本邑平山寺。俄戎馬生郊，所在鼎沸。及途次稍通，乃卷衲趨漳，依本師於南山寺。本師命居侍寮。和尙歷住泉郡承天延福，會城之芙蓉雪峰慶城，道人執侍十載。丁酉歲，於慶城蒙囑累，慚媿於法，實無所得。於是隨緣放曠，栖托不定。歲乙巳，南邑蘇家諸檀樾，延住本邑雪峰寺，亦眞覺禪師舊刹也。與衲子數輩，栽田博飯，矢志終焉。距雪峰二里許，有慧泉古基，檀樾蘇君爾源，重建精藍，復延住止。於是盤桓二刹間，迄今十有四載。歲戊午，道人春秋七十有四，念曉露春霜，光陰無幾，門人明蘊等，預爲建塔於雪峰西偏。自揣生平，福慧微薄，生無益於時，死當無聞於後，不可假手他人，屬筆廬飾悟由，貽識有識，乃自述入道因緣始末，俟順寂之後，與此皮囊，同納塔中，則此生事畢矣。銘曰。

撞出胞胎，一場戲事。來何所從，去何所至。地水火風，偶然合離。
是生滅法，互相根蒂。根蒂剗除，生滅滅已。不生滅者，廓然無際。
梅山之陽，窣堵軒峙。藏此幻軀，千齡永閟。堂堂法身，正眼孰覷。
逼塞虛空，如是如是。

行狀　（門人明蘊、照紺、普仁敬撰）

嗚呼，吾師其竟趨寂矣。大木摧頹，法門衰相，奚可勝言。比年諸方尊宿，如烟飛雨散，惟師臘高德重，尙然無恙，學者方望其回慧日於將冥，遏狂瀾之既倒，何期化權未展，遽唱還鄉之曲。遠近聞者，無不嗟嘆，況明蘊等獲蒙陶鑄，叨沾法乳，含悽哀戀，有所不暇，又安能操管而述其平生。然師之行履精密。氣節孤巍，皆足爲後昆龜鑑，似可以勵末俗，則又不忍無示于將來。雖慚鄙俚，勉述梗概。師諱超弘，字如幻，惠安劉氏子，父潮州府學教授，諱佑，母陳氏。師生於萬曆乙巳年十月二十三日寅時，幼而俊邁，詩書過目不忘，髫髻能文，手不竚慮，十九補弟子員，屢試冠諸生，愈博搜經史，而文日益善，幾駕西京而上，又精作諸書，竟入山陰之室，每弄筆濡墨，皆超然出人意表，縉紳名儒，咸企慕焉。於是受知于司空鏡山何先生，相國石齋黃先生，凡見其著述，頻加推奬，才學重于一時。年二十七，嬰劇疾，便悟幻身泡影，遂興出世之思。一日過梵刹，偶閱維摩詰經，更知有宗門中事，每對禪流，輒以公案相叩。時師翁雪峰亘和尙，往還黃檗，道由惠邑，驀地相逢，奇爲法器，便加錐箚。師自此疑情益起，彌切皈依，猶以雙親在堂莫酬初心，因作假僧詩以託志。逮値改革，令下剃髮，乃慨然曰，吾願遂矣，即稟辭父母，割愛妻子，同邑侯介存趙公，中丞愧兩王公，就于平山寺從徹際大德薙染。趙公遺金百兩，以爲道資。師曰，吾以捨名利，離親屬，放情寂寞之濱，草衣木食足矣，焉用此爲，竟却之。時戎馬紛紛，猶難行脚，但自時時提撕趙州無佛性話，至路途稍通，便擔簦趨漳南山依師翁挂搭，無幾，命居侍寮，痛受鉗鎚，多有省發。師翁歷住泉之招慶延福，福之芙蓉雪峰，師或侍巾瓶，或掌記室，凡十餘載，若非歸家省覲，及雙親喪葬之事，未嘗少離。精參默究，益臻閫奧。拈頌機答，

無爽玄旨。一日師翁問曰，簷前雨滴聲，點點不落別處，畢竟落在甚麼處。衆皆酬對俱未契。師曰，落在和尙鼻孔裏，師翁獨首肯之。屢欲囑累，師皆遜謝，是冬遂安爲西堂。師翁應請慶城，師亦隨往，居無何，復以衣拂授師，一衆咸推，義不獲辭，方乃祇承。戊戌春，旋歸溫陵，不常厥居。杖笠蕭然，盤桓山水間者久之。嗣住靈應數載，糧多不給，嘆曰，昔日融祖日走丹陽八十里，負米供衆。我何人哉，遂自持鉢以資饘粥，歲以爲常。偶一不可于意，復翩然捨去。乙巳歲霞舒蘇家檀樾，延住楊梅山雪峰院，亦眞覺祖師卓錫處也。與衲子五六人，行古德住山規範，刀耕火種，暇則爲說大義，道望蔚然。丙午秋怡石和尙率丹霞宰官居士，來請繼席南山祖庭，諸山法屬，亦欲其了先師公案，咸相促逼。使者往還再四，師一一修書力辭，乃免。本山殿閣垂將傾圮，戊申春，鳩諸檀施，崇新拓建，規模宏麗，改于舊觀。時鼓山爲霖和尙，亦以紫雲戒壇，爲師出世地，而給諫質公黏先生，領郡中紳衿緇素，共來勸請，師志堅然，終不之許。聲光日遠播，諸方益推重之。於是詮部周櫟園，給諫黃敵庵，刺史郭昆冶，南安邑侯劉伯啓，及詹紆庵龔崖齋何信周諸先生，接踵皈向，時或延至其第，或移步空山，互以箇事共相討論。詩偈唱和書札往來，遠無虛日。晚年頗厭應酬，猶嫌此山不深。檀樾爾源蘇公，徹審其意，更覓高閣僻處，離院二里許，有慧泉古蹟，廣運家珍，重營靜舍，迎師居止。四事盡出己力。從此逍遙兩刹間，怡然樂之。今春二月中旬，忽謂照拙等曰，人命無常，如春霜曉露，吾年已逾古稀，恐來日無多。西崦片地頗佳，坐向恰當其利，可預建一卵塔，身後毋爲爾累。卽令擇吉啓土，并促匠人制龕，皆親督役，復自撰銘。及中夏，工竣則亹亹出言，實已無意於世矣。此十月初旬，方示疾，便欲速諸知交來相見。其男士拔，自惠聞之趨赴奉侍，師悉示以佛法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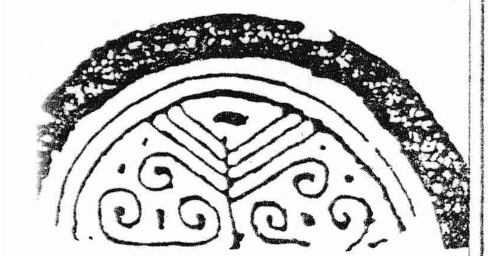
未曾片言及于世諦，雖在伏枕，猶詠詩數首，皆嘆祖道之淩夷。衆調進藥食，師卻之，云，世緣已盡，食無益也，遂不啜。客問安至者，師曰，相見無多時矣。或有辭回，則執留之，謂可遲數日，吾當與子訣，笑談酬應，不衰平時。二十日淸晨，召爲沐浴更衣，索筆書囑區處上下院務，纖悉不遺，誡諸弟子，歿後勿行喪報訃。衆請遺偈，師多不答。再懇不已，乃曰，吾無偈去不得麼，遂吉祥而逝。世壽七十有四，坐三十二夏。師天性坦夷，律身正嚴，道眼精明，機鋒峭峻。誘進方來，曲垂善巧。針錐衲衲，直挫偷心。接人多怡顏，處衆無崖岸。諸方學者，畏而重之。至於煥然文章，尤其夙習所長。或讚揚祖道，開示當人。瓶瀉雲興，珠回玉轉。無非借以發揮衆義，指歸一乘。是故縉紳先生，多所欽服。昔人以寂音爲僧中班馬者，今日于師亦殆是也。法語偈言，著述甚富，雖未編次，然往來禪流，爭私錄去，固已盛傳于世矣。平生不妄許可於人，最後乃以佛祖重担，命明蘊照拙普仁荷擔。實恐力不勝任，有玷法門。旣師不棄遺，又烏敢辭。遂感泣祇承。深愧莫讚芳徽，光揚師德，惟狀其世出世間顚末如此。至於造詣精微，行周化密，則不敢以筆墨塗汚虛空也。冀大方知音鑒之。

雪峰如幻禪師瘦松集終



石霜爾瞻尊禪師語錄

清・爾瞻達尊 撰
本開 等錄





爾瞻禪師語錄叙

鄮氏注水經首載阿育王分齊舍利因起浮屠于佛泥洹處今在明州之鄞亦所分造然則浮屠肇跡于吾鄉最古况此中山川靈異外有小白華為海岸孤絕處內則天童雪竇岳林大梅諸山蜿蟺磅礴梵刹所立叢叢然韓昌黎謂山川鬱積必生魁

奇之人或隱于浮屠今在吾鄉則亦當求諸浮屠氏之中也僕嘗與吾友省公悟公小集山房二公俱鄞人也僕謂曰自三十年來宗風大熾吾鄉諸公出而撾鼓登座者雪嶠老人以後凡幾何人二公為余歷數名藍諸席自越而吳以及于楚石霜爾瞻和尚其一也公初落髮在吾鄉之福泉

亦嘗問道于天童密祖其後得法綠蘿人天交仰始出主石霜今公雖示寂而其所著語錄固盛行于諸方也僕少重雪嶠老人喜其意思蕭散如香谷永公翛然松下今讀石霜語錄及其自贊數章單行獨往蕭疎廓落不減雪嶠風流吾鄉山川所蒸果萃于浮屠其魁奇有如此人也石霜在

楚瀏陽先大父嘗官此地僕為兒時猶及聞其山川土俗今公之教行自越而楚生州大水遥泛衡湘眞可謂法門領袖者也適公之門人入微禪師持公語錄遥問叙于僕所以思表其師者甚篤因叙而歸之

康熙丙午孟冬同里淼亭李文胤合十敬書

石霜爾瞻禪師語錄序

濟北之道幾遇大風而止再世得西河師子重振㵾音寒氷結面不廢甄陶乃復林中疋馬蹋殺天下人於是濟水洪波復瀾翻於潭湘間數百年來禪學之

輩鮮有不知石霜圓者當時門庭滐天機深穿箭南公謹老未免斂衽避鋒則後之唱斯道而繼興者欲光昭前烈不戛難乎故吾於爾瞻尊公不能不嘆羨有加焉公自綠蘿得法之後晦養衡湘

卒爲龍天推挽乃出住石霜栽田博飯門風壁立四方禪徒趲驀而至唯任本分鉗鎚不少假借由是趨風者日衆時有當道欲爲公營建公慮擾民力郤之終致寶坊截嶪窣堵崖岌莫不從钁頭

邊湧出斯非知明見諦安能行解一如至是乎先是公以重修圓祖塔不遠千里問記於予予時不以固陋辭益喜其有功宗門欲使昭著于天下後世也閱五年首賢禪人持公語錄至復乞予序

昔時公趨寂矣予爲之撫膺浩歎以公
之履超行卓將大顯綠蘿之道何日中
而遽噎抑天道其無知耶雖然聿修厥
德無忝爾祖以續光明自足照耀千春
又奚待予言永之嗟乎今之法門梟獍

動越倫常只逞我山之高固頓忘水木
之根源將見雖生之日猶死之年視公
高標得不此彭而彼殤殆有雲泥之隔
哉故予復不辭而再爲之序次焉

天童弘覺忞老人撰

石霜爾瞻尊禪師語錄目次

爾瞻尊禪師語錄卷上

侍者本開記錄

住瀏陽石霜禪寺語錄

據室從上老凍膿盡向者裏刮龜毛截兎角移星換斗鬼面神頭直得盡大地人望風乞命今日山僧到來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

掃諸禪師塔拈香將謂徧界不藏依舊埋身荒艸數百年前向此出沒自縈帶累不肖今日未免提胸懊惱奚懊惱落華啼鳥千峯峭

掃慈明老祖塔拈香親見汾陽滅卻臨濟起黃龍必

从之疾遺害將來縱神鼎倒握之機有甚憑據千古少叢林眼空無諱忌全身入定艸離離別有佳聲動天地便禮拜

掃雷遷塔拈香智不到處切忌道著賣弄一生窮手脚毒龍湫畔鳳山中要來何假雷霆作顧左右咦

挂鐘板舉板云見麼又擊鐘云聞麼既然聞見分明不妨拍拍是令

立兩序上堂天寒人寒衆眼難瞞佛法世法是精是賊透得過者把手共行透不過者一串穿卻秖如坐斷兩頭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開爐上堂石霜今日開爐不比諸方常例經行打坐不拘內外融通無忌不是法爾如然亦非體無太任衲僧家一箇箇立地頂天幸自轆轆地有何禪道參窮有何身心拘繫行一步踏斷微塵諸佛命根唾一唾唾破從上列祖巴鼻風流得恁風流意氣甚生意氣是汝諸人向者裏一肩領荷得行管取六國晏清太平坐致其或未然山僧今日廣開方便門隨汝諸人顛倒所欲乃拈拄杖卓一下云要識真金火裏看

示衆石霜有路白雲間淺艸蛇橫毒燄然賺卻阿誰親觸著血流直濺梵王天

南嶽先和尚忌拈香指真云者老漢生平只愛嚴限打睡諸方直是無可奈伊何尊上座雖然親依數季今日燒一炷香不是仁義道中亦非應時施設無端失錢遭罪至今貧恨徹骨

示衆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頌云火星迸裂在當門燒出虛空背上痕滯貨蕩然俱粉碎翻成赫日迅雷奔

誕日示衆僧問立地家風即不問四衆臨筵事若何

師云一雨普滋三艸二木進云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門前石磉盤進云如何是降誕一句師云黄金自有黄金價進云了生脫死底人還有過也無師云秪恐不是玉乃云春山疊亂青春鳥歌聲滑圓通無礙門晝夜常開豁所以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明明七穴八穿一一斬釘截鐵且道生佛未具朕兆未分以前還有者般消息也無以拂子劃一劃云家無白澤之圖便下座

佛誕日示衆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師云大小世

尊作者般去就大似擔水河頭賣不顧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月明照見夜行人

結夏陞座僧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揭卻腦蓋進云不入霜華室忽然透兩頭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爭奈雲本無心自有從龍之勢師云放下著乃云諸方禁足顯示護生石霜者裏只了現成三世諸佛是挑不上蕉奴白牯順時保養一不成單二不成兩明眼衲僧休鹵莽良久云引水澆蔬五老前披簑側立千峯上喝一喝

示衆山田粟米飯野菜淡黄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古人恁麼道要且無爲人底意石霜即不然清若但隨宜幸無外縁擾任你丢東西不如者裏好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端午示衆五月五日端午節山僧豈免閒饒舌踏斷達磨鐵脊梁抛脫釋迦繫驢橛演若迷頭頓息狂百怪千妖俱殄滅喝一喝

示衆舉保寧和尚云若說佛法供養大衆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說箇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師云大小保寧元來小膽石霜即不然若說佛法供養大衆如

龍得水若說世法供養大衆似虎靠山去此二途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示衆萬般施設只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古德好言語只是人多錯會山僧自住茲山多見方來望崖而退蓋爲者裏無禪道佛法與人咴啗還覷得他立地處麼是汝打初不遇作家一向扶籬摸壁慣了纔遇人手腳辣便謂難親近難湊泊不見道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還信得及麼諸方長老易親近易說話道我會禪會道有般被他將一杓屎驀頭潑了全然不知厭惡反爲至寶背地裏三三兩兩啾啾唧唧喚作落

艸盤桓盤係屋裏七代先靈從上佛祖出世向火飯裏畨手無非要人自證自悟不從人得豈有實法繫人不見先德云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有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德云不貴得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德云無中忽有係看他如倚天長劍凛凛神威似明珠吞盤不留影跡又不見臨濟大師問黃檗佛法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後被大愚點破便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一句子如天普益似地普擎汝諸人若覷得透一任橫身擔荷獨拔古今其或未然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喝一喝

示衆舉古者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係搆去法眼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坐地待係搆去佛果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今與汝當面慶懺師云立地待係搆坐地待係搆打開活路頭塞礙還依舊慶懺好言詮爭免忘前後山僧道若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因甚諸人踏不著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示衆一夏已過半底事如何判過去已過去未來亦莫算現在本無住十方俱坐斷信手拈來不是塵堂堂日用隨機變不用更躊躕急須著眼看驀擲拄杖云是甚麼三十年後莫教孤負石霜

解制示衆僧問如何是未跨足已前三十棒師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僧問擔師便打進云者一棒是賞是罰師又打云一任舉似諸方乃云我若一向舉揚宗要法堂前艸深一丈如何入得石霜門見得石霜人不見道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抑不得已作死馬醫向汝道未跨足已前與汝三十棒了也猶自尋言逐句馳騁問端論妙論玄較量得失如斯等輩誠實苦哉所以向上一路只貴機先擬議思量白雲萬里今日布袋解開也汝諸

人又作麼生拈拄杖劃一劃云不可矢上更加尖下座

中秋示衆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云大衆還知者老漢落處麼若據山僧檢點將來大小巖頭只有定亂之謀且無出人之眼忽有問石霜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劈脊便棒諸人還知山僧落處麼驀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

示衆剔起便行猶鈍置纔聞領略不堪提回頭別有全身策豈免山僧腦後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伶俐漢向未舉時驀跳得出如
自衣拜相平地登僊便見得三世諸佛橫說豎說說
不到歷代祖師東撥西撥撥不及孤迥迥峭巍巍不
動步而遍遊沙界不返聞而親證普門出沒卷舒破
塵破的更說甚麼冰凌上度過九既劍刃上拾得渾
身又說甚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了見雪峯和尚道
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
前與汝相見了也還知落處麼箭穿紅日影須是射
鵰人喝一喝
示衆鷲嶺拈華飲光微笑是按牛頭喫艸少林面壁

二祖安心是按牛頭喫艸倩人書偈夜半傳衣是按
牛頭喫艸自此以降遞代迄今共間諸大善知識出
世盡謂有驅耕奪食之機轉地廻天之用箭鋒相拄
鍼芥相投愨其指歸竝無一人有天然氣槩別立生
涯俱是按牛頭喫艸牽而我此現前一衆不作者般
蟲豸也有破家散宅底也有自作活計底忽有箇衲
僧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亦未免按牛頭喫艸山僧
不覺呵呵大笑卻分半院與他何故近代三吳併兩
浙箇般作畧眼中稀
示衆刮龜毛於鐵牛背上抄握玄機截兎角於石女

腰邊現成活計所以道參他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
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只如諸人作
麼生會他活句擊拂子云竹杖化龍太癡人耳夜塘
便下座
除夕示衆脫情塵透羈鎖空室無人被賊邏昨夜三
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三頭兩面得人憎抄應
從來無處所呵呵會也麼目前誰是未歸人東方
來者東方坐山僧恁麼道已是兩手分付了也還會
麼百年三萬六千日欲覓了時無了時
再住石霜小參避跡他山經二載叢林猶喜未全乖

今朝重整綱維令鐵樹從教華再開所以欲識佛性
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故我慈明老
祖在咨宋仁廟時向者裏中興臨濟開托人天遞代
迄今家聲益著山僧既爲直下兒孫入此潑天門戶
況現前一衆皆是老成眞實之士既蒙攢簇於斯未
免終難推諉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路遙知馬力
歲久見人心復舉臨濟大師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
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
救不了石霜亦有三句第一句薦得紅爐飛片雪第
二句薦得一劍定烟塵第三句薦得皈依佛法僧具

眼者試辨看
開爐若休耆宿率弘智諸禪德等請上堂師至法座前云此寶華王座列祖共登山僧因甚也入者羣隊不見道當爐不避火便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者一瓣香辛勤費盡撈摝方知漫言得地得名直是七華八裂奉爲前住東明後住南源臨濟第三十一世上山下茨先師大和尚以酬法乳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向未舉椎前見得何異一會靈山若也尚滯見聞不免大家鈍置僧問法幢高建爐鞴弘開煆聖煉凡卽不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雲横迷鳥道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雪盡馬蹏輕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横按鏌鎁斬萬機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時看流水上高峯進云人境巳蒙師指示的的相承一句又作麼生師云須出他一頭地始得問師登寶座四衆咸臻三要三玄願垂方便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破糞箕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秃苕帚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無底盋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兩面三頭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東抛西擲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箭

過西天僧禮拜師云深荷竭力乃云諸佛妙道不從人得列祖眞機截斷衆流當陽風颯颯徧界沒遮攔全體是大解脫門迴無背向龍睛鶻眼莫窺十聖三賢罔測只貴猛烈漢一刀劃斷直截承當壁立孤危縱横自在如王寶劒揮斥臨時似鏡當臺舉無遺照如斯話會早涉言詮立限尅期無繩自縛火燄吞卻三世諸佛卽不問且越格斬新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復舉法燈禪師云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遁過時蓋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卻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臨機直絕擒縱逸羣法燈可謂千載流芳惜乎者僧皮下無血山僧早志本亦如斯奈緣南嶽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卻衆中或有人問如何是未了公案山僧卻不行棒但向道快便難逢若是箇人必然祖有負荷有麼有麼結座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僧問敗葉堆雲深藏狐客狠籍家私卽不問如何是石霜境師云獅峯口向天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當門齒缺僧擬進語師云過一邊立乃云久雨

不晴浸爛衲僧鼻孔久雨旣晴衲僧皮草向甚處曬眼若作佛法商量啞卻我口不作佛法商量瞎卻你眼汝諸人還緇素得出麼直饒緇素得出切忌錯認定盤星喝一喝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雲嶺家風卽不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倚門傍戶可憐生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獨行無伴侶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拔劍攪龍門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萬仞峯頭不露蹤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乃云六年無計安排賺殺碧天星現蓬頭垢面出來了卻現成公案敢問諸人如何是現成公案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復舉東山演祖云戒定慧相扶堂堂大丈夫吹毛光燦爛佛祖不同途師云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還他演祖石霜卽不然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鮎魚上竹竿快鷂趂不及且道古人是今人是喝一喝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塞壑塡溝雪峯毬禾山鼓乞兒伎倆虎項下金鈴阿誰解得勾賊破家扇子旣破還我犀牛兒來餬餅裏討甚麼汁驀拈拄杖劃一劃下座

晚參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古人一期方便言不虛發旣是無心且作麼生尋良久云到得深山更深處豈知無計避王孫

元旦上堂僧問三陽開泰萬物維新覿面一句請師垂示師云扶桑已現一輪紅進云可謂東君行正令華發樹頭春師云瞎著眼乃云祖師心印狀如鐵牛之機太公卽印住住卽印破該萬有以包含總大千而捏聚所以一毫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如是則昨朝舊歲今日新年又作麼生一把椰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

解制上堂僧問頓悟華情巳菩提果自成如何是頓悟底意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如何是菩提果自成師便打乃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落在時人窠窟拈卻目前機拔出眼中屑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斷未免落七落八更若東勝神洲丢馬南贍部洲喫撲西瞿耶尼射箭北鬱單越中垜直得擎頭帶角絕羅籠猶未知向上一竅所以道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到箇裏撥一線道接透全機便可坐斷毘盧頂不禀釋迦文說什麼露柱著衫南嶽太公蹬籠脫帽上天台一任天上人間逍遙自

在其或未然饒伊吞盡天涯大有人穿卻鼻孔喝一
喝卓拄杖
雲居大衆設齋請上堂擊碎驪龍明月珠縱橫無住
跳出無生獅子窟哮吼驚羣透頂透底絕羅籠亘古
亘今無背向山僧管住雲居如羚羊挂角杳絕蹤跡
今者來茲石霜合水和泥通身露布與麼中不與麼
暗透兩重關不與麼中卻與麼全提向上路敢問大
衆且道住雲居住石霜畢竟是一是二豈容淺見衲
僧會唯許通方作者知喝一喝
往浙歸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出山歸有頌云去時一

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一物
無情似有情應菴老祖出山歸亦有頌云去時冒雨
連宵去回來帶水復拖泥自怪一生無定力尋常多
被業風吹師云二大老美則美矣未免太波挐生山
僧亦有一頌舉似大衆去日烟波萬里遙回時風月
杖頭挑乾坤老我無拘束閒殺龍門萬仞標
結制上堂大無外小無內抛擲百千三昧句亦剗意
亦剗閃爍摩醯隻眼坐斷千聖頂顊一一珠回玉轉
所以道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透過祖師關全彰
心地印臨濟喫黃檗六十痛棒高安灘上知歸與化

被大覺脫下衲衣親見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如
斯標格脫體現前一句當天迥絕依倚到箇裏何修
不證何覺不圓出沒卷舒頭正尾正且不涉功勳直
下坐斷一句作麼生道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
賀太平復舉黃龍南禪師云世間有五種不易第一
施者不易第二化者不易第三轉生作熟不易第四
端坐食者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聻
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眞第五不易是誰眞
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石霜即不然第五不易是誰
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

晚參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
日了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穿卻諸人鼻孔卽不問秖
如昨日晴今日雨畢竟明甚麼邊事喝一喝云在家
疑是客別國卻爲親
解制上堂四月十五日結七月十五日解明月珠旋
冰玉盤千眼大悲鬬光彩喝
中秋上堂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及大地都
是一輪月大衆古德恁麼道一時漏逗了也山河大
地既是一輪月則無古今圓缺之殊寧有去來明暗
之相十虛通徹高下混融乾轉坤旋攝他不着說什

麼描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晝拍案一下云笑殺寒山子清光付與誰

元旦上堂監寺問喜逢元旦日春意事如何師云好心爲常住寺禮拜云萬福師乃舉香嚴閑禪師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眞淨文禪師云山僧卽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秖有一領黑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雲水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爲風流出當家師云二大老恁麼說話大似傒六擔板山僧者裏卻不然數年以來也無貧可訴也

無富可誇秖是如常鞴起者頭水牯牛有時趁向千峯頂上臥月眠雲有時放出小隴平坡水足艸足若是國王田地犯與不犯不必較之何故不見道隨分納些些擊拂子下座

晚參今朝正月二十日煖風和時節頭頭海印發光因甚守著驢橛

上堂僧問斬新一曲知音少迥出威音作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進云如是則前後坐斷也師云優鉢羅華火裏開進云昔日世尊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和尚在南嶽先和尚處還曾受指授也無師云家家觀世音乃云無生大道越常情該括乾坤總現成白牯貍奴爭手眼百華叢裏度金針拈拄杖云者是金針喚甚麼作貍奴白牯卓拄杖云者是貍奴白牯喚甚麼作金針向者裏定當得出一任他方此土七縱八橫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能覆護一切一切拘繫不得直得天人拱手無路十地窺覷無門說甚麼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卽今頭角生也且道是牛是馬又卓拄杖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復舉僧問霜華諸禪師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諸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其僧復問雪

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師云二大老一人舌拄梵天一人華鋪錦上若說雪峯華鋪錦上亦不得若說霜華舌拄梵天亦不得還揀得出麼若揀得出如久客還故鄉若揀不出且居門外

佛誕上堂淨法界身懷州牛喫禾本無出沒益州馬腹脹大悲願力天下覓醫人示現受生炙猪左膊上大衆釋迦老子被杜順和尚將龜毛索子一串穿卻擲向諸人面前了也你擬向者裏更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一槌便透殺人須是殺人刀不假一槌活人須是活人劍拈卻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突出頂𩕳一機洞徹十虛無間東頭買貴西頭賣賤卽且置總不恁麼來因甚普化卻道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萬里無寸艸珊瑚枝上日杲杲出門便是艸吹毛截斷閒之遶金鎖玄關一擊開清風月下休尋討休尋討家家門首長安道

慧聞大德率衡甫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時節因緣卽不問五家宗旨請師分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一刀

兩段進云如何是潙仰宗師云體用雙陳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三關等破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夜半繡鴛鴦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劄進云五家宗旨蒙師指一句當天事若何師云出得荊棘林是好手問如何是覿面全提句師云四稜著地進云如何是撒手懸崖句師云船子下揚州問玄妙機關卽不問當陽一句若為論師云曉來枕上鶯聲碎進云今日居士設齋請和尚陞座未審說什麼法師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僧云也不得壓良為賤師云過乃云道人行處如火燒冰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直得塵塵爾念念爾不越聞見覺知打開無盡法藏覓心了不可得金毛獅子尾吒沙覓罪性了不可得長劍倚天光燦爛有如是奇特有如是神用因甚甘贅行者特陳供養南泉打破粥鍋喝一喝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復舉昔有秀才問趙州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州曰是才曰就取和尚手中拄杖得麼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才曰我非君子州曰我亦不是佛師云一挨一拶一卷一舒通變臨時活脫自在是則二俱作家可惜趙州拄杖子卻成滯貨今日承衡甫居士訪及山僧卻不用乞取便乃雙手分付若也擬接

則沒交涉了也且眼底試甄別看

結夏上堂禁足護生循途守轍斬新條令掘地覓天石霜者裏一向九十日為一夏不是越例施行亦非坐觀成敗還委悉麼行到水窮際坐看雲起時

上堂杜撰居山絕外緣生涯事事钁頭邊劫初面目渾呈露方顯吾宗妙不傳拈拄杖云是甚麼擲下云急急如律令敕

得禪人誕日請上堂僧問靈山示衆迦葉親聞和尚陞堂許誰話會師云鷂子過新羅乃云一見便見一得永得亘古亘今紅爐點雪胞胎未具全彰本地風

光文彩未形展露衲僧巴鼻到箇裏直得無恩不報
無德不酬絶後光前萬仞壁立且道橫身爲物一句
又作麼生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徹萬秊歡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盡大地人拔楔帶鎖不作一句
商量伱諸人向甚麼處摸索直饒頭頭上了物物上
明猶是者邊消息未能透過那邊喝一喝不是知音
者徒勞話歲寒
示衆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君山點破
洞庭湖乃云石霜無添說抽釘要拔楔撩起便行
早已遲八刻驀拈拄杖云伱有拄杖子與伱拄杖子
伱無拄杖子奪伱拄杖子顧左右良久喝一喝擲下
拄杖
臘八日純如大德請上堂僧問雪山成道自古至今
秖如世尊畢竟悟箇什麼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
則符到奉行去也師云切忌錯承當進云如斯問答
已涉功勲向上全提請師速道師云穿卻髑髏乃云
大智洞明爍破昏衢之暗大機普應全彰解脫之門
橫該豎抹振宏綱蓋色騎聲通互換互換則且置莫
有證得者麼若也證得非僧非俗無黨無偏烜赫現
前七通八達釋迦老子明星現時成等正覺便是者

箇時節所以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一處透千處
百處一時透正當與麼時功圓果滿啓後開先且道
承誰恩力卓拄杖云經天緯地人無數誰踏毘盧頂
上行
開爐悟生大德設齋請上堂僧問爐鞴現成如何是
和尚的的爲人一句師云簷聲不斷前旬雨進云與
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師云非汝
境界乃云久矣不墮堂好事對衆說東弗于逮展盃
盂西瞿耶尼飽不徹耀驪珠翔鳳翮白牯貍奴恣歡
悅喝啖啖紅爐放木鵝鐵輪天子寰中勅復喝一喝
示衆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好大衆古
人見處今人行處眼豎頂門符懸肘臂有卷有舒沒
巴沒鼻卓拄杖得風流處且風流有意氣時增意氣
臘八日隱賢大德設齋請上堂僧問成道之期即不
問即今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便打進云姹女已歸
霄漢去師云獃郎猶向火邊蹲僧便喝師又打問如
何是戒師云塞北千人帳如何是定師云江南萬斛
舟如何是慧師云吳中石佛大僧禮拜師云放過一
著乃云二千五百秊前黃面老子於是日夜半覩明
星悟道嘆云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喝當時有人下得者一喝便見瓦解冰消免致四十九年重重納敗事到于今不免將錯就錯驀舉拂明星現也衆中莫有眼開心悟底麼良久丈夫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復喝一喝

元旦上堂萬象森羅一法所印古皇律令任運無私日照高巖爛爛黃金之色雪消寒磵冷冷瀑布之聲普門脫體風流文殊容身無地所以道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解制上堂僧問雲水盡從今日解千山雪覆事如何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男兒自有衝霄志不向他人行處行師云脚跟下黑漆漆地僧擬議師便打進云秖如黑白未分已前者一著子落在甚麼處師又打云棒打不從漢問樓閣門開示現今日親切一句請師指南師云夏嫌箇甚麼進云因甚麼妙高峯頂不許商量師云汝不妨伶俐進云也要通箇消息師云可惜許乃云妙峯孤頂不許商量知恩者少黑白未分一著落處罕遇仙陀是以雲月溪山顯示祕密法印樹林水鳥展演奇特化機機機相副迥絕安排印印該徧全超向背者裏薦得釋迦拱手彌勒歸降其或未然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喝一喝

上堂打破大唐國覓一箇不會佛法底人難得且道不會佛法底人有甚長處夜來曲臂支頭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上堂三世諸佛提掇不起歷代祖師宣揚不及石霜徹底老婆心一味捕田博飯喫

雲菴大師靈骨東還請入山設供拈香爲雨爲雲何忌諱吾兄此日暢襟懷同條生不同條死一句無私徧九垓

佛成道日薦嚴請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云情知汝向者裏躲跟進云秖如孝眷傾誠懇請和尚陞座說法未審獲何利益師云立地成佛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萬靈咸悉賴師恩師云語脈裏轉卻乃云寬廓非外驪珠在握寂寥非內利劍揮空不滅不生突出須彌横海上同得同證百千獅子現毫端正恁麼時直得老釋迦無潛形竄影之地則且置秖如和菴耆宿端的在甚麼處無漏國中藏不得千華影裏示全身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諸人要知眞

說麼塞卻耳根分明聽取
示衆舉南泉示衆云昨夜三更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趁向二鐵圍山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甚過州便禮拜雲門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盋下得箇安樂南嶽先師云雲門大似雷門布鼓取笑傍觀殊不知趙州禮拜不是好心師云先師恁麼拈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當時王老師若不得趙州赤身擔荷洎合勞而無功雲門雖則冷處著把火未免以己方人具眼者辨取
上堂諸佛出世龜背刮毛祖師西來兔頭截角一大

藏教拭瘡疣故紙明眼衲僧到者裏口似磉盤諸禪德合作麼生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喝一喝
師誕日兩序請上堂僧問獨弄單拈即不問向上全提事若何師云猛虎當路踞進云秖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滋畢竟恩歸何所師云人天榜樣進云恁麼則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師云伶俐衲僧問世尊初降指地指天和尚誕朝有何垂示師云一舉四十九進云恁麼則兩輪交互照千古永光輝師云卻不恁麼進云秖如向厺底事又作麼生師云雲間峯頂進云卻來時又如何師云月在波心進云若不上來爭辨端

的師云且緩緩乃云未離兜率版齒生毛已降皇宮腳不點地未出母胎蝇子放卵度人已畢鐵作面皮釋迦老子從久遠劫修來一片廣大赤心今日被石霜一時舉劈了也衆中莫有不甘底出來如何若何山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有麼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唬鳥一般春
示衆舉慶諸禪師因裴休丞相訪及諸乃拈裴公手中笏問云在天子手中爲圭在大夫手中爲笏在山僧手中喚作甚麼裴無語遂留下師云諸禪師有季無德愛討便宜當時山僧若作裴公見恁麼問但云

卻請和尚道看伊眼目定動拈笏便行直饒有生擒活捉之機也無用處
示衆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老釋迦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石霜一衆每日不是搥石便是搬土討甚依止來鳴版赴堂展盋放參伸腳打眠欲什麼鑑雩利漢不用瞻前顧後當下縱橫十字不見道處處眞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眞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既是正體堂堂因甚麼沒卻身如斯標致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
上堂十方共聚互換主賓正眼洞明靈符光彩明投

暗合憂玉鏗金正按傍提斬釘截鐵一一超宗越格
頭頭艸偃風行正恁麼時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
臘八上堂舉世尊睹明星悟道因緣師云黃面老人
固是爲衆竭力豈免既出私門以致後代兒孫一箇
箇騎賊馬趁賊奪賊刀殺賊雖然若無舉鼎拔山力
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僧出師便打云道道僧禮拜師復打乃云道是
常道添是常添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楊岐一頭驢只
有三隻脚喝一喝

開爐上堂問如何是鎔凡鍛聖句師云坐地到長安
進云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金剛栗棘蓬師云爭奈
老僧何進云只如打破牢關佛祖不爲底人到來時
如何師云階下立進云恁麼則何妨行異類撒手混
泥塵師云莫亂忝乃云鎔凡鍛聖句坐地到長安佛
祖不爲底郤從階下立出匣神鋒射斗寒一揮萬里
烽煙息無賓主話火爐頭向下文長付來日
示衆舉雪竇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
則天上人間瞎郤則三頭六臂或若辨得許爾十字
縱橫師云大小雪竇只說到者裏石霜即不然見一

則沒郤汝知一則塞郤汝塞郤則舌覆金錢沒郤則
毛頭星現或若辨得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臘八示衆問向上宗乘畢竟以何爲據師云脫郤籠
頭卸郤角駝進云此日雪山開正眼葛藤裏面出頭
來師云莫謗他好進云雪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見
把鍼人師云未必心頭似口頭乃云釋迦老子未踰
王城左眼半斤既到雪山右眼八兩乃至枯坐六季
於是日剛道睹星大悟無端眼見空華遍代以來一
人傳虛萬人傳實其間能有幾人解分緇素石霜今
日不顧危亡據欵結案忝也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

和沙賣與人下座
晚參郎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古人恁麼
道已是作死馬醫了也汝等諸人要擬討箇甚麼以
拄杖趁散
元旦上堂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須彌頂上擊
金鐘進云從上來事未有人當頭道著請師當頭道
師云赤脚上船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
無水不朝東師云聽事不眞乃云總持門大啟道泰
時亨列祖令當行河清海晏千靈由茲頂戴萬象以
此覆藏直得塵塵運無盡輪張公喫酒李公醉忝忝

現堅密體借婆帔子拜婆秊所以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正當恁麼時且越格斬新一句作麼生道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解制示衆會則目前包裹不會則包裹目前會與不會俱拈郤包裹而今盡打開且中間事作麼生喝一喝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佛誕示衆釋迦老子多生深種毒因纔出頭來便鼓毒氣直饒雲門正令全提斷點將來要且中毒不少衆中莫有不受毒氣所熏底麼設有未具衲僧眼在畢竟如何下座同到佛殿各與惡水一杓將鎔就鎔

不是差事喝一喝

示衆聞名而來見面而厺秪如未聞未見以前向甚處著倒既聞既見以後又向甚處出頭縱饒向者裏倜儻分明猶是膠柱調絃未見七通八達所以道言前薦得滯殼迷封句下精通觸途狂見還委麼劒厺久矣爾方刻舟

對靈小參金剛正體湛湛虛凝般若靈光塵塵解脫所以道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若妙用厺生死根斷聖凡路絶無生永證心地頓空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印瑞二二上座還知落處麼聲前突出摩醯眼脫體縱横淨域中喝一喝

開爐示衆一念萬秊萬秊一念打破虛空全無背面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汯輪泥裏洗土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汯三世諸佛立地聽轉見不堪七通八達絶承當離相離名全體現若踏著厺越聖趍凡是甚麼閑事便可以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同生同死全主全賓苟或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灰燒殺人

示衆問曹溪一滴源遠流長石霜家風古今一色源遠流長即不問古今一色事如何師云未問已前百

雜碎僧禮拜師便打乃云我宗無語句漏逗不少亦無一汯與人罪不重科縱使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腳跟下尚有事在畢竟如何得勦絶厺良久云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元旦示衆送舊迎新兩彩一賽赫日當空清風下載不逐四時變遷渾是一眞汯界小無內大無外不見一汯即如來是則名爲觀自在

解制示衆山僧一期已來不曾與諸人說一字雖不說諱不得諸人一期已來亦不曾聞一字雖不聞避不得既避不得不聞而聞既諱不得不說而說不說

而說徹骨徹髓不聞而聞透頂透底於此明得拈來瓦礫盡是黃金脫或未然上品醍醐反成毒藥喝一喝

示衆寒則普寒熱則普熱三世諸佛茅溷籌列代祖師繫驢橛可中有箇漢聞恁麼道便乃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山僧捉來痛與三十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劒

開爐示衆諸方聚衆悉假外來石霜住山槃從內辦內辦底不通水泄截斷天下衲子腳跟外來底錦上鋪華橫穿香積如來鼻孔秖如不涉內外覷體無私

一句作麼生道紅爐爆出鐵烏龜

佛成道日薦亡請上堂問如何是應時及節一句師卓拄杖進云即今舉揚般若未審學修公還來聽法也無師云蚤已穿過髑髏進云恁麼則無縫墖中雲匼匝不萌枝上月團圓師云且過一邊問運吹毛人天膽落懸寶鏡佛祖潛蹤要津把斷即且置薦嚴一句事如何師云刹竿頭上禮西方進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如何是佛功德師云棒下迸流星進云秖如高沙彌未登戒品便云具足且道他具甚麼眼師云瞎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生佛未具已

前杳無得失朕兆既分之後一綫纔通逈離凡聖絕名模超越死生無背向既無背向不妨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既絕名模灼然物我一體塵剎混融且的的親承直超安養一句作麼生道三世十方俱坐斷倚天長劒逼人寒

示衆舉僧問雲門死向甚麼處去雲門對他道在什麼處華藏傑祖云雲門秉殺人刀活人劒簡點將來要且不知去處或有問華藏死向甚麼處去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傑祖恁麼道固是斬釘截鐵若是去處亦未知在或有問石霜死向什麼處

去但向他道瓠苦連根瓜甜徹蔕

開爐上堂問九旬結制端爲何事師云爲汝漆桶不快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如何是生底道理師云眨上眉毛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又作麼生師云腦後薦取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念話杜家問若喚作火爐卻面門不喚作火凍殺有分如何是親切受用師云一槌擊碎進云恁麼則百匝千重去也師云急須抖擻眼中塵進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乃

云一刀兩段未稱衲僧撩起便行早不著便設使未
言先領自救不了更若按下雲頭必死之疾諸禪德
到者裏如何得相應去紅爐燄裏重添火炟赫金剛
眼自開
象巖禪德供裟被示衆問香飄獄嶺果結霜華從上
相承請師一句師云三脚蝦蟆著錦襠問象骨崖高
乞師一接師云沒者閑工夫進云莫便是和尚爲人
處麼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恁麼則艸偃風
行得自由師云錯會不少乃云麤踈布裟被揭示無
向背要知來處親不枉人天會且道畢竟從甚麼處

來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問水牯未出欄時如何師云藏頭縮尾出欄後
如何師云切莫犯人苗稼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未
有喫棒分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道吾靈骨畢竟在
什麼處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云秖如漸源肩鍬便
出又作麼生師云你向甚處去來僧喝師復打僧云
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云十萬八千
乃云曉日騰輝碧霄絕翳朔風凜冽枯木龍唫正當
恁麼時直得太子橋洞契無生將軍洞點頭自許霜
華潭浩然大徹雷遷搶拍手證明汝諸人總來者裏

開眼瞌睡笑破露柱口脣咄
示衆威音王已前金刀剪不開威音王已後鐵蛇鑽
不入正當今日直得孤迥迥峭巍巍灼然萬戶俱開
廓爾全機出沒便恁麼見得猶涉化門未是衲僧巴
鼻且如何是衲僧巴鼻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
臘八日道係道膺剃染上堂問遠客還故鄉時如何
師云吞聲削跡進云恁麼則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
云那裏是一般處僧擬議師便喝進云秖如昔日丹
霞剗艸見何道理師云無道理可見進云如是則人

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云更說道理問
昨日夜又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又不隔一條綫
如何是不隔底句師云劄進云恁麼則彈指圓成八
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師云禮拜了退乃云剃髮著
袈裟宜應行聖道以拄杖擊香几云不是聖道所以
行築觀音坐壓勢至髑髏常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
便恁麼擔荷得去非但丹霞剗艸直饒雪嶺明星俱
不出者箇時節其或未然擲拄杖云文殊自文殊解
脫自解脫
薦亡請上堂問寒梅頻破玉東君令已行薦嚴親切

句請師直指陳師云好生聽取進云明眼宗師天然
有在師云是甚麼說話乃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
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從
上諸聖莫不於無所住處示生無所住處示滅生滅
既無所住當知生本無生滅本無滅所以道生滅滅
已寂滅現前如是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隨處作主
遇緣即宗正恁麼時且道圓覺耆宿即今現居何土
正眼客弘三世空鋏牛機印橫該抹
示衆譬如擲劒揮空喚起䫜前嚼莫論及之不及倠
歸日未西斯乃空輪絕跡無心花裏鳥劒亦無虧叓

與盡情唬山僧將古人今人攪作一塊了也且道節
目畢竟在什麼處喝一喝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示衆諸佛說不到處開口道著諸佛行不到處舉足
踢著既道著又踢著喚甚麼作迷悟又喚什麼作生
死山僧恁麼告報已是拗直作曲了也汝等諸人叓
若躊躇三十季後換手椎胸且莫錯怪
機緣
師參天童老和尚人事次尚提起香信云者箇從甚
處得來師云何得當面諱卻尚云道什麼師擬進語
尚便打

參金粟車和尚值歲暮粟問云香嚴道去季貧有卓
錐之地今季貧連錐也無你作麼生師云喪身失命
赤條條粟休去
參東明先和尚尚問古者道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
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
將軍見太平尚云恁麼會又爭得進云師意如何尚
云何不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禮
然契悟便禮拜
參南澗和尚尚問古人隔江招手便乃橫趨你道他
具箇甚麼眼師云烈燄堆中撈得月尚云未在叓道

師拂袖便出尚云直饒與麼已早喫三十棒了也
縱旨辭師師問甚處去旨擬議師劈脊棒云者守古
塚鬼旨罔測師打趂出
僧參師問未到此間與汝三十棒了也僧云那裏見
得師便打
僧參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什麼抵對僧
云盋盂峯頂浪滔天師拈棒僧擬議師打出
僧參師問久不見汝因甚鼻孔缺了半邊僧擬議師
喝出
僧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云今日冷如昨日

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竹影掃堦塵不動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月穿潭底水無痕

僧請益高峯大師垂示語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坐斷木人機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鐵鞔趯不起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無目不晝看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萬里一條鐵進云此四語中那一句有照有用有殺有活聲未絕師打云你道是那一句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青原師云住山錙斧子在麼僧豎起拳師云者是青原底如何是你底僧擬議

師便打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南嶽師云思大禪師對你說甚麼僧便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隨處住師云艸鞋錢教誰還僧云踏破了也師云即今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少間師云適來山僧性命在上座手裏僧無語師云虛頭禪客

僧參問某甲未行脚時已與和尚相識了也師云在甚麼處相識僧禮拜師云放汝三十棒師又問甚處來僧云南源師云曾見祖師麼僧云不見師云請坐喫茶

僧參師云未離荊紫峯與汝三十棒了也僧云今日勘破和尚師便打僧喝師云適來勘破而今喝僧擬議師打出

石田師問鵾化鵬眼在魚化龍鱗在生而化夘何在師云特地一塲愁藥山化主爲甚不受甘贄行者錠金師云是賊識賊入人鼻孔在眼下因甚覷不見師云全身在裏許前三三後三三數目甚分明因甚無著冏搭師云慚惶殺人

師過天台訪不退師禮祖像次退師從方丈出以手

指云者箇可是麼師便掌退師云何得麤糙師云也要兄相委遂呵呵大笑携手入方丈

仲齡參師問汝嶽山來那齡云是師云曾到墖前麼齡便喝師打云問汝到墖前亂喝作麼齡便禮拜師云得與麼有前無後

僧請益師云汝曾見什麼人僧云見石奇和尚他道雪竇有棒不打某甲師便打云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云他後辜負雪竇即得莫辜負老僧

師問雪舟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麼處相見舟云相見即不辭恐無人證明師便打

一日衆侍立次師舉本來面目話首賢云今日冷如昨日師云猶是昔時話會別通箇消息來賢云將謂別有師叱之雪舟云盡大地人性命被某甲坐斷了也師云汝分上又作麼生舟云一串穿卻師云又道坐斷了也舟擬進語師便打悟生云夜來依舊宿蘆花師云此公三十年後切忌舉著仲孚云有眼無耳朶師云鑽會不少

二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江西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作麼生會僧喝師云我問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喝作麼僧無語師直打出乃問第二位試道看僧云某甲初參師云好與一坑埋卻

僧參師云老老大大向外走什麼僧云只為不知歸路師云莫瞞老僧僧云兩眼對兩眼有什麼瞞師云又道不知歸路僧擬議師便打僧喝師又打

僧參問如何是石霜奇特一句師便打僧禮拜云也少和尚一拜不得師云識甚麼好惡

僧參師指信物云從那裏得來僧舉坐具云者裏師云者是什麼僧喝師便打

僧參師問那裏發足云溈山師云水牯牛作麼生云相隨來也師云因甚麼頭角不全僧禮拜師便打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云湘潭師云曾遇達磨麼僧便喝師云我問你曾遇達磨麼喝作什麼僧無語師便打復問一向那裏住僧云不曾住師云你解騰空麼僧又無語師直打出

慧鑑參作禮畢師云因我得禮你汝作麼生會鑑云某甲初出家師云出家為何事鑑無語師便打

爾瞻尊禪師語錄卷下

侍者本虔記錄

拈古

舉洞山价禪師因請泰首座喫茶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乃令撤卻菓桌師拈云洞山老人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何不當時待首座道過在動用中但云作家作家首座若是箇本分衲僧必然另有長處豈非佛法人情盡善盡美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欲知此事直須揮劒若不揮劒漁父棲巢後僧如前問普會諸禪師諸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卻舉似山山云門庭施設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爲自欺今夜忽有人問三峯撥塵見佛時如何和聲便打還會麼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師拈云夾山爲衆竭力禍出私門石霜覿露全機遭人邈摸護國要且只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衆中忽問山僧撥塵見佛時如何亦與和聲便打待伊擬議擲下拄杖云從前汗馬無人識且要重論蓋代功

舉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阿誰教你童云堂中上座老宿喚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童子養來三二年了幸是可憐生上座教壞伊快束裝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師拈云此老等閒露一機不妨殊絕簡點將來不無滲漏何不當時連那童子一齊趂出不唯令者僧生平服膺亦使童子別有趣向還會麼不見道只管盡法那怕無民

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盔去其僧有省師拈云者僧一味上人門戶反成自破家門趙州不負來機堪稱作家宗匠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舉漸源因同道吾去一家弔慰次乃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吾歸院云汝且離此去恐知事知不便道吾遷化後源至石霜舉前話請益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甚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於言下有省師拈云大小漸

源可惜向甕甕裏淹殺當時待石霜云不道不道何
不亦與一頓拳頭雖然也須救取者漢始得
舉黄太史廷堅因訪死心新禪師新問云死心死學
士死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史無語新云
晦堂處參得底用未著在後謫官黔南忽有省乃云
尋常被天下老和尚謾卻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
可謂眞實相爲師拈云死心捨命從人太史一死更
不再活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僧云是僧
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僧云佛來爲甚麼不著

林云無他止泊處師拈云大小鶴林前不搆村後不
迭店
頌古
女子出定
鴛鴦繡出大家看老大瞿曇見有偏彈指一聲從定
出堪嗟女子命難全
世尊拈華
如風吹水偶成紋八兩分明還半觔若謂流通正法
眼賺他空認刻舟痕
百丈野狐

不落何踈不昧親野狐墮脫眼中塵巍巍坐斷雄峯
頂玉轉珠回令斬新
黄檗噇酒糟
寰中獨據驗龍蛇合國無私見也麼堪嘆忘羊岐路
客那知大象截流過
狗子無佛性
狗子無佛性突出全機印錦縫布重重悉悉如律令
楚石琦和尚索麪次有僧來參琦引麪示之僧珍重
便去琦召僧僧便回首琦云有口不得麪喫者多頌
云

見鞭遠引輪神駿踏斷邊疆任奔運老將全韜殺活
籌一掃烟塵萬邦定
玄沙虎話
玄沙是汝虎看看日卓午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黄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照膽菱華直剖印破鐵額銅頭一一
面南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運出六韜三畧截斷舌劒唇鎗迥出
紅旗閃爍
人人有箇生緣栢庭蒭狗豕天驚起梵王帝釋踏翻

諸有四禪
偈

禮普會諸禪師塔有感
夜深方見把針人古佛名垂此澗濵窣堵半藏荒徑
逺空臺久没野麋馴霜華艸色渾如昝斷碣遺踪識
可真特展炊巾通法裔亭亭相對倍傷神

喜曉菴法兄垂訪
春暮幽巖竹徑凉故人携策到山窓驚看道韵開眢
宇笑挹虛懷滌肺腸法施遠垂華散雨生機靚露句
飄香摶風萬里君先舉愧我棲遲卧艸堂

酬幻楫法兄
閒將杖履試炎凉知遇欣逢一笑長烟笠暫隨湘水
渡桂寬蚤逐月庭香淒清客夢情無限磊落孤征衲
可裝吳楚漫言千里隔碧天秋雁寫成行

送友石禪友之武林
振錫還依萬仞崗淒淒烟雨一肩長江城浪激風如
剪客舍衾寒月似霜滿目生機春信早半帆斜照晚
炊香武林到日休延久肯使雲蘿没影堂

舟遇不爲禪友
順逆繩頭不放寬潑天浪裏可盤桓等閒躍過龍門

嶮早已横揮雪刃寒辯瀉珠璣廓聖眼話圓法印有
金襴乾坤在處皆知已剖出虛空仔細看

途中寄劉文樞居士
盤輿話别熟梅天没足新泥艸色連歸輿自携藤七
尺臨風目斷路三千湘雲戀碧知爲雨野鶴空巢任
所便矢發自來無返勢丈夫操守合如然

酬周鶴泉居士
肯隨鞭影役心寬破壞家門出奴門風月一肩堪獨
步聖凡俱掃孰爲昆無依直揭熊峯旨頡拔還憑夙
藴根漫道此囘空靚面生機脱略豈承言

酬吳勤先居士
靖節高風豈厭囂神先契合遠公招一囘親入鉗錘
室論劫俱消識浪飄菡萏香浮日正午芭蕉雨滴夢
初饒十季世外君堪語法社因驚未寂寥

招友人
决志幽棲忘世態箇中與奪難藏葢古之今之一句
全隱也顯也渾超邁肯使寒岩異艸青坐斷白雲機
未解好隨落葉出茅菴錐地不留縱大外

示獨鼎
親承法印非艸艸切忌無心便爲了多少英靈陷此

坑當陽鎔過自家寶觀汝操持亦老成掀翻舊轍看
崩騰大行澗步透宗眼棒下龍蛇任變

酬楊憩南居士見邀

心曠因成癖渾忘歲月殘孤懷物外晨逸趣定中看
薄世惟師道深交以義安誠能君自許時可叙溫寒

贈石語大冶二㳒友

同志遵遺範拳拳不外圖玄關互砥礪禪寂獨跏趺
義重情纔妙交深出處符韜光已自許振起莫相辜

示利蹤

快如劍利疾似驥蹤一往直捷一斬巢空奮志若此

迴絕羅籠撥得虛空血滴滴更須一棒爲君通

示一乘

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惟此一乘七零八落要在親承
莫亂圖度驀地知非縱橫自若更問如何打折驢腳

禮讓祖墖

曹溪寶印元無縫亞豈那吒第一機千古承恩仰衛
嶽從玆赤手起神駒

拜讀南澗老和尚惠先師墖銘兼酬友伊二禪
友

揭露毫端千聖眼還他曠濟㳒王才先師末後光明
𥡴鑑地輝天一筆該

古風凋喪不堪論力振何期見二昆往復七千難報
德獨憐懸鼎一絲存

送玄慈兄之攸水

丈夫出處趁時輩縱奪自如何忌諱關外拽杖下碧
嶠劍客相逢看觸背

次韻送住山

大唐打破覓無蹤百草頭邊露舊容赤腳踏開泥水
太任教人喚住山翁

送見渠兄還吳

本是脩然雲外客乾坤撒手輕拋擲如何猶有故山
心笑倒吳中大石佛

心交豈在多饒舌苦切之辭難指陳滅卻堂堂正㳒
眼白拈手段任縱橫

曾登絕頂最高層三世如來一口吞砍額望君君記
取再來扶起祝融峯

訪五磊穎石㳒兄

同著金襴太白峯楊岐正脈賴君通七千里外投機
句盡在相逢一笑中

坐振江南第一峯喝風棒雨電光迴海門昨夜波瀾

急無數鱗龍一網中

訪仰山古石浤兄

仰覆對機千古峻藤條四下鎔流傳斬新撥轉當時句占斷輸君一著先

與且菴兄叙別

何由直躡凌雲頂肯負同門一故交相對忘言春雨後奔流疑是起潛蛟先宗一脈無涯涘清濁依然體自分澤國任他泥水慣不妨涓滴獨谿君

春日訪戒兄賠別

門臨曲澗來清吼坐倚芳叢日送香傲晛儘容閒自許任隨流水落溪黃

寄譚貞復居士

連朝握臂話山房松竹依依巖桂香無隱家風自今答斬新酬唱又何妨

贈別朱賚賢居士

翛然雲外不知歸今日歸兮卻是誰幸有故家風月在堂堂豈負兩莖眉

送伊山上座之浙

忘情莫謂無言說春入亂山青燒痕竿木隨身探深淺浙江浪優看飛舡

俊鶻摶空不食殘氣凌佛祖舌瀾翻漫言偏只無行路踏倒歸來雪舊冤

示望修劉居士

一念休時萬境閒直須永斷絕攀緣炷香清夜茅堂寂正是維摩不二談

勉衆五首

挽起眉毛挺脊梁箇中元不著商量趯脫從前繫驢橛堂堂擺手出湘江

用功急切要加鞭莫使空華翳眼前轉入轉深涯際

遠謝家人在月明船

病僧無法與人說鈍钁終朝爲指南歷劫現前希有事一毫端上有誰諳

行解相資鳥道玄臨危不悚是奇男要施定國安邦手一劍揮開空劫前

酷旱幸逢甘雨澍如人絕後再甦時不萌枝上華仍發試問何殊舊日姿

示禪者

萬法歸一一何歸虎頭帶角出荒艸擲過雲門六不收靠倒湖南瞻長老

食淡

不醎不淡味尋常三寸頻經百味忘何似深嘗無味
味無中咬嚼味偏長

示明見剃染

出世還輸大丈夫一塵不染踏毘盧等閑已作空王
子肘後靈符佩得無

示德鄰監寺

輔弼叢林願力深正須坦腹露胸襟萬般施設莫存
巳日用無私耀古今

示仲孚虔維那

金槌未舉廓全提擊著分明落二機密密堂堂無忌
諱萬人叢裏振綱維

示素如印書記

頂門眼豁分緇素舊窟掀翻始自如錐地不留忘管
帶灼然處處得逢渠

示縱旨開侍者

海嶽掀翻非縱旨纖塵不動亦輸機一毫頭上抽身
轉烈燄堆中片雪飛

示首賢立侍者

行藏奮激燭幽玄要越時流一著先撒手那邊俱坐

斷橫身直出鳳樓前

示道謙殷侍者

須知柔弱勝剛強蠱毒之家水莫嘗劈破黒山毫末
盡赤窮手段任施張

示默可漢陽行乞

逢人話盡歲寒心索價撩天著眼聽好事此行知信
彩滔滔要使漢江傾

示天問定悅衆

做樣粧村醜態生笑他日午打三更信知般若無私
力萬仞懸崖撒手行

示道治明記錄

妙句無私也是閒貴須撥轉上頭關臨機迅若千雷
吼立起吾宗掌握間

示月生

片月雖從海底生須知生處洞無痕充分在在難遮
掩任運還他影不存

寄南嶽茂恒禪人

幽棲喜與壑爲鄰寂爾忘言示汝親忽地相逢無避
處水聲山色現全身

示祖堂虔侍者

將此身心奉刹塵河沙玅義一毫親殷勤細析旃檀
片碧玉光寒出手頻

萬丈高寒絕點塵祖翁面目本來親笑他垂涕輕丹
諾肯負南陽一諾頻

同若休師閒步

盡謂浮生如寄客豈知千古一朋名上方兜率雖堪
履何似相攜暢野情

示慧開禪人

慧門無鑰悟方開掣電玄機豈外來不奮巨靈劈嶽
手男兒徒負濟川才

題飛來船　贈巖主

渾忘來處只藏山半泊烟雲翠靄間莫謂簑翁無可
釣離鉤已得錦鱗還

不向五湖經白浪飛來峯頂駕雲濤垂鈎不釣山頭
月只待知音下一篙

因雪偶成

嶺梅帶雪噴寒香一片虛凝射八荒恠殺普賢毛孔
濶十分春色半含藏

武昌偶作

凌虛樓閣倚江流鸚鵡中分天際浮多少魚龍昇變
太山城烟鎖使人愁

萬人叢裏奪高標到手方知出處饒珍重釣鰲江上
客放舟時辦一聲橈

募修造

巍巍梵宇久埋塵扶起全憑過量人豈爲萬靈承覆
載要看帀地湧金身

化佛燈

古寺荒京苔殿深多年兀坐冷沉沉全憑大力檀賢
手剔起光明徧照心

募遷塔

嶽頂雲披塔影端危崖老樹倚將殘移高就下誰施
便同證圓明一顆寒

示雪凱珍悅衆

雪中失却臂凱歌千古聞未至悟心地聊聞亦斷寬

贈王仰川居士七旬

素風凌萬古圓應示從心一片無瑕玉光分潤道林

贈離幻師

德臘齊先哲行藏啟後昆蕭蕭茅舍裏別是一乾坤

示劉明卿居士

應接通回互關情識利危一般靈玅處端的更由誰

示一燈燦知客
丈夫須奮志祖豈獨南能戳瞎摩醯眼千允燦一燈
示靈源大德
靈源匝地普天不出頂門一竅任運信手成輝切莫
別求禪道
示破也法姪
箭射久始中的棒敲空鳴㗍㗍一囘拶透𢖑風雲百
艸頭邊擲金玉金玉擲猶堪羨破灶當年渡此機切
忌隨他脚跟轉
寄古眷洺兄

藏老張弓得半人只緣自射定烟塵高蹤久適抛弓
處再挽何妨射一羣
示𦘕士
本來面目何形段縱巧僧繇寫不成未動毫鋩百雜
碎大悲千眼頂門生
酬石臣張居士
故國何曾隔點塵横身出入總承恩提來三尺龍泉
劍斬斷多生習染根聲色堆頭無滲漏是非塲裏絕
疎親輸他曠達匡時手一點掀翻不二門
寄神鼎遠菴洺兄

上林鶯囀𡸁峯老碧嶂雲披松操長遥望刹竿摩鳳
集從容據令爲提綱
道存豈𢡟拖泥水退鼓頻撾奈病何珍重吾兄機妙
密吹毛不動𣏌滹沱
寄竺一菴和尚
錫至江城寺無由一欵論病衰高枕夢雨客暗山郵
濟世君多得傷時我獨言漫云相隔遠機感若雷奔
寄密嚴大師
積蘊欣然一晤忘自慙無計挽頽綱遥知絕頂跏趺
處時有天垂華雨香

道在何妨與世忘愼言端是整頽綱只憑德業救時
弊永永先宗一脈香
開培基示二三子
𣏌倒自來因地有钁頭未舉契先宗漫言高聳無層
級貫在綿綿一綫通
示開立二子
吾負先宗每涕零羣機閲盡枉勞神羨君落落披肝
膽老我寧辭泥水深
送殷開二子上天隱老和尚龕前設供
杖屨不禁泥水路翩翩肯逐楚江風香煙𣏌處孫枝

見覿面無勞問祖翁
破家始解起家門繡出鴛鴦不露針公案現成直捷
了金風高捲葉歸根
示皤知藏
那畔掀翻不必論者邊赤手握乾坤直饒數量無拘
管海藏毫端任吐吞
久歷艱辛事竟成老當益壯漫因循等閒撥出虛空
髓家國安然活計新
示晟副寺
真實行藏成道本畢生爲衆是其人但諳有作元無

作方顯深心奉刹塵
爲衆爲叢林出家不空過初念毫不違生死定教破
頭頭了自心汝汝堪磨磋佛祖無剩言行到知恩大
故鄉何處復思歸笑倒西來閑達磨
示定知藏
今古見忘絕滲漏單提雪亦報無私垂秋汝道當深
省愼重頻將料揀施
示印知藏
爲汝身心如鐵石到家一著沒途程吾宗殺活金剛
劍直揭當陽定祖衙

示珍知藏
迸開頂顫截流機舒卷縱橫悉自如徹底惺惺全意
氣蕩平閫域廓眞規
示蔚侍者
入此門來毫不存隨身影艸定乾坤滹沱一滴截諸
派迴出生機殺活分
示慶直歲
往古無殊在今日攙先努力繼前修堅牢志願成終
始天上人間得自由
示淨直歲

不憚艱辛已數季事當難處挺身先但知成物無存
已古佛何愁不並肩
示觀直歲
慈和元是同允力順逆關頭須擺脫從來大道出常
情越格男兒任提撥
示愜侍者上南嶽祖堂
侍師侍祖一般成不負汝來歸我心淡薄世間堅苦
行知恩始見受恩深
寄聰侍者
父母未生作何狀旣生四十狀何居漫道寸絲元不

挂現前賦物自家知

示慈恒

時風浮險豈堪謀切莫隨流便入流進取竿頭無背面回看一片古皇洲

示勤小師

孝義出天然拳拳行不息男兒負大心竭力吾門則

示立書記

深荷單傳窮徹底胸襟流出蓋乾坤絲懸慧命誠危險奪食驅耕力保任

示亮庫司

洞山麻三斤趙州衫七斤一并拈將裂粉碎無星秤子任區分

除夕示衆

凍梅積雪催殘歲使得時時本現前不起那伽奉塵刹任教打破又完全

壽韓邑侯

大道彰於未兆先形名旣剖理無偏官袍奪得當時美象馭先臨此日賢惠政撫存歌萬戸淳風垂布頌彌季遥看高踢毘盧頂知命知非悉剩言

喜重復僧田兼酬衆護法

先聖遺風豈易泯一期隆遇典型新王臣不昧靈山記野衲寧忘古佛因朽質屈伸時感激飽餐禪誦日精神祖翁田地重翻轉孰謂今人媿古人

酬瑞貞居士見訪

霜清木落日方高何幸故人訪寂寥世出世間總休說相看一笑萬機消

峯高何似道情高千古誰同此寂寥何必挂冠入叢社深承外護覺難消

示離垢居士

丈夫一决一切了不容毫髮打之遶驀過魔城萬人

千吹毛横按無邊表

內外中間渾不得突出熾然大火聚聖解凡情盡底鎔兀兀無依全體露

示東谷居士

知足應知無不足澹泊温良如美玉睡起茅堂曙色分赫赫曦光照東谷

示西墅居士

世羈擺脫潛西墅事在力行不在語徧界纖毫過患無縱步竿頭惟自許

示祥直歲

但知得本終成立切忌隨時博妄名拚命力行毫不
倦一般頭角自崢嶸

贊

達磨贊

覰夜明珠不易投孤撑鐵脊鬧嵩少覓心不得賺神
光五葉一華天地香

先和尚像贊

頭蓬鬆眼卓豎向來不省已非愛作冤家頭聚住浙
地而驚翻南海魚龍據湘山而坐斷雄峯頂柱舌藏
霹靂笑露刀鋸閒拈七尺烏藤攪盡太平寰宇夫是

之謂臨濟第三十一世

又祖堂供奉

神機嚴冷不可犯壁立中興濟北宗孰謂浩歌歸太
早祖堂覰露太阿鋒

自贊谿監寺請

者阿師愛自傻數季隨處住山全沒些子顧戀枉作
慈明遠孫公案何曾判斷吭一條楖栗恣橫行敢將
天下人惑亂

又珍知客請

波波挈挈百醜千拙硬似綿兮輭似鐵破的一機紅
爐片雪

又虔書記請

無恁長處村僧一味種田博飯抹過生佛一機只麼
據欵結案纖毫佛法不容情密密綿綿須自看

又立維那請

不住城隍喜居巖室倒握臨濟吹毛華劈霜華祖業
盡道少叢林未是白拈賊頂門正眼無私一任闍黎
斫額

又申知藏請

據胡牀握楖栗勘來機沒巴鼻只顧斷人命根那管

相次路絕印闍黎試分析

又符侍者請

頂顊神機上通下徹一觸其鋒斬釘截鐵倒拈白棒
據當軒莫謂石霜無法說

又開書記請

放浪湖湘濫支破院手握枯藤佛祖生按向來不順
人情說甚要津把斷開書記曾轉一機是恩是怨咄

又燦知藏請

不愛說長道短金彈博人泥彈直饒鶻眼龍睛到此
遭伊羈絆坐斷三湘正令行海底然燈光爛爛

又定侍者請

斵衲子命根碎千聖關捩是渠尋常施設驅耕奪食
定宗猷喪盡老胡眞祕訣

又殷知藏請

怒駡不常峻嚴自得衲子寃讐叢林妖孽者般葛喇
阿師豈堪紹臨濟三十二世之正脈分付闍黎善護
持汝眼從來瞎驢滅

書

上罄山箬老和尚

億往歲嘉禾禮別冬杪方抵清潮友伊二師至拜讀

慈翰審知汝體清寧不勝欣慶竊思先人半生爲汝
苦心一旦天奪其緣末後光明深荷鼎力此恩此德
無時敢忘承允塔銘以垂不朽特耑來師丞請緣某
積勞病發正在伏枕未能同行每思孤羽無成終負
和尚答日獎提至心亦負先師久誨慈德矣俯祈垂
照臨楮曷勝悚懼之至

上報恩林老和尚

拜違慈範忽四白矣想汝體必獲清勝歲春因先師
遷墖勒銘匍匐登嶽訪不退兄於天台詢知和尚溢
衆報恩諸汝兄俱近挹拂竊觀上古汝門任汝嚴重
較今之世若非和尚作大主張苐恐後學無所歸趣
矣其無知懦劣一無所能湘楚逗留實爲先人後事
既而將畢於斯益欲了素志於巖壑矣翻思慈德未
能暫忘夏初荷蒙顏師垂顧驚喜不勝敢附便鴻特
伸問候臨楮無任激切之至

與戒樹兄

世之變遷自有天地以來固然之理智者先一著覷
破或遇不測顛危之際未常苟易絲毫執持剛正挽
回時趨作千古眼目方册具載布如日星今人非不
見聞益緣內無常守稍涉折挫便見敗露所幸吾兄

堅操卓立出人一籌爲快弟往者受雲居請作休夏
計不意陰受寒濕賤體未甚爽然候秋凉圖晤便附
苧衣稍可支汗莫哂存

復荊紫萬仞師

往者常聆先師言及高明誠信此事比時欲圖半日
盤桓終不可得近聞繼席荊峯德風日盛荷荷遠頒
翰覞兼辱佳章辭意過褒安敢當也來諭謂石霜從
上列祖聞不慧吼聲不知嚇向甚處去此言關係汝
門似亦失照豈不聞雪峯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
大汝輪其時雲門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汝三世諸

佛立地聴之旨要乎所以先洞山辭雲巖巖有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之語眞萬世龜鑑也黍在洤愛諒不因人棄言來使返勤病筆奉復

與友人

所親者道所交者義惟道與義實吾人千古不磨之準則數季以來屢承道義見及豈能少忘或於一言一事有所觸諱葢亦不忘道義而然也近來洤門錯亂不堪僧行全乖大體究其病根實在師洤不謹之故昨聞洤駕兩處住持未定於一但其間有絲毫不如洤處便非學道人立地處也古者道不擇地而安

耻辱先聖揀所在而住理渉多端愼之愼之

與友人

志有常守誠無外求此先聖力行切要之語足下脫白大方熟遊禪窟避世幽居諒必以箇事確守潛行容用務期穎脫超卓詎肯隨祿祿者作目前計也不慧㪚德廢人喜脫石霜項枷業已休夏雲居他日木上座放行當是相見時也

復貞復譚居士

讀手教知留神箇事大非前比想已備嘗無味之味覷破得失之心目前空劫纖念弗萌無疑矣詎肯再循舊轍便成隔世事乎先師棲獄數季方外之交惟居士一人故於末後事深荷竭力黍在同門敢直截見陳幸毋作空設語

復恩南楊居士

承諭謂崇詰近來趣向絕無剎腳處也好箇消息不見當時張拙秀才見普會諸禪師諸問相公高姓荅云姓張名拙諸云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當下領悟要知此事須看者等樣若只守住蹊徑待時待日便成自賺自誤

復文樞劉居士

讀來教足見居士夙具靈根幸勿滯於小歇要須發憤自強坐斷千差透明大洤是所切望

復尼繼總

實欲了生死大事作洤門艮器必要先斷處詞加之操履嚴密至死不變唇如翻掌誰能欺惑沒哉若只廣博記憶應酬相似欺人欺巳以當生平不惟有失出家正因謗般若罪恐難逃耳

復且菴兄

同志交在貴乎平淡其於事關化風誠出素蘊益相忘於道之當然也追億先師順世十載有奇後事雖

漸息肩夙疾不期隨至痛慚無補法門每思退居亦無固必然豈藉此養病爲得詎智者之論歟且慈明祖塔久廢不遑坐視正伏枕忽接來諭展讀深悉雅愛佳貺殊覺過禮慚謝不一

復慈化不韻禪師

抱病荒居承翰貺遠及世外人何過情如此湖南素稱法脈之淵以今觀之豈太古之有殊誠相繼者不勝任而致然耳如云兩宗砥柱得非妄舉者乎春氣尚淺惟道體自愛不悉

復簡夫毛居士

一言相信了契生平蓋古今聖哲往往有之承諭見道聞道孰親切夫道者惟恐不至耳苟至於道如明鏡當臺毫髮無間寧復滯於差勝而不自決乎昝楊大秊悟道偈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此老常見廣慧璉禪師若非一言頓脫何以臻此萬望見賢思齊與此老作千古良友幸甚然貧衲愧于廣慧多矣

復日升龍居士

向蒙竭誠弘護不勝感激適讀來翰曲盡幾微如謂慕道十秊接教一日然則貧道未曾妄言居士亦不曾妄聞於此撩起便行不妨做箇了事漢不審以爲何如

與石臣張居士

人生在世固是一夢然能於夢中作大佛事則名利泮然冰釋矣聞尊堂歸西貧衲雖蹈世外寧免傷心形生大本將何以盡之不妨趁此機會更不遲疑直下洞徹心源非唯得與尊堂把手共遊覺海即歷劫親恩俱獲益於無窮矣伏惟台照不悉

上天童弘覺老和尚

拜讀慈示言言惠澤但某何人敢謬當斯譽也承賜

尊錄種種拜領殊慙至於重修圜祖塔記誠出遠見高見荷蒙慨許感戴何窮某竊思孤儒無似濫住祖山博飯隨緣事無成立更兼身病委託無人欣聞和尚應詔還山法門大幸徙切馳省之思負德良多罪將奚贖茲慶遠兄奉覲虔具瓣香敢著恢禪丞叩起居萬福惟冀大慈垂憫始終海涵則大幸矣臨楮不勝恐懼之至不宜

與神鼎遠菴法兄

湖湘舊稱佳地士風淳樸銑和尚嘗會齋而謗之不無深意聞法席更新緇素奔輳驗在茲乎弟數秊爲

先師塔事所羈濫叨住山忝增愧耳適値賤恙嵩候稽遲尚祈慈諒非儀不恭冀哂存是荷不備

寄宗玄大師

兄事善知識可謂勞且苦矣十餘年中詳委非不肖無以盡知非吾兄不能盡心若此也較之近輩安可同日而語乎或他日南歸幸圖一叙以罄欲言不盡

與谿監寺

出山歲餘屢屢遣問而竟不回何也既退蟠龍復遷寶源地僻荒凉恐艱運動縱躭安逸無如處衆深踐巳躬爲愈也可卽委人副我懸望

與峻侍者

衲僧家以利巳利人爲任非圖一小歇而竟忘初志也憶汝往歲侍老僧時痛爲勉勵欲汝有成豈料久假不歸乃汝負老僧非老僧負汝也思之

與離垢居士

大丈夫闍浮提忝一遭叅爲出世大事耳所以龐蘊居士見馬祖悟旨之後將百萬家財棄諸湘流與子女輩鬻竹笊籬以供朝夕嘗云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此是第一等出世樣子也客歲相遇叅非偶然但公偏執所無爲實不信所有爲空彼此牽纏何有了日若能直下一刀兩段不唯諸恣頓空卽生死永斷矣勉之勉之

與燦知藏

老僧自靜室回衰敗極矣山中事宜諒亦深知不在言矣向拈監職亦變通一機使千載叢林復有所委不致世諦湮沒爾我忝爲佛祖兒孫實此心不昧而然耳況事巳行其在各盡本懷老僧倘不卽死大端或可彊扶懸望公回一傾積蘊

佛事

正覺尊宿秉炬留神正覺傾國不換住山二十餘年寸步不移到岸今朝撒手便行圓卻一生公案擲火炬云冰河發焰藕花香獨露全身無背面

恒樂兄煉骨曾經惡辣鉗錘撥出向上一路要見透體光生再入紅爐煆過以火炬打圓相云鎔盡規模祇者箇擲下

施玉華秉炬來也不挂寸絲去也有何忌諱去來一點靈明切忌當人自昧以火炬打圓相云看看生前生後迥無藏火裏優曇親現瑞擲下火炬

普慈秉炬脫白隨師今日辭汝任性逍遥迥絕依倚以火炬打圓相云會麼普現慈光箇裏親菡萏香風

隨步舉擲下火炬

出離禪人火今朝兩腳捎空正是出離時節火裏蝍蟟吞大蟲翻身踏碎黃金窟

明見起龕迷時師度悟時自度一句截流萬機頓赴龍袖拂開全體露

舉火明見了死迴超象表鐵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蝍一莖艸

一念禪人入龕撫骨云生死該他不著直下七零八落證取那伽定裏身徹底無依空索索

懶菴禪人入龕生佛未具八面玲瓏萬彙既張四稜

著地杳忘塵世見迥絕聖凡情故我懶菴瑞公夙植靈根深踐此事屢年叩激受盡鉗錘驀契生平脫白病危之際玄機洞達知時趺坐而終歷過勝熱門親到清涼界且正當今日徹頭徹尾一句作麼生道還會麼憑空纔放下千眼自圓明

明初大德入龕明明一句子初無隱覆時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圓覺耆宿起龕二十年相知不曾提著元字腳今日鸞路相逢豈可一番特地[illegible]鴛鴦重繡出金針一任出頭看

原書模糊，敬請見諒。

學修大德入龕脫盡廉纖露金鎖骨徹頭徹尾避無門為君直下蒼龍堀

本來禪人入龕本不來今亦不往利刃揮開生死門鐵蛇鑽入金剛眼

見菴禪友入龕一見不再見止宿艸菴且直下轉身一句作麼生還委麼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

猳衆僧靈骨雲泥有隔年深一旦面面相覷要令洞達底源重須入大火聚烏龜稽首須彌柱

入普同大智圓明真空湛寂出沒卷舒頭頭合轍斬新舊日風規普請一時休歇喝一喝圝圞共入無生

國

師示寂前一日手書遺命老僧自住茲山一十八載矣平常不易輕舉今值病衰倘委息後每年新舊監院及兩序大衆同心協力輔弼常住三年其後輪選能者主之以報佛祖恩德也癸卯年八月廿九日尊老僧手書

雜著

募疏 代

巨鎮湖湘實吾道派脈之勝域古潭瀏邑誠善鄉緇衲之會都世多縉紳信崇宗教然唯雲居精舍固非

法窟名藍覽其派秀遺蹤代有老衲退隱玅道所係顯晦無殊雲月既同溪山何異是以物因言重地托人高近緣闢蕪鼎建已成華構數楹獨覆宛之未完如有身而無服撻將營就倚擗衆檀顧變幻之不停正宜成已成物植勝因之有地奚止世出世間莊嚴既備福利無窮

化鍋

飯是米煮鍋是鐵做阿誰不知問着即鎝要不鎝大家出手鑄一箇是聖是凡開口噇三十季後莫道山僧不說破

爾瞻尊禪師語錄卷下終

石霜爾瞻尊禪師塔銘

四明於海內稱禪窟不第天童育王大梅雪竇諸方老古錐敷座說法燈燈相接如江如海其郡邑所産尊宿行化佗方者亦復接踵比肩未易枚舉故自岳林布袋戒香啞女應化現身外牧庵明心要於水磨石窓悟經旨於風幡保寧建大法於金陵祖鏡擲鶴氅於廣座䔍藥謝世緣於冷灰枯木乳峯示息心於青山白雲野堂辨風幡於俊鶻金毛大圓洞諸佛於貍奴白牯詎非山水鍾靈泱泱乎表東海也哉明季語風雪大師亦吾鄞朱氏子機鋒迅捷品叓瀟灑不羣自是再來古佛乃繼語風而起者則爾瞻禪師其人也師諱達尊號爾瞻祖籍寧波之鄞縣俗姓唐父某母某氏襁褓甫離皈心三寶每嬉戲輒作佛事家人怪之稍長不喜事生産痛身世無常時作厭離想父母不許出家欲為議婚師再三力拒乃止家近補陀寺朝夕入寺瞻禮金容展翫梵筴以為常一日早出門舍傍有人遺棄蒲團戒衣諸道具師諦觀久之佇立道左以俟竟無至者竊喜曰天授我也擕入福泉山禮圜明師求鬀度父兄輩訪至見師志已決愀然太息舍之而厺明因為落鬀服勤三閱歲念生死

泫然何乃久羈於此聞先密祖主天童法席甚盛首
造焉禮拜次祖提起香信云者箇從甚處得來師云
何得當面諱卻祖云道什麼師擬進語祖便打是冬
圓具戒則崇禎乙亥也年巳二十有八矣親炙年餘
復往參金粟乘公弁山雪公南澗問公諸名宿後至
東明見鈍叟際公言下了然遂矢志親依圍爐次公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劍若不
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師云太費力生公云是
夾山費力是者僧費力師云一任分疎公云情知你
不會者話佛成道日師問今日請師安名公良久師

禮拜起收具公云名甚麼師轉身進云道卽不辭恐
違師意公云遲了三刻一日公又問古者道賓主穆
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云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公云恁麼會又爭得進
云師意如何公云何不道鶯鶯綉出從君看不把金
鍼度與人師瞥爾豁悟便禮拜盡眞大地平沉境界
從前礙膺立時冰釋矣未幾際公因事出山如失怙
恃追蹤尋訪相值百丈山中復隨上衡山縛茅擲盋
峯下者數載師執勞既久欲別圖靜養公因作伽陀
送之云侍吾經五載契合在機先從上宗乘事透徹

已無言此公居空谷乃耕火種便鄭重堅志操慧命
賴持傳公出世有年盋囊囑付僅師與謙師蔚師等
披沙揀金眼光爍破非近日偷心稗販艸艸放行者
可並提而論也後繼住綠蘿公復致書相勗曰名山
大澤往來者衆無論賢愚當以至誠平等待之故師
出世爲人稟承師訓簪紱輿儓愚癡伶俐一目等視
勿岐高下數十年如一日乙酉際公避亂潭州示寂
南源師迎靈骨歸衡嶽建塔瘞焉養生送死一身兼
荷了無遺憾順治丙戌瀏陽石霜本豁等請主院事
芒鞵竹杖行李蕭然其陞座法語云行一步踏斷微

塵諸佛命根唖一唖唖破從上列祖巴鼻自贊則又
云怒罵不常峻嚴自得向來不順人情說甚要津把
斷倒拈白棒據當軒莫謂石霜無法說親言出親口
均匪謾語也石霜屋老僧殘林寒澗肅觸境悲凉師
處之泰然不踰旬而衲子麕風屨滿戶外從此全提
正令弘闡宗猷瞬目揚眉雷轟電掣眞切相爲後學
寔有大過人處始信臨濟道出常情際公非苟焉阿
私所好也庚寅躬詣浙西求本師塔銘于南澗問公
戊戌山中偶有齟齬輒拂衣出爲古唐離垢居士所
留結宇寺後以居巳亥秋豁監院懇請還山堅辭執

事師乃舉老成衲子十二人鬮定甲乙鱗次掌院務衆皆悅服庚子春重修圜祖墖落成耑使請記於我本師弘覺老人老人嘉其焜燿祖宗有功法苑爲作記勒之貞珉以垂不朽且細閱石霜前後語錄離情絶識直截諦當不覺擊節嘆賞曰此龍池幻老人下行字法嗣中第一翹楚也余叅得之親承提命者時有當道欲爲營建土木師慮爲居民擾力郤之卒之僧堂方丈洎應供堂相繼修復咸藉親依弟子成就之力間有外緣亦出自然不屬勉強誠有如老人所稱寶坊叢林窣堵嵯峩莫不從钁頭邊湧出者耳師天性樸茂不事緣飾褆躬極嚴自奉極約忘身爲衆遇人無少長方便接引奪食驅耕抽釘拔楔不徹不休復能推赤心置人腹中故衲子相從一二十年備嘗艱苦無纖毫勌怠容且深耻攀緣奔競之習住山十八載未嘗出入朱門干謁豪貴秖恪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規與衆胼手胝足栽田博飯而已余惟石霜圓祖軒懸毒鼓機竪箭鋒濟上洪濤復瀾翻震蕩於湘江潭水間師繼席石霜雖道有隆汚時分今古而其出處行業寔約畧似之師嚬笑不假氣宇如王何異圜祖之秀目連眷頎然豐碩也師夙識磬山

薪傳南嶽何異圜祖之親見汾陽中興臨濟也師魔佛生擒人天驚按何異圜祖之吼震西河鈎垂刎水也圓祖跅弛不羈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師亦一意孤行絶無依傍圓祖爲時所欽屣迎李尉衽斂諲公師亦望重紳儒諸方手額圓祖運丁多難易厮養衣竄名火隊師亦坐臥鋒刄在險不驚道出一揆後先輝映詎非末法中一大平等寂滅光明幢哉康熙癸卯營壽墖于祖墖之右工甫舉而疾作示寂前一日手書遺訓惟丁寧弘護祖庭丕揚大法無一語他及九月朔始不進食亭午復作書遺僧告別曉菴昱公囑以後事亥時跏趺而逝梵籍之外囊無長物一衆如喪考妣逮昱公促裝馳至在定已七日顏色如生左右皆聞異香荼毘日雨霧昏迷起龕倏爾開霽經三日殮骨竟復大雨衆咸駭異遂于十月初九日奉靈骨入墖緇白送者數千指遠近悲號聲震林谷非師道力所感能若是乎師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一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嗣法弟子某某若干人余昔年浪遊京口邂逅師于竹林禪院詢及同鄉一見如舊相識善氣迎人至誠動物別後時廻環胸臆間聞師順世盡有餘慟茲其門人入微愜等將我同門法兄遠

巷豐公命倩余爲作誌銘余既與師有一日縞紵之
雅且復忝再從塤箎之誼爰不辭蕪陋而爲之銘銘
曰
於爍明州三佛肇隆彌天釋種聲光熊熊或舞太阿
或擊毒鼓山川孕靈如龍如虎有明末葉復產英流
伽黎天授善來比丘跰足東明鵝王擇乳飛衛紀昌
箭鋒相拄綠蘿南嶽五載巾瓶依依孺慕罔替匁生
晦養衡湘刀耕火種爰長聖胎天龍所重石霜敷座
洞示眞源牙如劒樹口似血盆衲子趨風銅頭鐵額
有大洺王拍几吽絶幻泡利養傳舍殿堂蚖蛇戀窟

實可哂傷機類玄沙風高道信萬偈河懸千身月印
賓坊窣堵雲涌霞蒸鑁頭邊出鼕鼓勿勝同居垂誡
貴眞操履不競不絿無嗔無喜洺幢俄倒雨泣大千
紅輪掩霧皓烏埋烟我昔與師邂逅京口千里同風
面目如舊西河獅子親見汾陽後先一揆媲美聯芳
拜手颺言莫罄厥軌萬禩千春令聞不已
康熈丙午上巳日同邑洺小弟本秀錢兆繡聖月氏
合十拜譔



佛古聞禪師語錄

清・佛古行聞　撰

超質　等編



香林佛古禪師語錄序

古唐語錄者西蜀佛古禪師駐錫於婁之古唐開林說法其侍者從梵筵載筆而記者也佛所說經與菩薩造論僧祇戒律踰五千四百餘卷而其後乃分爲南北藏迦葉奉遺教傳二十四祖以逮達磨度江爲此土始祖而其後乃分爲南北宗又各立門庭而有五宗之別馬䭾龍負皮紙空繁象顧獅嚬狐嗥畫現此爛熳之花惜者所以指爲衰而盛午之明智士所以憂其景也佛師來自梓州靈根宿植五歲入青蓮寺已灰心作巢頂禪水火不能焦濡矣節杖挑雲木瓢桶雪徧踏天下名山參訪燈幢嫡嗣所過香林寶掄輙見舍利放光谷中神透空裏靈飛於是通玄林和尚囑以眞諦朕徹歃草承趺自聞天語也又六年雲隱偶過婁東婁人士瞻仰鶴姿莫不延頸覩之降情誘掖聽其一言爆然破人悶鬱迺相與掃香林之靜苑布法席於香臺古唐近在婁西原田膴膴茅堂菌閣衛士初成佛師提唱宗風學侶雲集而衣荔飯松封泥迴飆一任其眞甘苦同趣州人感之拼囊竭佐木幾柳路漸入禪林桑津讓爲定水海岸古塘與竺天古德交映千秋今覽其語錄擊碎虛空打翻窠窟從不思議中流出玉粟同大千法界重迴寶炬無一語不爲人發意葉開心香者所謂豐干坐虎豆圖收蛇不過尋常舉動而雲門喫茶趙州喫粥便是無上風規今日古唐赤髭亦騎得象王獅子眞爲苦海船師皆矣學人謹讀此等話不能解黏去縛且做稽迦嗣六年麻麥再向不奴亭前指出香樓可也

順治辛卯中秋婁東治弟胡周鼐拜題

佛古禪師語錄引

溯昔初祖折蘆五宗紹葉下至北山南岳曹洞趙州應化現眞金鎚度世而一時宰官哲士又皆皈心夙業標勝禪宗信乎古德機緣文人妙喜並合兩行用證千古西蜀佛古禪師來自婁水觀乎上京

祖皇帝眷禮特優訪咨時及遂卓錫千佛蘭若爲四道倡宗古貌和風宏才妙覺单拈直指導達天人緇素同時連軌接坐莫不心契香城身依淨域乃以上堂淵旨傳示及余妙證微言心光迸現傾河注燭谿爾神開借此舌本清凉示世以耳根圓頓堂頭一席

地何遜如來第四時耶顧余不敏宿仰宗風師行將歸敢以三言仰質塵外牟尼座前師子心生鏡現相滅眞空畢竟因緣以何了證文殊猛泰畢力敷讚維摩默指一語不設漸頓增減以何合併我將四字華嚴六百無量爲涯一念作本後先詳畧以何分際惟師解粘釋縛隨口津梁洒出本地風光廣付當場杖錄是月是指爲風爲旛不敏敬以心香俟之矣師其高座古唐爲下一轉語

康熙壬寅春正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徐元文科題

佛古禪師語錄目錄

目錄終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超質等編

住蘇州太倉香林禪院

師於順治庚寅仲春受婁江當道縉紳文學居士等請入院拈疏示衆云言鋒展演客意發明世出世間盡在這裏諸公還見麽其或未然却煩剖露宣畢師陞座拈香云者瓣香奉爲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恭願福等虛空壽同劫石皇風振而海宴河清聖日輝而天長地久次拈云者瓣香恭爲本寺護法宰官檀越伏願大功不宰柱石壯於皇家大善無名波瀾漲於法海復拈云者瓣香描不成畫不就昔從通玄峰頂拾來今向香林堂前拈出爇向爐中耑伸供養現住浙江嘉興府棲眞堂上林野奇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趺坐本公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諦未入門時已爲諸人華劈了也爲待搖唇鼓舌受其處分耶于中未諳此事者不妨致問僧問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不說不聞即不問今朝意旨是如何師打云你且喫棒着進云者老漢通身是眼師云那裏見得僧禮拜云謝和尚去也師云料掉沒交涉問祖道重興四衆雲集未審和尚將何法示人師豎拂云會麽進云恁麽則人人洞徹生死根源箇箇頓見本來面目師云見箇甚麽道理便恁麽道進云今日當陽承指示大千無處不霑恩師云莫誑山僧好乃云本志深藏萬壑中那知鳥道絕行踪囊條海月方堪繫又見鴻音格外通鴻音既至軃避無門直得舒卷隨時方圓符契無分城市山林寧擇魔宮虎穴到這裏且喜梅顏乍破梆眼方新鳥囀簧音人臻錦地矯目則瑞氣騰空運足則韶光徧埜頭頭彰祖印物物露家風喜樂清夷歌謠盛化畢竟應時及節一句作麽生道驀豎拂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復舉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見布髮處遂指地云此處宜建梵刹時賢于長者持標插於指處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云庶子有大智矣師云賢于長者雖則見機而作爭奈落他陷穽衆中設有箇漢於斯亦持標插云建梵刹已竟山僧也無華可散亦不讚嘆他何故不見道自作其因自受其果本公復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浴佛日普門大士開光上堂黃面老瞿曇圓通觀自

支那撰述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一 香林 二

任賛饒三寸舌導利十法界苦海渡愚蒙娑婆援滯
愛同途不同徹兩彩却一賽年年惡水潑頭顱歷歷
神珠遭點壞香林今欲雪寃讐且向人前齊捉敗且
道以何爲驗遂拈香云都盧這裏一坑埋
師過復古堂値祭酒馮楊二公操琴遂置絃請陞座
當機剖露只貴知音格外提持惟斯薦取若於絃中
尋妙檄下覔奇不但錯過指鋒亦且辜他音韻所謂
輕重疾徐宜接應撞搡行走怪支離會萬物爲已者
其惟聖人乎不見黃龍心與夏公立劇談肇論論萬
物爲自已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子臥香桌下龍
拈壓尺擊狗子又擊香桌云狗子有情卽去香桌無
情自任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無對龍云幾涉
思惟便成剩法何嘗會萬物爲自已哉師云黃龍心
善乃鶴舞洞天客憁夜話爭奈罕遇子期夏公立雖
解流水高山雁落平沙惟欠指法精妍山僧亦有一
曲要且不屬宮商角徵羽以指作撮絃勢云會麽設
或未諳更聽一頌焚香調軫却相彈不意谿山夜月
還緊緩斷時空漸瀝須看指上血痕斑
供天童林老和尚像上堂長松蓊鬱壯麗清關古栢
重榮復隆海宇祖印瓊瓏烏活眼於盋盂峰畔舊潭

清水易潛鱗於太白山頭龍象交參人在衍慶到這
裏且喜人康物阜海宴河清正眼提持罕遭此際爲
揮拂子召云大衆曾過鐵蛇關麽我要問伊天童消
息設或未過必須親到始得何故古殿疎鐘扣莫窮
清關長鎖斷雲踪玲瓏嵒畔多奇秀黃葉飄飄萬壑
中
上堂舉欽山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
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得令僧去云傳語十
八子好好事潛郎師云綿密針線還他欽老冷熱機
關無過巖公檢點將來猶是霞帔半抹翠黛全遮未
得山林境界設有問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向伊道
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枝帶葉燒
元旦上堂玄樞密運至道無私包括乾坤該羅萬有
所謂元正啓祚萬象咸新人人瑞氣盈眸箇箇春風
滿面殊勝中最殊勝奇特中更奇特潤而無際窮不
可及到這裏三目非覩二聽不聞一道清虛十方普
覆且道是甚麽物便乃如是遂揮拂云一氣不言含
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示衆舉三聖慧然禪師參德山山云不用展炊巾者
裏無殘羹餿飯然云賴遇無設有向甚處着山便[illegible]

聖接任推向牀上山大笑聖哭著天出去師云一拶一捺略露風規一笑一哭郎當不少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乃喝一喝下座

上堂重提要訣雪上加霜再展機輪夢中說夢所謂眼若不昧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到這裏頓空三際迥絕纖塵一片凝然十方坐斷山門於是起舞佛殿自此歡呼香爐踍跳上天淨瓶抹過東海你等諸人還信得及麼設信不及不免重下註脚舉起拂云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示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簷前黃鵲噪檻外白雲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閑攜竹杖過橋西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便打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兩岸松陰笛一聲乃舉五祖因端和尚垂語云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光向什麼處去祖叉手進前擡頭顧視云也不爭多端大稱賞師云諸方尊宿盡爲白雲父子爭不足讓有餘殊不知端和尚也是乞兒見小利

仲夏上堂問威音那畔動着不得因甚德山見人便棒臨濟見人便喝師云也是無事生事進云恁麼則香林風化古祖道煥然新師云理長則就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其中親切旨請師爲舉揚師云且待秋來看進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新師云信你不及進云也要和尚疑着師云早已勘破乃云巢知風穴知雨智鑑無痕靈源無底不是心不是佛月娟娟而萬水不沉非旛動非風動雲靄靄而千峰自聳達磨西來不會禪至今露却當門齒且節至理彰一句作麼生道柳陰拂地黃鸝囀水碧搖天白鷺飛

正殿豎柱上堂檢點將來一物無偏於白地立規模功勛雖郎檀那事亘古令人遡畵圖良繇香林始闢梵宇初成御甲海之名藍乾坤壯麗挹鷲峰之遠秀龍象交馳到者裏且喜紳衿合德勳貴同心遠近輸金耆童布福雖曰異方便不出第一義且道如何是第一義驀豎拂云若向者裏倜儻分明便知毫端寶剎寸草金軀一本叅天千祥駢慶脫或未然不免更費一路去也復揮拂云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上堂陽來復陰漸剝石筍抽條花開枯木祖師西來意東壁掛胡蘆

上堂脚跟穩固廓大方而無外智眼洞明透聲色以

無遺所謂參禪須透祖師關學道要令心路絕心路
不絕祖關不透未免受他寒暑變遷生死籠罩不見
僧問圓悟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未審無位真人還
有寒暑也無悟云汗出如雨進云分明在目前悟云
莫向目前作窠窟進云爭奈即今何悟云鈍置阿師
師云圓悟老人可謂慈悲太過然有落草之談致使
者僧認奴作郎彼此不了山僧即不然待問無位真
人還有寒暑也無向伊道寒時寒殺熱時熱殺設若
擬議劈脊打出何故免教伊向寒暑裏摸索
元旦檀越請上堂諸佛說不到祖師提不起本來真

面目無異聲色裏況復風清柳墅香發梅梢春烟凝
而水碧光浮瑞氣生而村歌社舞松直棘曲鳧短鶴
長覩面相呈更無隱晦且慶賞一句作麼生道上苑
瓊開香馥郁詰入先得一枝歸
轉藏請上堂演出演入河沙妙義全彰對一倒一百
千功德成就所謂言言玉轉字字珠回頭頭雙融事
理一致還會麼一句了然今古事大千無處不分明
上堂透脫時覓耶窮眾士之辯受用處曼殊選七佛
之師攞古騰今騎聲蓋色所謂玉轉珠回機先路活
風飛電激直門眼空驀豎拂子云會麼聲聲不斷前

句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復舉韓文公問大顛和尚弟
子公務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言大顛默然侍者
敲禪牀三下顛云作什麼者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文公忽然大悟師云大顛默然賊身已露侍者敲牀
轉見不堪文公忽然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示眾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
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育王云若
能如是捏目生花師云是真出家捏目生花坐斷兩
頭歸堂喫茶以杖橫肩云唵摩呢吽嚩吒
汪門唐氏圓經請上堂一句全該無量義一機通透

萬重關若能洞徹機關外倒用橫拈不被瞞況復千
光應現萬古一春燭吐優曇香騰兜陸以此樹福則
福至如雲從以此益壽則壽同虛空界塵塵剎剎普
現威權物物頭頭全彰正眼不見僧問投子云一大
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大藏教又有古德
云演入大藏教師云二老宿雖則演出演入要且不
知奇特事在且道如何是奇特事卓拄杖云幾度醉
歸明月下笙歌引出畫堂前
對靈小參生死不到處覿體晏然聖凡未兆時當央
卓犖直得千古萬古只如今前佛後佛無別道放行

也風清野岸梅寒透而香浮把住也點水成冰雲蹤絕而岫麗淨躶躶依傍無門赤灑灑收攝不住到箇裏聖不增凡不減去無憂來無喜一道平沉萬緣廓徹所以道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檢點將來未是無生境界且如何是無生境界卓拄杖一下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

勅封弘覺禪師開戒海印延師爲羯磨衆請上堂琛澄碧海魚龍現舍那之身月上青山草木舒寶華之座頭頭顯梵網家風物物彰毘尼境界人天共擻生

佛同源進脩不假階梯圓成安有持犯于斯略回光相即三事衲衣爲百福莊嚴頓令萬善雲敷千祥駢集若要提持向上綱宗不涉時流舉措敢借我法伯和尚威光聊通一線揮拂云撒手那邊千聖外廻騈光射萬峰寒

供三大士像請上堂三十二應隨念斯彰八十相好依作而感當其念之未起作之未興早已津濟四生梯航三有所謂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乃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措躬蛤蜊遁迹寒

明如示佛身等無有間何況湛上座一片辛勤塑成古佛昔饒無竭今供有地衆中設有箇漢出來道香林門下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因甚又容供三大士塑山僧但向道曲爲今時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聲色裏坐聲色裏臥冷地商量早成錯過不錯過堪笑楊岐三脚驢踏倒高山破竈墮

晚參舉五祖演禪師示衆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糧方者婆不得剗師云五祖和尚大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爭似香林這裏園無半莖菜廩無一粒米信手拈將來供養諸賢者呵呵眞快

活夜半鐘聲敲未斷清晨齊唱太平歌復舉鏡清問僧近離甚處僧云三峰清云夏在甚處僧云五峰清云放你三十棒僧云過在什麼處清云爲你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云出一叢林入一叢林無怪其然只是清老棒頭至今無有落處

示衆舉僧問嚴頭三界競起時如何頭云坐却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向你道師云者老宿向須彌頂上撑舟大洋海底走馬雖則快便難逢不免和泥合水設有問山僧三界競起時如何向伊道看脚下未審師意如何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

是同是別

示衆舉南嶽讓禪師參六祖因緣師云輕輕一句凝結八秋驀地知非翻成塗毒不假修證如桂月之高輝染汙不得似驪珠之朗耀只如諸佛之所護念且道護念箇甚麽良久云露

示衆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驀竪拄杖云拄杖子聞恁麽舉不覺手舞足蹈走入諸人鼻孔裏黙自念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諸人還知麽設若不知且看輿化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

喝化近前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化直打出法堂又僧問者僧有何相觸忤化云適來見他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裏去不得是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師云這老宿雖則欺胡瞞漢遲俊一時殊不知萬劫泥犂甘心領受何故可憐不遇攀花手狠藉枝頭多少香

晩參舉仰山法堂坐次見僧從外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山山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山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山收足僧禮拜山

日老僧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棒便打僧騰空而去師云仰山雖則善應來機爭奈隨邪逐惡者僧縱然乘空而去要且當面受瞞還委悉麽誰家別舘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晩參舉雲門云若說菩提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師云雲門燒香供養要且不是好心香林即不然設有如何若何便乃點茶濕嘴何故三生六十劫

除夕示衆幾番湖海變滄桑始信吾家別有長煨芋

尚無收俗涕烹牛詎爲塞僧腸龜毛拂處龍蛇化拄杖挑時日月忙亘古一椿奇特事令人言外自承當雖然也不得將斷貫索穿人鼻孔何故來年更有新條在惱後春風卒未休

上堂大雪覆千山孤峯頂不白無人識得渠萬戸俱打徹舉拂子云者裏挨開線道撥得身來許你諸人持論設若眼孔定動喉嚨心知早是白雲萬里

上堂風生古殿月轉回廊雲散峯青水澄魚現說什麽三登九上短限長期直下知歸參學事畢竪拄杖云還知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來却是饅頭

歷三生六十劫

上堂橫按拂子云通身是徧身是木人裁兎角於猫頭接得伊識得伊石女剪龜毛於鱉背不是主賓三玄亦非君臣五位若作佛法商量笑殺三門土地

上堂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古鑑辨媸妍良工列規矩末後句只者是我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且道如何是末後句喝一喝云善財拄杖子

對靈小參槐國悠悠夢斷時青燈黃卷閱何期髑髏識盡摩醯眼枯木龍吟一段奇驀卓拄杖云子堅陸君若向者裏領略得去本來面目觸處分明生死籠

罩無繇榮辱干他不得說甚麼兜率仙苑佛剎魔宮紛紛花雨嚴身襲襲香風襯足其來也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彰其去也似鳥翔空天寬地濶還委悉麼蟄戶未驚新歲竜梅腮已露舊時顏

對靈小參夏木陰陰數烏啼庭蘭玉砌草萋萋輕身旣入蓮華土明月依然照海西所謂聖凡不異石女明劫外之機去住無爲木人唱還鄉之曲七情網破瑩若澄潭五障緣空皎如白晝說什麼尸林契悟淫渡拋嬰直下知歸頓踰諸聖還知張淑人去處麼春光不到無根樹一度花敷一度榮

授石璞賀西堂衣拂上堂機先領略格外承當滅却瞎驢邊流通正法眼佛佛授手呂四海之鯤鯨祖祖相傳掠千峰之菸菟大振光明幢便作師子吼且孤標一句作麼生道苧看血汗八駿駒何啻日馳三千里復說偈曰與師智等減師半智過於師始見雄非是香林殃及你從來正脉貴流通

師誕日請上堂雲生碧嶂水出高原舒卷不假纖毫力點滴寧分淡與鹹若作佛法商量蚯蚓鑽汝鼻孔不作佛法商量蝦蟆咬你心肝除却兩途如何話會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上堂僧問龍生龍子鳳歸鳳巢龍鳳交参即不問末審那箇是英豪師曰高着眼進云如是則意氣愈添威獰更甚師曰也大難得僧禮拜師曰意氣何在乃云格外拈來識者猶希覿面相呈更無隱諱文殊出女子定不得圖叅佛祖究伔德山未會末後句貴作人天眼目若論臨濟家法太白風規香林未敢妄通消息何故智海無波通雀徑覺天有月照雲山

上堂禪非意想道絕功勳香嚴擊翠竹以颺聲靈雲見桃花而增彩頓除知解自辞羣疑鼓猩㹫於猪肉案頭引蒼蠅於破驢脊上風生錦地月印春波直下

分明了無疑滯遂卓拄杖云者裏却然理會得高山平地總西方

示衆明還日輪暗還黑月明暗何來眼開始得且道眼在什麼處以杖指云是明是暗

開示若欲究明箇事必須立堅固信具決定志剔去平昔所見所聞塵情意想差別知解淨盡無餘然後提箇萬法歸一單看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至於語默忙閒喜怒哀樂亦如是默默孜叅綿綿密究直至叅之無叅究之無究驀地冷灰荳爆如披雲見日如貧得寶如暗得燈如寐忽覺到恁麼時自成

一片矣設若疑情未發恍惚未定散亂紛紛昏沉擾擾即將前一歸何處左右攻擊前後鞭逼進之退之愈撥愈追忽然噴地一聲方知娘生鼻孔依舊大頭垂珍重擧眞淨文禪師與劉宜翁坐次翁乃指衲衣云喚作甚麼文云禪衣翁云如何是禪文抖擻云抖擻不下翁無對文掌云你伎倆如此要勘老僧那師云劉宜翁當時不合放過見彼抖擻好與劈面一笏非惟耀後光前且與孔門增益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超質等編

住嘉興平湖曹溪禪院

師於順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受當湖宰官暨合邑縉紳孝廉文學居士等請入院至三門云浮幢刹觀體現成解脫門當陽直提遂喝一喝便入

彌勒　貪愛破村方總却兜率院十字街頭等箇人要且不是這箇漢噫識你了也

韋馱　共任閻浮裏同扶正法輪降魔須着力感化要殷懃

佛殿　因禮得禮自倒自起佛之一字吾也不喜遂上香云是何言歟便展拜

當日檀越張仲岳趙行可陸珊瑞金峻升等請上堂拈疏示衆云霞箋燦爛貝葉珠璣發揮上古宗猷贊佐今時法社文彩旣爾全彰不妨對衆展演宣疏畢師以杖指座云者曲彔木床巍巍充塞虛空蕩蕩杳無涯際今朝直上尖頭屙出熏天臭氣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大地葉覆須彌爇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

皇帝萬歲萬萬歲伏願皇圖齊北極睿算等南宸次

拈云這一瓣香位列三旌之貴祿享萬鍾之尊恭爲在廷文武牧外公孤及本邑現任尊官伏願德政逾先達仁風起後賢又拈云者一瓣香風標越格氣概天然恭爲本山檀護縉紳居士伏願華開祇樹果結儒林復拈香云紅爐烹就白棒煆成第二回拈出供養天童堂上林野先師用酬法乳之恩上首白椎竟僧問曹源一脉五派攸分古佛陞堂是何祥瑞師云蟻聚蜂騰無限意香烟旋結萬千層進云獅音吼破千山月法印光含萬派宗師云錯聽不少問昔日子胡狗兒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如何是子胡

狗師打云好箇差異畜生進云如何是上取人頭師云打殺久矣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今日曹溪端的爲箇甚麼師云只爲你鼻孔未曾穿進云恁麼則天長日月輝今古大地笙歌處處新師云滿眼滿耳進云龜毛揮電影兎角攪空花是誰分上事師云山僧拄杖長八尺復有數人同時豎拳咳嗽師云一齊收下乃云平田迥出觸目森然悠悠綠水環村靄靄青雲起戶蘭庭更梵苑風巢雨穴無非般若道場賦水化曹源直澗橫塘盡是西來大意正當恁麼時又且如何驀拈拂子作釣勢云投公不廢任公餌直得錦鱗遇始休（謝詞不錄）

復舉虎丘元淨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淨云坐觀成敗僧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淨云遠親不如近鄰師云元淨禪師答話大似舍近而就遠設有問山僧如何是到家一句向伊道自由自在待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復云照顧眉毛即今朝旆寵臨詞林畢集遐邇欣眉人天快意且道是遠親耶是近鄰耶復擲拂子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仍藉四方材

陸珊瑞慶母八旬小參晴光入戶大地維新瑞草撼

海島之風靈蓂綴瑤階之麗蘿圖燦爛劫石焜煌不假慶會風雲便適當人受用所謂靈椿翠映須彌老天地同根萬物宜珂月一壺隨分足芝蘭毓秀共爭奇驀卓拄杖云還知當人壽量麼千載鶴翔銀漢月萬年藤掛老松梢

師誕日衆護法請上堂士問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今日陞座作麼生師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進云恁麼則庭前栢子千年古點綴青山與白雲師云居士分上作麼生士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士問世尊初生便會指天指地因甚雪山六年方覩明星而悟道

師云慣穿時人鼻孔進云輕輕躡足龍門過引得清風動地來師云賺殺幾許英靈士拂袖歸衆師云計窮力竭乃云呱口未開早吐廣長之舌瞌目纔瞬全舒格外之機風汀月渚以翛然雨市烟村而自適珊珊玉樹慧燄彌天杲杲珠林淸光匝地所謂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無聲之中獨聞和到這裏非凡非聖非佛非仙無我無人無榮無辱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說什麽六八四十八九九八十一直饒寶掌千歲百念趙州要且搆他一莖毛未得在畢竟作麽生是伊出身一句揮拂子云超方越格

無倫匹剖古磨今更有誰

祈嗣請上堂實相離形狀眞智絶名模直下無纖毫全彰奇特事所謂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爲造化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以是麐從天降瑞應衛門夢筆生花芝蘭結果大士道若人持誦大悲神咒於現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爲大悲心陀羅尼也與麽說話大似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箇點將來猶是曲爲今時且道孕信懷旋祈求皆應一句作麽生道從來積善多餘慶坐看熊羆叶夢新

裝供韋馱檀越陳公從朱奉用翁晉生請上堂分身百億未足爲多端坐虛堂豈常言靜況値楓林鬪麗霜菊爭妍瑩瑩月印寒江皎皎星騰碧漢三洲應化萬國橫身施籌略於摩利支天運伎倆於大千沙界神通易測寄行難知爲佛祖之紀綱作人天之依怙且如全實卽主全主卽實一句作麽生道護法護人盈宇宙爲祥爲瑞滿乾坤

金怡原孫茂恂等請上堂問梅發寒天點綴山家富貴鐘鳴野徑引牽衲子風騷爲復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師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進云恁麽則檀信虔誠沾恩有地師云梅發寒天鐘鳴野徑問麗

道立泰馬祖豁開心地楊文翰遇廣慧頓斷疑情今日衆檀飯僧師以何法相爲師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進云恁麽則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云莫作如是見解乃云寒爐發焰冷壁生輝莊嚴無位人流通正法眼布慈雲灑甘露演教外之眞風示目前之受用其開也則三頭六臂其合也則毫髮不存覿體如如更無遮障諸人因甚到這裏排身不進入作無門蓋緣見處不眞悟處不實以致零星家寶自昧衣珠而今要到脫離塵縛截斷疑根不免借黑漆拄杖指條通天活路令此各各歸家穩坐

安穩自適驀卓拄杖云還會麼見義弗爲非勇士臨
危不變始驚羣
立監院上堂僧問賓主歷然卽不問當家種草是如
何師云一肩荷負進云恁麼則一人有賴萬象咸和
師云誰不仰止進云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師云
閒言語乃云浪鳴非獨掌支厦詎孤材花雨濔幽徑
香雲布石臺驀豎拄杖云拄杖子聞恁麼道遂踴身
前云百丈以前崖居穴處人人自律百丈以後高堂
廣厦人人自廢和尚既爾退居自適因甚又改樑換
柱撤東葺西寧無虛費檀信脂膏乎山僧只向他道

檀護信力堅隨機而導之於是拄杖子唯唯退身云
既崇大厦良非一木所能爲力振頹綱須藉羣賢而
輔弼可謂人宜舊器宜新器新則無缺傷之患人舊
則有練習之能可以揚法性之風旛可以竭楊岐之
吁嘆洗淸塵世檄贊宗猷一任續鳧截鶴夷嶽盈壑
頭頭皆妙用法法盡神通悅可衆心功施不浪且氣
聲同應主伴互彰一句作麼生道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須借春風力復舉趙州禪師問僧云曾到此間
否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一僧云曾到此間麼
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云到與不到因甚

俱云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云叵
甜如蜜心毒似砒一盞淸茶不揀高低趙州老太狠
藉可憐不遇天池客白蹼唇生三五尺顧左右下座
新春卜愛湖誕辰請上堂春回萬象法印森羅閶闔
滿目烟光燦燦一天花雨所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
聖遠乎哉體之卽神如是則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
島雲林咸提妙旨探驪領於寶所夕魄騰輝摘靈瑞
於華間朝陽孕彩三草二木悉賴滋芳四聖六凡全
承其力悟之爲阿耨菩提散之爲天曼陀羅俟王得
之爲天下貴善友契之爲如意寶以此筏苦海以此

濟貧餒千齡稱慶三祝無虛百福宜祥五雲有繼還
委悉麼庭前栢樹自條然直透鴻濛萬象先兜率宮
中一晝夜遂屈指數云人間剛道四百年
平湖邑侯朱鶴門塑大悲聖像開光請陞座至體等
虛空靈源常湛寂堅密以爲身入塵而自謐悲願徧
婆娑示生何期畢得度現宰官天大將軍出折脅擬
滄溟魚龍皆廸吉觸境有權衡臨機無固必萬象悉
昭回千江月印一點開寶目光並耀如十日
婁東黃夫人送法衣兼受戒請上堂衣珠朗映淸淨
猶若冰霜智體鮮妍皎潔同於琉璃畦服徧覆心地

全彰開火宅之青蓮淨紅塵之白業磨不磷涅不緇
金剛體報金剛壽脩不無染不得薝蔔花敷薝蔔香
共佛祖播眞風與含生恢本據惟斯福德人作諸希
有事所以道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淸宵何所爲佛性
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到這裏大似鋪花錦
上愈見光新殊不知當人脚跟下本有毅然地逈立
天外逼塞虛空千聖侵欺不得萬靈景仰有分秖如
受戒延齡一句作麽生道一絲纔掛體萬德自莊嚴
住燕都千佛禪院
師於順治十七年冬上進天童林老和尚語錄慈錫

隆安欣逢
御臨慰問天言藹切次後受大護法朝宰金之俊胡世
安龔鼎孳馬紹曾嚴沆金漢鼎柯聳徐元文李仙根
馮弘道韓詩金式玉暨衆居士等請就院結冬上堂
拈香云宴坐隆安七尺牀鍼頭一見意何長追思無
計酧　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爇向爐中端爲
世祖章皇帝昔乘佛願而御金輪今釋金輪而歸佛位
此一瓣香恭爲
今上至尊至貴福壽斬臻暨滿朝王佐闔國軍民共
樂昇平次拈云者瓣香名不得狀不得惟我天童堂

上林野先師始末咸知遂歛衣趺坐維那白椎竟問
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的人來和
尚作麽生接師云且居門外進云恁麽則金剛脚踏
地刹竿頭頂天師云有甚奇特乃云古殿洞然玲瓏
溢目風生鳥樹香散庭幃列諸聖於其間羅萬靈於
此際龍驤虎驟啓千佛之頹風叠嶂層巒拱九重之
聖境沒絃琴調貴和知音無孔笛腔惟善節拍且道
還有飮泉水知地脈者麽遂起身鞠躬云不因大量
設蒲供怎得陞堂祝
聖圖卓拄杖下座

彌陀聖誕萬行大德領衆請上堂問慶誕設齋即不
問今日上堂事若何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如何是
千佛境師云門連城市車馬駢塡如何是千佛人師
云幾度知君無覓處一朝相見抱慚惶如何是人中
境師云青山只解磨今古綠水何曾洗是非如何是
境中人師云眉橫鼻直眼大舌長進云人境已蒙師
指示向上一句更如何師云我若向你道恐你錯會
去進云恁麽則全因燕地月盡見江南春師云莫將
鶴唳誤作鶯啼問如何是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
中從定出師云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六月寒

乃云白雲萬頃卷寒光落照峰披鳥語任幾度知君無覓處一朝相見抱慙惶所謂至鑑昭千古圓明絕後先刹塵諸佛土一一總如然是以撒手那邊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洲回頭這畔竹疎雲補客梅老雪作花直得畫閣盈虛寶嚴而飾華輪香潔充滿其中徵風行樹而雅韻斯彰衆鳥綸音而鴻名不墜天垂雲緵地布黃金沉沉冷璧交輝直教寒水而發皎皎皎珠光互映致令枯木以縿花潛行密運觸事皆真括古該今應緣不謬還知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麼遂合掌云衆生有願來吾國豈免頻伸一臂長

晚參問如何是向上一着千聖不傳意旨師云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空乃云向上一着千聖不傳信手拈來匝地普天把住也折角泥牛眠海底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放行也無毛鷂子潑天飛羅籠不住呼喚不回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男兒自有衝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晚參氷凝蠟骨穩護雪翎廓爾虛閒杳忘膏帶拈却炙脂帽子剖出無瑕方是玉脫却鶻臭布衫画成有足即非蛇臨濟旣喫六十殺活棒因甚還思一頓蒿枝拂擧拄杖云者裏着得一隻眼則不妨移過去作未來移未來作現在其或未然有寒暑兮損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冬至李清宇誕辰請上堂五峰峭峙聳霄漢以尊榮一鏡虛涵納聲光而無際祖翁田地處處分明本有家珍時時顯露到這裏直得五行倒置爻象變遷移南星爲古曜易短限作長齡擧必全真動無遺照說什麼十五日以前瓊林添晚翠秋水漾空碧至寶秘形山往往人不識十五日以後西風寒鴉噪黃菊開霜白時節不相饒山河都漏泄正當十五日遂擲拂云祥麟天上呈瑞氣滿閻浮事事本陶然一切皆具

足且慶祝一句作麼生道惟憑一句無私語用祝華堂大有年

人日劉母侯鉊鳳誕辰請陞座問南山不艾菁葱翠北嶠開敷爛熳霞謂復壽人多瑞色謂復應與善人家師云不記春秋多少歲松梢惟見鶴來棲進云若不乘鸞鳳焉知蓬島寬師云且喜領話問新年佛法即不問劉母誕辰請讚揚師云地久天長進云恁麼則願將日月爲天眼撥轉乾坤作壽山師云滿口道着乃云云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驀豎拂子云大衆如何是金剛不壞之身復一拂云莫不是能爲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麽莫不是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麽莫不是呼之有聲覷之無形麽莫不是明踰日月量等虛空麽如斯圖度何異持蠡酌海用管窺天殊不知金剛正體在天同天在人同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卽現佛身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卽現菩薩身應以居士身卽現居士身應以婦女身卽現婦女身雖則隨所應度而爲現身要且不屬陰陽造化餘閏更遷到者裏只得青含椰眼玉襯梅腮晴光轉而桃苑生春淑氣催而崗陵秀麗且道陽和初暢壽域爾新一句全該如何展演須彌頂上築金隄千幅輪紋越樣

奇不記春秋多少歲松梢惟見鶴來棲

六王府李夫人爲翁娥公請對靈小參問今月今朝正忌辰慘傷提起淚沾襟五婦絶倫伸孝意仗承三寶薦夫君三寶功勳卽不問國公鼻孔作麽生師云雨洗千峰淡進云恁麽則參商兩地月共一輪師云春媛百花姸進云塵塵安養土處處妙蓮邦便禮拜師云爭奈閻黎未到來乃云圓明妙性不染纖塵諸緣和合有所離散所謂昔從佛苑示現王身今棄世緣而歸樂土雖在一切處不爲一切處所拘雖離一切時不爲一切時所攝猶是月涵衆派春在百花幽

鳥語喬林殘紅隨遠水若是大丈夫漢向脚跟未動之際便乃坐斷毘盧高超象帝尊而無上貴不可名又說什麽雲去雲來長空自在漚生漚滅濕性恒如直饒寂然不動智普應於諸國亦未是全體受用驀豎拂子云還見翁娥殿下向這裏現本有身證無生果麽設能見徹娑婆擲去他方安養移來此土其或未然更爲指陳復揮拂子云名花不藉春風力便入蓮臺最上層

六王府李夫人誕辰請陞座靈葩香散鶡鴠天葉覆鴻濛未召前落落風聲無限意都緣根蔕植多年所

以道有物生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驀豎拂云這裏透脫分毫則過現未來無量無數恒河沙世界於此界中有無量無數瓊樓玉殿花菓林泉奇珍玩好繒褥鮮姸復有不可說不可說如意寶珠不可說不可說交光絲網不可說不可說微妙音樂不可說不可說醍醐上味隨處現前受用無盡說到此間設有英俊道者高聲喝云此是世間福德因緣未得超凡入聖之果直須洞徹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是眞受用是名福田良久云是則也是似則未似何故不見道大福德人脩大福德人受有

因必有果一切皆成就擊拂下座
孝子張梓爲考樂安請對靈小叅大道只在目前要
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只如張
公安寢三七日內香燈互映日月交光鐘磬和鳴語
言敷奏便是聲色言語覿體全彰却喚什麼作大道
驀豎拂子云者裏明得徹悟得透則風動旛飛盡顯
靈明人泣鳥啼不離本際論甚秋容澹澹灝氣沉沉
直下洞然高超物外遷委悉麽若能委悉則官居一
品未足謂公之榮爵享千鍾未足謂公之貴世事等
浮雲賢哲如尸夢其或未然更爲註脚擲下拂子云

卸却塵緣歸淨域花開端見本來身
住圓寧禪寺語錄
師於康熙二年四月初四日受世禎秦操江鳳彩佟
撫院鸞彩佟護法賦贇佟總戎等請住圓寧禪寺入
院山門　現成門戶不煩顧鑑脚跟踏着優曇燦爛
擲杖便入
佛殿　菩提樹下香風動正覺山前花雨飛今日圓
寧重覿面不由人見盡瞻依遂展拜
是日上堂拈香祝聖云者一瓣香尊貴天然誰敢酧
價爇向寶爐端爲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淳風廣被人表
無虞惠澤普施羣機有潤次拈云此一瓣香深培曠
劫瑞應斯時奉爲在朝勳戚牧外尊官遠近檀越列
刹耆宿暨今請主圖賴固山佟門眷屬惟與清聲澍
於轟闐韶算臻於芥城復拈云者一瓣香活鱍通方
團轉無閡自從撥草瞻風以至入壘垂手第四回供
養天童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上林下野先
師用酧法乳之恩遂趺坐問答畢遒云雷音初震聳
聽人天慧日重升光新宇宙顯揚向上宗猷揭示曹
溪的旨直使人人親見古佛彌陀方信安養在近貴

令箇箇識取自已家珍始知寶所非遥論什麽撥灰
見火過水逢渠萬象之中獨露北斗裏面藏身赤肉
團上無位人都來與汝不相干且道昇平共樂承誰
恩力卓拄杖云普天匝地皆安枕盡向吾皇化育來
復舉與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三聖道我
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云二老宿大似南山起雲
北山下雨圓寧這裏總莫管他出與不出爲人不爲
人直截提持自然磕着何故聻白雲乍可來青嶂明
月難教下碧天
岳樂和碩安親王請師就慶豊廣嗣禪寺資薦世子

嚩呢上堂問向上宗乘卽不問今朝薦召事如何師云山高雲氣冷進云且道嚩呢世子卽今向甚處安身師云澗澗水聲幽進云親王設齋更有利益也無師云泥多佛大進云恁麽則七寶池邊聞法喜九蓮臺畔證無生師云不妨道着問無紋玉璽懸空印百雜塲中獨占魁西來大意卽不問廣嗣消息事如何師云皇天無私惟德是化進云秪如撾鼓陞堂人天慶集又作麽生指示師豎拂子云會麽進云自從一箭收功後萬載千年樂太平師云誰不恁麽乃云西來的旨舒卷分明劫外風規見聞不昧已是河沙妙義斯彰百千功德圓具欲待山野說箇甚麽卽得到這裏事不獲已只得鋪花錦上驀揮拂子云於中略同光相則鳳堂鼓響七處九會而共演眞乘梵苑鐘鳴四聖六凡而齊成佛道更令金枝再茂桂子重馨幼者壽而老者康爵彌增而福彌厚然雖如是還知嚩呢世子安身立命處麽復揮拂子云王室殷殷留不住幡然直歷寶華宫

超道請上堂問黃鳥紛紛遶樹頭梧桐葉落滿天秋圓寧消息卽不問今日延生事若酧師云南山不艾青葱翠進云十月懷胎三年乳哺恩作麽生師云北

嶠從敷爛熳霞進云恁麽則識得最親者方報罔極恩師云山高水長進云可謂牧童歸去橫牛背鐵笛斜吹賀太平師云多了這些風韻乃云蒼松古栢淡雲籠花笑鶯啼瑞氣重皓首童顏相慶會不知誰識劫初翁驀豎拂子云這裏且喜靑荷似鏡綠柳如絲六月息鵬遷九皐歛鶴翥折旋俯仰全承渠力運用施爲不從他得正當碧池添翠玉幹生瓶節扇斯彰毫無隱諱還委悉麽菡萏未敷香馥郁嬌桃早已結新枝

千佛菴緇素請上堂魔宫虎穴足可安居土面灰頭道人常分所謂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建立法幢隨處作主所以山僧任千佛時秪見千佛時境界門連城市車馬紛紜黃沙迷過客若箇是知音今任圓寧時惟見圓寧時境界燈幢聯寶堞鐘磬雜笙歌浩浩紅塵裏滿目盡他鄉雖然一動一靜事無兩般在此在彼理歸一致正恁麽時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隨喝一喝云俟爾驚看兩鬢雪寒毛不覺豎渾身

提督柯鐸請發引小祭玅體由來不染塵了無生滅可相侵玉樓香燼窓生白無限淸光度碧岑若論揚氏孺人其來也鳳鳴天岸瑞暎瑤階其去也花綻蓮

濟香分王珂識夢幻以非長覺菩提而克證所謂知幻即離非幻不滅眞規旣爾顯露幻相安以久停乘此廣大風雲一任優游自在秖如去來不以相動靜不以形臨岐一句又作麼生遂揮拂子云劫前大道無壅塞信步家鄉即便歸

端陽請上堂葵榴初綻蒲劍新抽袪邪魅於今時消毒害於此際桃符換彩艾虎張獰黍角餉孤忠龍舫兢湘水正眼看來怎似圓寧寺裏香饈豐盛六味調和羅列目前般般具足只要諸人粗餐細嚼知果識因若能一念不生管教千殃頓息正當應時及節一

句作麼生道高標奪得靈山錦五瑞全彰百舌無對盤小黍鏡花水月兩處明起止因從自本根了卻幻緣無異夢何妨天際片雲橫所以道鏡裏形水中月昔本無生今何有滅榮辱不干聖凡路絕論甚井藤之易脆花蕚以摧風破鏡絕重圓鼓盆而自悅直饒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淨躶躶全彰赤灑灑獨露變火宅作淸凉化愛纏爲解脫猶是聖智未圓墮空之謂遂卓拄杖云直下見得徹去不起一念即證無生不動一步徧遊沙界還委悉麼復擲杖云玉樓八去蓮華上香滿長空月滿臺

上方廣生等請上堂明炬燭昏衢津梁通險道若非過量才詎續無絃調況乃人間事所重惟財帛誰減口邊餐與人充饑膈今之廣禪子率衆剖珍饈來結無漏緣六度莫能及兼懇登曲彔乞法廣流傳我宗無語句安可恣妄談過現未來事毫髮無間然眼底旣分明終不被舌瞞捷徑有一詞奉白諸賢哲端的見根源拄杖爲爾說隨卓杖一下云上方月朗千峰白廣扇宗風宇宙生

寶公首姪孫等請上堂至鏡當軒照波旬之窟穴靈鋒在握伐異見之稠林一句截流萬機不到況復德

山棒臨濟喝天龍豎指道吾舞笏華亭船子撐風月芭蕉拄杖驗龍蛇雖然發揮向上宗猷何異南山起雲而北山下雨驀豎如意顧衆云這裏挨開線道授入身來捉敗黃面老子何用圓寧三寸說靑道黃實公赤手提上擊下其或未然不免亡羊而泣路受惑染以悲絲急須努力莫教錯過且如賓主互用聲氣相投作麼生道玅舞還須誇徧拍三臺仍是大家催

復舉陸光祖問玉芝法聚云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向甚麼處去了聚指庭樹鳴蟬曰這裏也有一箇祖云聲響便是麼聚曰喚作聲響即錯過去也師

頌云相逢詰問去來由古樹蟬鳴幾度秋渴世塵埋
猶不薦寧於指上解風流

桂林李兵憲請小參仕路已經過脩然林下居庭前
栢樹子茂發萬年枝以是金莖露獻玉柯風鳴非勁
節之能齊詎大椿之可比蒼蒼色潤鬱鬱光新不涉
陰陽寧關歲月舉起如意云還知這箇落處麽若知
則是聖是凡東之高閣卽心卽佛颺於海底設若不
知未免葛藤一上若論這漢子結根上國孕質三韓
甦民困於顛危活泉源於涸塞謙光載道廉影爾空
翻思龐蘊之風頓返陶潜之旆恬然一室寂默爲功

深入不二之淵研究純一之妙誠將染指必獲薪傳
世出世間得未曾有且理事雙彰如何話會梅含綫
方開雪眼桂林早已露秋容

兵部何元英追嚴請上堂最上一乘千聖同源教外
眞宗萬靈共具其奈識隨妄變境逐神移順逆差殊
忘於返照所謂迷卽衆生悟則爲佛迷悟旣爾自持
生佛豈從他得驀豎拂子云若向這裏少許相應則
法自本來佛仍舊物一念之間遊遍恒沙剎土一食
之頃成就無量慧身竭愛河爲兜率化泥犁作香城
普令九泉滯魄悉證無生歷刦含靈齊登彼岸且道

存殁均益以何分析華臺有願迎仙侶磐石無痕繼
永年

晚參病瘥不假盧駝藥延齡何用九還丹山僧昔在
天台通玄秘授靈驗奇方善治盲聾瘖瘂貪嗔癡妄
諸般邪魅疑難雜症無論國王大臣僧尼道俗只消
一服立刻痊愈如何是方驀單提一口氣不來畢竟
向什麽處安身立命直下服去自然見効不惟衆苦
氷清亦乃菩提克證倘若疑信不决舊疾仍作莫言
不道

康熙四年七月十六日正藍旗　和碩額爾黑親王

爲薦郡主烏琳珠請上堂一靈不昧八處脩然五障
緣空離諸生滅所謂事亦然理亦然穢邦淨土一毫
端含不得狀不得風動雷鳴俱漏泄非升沉之攸分
豈聖凡之有別驀豎拂子云郡主向者裏領略得去
不起一念成就不可說不可說無量慧身不動一步
歷徧不可說不可說寶嚴佛剎論什麽澄潭月皎靜
夜鐘聲撿天徑以躡遐關轉男身而成正覺只如法
筵大啓龍象畢集吹大法螺擊大法鼓登大法座演
大法義一期佛事早已云周且道郡主居何國土擲
下拂子云漫道瓊顏風雨蝕且看玉女證金繩

佛古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超質等編

拈古

德山托鉢

師云者老漢雖則明脩棧道暗度陳倉可惜罕逢作家當時見伊與麽便云不必非惟截斷葛藤亦且自有生涯

報慈讚龍牙眞云日出連山月圓當户不是無身不欲全露牙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牙撥開帳云見麽僧云不見牙云不將眼來慈聞云龍牙只道得一半

龍牙全身獨露這僧覿面不逢當時撥開帳子好與和身推倒非但龍牙容身無地抑令報慈目瞪口呿

昔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黄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得閑題取一篇好

者則公案十箇有五雙都向黄鶴樓上閑題一篇處鑽研殊不知長沙有頭無尾置入中路當時待伊應諾便云居何國土不惟親見諸佛管教七步成文

霍山景通禪師因到仰山前乃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山下禪牀打四藤條

當時山僧若見亦與四藤條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南院一日陞堂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院云你問處作麽生僧云失院乃打僧不肯

南院列陣千里縱奪可觀者僧善能抗敵其力未充若是本分衲僧管取南院棒折

楊岐甄叔禪師因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叔呈起素珠月罔措叔云會麽月云不會叔云某甲叅見石頭月云見石頭得何意旨叔指庭前鹿云會麽月云不會叔云渠儂得自由

楊岐老漢賣寶遇着瞎波斯置之勿論只是不合向者僧手裏呈欵何故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明招謙上堂云風頭梢硬暖室商量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杖一時打散

這老漢與麼提唱大似欲隱彌露雖然如是爭奈忪忪者匝地普天

楊岐見石霜化主至問云征行戰將假道經過劄寨既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云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岐云楊岐且輸小捷去也主便喝岐云亂做作甚麼主將坐具劃一劃岐云齋後鐘主便噓岐云只這箇別更有在主無語岐云敗將不斬且喫茶去

這僧將成九仞之山只欠一簣之土當時待云只者箇別更有在好將坐具劈面便摵不惟光前絕後亦

且自有出身

睦州見僧便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州曰山門頭金剛為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

臨危不變真大丈夫須還者僧始得若是現成公案驢年未會得在

高亭初參德山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亭忽然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開法嗣德山

德山招手高亭悟去正是焦磚打着連底凍只如大慧云高亭要嗣德山猶與德山隔江在且道是肯語不肯語

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頭云莫要點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甚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

絲來線去暗合明投二老分中足可觀光若是香林門下棒折未肯放過何故不見道棋逢敵手須為美詩到重吟始見工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國云將謂吾孤負你卻是你孤負吾

國師三喚倒腹傾腸侍者三應毫無厭怠且道負吾負汝又作麼生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趙州一日見僧掃地遂問與麼掃還淨潔也無僧云轉掃轉多州云豈無撥塵者僧云誰是撥塵者州顧視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問取雲居去僧後問雲居如何是撥塵者居云者瞎漢

二老宿可謂當斷不斷致使轉掃轉多山僧這裏又且不然待云誰是撥塵者便接過掃箒痛與一頓為甚如此不見道為人須為徹

僧問幽溪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溪起遶禪

撫一座而坐僧擬進語溪與一踏僧歸位溪云你
與麼我却不與麼你不與麼我却與麼僧擬進語
溪又與一踏云三十年後吾道大行
這老漢費盡腕頭氣力要且踏這僧不着

頌古

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
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多生習氣久懷藏迸出胞胎便舉揚一句開言流世
諦令人千古沸如湯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唯迦葉

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
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於你
一丸殃彈從天降遇着冤家定可傷四海五湖玄味
客不知是酪是砒霜
舉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
産難長者曰瞿曇弟子你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
産難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去問世尊
及返白佛佛曰你速往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
生崛疾往告其婦聞之卽娩
刷然持鉢值新春野草閑花覻面呈雨過雙猿啼谷

口一聲疎又一聲親
舉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下座
曲衆未登已不堪臨場何必再三三縱然椎下支吾
過列聖叢中若箇耳
舉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
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
通你問我
分疎不下且從容你問我時那一通止濼困鱗休激
浪棲蘆病羽謾摶風

舉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卽便廻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
掩面乃至十指掌總皆是佛
廻避無門事浩繁依稀掩面又遮謾機關用盡藏身
術總把傍人作笑端
舉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
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杖合掌說偈云虛空
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竹杖量時也不妨手頭何似舌頭忙巍巍頂相無高
下豈向人前論短長

舉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捺落三禪事不差生涯隨處可成家既云出入無時節未免當風又撒沙

舉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

億衆悉皆契悟

百樣千般作不了臨期原要弄精魂墮坑落塹知多少未許何人是報恩

舉二祖初至少林參尋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你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你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你安心竟祖於此悟入

萬物經霜猶歛衽紅梅偏向雪中開早知無法爲人說豈把娘生臂斷來

舉六祖受法夜抵法性寺風颺刹竿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風動往復未契祖曰不是風動旛動仁者心動耳後開法東山

風捲殘雲過海潮乾坤震動鬼神謡當時閉口能藏舌誰敢當前喚獦獠

舉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峯作飯頭見便云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麽處去山低頭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來問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

意山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撫掌笑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活山果三年而没

玉遂雙雙和夕陽調中誰别羽宫商縱然不入巫山徑也使愁人幾斷腸

舉巖頭值沙汰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頭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問曰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頭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嬰兒驀擲浪花飛暫起漁翁羅釣磯楊柳岸曉風依
待船人立渡頭稀

舉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霞曰既無舍利更請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客旅無繇破寂寥三尊請下火中燒眉鬚墮落方知
佛恩大難酧一杖挑

舉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麽丈曰野鴨子曰什麽處去也丈曰飛過去也祖扭

丈鼻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此契悟

痛徹心酸眼淚流無端惹得一場羞只云野鴨方飛
去不道擒來在鼻頭

舉昔有一婆供養一菴主二十餘年嘗令二八女子送食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麽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趂出燒却菴

纖長姬臂正交圍好把吹毛劈面揮性命若教當下
絕茆菴豈作火雲飛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恠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杖影無端落荒草夢中說夢南泉老栴檀林下雨新
花香風八面倩誰掃

南泉因兩堂爭猫兒泉見提起猫兒問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衆無對泉便斬之趙州從外歸泉舉前話州脫草鞋戴頭上便出泉曰子若在救得猫兒

提起猫兒驗衆流當場誰敢犯鋒頭草鞋頂戴歸來

晚致使兩堂一命酧

舉臨濟禪師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敢滅却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麽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臨濟語話甚郎當引得傍觀笑幾場豪氣一身都喪
却名存忤逆播諸方

舉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州曰三門頭金剛爲什麽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曰者掠虛漢

走電奔雷劈面來銀山鐵壁盡衝開龍門自古風濤
惡無限金鱗點額回

舉法眼因僧惠超問如何是佛眼曰你是惠超僧
於是悟入

至寶塵埋久已哉忽聞提着便驚懷雖然獲得深藏
物只恐朦朧錯認來

舉石霜慈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明曰水出高原

瀉出雲根冷似秋瞪眸孰見古源頭澆田潑菜尋常
事一滴聲消萬派流

像贊

接引像

相好端嚴絕覆藏塵塵刹刹露乖張衆生有願來吾
國豈免頻伸一臂長

阿師原不定西方處處逢渠處處彰乖臂誘他癡男
女誰知道你熱心腸

魚籃大士

世云救苦法吾道不思議處處露乖角頭頭非躲避
負哉觀音討甚巴鼻獲得金鱗休便休何須長走村
坊市

結衣大士

散髮輪珠無間說一領襤毿百箇結人道千手放神
光我云兩足空跋涉

關帝像

握偃月刀裂羣魔膽三界稱尊具什麼眼

天童本師林老和尚

川藞苴卒難測眼中無痕皮下有血掀翻臨濟家私
捉敗客翁老賊五坐道場千江一月了無佛法與人
傳要且無人敢辨別

又

目清四海舌卷三袞人天蟻聚龍象蜂騰拄杖横拈

太白頂幾多甲羽化鵾鵬

自贊

自思自忖一無長　御駕親臨懶下床莫謂道人心
似鐵惡聲惟恐播諸方

又

四處開堂心慈口惡截生死流解聖凡縛耆年宿德
更加艾灼正令當行誰敢圖度

題渭谿周公像

蘆岸悠悠繋小舟綸竿血餌待鱗投等閑月露秋江
色只要谿翁豁兩眸

偈

贈月川法姪

潑天門戶仗君撐截斷諸方爛葛藤四海英靈來入罟直須揀選上傳燈

豈凡金相國於燕都鑿放生池中建念佛臺其形似舟顏曰大法船偈以贈之

怪哉高築駕慈舟爲載羣情過溺流帆影不隨風力轉櫓聲常瀉月明秋

與文威首座

鈯斧從教授子孫深藏幽谷了無痕傳芳不在臣徒

衆接箇英靈卒報恩

報國寺觀松

陰森蟠結梵王宮歷雪經霜未改容品藻謾云天子重孤標疑許我同風

興誠寺龍爪槐

梵宇飛霜樹不秋新條吐月醒羣眸風前已露拏雲手舒卷扶疎任自由

賀內府瑞齋馬公六旬

西峯爛熳飛紅雨北海扶搖綻碧桃幾度流觴閒醉月蓬萊躋處奪高標

寄內臣胡給諫

昔將玉塵囑王臣要在今時用最親雪曲一聲驚碧落山林無處不陽春

和靈嵒慈受禪師披雲臺頌

移茅剛畏不深山豈把潛形當等閒一幅伽黎無計綴至今風化白雲間

秋江薄暮火初紅釣叟懷鱗興未窮活計一生明月下教渠何處避霜風

搕𢶍都盧布袋頭般般拈出賣風流長街短巷人無數笑絕驢年卒未休

師將南旋衆信索偈迅筆示之

松筠思我隱長灣傲雪凌霜不等閒但笑詩人吟月下曾無奇想到香山

玉顏含笑曉風初馥郁微微度草廬何事洞庭輕漏洩令人遙遞嶺南書

瘦影橫窗月共扶翛然世外道情孤紅塵滚滚如烟霧紫白芳菲半點無

佛事

爲普濟天一禪師起龕娑羅雙樹白雲浮斗換星移海岳愁踪跡不妨隨處寄却教萍水見無儔恭惟其

生慙濁世雜染獅林運寶筏於當湖插莖茅於普濟風生宇宙韻響天人物我恬然極爲介潔石期月離碧浪影落雲衢樵徑迷源漁舟失櫂靈機既爾遠徹幻迹何須久停乘此廣大風輪足可神通游戲還委悉麼等閒飛起無毛鷂天上人間騰瑞氣　舉火爍破無生窠超出有情見直下赤條條清風來八面閤維金色身舍利火中見見不見擲下火炬云萬里神光腦後生一枝優鉢脚跟綻

若木法師掩龕灰飛蘆管一陽生翼負青天萬里程巴峽猿啼猶未歇悠悠故國得同人恭惟某德周三際聲動五湖搖唇皷舌而淨演真機瞬目揚眉而指揮箇事不意烟波失棹樵徑含光草木萋然象龍悵望今則長空絕迹敎海無文既爾火浴無期便請雲龕端坐遂以手掩龕云義虎跡藏無位次法幢高豎有兒孫

休菴法姪掩龕白玉寧非貴黃金豈是尊濤颸連夜吼驚走鐵崑崙惟我休公孤標越格氣宇天然餐烟水於百城飽星霜於萬里眉藏山嶽掌握乾坤荷法祥之重擔草木舒機紹船子之眞規魚龍知命正擬靑蓮吐艷碧藕添鮮豈期綠岸潛光荷風頓息今則雲龕既入火浴臨時放下全身莫大自在遂掩却舉火飛猿動曦光菡萏開宿霧羨子志不羣獨跨大方步去來既無轍生滅安有路足底自分明何須吾囑付擲火炬云靈根不假栽培力燁燁曇華透火開

祖印哲法姪孫封龕四載巾瓶不暫離三呼三應絕遲疑而今既唱還鄉曲明月淸風處處宜我某侍者深慚代變剃落香林過淨瓶於古佛之間酧犀牛於扇破之際風生大野韻響龍樓寒溫不異欣戚同然豈期青峯雲靉靆綠岸月朦朧瞥轉關頭風前獨步只如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還委悉麼以手封龕云端入那伽三昧定任他門外逆風吹

楚惟禪師炳苣三度金門事可傷區區寧謂路頭長因思織履酬茸旨冒暑衝寒未敢忘我楚公禪師研窮敎觀寄契宗乘履踐以時進退有節頗宜中流砥柱起剔昏迷不料天喪予躬椿萱失望正當春光歛艷就路還家一句如何話會擲下火炬云歘步丹霄乘快便木蘭花發露全身

寂常老師掩龕囊錐穎脫玉鏡潛輝寶鐸聲沉靈鋒歛匣恭惟某搨依師子斷髮嚴身履洎旃檀披緇罽日堪隨法幢振燿慧海揚帆遂適寒温耆齡將慶不

意頓辭苑苑冥合蓮宮直躡毘盧略無回互所謂葉落歸根無影樹頭雲片片香飄果熟不萌枝上月珊珊雖則淨穢有分且喜去來無碍正當藏踪歛跡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寂然禪師掩龕荼脫山根見雲收天際橫峩眉舒一線斜照五湖淸恭惟來越三峽而兢千峰飽林泉而嘯風月倏爾撥轉關棙寂寞藏身坐斷乾坤凝然不露且未埋玉樹先入雲龕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劃一劃云封

臨濟三十二世香林寺佛古聞禪師塔銘

自古禪林僧寶印法必擇明師而行道不承師蔭蓋非遇明眼作家豈得傳持不謬所以稱鵝王擇乳奚非鴨類也果能隨處作主必然遇緣即宗所以稱出羣獅子吼震天外也自求法不擇眞師而主院欲承父業則師家以名位籠人而學者以小才錄用弘道二字僅屬虛名法運於是乎寖衰矣求其慧命果得眞傳而道緣不求自至如我香林佛古禪師者今時豈易得哉師諱行聞號佛古西瀘川張氏子家世好善母劉孺人尤有令德明萬曆庚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師示生時有星者留識云庚戌造化四柱淸五星一木自天成玄峯月印晏江水五葉芬芳第一人人莫能測其意星者蓋異人也師幼時岐嶷卓犖出語驚人五歲忽腋下生毒肺腑皆見父母憂駭卜之謂當離俗乃送入青蓮寺依印宗錫禪師出家七歲宗攜師謁峩嵋屢見普賢大士放光師問宗大士已過去云何得放光現瑞宗笑而不答於是疑情驟發常黙自叅究至崇禎庚午年二十有一抵金陵隨喜報恩復覩塔光交燦五色盈空驀觸前疑徹明大事是年遂於金陵古林受具足戒次歷禪林講肆諮

益諸宗匠莫不歎爲法中龍象也癸未夏通玄林野
奇和尚出天台寓盛澤師往參見値和尚上堂師便
問出格雄才巧妙尖新不涉言詞請師速道和尚曰
雨霾山色暗師曰恁麽則一眞獨露萬緣俱盡和尚
曰如何是你萬緣俱盡處師曰且禮和尚一拜和尚
曰伶俐衲僧一撥便轉師便喝和尚頷之是秋詣通
玄省和尚卽命典客屢次入室投機叠呈拈頌多許
可更加以妙密鉗鎚師益傾心領受次年甲申季春
遂承付囑繼遇兵燹之慘師服勤左右須臾不離復
隨和尚住東塔栖眞兩刹竭力輔弼不辭勞苦六載

如一日也順治庚寅偶過婁江慈海印諸檀越請住
古唐師因憶幼時有月印婁江之讖遂往駐錫焉櫛
風沐雨辛勤拮据感檀越王氏捨地漸成叢林提持
勿懈學侶雲臻由是宗風日振於東南矣余同年友
其章胡給諫敬信之願爲外護門人錄師第一會說
法語付剞劂氏給諫序之謂師言句從不思議中流
出無一語不爲人發意葉開心香者益師行眞實行
說眞實法故遠近歸心人無間言云丙申浙西當湖
邑侯朱公及諸紳士創曹溪禪院請師開法師鑑其
誠而應之住三載堂構煥然規制漸備而貴江州牧

白公復迎師歸古唐時遭饑饉締搆維艱我
世祖章皇帝究心宗乘問及林野奇和尚語錄師因齎
入　都門進呈
御覽
上覽畢歎曰本色說法眞古人家風也師暫憇隆安寺
聖駕不時臨幸一日方丈山曉晢禪師陪
上至禪室師跏趺禪定不起於座
上注視之歎曰貌古神淸遂問曉此僧向住何處曉對
曰太倉州古唐香雲
上曰香雲不如香林好遂　賜今寺額焉永幾而

龍馭上賓師受千佛院之請上堂祝
聖云宴坐隆安七尺牀　駕臨一見意何長追思無計
酬恩澤今古惟憑一瓣香旣而結制圓寧開戒法典
凡法幢建處皆風行草偃自　王公暨士庶無有不
聞而敬仰見而悅服者也一日忽賦詩一章贈檀越
貫義吾徵示厭世之意時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也次日同門法曇禪師來訪作家相見各出手眼歡
敘而別至二十三日子時呼侍者更衣端坐而逝世
壽五十有七法臘三十有五行化二十餘載坐南北
道場五處嗣法弟子自石璞超質至智中超沅等共

十六人語錄三卷入藏行世諸弟子輩推質公繼席香林質公以本寺爲師最初弘法之地且久展化機四衆哀慕因迎龕南歸建窣堵波於寺之東岡其南北舟車之費皆義吾爲之經畫不負師最後囑詩之意也師爲人恬澹質朴立言制行無非本色風規予與師初邂逅於放生池上後往來日久契誼最深今予忝得記莂於弘覺老人與師稱法門雁行心期方遠而喪我艮朋不得不愾焉永歎也其受業弟子德涵尚公述師行業頗詳請予撰塔上之銘予素敬師得法行道頭尾俱正堪爲末法之砥柱苦海之津梁

者因爲誌其大略而銘之曰

臨濟一宗法道全備上接曹溪軼羣艮驥揚岐龍驤虎丘虎視奕葉燈傳人傑世瑞天童出興獅象攸萃法印授受如水傳器卓哉林野尤推出類證道固難養德匪易師善繼之造詣淵邃用志冥深抒懷朗粹一睹塔光洞徹奧閟栗棘蓬中揚鑣頓轡倒捋虎鬚爪牙銛利殫力股肱靡事弗治滹沱衣拂鄭重舉畀蓄養深厚超凡聖位五坐道場緣不思議自南而北敎澤廣被禪定跏趺

聖駕忽至淵默雷聲西來祖意不起於座

帝心嘉異貌古神淸稱歎高致惟茲古唐其弘法地寺額香林

金口親賜克家繼席闡第一義肯堂肯構典型弗墜結集法言善述師事流通終古樹大法幟師志惟誠師行無僞千秋法脉賴有艮嗣東海西川大圓鏡智生死去來三昧遊戲月印曇江式符讖記巍巍窣堵幻身是寄我作銘詞十紀一二百千萬偈元無半字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秋望日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一級前兵刑二部尚書都察院兩掌院事左都御史乙未甲辰充

殿試讀卷官戶刑二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吏禮兵科都右給事中甲戌進士出身

淮南法弟龔鼎孳頓首拜撰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

清・愚者大智 撰

興 磬 等編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目次

序

以鏡爲有像珠爲有色非知鏡與珠者也謂像呈而鏡不受色至而珠不隨亦非知鏡與珠者也謂鏡受像爲塵珠隨色爲類必離像以求鏡屏色以求珠尤非知鏡與珠者也予於智大師葢三遇而失之而今始憮然如有當也潛夫先生嘗撫楚軍忭要人得禍矣爲不佞詩戚奏歲壬午得解謂予楚產所見略同屬爲之序時大師周旋左右溫柔敦厚粹然容止間竊謂是聞詩不愚者猶之以像爲鏡色爲珠也而不知其世深于易潔靜精微也壬辰避人臣之極位以

比丘身訪予匡廬肩大布衲遊行卽以爲卧具別無鞶袋鉢囊亦復不求伴侶日纇十百里無畏無疲至使予覿面不相識審眎乃寤爲故人則又驚歎曰大丈夫現大人相若此豈猾相所能爲猶之謂世有不受像之鏡不隨色之珠也而不知其一無有乃能容衆有百不緣乃能涉衆緣初非遺棄世務徒取聲聞人涅槃爲樂也是後山川間阻彼此問遺率浮沉不達祇聞其于莊易之書深入無際將以了杖人所未了傳家世所不傳至韋編絕不休也則又拊几曰衲僧手腳提一寸鐵直下斷人命根拈一莖草立地起

人痼疾何取于鋒攢刃簇馬載驢馱得無其熟難忘乎猶之謂像爲鏡塵色爲珠纇必屏棄色像而後鏡與珠覿露也而不知一無有之法不可見正于其容萬有見之百不緣之妙無可徵正于其涉衆緣徵之欲離相像以求鏡而已之像已先在鏡中欲屏色以求珠而身所有色已先在珠中更有何術能含之別求耶越二十年庚戌其門人至黄山出大師語錄見示併得其所爲鼎薪一編而讀之而後知言默不載之道言非默亦非言默不載之人默得言亦得也不然世尊說法五十年而于人天罔措中獨有取乎破顏

笑祖師航海千萬里而于羣然呈解時獨有取乎依位立豈非第一等傳持而爲之子孫者顧有君臣父子玄要主賓種種別異獨不虞道火而口燒乎蓋天然節奏天然錯綜初不以思議起亦不容思議沒一一住其法位而後破顏依位之旨可得而明也亦猶萬像雜陳不但無損于鏡之明而鏡之明乃益顯五色互見不但無染于珠之淨而珠之淨乃益彰若祗取澄潭月影怖見波瀾或徒以莽蕩儱侗蓋其孤陋求免于大師癡狂之誚不亦難乎然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狸奴白牯三昧諸佛不知

吾于大師雖幾幸屢失而得之過此以往仍未之或知也已苟讀是錄而輒以爲大師盡于是猶爲大師謾過未可謂大師知已也寓黄山雲谷法弟正志題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一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甲辰冬吉州諸護法請住青原七祖道場

師至祖關云聖域祖關舊時穿過此番直到裏頭爲苦心者點破

三門八字打開何云把手拽不入劃出白雲呈谷口只因身在此山中

彌勒殿盡道將來下生且看今朝新到你也好笑我也好笑

韋馱殿多少人疑着只護三洲不知正用着北風律律末法謾心獅子蟲煩金剛杵從內打出

伽藍祠一自祗園布金四天下莖艸盡是功德林今日水草現成但待知音始終親囑付只要求人不負心

祖堂四七二三虛空釘橛惹得婆娑鼻孔左扭右捏今日到這裏正則總正卓拄杖云只許拄杖子喝不許人喝

佛殿昆侖迸出三點血眉毛冷覷諸方說土果然生金天從地下掘不免大展三拜蓋覆着省得旁觀者罔測

方丈徹一切藩籬沒處躲跟總在黃土紅爐中八角磨碎截三世佛祖不容開口只許青山白日下兩脚承當

據室據此室行此令無廻避處莫道大會貴生一路泥水不少若是過量出格相逢自在北窗背後握手不見道別搆一天風斯在下

是日合郡當道同九邑紳士請上堂師至法堂云徹塵未剖卍字森然六種成時白雲有主多生慧種已露毫端千古風流當機微笑且因舊例別展家風付維那宣啟訖師指法座云挫針治繲大支離按捺雲頭下翠微今日捨身衣敝垢長拖兩袖拂須彌遂陞座拈香云佛在靈山傳正法眼藏囑付國王大臣居士沙門等各各承此恩力爲內外護只以一念無私三昧頓入普光明殿同時供養今日特爲拈出一瓣天壽千格一瓣本師法乳一爲檀護福德同圓伏願聖人御宇萬物咸熙正喜大衆讚摩訶迸入香烟塞天地遂斂衣就座斯懷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此是第二義如何是一一又作麼生觀卽心卽佛黃葉啼丹嶂椎碎了也非心非佛露柱笑燈籠椎碎了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急水拋毬

子椎碎了也要教說箇甚麼若能於說箇甚麼處直下碎了亦可耳聾舌吐不負椎聲如或蹉過不免將我杖人集大成底葛藤上下四維打一周由也只如中土第一箇聖人以馬毛龜甲爲桃花竹子忽然迸出一箇大方圓圖卦卦爻參爻爻互變總是箇對待法門且問如何是一末後來尼山夫子臨老下箇註脚與天地合其德一連四句仔細看來四箇與字四箇合字大費分疏釘釘得麼膠粘得麼佛以五乘十界五教十二分空有周遮四十九年費盡伎倆只到末後稍頭拈花塞白反不如初生略較些子只爲此

中難於開眼半呑半吐口大舌乾逗得箇嵩山石髓帶累骨堆五葉分宗空花亂墜拄杖一畫扇子打動鯉魚點壞空中喚作永字八法洞山秖這是立出五位君臣臨濟無位眞人擺出立要賓主雲門一字關又添三句法眼一滴水又提六相潙仰兩口一舌又畫出九十六箇圓圈一隊羅囉娑娑你道說得出麼枉費鏤塵吹影究竟描邈不來未過絕趣徒勞側耳新青原則不暇及此現前凝翠屏壁立參天待月橋横身濟物石動巖下瀑布成潭象鼻嶺頭擎拳作舞此中還有第一義第二義麼如或見道忘山見山忘道仁者智者棒喝交馳直饒不作境話會豈堪嚼破廬陵米耶又不如從他分域無封入關出關聽道路上道人木鐸去也青原七祖後齊信如立歷歷晨星繼起者修復莊嚴將茶相接直至我嶁峰法兄以杖人一條拄杖子弔箇無孔鐵鎚推前挼後復還七祖舊顏竪起毘盧閣頂守家有子玉殿苔生忽然諸檀護把藥地病夫再三逼到此席上差排事不獲已將何應此時節只得呼杖人所托的木行者出來與大衆相見僧問鉢盂吞七曜錫杖振乾坤如何是今日境師云雪裏開花進云西江吐出四海拱迎那箇所

在是和尚親切處師打云杖頭有眼進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師云爭奈逆風把舵僧一喝師打云斬新王令森嚴進云果然賞罰分明師云空傷老力僧禮拜歸位師復擧法燈禪師云山僧本欲幽棲巖竇隱遯過時只爲先師有箇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郤今日木行者跛挈一塲了箇故事且道先師未了底公案將何爲他了郤耶依舊是法燈前八字了也畢竟如何道得箇收拾句鼓腹壤中三頓擊傳心堂背一團青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元旦上堂維那白椎竟師云一元午會萬法全彰我杖人兼中竗叶之符曉告枕頭今日香爐惟願神明代出時集大成乃使正法久住于世以荅天地君親師普供人天賢聖佛軒轅鏡裏洋溢光雲翅肯倫中同禀化乳僧問君臣道合卽不問五位王子事如何師云冬雷急雨洗晴梅進云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不從今日始進云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北面拱金微進云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孤行不相背進云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大用轉紅輪進云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看看五雲尊貴墮進云王子未登殿時如

何師云無瞻仰處進云已登殿時如何師云垂拱不容窺進云登殿後如何師云風行艸偃進云今有不受鉗鎚亭現成福者還許他撞來麼師一喝僧一喝師便打云還知痛癢麼僧禮拜歸位乃云向上不傳綱宗歷歷舉以獻歲聊當書雲師互示左右拳掌又合手又散開乃袖手曰會麼古今磨盤古今旁午頭頭第一日日新鮮常在其中內秘外現指晝質俟毫髮無欺覿面圖來信得及否若非花劈詎免苡苡纔形齒牙翻愁特地會既不會信亦周遮只是恁麼流傳又能免冒昧耶鏡清說有明教說無二老拳掌要

且元旦失利今日畢竟道箇甚麼句得與萬世不失利去良久拂袖曰堂裏香知鐘磬眼山中花笑古今天結椎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結也與麼解也與麼如何不結不解好師揮拂曰怎奈年年惱亂此春風進云不結也與麼不解也與麼因甚帝網交蘆鈎錐四布師曰怎奈進退塵中離不得進云截斷者兩頭以何爲解脫師劈頭打一拂進云恁麼則覿體分明去也師旋拂云坐住反成勞乃曰我有一聲長嘯付與誰直告既不信嘵嘵徒爾爲罷罷罷各自去去者去艸鞋有刺妨

爛泥住者住過堂不悞雲版椎且讓一箇人逍遥無所事提燈蒼翠裏吟詩然且一向叮寧所爲何事擊拂子曰知非竪拂子曰無解無結底又是甚麼放拂子曰我不知

師誕日侍子中通請上堂中通問檜樹卽荆條夾路走成生路祖關穿聖域鐘聲敲出鐸聲河圖五十五點恰應地戸天門如何是黍天立地處師云揮空一斧幾人知恩進云半生先天半生後天未免打作兩橛師云直下火爐是奉是背進云尼山鷲嶺已同時誰能不辜負去師云絕壁奔雷莫耳聾麼進云冬煉

三時傳舊火天罡一磬擊新聲師云室內不知兒孫
努力禮拜退乃云鼎炮洞上君臣藥斧透曹山父子
恩蔭地奮身天外看香爐峯讓曉雲吞今日是山僧
母難之辰恰有窮子就父將盌白米供養雲堂請來
此坐舉揚一上你道驟背衝寒的老病夫方且撫躬
自悼又來舉揚箇甚麼恰有沩林主送此木如意舉
起左右敲擊復卓一下云機上造機角上生角奇則
也奇到此沒交涉鷹爪奪毛虎口攫肉快則甚快到
此沒交涉若要說箇不生不死的爛貫索來祝無量
壽不知此老還受也無木如意子搖頭不肯了也到

不如我這裏堂內堂外箇箇都似木鷄事事還他魚
貫未經桶底郤自忘機現前松風石澗擺脫厲色濕
聲碓舂茶鐺陶盡凡情聖解莫道美食不中飽人且
道木如意子作麼生消繳耶正襟垂袖參天地擁壢
何心八面揮下座
結制日孫魯山居士請上堂僧問火燄爲三世諸佛
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是何意旨師云燒郤汝眉毛
進云識得本來真面目方知脚下有來源師震杖云
識得麼進云觸着當門露柱子方明自已立地處師
云瞎撞木頭僧作舞師云亂跳作麼僧禮拜歸位乃

云盡宇宙是箇禪堂以元會爲呼吸而結制十界情
塵跳跟不出可惜不自知針　上亦是一座禪堂以
剎那收天地而結制十身器界當下虀粉可惜不自
知直木子笑道大鵬背脊郎當太甚焦螟睫上土曠
人稀大無邊處受用不着細無間處又鑽不入二俱
不涉汩沒何依不如且在長連單上面面相對壁立
萬仞去直木子保汝的時節因緣決定不欺恰好孫
魯山居士從曹溪來訪青原隨喜藥樹新堂顧瞻枯
荆再發靈壽當前面面光明人人壁立因問結制事
如何老僧云過冬士云四季木犀香難禁春消息老

僧云幸賴過量人來證明士一笑因分玉粒飽灑雲
堂磨片石頭因緣斯許福城多生相遇且置只如同
歸一笑直下幾能豁破也無良久舉大慧杲禪師因
不動居士至上堂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
敢窺選佛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
既同途又把手爲甚不同歸壁立萬仞的還會夢見
麼昔陸亘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
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花曰時人
見此一株花與夢相似徑山今日判斷若向理上看
非但南泉謾陸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脚下一

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大夫謾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諸仁者大慧壽常血濺梵天爲甚又在平地上喫交且如同途把手不同歸與今日的同歸一笑可能向理事上會取否耶如會取不得自有時節禪堂前問取靈壽木去下座

重陽晦山和尚到山引座上堂雙桂重陽待客開撒花水底看天栽橋梁界破雲霄路紫氣從南過嶺來可笑病龍鍾一向三不管就有箇驪龍頷下探珠猛虎口中奪骨的漢子來却也奏泊不上反覺得水碓中一粒米鈍置殺人忽然一陣風吹得晦山和尚到此自江北四祖打南華回吐西江頂上之波掃七祖無縫之塔多生故人啼笑不了同堂鐘鼓異響旋宮億萬毫毛一齊豎立好箇節拍豈容錯過諸仁者猶儱侗耶或者與化縣雨不妨盤礴演祖若是咬嚼玄要正好叩擊汾陽掀天潑日但去摩捋虎鬚騰擲一上毋論搆得搆不得決有一段痛快不負汝等過重陽也惟憑氊拍板知得九韶音

竺菴和尚訃至上堂萬里瀨山碧化雪波斯擲却連環訣黃龍角攪滄溟竭紙灰騰空天破裂痛絕痛絕

竺菴和尚和盤倒却去也兩點眼珠一場滴凍有分痛者觸著便可兎解氷消若猶一膜依稀莫嫌今日叨怛念我杖人一盌礦沙被竺法兄打頭吸盡所以徑山拚命見賊攢刃生蓮省侍太平獄中親磨干將自此接圓通之鼓槌與壽昌于兎磔金殿嵯峨功成不處翛然南岳毘洞再開奔天界之訃音造棲霞之無縫重泝西江頂上廬山之塔巋然拜掃東苑武夷不跨石門雷鼓竭瀨掀天突然脫去自題火把粉碎須彌大吼一聲八紘震動平生自叶雲龍不輕許可且喜異苗雙茂付托有人雖然正幢乍折愁殺邪氛蓋信好山鋤頭凌霄蹴岳大衆且問雲居一棒刀斫不開出沒洪濤原無涓滴你道承誰恩力要歸何處聱若舉電激風馳鬼神罔測宜乎搆湊不來但論事竟堅固嘿嘿石頭難道有徵不信何況末後一擊又且硬塞牢關秖如分付紅爐徹底煎還有于此兎解氷消者麼良久云如其無也不須噥噥且隨我上供去下座

上堂師陞座白椎竟有僧出問師曰今日天寒不煩久立便下座

劉平田居士浴佛日請上堂僧問迦文降誕劉公飯

依和尚陞座將何指示師云一頓齋有分進云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師云曾到雪山頂上麼僧便喝師便打進云這一棒早已喫過也師云可惜許進云眞心有在師云敗將莫談兵乃云必眞解脫始是擔當劃鐵斬釘乃大夫事秖如初生自言獨尊何故雪山六載乃叫奇耶莫是入胎習氣難忘耶莫是瞥地乃爾冷笑耶將謂兩指匹顧在六合中桑弧蓬矢是誰出像耶將謂白日射人眼花暗室光纔自見一經雪地剝落始能享其四時耶謾落商量閑疑且置只要是箇劃鐵斬釘漢子定然拔俗不肯因循卽今發

願初心原在拄天拄地無我備我本來尊貴不用雲門訝爲希奇多生一笑自盡今時早已攪長河爲酥酪今日平田居士全身撥入青原作箇白髮嬰兒供養索訶世界換骨脫胎忍俊眞奇三界忘言已周七步盡古今是一大浴盆誰不手舞足蹈又何待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作指頭餳又何待嚼乾矢橛細麻三斤爲麻胡嚇哉且喜大衆各沾一杓共飽一頓又道箇甚麼句子酬他慶快擊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下座

戊申元旦洪浪淵請上堂師云向上一句釋迦未曾投胎末後一句彌勒只堪捧腹中間一句空累文殊普賢兩眼兩脚爭差尚且惹人擯出青原今日卽不然三世諸佛百千祖師一齊按過滿口道不得底峰頭海眼噴雪盡力舉不起底閒居闇裏拏雲只爲矜誇錯過太無事生所以盤錯相逢又從頭起拂拂云此話且置秖如洪崖浪起跳出西山二十夏剩此眉毛三千里不忘磬眼故鄉本色笑出上風特地臘底逆流恰値百年中半以此元旦作第一齋淨居雲版生大歡喜又道箇甚的好聲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中下座

庚戌十一月初一日讓淨居院辭衆上堂師舉白雲端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大慧杲云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瞥喜瞥嗔誰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只二老一箇大煞偏拗一箇自無主張藥地愚者卽不然拄杖子如蟲禦木一毫端上與時行

廩山瑞如監院請上堂維那白椎竟僧問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和尚陞座是同是別師曰王宮雪嶺一乘雲進云靈山會上秖借一花今日堂中以何爲據師竪拂子進云卽今覿面相呈和尚又如何

指示師揮拂曰只看遮一下僧禮拜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師曰日磨長劍倚天寒乃曰長年占斷白雲封一枝迸出笑春風諸仁者看廩山老祖磨劍出處歷古人真疑迸出只是了卻自已一段蓋天蓋地光明尋常煮月烹雲便是掀天浴日隨分一莖艸上儼然玉殿層臺原非驪門掛彩鬧鼓販椎可昌濫也昔壽昌談金剛義廩山祖曰宗眼未了非為究竟壽昌問如何是金剛眼廩山拂衣而起且道是何等神鋒壽昌從此劚破大好山且道從何處迸出于此了得盡兩問白雲一封盡古今春風一笑

正可信步來徃蹴蹋乾坤若此一封一笑猶涉遲徊直饒占斷長年乃是寒崖焦種耳此山衝霄壁立元公題為不是人間藥地來飲水知源遂爾因巖依樹十年倏忽曳耙青原竺兄和尚重來壽昌搶頂再紅圓此公案瑞如監院率諸緇素請一舉揚你道舉揚箇什麼依舊楖子上北斗光中磨礪石西江頂上灑淵泉拂衣而起結椎下座

壽昌楚雲大師率兩序請上堂師指猊座云是猊平等何故特地湧出須彌王座聾西江頂上占定青雲智上座來唱太平不妨信步遂陞座拈香云靈山付囑內外善護不分請看壽昌二字當空便視香烟萬年無盡此地乃壽昌老祖開西竺之山一時龍騰虎嘯鼓震炎午之運二世和尚克家厚載請我師杖人特主此席大闡無私嗣後竺兄和上甩礫再造雙其二老善奏塤篪兄唱弟酬金聲玉振今日一總燒卻與他炙地熏天去也楚大師白椎竟師舉拂云藥地彌縫孤不孤一椎今古下紅爐山川風雨穿心過環轍提省只兩噓左右拂云還有激揚此兩噓者麼問風行艸偃電閃雷轟萬壑奔流千峯競秀橫說豎說即且置五位君臣請師宣師曰千年曆本費唇皮進

云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梅吐三夏月進云如何是偏中正師曰溪回一徑風進云如何是正中來師曰青山凝古翠進云如何是偏中至師曰白日舞殘紅進云如何是兼中到師以拂子旋拂曰無汝撈摸處進云偏正已蒙師指示秖如諸祖寶塔崔嵬和上又作麼生下帚子師便棒進云可謂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師曰遮莫承當如何證據進云爭奈有眼者見有耳者聞師曰不必賴他人僧禮拜云與麼則專為流通去也師又棒曰流漫假承當僧歸位云和尚不得壓良為賤師曰李豐石壓終自惕然問

泗州見大聖意旨如何師曰汝見拂子麼進云今日和尚坐法空座拈起一莖艸作麼生普利四州師曰盲龜自不見進云如何北斗掛須彌師曰切莫望空啟告進云黃龍頂上浪滔天師曰浸殺你進云恁麼則海底泥牛吼且乏師曰湊不上乃曰向上不傳向下支長何必爭如不必通身詎若徧身但作話會徒辱家風只如老祖云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便不成還曾親過此煆煉關麼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還曾歷過此囮地倴麼冒雨衝風分明指示還信此跳出後之受用麼世無真願畫少掠虛

絕趣不親折攝猶惑不用則死水一用便莽蕩麻三斤乾矢橛都攙作情識窠臼直饒掀倒禪牀喝散大衆也襲成逐塊隨邪又不如瞎驢趁大隊去也疑此自問卽是真參雖然恁麼不必氣急現前分口磬眼節拍歷然大樹繞庭靈苗自茂且道箇甚麼收科好幸是內生王子統功功姑射山前五穀熟珍重結椎下座

東苑山主熊曾子咸初泉居士請上堂此來掃出石屏心擊權聲中無古今偶向讀書坊下過破塵一句待知音此是東苑老祖磨劍之地早從石屏巖下蓋粉乾坤撞着大好山頭飛鳶踢破一逢蒙筆觸落巖花虎嘯龍吟普天震動大隨不壞逝者如斯山河一堂舊基重搆皆諸檀護不忘屢世法乳共出隻手莖艸莊嚴適山僧從武夷掃塔而來諸公堅請于此據坐一舉且道老祖眉毛卽今何在良久擊案一下曰東苑老祖咳唾了也猶記當初與余繼泉居士三問第一句如何無始以來一念不生的第二句如何是二六時中正受用的第三句如何是生死牢關打破的卻怪何故分作三句莫是怕人顢頇麼卽今有破口捏碎者麼磕一下曰若于此處透得可信絕趣過

關顧佇徒然反勞側耳且道今日幸會前緣又將何者來應箇時節聻岱嶂開雲鋪座下鯉池躍浪在峯頭下座

冬至日岱嶂居士余雨辰游子六等請師一枝山上堂僧問莫看仙人扇別峯藏妙高寶秘形山從何作眼師曰橋板仙船多眯目扣舷誰向擢歌看進云三教峯前創開虎嘯一枝東苑卻在書坊請問薪火相傳誰是主中之主師曰闢造大虛收萬象爐中寶劍動星文進云九重春色鳳樓開十字毬門獅子滾師曰那裏見得是獅子僧一喝師曰輞川客夜吠僧禮

拜師以杖稍曰瞎撞習家池乃曰六六峰前已展沓扣舷曾和隱屏詩聽泉閣上重敲唱賺殺浮山一局棋此是東苑老祖句沓已展了詩已和了浮山一局何故賺殺且問今日誰知先着若未透脫怎說過關猶記當年枝山冬至上堂舉及紅爐煖閣以至邊地寒水設身處地更莫譾現今套在金剛圈子裏儘力跳不出能免六道輪迴耶有現在圈子裏不為寒暑苦樂所干者麼有現在圈子裏而能遍諸國土作佛事者麼若非大死甦來盡被冷煖迷倒七日來復都成套話然則所謂關內句關外句非內非外句內外

兼收句翻身跳出句俱不得已造化開閉耶壽昌博山東苑杖人以及巨兒皆于一枝山過化當時余猶龍繼泉熊仰宗諸居士都以淤喜盤桓屢世所熏種子自熟浮山一局鼓唱同時今諸公兒孫發心設齋請登此座重新舉揚何妨先王閉關頓作華嚴樓閣且道結齋後道箇甚麼好轡冬日背上識取陽春下座

盧中余太師一家同鄭牧仲林祖夏黃任者方雲師衆居士曁諸山法侶迎師黃石通天寺上堂師揮拂曰遊山竿木駕雲龍偶畫葫蘆却不同黃石當機堪一笑點睛專待老壺公僧問應以宰官得度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得度即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今歲蓮花現瑞通天顏面重光妙叶雙超如何指示師曰穀城雲裏白毫光進云兩點水墨一處成龍師曰黃石眼睛鬧黎拈得出麼進云男兒自有通天路不向如來行處行師曰未許冒昧承當僧一喝師曰枉費氣力乃曰浮山遠公上堂云第一句水泄不通緇素難辨第二句十方通暢大地全光第三句高低一顧大地齊瞻若是衲僧陌路相逢須具通天正眼始得既以摩醯迸出却又抹去別拈若是總不相

干何故一場虛設將謂非天非人能天能人是箇三不收麼將謂瞎者打開開者打瞎兩折三番定勞之遶麼蚊子鍼牛豬灸左髆料踔無涉何以應時千里奇緣不可漫過是花是草揀擇何辜猶憶古人曰理家膠柱紗縠未掀教家牛毛數寶何益宗門毒藥翻成靠着依然不是然則目空雲漢只叫蒼天也乎不則混沌無記盲龜浮木而已通天正眼如何即是我杖人集大成妙叶之宗難道舉揚不及耶今日就地參天偶有三問第一問曰圯橋墮履何以識得是弄稚兒酉侯顧棄人間何更寶祠黃石遮兩隻眼在甚

麼處第二問曰壺公使季咸逃㢁鈍置列子還有出身處也無第三問曰九鯉化龍未審金翅還來結款否出格通天者試下一語看良久曰直饒杜奏將來崖州萬里轉見支離了也此事非情識唇齒所能差排顧佇卽非不如且罷各人隨分現在玄同如此寺爲吾師一家建立香火祠堂供養龍象兼盡妙叶卽此通天比年劫火蕩灰原自巋然不動衲僧厮守鐘鼓鏗鏘今朝一筆開顏觸着蓮花起舞且道承誰恩力享此通天聳超出乾坤惟一掌山中星月自呼潮揮拂下座

沩林浴佛日蕭孟昉小翮兩居士爲太常伯玉老居士冥誕請上堂師至座前云從徹底掀翻何故臨出門時一上只爲撞著生死知音通一信不妨踢潑九瀧蕩遂登座良久云今日絕妙因緣還有出來掀翻者麼僧問神龍無首獅子迷蹤至人無欲大道無言接下雲頭相借一問得麼師云雷龍花劈普天聾進云當年此日釋迦生居士今朝薦太常請師陞座且道慶生卽是薦亡卽是師云兩行水墨一齊飛進云恁麼則居士不忘親付囑靈山一會儼然存師云讚則不無歎則退後乃云嬰兒白髮可憐生一步周遭破古今日日人人初下地圓通一信報知音我杖人在圓通時曾寄蕭伯玉老居士一張白紙此話未圓今朝孟昉居士恰以世尊降生之日月永爲長者追薦之道場生死一團骨肉好箇當機到來苔殿花飛不如自問且道問箇甚麼別峰一往掛處無痕狹路相逢難禁失笑且道笑箇甚麼曹溪逆流過嶺此間截住青原春浮手造山川古寺重興般若金粟太常不食粒米蕭齋一榻坐斷浮雲初生本寂空不待歸起信相傳指爾猶在所以世人盡說如來生日愚者說原不曾生世人盡說是老居士忌辰愚者說原不

曾死諸仁者者是一部起信論切脚信得及否今朝浴佛無不信者試浴浴看生也一杓死也一杓生中死也一杓死中生也一杓直饒說得箇不生不死更須一杓你道古今一箇大浴盆還浴得快活否你道嬰兒白髮還知痛癢否若不知伯玉老居士來處如何透得黃面老子落處若不槊著兩指四顧的痛癢如何能槊著春浮起信的痛癢有者道月胎氷骨多生慧種有者道宿世輞川天然頹放搔則任搔痛癢未在萬丈光芒不經烟火三徑撒手燒却龍坪煎銷金鑛直剗兜率之胎打瞎悟門豈與諸方荅話到者

裏須索喚起狗子吐吞雲門煮滾鑊湯薑椒大慧始與獨尊出氣回來遊戲人天自有得力兒孫受享普光明殿諸仁者看看春浮老居士踍跳來也一場親荅杖人書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二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小參

晚參舉梵志擎兩株花供佛佛召仙人放下着志遂放下左手花佛又曰放下着志又放下右手花佛又曰放下着志曰我兩手皆空更放下箇甚麼佛曰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言下悟無生忍師云黃面老子不合恁麼証腳你說十八界幾人放得下又孤負了兩株花今日于慧男居士送來兩石鐵遯圃居士送來兩種花鐵也在這裏花也在這裏鋤钁增气春色新添且道青原還說三箇放下否老僧只向他道埋下着右邊桃花埋在山門前左邊梅花埋在殿閣後若有人再問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如何消繳我則道諸仁者濟濟同心人人腳跟下有一把鐵鋤頭直教盡娑婆世界都埋下了也雖然恐還是生鐵明日開爐打起珍重

晚參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合靜況死水動落今時超出二途棲心無寄猶是暗癡恁麼看來不是昭昭靈靈便是昏昏默默直饒說箇不落有無

尚未是到家時節在天奇瑞曰透過刧外刧外自然無心透過今時今時自然無心諸仁者你說遮無心還靠着昭昭靈靈麼還靠着昏昏默默麼時方大雨師指云簷前雨滴聲古人舉着便有省會瑞鹿曰點點不落在別人眼裏你道此處作麼生透過然切忌張着一雙血肉眼冬見尖着一雙血肉耳冬聞離又離不得卽又卽不得作麼生透過假如透過又作何語田夫戴笠㩲栽種泥路行人欲斷魂喜得到家廊下柔如何消受此時辰

起七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逆中順順中逆無順無逆是誰恩力古人恁麼道着甚死急歷過者到此溫疤艾團再灸新參者初生兎兒首尾畢直一歸何處麻三斤刹竿頭上穿靴立柔不出鑽不入竹篦子言語道斷交付香版時不可失

解七小參坐一柔七朝三暮四畢竟何爲從上應病予藥莫是隨其顛倒就藥拺藥麼須知善用皆是藥不善用皆是病湯頭隨症不執古方亦用古方試看天道變化一寒一暑炮製火候一武一文緩急無非中琴之節張弛無非養弓之用且道不落寒暑天不問文武火穿卻緩急張弛底在甚麼處今日初七了也正午三更日日從頭起各人得力不得力以不欺三昧回光自驗看藥地老夫只在背後等着如仍恣然青州布衫重七斤喫粥了也洗鉢去

晚參白雲端禪師云一句道盡與佛祖爲師一句道不盡與人天爲師青原則不然一句道盡秪可與人天爲師一句不道便與佛祖爲師與古人誰較親切且道如何是不道底一句揮手一下

冬至晚參老天三不齊歲實毫不易三萬年追差呼吸輪廻側彌綸者何物是誰通寤寐面南看北斗日日是冬至面前大圓鏡反觀最容易濁識奈迷封都成眼中刺今朝拄杖子忽過釣臺背種藥得浮廬飛龍垂鳳翅水霰轉雷霆獅象雲門峙舉似雪爐人正可吐閉氣梅花占臘前消息破也未今日古人閉關山僧不妨開關且作黃鍾候管引諸公一噴得麼第一問曰誰能出不由戶先王至日閉關且問楞嚴一門法華狹小門楞伽無門作麼生爲他一句折合冬第二問曰舍身爲藥樹偏地一莖草如何得殺活同時第三問曰涅槃堂上塗毒鼓聞者無不死且問打鼓的站在什麼處諸仁者各下一語看維那云一狀領過師曰何乃爲大衆擔枷首座曰一時聽不明請

和尚寫出來明日禪堂繳上師曰且放一着
爲陳旻昭居士對靈小參師舉永嘉云大丈夫秉慧劒般若光兮金剛燄不但能摧外道鋒早曾落卻天魔膽如我旻昭法兄千生示此一生慧劒放光非偶然也以世義言南宮捷後御史持符諸生之田不增一畝北門之屋不倍旗竿旁無妾媵齋五十年善護金湯放捨身命世豈輕易有此等耶皈依博山而事杖人受天界印而事栖霞攪翻法身向上識破鬼窟獸場霹靂琴歌應病予藥只爲遮箇承虛接響知恩者少負恩者多痛念杖人借莊托孤乃與竹關約期

炮集既化死木枯椿尤悼惡空莽蕩長書論症不覺噓噓十載西江爲君了卻今日對靈舉出送慰孝子鵬搏蝶夢不堪徂公作計知我罪我聽此赤烏之飛自歸委化因是公懸嗟嗟且道離卽斷常之中天然時節版眼午會正決不疑者誰傷盡偷心正開鑑照涉江雲中砍額當何如耶因寄聲曰竹關大笑此炮場霹靂琴歌老涂殤燒着紙灰相供養種蘭階上一爐香
聞三宜和尚訃音小參金山劈翅偶示雲門乾澥破塵不留鴻影以愚菴而掛睦州之草鞵借聖湖而吹性空之水笛將謂拋擲世界別造乾坤詎知掃蕩佛祖不存性命隨場噫氣有竅共聞逸格超宗讚歎莫及至于一生與杖人在刀兵水火中換手搥胸又豈世出世人之所知耶忽折涂幢悲風四散枯腸不須作字麟角早已參天只可惜浮廬之孤不曾來孤山與我法叔搖櫓爲悵耳卽今一衆念摩訶還知笑破老人口麼前日奉懷一絕不免重舉愚菴菽水老來聾門泊虛舟萬頃中一則西湖餧魚話倚天長劍掛西風
林谿軒昆仲就東山石犀請小參三萬二千獅子座

菴羅室裏青天墮文殊入門敲啞鐘金粟前身但高臥擊几云此處谿然楞嚴堂雲門一鏃三關破作麼生破分段生死破變易生死亦破今古廢與人我是非殺活權實一齊都破破破破後笑此滯貨今古廢與人我是非殺活權實與作三昧未嘗不可如未谿然時光勿惰易則因風吹火難則逆風把舵獨不見張無垢悟後雙跌儼然誰不在楊大年八角盤中磨此處谿軒金玉枕藉絃歌愚者來遊九溗乘雲一過題作石犀東山相賀乃請指示先念菸馱向上無上說箇甚麼孤奢不住自已切磋多生慧種此番唱和

止有一事實大丈夫如何做六合拂一圍得句惟一唾從上叨叨的根本差別是兩箇不是兩箇正因了因緣因是三箇不是三箇寶鏡重離回互是五箇不是五箇若尚折攝朦朧怎辨魔羅只恐盡九洲鐵鑄一箇大錯因而笑曰呵呵呵部臨何似楚詞些酸湯可解酲糠粃也須簸萬頃不耕何貴田白飯不甜請一餓祝勉交參業在其中應時及節一句如何中秋月正皎八月潮來大下座

示衆

安職事示衆石頭大師參同契有曰本末盡歸宗尊卑用其語萬物各有功當言用及處學者幾幾能見不虛度耶天無七曜五行天復何用船無帆檣篙櫓舵手何為既建叢林自安職事紀綱條理法位現成譬如一人五官百骸各稱其職而元气自運神明斯享必執以心為內以法為外身首異處豈得復為全人翻笑達磨分皮分骨分肉分髓猶是批剝火候特地一場支離耳所叮嚀者形骸既分卽有血气之我有血气之我卽有衣食之我有衣食之我卽有是非之我有是非之我卽有毀譽之我情識一熾護短掠虛驕妒斯起蔽賢凌慢晚季為甚然其初來非為蔽賢也只是求道不切則多一種希求放佚念頭便增長一種護短求勝念頭日熾日偏纔有一事不順情一點不次第便沒奈何便自作主不得卽恩義如君臣父子亦顧不得如此澆薄又何怪法界之不變亂叢林之不廢墜耶真正學道人便從這裏看破最為省力不得已看話頭起疑情猶是方便矣既已不相應只請以不自欺為本參放在腳心裏踏著。

鑄燧堂示衆陽燧鏡能於空中取火然古人必於冬

至鑄之此豈無謂耶滿空皆火惟此燧鏡面前上下左右光交處一點即燃夫豈無謂耶杖人有五行尊火之論金木水土四形皆有形質獨火無體而因物乃見吾宗謂之傳燈豈無謂耶雪峰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玄沙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藥地則曰土竈茶鐺油盞香爐爲火焰現三世諸佛三世諸佛吐舌笑且道雪峰鑄燧玄沙鑄燧與藥地鑄燧還有先後顯畜也無若於這裏會去原自一燈千燈愈分而愈不窮如或未然滿空皆火尚且不知又如何會得取火又如何會得用火

又如何會得藏火耶家家門前火把子反來燎卻面門如何近傍今日特題鑄燧堂爲諸仁者發機果然當下銷鎔金剛體露不則隨各人自己煆煉去亦不相孤負也

古人云學道如鑽火逢烟莫便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佛望人發金剛心又要金剛後得智如是二心先心爲難今人難得遇正師正友遇了又須親自痛切始有生機不自痛切則心發不起寧有真疑要放下又放不下要提起又提不起但圖體面說我參過禪來或向冊子口頭學些骨董塗說見長境風一

吹全用不着一等閉門作活但守寒灰究竟如石壓草於本分事全無交涉自謂潔淨無依寔未到潔淨處皆是業識心所計邪見直饒到潔淨亦未許有參學分一等淺見私計豁達硬作主宰寔圖自便妄謂有甚禪可參甚道可學坐在無事甲裏依然不能無事妄語橫逞真可憐憫一等疲極而歇或於電光一瞥便認爲是汩沒不能跳出卻被貼體無明蓋覆了將來發出依前溺水沉舟以上數種且道過在甚麼處只爲不知有不發金剛心不自痛切一暴十寒豈能成片便打退鼓十有五雙夫鑄劍者既在爐中燒紅又向水中淬黑淬了又燒燒了又淬金剛始出是箇漢將從前積習一齊翻轉戰勝而肥始有箇倒斷處不見道躲人先躲馬擒賊必擒王惟其一門直入故得此一番痛快到這時節方能迸出自己一句子始許見人叩擊來與拳頭拄杖商量山僧從不曉得甚麼只是一片赤心相爲要各人得箇真寔受用處非敢一例作胡盧禪互相欺誑去也

結制貼單示衆肯心自許寶鏡道底一切依舊趙州道底信得及麼更有何說一衆儼然曰有結集依法而住故爾鼓舞一日一盆洗面水如何免得今冬最

可喜者是我叶妙法弟到來彼以英奇猛烈行脚真參且二十年踏破諸方投針皐亭號爲叶妙杖人一生以妙叶發揮兼中宗旨求人擔荷舉此囑之上下包決智行一眞何等珍重去年在壽昌輔弼今又來助臂青原屈尊就甲行起解滅古佛家風挽回末習全賴在此藥樹堂中開爐煆煉淨居雲板領衆鏗鏘讓老凍膿坐而視之豈不慶快又有無倚首座肯爲知洛將得蕭山王一門誠心供養大衆可謂一彩兩賽且道以何相酬聻須一箇箇不負頂踵始得

落堂示衆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眞疑現前古人拚定一生兩生只是一箇痛切發憤自不容已及乎囫地非從人得開爐煆煉者時時助一陣鼓耳汝若肯切三世諸佛沒奈汝何汝若不肯切三世諸佛亦沒奈汝何今既在此堂中斬新舊令不得動着木行者決不相饒

示衆出家兒將世間割不斷底恩愛都割斷了所爲何事若又于生死大事不明既爲生死所迷惑又爲談生死者攪亂不能自決不能作主反去揣摩影子粉飾欺人與流俗一般貌滯擾攘豈不可悲可痛哉趂此火爐大家做一塲冤家貴在一切放下單單一箇話頭頓在面前切忌起第二念不但塵勞舊事不知不覺纏綿勾引卽計較此事難易遮裏搆不上是第二念將心待悟且捱一期亦第二念更去穿鑿話頭擬着轉語將諸語錄上記的揣摩杜撰只要當機答得好看愈是第二念了古人奉勸者只在心切生死自然制之一處努力做去迸破時節不期而然若如時流夾襍名色體面參禪此則煑砂終不成飯老僧不敢與諸公互相賺悞去也古人云只愁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閻羅大王豈怕汝口頭三昧耶所以可寧以毋自欺爲本參從正路入此事決定不是做與人看的故曰不要你參佛祖禪棒喝禪只要參自己禪半邊竹篦斬新分付

示衆此事至易至難何以故此事只在自己不是他人替得的不用向外馳求一念回光卽同本得豈不至易然無始以來生滅情識糾纏欲一時翻向無生滅那邊去徹底脫換豈是容易菩薩一聞千悟俱係多生久積淨業之因今既不能相比便從鈍處下手眞實更爲得力

示衆不遠千里尋師問道是爲生死大事求一決擇若是學了諸方語錄上古董逢人便逞一上滑㯉口

頭以爲了當遇着明眼人一椄都無用處費盡心機不知與自巳生死何干與自巳初心何干此處經冬彼處過夏究無一件眞有所長只是檢點他人過失或以慈心三昧覆之則曰此瘝膿不是峭辣手若以金剛三昧制之則曰太煞不通方我與此處無緣不知曾一返問自巳發心處否如斯之流盖爲衣食放佚起見又要裝老參腔你道諸佛出世作麼生救得他古人賣俏放憨之句理楫長謝是他眞了當後天然風流不是造作而來後人不求正知見便云恐爲正知見所礙未琢先磨枉費氣力卍菴曰叢林所至

邪說熾然甚矣夫名邑體面之不能入道也果是其人自有全體八面隨名邑還名邑何曾動着一絲毫耶其如黔踐黠智見小欲速何哉所以杖人只望個大傷心人與之本邑盤桓今日遮裏聚首非有此等只是老夫觸着痛腸忽然衝齒旁觀寧無笑其惡口小家者乎藥因救病出金瓶緣不得巳

示衆從上本欲人忺盡偷心弄到如今反是長人偷心且道過在何處只爲于建化門頭撇些光影貼體無明乘之作自便計于學道分中去之愈遠向來謂開此火爐曲爲中下根我道正要煆煉上根人何以

故上根人聰明伶俐才能過人一種驕心勝氣最難降伏卽使會禪乃是學語之流又況絕無才能而空腹高心恣大我慢者乎所以古人立不語堂要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立枯木堂要人違其現業榨乾情識旣到遮裏大家如生冤家相似總不容情是肯心人從此煆煉固是一慶幸事非爲依樣葫蘆了此舖面云云也

冬至開新鍋示衆平氣齊天今年恰好順時納祐疾病稀少適有張塘善信特來開鍋湊巧柴頭不勝慶讚偶成一箇口號金木水火土共功爛煮古今沒昏曉大家鼓腹好山中雲板連聲曰多擾

庚戌十一月初一日退院法蘐堂示衆師云秖爲老病退休舉賢且代新硎堂中首座多年老將杖人特以叶玅之號舉之太阿出匣正好與諸人磨淬一塲抖擻歸雲閣上可以撫掌唱太平歌矣卽今到中五堂迎首座入噴雪軒去

首山茶筵示衆大雪後冬至前陰極陽生好箇時節恰遇我青原諸法侄新刱箇烹雪堂過冬又有首山中千監院設茶爲病僧祝壽不肖之子劍刃一生母難之辰何堪壽祝幸有逵孝覺皇一句無生法乳足

以超脫世間煩惱舉來報荅正可破顏昔年博山和上廬墓過桐先外祖吳觀我公于一喝下忽脫桶底先母亦皈依取名今日說起多生業緣啼笑同時有何可避每聞先外祖雪裏打春雷中有大父母後從刀兵水火中息喘杖人之門又聞死是大恩人乃祝無量壽由今看來以雪埋雷以死祝壽不妨奇特有觸此語徹底放下得一場大慶快者麼果然絕後重甦通身白汗回視一切利害得失人我生死死解氷消由我自在出入香水海中浮杯執杖俱是報恩未出母胎指天指地何勞雲門要費力耶如或蹉過問著自己的大父母落在何處越發茫茫不如且進堂太公一念萬年盡此一報普作供養珍重

師退居陶菴聞虎入淨居示衆數百人不能制一虎而又不能與之相忘又何怪乎古聖人不用虎乘虎眦而益有焚山之法使民自備居處器禦此其所以與虎相忘也知虎畏日畏火是盡性之一端也一火不繼以衆火而能破之乎虎能盡其用而人不能盡其用不可羞乎虎能拚命而人護短以怯生又不真自護其短而復露黔驢之足益可笑矣詩曰喈前虎心善此寂感蘊中受命如響之至理也道人他不必論知此亦可矣越諺曰虎去山乃吼居山亦舊山無端發其機何能勝其頑

合明山墓下結一欒廬題曰不擇地拈以示衆高座閉關三年博得一場終天絕地今日者不擇地而蹈之三條椽子下賴得幾柯柏樹與他攀折楞嚴金剛哭聲震地徐道回避得麼汝等諸人不肯相離識得遇緣即宗須信久長難得且道今日以何相告烹飯砍柴是第一義

示衆祖師戶限一腳踢倒門外漢卻請進來洗盞烹茶生死道路千古坦平客作奴亦堪與他量蹟較雨只是欺心底斷然閉門不納油嘴底斷然大棓趁開雖然大地山河說無間歇若把來喚作佛法流傳則不可以手拍案曰住

泃林結制示衆師云諸方喚做結制泃林喚作過冬休論其名止貴其實只在眞切豈是牢籠者裏不要參機鋒棒喝禪不要參佛祖玄玅禪只要參自己本分禪從上條例有尊正規職在維那若緊切中求請益工夫可問西堂後堂病僧但有一笑相待只是二六時中不得動著一條直木不肯欺人

佛誕日金櫰茶筵示衆昨日雷雨屮來今宵上弦出

月入人人指地指天恰遇周行時節青山倒入茶杯滿堂一口無別此宗中興本自西江在我壽昌鋤頭上發泄總在受用一眞法界不必播弄千般話說似此金樓再造殊虧知予老宿一段眞實不見道掩犁拽杷全彰古轍在此祖翁田地各人本分無缺腳跟放光春粱鑄鋏便將泥水洗天穿卻春風冬雪等閒平地家風正是峰頭眞訣只要自問喚甚麼作鋤頭見今相對時不可空手釘橛恰好過夏因齋不覺慶贊中帶累廩山饒舌

廩山南谷示衆此是廩山南谷舟旋一澗環林麓通

吉頂上不自知平田回首孤峰綠今日添萬年居士請住安福藥地愚者特爲指出面目且謾道證龜成鼈莫胡猜翻自問青牛可是襄陽鹿幸此方總覆壽昌雲一任風吹別調新豐曲

示衆舉地藏琛禪師曰諸方浩浩說禪何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師曰雖然如是蹉過者多錯會者亦不少古人爲生死發心逢者一杯茶一盌飯眞不容易只如茶不是茶飯不是飯時還委悉麼諸仁者卽今在者片田地事事見成水足草足比世人火坑業纏輕便多少總是佛恩浩大但出家時不愁衣食正好

向鐮刀上鑊頭邊一心辦道以眞參實悟爲期若此處一念汨沒便昧本來便負佛恩諸仁者佛法難聞善友難遇當生難遭想生慚愧想世人病根起於只圖安飽因循過時一些些境風吹來便受人我嫉妒之害不能作主反將日來辦行好事都變成了業障何獨到眼光落地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乃自哀哉痛哉莫說此話尚高遠了古人嘗曰袈裟下失卻人身更可憐憫今日安得不一一告報時不待人急須努力珍重

南谷示衆出家兒貴出生死利害之家非謂出兩片

大門之家似此五濁苦海三毒家親如何能一刀兩斷得大自在此大自在其實當人箇箇本具不假外求只是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習氣所緣如油入麪纏說放過瀑水橫流所以佛祖立出種種安心法門原非得已且問十二時中全被外物所轉有一盌飯喫便要作箇體面何況敝屣王侯略罵一句便自瞋忿如山何況舍卻頭目髓腦若云我是出家兒便說已脫俗了當受世間供養此處自欺知慚愧否空腹高心果如潙山警策所說否南谷道場轉禪已久盌竈具足俱是多生所基恰好病夫過此聚頭因茶開口

如何得不孤負此茶杯去亦無別樣新說只在從頂至踵一心辦道放下世俗體面苟安心腸始不犯口轉心不轉之笑話諸仁者本分見成辦道至易只如今夜茶杯相較德山一棒多少人人滿口自問胸堂莫孤負茶杯好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三

侍子興磬同門人興斧編

法語

室中正訓

佛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學者先從正語入將世味道味劈作兩開只要作得主不爲外物轉立志既定根基堅固始有信入參究分起信論曰衆生有自力廣聞取解者或自力少聞多解者或無自力因廣論得解者或樂總持少聞攝多義取解者雖以無思契同必從聞解信入靈源曰法門有樂詮者以無言爲非有尚默者以多語爲過皆據一知一見爲局量而不知無量之量爲通途也具正見建圓機人忽倦普慈如天澤無心物均獲利白樂天舉佛經同異問濟公覺範代云方便智三言而已一代時教以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攝之法之所本要本于理而當于義不必守名句以自滯至于言謂之不及而可以模鑄佛魔了辨同異者又未可遽言也永明壽曰解但爲遣情耳說但爲破執耳情消執謝則說解何存眞性了然寂無存泯一菴曰物各還其物之則卽是物不還稱權無叚斤兩不爽是則方便智乃本

自現成者也特人不能死盡偷心而享此善用耳

靈源謂圓悟曰學者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於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告大慧曰須防自巳三業忽起此語最切單方顯勝攝弄筒子氣急殺人誤而可乎

古人道德學問藏於腦後不露圭角事不得巳吐出還吞今人出一叢林入一保社纔見一隅不能三反竊得語錄上奇言妙句機鋒知解便逞口頭惟恐人不知我之長處是則參禪一回止成得一肚皮我慢貢高而巳不知於生死上有何相干嗟乎末世凡夫

根器頑鈍識見偏淺立行不遠操心非寔中此邪毒道聽塗說永嘉所歎莽蕩招殃安能不齰舌耶惟有當下知非便許立地成佛

溈山禪師曰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圓覺經言事障理障何也事本無障以貪欲昏蔽而障之也理安有障以黠智偏執而障之也銷鎔情識全體自露然自無始以來習气流轉便欲一刀兩斷豈容易哉故須以參究爲事提起此事則一切自然放下久久自得

古人道愛之則是愛鑛棄之則是棄金此處指出甚難一番烹煉何故蹉過依舊半青半黃菽麥不分安得不去自欺欺人也耶即能遮掩得來作僞心勞日拙大可憐憫言至乎此皮下有血能不猛省回心自照一掌翻轉慶快有分

昔之高人浮雲富貴淡於勢利者不自名其高故任自寓曰懶今學者入門未得一角如何飾詞藉口放逸切須警敏盡職參學自勉若是正人開眼自然行起解滅笑和尚曰人生下地皆有職職盡方能無媿邑衰年本欲討閒身不是百忙閒不得

覺範禪師曰爲學日益百川浸灌也爲道日損水落石出也苟非爲學日益又安知爲道之日損哉正氣

曰損是損其情慾益是益其正知故曰學事以成務致用也學道者自反至誠而巳果然徹上徹下由此中行則學事猶茶飯也本茂則末自榮不見道本末盡歸宗

或問曰理雖可以頓悟習气難以卒除須盡今時一等倚混沌無記空者便云誰見有習氣可盡是否曰習氣不可盡而可化故以學問爲茶飯若以差別言之有必不免之習氣饑必食寒必衣倦必眠之類節之而已有必當化之習氣驕妬鄙倍之類是也當仁不讓見義不避堅志不移好學不厭是亦謂之習氣

乎是不可以總殺總赦而混之也上根大人超一切法之外而遊一切法之中正用時宜彼不喚做習氣樵夫十字街何問中書堂事且去擔柴保不誤汝

示蕭小翮居士

高峰玅禪師曰紅塵堆裏學山居寂莫身心道有餘但得胸中憎愛盡不參禪也是工夫秖爲衆生情膠識錮佛以種種方便如剝芭蕉紅塵中汩汩泛泛無本可據枯木崖前差路多誤中執著其病愈深故學道人必須開眼必須參究從專門深入不能專深故今從疑處入没奈何提箇話頭大慧杲教人提狗子

無佛性博山教人提一口氣不來畢竟向何處去提此一句即金剛刀一切截斷人人自有迸破時節紙盡且住

示蕭虎符學易

逐今時之後但覺動顚紛紜推空劫以前便覽杳冥寂感智者互換舉之新建云鐘未鳴時轟天赫地鐘既鳴時寂天寞地尚疑此耶大小長短虛實一切代錯惠秉琦辨豈逃此乎程迥曰太極者大中也禮記提爲大本易言成位乎中中何物乎宗鏡言三種權中三種實中又言五中道又曰中不定中又曰無中無邊會疑此耶此中之秩序條理隨在畢具隨物可徵聖人表之變變不變神無方物有則全符如是故知一不可言言則是二易以象數爲端幾而至精至變至神在其中研極者知之物格無物知致無知又何言哉儒者人事處分株守常格至于俯仰遠近律曆醫占會通神明多半茫然夫物物一太極即物物一河洛而信不及乎宗門止提了心方便而一切實法置爲不屑夫法住法位五明一實原自玅叶時人得少爲足耳惟易統之以費知隱以隱行費即無費隱矣逆幾于先順理於後即無先後矣格物之則即天

之則即心之則繼之以法因物用物是真無我大我至尊深幾神哉行天下鮮見有好學不厭者高明既肯研極邇靜正而遠不禦神明默成請從此入

示侍子中通興磬

深幾之中忽有悟入此其一長當一切以方圓圖運之其綱宗曰秩叙變化同時即華嚴之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即費即隱三教玅叶矣汝復于象數有入處正所以享其不墮諸數者也公因反因藏于此矣天地人物皆器也皆道也有法則而無情識故曰格物之則即天之則即心之則故倚此秩序變

化寂歷同時之符處處皆然慾忿一平發皆中節矣易其可不學哉所以破有無之說曰天無先後中有條理含後窮先所以引人入勝地而變化之也

示趙肖魯與翺字藥雲

李翺爲鼎州刺史躬謁藥山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急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守忻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云云

示曾兩吉與準

兩吉居士名喆一日入青原求更其字愚者引抑之什字曰辰告此謝安石所舉蔽三百之一言也辰時也時義大矣哉兩吉寂然感通因禮而求取法名愚者曰不見準提心印之爲佛母乎易以天地準變變不變損益時行證惟心者我卽天地然其深入必在研參支公曰世可說兩入三則亂信耶疑耶卽從此研研以專眞用以會通是眞所謂兩吉乎因名曰與準字研參題辰告軒願與天下時損益而言之

示卽幾與偉

惟深也故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易所以極深研幾而冒格適綸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中何物乎時出措宜而惡動頤又何物乎今人聞甚深則怖豈悟深無深淺而止實哉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以盡情僞佛祖表法以最神而因幾以盡情僞楞嚴雙非非而曰非卽非離又曰是卽非卽何故多此一句猶疑此卽否向上不傳向下文長折攝離微此中難言惟端幾可研耳以不自欺入豁然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猶嫌匝匝之波卽務養神事同理舉猶嫌屑屑之勞

歟幾失神明欺則不能享矣眞疑卽此立參脫桶卽此茶飯能逃不能逃汝自驗之非干他事

示山足與斧

靜住禪人舊事祖堂石谿大師有年還里又炙西生大師教乘滋茂回互宗趣今來青原訊其本分不昧疑關以山足字更其名愚者曰青原垂一足住山唯鉏斧且劈古今薪冷竈自燒煮因命之曰與斧且問揮八極碎一切者是何斧耶不犯大瓠當門露刃用了急磨四顧善藏者鉏何鉏耶無上兩足尊與一足行千古有同別耶此處書然無滯則盡六合是青山

一切森羅供我之磨藏矣深入一門猶専煉通擔荷保任豈屬空言乎勉之勉之

示中千賢監院

忠禪師云悟道易明道難明道如禁蛇人信其藥力咒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藥咒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此無他知其故而不惑耳楞伽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于自心而起于分別或舉以問雲居齊曰見自心遂分別乎齊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是以知不斷分別亦捨

心相此無他智度論所謂善用其心者博山曰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枷鎖將以有念爲有念有情爲有情耶將以無念爲無念無情爲無情耶一菴曰兩末三窮遇緣卽宗用中猶不豁乎紫栢曰以四大觀身而無身相所謂無身有事之雙超也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所謂因物付物之本空也法外無心卽是心外無法而法中之秩序物則之差別其可泯然混用乎心本無體神自無方何叓空勞穿鑿乎銷鑛成金必賚知識此事盡時乃享現量安得絕甦發願與定綱宗

示非渠會書記

常念汝胃脘氣痛須靜攝乃愈今兼室安居過夏事亦不煩毋論痛不痛不可坐在無事甲裏古人謂一日不空過者何故叮嚀耶大抵一半自調養一半自煉本分自試薪火偷心歇天機活比現叓何計較古人云心本無體正用卽得尚疑此耶切忌靠著放憨語錯認最是誤事

示卽幾偉侍者

薪火調御動靜不失其時法任法位比量皆現量也天機自活偷心自亾古今總是我底眞擔當卽眞解

脫如或未然十二時中管帶切不可忽處處回光消歸自已卽是管帶必有事行無事何用叓言管帶乎善自調御病亦不生

又

體道集虛處事平實爲貴不可認著慌忽一切便流入莽蕩矣及盡今時惟在知有而奉重自已閒居鼓舞只以學問爲茶飯故曰戒懼是一刻之樂事此超無學者之飛躍也學而不厭是大聖人之隨緣放曠也

又

偉子且住靜不見潛道十年之青脣乎臨濟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此時親受用著不徒說鑊湯爐炭衆苦不能到也氈蒲團與汝

跋宙輪宇矩說示山足斧

宙逝宇素彌綸而無中無邊享此條理中矣歷盡理法界煉事法界乃享此無礙信解行證火候豈可歎哉末流竊一句荒委寧不嘈嘈宇宙本一際也眞空玅有玅叶兼中非窮盡者烏可以言到乎眞心細心卽行布是圓成混不得也偶然鬧出舊紙正好吹毛用磨斧子勉之

命山足斧爲浮山監院

浮渡爲遠祖道場兩宗一脈杖人所最存注者今吳山主一家同合邑來請愚者以青原祖堂未畢面佞山主約先發執事人今命山足斧往監理其事古人叮嚀悟心識法止有一事實行起解滅豈復容一念離岐靈源叟曰悟道守道惟求諸己而行道之時一味捨己從人自非等心死誓則不能擔此擔子末流發願不眞輕浮淺躁襲虛凌傲動見肩目又安望其和衆辦行而成徑大傳遠之務乎常住當家公心爲法反躬先衆不辭勞苦所謂一行三昧行之不變自然感乎十方則祖翁田地庶幾有賴矣努力努力

又

悟道明道只在一番打徹根本差別而已行道難者全在放下自己與衆生一般隨順中接引而針錐變化之故曰佛不住佛而用大菩薩行

示當人鑒副寺

不自欺爲種以學問爲茶飯而神化則豈筆舌所可言乎南泉所送一叙亦言混沌與開闢爲反因但發至誠公願統之而日用隨薪泯火自享深造隨其叟端我皆得其所宜而不爲所惑蓋有貫乎混沌開闢

之中而隨時中節者忽爲其波瀾所紛也牧潛爲天隱子元時禪師其手筆乃覺範以後之一人將來穿出不可被混抹也

示瑞如

廩山源遠流長我杖人夢寐爲此一事竺菴笑峰二和尚相繼注神而未遑得遂今幸時節開端僨起梁柱舊山田地次第自然渠水我今出門瑞如老成監事料理自有壽昌主之寶坊又近但礪鐵春又何憂焉古人化米化炭桶箍自脫破屋縮項唱雪珍珠看是何等家風豈使兩橛圅知三斤鑊頭斷然不相負

耳勉之勉之

示喪偶老宿

承豐程天修過訪陶菴見喪偶老宿在葉聲閣上禮大悲熟視之乃豐橋德幢于人也愚詢之天修曰二十年前修吾邑石橋成四萬金功德邑侯方旌禮謝之彼必不受又强之遂夜不知所往合邑作德幢菴塑師像其中後十年師囘知之自推其像而去今何在此愚者曰此多生藥樹之蔭乎天修請書之遂占數語曰陽豐橋起德幢不居敝屣遠遊天下吾廬恰遇故人爲君道破稽首大士一葉聲墮南郭嗒然東

方倉先莫住龍老請安眠

示侍子中履

物惡其棄于地也不必爲已有力惡其不出于已也不必爲已此物理小識之隨人集証也託人問人皆不犯其鋒芒而以通幾護質測之窮何所礙乎時論以秩序變化寂歷同時爲宗方圓同時奇恒之府郎多是一皆統類於此矣神無方準不亂宗門多言神無方而準不亂則以象數爲端幾而信倫理之爲固肰者也但用之則在乎推行化裁耳大凡推之于先多屬洸洋任之于後則動頤而迷兩頭俱抹過者剔

中乎中不定中也正明其時也此中之秩序條理本自現成特因幾務而顯耳格物之則卽天之則卽心之則豈患執有則膠執無則荒蕘若空窮其心則倏忽如幻故吾以莊子談虛無而乃曰極物而止以有形象無形者而定矣佛亦是以費知隱乃能以行隱費但不露其金針耳炮莊是遣放之書消心最妙者不執也不討也妙于藏鋒無所不具可細心看之

與西峰蠡測澥靜主

古人所謂能超一切法能入一切法應病予藥恰當竅脊鏡照谷響開門落臼俱享眼明已正爲大自在

非傍水挼葫盧而以苟且唐捐也叢林依止以蓮池意整理接待正是我壽昌不二家風遇其人來手眼不失雲居行履話寶鏡收場句塵塵三昧不動絲毫詎容造作推諉耶在事依法晉帶更享天然火柴頭三斤鐵截郄玄妙不讓人睜跟明矣卽以此院鉗鎚可也勉之勉之

偈

示劉若孩居士 并序

知止是以夜而通晝夜者格物是以晝而通晝夜者也三反晝夜尚有疑乎既曰潛龍勿用又曰無所不用其極亦晝夜也定乃能格致格致是謂大定以不用善其用以用善其不用用之中皆不用者也尚有疑乎如其舉一不能俳三且從一門深入

谷王非下頂門無上虀粉中間誰卓拄杖蓏理相齒物則知天其神無方別傳不傳既以易證就路履旋

一句書前須破重玄止一事實畢却後先三反晝夜通因乎專生成裁成時宜乘權日午三更歷然寂然

示王若先居士 并引

萬物皆備于我萬我皆備于物轉山河大地歸自已則易轉自已歸山河大地則難適來舉此狀疑作耶且從下二句看

一飲一蔭思我狀疑公因反因從來未提幬覆代錯掌不可欺無我備物中旁先迷生死發藥來處唯唯分心分識紗縠難窺甕外運甕治正兵奇縣崖絕甦大願綸彌午會中天消息借時核仁全樹且請研幾

示粱懿孫居士

見見之時見不及物物不物休氣急三科七大何郎當薪火交鑪誰主張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且問一切事究竟堅固那箇著力儂儂空累優陀南一噎自不欺消息

示廖生公居士

宇觀人間宙觀世山谷很藉三藏秘是誰點燧照一際不攀斷貫索凡例柷敔訛傳疑啞鐘韶舞拍板定不易穿過千生未生前桑弧蓬矢一囫地方圓亦是栗棘圈欣逢許劍真法器跳出三籠隨類示可破五

雲書卐字

示陳高也居士

無作無受報不忘維摩經中已露布蓮花法位三如是窮子何乃復驚懼四邊火起誰上車虛空消殞歸何處若疑且過趙州關問事郎得禮拜去

示粱山甫居士

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莫羸其瓶呼出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八角磨盤休況吟不取於相亦不取非相子午雙破紅輪光放金剛如是降伏住書懋緩觔請平步豁然大笑歸去來簷下雙扉不愱王顧

示非渠會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以驢覷井井覷驢從上直須破紗縠曹山四禁非糊塗

又

首楞珍重盡今時寶所蓮花不負伊磨淬金剛揮紫電轉輪擊節是誰知

示卽幾偉

偉哉造化笑樓苴不負其材乃丈夫大屈大伸天煆煉藏刀淬火看囘途

示山足斧 時己酉臘八日

青原垂一足住山唯鋤斧且劈古今薪冷竈自燒煮

又命斧住浮山

浮渡棋聲在眼前通天陌路讓誰先石頭壁立常伸指一斧供薪足煮泉

爲蠡測澥維那更字

傳澥只在一滴吸上須彌背脊鐵鞋踏乾重溟莫教人笑蠡測

除夕示中子興磬

念汝隨予學環中竟左旋冬春看兩度頭尾筭三年風送新花雨詩將舊夢圓冲之傳脣意誰與問青天

示當仁鑑副寺

岱堂三年死生角淨居三年扶木杓泥猪癩狗了尊貴雪爐霜刃鋪禮樂獨喜石頭裂出眞肝腸潛道青鷹展血覺

示焦泉澄知客

眞金本以火爲恩不閔無門四出門久祝沃焦泉上頂針鋒眼裏造乾坤

示洞先山侍者

過水不是渠覷面不是水曹山當門劍孝滿者善使如何爲洞先將來愼牙齒

示還子徵侍者

八還却向無還者虛空流汗天地啞正淬金剛磨處藏豈怕打殺四天下

寄芥菴璩并杖人全錄

還鄉曲調露幡竿納盡須彌已轉丸唯有杖門莖草在待伊招手與人看

示襄藏縕侍者

石頭引汝吸西江日用吾諳何處藏看破漉籬還可賣趯宗亦不數襄陽 十年劈出血肝腸今日新翻何處藏正顯覓鐽神變化一雙赤手舞風霜

示王青蓮法名興詢字南指

福城東際見文殊須許南詢道不孤樓閣指頭開復
閉急須穿過莫黏塗

示林祖涵法名興雷字蟄叶

冬雪藏雷春莫驚八風圖上自何生此中見得無先
在九野重霄總帝京

示魯維參法名興參字靈注

靈源流注問參同明暗回機莫倚空主中相續須親
見毋擲光陰四境風

示劉兆公法名興奉字曉藏

黃閣簾前奉者誰三更天曉甚東西多生鑄此當空
鏡藏在森羅十二時

為劉寒竹孫取汯名汯周字肇始

縱橫卍字本周天立地撐方統大圓無首履旋何內
外此中包決在龍淵

溪示

翠屏把住木雷奔收入茶爐蟹眼吞噴雪軒中肝膽
何西風為我掃蓮門

示學者

一句話頭如鐵橛百層冰釜烹丹雪冬冬關埋出一聲

雷驚風又涉花枝血

一句話頭如鐵橛壁立銀山四面絕從中起一陣風
雷丹枕三更為汝說

一句話頭如鐵橛當風掃帚無車轍誰能一躍上懸
崖舍命乘雲四地絕

棲霞和尚新定天開巖遣僧展拜兼禮笑大師
龕

天開巖下合龍文生死同條石火焚今在西江流片
紙一爐燒作故山雲

禮遠公塔

劍鋏山頭慣放脚雙關一帶同殺活殘杯敲破通天
眼那問黑白落不落

寄孫魯山居士

須彌頂上種青玉縮作方壺供金粟且引襄陽舞袍
笏愚公自笑移香谷

寄吳湯日居士 時命山足斧任肇嚴

三一齋中白眼青通晝夜灑甘露餅憂患憂孟與塗
炭紇斷談衆者何限洗出浮渡一片石三十六巖聽
揮斤白雲老挂先著堂坐隱遠公棋道場坼拓鋤斧
期爛柯從今沒奈痾覷何

自讚

首山賢監院請

濯熱蓮花消永晝笑煞觀河眉不皺摩羅果拋擲掌中拄杖放在背後無所可用乾坤消瘦後來人切忌從壁上看料定虛空看不透

雙嶺淵西堂請

蒼天過水看三墮右袂自啞肩臂左怪殺禮樂鋪在紅爐歎漫說當堂不正坐多少人論量敝垢丹青誰知乜解衣磕礴蠃

蠡測海維那請

一張紙雲遮海樹一拂子劈破鐵圍忽然在西峯壁上不覺垂此霜眉換却眼睛初不知滾滾聽人隔岸揮朱紫敝垢皆支離不可便道是青原老古錐

非渠會書記請

南北東西無所住爲甚丟入芥子烟中杰木葉三毛勞顧虎迸破面門誰得而相汝

卽幾偉書記請

白刃舞毫端紅爐書乜字世出世間要且不識三十年後咄一口氣虛空恃地費丹青且莫嫌寒山一帚做

浮山斧監院請

一杯浮渡黑白未分前已露須知袖手滿盤先谷口傳聲是誰常住將以華嚴樓閣爲毘目故處依然此藏軒裏一指隨寓聊且懸崖背後讓烟熏休管萬世旦暮遇遇則遇還看席卷竿頭步

當仁鑑副寺請

六合中間擲一拂依然豎起幾榾柮且問這個東西是何物擊節一下答不出雖許三拜掩灰塵畢竟以何爲乜雪屈

像讚

血書接引佛

今古漫天都是血無端浸破衣裳折一雙窮相手長伸脚下蓮花望誰接

彌勒佛

雲頭墮在街頭掛一幅包此人間大樓開閣閉指尖開撞倒背後拍一下滿布袋是甚東西百襍碎無人著價待問他時有理難伸但消得一個嗄嗄

達摩

杖人常有些兒藥留待他年壽達摩祇為折蘆面壁

太煞捏怪隻履歸去一場懡㦬忽遇點睛者如何崑崙粉碎揚秋波

觀音大士

此一筆當頭劈蘭葉太軟鐵線太直衲衣下事從來讚歎不及爭似泥塑木雕摸飯喫

又

第二筆蒙頭屈膝看他不出不妨數九不可打七腳酸且坐斷虛空冷風却笑人獨立

又

第三筆通身濕乾却洛伽波平地擲楖栗千手千眼

在那裏依舊眉橫鼻直

蒲團像

粉碎崑崙不問津春風冷眼笑紅塵漫勞雲裏金剛杵一個蒲團到處尊

送子像

楊柳灑水呼麒麟寶髻放光如車輪是誰蒿筆成五色蓮花瓣裏乾坤新

壽亭侯

金剛刀挂兩眉前燈下春秋聽世傳莫問本來何面目且看血色濺蒼天

皷山永覺老和尚

不跨石門三十年捧腹垂涕看蒼天早知不肯打這破皷且樂得在沸鼎裏安眠

天界浪老和尚

一張白紙放毫光莫認紅衣與面黃返擲依然在坐下且認手中如意子可是金剛王

又

三五縱橫只一叢千花萬石夢中抹佛祖位裏留不住白刃紅爐鋪禮樂縫起來雙袖托孤可怪是兩頭一脚且道今日以何報答震聾一喝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卷四

侍子興馨同門人興斧編

佛事

七祖墖拈香

曹溪逆流第一滴兩脚登山衣不溼郤笑落與不落猶是階級雖然廬陵米價遇貴即賤到底無人酬偣且看無影樹下荆條生一任青天掃蕩建立

石頭遷祖像前拈香

推倒南嶽跌殺隱峰一柄鈯斧子至今常刜風但插三枝黃屑香不妨証破你的參同

鈯補處縣天界老和尚真拈香

鼻孔向上齒暴當門雪劍倒揮天出血洞簾常捲月無痕今朝送入青原鈯補處斧斤風裏返香魂拈香云只如這一爐香不知是藥地燒杖人不知是杖人燒藥地聞麼毒哉以手左右揮云大衆退後近傍不得

天界老和尚生辰上供

横身水火慰縣弧正命如絲老托孤一掌竹關逢債王達磨盤子踏翻無看看杖人生也三杯冷茶如何爲他洗屈聻誰聽猫兒囫地喊九龍一口吐江湖

臘月十三日七祖忌辰上供

千年一臘不曾忘晴放毘盧背後光巖下梅花齊報喜殿前二桂久昌昌不肖初忝祖庭無能爲獻聊以荆條來掃地古爐倒插一枝香

臘月二十五日石頭遷祖像前上供

山中傳下無虛實是生是死在今日雲門臘月二十五遂與一寧即三十酹茶云從今記取年年一滴

正月二日七祖生辰上供

無死生至今生本地劉村記下今辰二月二當中春拳條拂地飛香雲且道脚下濟濟以何供養天在山

中青不改桃花松桂四時新

二月二十三設潛夫府君位上供

我父晚徑十五霜公因反因開天荒中五旋四縣天綱準不亂亭神無方晝夜生死歸大常層樓奥室陽爲堂井瓢竈火傳燈光生生本無生代明而錯行今日青原燒此香特乘午會當闡揚別峰酌水朝故鄉供養萬世恩無疆

母吳太恭人忌日燒香

師云忽然四十有三年孝滿曹山發酒顛今日西江烹雪水不知忉利是何天吾母太恭人秉蓮池戒受

博山乳總是三一之淵源孤兒撞入天界毘盧閣拈出四大性自復了却金字牽巖昨夜通兒忽到言及一喝嚴背芝產甘泉十孫具足清芬八十念此天邊又定建報親菴于觀音巖前且道此處以何爲供恰度了剗草僧一員

笑峰和尚龕前拈香（特倪此先請回白下）

特地重開七祖顏五年冷笑碧潺潺今日逼出鰲山弟替把黃荆一字闘噫

起龕

師以杖打圓相云見麼葉落冬春無去來荆條有口沒安排太陽山上歸根處刀斧知恩砍不開秖如我笑峰和尚江東夫子內紹靈苗未遇杖人舍身藥樹熄邪一吼敵西震東瓶洒西江重顏七祖金鳳宿龍巢別峰無非玉殿麟角藏木枯出關仍唱還鄉毘盧有父全身室內不知獅子教兒返擲終歸本位萬古之巖猷不昧寶鏡之奉順昭然有於此見得透者立處知恩報恩如或未然直須途中竭力卽今法鼠載上青原血胤請歸白下玄沙報父羅睺克家此一往反旁觀不識正因有在智者撫心且道正起龕時撫心一句作麼生寫照正命靈光亘今古負天一笑五雲中以杖敲云起

紹宗堂爲笑和上設供

隨擲蒲鞵已六年棲霞風雨到青原相牽水碓春新米斧劈柴頭冷竈烟便拈香云不用叫蒼天

笑和上衣鉢塔成設供

師云霜曉翠微白日落黃原紫案山無縫塔新縣年年一杯古澗水大衆看看笑老人開口麼是誰禪牀震動尚勞挂齒

爲不韲務芝穎化禪師起龕

惟我芝公織芒立地氷凌加霜信手吹毛刺天出血少年隨隱石船早被嚴菴逼出遍蹋諸方不顧乃脫桶于青原正謂鞭岳轉風不意抽身太早病中水火正急讓你笑傲一春午時四句臨行還塞高峰一問且問白馬曇照之苦苦何似大梅聽鼠之唧唧青原大衆爲君結舌還識得此晴空霹靂麼老僧則要請芝公趯出涅槃堂爲天下苦心人一場痛快去也

舉火

尾針艾團自已勦絕更有火柴頭爲人須爲徹千坐哭笑太淆訛到此用得用不得然則芝公粉碎一句作麼生與人受用斲鷓鴣原上火燒碧待月溪流常

不歇

設供

閉門風雨相看啞倚柱雷霆亦不聞豈非蕭江相見一絕看不盡時皆壁立到無餘地一潭收豈非梅陂相賞一絕青又菴裏幾月苦茶今日面前一杯噴雪不如仍舉盌提匙作供親切旁觀者痛笑老人失卻靈芝骨血我則謂即今一問脫頴尤提憶眼淚落也復有何說象石橋流爲汝嗚咽

移鐘版上中五堂

玉界金繩千聖不越今日從左手向背上一槌不妨

奇特天地聽其指揮狡狐聞之膽裂將謂頑銅斷木儼然金口木舌且道超出人天號令人天移將來不移易一絲毫是何等恩力擊鐘版一下曰前後際斷天然中節

爲泯菴心維那起龕

維那一生鐵脊青原累汝兩冬釣臺凝翠亭間龍洲劍挂眉峰一病待我武功來送汝夏月水條風我到單前問子作麼生曰一切不煩常住我問生平底事到此何如曰惟乞和尚一把火維那今日藉大衆手更爲汝撥出遮窠臼直令黃金骨照青山紅

舉火

橋下水流何浩浩藥籠風割夏枯草且看脫體無依亂石場驚起鐵牛啣束稾以炬打圓相秪如生死不道大衆如何證得此炬恩力耶圓光直徹威音前爍破形山誰是摩尼寶

入塔

指骨云泯菴維那一條硬木風劊千章撞着青原劈碎宮商生也鴈字過江死也劍倚天長全身送入青青裏不似人間釘野椿大衆到遮裏轉位迴身一句作麼生吐氣聲以杖擊地云大地一彈皆起舞萬峰

雲裏響飛泉

爲曇白御禪人起龕

笑雙二老處六年侍者撞到青原一年結款曇白你高峰一句罷參了也只可以勦截臨行風雨策斷不可讓人漫道白髮龍鍾送少年

芝頴大師忌無門師設供請于塔前拈香

翠屏背面千秋綠恰將老人衣塔藏靈骨今日芝公死也生無門逼汝伸雙足師一笑友一哭旁有嚴菴鼓一曲誰知盌睫丘迸碎蒼龍窟大衆澆此一杯穀雨茶看見芝公爲人潄口麼

祈雨拈香

一滴甘露瓶從來不着價囑付娑竭龍爲民護苗稼百尺深潭飛半空中間起雲四邊下

爲知客幻菴慧舉火

永嘉過嶺幾冬春滑到青原了此因去冬末後句咄咄莫欺人一病四旬竟不呻吟豈待如今來問疎親且道翻身向何處去依然刦火橫身

爲侍者夜露舉火

相隨十六年一揖送汝老與曉如今曉了將謂是禿帚撒花柢引箇火牛啣草

爲大覺菴知客元長入塔 以虎終

卓杖云看見此公一塲奪食徹骨流風麼慧消平等善長歸元行脚一囘幾緉草鞵生耳復還故處栴檀瑞像偕來護木义而享三昧佐大覺以接十方末後一着不妨驚人今日撥到此處今古同參渾忘王伴江濤山月供養千秋且道咬斷命根入穴得子又作麼生呵氣聱試問長沙岑大蟲牛頭何引祖師怕卓杖云吽

九月初七日天界老和尚忌辰上供

重陽節到霜風飄眼珠秋水嘗滿瓢三百首詩不容入見蹋翻盤子半字無交半字無交爲甚年年此際觸着今朝燒香云啼笑難分總一燒

爲幻菴慧知客入塔

作圓相云環此蒼蒼誰出沒投林入火空条条雖則師子座前少一擲無縫塔裏添真骨又且有伴同歸誰信黃金一國既到此處觸着聊將何語證痛耶不須重與解連環黃葉滿天啼不足

荆樹下建新禪堂上梁

青青煉就真丹土荆條鞭作金剛杵順水把關從誇雙象須信截流在此伏虎試看縱十八橫十五跨碎

虛空天然規矩漫說功全憑一斧且道今日如何喝釆天明向上只平看千手同心一時舉

藥樹堂成挂鐘版

師云新堂古法時至舉揚號令人天鉗鎚佛祖只須從遮一下證入卽從遮一下粉碎乃擊鐘版云灼然不移易一絲毫許

禪堂安文殊菩薩拈香

漫疑黑豆未生芽開閉樓頭眼易花莫戀福城東廟住忽然垂臂怎酬他燒香云大衆文殊菩薩來也在山僧指頭上作大獅子吼鑽入諸人頂門從腳尖上

出來道恭喜恭喜一箇箇立地成佛作祖去見麼且道如何酬他乃彈指一下

聞三宜和尚訃上供

面未相識天外回頭多勞寄信以沉爲浮共道西湖舞棹三寸離鈎休休覆卻虛舟聊獻一杯寒澗水雲中開口滿天流

竺和尚訃至設供

骨肉雖同門一生不相識方期南浦會撞倒海波泣炮莊頭上太煞逍遥三稟灰中依然未集今日聊烹雪水恰是除年虀粒伏惟法兄和上來中五堂破口

一吸顧左右云見麼哭不及笑不及是誰嗅着些些氣息

小年供西歸日送眉菴秀和上鉢入祖堂

刮地剛風祖庭氷冷眉菴和上于兵燹裏扶起刹竿鎔銅潑佛騎殿當門拾骨掩泥披鎧出岸恰是五逆聞雷吹光虔刃不妨鼓鐵綽板唱大江詞有時穆滿駕八駿固令汲匈放光有時紀信乘九龍換卻重瞳叱咤奇哉魁壘足勝赤幡移步龍須豎拂臨行觔斗翻空繼聲塗毒鏗鏘好聽祖堂合奏今請入此大香爐中長熏鼻孔露柱與古帆稱賀有伴卽來倒荆與

雙桂同拈望峰作禮且道長熏鼻孔作麼生一句爲後人通嚏耶普供西歸氷臘水眉毛尚響剔燈看

設供

瞎驢滅卻粒米何消此中無位次開交古澗寒泉一度澆且問今日在何處與前後放光齊遂爇香云燒

掃廪山忠祖塔

磨得青萍倚石眠拂衣而起金剛穿十年冷地疏泉源塔頂再紅白日圓且道今來一掃將以何者了此時節因緣確然卓筆衝蒼天（廪山孤立數百仞舊題參天一筆）

掃壽昌老祖塔

鋤破好山翻身跳出西江頂上吞吐霹靂炎午中間開宗第一卻讓不肖兒孫苕帚上五花八劈且道以何酬恩力耶一莖草上千秋碧

掃二世見如老和上塔

關中迸出一聲蛙指據青天掛彩霞二十年不動聲色立此山家白雲谷口多少手叉今我重來苔逕綻千生只潑一杯茶

爲竺菴和上設供

同門雙眼不識面載回南岳舟中見重來師表堂雙手聊一獻且喜多子塔錦縫披金殿到底功成不處

返毘盧且看屋痕光閃青霄雹插香云正恁麼時還在南岳在壽昌齋古爐再插三檀條香雲覆郤娑婆遍

為雙峰和上設供

咬指流胸好兄弟南岳西江一口氣黃龍背上畱藥地重來毘目開不閉無開閉松枝掛劍霜風礪

為其天和上設供

竹閼一聲奉送石耳飛鳶過嶺空傷腳指雖然坐斷是非門換手挺胸今未已靈苗栽石長新枝且澆萬年橋下水

到長慶為空隱和上設供

騎牛入佛殿貪程不覺曉末後一聲不辜負回頭擲杖山山好金輪白氣信夙因華首海幢乘月笑等閑坐斷隼提壇金殿重重彈指造七箇蒲團頓道場鍬钁榔栗乂手笑且道青原智行者到此以何為供齋從誇鄉菓荔枝紅滿林古幹青相照

掃鼓山永覺老和上塔

金鷄啄破碧琉璃棒下翻身為甚疑不跨石門穿過也掀天吞海有何奇如我鼓山永覺老和尚人人盡道九峰岳降不金剛師壽昌嫡骨午運總持是誰見他鋊銅淬雪施禮樂又誰知他移山喝水嬰兒嘻不免五千鈍置黃金鑠八十捧腹嗟瘖瘂最後畱毒龍擺尾換人錦縫丹青圍多生此生信啼笑千里一埽誠萋萋郤笑何必來打遮破鼓也是沸地墮枕躬此時且道今日承何願力當得供養齋海潮歸岳頂渴筆蘸天池

報親古航和上塔前上供

一航艤渡無今古兩岸中流都不住人人盡道是博山滴乳接其生平不打遮鼓滴水滴凍為着何來寓言答問誰知辛苦磨碎五位虀粉圖書煉人垂足只

是一斧獅狐齊掃放龍光問取報親菴露柱秪如今日上供還道得甚麼好齋究竟無語

到武夷石屏掃東苑老祖塔

亰壽昌乳令夢筆吐盡謂海底吞龍又道巖邊嘯虎多少人望崖而返自問雙蛾長幾許遮莫來打瞎悟門別行一路到遮裏大王峰獅子峰立在兩傍石屏巖定命橋白雲封住不肯兒孫遠來一掃又作何句九曲千秋流不去

東苑老祖像前上供

撞壽昌之牢關奪博山之險砦向在石屏巖下二十

年也只為着推倒趙州莫作怪今日一杯白水欲望受供未審以何為驗耶咳便插香

廩山上梁

木頭不解語指出天心柱澗水滴碎五更鐘半夜雷雨為伐鼓北窗石壁直塞青霄南抱岡陵為我分土一枝夢筆偶爾揮空莖草刹竿一時横豎以拄杖擊梁令衆起云大家看取是甚東西作主

天界老和尚生忌拈香

神前臺盞紙灰供養後世批毛刮髓只得者滴眼淚拈香云影裏傳聲生生晦氣且道將牛糞作香燒畢竟為著何事年年臘月下一場雪梅花迸破山門翠便禮拜

嘯峰大師訃至設靈炷香

半生倪夫子七載白雲庫劫火入杖門棲霞只一步樸菴遯坐既笑峰不覺一笑天地通熄邪之雷不可少抹東震西一莖草青原鈯斧破虛空笑趂蒲鞵一齊掃竹關三載感雪恩濺血迸碎玄黃門今日香爐安得不倒地倒此灰堆如何出氣啐

天界老和尚周忌拈香

黄花剛謝西風吹鷓鴣依舊三更飛自從刀頭撞倒

太平攔路錐十年并作一年啼醍醐毒藥塗虎皮托孤異類哀支離以香熱爐中云即今不得喚作燒香不得喚作詩題烈烟觸著傷心處不是傷心人不知便拜

先老和上忌辰拈香

師云風風雨雨近重陽歲歲朝朝一斷腸恰有汋林寒澗水曹溪嶺背點蔦湯無巴味不聞香此毒何人肯再嘗

為五中兼禪人起龕

師云五中禪人半生屹嶫波吒末後孤危壁立十三年前許了天界郤在汋林八箇月拌命酬直秖為倒郤刹竿一句塞斷咽喉五中你如今了也送汝烈焰斜陽看佛日從今燒郤無生窟

舉火

師云西風急蒼烟直四面八風吹不入以炬打圓相云萬里神光破碧飛且得通紅痛快金剛骨

壽昌其天和尚訃至設供

師云煥多變雨北風怒又聞吹折黄龍一枝樹壽昌主人重過飛鳶嶺途中撒手來時路雖道不同條隻履何嘗有來去莫問其天法兄向何處今日一杯溪

澗水且荅十年燒佛句

爲敬梅老僧火

師云溈林多年飯足汝口百不會中撞彩也有直等
到烹雪堂裏許多人來轉雨爲晴大家出手舉火炬
云者箇火把能成一切能壞一切且道不受成壞底
在甚麼處擲炬云只問金剛心決不隨他走

跋

孔子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藥地老人集諸佛祖
師之大成時也非人也孔子時無諸佛祖師之教故
集堯舜禹湯文周之大成而諸佛祖師之教寓其中
老人本傳堯舜禹湯文周之道轉而集諸佛祖師之
大成而堯舜禹湯文周之道寓其中時也非人也教
以時起道以時行何莫非異類中行乎何莫非因法
救法乎何莫非乘午會中兼中乎杖人翁於刀兵水
火求天下大傷心人爲之托孤老人南北兩逼爐火
捨身不二破籃莖艸遇緣即宗是天地困時而生老
人復因老人之時而生杖人可思議哉夫時之不得
不病病之不得不藥藥之不得不就醫王也一橛者
一橛昆侖者昆侖別路者別路無記頑空者暗癡膠
旄標幢鬬勝者莽蕩滑疑惟以不立文字爲了涅槃
不以不離文字用窮差別卒歸護短強勝妄執愈增
差別未明涅槃亦未曉佛祖究乎哉老人之時乘也
以無我爲過關以不自欺爲薪火合尼山正示鷲嶺
大過滌園旁擊而一之明乎公因反因正知偏知證
此五位天然秩序寂歷同時之大符所謂透過向上
打殺向上同患盡分決於中節然後知醫王集大成

青原愚者智禪師語錄

而後能應病予藥也如或專提向上則赤子之惡亦善矣鑛土之善亦惡矣赤子鑛土非惡也不當乎理不適乎用善而不得謂之善也興磬向侍青原兩閉冬關父子恩深刀斧莫入亥子之交守櫬五雲苦出尨髮重蒐語錄編之歸而藏諸浮山時主席浮山爲吾法兄山足大師觸着痛處急願流通既成浮志之餘共襄剞劂相與拍掌而喜謂老人爲杖人托孤郎爲諸佛祖師托孤郎爲堯舜禹湯文周托孤實爲孔子托孤也火焦露日枯笋生光特也非人也繼而悲謂以此報前之大傷心人復以此望之天下後世之大傷心人識法者懼知音者稀時也非人也藥地侍子方中通法名興磬百拜敬識

二

跋

余觀從上聖人未有不處困而亨者尼山親仁知而不得其位老子談道德而未廣其傳釋迦證真常而人多不信然而三聖之法至今塞天地不衰誠所謂處困而亨者也至華嚴五地菩薩具無量智現無量身說無量法寓仁義道德忠信節孝及醫卜曆數皆歸真常又非恒等所及吾師藥地老人臨難捨身踏完天地而歸不二窮盡一切而秉中和以大才而成大孝移大孝而持大節全大節而秉大願總持三教烹炮古今歸于鼎薪非現五地身而說三聖之法者歟非處困而亨者歟末後受囑于杖人翁擔荷曹洞大法計出世二十餘年說法多處語錄若干卷位白兄于萬安患難苦次中編輯成帙此又以處困而亨者爲刀斧不開之一證也斧奉老人命住浮渡華嚴勉力既成茲山之志復與位兄謀爲語錄流通因緣時節或自有在庶不負老人因法救法之苦心也時丙辰重九吉州門人興斧百拜敬識

三